

在这里面仅有一个陷井……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在厄尔巴岛以南八英里的地中海中坐落着皮亚诺扎岛。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此书叙述的故事不一定完全发生在那儿。犹如本书的背景，也纯属虚构。

### 第一章 得克萨斯人

第一印象就好得不得了。

当尤索林初次见到随军牧师时，就狂热地喜欢上了他。

尤索林住在医院里是因为肝有点疼，但还算不上是黄疸病，这让医生无处下手。如果真的是黄疸病，他们也好对症下药。如果疼痛又消失了，不变成黄疸病，他们就可以叫他出院。但这种既不变成黄疸病，疼痛也不消失的症状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总共有三位医生每天上午来查病房。他们精神饱满，神情严肃，言词锋利，眼睛却不好使。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同样是精神饱满、神情严肃的病房护士达克特，也很讨厌尤索林现在这种态度。他们看了一遍尤索林病床床脚上挂的治疗卡，不耐烦地问了一下病情。老是听到同样的病情，让他们非常恼恨。

那位上校军医问：“大便还是不通吗？”

当尤索林摇头表示否定时，三位医生用眼神交流了一下。

“再服一粒药吧。”

达克特护士把医生的嘱咐记在本上，然后他们四个人就走向下一张病床。病房里任何护士都不喜欢尤索林。实际上，尤索林的肝早已不疼了，但他没有说出来，而医生们也毫无怀疑。他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怀疑的只是他大便早就通了，却没肯告诉任何人。

住在医院里，尤索林随心所欲。伙食也不错，而且每顿饭都送到他的床前来，还有额外配给的新鲜肉。在下午天气最热的那段时间里，他和其他病人还吃到冰镇的果子汁或巧克力牛奶。除了医生和护士，没人来打扰他。他每天上午得稍微花点工夫去检查信件，这件事情做完后，他就整天悠闲地躺在那儿。在医院里他过得很舒服，想住下去并不困难，因为他的体温老是在华氏一百零一度。他甚至比邓巴还舒服，邓巴为了可以得到餐饭送到床前的特权，不得不再朝前摔倒在地上。

当尤索林决定在病房里度过剩下的战争岁月后以后，他便写信给所有认识的人，只说自己住进了医院，而不提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天，他有了一个更妙的主意。他给每个认识的人都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即将去执行一项十分危险的飞行任务。“他们召募志愿人员。尽管任务十分可怕，他总需要有人去参加。等我把任务完成后，我马上就给你写信。写完这封信以后，他就不召给谁写信了。

病房里的全体军官病员规定都得去检查所有士兵病员的信件，士兵病员只能躺在自己的病床上。检查信件是一桩枯燥的工作。尤索林看到，士兵们的生活与军官的生活一样无趣，这令他有些失望。一天检查下来，他就索然无味了。于是他想出一些游戏来解解闷。有一天他宣布：对信中的一切修饰词语进行删除，这一来，凡是经过他手的信件里所有的副词和形容词就看不到了。第二天他对冠词也作出了同样了宣判。再过一天，他的创造性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除冠词外，涂改了信件内容的其他一切。他搞这套把戏时，感到促成了更多的动力学上所谓内在线性张力。并且，几乎每封信中剩下的内容也更加平淡无奇。又过一段时间，他向信中的礼节性称呼和签名部分下手了，正文则一字不动。有一次，除了“亲爱的玛丽”之外，他把全文都给弄没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了，并且在信纸下端写道：“我疯狂地想念你。R·O·希普曼，美国陆军随军牧师。”飞行大队随军牧师的姓名就叫 R·Q 希普曼。

当他厌倦了这些玩过的花样以后，他就开始向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开火了，似乎他就是上帝，大笔随意一挥，就抹去所有的街道和住宅，消灭整座整座大城市。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检查官必须在检查过的信上签名。许多信尤索林根本没看过。在他根本没看过的这些信上，他签上自己的名字。在看过的信上，他却写上“华盛顿·欧文”。后来，“华盛顿·欧文”写得太多，没劲了，他就换成“欧文·华盛顿”。检查信件这项工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些过惯神仙生活的军官对此产生了一阵忧虑情绪，使一名罪犯调查部的人员假装病员住进了病房。他不断地询问一个名叫欧文或名叫华盛顿的军官，军官们都知道这个人是罪犯调查部的人员，而且他住进来一天却对检查信件失去了兴趣。他觉得这些信实在太枯燥无味。

尤索林这次所住的病房，是他和邓巴所住过的最好的病房之一。这次跟他们同住的是一个上尉军衔的战斗机驾驶员，年龄二十四岁，鼻子下面长着稀疏的小胡子。他在隆冬季节曾被击落下来，坠入亚得里亚海，而他连感冒也没有得上。此时已是夏天，此后一直未被敌人击落过，而他却自称得了流行性感冒。在尤索林右边的那张病床上，趴着另一位情意绵绵地胆战心惊的上尉，他生了疟疾，屁股上给蚊子叮了一口。邓巴和尤索林之间隔着通道。挨着邓巴是一个炮兵上尉，现在尤索林不再和这个人下棋了。该上尉下得一手好棋，跟他下棋总是很开心。可是有时又有趣到了荒唐的地步，因此尤索林不再跟他下了。再过去，就是从那位得克萨斯州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得克萨斯人。看上去他就象彩色电影里的人物，而且富于爱国精神。在他看来，有财产的人物，也就是体面人士，同没有财产的人，流浪汉、妓女、罪犯、腐化堕落分子、无神论者、粗鄙下流的人等相比，更应该获得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多的选票。

一天，当尤索林随意删改信中的语句时，这个得克萨斯人被带进了病房。在那样一个闷热的、无趣的日子，闷热的空气笼罩着屋顶，把一切声响都闷住了。邓巴又仰面朝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盯着天花板，象条死鱼。他正在拚命努力，想延长自己的生命，办法就是：锻炼自己对乏味的忍耐力。他那么拼命地想延长寿命，甚至尤索林以为他已经死了。得克萨斯人被护士安顿在病房中央的一张床上。过了一会，他便情绪激昂地滔滔不绝起来。

邓巴腾地一下子坐了起来，“对了，”他激动地嚷着说，“我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我一直感到缺少了什么，现在我知道到底是什么了。”他的一只拳头猛击了一下另一只手的掌心，认真地说：“就是缺乏爱国精神！”

尤索林也冲着他大声喊叫，“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你说得对。红肠面包、布鲁克林玉米饼、‘妈妈’的苹果馅饼。我们为这些而战斗。谁又会为体面人卖命呢？谁又会为那些有钱人的选票而打仗呢？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爱国精神，也没有什么爱国心。”

在尤索林左边的那个二级准尉对此没有什么表示。“谁在胡说八道？”他不耐烦地问，翻了个身，又睡了。

尽管这个德克萨斯人表现出善良的本性，慷慨大方的性格，易与相处，可是三天之后，就没有谁能容忍得了他了。

他搞得大家心烦意乱浑身难受，大家见了他全躲开，当然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是不可能的。这个士兵从头到脚都用石膏和绷带裹着，四肢都不能用了。他是趁夜里给偷偷抬进病房来的，病员们早晨醒来才发现屋里多了个人：双臂双腿都被紧缚在吊索的一头吊了起来，同肩部和臀部垂直成一线，另一头则系上了铅砣，黑沉沉地挂在上面，一动不动，那样子很奇怪。在他胳膊肘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儿内侧的绷带上，每边都缝着一个装有拉链的口子，清澈的液体通过这个口子，在瓶子到身体间进行转移。另外从腹股沟敷石膏的地方伸出一根固定的锌制的管子，接上一根细长的橡皮软管，通过这条管子他的肾脏排泄一滴不漏的地流入放在地板上的一只洁白干净的封口的瓶内。地上的瓶子满了后，从胳膊肘儿那儿输入液体的瓶子也空了，这两只瓶子于是很快地调了个儿，使瓶里的排泄又重新注入他的身体。他们在这全身雪白的士兵的身上真正看得清楚的就是嘴巴上方的一个黑洞，而且这个黑洞也不是完好无损的。

在得克萨斯人的旁边就是这个雪白士兵的床位。得克萨斯人从早到晚拖声拉调、愉快而又同情地侧身坐在自己的床上，对那个士兵说个没完。士兵一直没有搭理，他也不在意。

护士每天给伤员量两次体温：清晨和晚上。克拉默护士总端着一只摆满了体温计的瓶子走进病房来。她从这边走到那边，然后再走回来，依次把体温计分发给病人。轮到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时，她有个招儿，她把体温计插进他嘴上方的那个洞里，让它平稳地靠在洞沿上。接着，走向第一个病床边去取体温计，记录下了体温，然后走到下一个床位，就这样不断重复。她那天下午在病房里结束了第一遍分发体温计以后，再回过头来查看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的体温时，发现他已死了。

邓巴低声地说：“杀人犯。”

得克萨斯人抬头望望他，嘴巴莫名地笑开了。

“凶手，”尤索林说。

得克萨斯人神经质地问：“你们在说什么？”

“是你杀害了他，”邓巴说。

尤索林说：“是你害死了他。”

得克萨斯人往后缩了一下身子：“你们两个都是疯子。我连碰都没碰过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邓巴说：“就是你害死了他。”

尤索林说：“我听到你杀死了他。”

邓巴说：“你害死了他，因为你仇视黑人。”

“你们全疯了，”得克萨斯人大声叫道。“这里本就不让黑人进来。专门收容黑鬼另外有个地方。”

邓巴说：“是那个中士偷偷地把他送来的。”

尤索林说：“是那个共产党中士。”

“看来你们早就知道此事了。”

尤索林左边的二级准尉对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的突然死亡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感兴趣，事不关己，不管不问。

尤索林初次与随军牧师相逢的前一天，食堂里有只炉子爆炸，一直烧到了厨房的一侧。热气笼罩在整个地区上空。尤索林所住的病房，尽管离开着火的地方差不多有三百英尺，可是他们也能听到烈火呼呼直窜和燃烧的木材发出的刺耳的坼裂声，滚滚浓烟掠过了病房那漆成橘红色的窗口。大约过了十五分钟，从机场开来的飞机失事救护车才赶到火场来抢救。经过半小时紧急抢救，救火队员最终控制住了火势。天空忽然间响起了平常的、深沉而单调的嗡嗡声，原来是一群轰炸机完成任务后返航了；救火人员不得不卷起水龙带返回机场，预防飞机坠毁起火。幸运的是，飞机全都没有遇上火而是安全着陆了。救火人员等最后一架着陆以后立刻掉转车头，迅速地驰回山头，继续去医院救火。然而等他们到达时，火已经熄了，自行熄灭了，甚至没有留下一处余烬需要再用水去浇灭。救火人员因无事可做而非常失望，只好喝上点温咖啡，正好有时间引诱某些护士。

随军牧师在失火的第二天来到了医院。尤索林正忙着检查和涂改信件，只保留信中情话动人的爱情部分，这时，牧师坐到两张床中间的一张椅子上，问起尤索林的身体情况。牧师侧着身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子，衬衫上别着的上尉领章是尤索林从他身上所能看到的惟一一个军衔标志。尤索林不清楚他是何许人，自然而然地以为他不是一位医生就是一个疯子。

“哦，身体还不错，”尤索林回答。“仅仅肝脏有点疼痛，我老是想也许肝脏有问题，不过说到底我得承认，我还是挺好的。”

牧师说：“这就好。”

“尤索林说，‘是啊，是挺不错的。’”

“我从前打算早点儿来这里，”牧师说，“但是由于身体缘故没来。”

尤索林：“这太不幸了。”

牧师紧接着说：“只是感冒头疼。”

尤索林也忙接着说：“我体温曾达到过 101 度。”

牧师说：“这太糟糕了。”

“可不嘛，”尤索林表示同意。“是啊，简直糟透了。”

牧师有些局促起来。他过了一会问道，“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没有，没有，”尤索林哀叹着说。“我相信医生们都在全力以赴。”

“不，不，”牧师脸上微微有点红。“我并不是指的治病。我是指烟卷啦，书籍啦，或者玩具什么的。”

“不，不，”尤索林说。“谢谢你。我什么也不缺，——缺的只是健康。”

“您的运气太差了。”

“尤索林说。‘是啊，的确是这样。’”

牧师把身子移动了一下。他东张西望了好几次，抬起头，又低下头然后长吐一口气。

他说：“奈特雷上尉向你致意。”

尤索林听到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觉得有点别扭。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两人的谈话可以有一些共同的话题了。他有点遗憾地问道，“你认识奈特雷上尉吗？”

“我们不仅认识，还相当熟。”

“他有点神经质，对吗？”

牧师局促不安地笑笑说：“谈不上。我们并没有那么熟。”

“相信我的话没错，”尤索林说。“他确实有点神经质，这个他们也这么认为。”

两人沉默了一会。牧师考虑了一下，心情显得沉重，接着突然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尤索林上尉吧？”

“奈特雷一开始做的并不好。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好的家庭。”

牧师坚持往下问：“请你原谅，也许我完全弄错了。你的确是尤索林上尉吗？”

尤索林承认说：“是的，我是尤索林上尉。”

“是在第 256 中队的吗？”

尤索林回答：“是在第 256 战斗中队的，”“我不知道另外也有人也叫尤索林上尉。据我所知，我是惟一的尤索林上尉，当然也许有但我不知道。”

牧师不高兴地说：“我清楚了。”

“你如果想为我们中队作诗一首，”尤索林向牧师指出，“那就是二的八次战斗乘方。”

牧师含含糊糊地说：“不对啊，我并不想写这样一首诗。”

尤索林突然挺直身体，因为他这时才看出了牧师另一边衣领上那个小小的银十字。他非常惊奇，在此之前他从未和一个随军牧师见面。

“原来你是一位随军牧师，”他高兴叫了起来。“我不知道你是随军牧师。”

牧师回答说：“啊，是吗？你才知道吗？”

“才知道。”尤索林望着他，然后兴奋高兴地笑开了。“我还



从来没有见过随军牧师呢。”

牧师的脸再一次红了，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手。他身材瘦小，约莫三十二岁，棕黄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有点胆怯，狭长而苍白的脸，脸上还留有痤疮的痕迹。尤索林想要帮助他一下。

牧师却抢先问道：“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

尤索林摇摇头，张开嘴笑着说：“很抱歉，事实上我什么都不需要，在这儿过得挺舒服。事实上，我甚至连病也没有。”

牧师说：“这太好了。”然而话一出口，立刻有些后悔，连忙把手指头塞到嘴里，慌张地以笑来掩饰。然而尤索林却沉默不语，这使他很失望。“我还要去拜访咱飞行大队的其他一些人，”他最后有些歉意地说，“我以后再来看你，或许是明天。”

尤索林说：“我等着你来呢。”

“你要是真需要我，我就来，”牧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我意识到，我总是让人有点局促。”

尤索林的脸因情绪激动而有点发红。“我要你来，”他说。“你会给我带来快乐。”

牧师感激地微笑了，随即瞧了瞧一直藏在手心里的那个字条。他沿着病床数过去，嘴里不出声地念着，然后犹疑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邓巴身上。

“请问一句，那是邓巴中尉吗？”他小声地说。

尤索林大声回答，“不错，他就是。”

“谢谢你，”牧师轻轻地说了一声。“多谢了。我要去拜访一下他。每一个飞行大队里住院的人我都得拜访一下。”

“还要去其他病房吗？”尤索林问。

“也要去。”

“如果去其他病房要当心啊，神父，”尤索林提出警告。“神经病都集中在那边。那里全部是些疯子。”

“你不用叫我神父，”牧师解释说。“我是一个再浸礼教徒。”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是严肃的，关于其他那些病房，”尤索林表情严肃地说下去，“他们是最最疯狂的人，宪兵们不会保护你。我本想陪你上那些病房去，但我吓得动不了。精神病会传染的。我们这里病房是整个医院惟一没有精神病患者的。除了我们这些人，精神都有些不正常。讲到这件事，我们可能是病房里惟一正常的一群。”

牧师立刻站起身移步离开了尤索林的床，同时以微笑致以谢意，还答应一定小心行动。“现在，我要去拜访邓巴中尉啦，”牧师说。可是接着又后悔起来，逗留了一下，最后问道：“邓巴中尉怎么样？”

尤索林肯定地说：“这请你放心。邓巴中尉是个卓而不凡的人，是全世界最为优秀而又淡泊的人。”

“我想问的不是这个，”牧师说，接着又小声问道，“他病得严重吗？”

“不严重。实际上，他一点病也没有。”

“这很好，”牧师松口气，又长叹了一口气。

尤索林说：“是啊，这很好。”

牧师见过邓巴，就走了。邓巴说：“你注意到吗？是一位随军牧师。是位牧师。”

“他挺不错的，是吗？”尤索林说。“人们也许会投他三票。”

邓巴有些疑惑地问：“什么意思？”

病房的另一头有一间用绿色三夹板隔出的小房间，里面放着一张病床，床上的人老爱活动。他是位非常正统的中年上校，每天都有一位容貌温和、头发淡黄鬈曲的女人来探望他。她既不是护士，也不是陆军妇女队队员，更不是红十字会的女职员，但是每天下午，好一定会在这里现身，一身款式漂亮、色彩淡雅的夏季服装，一双浅口无带的半高跟白皮鞋，尼龙袜的棱线总拉得笔直衣着光鲜。这位上校在通讯系统工作，没日没夜得忙着在方形的塑料簿子把内地发来的不愉快的无线电报记录上，然后仔细地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把簿子包起来，放入床头柜上一个有盖的白桶内。这位上校外貌挺神气。他的嘴巴、双颊和两眼都深深地陷进去，黯淡的目光，死气沉沉。他脸色发灰，神情忧郁，小心地轻轻咳嗽，当他厌烦时就会禁不住慢慢拍拍嘴唇。

上校生活在一大群专家的包围中。专家们为了诊断他的病情，正进行着专门的研究。他们用光照他的眼睛，测验他的视力，用针刺他的神经，看看他是否有感觉。他们派来了泌尿学、淋巴学、内分泌学、心理学、皮肤学、病理学、膀胱学等各科专家，对身体各部分进行研究。此外，还从哈佛大学动物学系请来了一位头顶光秃秃、学究式的鲸鱼研究专家。由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架计算机某个零件出了毛病，计算出了差错，这位先生才被人们无情地胁迫到这支医疗队里来的。他和这个半死的上校打过几次交道，为的是和他探讨一下《白鲸》这部小说。

他们认真检查了上校。他身上的器官无处没用过药，无处没受过刺激，洒过药粉，摆弄过，抚摸过，到处被拍过片子，挪动过，取出来又塞回原处。而那个穿着整洁、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的女人则坐在他的床边，经常安抚他，她每一次微笑都显现出她那肃穆忧伤的心情。上校身子背有点驼，又高又瘦，站起来走动时，向前弯得特别厉害，似乎身体其他部分都没了。他两脚十分小心地踩在地板上，仅凭膝盖以下的小腿部分一点点地往前挪。他的眼睛下面有一些紫色的晕圈。那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很轻，连咳嗽声都比不上，病房里的人谁也不曾听到过她的嗓音。

德克萨斯人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使病房里所有的人都走了。炮兵上尉带了头，接着出院工作就开始了。邓巴、尤索林和驾驶战斗机的上尉都是在同一天上午走的。邓巴不再一阵阵头晕了，战斗机上尉就表示同情。尤索林告诉医生们，他的肝已经不疼了，病竟然好得那么快。就连二级准尉也逃走了。不到十天时间，得克萨斯人就把病房里所有的病人都赶回他们各自原来的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方去了——只有那个罪犯调查部的人留了下来。由于战斗机上尉把感冒传染给他，更糟糕的是，他由此受到肺炎的袭击。

### 第二章 克莱文杰

从另一方面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医院外面还在进行战争。人们都发了神经，然后被授予勋章，作为报酬。在世界各地，士兵们还在战场上不断死亡，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要为国牺牲。然而，但好像没人在乎祖国究竟是什么，献出自己青春的士兵则更不在意。此时还看不出战争的最后结局。尤索林只看到他自己的结局。他本来可以留在医院里直到世界末日的来临，要不是因为那个长了个大嘴巴、头发散乱，脸上象给一顶阔边高顶的黑帽子盖住那样，成天张着嘴傻笑的爱国者得克萨斯人，非要挽救大家，可尤索林和邓巴却不在其内。病得非常厉害的就是这个德克萨斯人。

虽说是得克萨斯人没有让尤索林得到幸福，事实上尤索林也不可能幸福，因为在医院外面什么有趣的事情也没有。战争成为外面世界生活的惟一重心，而这一点似乎只有尤索林和邓巴注意到。每当尤索林想提醒人们这一点时，大家开始躲避他，认为他是疯子。甚至连比较了解他的克莱文杰也这么想。在尤索林逃入医院之前，他们两人以前见过几次而已，克莱文杰当时就曾这样对他说。

克莱文杰愤怒地看着他，怒气冲冲，双手紧紧抓住桌子，大声嚷道：“你疯了！”

“你要人家怎样呢？克莱文杰，”邓巴当时厌烦地说，他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震慑力。

克莱文杰说：“我没有开玩笑。”

尤索林平和地对他说：“他们是想杀了我。”

克莱文杰喊着说：“没有谁想杀你。”

尤索林问：“那么他们为什么朝我开炮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对每个人都这样，”克莱文杰回答，“他们想把每个人都杀掉。”

“这有什么区别？”

克莱文杰的情绪已经激动起来，差点就站起来了，眼睛里浸满了泪水，苍白的嘴唇不住地哆嗦。克莱文杰为了维护自己坚信的原则跟人家争吵起来时，但往往是过于激动泪流满面，只好拼命克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狂热的原则实在不少，的确是疯了。

“我想知道他们是谁？”他说，“明确地说，你认为是谁想杀害你？”

“他们每个人都想杀害我，”尤索林告诉他。

“你所指的所有的人是在什么范围内？”

“你认为什么人中间的人呢？”

“这我又怎么能够知道。”

“那么，你又如何知道他们不想杀害我呢？”

“因为……”克莱文杰刚想说，却又打住了话头。

虽然克莱文杰相信自己理由充分，但是尤索林却有充分的根据。当他在飞机上丢炸弹时，总有他不认识的陌生人用机关炮向他射击，这种事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如果这不是开玩笑，那么还有好多事情就更不是开玩笑。在皮亚诺扎岛上的帐篷里呆着，过着流浪人的生活，那可无论如何也不是开玩笑：背后是大山，前面是平静、碧蓝的大海，可是一会儿，一个浪头就可以卷走一个腿突然抽筋的人，三天之后再把你冲回到岸上，事情就这么结束了，青紫的身体，因肿胀而腐烂，全身都往外流水。

一片稀疏而阴暗的树林紧挨着他住的帐篷，把他所在的中队和邓巴所在的中队隔开。树林的前边有一条荒废的铁路。里面架设着航空油管，把汽油送往机场上的燃料卡车。幸运的是有奥尔和他在一起，这个帐篷总是设施最豪华的。每当尤索林从医院休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息回来，或者从罗马休假回来，他总很惊奇地发现，他不在的时候，奥尔又装了一些新的生活设施——自来水，烧劈柴的壁炉，水泥地板等。这座帐篷是尤索林选定地点、和奥尔一道修建的。奥尔是个老张着嘴笑的矮子，飞行员徽章佩戴在胸前，他的头发浓密呈现棕色，从中间分开，所有的主意都是他出的。尤索林比他身体高大，比他肩膀宽，比他动作敏捷。可容纳六个人住帐篷，就他们两个住在那儿。夏天到了，奥尔把帐篷边上的帆布窗卷起，虽然微风吹进来，但根本无法赶跑里面潮热的空气。

和尤索林相邻的是哈弗迈耶。他爱吃松脆花生薄片糖，独自一人住在两人用的帐篷里，每天夜里总拿着 45 毫米的大子弹在帐篷里打田鼠。子弹来源于尤索林帐篷里的那个死人。在哈弗迈耶的另一边，那座帐篷本来是由麦克沃特和克莱文杰一块儿住的，克莱文杰还没有回来，在尤索林出院的时候，所以这时麦克沃特是和奈特雷同住。但是目前奈特雷呆在罗马，深深迷恋上了一个整天睡眼惺忪的妓女，不过这个妓女已经腻烦了自己的生活，对奈特雷也有些讨厌了。麦克沃特发疯了。他是个飞行员，经常胆大包天，超低空飞行，掠过尤索林的帐篷，为了想看看能把尤索林吓唬到什么程度，有时候还喜欢让飞机掠过那些设置在空油筒上的浮台和白色的海滩上的沙洲，贴着正在那里裸体游泳的男人们的头皮发出发疯似的怒吼声。和这位疯子同住一个帐篷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然而奈特雷却处之泰然。因为他也疯了，一放假他就去军官俱乐部找活干，而尤索林从来都没有去过。

事实上，尤索林没有参加过绝大多数的军官俱乐部的活动。然而对于皮亚诺扎岛上的这个俱乐部，却是他最自豪的。它成为一座坚固耐久、结构复杂的纪念碑式建筑物是由于尤索林的坚强决心。在它落成之前，尤索林从没有到那里帮过忙；建好之后，他却经常上那里去，并且非常满意这所随使用些木板拼成屋顶的庞大美观的房子。它的确是一座完美的建筑每次望着它，尤索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总有一股强烈的完美感觉涌上心头，所以他后悔没做过什么。

他和克莱文杰互相攻击对方为疯子的那一次，他们是四个人坐在军官俱乐部里挨着一张掷骰子的桌子。阿普尔比总能够赢。阿普尔比掷骰，打乒乓，干任何其他事情都是能手。他样样精通。阿普尔比是衣阿华人，是个长着金黄头发的小伙子；他信仰上帝、慈母和美国生活方式，但从不去想为什么这样，所有认识他的人全都喜欢他。

然而尤索林却愤怒地吼着说：“我恨那个杂种。”

尤索林想找一挺机关枪，可是没能找到。那是一个热闹的夜晚他跟克莱文杰吵架是在这几分钟之前开始的，酒吧间、赌桌、乒乓台都很热闹。尤索林想用机关枪扫射那些正在酒吧间里不停地唱着让人伤感的老歌。可是尤索林并没有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但当一个乒乓球从正在打球的两个军官的球拍上滚过来的时候，他踩破了那只乒乓球。

那两个军官摇摇头，笑了笑说：“尤索林这家伙。”然后只好又从盒子里拿出一只新球。

尤索林回了他们一句：“尤索林这家伙。”

奈特雷轻声地警告他：“尤索林。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克莱文杰问。

尤索林的鹦鹉学舌，使两位军官又笑起来。“尤索林这家伙，”这次他们又提高了腔门。

尤索林又学了一句：“尤索林这家伙。”

奈特雷在旁边恳求说：“尤索林，别这样。”

“你们清楚我的意思吗？”克莱文杰问。“他有一种挑衅的反社会的心理。”

“行了，闭嘴。”邓巴对克莱文杰说。邓巴不喜欢克莱文杰，因为克莱文杰让他烦恼，所以时间似乎慢了下来。

“阿普尔比都不上这儿来了，”克莱文杰得意非凡地向尤索林



指出这一点。

尤索林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谁在讲阿普尔比？”

“卡思卡特上校也没有来。”

“谁在说卡思卡特上校什么话？”

“那么，你究竟觉得哪个杂种可恨？”

“那要看哪一个杂种在这儿。”

“我们别再说下去了，”克莱文杰坚决地说。“你不知道应该恨谁。”

尤索林回答：“谁想要毒死我，我就恨谁，”

“没人要毒死你。”

“他们已经两次在我吃的东西里放毒药，还说谁也没有想要毒死我？在弗拉拉战役时以及在围攻波洛尼亚的战役中，他们就曾在我的饭食中投毒，不是吗？”

“他们曾对每个人都这么干，”克莱文杰解释说。

这又有什么区别呢？还不是想毒死我吗？”

克莱文杰激动地喊道，他越发迷惑也越来越恼火，语气也变得越来越重了。

尤索林按着自己的回忆思路笑着向克莱文杰耐心解释说：有人老是想暗中除掉他。有的人喜欢他，有的人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人就恨他，只想陷害他。他们恨他，因为他是亚述圣人。不过他又告诉克莱文杰，他们根本对付不了他，因为他圣洁的肉体里有一个健全的灵魂，而且身体结实得象条公牛。他们连碰都没法碰他，因为他是曼德雷克，人猿泰山，霹雳火戈登。他是莎士比亚，是该隐，荷兰飞人，攸利西斯；是罪恶之地的坏家伙——他是奇迹角色 Z—247。

“发疯啦，”克莱文杰的尖叫声冲破了他语言的罗网。“看你疯成这个样子！”

“——确实了不起。我是一个响当当的、真正的、地道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拳头最硬的人。我是个真正的可有可无的人。”

“超人？”克莱文杰大喊道。“你是超人？”

尤索林纠正他说：“可有可无的。”

“喂，我的朋友们，闭上你们的嘴巴，”奈特雷觉得很不好意思，请求说。“大家都看着我们呢。”

“你发疯啦，”克莱文杰喊道，他因情绪激动而眼眶含泪。

“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吗。”

“我认为他们都是纳沙聂尔？”

克莱文杰突然控制住自己，不再继续无意义的争辩，表示怀疑起来。“纳沙聂尔是谁？”

尤索林天真地问：“纳沙聂尔是谁吗？”

克莱文杰非常聪明机警，没有上当。“你以为人人都是耶和華，其实你比起拉斯柯尔尼科夫来好不了多少。”

“你说谁？”

“拉斯柯尔尼科夫，他……”

“拉斯柯尔尼科夫！”

“他，我说的是他，他认为自己能证明杀死一个老太婆是合法的。”

“我不比他强一点儿吗？”

“不错，能证明杀人合法，就是这样子，用斧头砍吧！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克莱文杰一口气说出了他一堆罪状：没有任何理由地把周围的人都当作疯子；总是想用机关枪扫射陌生人；总是沉迷于回忆而且是歪曲地反映；毫无理由地怀疑人们恨他，甚至要秘密杀害他。

但是尤索林知道自己没错，因为，就象他向克莱文杰解释过的那样，他完全清楚自己是对的。他自己认为，到处都有难题，需要有象他这样通情达理的年轻人，才敢于在人群中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急需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从医院回到中队以后，尤索林每见一个人都要认真观察一番。迈洛也不在。他去了士麦拿，考察无花果的收成情况。迈洛不在的时候，食堂里一切都很正常。尤索林还坐在救护车的司机座上，沿着医院和中队部之间，在是“之”字形、高低不平的公路上前行时，他饥饿难耐地闻到了那香喷喷的羔羊肉的气味。午餐是叉烤羊肉，喷香的大块烤肉端上桌就象在炭火上似的还滋滋作响，吃的时候总加些伊朗大米和意大利巴马市的芦笋尖。这种肉片的做法是这样的，要在一种味汁里泡七十二小时，迈洛从地中海东部一个骗子商人那里偷来的那味汁的原方。吃完羊肉接下去有樱桃甜食，还有现煮的新鲜咖啡，配上本尼迪克泰因酒和白兰地。娴熟的意大利侍者把一份份的午餐端上铺着织花台布的餐桌。他们是德·科弗利少校从欧洲大陆高薪聘来献给迈洛的。

尤索林因为吃得太饱，肚子快撑破了，于是歪倒一旁，心情舒畅地昏昏睡去，嘴上还挂着薄薄的一层汁水。中队里的军官们从未像此刻吃得这样痛快过。尤索林甚至想到，这样当兵是不是很值得。接着他打起饱嗝来，于是他又想到他们还是想害死他。他立即发疯似地奔出食堂，跑到丹尼卡医生那里，希望能免除上战场的任务，送回老家。他看到丹尼卡医生正坐在帐篷外边的一张高凳上晒太阳。

丹尼卡医生边摇头边告诉他：“飞行达到五十次才可以，上校要求五十次。”

“但我只飞了四十四次！”

丹尼卡医生丝毫未向他表示同情。他是一个样子长得象鸟，神情猥琐，生了一张象勺子一样的脸，看上去倒象一只养得挺好的老鼠。下颏尖削，脸上擦洗得干干净净。

“五十次，”他仍旧摇摇头，重复了一遍。“这是上校的规定。”

## 第三章 哈弗迈耶

实际上，当尤索林从医院回来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了，只有奥尔和那个躺在帐篷里的死人。尤索林帐篷里的那个死人实在令人讨厌。他并没有见过那个死人，但是却非常讨厌他。从早到晚一直躺在帐篷里的死人，惹得尤索林十分烦恼。他曾经多次跑到中队部办事处去向陶塞军士诉说这件事，可是陶塞军士的回答是根本不存在这个人。尤索林当然不再去找他谈了。他决定直接向那个瘦长的梅杰少校反映情况，然而这位有点象处在逆境中的亨利·方达的中队长让他更不满意。尤索林每次闯过陶塞军士去向他诉说这件事时，他就从自己办公室的窗子里逃出去。和那个死人住在一起真是不好受，甚至连奥尔也觉得不耐烦，不过和奥尔同住一个帐篷也不是滋味。尤索林从医院回来的那天，他正在修理给炉子加油用的龙头，那是尤索林住院期间给他做的。

“你在做什么？”走进帐篷时尤索林警惕地问，尽管他一进去就发现奥尔在干什么。

奥尔说，“这儿有个洞，我在想法把它弄好。”

“请你别弄啦，”尤索林说，“你弄得我精神很紧张。”

奥尔回答说：“我小时候成天到处乱跑，嘴两边总塞着两只山查子，一边一只。”

尤索林正要把盥洗用具从野战背包里往外拿，听到奥尔这么说，就把背包放在一旁，有点疑惑地等他说光话头。一分钟过去了。他有些忍不住了，终于问了句：“为什么？”

奥尔非常得意，笑了笑说：“因为山查子比七叶树果子好。”

奥尔在水泥地上跪着，手一刻不停。他拆开龙头，小心翼翼地摊开所有细小的零件，先清点了一下数目，然后就像从未见过此类东西一般，无休止地仔细察看每一个零件。查看完以后，他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把龙头重新装配好。这样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始终十分耐心，兴致勃勃，毫无倦色，也没有歇手的迹象。尤索林看着他修修拆拆，心想如果奥尔再不停下来，他肯定会被迫毫不留情地杀死他的。他的目光落到了那把猎刀上，这是死人在到达的当天挂在蚊帐竿上的，他的空皮枪套就挂在旁边，哈佛迈耶把里面的手枪偷跑了。

“我弄不到山查子时，”奥尔接着说，“就用七叶树果子代替。七叶树果子和山查子形状相近，实际上，样子还比山查子好看点，虽然它的样子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在外面跑时，你干嘛老含着山查子？”尤索林又重复了一遍。“我刚才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山查子的样子比七叶树果子更漂亮，”奥尔回答。“我刚才已经对你说过了呀？”

尤索林用欣赏的口气咒骂道：“你这个眼睛毒辣，天生众叛亲离整天敲敲打打的混蛋，你为什么在外面跑时嘴里总要含点东西呢？”

奥尔说，“我在外面跑时，嘴里什么都没含。我嘴里含的是山查子。如果弄不到山查子，只好把七叶树果含在嘴里。”

奥尔嗤嗤地笑了。尤索林决心不再说一句话。奥尔等着尤索林开口，可是尤索林等的时间更长。

奥尔说：“一边含上一只。”

“为什么？”

奥尔又抓住机会进行争论：“什么为什么？”

尤索林摇头笑了笑，但没有理他。

“这只活门真可笑，”奥尔似乎发现了什么。

“哪儿让你觉得可笑？”尤索林问。

“因为我想要……”

尤索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耶稣基督啊！你为什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想要？”

“有果子般圆鼓鼓的脸蛋。”

“象果子一样圆的脸蛋吗？”尤索林问。

“我想要有象果子一样圆的脸蛋，”奥尔又说了一遍。“我小时候就想将来有一天有象果子一样圆脸蛋。于是我决心朝这个方向努力，一定要实现了目标。上帝啊，我真的干起来啦，并且实现目标。这就是我怎么做的，嘴里整天含着山查子。”他又嗤嗤地笑了。“一边含一只。”

“你想要这样一张脸蛋是为了什么？”

“我并没想要果子一样圆的脸蛋，”奥尔说。“我是要大脸蛋。我对颜色不在意，但一定要大。你从书上看到，有些像疯子一样的家伙为了增强手劲，成天手里捏着橡皮球，到哪儿都是这样；我就象那些疯疯癫癫的家伙那样干起来了。事实上，我就是一个那种象疯子一样的家伙。我也总是两手捏着橡皮球，成天到处乱跑。”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为什么成天乱跑，手里拿着橡皮球呢？”

“因为橡皮球……”奥尔说。

“比山查子好？”

奥尔边笑着摇头。这么做是为了维护我的荣誉，提防有人在路上撞见我嘴里含着山查子到处乱跑。手里有了橡皮球，我就可以不承认嘴里有山查子啦。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到处乱跑时嘴里要含着山查子，就把手摊开，让人家瞧瞧我带着走的是橡皮球，不是山查子，而且橡皮球不是在我腮帮里而是在我手里。我一直觉得这番话很有趣，但我始终不知道大家是否听明白了，因为，要是嘴里含着两只山查子，你说的话大家很难听明白。”

尤索林听到这里觉得要听明白他的话确实很困难。他又搞不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清楚奥尔嘴里是否含着山查子，而是用含糊不清的语调与他纠缠不清。

尤索林感觉问也没用，就决定不再问了。他了解奥尔，知道此时此刻无法从他嘴里打听出他要大脸蛋的原因。那天早晨在罗马，奈特雷的妓女的小妹妹开着房门；奥尔的那个妓女就在门外那条狭窄的过道里用鞋子一个劲地敲他的头。事后追问原因，什么东西也问不出来。现在问他为什么想要大脸蛋，也只能是白费力气。揍他的那个妓女个子很高大，头发长长的，身体很结实，清晰的青筋密集在咖啡色皮肤下面肌肉最细嫩的部位。她咒骂与尖叫夹杂，光着脚板一次又一次地跳到半空中，一下接一下地用高跟鞋鞋跟敲打他的头顶。奥尔和她都没穿衣服，在大吵大闹，惹得公寓里的人都走进过道里来看热闹，每个卧室门口都站着一对男女。除了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婆，大家都是赤身裸体。老太婆围着围裙，穿着卫生衫，絮絮叨叨地说不停；老头儿本来放荡、好色，他垂涎三尺，兴高采烈在观看这个插曲。他兴奋得手脚不停。那个姑娘尖着嗓子大喊大叫，奥尔却傻乎乎地直笑。她每跳起来用鞋跟打一下，奥尔就笑得更响一些，这让她更加恼羞成怒，于是更高地跳起来敲打他的脑袋，丰满的乳房象波浪那样上上下下颤动，身体上下扭动，活象一只可怕的松鸡。奥尔傻里傻气笑个没完，她尖着嗓子叫个不停，后来她尖叫了声，对准奥尔的太阳穴狠狠地敲了一下去，终于把他打昏了傻笑声也没了。他这才被担架送进医院去，结果头被打了个窟窿，还得了轻度脑震荡，十二天没参加战斗。

谁也搞不清到底为什么，连嗤嗤笑的老头儿和唠唠叨叨的老太婆也搞不清楚。平时，在这个大得似乎走不到尽头、卧室多得不计其数的妓院里，他们什么事都搞得一清二楚。妓院里的卧室分列在狭窄过道的两旁，过道以那间宽敞的起居室为中心，向两边发散开来。起居室里只有一盏灯，都用帘子遮住窗子。发生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件事之后，那个妓女每次遇到奥尔时，总提起裙子，露出雪白的弹力紧身短衬裤，一边冲着他挺起结实、滚圆的肚子，一边说上些粗话嘲笑他，轻蔑地咒骂他几句。接着，看到奥尔躲到尤索林身后胆怯地傻笑，就声嘶力竭地大笑。奥尔在奈特雷妓女的小妹妹房间里关着房门做了些什么，想做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这仍然是一个秘密。那个姑娘不肯告诉奈特雷的妓女，也不肯告诉任何其他的妓女包括奈特雷或尤索林。奥尔可能会说，但尤索林已经不感兴趣了。

“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有大脸蛋吗？”奥尔问道。

尤索林仍然一言不发。

奥尔说：“你是否还记得，那次咱们在罗马，那个讨厌你的姑娘用鞋跟接二连三地敲我的头？你不想知道为什么？”

奥尔那次到底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以致于她使劲敲打他的头顶，敲了十五到二十分钟，但又没恼怒到将他摔个跟头，这仍然是无法想象的。奥尔和那个身材高大的姑娘相比，身材确相当矮小。奥尔生就一副龅牙，一双暴眼，十分相配他的大脸蛋，他甚至比住在铁路轨道无人居住的那一侧行政区的那个帐篷里年纪很轻的赫普尔还矮小。和他住在一起的亨格利·乔每天梦话中总有他的名字。

亨格利·乔把帐篷搭在行政区里是错误的。行政区在中队营地的中心，一边是铁轨的废弃路，另一边是那条倾斜的黑色柏油路。这条路上有年轻姑娘来往，她们长得丰满，但相貌丑陋，老是张开掉了牙齿的嘴哈哈地笑，如果中队的弟兄们答应把姑娘们送到目的地，她们都肯搭车。弟兄们于是可以驶离柏油路，与那些姑娘在野草地寻欢作乐，尤索林一有机会就去干这种事，他干的次数远远没有亨格利·乔那么多。亨格利·乔可以搞到一辆吉普车，但还没学会驾驶，所以总请尤索林帮忙，中队官兵们的帐篷搭在靠着那个露天电影场柏油路的另外一边。一到晚上露天电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影场，就在一个可以折叠的银幕上播放一些野蛮的战争片，供这些时刻面临死亡的人们消遣。尤索林从医院回来的那天下午，又有一个联合服务组织的剧团来到这里演出。

P·P·佩克姆将军派来了这些联合服务组织的剧团。他已将他的司令部挪去了罗马，他想要做的惟一事情就是暗算德里德尔将军。佩克姆将军对部下的要求是做事干净利落。他是一位充满活力、温文尔雅、一丝不苟的将军，不仅知道赤道的周长，而且一贯把心里要说的“增加”写作“增进”。德里德尔将军比谁都了解他是一个恶劣的家伙。佩克姆将军最近发了一道命令，要求地中海战区内的帐篷全部并排搭起，帐篷门要朝着国内华盛顿纪念碑的方向，要威风八面。这道命令使德里德尔将军非常愤怒。在指挥着一支战斗部队的德里德尔将军看来，这完全是瞎指挥，再说，德里德尔将军联队里帐篷怎么搭根本与佩克姆将军无关。后来，这两个人终于正面冲突了。最后，在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邮件管理员，前一等兵温特格林的帮助下，德里德尔将军赢了这场官司。温特格林把佩克姆将军的信件统统丢进了废纸篓，因为他觉得这些信写得太繁琐，这一举动决定了官司的输赢。信中德里德尔将军的论点很合他的心意，文风也不像佩克姆将军的那样矫揉造作。所以他严格按照章程，迅速把这些信件往上送。德里德尔将军因佩克姆将军缺席而赢了这场官司。

佩克姆将军为了挽回面子派出了比以往更多的联合服务组织的剧团，还命令卡吉尔上校亲自督促，让大家都去看。

然而在尤索林所在的部队里，大家对这个毫无兴趣。越来越多的官兵几次三番绷着脸去找陶塞军士，询问遣送他们回国的命令是否已经下达。这些官兵五十次的飞行任务都已经满了。这时候，飞满五十次任务的人比尤索林初住进医院时还要多；他们仍在等待，大家心情糟糕，不知该怎么办。他们就象没精打采、意气消沉的年轻人，非常滑稽可笑，走起路来象螃蟹似地横着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热切期盼批准他们从驻扎在意大利的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脱离险境返回祖国的命令。他们在待命期间心情烦躁，不知如何是好，一天几次绷着脸去找陶塞军士，询问遣送他们让他们脱离险境回国的命令是否已经下达，除了这个对什么都不关心。

他们十分清楚他们在竞赛。痛苦的经验告诉他们，卡思卡特上校随时都可能再增加飞行次数。大伙除了等待命令外，什么都不干。惟独亨格利·乔在完成了他的飞行任务后还有件更有趣的事可做。他恶梦连连梦话不断，还和赫普尔的猫进行拳击，获得胜利。联合服务组织每次来演出，他总坐在前排。想用照相机给那个黄头发的女歌手拍一些半身照。她的丰满乳房似乎随时从衣服里蹦出来。然而这些照片一张也没洗出去。

卡吉尔上校为人坚强，身体强健。是佩克姆将军手下解决难题的高手。他战前是一位机灵的营业主任，异常果敢，非常有魄力。后来，他成了一个糟糕的营业主任，有本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所以为少交税而想蚀本的公司都抢着请他。从巴特里公园到富尔顿大街在整个文明世界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转瞬间就能做到不交一文税的可靠人物。因为失败往往来的不容易，他的身价非常高。他得从最上层开始自己的事业，然后煞费苦心搞垮他。他在华盛顿有些朋友同情他，做亏本生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好几个月的苦心经营，仔细制订错误的计划。他所用非所学，对什么都算错，什么地方都出错，把一切全忽略了，造成了种种漏洞，然而他好不容易才快要达到目的。政府竟然给了他一片湖、一片森林、或是一片油田，弄得他所做得一切都白费了。不过，虽然有这种种不利条件，人们还相传他有能力把最成功的企业弄得一塌糊涂。卡吉尔上校是自己奋斗出头的，他的一事无成算不到别人身上。

“兄弟们，”卡吉尔上校在尤索林所属的中队开始动员，边说边思索该怎样表达最好，“你们全部是美国军官。你们应该想一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想，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军队的军官能够称自己是美国军官。”

奈特中士想了想，然后毕恭毕敬地对卡吉尔上校说，军官们都在中队营地的另一头等着他，现在是士兵在听他说话。卡吉尔上校愉快地向他道了谢，胸有成竹地迈着大步穿过了营地。上校在部队里服役已有二十九个月了，他因发觉自己仍然这么无能而感到十分自豪。

“兄弟们，”他对军官们说，边讲边暗中认真考虑讲到哪里应该停顿一下，“你们都是美国军官。世界上没有其他军队的军官能够称自己是美国军官。你们应该为这点感到自豪。”他停了一会儿，让大家想一想。“这些人来这儿都是为了你们！”他突然大声喊起来。“他们走了三千多英里长途跋涉来为你们演出。如果你们都不去看他们的演出，他们会怎么想法呢？他们的士气又会怎样？听着，兄弟们，你们看不看演出和我并无关系。但是，今天要为你们拉手风琴的姑娘岁数已老到做妈妈的年龄了。如果长途跋涉的是你们自己的妈妈，走了三千多英里路来给某个部队拉手风琴，而这个部队却不想听她的演奏，那么你们又会怎么想呢？那位姑娘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发现原来有过这么回事，他又会怎么想呢？咱们全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听着，兄弟们，不要对我的话产生误会。当然啰，去不去看演出，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普天之下，我这个上校最不愿意命令大家去看今天的这场演出，去享受一会儿，可是我要求你们中没有病非得住院不可的人马上就去看今天的这场演出，好好享受一下。这是命令！”

尤索林真的感到非常难受，几乎又需要住院了。在他飞行三次执行战斗任务后，他感到病得更重，然而丹尼卡医生仍然摇头拒绝让他住院。

“你认为你有病吗？”丹尼卡医生怀着悲愤的心情教训他。“我就没有烦恼啦？我学医的时候，穷得有八年只能吃花生。开业后，在自己的诊所里我靠鸡食活命，直到有较多的病人来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手头才算有了一些剩余。我守着诊所，好不容易我的病人多起来了，可是情况刚刚好转，征兵就轮到我了。我不清楚你有什么可怨愤的。”

丹尼卡医生是尤索林的朋友，但是在这件事他不想帮忙。丹尼卡医生向他介绍了大队的卡思卡特上校的情况，告诉他上校想当将军，又向他讲了联队的德里德尔将军的情况及其护士的一些事，还谈到其他各位在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的将军，说他们坚决主张只要飞满四十次就算完成任务。尤索林听得津津有味。

“凡事不要想太多！”丹尼卡医生闷闷不乐地开导尤索林。“向哈弗迈耶学习吧。”

尤索林听到丹尼卡医生劝他学哈弗迈耶，几乎快跳起来。哈弗迈耶是领队轰炸手，他飞向轰炸目标时，从来不采取躲避行为。他的这种做法严重的威胁了同一个编队里全体人员的生命。

“哈弗迈耶，你为什么不采取躲避行为呢？”返航之后，所有人都就这点质问他。

“哦，你们不要责备哈弗迈耶上尉，”卡思卡特上校总这样命令大家。“他是咱们最好的轰炸手啊。”

哈弗迈耶笑一笑，点点头，接着就向大家讲解他每天晚上如何费劲地做好子弹，然后再用这些子弹打他帐篷里的田鼠。哈弗迈耶的确是最出色的轰炸手，可是他从起点到目标一路上直线地、平稳地飞行，有时还会超过目标太远，直到他看见投下去的炸弹触地爆炸，然后向外喷出橘黄色的火光，在滚滚的烟幕下闪闪发光，碎石断木形成一股股灰黑色的火光，在滚滚翻腾，直冲天空。哈弗迈耶兴致勃勃地透过机头的有机玻璃往外看去一路紧盯着投下的炸弹。有时候，其他六架飞机上的人员让他的行为吓呆了，飞机在天空中动也不动。这给了地面上的德国高射炮手充足的时间进行观测，瞄准，扣扳机，拉火绳，按电钮，这样可以攻击任何这样的机群。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哈弗迈耶轰炸目标百发百中。尤索林是个降了级的领队轰炸手，他不在乎命中目标与否，因此他被降级。他决定他一定要生存下去，要么在求得永远生存的努力中死去。他每次升空执行任务的惟一使命就是保证自己安全回到地面。

小队里的人从前很喜欢尾随尤索林的飞机而飞。他经常从各个方向，各种高度迅速地飞到目标上空，时而上升，时而来回盘绕，时而俯冲，使其他五架飞机上的飞行员手足无措，好不容易才勉强和他保持住队形。他只在投弹所需要的二三秒钟里平飞，紧接着他就拉大引擎，接着飞机便又陡直地上升了。他东躲西藏地穿过密集的高射炮火网，使飞机在空中快速地游来游去，不一会儿六架飞机散布在天空中，每一架都成了德国战斗机容易攻击的对象。这对尤索林来说却很好，因为他四周不再有德国战斗机了。他不希望在他自己的飞机附近有任何飞机爆炸。等德国狂飙型战斗机完全被甩在后面以后，尤索林才疲惫地松一口气，不再大声对掌管操纵器的麦克沃特发布命令了。在这种时候，麦克沃特心头所想到的就是：那些丢下去的炸弹掉到哪儿去了。

在尾舱的奈特中士总这么说：“炸弹已经全部投出去了。”

麦克沃特总这么问：“咱们有没有炸着那座桥梁？”

“我什么也看不清楚，长官，方才尾舱一直在剧烈地晃动，我老是跌跌撞撞，无法看清楚。现在，到处都烟雾滚滚，我什么也看不清。”

“喂，阿费，炸弹击中目标了吗？”

“什么目标？”阿德瓦克上尉——这位胖胖的，老喜欢抽烟斗的家伙是尤索林的领航员——总是从机头他在尤索林身旁绘制的那些看不清的地图上抬起脸来问。“我想大概还没靠近目标吧。对吗？”

“尤索林，炸弹击中目标了吗？”

尤索林问：“什么炸弹？”他只关心是否在高射炮的火力范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内。

“噢，就这样，”麦克沃特总欢乐地说，“管它呢？”

在尤索林看来，只要哈弗迈耶或者其他哪个领队轰炸手击中目标，其他人就可以不管了，那就可以了。至于他自己扔下去的炸弹是否击中目标，他根本就不在乎。说起哈弗迈耶，有人常常会对他愤怒不已，真想狠狠地给他一拳。

“我已经说过你们不要再责备哈弗迈耶上尉，”卡思卡特上校愤怒地警告大家。“我说过，他是最优秀的轰炸手，记得吗？”

哈弗迈耶看到上校为自己辩护，张开嘴笑一笑，然后又把一颗松脆的花生薄片糖塞进嘴里。

哈弗迈耶已经能够轻松地使用他从尤索林帐篷里死人那儿偷去的那柄手枪在晚上打田鼠了。他用糖作诱饵。他在蚊帐架和头顶上那个非磨砂灯泡的灯链之间拉了一根细绳，不握枪的那只手的一个手指勾住细绳末端的圆圈。他总一面细细观察，一面坐在那里等田鼠来咬糖块，绷得像五弦琴琴弦一样紧的细绳，稍微一拉，电灯就会突然亮起来，强烈的灯光就会照得可怜的田鼠眼睛看不清东西。哈弗迈耶看着那个吓得发呆的小小的哺乳动物，它吓得不知所措，拚命想寻找侵犯它的恶棍，这时他总高兴得哈哈大笑。当两者的目光碰到一起时，哈弗迈耶便笑得更响亮，并且扣动扳机，接着只听见一声轰响，他已杀死了一只田鼠。臭气难闻的、毛茸茸的肉酱在帐篷内溅了一地。

哈弗迈耶有天深夜对准一只田鼠开了一枪。亨格利·乔听到枪声，光着脚飞快地奔过来。一边尖叫示警，把一颗颗子弹用45毫米的手枪射进哈弗迈耶的帐篷，一面从堑沟的这边跳下去，从另一边冲上来，最后消失在一个狭长的掩体里。迈洛·明德宾德轰炸了中队营地的第二天清早开始，类似的掩体每个帐篷边都有。这件事发生在波洛尼亚大会战期间某一天拂晓之前。那天晚上死得人特别多。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就象活鬼一样四处皆是。

## 第二十二条军规

---

亨格利·乔那天也有些不大正常，因为他又一次飞满了规定的次数，暂时没有飞行任务了。人们从掩体阴湿的底部把他拉上来，他正在自言自语，一会说有老鼠，一会说有蛇，一会又说有蜘蛛。大伙想看到底怎么回事，都用电筒四处探视，可是里面仅有几寸污浊的雨水。

“你们清楚了吧？”哈弗迈耶大声喊道。“我对你们说过嘛。还记得我对你们说过，他已经疯了吗？”

## 第四章 医生丹尼卡

尤索林比谁都清楚，亨格利·乔疯了。尤索林竭力要去帮他。但是他根本不理睬尤索林的劝告。可他认为尤索林已经疯了，因而不听他的话。

“他为什么要听你的呢？”丹尼卡医生理所当然地提出质疑。

“他有病啊。”

丹尼卡医生轻轻地冷笑了一声。“他会认为自己有病吗？那么我怎么样呢？”丹尼卡医生悲伤地冷冷一笑，慢吞吞地继续说下去。“唉，我并不想抱怨。我知道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打赢这场战争，许多人都得受罪吃苦。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弄进去呢？有些老医生专门骗取众人的称赞？吹嘘医务界准备作出一些重大牺牲，干吗不去招募几个这样的老头来当随军医生呢？我可不想作出什么牺牲，我希望能过好生活。”

丹尼卡医生是个干净、整洁的人，他觉得生气是件快乐的事。他皮肤黑黑的，生着一张精明、忧郁的小脸，眼睛发青，满脸忧容。丹尼卡医生老是满面愁容，为自己的健康担心。几乎每天他都到医务室去，让在那里工作的两个士兵中的一个给他量量体温。这两个士兵几乎替他包下了医务室的全部工作，负责把医务室弄得干净爽利，所以丹尼卡医生几乎无所事事，成天就坐在阳光下带着在感冒中的鼻子暗自纳闷，其他人到底为了什么事这么心烦。这两个士兵分别叫格斯和韦斯。他们已经成功地把医务工作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程序。门诊病员体温只要超过华氏一百零二度的，就会被立即送往医院。除尤索林外，体温凡低于华氏一百零二度的，一律用龙胆紫溶液涂牙龈和足趾，并每人发一颗拉肚子药，病员随后就把它丢到灌木丛里去。至于体温正好是华氏一百零二度，就会让他们一小时后再来重量一次。虽然尤索林的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体温是华氏一百零二度的人。但是他不把格斯和韦斯放在眼里，他比较自由，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大家都从这套制度中得到了好处，丹尼卡医生更是获益匪浅。他发觉自己可以无所事事地站在年长的德·科弗利少校的马蹄铁投掷场上看他扔马蹄铁了。德·科弗利少校还戴着他的透明眼罩，他是几个月前从梅杰少校中队部的窗子上偷来的这块赛璐珞；那时，德·科弗利少校一个眼睛的角膜受了伤，刚从罗马回来。他为了让官兵们度假，在罗马搞了两套公寓房子。丹尼卡医生平时不到医务室去，只有在每天他感到自己不舒服时，才去叫格斯和韦斯替他检查检查身体。他们两个一直诊断不出丹尼卡医生的病状。他的体温总是华氏九十六点八度，只要丹尼卡医生不在意，他们便觉得他的体温非常正常，然而丹尼卡医生却总是与他们观点不同。他慢慢不再信任格斯和韦斯，准备想办法把他们调回汽车场去，换个能帮他查出点病的人来替换他们。

丹尼卡医生本人有不少别的问题。除了健康问题以外，他还为会不会被派遣到太平洋战区工作和飞行时间问题等思考。他觉得很难说清楚一个人的身体，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能长期健康生活。太平洋是一片汪洋大海，被橡皮病和其他种种可怕的疾病所包围。如果他允许尤索林停止飞行，惹恼了卡思卡特上校，也许会被突然给调到太平洋战区去工作。所谓飞行时间，就是每月为了领取足够钱，需要花在飞行上的时间。丹尼卡医生不喜欢飞行，他觉得坐在飞机上就像蹲监狱。坐在飞机上，你什么地方都无法去，走来走去还是在飞机里。有人告诉他，喜欢钻进飞机去的人只是想回味一下重新钻进子宫那种下意识的欲望。尤索曾经那么对他说。多亏尤索林帮忙，丹尼卡医生不必重回婴儿，就可以照领每月的飞行津贴了。尤索林经常劝说麦克沃特，要他在飞行训练中或是把丹尼卡医生的名字写在飞往罗马时的飞行日志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道理你是清楚的，”丹尼卡医生曾经诱骗尤索林来帮他忙，边说边狡猾地眨眨眼，似乎与他密谋什么惊人的罪恶计划。“我为什么要去冒没有意义的风险呢？”

“对啊，”尤索林表示同意。

“我是否在上面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呀，本来就根本不重要，”丹尼卡医生说。“在这个世界上想顺利生活下去，就得圆滑一点。大家互相依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给我搔背，我也给你搔背。”

尤索林很清楚他话里的含义。

“当尤索林搔起他的背来时，丹尼卡医生这么说：我是指的帮忙、合作。你帮助我，我也会帮助你。懂吗？”

尤索林请求说：“那就给我搔一次背吧。”

丹尼卡医生回答：“这可办不到。”

夏令卡其裤是丹尼卡医生经常穿的衣服，一件由于每天洗烫，薄如纱网的夏令短袖衬衫，坐在帐篷外面沮丧地晒太阳。他显得有点担惊害怕而微不足道。看看他那样子，好象他一上沉浸在某次惊吓中，一直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缩成一团坐在那里，半个头埋在细长的肩膀中间。象银片那样闪闪发光的指甲，用手不停地磨擦两边的手臂，仿佛他浑身冰凉似的。按实说，他倒富于同情心有一副热心肠，总是觉得自己挺可怜的。

“为什么非要轮到我呢？”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伤心话，值得回味的问话。

尤索林喜欢这样的话，因为他专喜欢收集这样的好问题，还用收集来的这些问题去扰乱克莱文杰和架着眼镜的下士在布莱克上尉的情报营里进行的培训，每星期有两个晚上进行培训。大家都知道，戴眼镜的下士可能是个破坏分子。布莱克上尉断定他是破坏分子，因为这个家伙不但架一副眼镜，经常使用“万灵药”、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乌托邦”之类的词，并且还反对阿道夫·希特勒。要知道，希特勒曾经维护了美国很大权益。尤索林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方设法要害死他。所以也参加了培训班。对培训班也很感兴趣还有另外少数人。克莱文杰和破坏分子下士讲完课后，犯下了一个错误。他们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奇怪的问题层出不穷。

“西班牙是谁？”

“为什么是希特勒？”

“什么时候是对的？”

“童年过完后，我一直管他叫爸爸的那个驼背、苍白脸色的老头儿上哪儿去了？”

“什么是慕尼黑的王牌？”

“疝一疝脚气病。”

还有……

“别乱说！”大家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他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被尤索林提出了：

“去年的那个斯诺登夫妇如今在哪儿？”

这个问题弄得他们非常难堪，因为斯诺登已经在阿维尼翁上空战死了。当时，多布斯在空中发疯，从赫普尔手里一把夺过操纵器，结果斯诺登的性命被送掉了。

下士故意装傻。“你说什么？”他问。

“去年的那个斯诺登夫妇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听不懂。”

“斯诺登夫妇在哪儿？”尤索林想用法语讲清这个问题。

“看在基督份上，请讲英语，”下士用法语说：“我不讲法语。”

尤索林回答说：“我也不讲法语。”如果可以，他准备揪住下士不放，哪怕用尽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全部词汇，也要从下士嘴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逼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可是苍白、瘦削的克莱文杰涉入其中。克莱文杰这时候呼吸困难，营养不足的眼睛里已经浸满了泪花。

大队司令部知道以后异常恐慌。如果大家过分随便，爱问什么就问什么，那么老天知道今后还有什么事情能够保密。卡思卡特上校于是派科恩中校去办理此事。科恩中校最终订立了一条提问守则。科恩中校在写给卡思卡特上校的报告中说，他这条守则是只有天才才能作得出来。根据科恩中校的这条守则，只有没提问过的人才有权发问。过了不久，参加培训的人只剩下那几个从来不提问的人了。克莱文杰、下士以及科恩中校一致认为，对那些从来不提问题的人进行教育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培训班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在大队司令部办公楼里工作和住宿。大队司令部全体工作人员除牧师外，一律如此。这座办公楼是一座旧式的高大、漏风的建筑物，此楼是用质量低劣的几种材料做成的。楼房后面，是一个现代化的飞靶射击场，这是奉卡思卡特上校的命令为娱乐军队而建造起来的。后来，多亏德里德尔将军，参加战斗的全体官兵都可以到射击场来，每月都可以在这儿玩上八小时。

尤索林一次也没有射中过飞靶，阿普尔比却能百发百中。尤索林靶场上的运气和赌场上一样差。在赌场上，他绝对赢不了钱，就连作弊也赢不了，因为其他人在作弊方面总比他高明。尤索林自己有两件事非常遗憾，一是永远成不了飞靶射手，二是老是弄不到钱。

卡吉尔上校定期写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宣传，由佩克姆将军签名发出去供大家传阅。他在其中一份上写道：“不捞钱，也要会动脑筋。如今随便哪个傻瓜都会捞钱，而且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在这这么干。但是有才能的人怎样呢？例如，你能举出一个会挣钱的诗人的姓名来吗？”

## 第二十二条军规

“T·S·艾略特，前一等兵温特格林在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的文件分类室里。”作了简短回答后就呼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但没有说出自己是谁。

在罗马的卡吉尔上校接到电话非常惊诧。

佩克姆将军问：“谁打来的电话？”

卡吉尔上校回答说：“我不清楚。”

“他有什么事？”

“不知道。”

“嗯，你听到他说了什么？”

卡吉尔上校告诉他：“‘T·S·艾略特’。”

“怎么说的？”

卡吉尔上校又重复了一遍：“‘T·S·艾略特’。”

“只说了T·S·……”

“没错，将军。其他别的他都没说，只说了‘T·S·艾略特’。”

“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佩克姆将军迷惑不解。

卡吉尔上校也莫名其妙。

“T·S·艾略特，”佩克姆将军仍在沉思中。

“T·S·艾略特，”卡吉尔上校用同样悲凉、疑惑不解的声调又说了一遍。

片刻之后，佩克姆将军挤出一丝微笑，又快活起来了。他的神情异常狡猾，眼睛里闪露着恶狠狠的光芒。“让人给我接德里德尔将军，”他对卡吉尔上校说，“不要告诉他是谁打的电话。”

卡吉尔上校递给他话筒。

“T·S·艾略特，”佩克姆将军说，接着马上挂断电话。

穆达士上校问：“谁来的电话？”

在科西嘉的德里德尔将军没有说话。穆达士上校是德里德尔将军的女婿。德里德尔将军是在他太太的强烈要求下，终于不情愿地把女婿弄到军队里来。德里德尔将军狠狠瞪了女婿一眼。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讨厌见到女婿，可是女婿是他的副官，因此经常追随着他。开始，他反对把女儿嫁给穆达士上校，因为他厌恶婚礼。德里德尔将军听了电话后脸色阴沉沉的紧锁双眉，看着叫人害怕。他走到办公室里那面大镜子前边，仔细观察着镜子里自己矮胖的身影。灰白的头发，宽阔的印堂，几束银灰色的头发垂在额上。从他的下巴来看，他是个粗野的、爱好争吵的人。德里德尔将军苦苦思考自己刚才收到的那个晦涩难懂的电话。他有了一个好点子，面容渐渐舒展开来，翘起了高兴而怀有恶意地嘴唇。

“给我接佩克姆，”他对穆达士上校说，“别让那个混蛋知道谁在给他打电话。”

“你是谁？”在罗马的卡吉尔上校问。

“还是那个人，”佩克姆将军感到恐慌。“他现在存心抓住我不放了。”

“他有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

“他说了些什么？”

“还是刚才那一句。”

“‘T·S·艾略特’吗？”

“对啊，‘T·S·艾略特’。再没有别的。”佩克姆将军最后有了办法，认为可以搞清真相。“也许这是一种新的密码或是其他东西，象一天用的旗号那样。去通讯部去核査一下，搞清楚这不是一种新的密码或是其他东西，或者是这一天用的旗号？”

通讯联络部门的答复是，T·S·艾略特不是新的密码，也与旗号无关。

卡吉尔上校说：“或许我该给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的意见。我和他们那里一个叫温特格林的管理人员非常熟。就是他私下告诉我咱们的东西写得太啰唆。”

前一等兵温特格林在电话里告诉卡吉尔，空军第二七军司令

部内还未有过此人的记录。

“我们最近的东西写得怎样？”卡吉尔上校决定利用自己和前一等兵温特格林通话时，顺便再打听打听。“现在写得好多了吧，对吗？”

“还是不够简洁，”前一等兵温特格林回答说。

“如果发现这件事是德里德尔将军在背后指使，这可不足为奇，”佩克姆将军终于说出忧虑。“你还记得他在飞靶射击场那个问题上是怎么做的吗？”

是卡思卡特上校私下建造的飞靶射击场，德里德尔将军却让大队里全体参加战斗的官兵共同使用。他希望部下在飞行时间表和场地设备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花点时间在这上面。飞靶射击每月进行八小时，这对他的部下是极好的训练，能够锻炼他们射击飞靶的能力。

邓巴喜欢打飞靶，因为他时时刻刻怨恨满腹，而时间又过得那样的慢。他曾经计算过，在飞靶射击场上同哈弗迈耶和阿普尔比这样的人呆在一起过一小时，简直可以相当于度过十一与十七相乘的年月。

“我认为你是疯了，”克莱文杰曾经这样看待邓巴的这一发现。

邓巴回答说：“疯了又怎么啦？”

克莱文杰坚持己见：“我看你是疯了？”

“就是疯了又怎么啦？”邓巴回答说。

“我实在感觉你疯了。就算我退一步说，生命似乎是长些，如……”

“是长些，如……”

“是长些，是长些吗？对，是长些，假如生活只有乏味，烦闷苦恼，因……”

邓巴突然冒出一句：“猜猜看多么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说什么？”

邓巴解释说：“他们跑得飞快。”

“谁跑得很快？”

“时间啊。”

“时间。”

“时间，”邓巴说。“时间，时间，时间。”

“克莱文杰，你为什么老是和邓巴纠缠不休？”尤索林插嘴说。“难道你不知道吵闹会损伤寿命？”

邓巴慷慨地说：“没有关系，我有几十年时间都是多余的，你知道不知道一年到底是多久？”

“别胡扯了，”尤索林对正在暗暗笑着的奥尔说。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姑娘，”奥尔说。“就是西西里的那个姑娘。那个没头发的西西里姑娘。”

尤索林警告他说：“你最好别说话。”

“这是你的不对，”邓巴对尤索林说。“他想笑，你为什么不让他笑呢？笑声也许比说话声好点。”

“好吧，想笑你就笑吧。”

“你知道不知道时间流逝的时候一年有多长？”邓巴对克莱文杰又提出质疑。“这么长，”他啪地弹了一下手指。“一秒钟以前，你还充满朝气，刚跨进大学。现在却已垂垂老矣。”

“老了？”克莱文杰惊异地问。“你在说些什么呀？”

“老了。”

“我还很年轻。”

每次去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我总与死神打交道。像你这样的年龄还能更老吗？半分钟以前，你还在上中学，你那时候心目中的天堂就是一个美丽姑娘温柔的胸膛。五分之一秒钟以前，你还是个小孩，十个星期的暑假，似乎没尽头，可是你还嫌暑假过得太快。嗖！光阴如梭，日月似箭。你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使时间



过得慢些呢？”邓巴说完这番话时，有点控制不住脾气了。

“啊，你的话或许有道理，”克莱文杰勉强用同意的口吻轻声说。“或许，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更长，只会带来更多的不幸。可是如果真是这情形，那么还有谁想长寿呢？”

邓巴告诉他：“我想。”

“为什么？”克莱文杰问。

“就是想，没别的。”

## 第五章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

丹尼卡医生和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两人住在一个肮脏杂乱的灰色帐篷里。他不仅害怕而且也看不起怀特·哈尔福德。

“我对他肝脏的形状一清二楚，”丹尼卡医生嘟囔说。

“那么你把我的肝脏想象成什么样子呢？”尤索林劝告他。

“你的肝脏什么问题也没有。”

“这表明你的常识还不够，”尤索林夸张地说。他告诉丹尼卡医生他的肝脏给他带来的痛苦，它总在黄疸病和正常中间，达克特护士、克拉默护士和医院里所有的医生都曾为此而异常烦恼。

丹尼卡医生不感兴趣他说的话。“你以为自己患了病吗？”他问。“那么我呢？那天那对新婚夫妇走进我诊所。如果你在我身边就会好了。”

“什么新婚夫妇？”

“那对新婚夫妇有天走进我诊所，我没提过吗？新娘子太漂亮了。”

丹尼卡医生的诊所装饰得很漂亮。金鱼摆放在候诊室里，还放着一套虽然便宜但非常好的家具，只要能赊购的他都用这种方式取得，连金鱼也是如此。他为了购置赊不到的东西从贪婪的亲戚那里搞来了一些钱，答应让他们共享诊所的收益。他的诊所设在斯塔腾岛一幢两户合用的简单房子里，穿过四条马路是一个码头，与北面的超级市场、三家美容室和两家不规范的药房仅有一路之隔。诊所地处十字路口，但是这无助于他。那个地区的人口流动量很小，居民出于习惯，总是请打了多年交道的医生治病。丹尼卡医生眼看帐单很快就聚了一大堆连最珍贵的医疗器械也保不住了：债权人先收走了他赊购的加法机，后来又拿走了打字机。金鱼全部死掉了。幸亏在他快破产时，战争爆发了。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可是天赐良机，”丹尼卡医生神情严肃地公然承认。“大多数其他医生没有多久都到部队里服役去了，一夜之间，情况大有好转。地处十字路口诊所可真正给我带来了好处，许多病人都来请我看病，我忙得团团转。我为两家药房的工人加了工资；那几家美容室也得到了回报，每星期要为我介绍来几笔堕胎的生意。情况一片大好，可是后来瞧瞧出了什么事。他们派了一个征兵局的家伙来为我体检。我是4—F体位者。我早就对我的身体做过认真仔细的检查，知道我这个人不能服兵役。也许你会说，我只要告诉他们我的身体状况就没事了，因为在本郡医务界和当地的商业信用局中我这个医生名望很高。但事实很复杂，他们派这个家伙来，就是想查明我是否确实齐腰截除了一条腿，是否确实患了无法治愈的风湿性关节炎，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尤索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互相猜疑、道德沦丧的时代。这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万分激动的丹尼卡医生用颤抖的声音宣称。“连一个有开业执照的医生的话，也遭到他所热爱的祖国的怀疑了，这真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

丹尼卡医生害怕坐飞机，可是他却被征召到皮亚诺扎岛来当一名空军军医。

“我在飞机上还没开始活动，”丹尼卡医生一边说一边眨眨那双棕色的、懊恼的、小而亮的近视眼，“麻烦会来找我的。就象我对你讲的那个不孕的处女一样。”

“什么处女？”尤索林问。“我以为你说的是那对新婚夫妻呢。”

“这个处女就是我上述的那位新娘。他们只不过是一对小青年。两个人没有预约就到我的诊所来了。他们那时候结婚只有一年多。你当时要是看到她，那就好了。那个姑娘非常招人喜欢，也非常动人。我问她经期是否正常，她也害羞得满脸绯红。真让我着迷。她的身材就象梦境里的天仙美女，胸前还挂着一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项链，从项链上一枚圣安东尼像章垂下来，挂在里面我从未见过的美妙绝伦的胸脯前。‘圣安东尼看见，也会感到诱惑，’我说了句笑话——只是想叫她不要拘束，你知道。‘圣安东尼？’新郎表示疑惑，‘圣安东尼是谁呀？’‘这要问你太太啊。’我对他说。‘她能告诉你圣安东尼是谁？’他问她，‘圣安东尼是谁呀？’‘你说谁？’她问。‘圣安东尼，’他告诉她。‘圣安东尼？’她说，‘圣安东尼是谁呀？’我在诊疗室里为她做了一番详查，发觉她还是处女。在她穿上紧身裙、把它钩在袜统上的时候，我和她丈夫单独谈了一会。‘每天晚上，’他装腔作势。真是个自作聪明的家伙，你知道。‘我没有一个晚上曾经放过，’他对我这样夸口，似乎确有其事。‘早上上班前，她总先给我做早饭，在那之前，我还要和她亲热一番，’他夸口说。我想用一种方法对他们解释清楚，等我把他们两个又叫到一起的时候，我就用诊所里的橡皮模型示范给他们看。我诊所里有各种男女生殖器的橡皮模型，我把这些东西分开来锁在几只橱里，以免别人想入非非。我是说我过去有这些模型，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了，连个诊所也没有了。我所有的只是使我着实担心的低体温。那两个替我在医务室帮忙的小家伙都是白痴，根本不懂医学。他们所懂得的就只是发牢骚。他们以为自己也有麻烦。那么我又如何呢？我给那对新婚夫妻做示范动作的那天，他们两个也该呆在我的诊所里的。那对新婚夫妻望着我，似乎我在讲天方夜谭。我从没有瞧见过有谁那样专注了。‘你是说应该这样吗？’男的问我，然后自己还拿着橡皮模型模仿了一阵子。你知道，我看得出什么样的人会从这样的动作中得到莫大的乐趣。好啦，’我对他说。‘你们现在回家去，照这样做，看看效果怎样，行吗？’‘好，’他们说，说完就愉快地付了诊金。‘祝你们生活快乐，’我对他们说。他们谢了我，然后相携而去。他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想和她亲热的欲望似乎已经等不及回家了。过了几天，男的一个人到我诊所里来了。他对护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士说要立即见我，只有我们两人时，他一拳打在我的鼻子上。”

“他这是为什么？”

“他骂我是个自作聪明的混蛋，对准我的鼻子打了一拳。‘你算个什么东西，是个自作聪明的混蛋？’他说着就把我打得人仰马翻，躺在地上。扑通！就象这样。我不骗你。”

“你当然不会骗我，”，尤索林说。“可是他为什么要揍你呢？”

“我又如何知道他为什么要揍我？”丹尼卡医生生气地反问。”

“可能和圣安东尼有关系吧？”

丹尼卡医生意外地看着尤索林。“圣安东尼？”他惊奇地问。  
“谁是圣安东尼？”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回答“我怎么知道呢？”他刚巧在这个时候步伐不稳地走进帐篷来，摆开吵架的架势手里抱着一瓶威士忌，在他们两个中间坐下。

丹尼卡医生站起身，一言不发，弯着腰把椅子搬到帐篷外面，似乎是生活的重负压弯了他的腰。他现在和这个同帐篷的人也无法住在一起。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认为丹尼卡医生脑子有问题。“我真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是为什么，”他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他没有头脑，就是这么一回事。要是他还有一点头脑的话，他早就会在这个帐篷里动手掘了，就从我的床底下开始。过不了多久，他准能掘到石油，他难道不知道那个士兵是怎样在美国用铲子掘到石油的吗？他难道从没有听说过那家伙后来干什么了？——就是那个在科罗拉多无耻的小人，那个道德沦丧的、拉皮条的野种叫什么名字来着？”

“温特格林。”

“温特格林。”

尤索林说：“他只感到恐惧，”

“哦，没这回事。温特格林才不会害怕呢，”一级准尉怀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尔福德摇摇头，一点都不掩饰他对温特格林的钦佩。“那个令人作呕的家伙。自作聪明的王八蛋谁都不怕。”

“我看丹尼卡医生对这件事可害怕。”

“他害怕什么呢？”

“他怕你，”尤索林说。“他怕你的肺炎会越来越严重夺去你的生命。”

“他害怕，那非常好，”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说，从厚实的胸腔里发出一阵非常沉闷低沉的笑声。“我也高兴得肺炎死去，有机会我肯定会这样死的。你等着瞧吧。”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印第安人，五官优美、皮肤黝黑，出生于伊尼德的白种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他长得浓眉大目、颧骨很高，一头乌黑的头发，总像没梳似的。由于他自己一些令人难以搞清楚原因，他决意要患肺炎死去。这个印第安人对白人已经毫无幻想，一心只想报复，因而见到人总是怒目而视。他痛恨外国佬中诸如卡思卡特、科恩、布莱克、哈弗迈耶这类名字，希望他们全都滚回老家去。

“尤索林说给你听，你也不信，”他沉思着说，一面故意提高嗓子，以引起注意力。“然而从前在这块土块上生活确实十分愉快，后来他们带来了可怕的规则，才把这地方弄得混乱不堪。”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心里只想着向白人复仇。他是个完全的文盲，却奉派当了布莱克上尉的助理情报官。

“我怎么有机会读书呢？”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作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他把说话的嗓门又提高了许多，好让丹尼卡医生听见。“我们在哪里塔起帐篷，他们就在哪里钻口油井。他们每次钻井都会发现有石油。他们每次发现石油，就把我们从那个地方赶走。我们是活的探矿杖。我们一家子好象生来就跟油矿有缘。没有多久，全世界所有的石油公司就都派出技术人员，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追到哪里。我们只有四处流浪。我对你说，在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种境况下把一个孩子养大可实在不易啊。我大概在任何地方住都没有超过一周。”

他记得最初，就是一位地质学家。

“每当我们家增加一个孩子，”他继续说，“股票行情就会上涨。时间不长，一大群带着整套钻井设备的钻探工人到处跟踪我们，大家都想抢先拿到油田。为了减少跟踪我们的雇员，石油公司合并起来，可是跟在我们后面的人仍然日益增多。我们无法安息。我们歇脚，他们也歇脚；我们动身，他们也动身，伙食车啦，推土机啦，井架啦，发电机啦，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是活财神，走到哪里，就会带来一片繁荣。一些最豪华的旅馆送来请帖，邀我们前去作客，就因为我们一到那里，那里就会生意兴旺。有几份请帖写得非常慷慨，可是因为我们是印第安人我们无法接受邀请，而邀请我们去作客的最豪华的旅馆是不允许印第安人进入的。种族歧视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尤索林。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对待一个体面、忠诚的印第安人，象对待黑鬼，犹太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那样，这真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慢慢地点着头，深信自己说得没错。

“尤索林，后来，终于出了问题——可以说是结局的开端。他们走到我们前面。他们总事先设想我们第二天将在哪里过夜，还没等我们走到，他们就已经开始钻井啦，结果，我们只好到处跑。还没等我们打开毯子，他们就来赶我们了。他们对我们可相信呢。他们还没有把我们撵走，就急不可待地挖井。我们给弄得劳累不堪，连死也不在乎了。我们一天早上被石油公司的人员团团围住，他们每一个都在等着我们朝他那方面走过去，就来占领我们的地盘。我们四下看去，每个山梁上都站着一个石油公司的人员，就象准备发动进攻的印第安人那样等在那里。我们无容身之地。我们不能停留在原地，因为刚才他还在赶我们跑。弄得我们连容身之地都没有了。结果，还是军队救了我。幸好我们正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无路可走的时候战争爆发了，我被征兵局从那里救了出来，平平安安地送到科罗拉多的洛厄里基地。我是我们家惟一幸存的人了。”

尤索林知道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只是胡扯，可是他并不打断一级准尉，而是任由他往下说，他从那以后一直就没父母的音讯，不过他并不感到怎么烦恼。他们只是声称他们是他的父母，可是他们对他隐瞒了很多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也很难说他们不是在撒谎。他对表兄弟们每一个部落的命运反倒清楚得多。他们为了分散目标，曾经向北走去，一时疏忽，闯到了加拿大境内。等他们要回来时，却被移民当局拦住了，不允许他们回国。因为他们是红种人，他们不能回来。

丹尼卡医生并没有被这个逗笑。后来，尤索林又飞完一次任务，没有抱多大希望地跑来请求丹尼卡医生让他停止飞行，丹尼卡医生这时才嘻嘻地笑了一下，没一会儿又陷入自己的世界中。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使他烦恼。他那天上午向丹尼卡医生提出了挑战，要跟他进行印第安式的摔跤决斗。尤索林也让他烦恼，他似乎决定坚持到底。

丹尼卡医生被迫对他这么说：“你这是在白费时间。”

“一个疯子停止执行飞行任务都不行吗？”

“哦，当然可以，这是我的职责。有一条军规规定，我不能让任何一个疯子飞行。”

“那你为什么不制止我飞行？我的确疯了呀。你可以去问克莱文杰嘛。”

“克莱文杰？克莱文杰在哪儿？你找来他，让我问问。”

“你随便问其他人都可以。他们都会告诉你我已经疯了。”

“他们全都疯了。”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停止飞行呢？”

“他们并没有提出过此类要求？”



“因为他们是疯子。”

“他们当然疯了，”丹尼卡医生回答。“我刚才对你说过，他们全都疯了，对吗？一个疯子不能自己对自身进行判断，是吗？”

尤索林严肃认真地望着丹尼卡医生，想另找突破口。“奥尔是不是疯了？”

“他当然疯了，”丹尼卡医生说。

“你能不能让他停止飞行呢？”

“当然可以。然而首先他得向我提出要求。这是我们的军规。”

“那么为什么他不向你提出要求呢？”

“因为他是疯了啊，”丹尼卡医生说。“他好多次与死亡探身而过，可是他还在执行飞行任务，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唔，我当然可以让奥尔停止飞行，然而他首先必须向我提出要求。”

“只要他向你提出请求，他就可以停止了，对吗？”

“对，他必须向我提出要求。”

“你这样就可以让他停止飞行了，对吗？”尤索林问。

“不行。我做不到。”

“你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个陷阱吗？”

“当然有陷阱，”丹尼卡医生回答。“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凡是想不去参加战斗的在真正面临紧急危险时，关注自身安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奥尔疯了，我可以让他不飞行。只要他提出请求就行。然而他一提出请求，他就不再是个疯子，就必须再去执行飞行任务。假如他要再去，那他就一定疯了，如果他不再去，那他就没有疯，可是既然他没有疯，他就必须去执行飞行任务。倘若他去执行飞行任务，又一次证明他疯了，根本就不必去，可是如果 he 不想再去，那么他就没有疯，他就必须去。尤索林觉得第二十二条军规订得太有趣了，被深深感动了，为之赞叹不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第二十二条军规倒真是个非常妙的陷阱，”他说。

“简直绝妙之极，”丹尼卡医生表示同意。

尤索林很明白地知道了这条军规完全是用来欺骗众人。军规中各个部分和优秀的现代艺术一样，配合得天衣无缝，既优美又惊人，还具有椭圆形的精确。但有时候尤索林又会感到疑惑，疑惑自己到底明白了什么，就象他有时候对优秀的现代艺术和奥尔在阿普尔比的眼睛里看到的苍蝇也会疑惑那样。他仅仅是听奥尔说有苍蝇在阿普尔比眼睛里。

“哦，非常正确，他眼睛里是有苍蝇，”尤索林和阿普尔比在军官俱乐部里大打一场后，奥尔向尤索林十分肯定地说，“虽然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搞不清真相，原因就在这里。”

尤索林问：“他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

“因为有苍蝇在他眼睛里呀，”奥尔装出十分耐心的样子解释说。如果他眼睛里有苍蝇，他怎么能看见自己眼睛里有苍蝇呢？”

虽然这句话并没有多少道理，不过尤索林却自愿承认奥尔说得有理，一方面因为奥尔生长在纽约市郊区，这方面的知识远比他丰富，另一方面因为奥尔不象尤索林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伯父伯母、姻亲、精神领袖、老师、邻居、议员和报纸，从未撒过谎。尤索林私下对最近听到的关于阿普尔比的情况认真地思考了几天，然后决定做一件好事，把这些话讲给阿普尔比自己听。

每星期他们去帕尔马执行一次惯常的飞行任务。这天，尤索林在降落伞室门口碰见了阿普尔比。“阿普尔比，你眼睛里有苍蝇，”尤索林充满热情地小声对他说。

“什么？”阿普尔比厉声地问。尤索林和他说话的这件事，让他很难堪。

“你眼睛里有苍蝇，”尤索林又重复一遍。“你看不见自己眼睛里有苍蝇，这就是为什么。”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阿普尔比带着憎恶、迷惑的神情从尤索林身旁走开。他的心情直到跟哈弗迈耶一块儿坐进吉普车后才开始平复。吉普车沿着笔直、漫长的公路向简令下达室驶去。焦急的大队作战参谋丹比少校在那里正等着向全体领队飞行员、轰炸手和领航员进行最后指导。阿普尔比为了避免让司机和布莱克上尉听到，压低了声音说话，布莱克上尉闭着眼睛，四肢伸开地坐在吉普车前座上。

“哈弗迈耶，”阿普尔比犹犹豫豫地问，“在我眼里你看到苍蝇了吗？”

哈弗迈耶疑惑地眨眨眼问：“你是指眼睛有炎症？”

阿普尔比对他说：“不，我是说苍蝇。”

哈弗迈耶眼睛又眨了眨。“苍蝇？”

“是不是已钻入我眼中。”

哈弗迈耶说：“你发什么病，”

什么意思，我没有疯，尤索林才疯了。快告诉我，我眼睛里到底有没有苍蝇。你说就是了，我绝不会在乎的。

哈弗迈耶往嘴里又丢了一块松脆的花生薄片糖，然后盯着阿普尔比，认真观察了半天。

“我什么苍蝇也看不见，”他说。

阿普尔比心情终于放松了。哈弗迈耶的嘴唇、下巴和面颊上都粘着松脆的花生薄片糖的碎渣。

“阿普尔比对他说：“你脸上粘着结花生薄片糖碎屑。”

“我脸上宁愿粘些花生薄片糖碎屑，也不想眼睛里有苍蝇，”哈弗迈耶回答道。

每一编队其他五架飞机的军官都坐军用卡车到来，以便听取半小时后要下达的普通指示。而机组中的士兵听不到类似的话，他们被军车直接送到规定那天起飞执行任务的各架飞机旁边。在那儿他们和地勤人员慢慢等，直到预计和他们共同去执行任务的军官乘着卡车到达机场，卡车门被打开。这时已是登上飞机、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动引擎的时候了。发动机在椭圆形的停机坪上象发什么脾气似的轰隆隆地作响，卡车门被打开，过了一会才顺利地空转了一阵子，接着，轰响的飞机转了一圈，象瞎了眼、跛了腿的笨家伙似的，在铺着卵石的地面上一瘸一拐地徐徐向前驶去，费了半天劲才进入跑道，在越来越响的轰鸣声中一架跟着一架迅速地离开了地面。飞机掠过五色斑斓的树梢，慢慢地组成队形倾斜过来。飞机用平稳的速度围着机场绕了一圈，等到各组均已整好队后，才调整飞行方向，掠过碧蓝色水面，开始飞向意大利北部或是法国的轰炸目标。飞机渐渐升高，在他们进入敌人的领空时已经飞翔在九千多英尺的高空了。有件令人惊奇的事是，每次出航他们内心总是一片平静，周围总是无比安静，所能听到的只是试射机关枪的声音和偶尔从对讲机里传来的平板的、简单的一句话。最后，各架飞机上的轰炸手拉响了警铃。他们严肃地宣布飞机已经到达投弹点上空，马上就要进入目标了。天空总是那么晴朗，而且由于稀薄的空气，总觉得难受。

他们使用的 B-25 型草绿色飞机十分扎实，有两个方向舵、两只发动机和巨大的机翼。在有机玻璃的头舱里设有轰炸手的工作室，与应急出口只隔了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些飞机从轰炸手尤索林坐的位置来看，惟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这条只好爬行的通道。这条狭窄、寒冷、呈长方形的通道，开在飞行操纵器的下面。一个象尤索林这样的粗壮大个子比较难以挤进去。有个圆脸的领航员长着一双目光闪烁的小眼睛，他的烟斗和阿费那只差不多，这家伙因为胖也很难挤过这条通道。每当飞机飞向目标，离目标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时，尤索林总要把他赶出机头。因为大家这种时候，一般都比较紧张，除了等候外，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下面的高射炮对着他们瞄准，准备在适当的情况下，把他们击落，送他们去地狱。

这条狭小的通道是尤索林从即将坠毁的飞机上逃向机外的救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命草，但是尤索林却对这个有意见，说它是老天设置的一道障碍，是毁灭他的阴谋的一部分。就在 B-25 型飞机机头这里，可以利用其他地方再开一个应急离机口，但他们没设计成那样，反而开了那条狭小的通道。那次在阿维尼翁上空执行任务时，一场大混乱就发生了，从那以后，他对这条逃生通道的距离极其厌恶，因为它把他和降落伞之间的距离不知拉长了多少秒钟，降落伞又笨又大，不能随身带着。取了降落伞后，不知道还要花多少秒钟才能走到应急离机口——那个设在鼓起的驾驶舱后部与坐得很高、脸被遮没的炮塔射击手的两脚之间那块地上的离机口。阿费被尤索林从机头赶到后舱后，尤索林又非常希望坐到阿费那里去。他热切希望可以多带几件防弹服，堆在应急离舱口的顶部，形成一个掩蔽所，自己就把身子缩成一团躲在那里面。他还想把降落伞钩在逃生时的钩带点，一手紧握着红柄的开伞索，一手抓住应急离机口的开放装置，一听到可能使他们遭到攻击的可怕声响，立即就能跳入空中，向地面降落下去。如果他非得呆在飞机里不可，那么他就希望呆在这个部位。作战时，高射炮炮弹会在他四周爆炸，四周传来隆隆巨响，喷出团团黑色浓烟。炮火呼呼作响，烈烟滚滚上升，周围都看不清，令人恐怖。炮火猛烈无比，以致飞机一个劲儿摇晃、颠簸。可恶的炮弹还可能击中机体，穿透飞机，威胁着要将他们在刹那间全部毁灭在一团熊熊火焰中。在这种时候，尤索林很不愿意像毫无回旋余地的倒楣金鱼缸里那样，困守在机头那儿。

阿费无论作为领航员还是作为其他工作人员，对尤索林毫无意义。每次执行飞行任务时，尤索林总毫不客气地把他从机头撵到后面，这样如果突然要奔命，他们就不至于彼此牵制。等尤索林把他逐出机头以后，他原可以自在地缩做一团，呆在尤索林极想呆的地方去，可是他却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把两只又粗又短的胳膊轻松地放在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座位的靠背上，手里拿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烟斗，一面跟麦克沃特和当班的副驾驶员轻松地闲聊，还指给他们看空中出现的有趣的东西。不过，麦克沃特和副驾驶员都十分忙碌，根本没人搭理他。麦克沃特守在操纵器旁边，忙着执行尤索林大声喊叫。尤索林暗中把飞机导入轰炸航线，然后绕过充满爆炸的炸弹的熊熊烈火，快速地带领大家飞离险地。他粗暴无礼地尖着喉咙用下流话对麦克沃特下达命令，声音和亨格利·乔晚上恶梦中的话近似。在这场混战中，阿费沉默不语地抽着烟斗，透过麦克沃特身旁的窗子，无声地观战，仿佛这场混战发生在千里之外，与他无关。阿费曾经是大学联谊会的忠实会员，爱好当啦啦队队长，毕业后热心举办老同学联欢会。他迟钝的头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尤索林则聪明而知道害怕。飞机遭到炮轰时，尤索林没像胆小鬼那样急忙溜掉，逃出通道，惟一的原因是他不愿意在飞离目标区时让别人去做带队工作。他不愿意把这样重大的责任交给别人去承担。然而，他认识的人中谁也不象他这样胆小。整个大队里，逃离危险做得最好的是尤索林，尤索林并不知这是为什么。

规避动作不需要什么程序，惟一需要的只是你的恐惧。说到恐惧，尤索林清楚无比。他比奥尔和亨格利·乔胆小，比邓巴也胆小。邓巴无所谓，认为自己有一天总要离开尘世。尤索林还不能接受这种想法，不愿任由上天摆布。他每次去执行飞行任务，扔完炸弹后马上夺路狂逃，边逃边对着麦克沃特大声嚷道：“用劲，用劲，用劲，你这野种，叫你用劲！”他老是怨恨麦克沃特，仿佛他们飞在空中，被敌人射击，好象这怪麦克沃特。除了他们两个，飞机上的人除了一次以外都不用对讲机。那次去阿维尼翁执行任务时，多布斯在半空中疯病发作，悲痛地哭喊着叫救命，在令人心碎的那场混乱中，大家都使用了对讲机。

“快救他，快救他，”多布斯哭喊着说，“快救他，快救他啊。”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快救谁？快救谁？”尤索林把耳机的插头重新塞进了对讲机的插座，大声问。刚才，多布斯从赫普尔手里一把夺过操纵器时，飞机发出致命的声响，拚命地向下俯冲，大家全被吓呆了。这一俯冲把尤索林的耳机震离了插座，使他的头顶住了飞机的舱顶，一动也不得动。赫普尔及时救了大家，他从多布斯手里抢回操纵器，使飞机在他们一刹那前刚逃脱的那片暴风骤雨般的高射炮火网中几乎象俯冲使飞机拉平了。“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尤索林无声地哀告着，他的头顶着机头的舱顶，整个身体荡在半空，无法移动。

“轰炸手，轰炸手，”尤索林问他时，多布斯边哭边回答。“他没有回答我的呼喊，他没有回应。快救救轰炸手，快救救轰炸手。”

“我就是轰炸手，”尤索林大声回答他。“我就是轰炸手。我没有事，我没有事。”

“那么就快救他，快救他，”多布斯哀求着。“快救他，快救他。”

斯诺登这时躺在尾舱，已经气息奄奄了。

## 第六章 亨格利·乔

亨格利·乔的确已经完成了五十次飞行，但对他来说。他收拾好行李，又等着遣送回国。晚上，他尽做可怕的恶梦，在睡梦中大喊大叫。除了赫普尔外，他吵得中队里其他的人无法入睡。赫普尔是个年仅十五岁的飞行员，为了入伍报了虚假的年龄。他和自己心爱的猫儿一起同亨格利·乔住在一个帐篷里。赫普尔睡觉一直不稳，可是他硬说他从来没有听到亨格利·乔的大声喊叫。亨格利·乔感到如坐针毡。

丹尼卡医生忿怒地吼道：“这又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吧，我以前风光过，我每年可以挣五万美元，而且几乎不要付一分钱的税，因为我要求来看病的人给我现金。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同业公会是我的后台。不过，看看出了什么事。我正准备好好积攒些钱，偏偏他们弄出个法西斯主义，发动了一场极为恐怖的战争，也连累到了我。听到象亨格利·乔那样的家伙天天晚上拚命叫，我忍不住要笑，真的忍不住要笑。他不自在吗？他知道我的心情吗？”

多灾多难的亨格利·乔哪有心思去考虑丹尼卡医生的心情呢。例如，那种噪音，轻微的噪音就会使他怒火中烧。阿费含着唾沫发出一种吮吸声抽烟斗；奥尔丁丁当当修补东西；麦克活特玩二十一点和扑克游戏时，每张牌都是啪的一声摔出去；多布斯一边无目的、笨拙地跑来跑去，东撞西碰，一边让牙齿格格打战——由于这些声音，他总是向他们直嚷，嗓子都叫哑了。亨格利·乔患着运动型烦躁症，精神失常，青筋乱跳。在一间静悄悄的屋子里，手表的嘀嗒声不停地响，就象严刑似的拷打着他，他那个没有遮掩的脑袋不断受着撞击。

“小鬼，听着，”一天深夜，亨格利·乔粗声粗气地对赫普尔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说。“要是你想呆在这个帐篷里，你就不得不这样做。你每天晚上一定要把手表裹在一双毛线袜子里，放在屋子另一头那只你自己床头柜的最下面。”

赫普尔倔强地翘起下巴，装出一副不好惹的样子，接着就严格地按照亨格利·乔的吩咐做了。

亨格利·乔是个瘦弱的、神经兮兮的可怜虫，一张黑脸皮包骨头，浑身没有肌肉，黑黑的太阳穴上青筋蠕动象被斩成几段的蛇一样在皮下前后交换。他双颊干瘪，神色凄凉寂寞。因为忧心忡忡，面孔变得象废矿区的城镇那样灰蒙蒙、黑黢黢的。亨格利·乔喜欢一会不停地啃手指，吃起东西来贪得无厌，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有时话也说不清楚。他浑身发痒，汗流浹背，不断流口水，经常带着一架结构复杂的黑色照相机象着了魔那样到处奔跑，老想用这只照相机为女人拍裸照。但从没印出一张。他不是忘记装胶卷、打灯光，便是忘记把镜头盖揭开了。要说服裸体女人摆好姿势被他拍照，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不过亨格利·乔在这方面自有办法。

“我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常常这样大声嚷道。“我是《生活》杂志赫赫有名的摄影师。来拍一张出色的照片，以便登在大杂志的封面上。哈哈！那样就可以做好莱坞的大明星。钱花不完，婚离不完，天天都可以和男人睡觉。”

世界上任何女人听了这种甜言蜜语都会动心。妓女们总是热切地立刻站起身，无论亨格利·乔要求她们做什么稀奇古怪的姿势，她们一定立刻照办。他被女人弄是意乱情迷。他把女性当作偶像，狂热地崇拜她们。他觉得女人看着令人赏心悦目神魂颠倒，是美妙的奇迹。她们是取乐的工具，无法估量她们的威力多大，锋芒锐利得无法容忍，而且娇艳已极，卑鄙无耻的家伙是不配享用的。亨格利·乔只能把裸体女人会落到他手里的原因解释为一种极大的失误，这种失误一定会很快得到纠正的，因此在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得知消息、把她们突然带走之前的短暂时间内，他只好尽量享用她们的肉体。他始终不能作出决定，和她们取乐呢还是给她们拍照，因为他发觉同时做这两件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觉得几乎这两件事一件也做不成，因为他无论做什么事总象着魔似的匆匆完成不可。他拍的照一张也印不出，而到手的女人也没有玩成一个。奇怪的是，在当兵之前，亨格利·乔到确实担任过《生活》杂志的摄影师。

现在他成了一位英雄。在尤索林看来，他是空军中最了不起的英雄，因为任何其他英雄都没有他飞行过的战斗任务多。他已经飞完第六次战斗任务了。亨格利·乔飞完第一次战斗任务时，飞行任务规定的次数为二十五。只要飞满二十五次，他就可以收拾行装，写信回家报告喜讯，并且用幽默玩笑地缠住陶塞军士，请求他查询让他轮换回国的命令是否到来。在待命期间，他每天在作战室门口有节奏地跳曳步舞，一瞧见有人走过就叽哩呱啦地说笑话，一看到陶塞军士从中队部办公室走出来，就开玩笑地把他叫作“不要脸的野种。”

在萨莱诺滩头阵地作战的那一周亨格利·乔第一次飞满了二十五次任务。当时尤索林得了淋病正躺在医院里。在一次飞往马拉喀什空运供应品的普通任务中，一个陆军妇女队队员使他染上了病。尤索林病愈以后急起直追，想赶上亨格利·乔，六天里执行了六次飞行任务，眼看就要追上他了，但是尤索林的第二十三次飞行任务是去阿雷佐，内弗斯上校就战死在那里的。那一次，他眼看就要实现回国愿望了。第二天，卡思卡特上校来到中队，穿着一身新军装，一脸蛮横傲慢的神气。他把规定的飞行次数从二十五提高到三十，用以庆祝自己接任队长的职位。亨格利·乔打开行李，再一次写了那些报喜的家信。他不再开玩笑似的纠缠陶塞军士了。他痛恨陶塞军士，愤怒地把一切过错都怪在他头上，虽然他明知道卡思卡特上校的就职与陶塞军士毫不相干的，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遣送回国的命令老是没有办理，如果再早上七天，他就可以不执行这新增的任务，但其实这与陶塞军士毫无关系。

亨格利·乔已经无法容忍等待回国的那种焦躁的心情了。每飞完另一次飞行任务，他立刻就精神萎靡。每次他被解除战斗任务后，他总请自己的为数不多的朋友吃喝上一顿。一瓶瓶烈性威士忌被他倒出来和他们一起喝，这种威士忌是他一周四天驾驶军邮班机送信时设法买来的。他笑啊，叫啊，唱啊，跳啊，好象过节似的兴高采烈，如醉如痴，直闹到眼睛睁不开来，安安静静地进入了睡乡。尤索林、奈特雷和邓巴把他放在床上，他在睡梦中就立刻尖叫起来。第二天早上，他从帐篷里走出来，显得憔悴、胆怯，满脸歉疚，身体就象一座蛀朽了即将倒塌的建筑物，摇摇欲坠。

亨格利·乔每次完成战斗任务，等待永无盼头的遣送他回国的命令就受到一次折磨。他睡在中队里的每个晚上，恶梦总象日月星辰运转那样环绕着他。亨格利·乔在恶梦中大声喊叫，闹得中队里象多布斯和弗卢姆上尉这些敏感的人心神不宁，以致他们自己也做起恶梦，尖叫起来。他们每天晚上从中队里各自的角落把尖锐刺耳的下流话送入空中，荒诞不经地在黑暗中混成一片，犹如发情期的鸣鸟交配时发出的叫声。科恩中校认为这是梅杰少校的中队里开始出现的一种不良倾向。他采取了果断行动以防事态严重。其办法是，让亨格利·乔每星期驾驶一次军邮机，他这样就可以有四个晚上不在中队里住宿。科恩中校的这个办法象其他补救办法一样行之有效。

卡思卡特上校每次增加飞行任务次数，让亨格利·乔重返战斗岗位时，亨格利·乔就不做恶梦了。他总是宽慰地微微一笑，进入了一种担惊受怕的正常状态。尤索林就象看报纸上的大字标题那样观察亨格利·乔那张皱缩的脸。如果亨格利·乔神色沮丧，那就意味着情况可以；如果他显得十分愉快，那就表示事情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除了他本人以外，大家都觉得这种不正常的反应是一个怪现象。亨格利·乔坚决不承认有这种事情。

“我怎么会做梦呢？”尤索林问他做些什么梦时，亨格利·乔这么反问。

尤索林劝他：“乔，你为什么不去看丹尼卡医生呢？”

“我为什么要去看丹尼卡医生？我又没病。”

“难道你不是一直在做恶梦吗？”

亨格利·乔撒谎说：“我没有做恶梦。”

“也许丹尼卡医生会给你怎样医治一下。”

“做恶梦算不了什么病，”亨格利·乔回答。“大家都做恶梦嘛。”

尤索林以为这下终于把他的实话给套出来了。“你每天晚上都做恶梦吗？”他问。

亨格利·乔反问：“为什么不可以每天晚上做恶梦？”

尤索林听到这样一问，就完全明白了。可不是么。难道不可以每天晚上都做恶梦吗？每天晚上在睡梦中痛苦地尖声大叫，这是可以理解的。阿普尔比这件事情还难理解。阿普尔比是个拘泥于规章制度的人。在飞往海外途中他曾经命令克拉夫特去命令尤索林吃阿的平药片，虽然尤索林和他已经互不理睬了。已经死去的克拉夫特不如亨格里·乔讲道理。在轰炸弗拉拉那座桥梁时，尤索林又一次把六架飞机领进轰炸目标上空。一只发动机爆炸起来，接着克拉夫特便因此而牺牲。整整一星期前，卡思卡特上校自告奋勇，命令部下在二十四小时内把那座桥梁炸毁。这个大队的轰炸瞄准器非常精密，从四万英尺高空扔下的炸弹连一只小腌菜桶也能摧毁，然而七天过去了，桥仍然没有被炸掉。克拉夫特是宾夕法尼亚州来的一个瘦弱的、没有心眼的小伙子，只希望别人能喜欢自己，可是就连这样谦恭卑下的愿望也注定不能实现。他没有得到人怜爱，反而鲜血淋淋地躺在熊熊燃烧的烈火堆上，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化为灰烬，离开了人世。在那架只剩下一个机翼的飞机坠落时，谁也没有听见他在临终前宝贵的几秒钟里讲些什么。他悄无声息地生活了一些时候，然后就在弗拉拉上空在这第七天上中弹起火，摔了下去。当时上帝正在安息，麦克沃特正将飞机扭头回来，在尤索林的指引下，再一次飞到轰炸目标上空，进行第二轮投弹飞行。第一轮投弹的时候，阿费心里七上八下，尤索林的炸弹没有能够扔下去。

“大概我们只能再飞回去，对吗？”麦克沃特通过对讲机闷闷不乐地问。

尤索林说：“我想是的。”

麦克沃特问：“是吗？”

“是的。”

“那就这样吧，”麦克沃特大声说，“真是倒霉。”

他们重新飞到了轰炸目标上空，其他小队的飞机全转了一圈，在远处悠悠地飞走了。这时地面上赫尔曼·戈林师的每门大炮都对准尤索林他们，隆隆作响的密集火力集中向他们开炮。

卡思卡特上校是个英勇的人，不管有什么轰炸任务，总是坚决地主动要求让他的部下去执行。对他的飞行大队来说，任何一个目标都是可以去轰炸的，正象对阿普尔来说乒乓台上任何一球都不是打得太刁，而不能回过去的。阿普尔比是个出色的飞行员，也是个眼睛里有苍蝇、从不丢失球的超级乒乓球运动员。保管他的对手发完二十一次球，就狼狈地败下阵去。阿普尔比的乒乓球球艺是传奇式的。他打一回赢一回，从来没有失败过。后来一天晚上，奥尔喝完杜松子酒和威士忌，醉醺醺地来和阿普尔比打乒乓球。他一连发了五个球，都被阿普尔比打回去了，于是他挥起球拍，砸向了阿普尔比的脑门子。奥尔扔掉球拍，一下子跳到乒乓桌上，从桌子另一头象跳远那样跳下去，两脚正踩在阿普尔比的脸上。乒乓室里顿时一片混乱。阿普尔比将近花了一分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才从奥尔的拳打脚踢下挣脱出来，摸索着站起身，一手抓住奥尔衬衫的前胸，这不等他直起身子，一手握成拳头，抽了回去，正要狠命地揍他。就在这时，尤索林走上前去，从他身旁救走了奥尔。那对阿普尔比来说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夜晚。他的身材像尤索林一样魁梧，体格和他一样结实。他使足气力张开手臂照准尤索林就是一拳。这使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非常高兴，他转过身去在穆达士上校的鼻子上也打了一拳。这下使得德里德尔将军兴奋异常，急忙命令卡思卡特上校把随军牧师赶出军官俱乐部，还吩咐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搬到丹尼卡医生的帐篷里去住，这样整天他都可以有医生照应，可以确保身体健康，要是德里德尔将军要他再揍穆达士上校的鼻子时，就可以再做一回。这种时候，德里德尔将军把穆达士上校和护士特地从联队司令部带来，就为了使他女婿的鼻子再挨上一顿揍。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自己倒希望仍然住在从前与弗卢姆上尉一块使用的活动屋子。弗卢姆上尉沉默寡言，心神恍惚，他是中队的新闻发布官，每天都用大半个晚上冲洗白天拍摄的照片，预备和他的新闻稿一起发了出去。他每晚尽可能地呆在工作暗室，然后在自己的帆布床上躺下，交叉起两手手指，还用一只免脚裹住脖子，尽力睁着眼睛而不睡去。弗卢姆上尉和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住在一起，觉得非常害怕。他老是担心，哪天晚上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会轻手轻脚走到他床前，趁他睡着时用刀切断他的喉咙。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使他产生这种忧虑。有天晚上，弗卢姆上尉打瞌睡的时候，他当真轻手轻脚走到他的床前，咬牙切齿地威胁说：总有一天夜里，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要趁他，弗卢姆上尉熟睡的时候，一刀切断他的喉咙。弗卢姆上尉吓得浑身冰冷，眼孔放大，呆呆地注视着那双离他只有几英寸远的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闪闪发光的醉眼。

“为什么要切断我的喉咙？”弗卢姆上尉终于艰难地用嘶哑的

声音问了一句。

为什么不切断你的喉咙呢？怀特·哈尔福德回答。

自此以后，弗卢姆上尉每天晚上都竭尽全力不让自己睡着。亨格利·乔的恶梦确实给他许多帮助。一夜夜，他全神贯注地听着亨格利·乔的狂叫渐生怨恨，渴望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有天晚上蹑手蹑脚走到他的床前，一刀切断他的喉咙。事实上，多数晚上弗卢姆上尉都睡得象死人一样，只是在梦里觉得自己没有睡着。这种梦境那么真实，因此他早晨从梦中醒来后总是感到疲惫不堪，立刻又睡着了。自从弗卢姆上尉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以后，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几乎喜欢起他了。弗卢姆上尉那天晚上上床时还是个活泼愉快的外向性格的人，第二天早晨起床时，他却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内向的人了。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得意洋洋地把这个新的弗卢姆上尉看作是自己的创作。他并不真正想切开弗卢姆上尉喉咙，他这样恐吓，就跟他说要死于肺炎、要揍穆达士上校的鼻子、要丹尼卡医生和他进行印第安式摔跤等等一样，只是说说而已。他每天晚上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走进帐篷时，心里想要做的就是立刻睡觉，可是他常被亨格利·乔弄得无法入睡。亨格利·乔在恶梦中尖声大叫，弄得他神经高度紧张，所以他经常希望有人蹑手蹑脚走进亨格利·乔的帐篷，从赫普尔脸上取下那只猫，然后一刀切断他的喉咙，使除弗卢姆上尉以外的全体官兵，夜里都能睡一个好觉，虽然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不断揍穆达士上校的鼻子取悦德里德尔将军。他却仍然被当作外人。人们也把中队长梅杰少校当作外人。从卡思卡特上校嘴里梅杰少校得知自己成为中队长时，也得知德里德尔将军把他当作外人了。杜鲁斯少校在佩鲁贾上空战死后的第二天，卡思卡特上校乘着他那辆发动机功率特大的吉普车快速驶进了中队营地。吉普车离分隔开它和那片倾斜的篮球场边那条铁路堑沟只有几英寸时，卡思卡特上校才紧急刹车。梅杰少校和那些与他一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打球的人本来几乎已经交上了朋友。可是卡思卡特上校一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对梅杰少校拳打脚踢，推推搡搡，乱扔石子，终于把他逐出了篮球场。

“现在新任的中队长是你啦，”卡思卡特上校隔着堑沟朝他大喊大叫。“但别以为这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现在不过是新任的中队长罢了。”

卡思卡特上校象来的时候一样，又轰鸣着离开了。他一下将车头掉转，没命地飞转车轮，把地上的细沙扬了起来，扬了梅杰少校一脸。梅杰少校不知如何是好。他身材瘦长，目瞪口呆、默默无语地站在球场上，纤细的手里捧着一只破篮球。卡思卡特上校如此突然地布下的仇恨种子，在他四周这些兄弟们的心里生下了根。在这以前，这些兄弟一直和他打篮球，差点儿让他跟他们交上了朋友，就象有谁以前让他做的那样。梅杰少校两眼失神，眼白变大，有点朦胧。他满怀渴望，嘴唇瑟瑟发抖，想要说话，却又说不出来，一种熟悉的、无法穿透的寂寞象令人窒息的烟雾一样漂来，袭满了他的心房。

卡思卡特上校与丹比少校以外的大队司令部其他军官一样，也富于民主精神：他相信人天生是平等的，因此他用同样的热忱把不在大队司令部工作的全体部下抛开了。不过，他终究还是信任自己的部下的。正如他经常在简令下达室对他们说的那样，他相信其他任何部队都不如他们强，至少能多飞十次任务。卡思卡特上校还认为，凡是缺乏他对部下这种信心的人，都应该离开。然而，正如尤索林乘飞机去看前一等兵温特格林时所打听到的那样，他们可以离开的惟一办法，就是飞完那十次额外的任务。

“我还是不明白，”尤索林生气地说，“丹尼卡医生到底说得对吗？”

“他说我们要飞行多少次？”

“四十次。”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丹尼卡说的没问题，”前一等兵温特格林说。“在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你只要飞四十次就可以了。”

听到这个消息尤索林非常愉快。“既然这样，那么我可以回国了，是吗？我已经飞了四十八次。”

“不可以，你不能回国，”前一等兵温特格林纠正他说。“你不会是疯了吧？”

“为什么我不能回国呢？”

“因为有第二十二条军规呀。”

“第二十二条军规？”尤索林非常吃惊。“第二十二条军规与这究竟有何关系呢？”

“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尤索林被亨格利·乔用飞机送回皮亚诺岛后，丹尼卡医生耐心地回答他说，“你在任何时候都要无条件地执行司令官要你做的事情。”

“然而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说，飞满四十次我就可以回国。”

“但是他们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回国。而军规却说，你一定得服从命令，这里就是一个陷阱。即使上校违反了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的命令，在你飞满规定的次数后还让你飞行，你还是必须去飞嘛，要不然，你就犯下了违抗上校命令的罪行。那样一来，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就会真的治你的罪了。”

尤索林非常沮丧以致于很绝望。“这样说来我真得飞五十次了对吗？”他失望地问。

丹尼卡医生纠正他说：“五十五次。”

“为什么是五十五次呢？”

“现在上校要求大家飞五十五次了。”

亨格利·乔听了丹尼卡医生的话，心情无比舒畅地松了一口气，突然张开嘴笑了。尤索林一把抓住亨格利·乔的脖子，非要他立即驾驶飞机跟他一起再上前一等兵温特格林的那儿去。

“如果我拒绝飞五十五次，”他悄声问道，“我会被他们怎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样呢？”

前一等兵温特格林回答：“我们可能会枪毙你。”

“我们？”尤索林惊奇地大声问。“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你开始站到他们那边去了？”

“假如你将被枪毙，你希望我站在谁的一边呢？”前一等兵温特格林驳斥他说。

听了这话尤索林吓得后退一步。他又受到卡思卡特上校的抬举。

### 第七章 麦克沃特

麦克沃特通常担任尤索林飞机的驾驶员。每天早晨麦克沃特总穿着干净的大红睡衣，在帐篷外边剃须修面。尤索林周围难以捉摸，没法理解的怪人之中，就有麦克沃特，他也许还是所有战斗人员中最神经兮兮的一个，因为他的精神完全正常，可是却不惧怕战争。他年纪很轻，面带笑容，矮脚宽肩，嘴里老是哼着轻松的电影小调，跟亨格利·乔玩打二十一点扑克时，把牌总摔得噼啪直响。亨格利·乔被麦克沃特这副打牌的劲头弄得走投无路，就骂骂咧咧地让他不要那么凶地摔牌。

“你这野种，存心惹我生气，”亨格利·乔总破口大骂，尤索林这时总是伸手拉拉他，叫他平静下来。“他之所以这样摔牌，因为他就是喜欢把我气得直叫唤——你这野种。”

麦克沃特微微皱了一下长得端正的、但有些雀斑的鼻子表示歉意，并且发誓以后绝不这样了，可是事后总又忘得干干净净。他穿着羊毛制的室内拖鞋和红色睡衣，盖着刚熨过的印花被单。这种被单和迈洛从那个爱吃甜食、嬉皮笑脸的小偷那儿取回来的半条样子差不多，不过被单并不是迈洛用他从尤索林那里借去的核枣子换回的。麦克沃特对迈洛印象很深，因为迈洛使伙食团里的斯奈克下士感到有趣，七分钱一个买进的鸡蛋被五分钱一个卖出去。不过麦克活特对迈洛的印象，还不如迈洛对尤索林从丹尼卡医生那儿弄来的那张肝病证明深刻。

“这是什么？”迈洛叫喊起来，非常吃惊，原来他发现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皱纹纸盒，里面装满一包包干果、一罐罐果汁和各色甜点心，两名意大利工人正要把这些东西搬到尤索林的帐篷里去。德·科弗利少校把两名意大利工人诱骗到厨房里。

“这位就是尤索林上尉，中尉，”斯奈克下士傲慢地假笑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斯奈克下士是个鬼点子很多的势利小人，自以为比所有的人都先知先觉二十年，而且一点也不喜欢烹调。“他有丹尼卡医生的证明，他可以领取任何水果和果汁。”

“这是为什么？”尤索林嚷起来，这时迈洛脸色发白，身子也摇晃起来了。

“上尉，这位是迈洛·明德宾德中尉，”斯奈克下士讽刺地眨着眼睛说，“是我们新来的一位飞行员。这次你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他成了食堂管理员。”

那天晚上，迈洛把那半幅被单递给麦克沃特的时候，麦克沃特喊了起来，“这是什么？”

“这是今天下午从你们帐篷里偷走的半幅被单，”迈洛的赭色小胡子很快地抖动着，非常高兴而又得意洋洋地解释说：“我敢打赌，你们甚至不知道被单被偷走了。”

尤索林问：“偷半幅被单有什么作用呢？”

迈洛有些惊慌，他抗议说：“你不明白。”

说实话，尤索林还清楚，为什么迈洛拚命要从丹尼卡医生那里买这么一张证明，因为这张证明说得十分简洁：“把尤索林需要的干果和果汁统统都给他，”丹尼卡医生这样写着，“他说自己患有肝病。”

“这样的一张证明，”迈洛嚷嚷道，非常沮丧，“能随便毁了哪一位食堂管理员。”迈洛到尤索林的帐篷里来，就是为了再看上一遍这张证明，他跟在那一大盒拿走的食物后面，象个送葬的人似的走过中队营地。“你要多少，我就必须给你多少，嗨，证明上甚至没有说你必须一个人独吃。”

“证明上没说我必须一个人独吃，这可是件好事，”尤索林告诉他，“因为我根本就不吃这种东西，我的肝不好。”

“唉呀，我都忘啦，”迈洛表情谦恭地低声说道，“情况很糟糕吗？”

“相当坏，”尤索林愉快地回答。

“是这样，”迈洛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情况不能比这更好了——”

“我越来越糊涂了。”

“——再好就会更糟啦，你懂了吗？”

“是啊，我现在懂了，可我还是不太懂真正的意思。”

“行啦，不要为这件事伤脑筋啦。我自己来伤脑筋吧。你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肝病，仅仅有点症状罢了，是加涅特——弗列施阿克的并发症状。”

“我懂啦，”迈洛说，“那么加涅特—弗列施阿克并发症又是什么呢？”

“就是肝病。”

“懂了，”迈洛说，一面有气无力地用手指把两道黑眉毛捏到一起，表现出一副伤痛的样子，象是在熬过一阵疼痛不适感觉似的，“要是那样的话，”他最后接着说：

“那么你吃东西一定要十分小心啊！”

“是要十分小心，”尤索林告诉他。“这个并发症很不容易得到，我可不想失去自己的这个并发症，所以无论什么水果我都不吃。”

“现在我可真懂了，”迈洛说，“水果有害你的肝脏，是吧？”

“不是，它们对我的肝脏有好处，正因为这样我才绝对不吃。”

“那么，你要水果干什么？”迈洛给弄得越来越糊涂了，吞吞吐吐老半天才说出这句话：“你打算卖了这些水果吗？”

“我送掉它们。”

“送给谁？”迈洛愕然地叫起来，声音异样。

尤索林也冲着迈洛叫了起来：“谁需要就送给谁。”

迈洛悲伤地长叹了一口气，摇摇晃晃地退了几步，汗珠挂满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苍白的脸庞。他心不在焉地摸摸那倒霉的小胡子，全身发抖。

尤索林接着说：“我送了不少给邓巴。”

迈洛迟钝地重复了一遍。“给邓巴？”

“对，邓巴要吃多少水果，就可以吃多少。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纸盒被我放在露天地方，大家谁都可以随便来吃。阿费到这里拿点梅干，因为他说他总吃不够食堂里的梅干。有空的时候你也可以关照一下，阿费老在这儿转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不论什么时候盒子只要空了，我就让斯奈克下士把里面再装满。奈特雷每次上罗马，总要带上充足的水果我对此毫不感兴趣，对他也很反感。她还有个妹妹，任何时候都不让她姐姐跟奈特雷两人单独一块儿呆在床上。他们与一对老年男女和一群别的姑娘合住在这一幢公寓里。那群姑娘全有着挺好看的胖乎乎的大腿，总爱挑逗人。奈特雷每次去，都要带给她们一整盒水果。”

“卖给她们是吗？”

“不是，送给她们。”

迈洛眉头一皱。“嗯，我看奈特雷真是慷慨大方，”迈洛冷冷地说。

尤索林赞同地说：“对啦，是很大方。”

“并且我敢断定，这并不违法，”迈洛说，“因为你从我手里弄来以后，你就拥有这些吃的东西了。我想她们活得那样艰苦，能够得到水果，一定非常快乐。”

“是的，非常快乐，”尤索林同意他的看法，“水果统统被两位姑娘拿到黑市上去卖了，用卖来的钱去买装饰用的假珠宝和便宜的香水。”

迈洛快活起来了。“装饰用的假珠宝，”他叫道。“这我可不知道，她们买廉价香水要花费多少？”

“那个老头儿为买纯威士忌酒和下流画片。把自己的一份全部卖了，他是个色鬼。”

“色鬼？”

“你一定感到很吃惊吧。”

迈洛问：“罗马也有一个做下流画片买卖的市场吗？”

“说起来你会吓得跳起来。就拿阿费来说吧，你认识他，但你从来不怀疑他，是吗？”

“你是说他也是个色鬼吗？”

“不是。他是个领航员。你认识阿德瓦克上尉，对吗？他是个好人，他在你到中队的第一天就来跟你说，‘我叫德瓦克，我的任务是领航。’他叼了个烟斗，好象还问你在哪个大学上过学，你认识他吗？”

迈洛根本就不在乎。“让我也来加入，咱们合伙干吧，”他忽然提出请求。

尤索林拒绝了，尽管他并不怀疑，只要凭丹尼卡医生的证明，就可以随便拿食堂里的水果。这样就会有成卡车的水果，他们愿意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迈洛听了十分泄气，不过打那以后什么话都对尤索林讲，只有一件事是例外。他十分精明地悟出，一个人假如不盗窃自己心爱的国家财产，也就不会去盗窃任何东西。迈洛对尤索林不保守任何秘密，但是却没有告诉他小山上一些山洞的地点，自从迈洛打土麦拿回来以后，他就开始把一飞机无花果运向那些山洞里藏钱。他还从尤索林那儿了解到，有个罪犯调查部的人来到了医院里。从前，迈洛是个容易受骗上当的人，所以毛遂自荐当上了食堂管理员。现在，他却觉得这个职位是一个极大的信任。

“我以前不清楚我们这里梅干供应不足，”第一天他承认。“这也许是因为我经验不足，这个问题我会向总厨师提出。”

尤索林用锋利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什么总厨师？”他盘问他，“他是谁？”

“就是斯奈克下士，”迈洛解释说，因感到歉疚眼睛不敢和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索林对视。“他是我惟一的厨师，所以他事实上是总厨师，尽管我想调他去管杂务。我认为。斯奈克下士未免太想干出点成绩来了。他以为在食堂里做事不过是拿个样子，一直在埋怨无法展现才华。其实并没有人非要他这么干不可！顺便问一声，他可知道他是怎么会降为一个普通士兵的？他至今才不过是个下士。”

尤索林说：“我清楚，他在中队里放过毒。”

迈洛的脸又苍白了，“你说他做过什么？”

“他把几百块捣得粉碎的军用肥皂。搀和在地瓜里，就是为了证明大家的口味都极差，分不清好坏。中队里每个人都病了。因此而取消了战斗任务。”

“哎哟！”迈洛大叫了起来，勉强地表示了一下非难，“那么他就应该知道自己犯大错了，对吗？”

“恰好相反，”尤索林纠正了迈洛的看法，“他还以为自己做得非常正确。成盘的瓜被我们拿走，还嫌不够，吵着向他要，我们全知道自己病了，可一点也想不到是被人下了毒。”

迈洛吃惊地倒吸了两只气，就象一只毛茸茸的棕色野兔一样，“既然如此我一定得调他去管理杂务。我不能在我的任内让这类事情发生，你要知道，”他热切真诚地说，“我希望这个中队的人能吃上世界最好的伙食。而这需要不断的努力，对吗？要是一位食堂管理员不把目标定得这么高，我认为这个职务他就无权担任，你同意吗？”

尤索林身子慢慢转过来，盯着迈洛，非常疑惑。他看见迈洛那张纯真善良的面孔，这张面孔是不可能干出阴险的事情或施展出阴谋诡计来的。这是一张忠厚坦白的面孔，长着一对斜视的大眼睛，眉毛黑黑，一头赭色的头发和一把倒霉的红褐色胡子；他的鼻子又尖又长，往右歪斜，同整个人站的方向老是相反，湿湿的鼻孔，老在抽鼻子。那种神情铁面无私，显出他肯定不会违反自己的道德准则办事，就象他不可能变成一只令人讨厌的癞蛤蟆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一样。其中的一条道德准则就是：只要生意还能维持，再高的要价也不算是犯罪。他能够突然之间变得义愤填膺，而当他知道有个罪犯调查部人员正在这一带找他时，他异常愤怒。

尤索林让他不要生气：“他不是找你。他找的是在医院里住的一个人，那个人一直检查信件时签上华盛顿·欧文的名字。”

迈洛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信件上签过华盛顿·欧文的名字。”

“肯定不会啦。”

“这是设计的阴谋，只是想让我承认我一直从黑市上弄钱。”迈洛使劲扯了扯他那把颜色暗淡乱蓬蓬的大胡子。“这样的家伙我不喜欢。总是爱打听我们这种人的事情。如果政府想做点有益的事情，它为什么不去盯住前一等兵温特格林呢？这人一向不遵守规章制度，老是使我下不来台。”

迈洛生得很倒霉相的八字胡，两撇左右一点儿也不对称，就象他那对斜视的眼睛一样，这对眼睛不能在同一时间看同一样东西。大多数人都没有他看到的東西多，可是没有一件他能看得很清楚的。对罪犯调查部那位成员的消息，总是使他很紧张，但从尤索林那里听到卡思卡特上校已经把战斗任务增加到五十五次时，心情却异常平静。

“仗我们还是要打的嘛，”他说“怨恨规定我们飞行的次数有什么用？上校要我们飞行五十五次，我们就必须飞行五十五次。”

尤索林发誓说：“唔，我可不需要飞那么多次。我要去见见梅杰少校。”

“这是不可以的，无论是谁，梅杰少校都不想见。”

“那么我就重新住到医院里。”

迈洛责怪地说：“你离开医院还不到十天。总不能有一点不称心的事，你就往医院跑。这样不可以的，我们的职责是飞完规定的次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迈洛这个人非常僵化呆板，他甚至于在麦克沃特的被单被窃的那天都不愿意向食堂借用一袋去核枣子，因为食堂的食品全部归政府所有。

“但是我可以从你这儿借，”他向尤索林解释，“因为你凭丹尼卡医生的证明从我手里弄到了水果以后，这批水果就全归你了。如何处理是你自己的事情，甚至白白送人，高价出卖也随便你。难道你不想和我合伙做吗？”

“我不做。”

迈洛没有办法。“那么，就借给我一袋去核枣子吧，”他请求说。“我发誓我会还你的。归还时我还另外给你东西。”

迈洛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来到尤索林这里，不仅归还一袋没打开的枣子，还把四分之一条麦克沃特的黄色被单也交给了尤索林，而且还带来一个满脸笑嘻嘻、爱吃甜食的小偷。就是他偷走了被单。如今这块被单属于尤索林了。是在他打盹的时候得到这块被单的，尽管他并不知道是怎么来的。麦克沃特也搞不明白。

麦克沃特叫起来：“这是什么？”他异常迷惑地望着撕下来的半条被单。

“这半条被单是今天早晨从你的帐篷里偷出来的，”迈洛解释说。“我敢肯定，被单给偷了，对此你一无所知。”

尤索林问：“偷半条被单做什么用呢？”

迈洛心里有些惊慌。“你不清楚，”他说。“那个人偷的是整条被单，是我用你投资的那袋去核枣子换回来的。这就是四分之一的被单归你所有的原因。你的投资赚了许多，特别因为你已经把比从前给我的每个去核枣儿都收回来了。”迈洛然后又对麦克沃特说。“因为原先整条被单都是你的，所以那剩下的半条归你，不过我不清楚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假如不是尤索林上尉和我帮你处理，你半条毛毯都不会有了。”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我并没有抱怨？”麦克沃特喊道，“我只想计算一下，我能拿这半条被单干什么。”

“我们可以用半条被单做许多事情，”迈洛向他保证说。“我给自己也留下了四分之一，作为我用心经营、专心工作和积极主动的报酬。你要清楚那也不完全为我自己，是为了联营机构。你看，这就是用半条被单可以做的一件事。你可以把它留在联营机构里，看着它增值。”

“什么联营机构？”

“有一天我要成立的一个联营机构，那样你们大伙就可以得到好食品。”

“你要组织联营机构吗？”

“是的，不过我要组织的是一个市场。市场，你明白吗？”

“是买东西的地方，对吗？”

迈洛更正说：“也卖东西。”

“也卖东西。”他机械地重复道。

“我一生中都想建立一个市场。有个市场，就能办许多事情。无论怎样，市场总要有。”

“你想要建个市场？”

“每个人都有一股。”

尤索林仍旧搞不明白，因为这是生意经，他总搞不懂生意上的许多问题。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迈洛有点厌烦，而且生气了，他突然伸出拇指，指了指挨在身边的那个爱吃甜食而且一直张嘴笑着的小偷。“我知道他更喜欢去核枣子。因为他对英语一点也不懂，我就在办理这笔交易时从头到尾都说英语。”

“你为什么不在他脑袋上敲一下，夺过被单呢？”尤索林问。

迈洛严肃地摇摇头抿紧了嘴唇。“那样做，就太不公平了，”他用一种果断的责怪的语气说，“暴力是错误的，两个错误加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起决不会变得正确起来。我要采用高明的办法。他也许以为我是准备跟他做交易。”

“那么你当时在干什么呢？”

“事实上，我是在跟他做买卖，可是由于他对英语一窍不通，我可以不承认。”

“如果他生气了，一定要枣子，那又如何是好？”

“这容易，我们只要在脑袋上给他一上，把去核枣子拿走就得啦，”迈洛坚决地回答。他一会看看尤索林，一会看看麦克沃特，眼睛在他们之间扫来扫去。“我真弄不明白，大家有什么可以怨恨的，我们的生活都比以前好多了。除了这个小偷，大家都活得很好。再说，也犯不着为他伤这份脑筋，因为他都不会讲我们的语言，无论有何下场都是活该。你懂了吧？”

但是尤索林还是，迈洛怎么能在马耳他七分一个买进鸡蛋，在皮亚诺扎岛又五分一个卖出，还能够获得利润。

### 第八章 少尉谢司科普

克莱文杰也搞不清楚迈洛是怎样做到的。按说克莱文杰是无所不晓的。他知道一切有关这场战争的事，只是弄不清楚为什么尤索林只有死路一条而斯奈克下士却可以活下去，或者斯奈克下士为什么只有死路一条而尤索林却可以活下去。这是一场肮脏可恶的战争，没有这场战争，尤索林是可以活下去的——也许还会长生不老。只有少数同胞为打赢这场战争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尤索林可不愿意成为这少数人中的一个。是死还是活，这是一个问题。为了想回答这个问题，克莱文杰越来越感到灰心丧气。历史需要尤索林死得早。如果他寿终正寝，正义仍然可以得到伸张。人类的进步并不取决于尤索林死得早晚，战争的胜负也并不取决于这一点。人总有一死，这是必然的事，不过哪些人死，这是偶然的事。尤索林决不情愿做偶然性的牺牲品。然而这是战争。由他看来，这场战争惟一可取的地方是，战争死去不少人，这让父母的坏影响不会带给孩子。

那么多事情克莱文杰都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心跳厉害、苍白血色的天才人物。这个瘦高个子的人头脑发呆，两眼无神，然而却有一股狂热的拼命劲。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几乎每一门功课都成绩优良而得奖，那其他几门没有得奖的惟一原因是，他实在太忙了。他要在请愿书上签名，把请愿书传给别人，对某些请愿书还要表示异议，他经常这会儿去参加小组讨论，过后又退出讨论小组；他既要参加青年代表大会，又要为几个青年代表大会当纠察，而且还要组织学生委员会，替被开除的教员辩护。大家一致认为克莱文杰一定在学术界大有作为。一句话，克莱文杰是那种绝顶聪明而又呆头呆脑的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只有那些不会感觉到这一点的人不清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总之，克莱文杰是个傻子。尤索林常常感觉，他就象在现代博物馆附近闲荡的那些人们，两只眼睛长在一半脸上。当然，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克莱文杰喜欢目不转睛地单看问题的一面，不去追究问题的另一面。在政治上，克莱文杰是一个确实能够分辨左派和右派的博爱主义者，他身陷其中，感觉很不自然。他经常在右翼对头面前替自己的共产党朋友辩护，在共产党对头面前替自己的右翼朋友辩护，这两种人都很厌恶他，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为他辩护，因为两者都认为他是傻瓜。

他是认真、严肃而又坦诚的傻瓜。如果你和他一起看一场电影，散场后他一定会抓住你不放，要你和他讨论美学上的移情作用，讨论亚里士多德、全称命题、广告词句讨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物质第一的世界里所应尽的义务。他邀去看戏的姑娘，一定要等到第一幕结束以后才能从他嘴里问出他们看的究竟是好看还是不好看，不过她们这时一问便立刻就会知道了。克莱文杰还是个富有战斗精神的空想家，他厌恶种族偏见的现象以晕倒来表示他的反对。他熟悉文学，然而不知如何欣赏它。

尤索林曾经企图开导他。“别傻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的一所军官学校里他们受训时，尤索林曾这样开导过他。

“我要去同他说，”他总是这样冥顽不化。他们，当时两人高高地坐在检阅台上，望着在下面辅助阅兵场上的谢司科普夫少尉，他正愤怒地走来走去，象个没有胡须的李尔王那样。

谢司科普夫少尉哀嚎着。“为什么偏偏挨到我头上？”

“别作声，傻瓜，”尤索林象长辈似地开导着克莱文杰。

“你不明白自己在瞎说些什么，”克莱文杰厌恶地说。

“我懂得，所以我才不作声，傻瓜。”

谢司科普夫少尉搔着头咬牙切齿。由于痛苦，他那橡胶般的面颊抖动着。令他烦恼的问题是，有一中队的空军学生情绪低沉，在每个星期日下午举行的检阅中，总是步伐混乱，精神松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懈。他们情绪低沉，因为他们不愿意每个星期日下午都出队操练，不因为他们不能自己选出军官，而必须由谢司科普夫少尉任命。

“我希望别人能为我指出，”谢司科普夫少尉恳切地请求全体学生。“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希望别人能指出来。”

“他希望人家给他指出来，”克莱文杰说。

尤索林回答说：“他是希望大家全不作声，傻瓜。”

克莱文杰争辩说：“你难道没有听见他说的话吗？”

“听见了，”尤索林回答。“我非常清楚地听见他大声说，他希望我们大家全默不作声，如果大家知道这对咱们有利的話。”

谢司科普夫少尉信誓旦旦地说：“我决不惩罚你们。”

克莱文杰说：“他说他不会罚我。”

“他会割掉你的睾丸，”尤索林说。

“我郑重保证决不处罚你们，”谢司科普夫少尉说。“我还将非常感激实话实说的人。”

“他会恨你的，”尤索林说。“他会一直到死都恨你。”

谢司科普夫少尉是预备军官训练队的毕业生。爆发大战使他非常高兴，因为战争使得他有机会可以天天都穿军官服。他可以用响亮、威严的嗓音冲着一群群小伙子喊一声：“兄弟们！”在这些小伙子开赴战场去送死的途中，每隔八周就有一批落到他的手里。谢司科普夫少尉是雄心勃勃、一本正经的军官。他总是严肃认真地履行自己的任务，只有当圣安娜陆军航空基地上一个与他争风夺势的军官生了慢性病时，他才会露出一丝微笑。谢司科普夫少尉眼睛不好，而且有癆管病，这使他觉得战争特别刺激，因为他根本体验不到去海外作战的危险。谢司科普夫少尉最好的东西就是他的那个小太太，而他太太最最好的方面就是有一个名叫多丽·达丝的女朋友。多丽·达丝一有机会就乱搞男女关系。她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套妇女队的制服，每到周末谢司科普夫太太就穿上这套制服，而每到周末她丈夫中队里的任命一个学生要跟她乱搞时，她就为他把这套制服脱下来。

多丽·达丝是个金色头发蓝色眼睛，淫浪风骚的少女。她最喜欢在工具棚、公用电话间、更衣室和公共汽车候车亭里跟别人乱来。她什么事情都尝试过，她更愿意尝试任何事情。她这时候，才十九岁，身材苗条，行为放荡，不知羞耻。她使许多男人全失去了自尊心，使他们到早晨就痛恨起自己来，因为在她面前自己露了真相，受她利用，被她抛弃。尤索林却很喜欢她。她是一个美妙的女人，认为尤索林也不过就是这样。多丽·达丝只让尤索林接触过她一次，尤索林感到她浑身上下的肌肤都富有弹性，他非常喜欢这个。尤索林太爱多丽·达丝了，所以总禁不住每星期要热乎乎地扑到谢司科普夫太太的身上，就象谢司科普夫少尉报复克莱文杰一样来报复他。

谢司科普夫少尉的太太也在报复他，因为他做过一桩坏事，但他的太太已经不记得。谢司科普夫少尉的太太是个浑身滚圆、胖乎乎，面色红润，动作拖沓的女人。她喜欢好书，而且经常劝尤索林要多读书，不要象小市民那样。她手边总有一本好书，就连她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除了尤索林和多丽·达丝的身份牌什么也没有时，她手边也还放着一本好书。尤索林极其不喜欢这个，可是他还是迷恋上了她。谢司科普夫少尉的夫人毕业于沃顿商业学校，是该校数学专业的一个笨学生，连28个数都数不好，而且老是这样。

她每个月都对尤索林这么说：“亲爱的，我们再来生个孩子吧。”

他总是这么回答：“你疯了。”

“我并不是开玩笑，小宝贝，”她坚持说。

“我也不是开玩笑的。”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亲爱的，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吧，”她经常对她丈夫说。

“我没有那种时间，”谢司科普夫少尉总是暴躁地嘟囔说。

“你真不知道阅兵很重要吗？”

谢司科普夫少尉所关心的就是使自己的中队在检阅中取胜，同时又十分希望把克莱文杰送上军事法庭，控告他阴谋打倒他任命的军官。克莱文杰是个捣乱分子，同时又是个聪明的家伙。谢司科普夫少尉明白，如果不提防他，这家伙可能会惹出更多的麻烦来。他昨天想把学生军官赶下台，说不定明天就想推翻整个世界。克莱文杰是个有才能的人。谢司科普夫少尉感觉到有才智的人往往会变得太精明。这种人非常可怕，连那些靠了克莱文杰帮忙刚上台的学生军官也想站出来证明他有罪。显而易见，如果有一条罪状让克莱文杰受审就好了。

不能把罪状和检阅混在一块，因为克莱文杰对待检阅的态度几乎和谢司科普夫少尉自己一样严肃认真。每个星期日下午，学生们很早就出来参加检阅。他们摸索着在营房外面排成十二人一排的队伍，然后蹒跚着走向大阅兵场各自的位置，因为酒醉未醒，所以他们不住地咕咕哝哝。他们和其他六七十个中队的空军学生一起在酷暑中站上一二小时，直到不少站着的人支撑不住晕倒在地，操练方告结束。在练兵场边上，站着一组组经过严格训练的带着步话机的担架兵，还停有一排救护车，观察员站在车顶手拿望远镜。一个记分员负责记录比分。一位精通会计学的军医，监督这一阶段全部比赛。每分钟脉搏跳多少次可以作为晕厥论，都要由他说了算数，他也负责核对记分员记下的比分。等许多不省人事的学生被送上救护车后，军医才向乐队指挥做上一个手势，示意他让乐队奏乐，结束操练。所有的中队一个接一个走向检阅台，绕检阅台转了个大弯，最后走下阅兵场，回营房去了。

一个蓄着两大撇胡须的趾高气扬的上校和另外一些军官坐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检阅台上他们给参加检阅的每个中队打分数。各联队名列第一的中队都获得一面挂在上旗杆的黄色三角旗，这东西毫无价值。基地上名列第一的中队则会得到一面红色三角旗，旗杆更长一点，这更没有价值，因为旗杆越长就越重，拖来拖去更是累赘，在下星期日其他中队把它夺走之前他们要受上整整一星期的罪。尤索林认为把三角旗作为奖品是非常荒谬的事，既没有钞票。也没有班级特权。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奖章和网球比赛的奖品一样，这些三角旗所表示的只是，获奖者比任何人都出色地干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检阅本身也是非常荒谬的。尤索林讨厌检阅。检阅太军事化了。他一听到检阅就觉得头疼，一看到检阅就感到心烦，检阅的队伍被挡在半路上也是叫人不快的。他厌恶人家逼着他参加检阅。当个空军学生已经够不幸的了，下午还要象步兵一样每个星期日在毒辣的太阳底下接受检阅。当个空军学生是够不幸的，因为现在看来十分明白，在他训练结束之前战争不会就过去。尤索林原来以为训练还没结束，大战就会结束，他这才自愿到军校来接受训练。作为一名具备空军学生条件的军人，他可以等候许许多多星期才会被分派到某个班去，再等候上许许多多星期才能成为一名轰炸手或者领航员，又过上许许多多星期的作战训练，他才会被训练去接受海外作战。当时，似乎很难想象战争会拖上这么久，因为他听人家说过，上帝是站在他这一边的，而且他还听人家说，上帝没有办不到的事。然而训练期就要满了，可战争还没有结束。

在检阅中获得第一名是谢司科普夫最热切的期望，他思索了大半个晚上，不去睡觉，而他太太则躺在床上妖娆地等着他，一面翻阅着克拉夫特—埃平著作中她最爱读的章节。谢司科普夫少尉看一些有关检阅的书籍。他把一盒盒巧克力做的糖兵当作模型，不停地弄来弄去，直到这些糖兵融化在他手里。然后，他就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把一套塑料牧童排成十二个一列的队伍，对他们操练。这套玩具是他用假名字从一家函购商店买来的，白天他把它隐藏起来，以防人家看见。伦纳多的解剖学习题竟然也是必备。有天晚上，他感到有必要使用活模型，于是他指挥着太太在房间里操作。

她满怀希望地问：“光着身子走吗？”

谢司科普夫少尉特别气愤，啪的一声用两手捂住眼睛。他老婆只知道自己的淫荡的欲望，看不到高尚的人为实现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而展开的英勇伟大斗争。与这样的女人结合是他一生中最懊恼的事。

“你为什么老不抽打我？”一天晚上她撅着嘴问他。

“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时间，”他不耐烦地冲着她厉声说。“我没有那样的闲工夫。你难道不知道在进行检阅吗？”

他的确没有那样的时间。现在已经是星期了，一周只剩下七天去准备下一次的检阅。他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的。在比赛中谢司科普夫的中队接连三次得了最后一名，使得他很是狼狈。他考虑着各种各样的改进办法，甚至考虑把每列的十二个人钉在一根长长的二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栎木桁上，这样他们就能整齐行进了。可是这个办法的确无法实现，如果照此办理，就得在每个人后腰插入镍合金做的旋转轴承，否则他们就无法作九十度的转弯。而且军需主任能否供应他那么多镍合金旋转轴承，医院里的外科医生是否肯合作，谢司科普夫对此却无太大把握。

谢采纳了克莱文杰的建议，让学生们自己选举自己的军官。他的中队下一周就夺得了黄三角旗。对这次意想不到的胜利谢司科普夫少尉惊喜万分，以致他老婆来拖他上床表示庆祝时，他竟挥起旗杆，使劲在她头上啪的打了一下。他老婆是想和他一起表示一下对西方文明世界中产阶级下层人士性习俗的轻蔑的。他的中队第三个星期夺到了红三角旗，谢司科普夫少尉真是狂喜。他的中队再下一个星期创造了历史性的纪录，一连两周都夺得了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三角旗！谢司科普夫少尉现在确信自己有能力一鸣惊人了。他经过深入的研究发现，行进者的双手不应该象当时流行的那样自由摆动，而应该与大腿正中保持不超过三英寸的摆距，这也就等于说，进行者基本上应该双手禁止不动。

谢司科普夫少尉的准备工作做得细致周密而且不为人所知。他中队里的全体学生都发誓保守秘密，在夜深人静时到辅助练兵场上演习。他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行进，盲目地相互乱撞但他们并不慌张，继续练习双手不挥动行进。最初谢司科普夫少尉曾想请一位在金属片商店工作的朋友把镍合金做的钉子钉进每个学生的股骨，用几根刚好三英寸长的铜丝把钉子和手腕连接起来，但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时间一直不够——再说，在战时也很难弄到优质铜丝。他还想到学生们手脚被缚，在行进前举行的难忘的、令人昏厥的仪式上就不能以恰当的姿势倒下去，而不能恰当地昏厥，中队的名次可能受到影响。

谢司科普夫少尉整整有一星期抑制着心头的喜悦，在军官俱乐部里笑个不停。他的一些好朋友都在纷纷议论，都在猜测。

“我不清楚那家伙到底在耍什么花招，”恩格尔中尉说。

其他军官询问谢司科普夫少尉时，他总故意微微一笑。“星期日你们会知道的，”他向大家保证。“你们会知道的。”

谢司科普夫少尉那个星期日象一个老练的乐队指挥那样从容不迫地公布了那个具有划时代的秘密。其他中队按照平时那样歪歪扭扭地缓步走过检阅台时，他默默地一句话不说。接着，他中队的前几排学生手臂一动不动地步入了视线，同僚们大吃一惊，开头都惊讶得倒吸上一口气。即使在这时，谢司科普夫少尉还是不动声色。直到后来，那个蓄着两大撇粗胡须的趾高气扬的上校猛然回过头来，涨红了凶神恶煞般的脸对他看着，这时谢司科普夫少尉才作了使他流芳百世的说明。

“看吧，上校。”他得意洋洋地宣布，“没有手啊。”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之后，他把那套使他取得难忘成就的无法看懂的影印本散发给肃然起敬的观众。这是谢司科普夫少尉有生以来最荣幸的时刻。他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在检阅中取得了胜利，永远保持了那面红三角旗从而全部结束了星期日的检阅，因为在战时，优质的红三角旗和优质的铜丝一样都是不容易搞到的。谢司科普夫少尉当场就被晋升为中尉，至此步步高升。由于他的重大发现，大家都把他称作货真价实的军事天才人物。

“那个谢司科普夫中尉，”特拉弗斯中尉说，“他真是个军事天才啊。”

“嗯，他的确是个军事天才人物，”恩格尔中尉赞同地说，“可惜的是，那个军事天才人物不舍得用鞭子抽他的老婆。”

“我不理解这两者有何关系，”特拉弗斯中尉冷冷地说。“比米斯中尉每次和他太太睡觉，总要狠狠地抽他太太一顿，可是对检阅却一点帮助也没有。”

“我说的是抽打老婆，”恩格尔中尉反驳，“检阅与我有何关？”

事实上，除了谢司科普夫中尉外，并没有人真正把检阅当回事，尤其是那个留着两大撇粗胡须的趾高气扬的上校。上校是军事法庭庭长。克莱文杰刚胆战心惊地走进审判室，想对谢司科普夫中尉指控他的罪状进行申辩时，上校就冲着他愤怒地叫嚷。他使劲捶了一下桌子，结果手被弄痛了，于是他对克莱文杰更加愤怒，更加使劲地捶打桌子，结果手就敲得更痛。这时克莱文杰给人的印象很糟糕。谢司科普夫中尉紧紧地闭着嘴巴，狠狠地瞪着克莱文杰，对克莱文杰造成的坏印象感到羞愧。

“你再过六十天就要去和意大利人作战了，”留着两大撇粗胡须的上校大声喝道。“你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吗？”

克莱文杰回答：“我并不认为这是个玩笑，长官。”

“不要打断我的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长官。”

“说话时必须先叫一声‘长官’，”梅特卡夫少校命令说。

“是，长官。”

梅特卡夫少校冷冷地问：“不是刚叫你不要插嘴吗？”

克莱文杰辩驳说：“可我并没有插嘴，长官。”

“是的，你没有插嘴，可是你也没有叫‘长官’。把这条罪状给加上。”梅特卡夫少校命令那个会速记的下士。“长官说话时，他没有插嘴，也没有对他们说‘长官’。”

“梅特卡夫，”上校说，“你是个大傻瓜。你自己知道吗？”

梅特卡夫少校很不情愿地咽下这口气。“知道，长官。”

“那么闭上你的臭嘴。你的话让人听了无法回答。”

军事法庭是由三人组成的：那个留着两大撇粗胡须的趾高气扬的上校、谢司科普夫中尉和梅特卡夫少校。梅特卡夫少校正试图用一种严峻冷酷的神情来看人。作为军事法庭的一名成员，谢司科普夫中尉是思考能否接受控告克莱文杰这一案件的法官之一，又是该案的检察官。同时，他又为克莱文杰作辩护。

这一切都使克莱文杰感觉发慌。当上校象打个大嗝那样一下跳了起来，威胁着要粉碎他这臭气熏天、胆小怕事的身躯时，他吓得直发抖。克莱文杰有一天在列队走向教室的路上绊了一跤。他第二天就正式被指控“在列队时破坏队形、殴打行凶、行为有失检点、吊儿郎当、叛国、煽动、自作聪明、听古典音乐，等等”。一句话，他们要对他严加惩处。就这样，克莱文杰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胆战心惊地站在这位趾高气扬的上校面前。上校又一次吼叫着说，再过六十天，他就要去和意大利人作战了，问他如果将他开除出军校，送到所罗门群岛去掩埋尸体，他是否愿意。克莱文杰回答不愿意，显得很有礼貌。他是个笨蛋，宁可自己做一具死尸，也不愿掩埋一具尸体。上校坐了下去，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忽然变得平静、慎重，而且亲切客气起来。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说我们不能处罚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慢悠悠地问。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长官？”

“我现在问你，你必须回答。”

“是，长官。我——”

“把你带到这儿来，是为了你提问题，我来回答吗？”

“不是的，长官。我——”

“你为什么被我们带到这儿来？”

“为了让我回答问题。”

“说得完全正确，”上校咆哮着。“现在，趁我还没有砸碎你的脑袋之前，快回答几个问题。你说我们不能处罚你，你这杂种，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一直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长官。”

“请你说得大声一点儿好不好？我听不清你的话。”

“是，长官。我——”

“请你说得大声一点儿好不好？他听不清你的话。”

“是，长官——”

“梅特卡夫。”

“什么事，长官？”

“我不是命令你闭上你的那张笨嘴吗？”

“是，长官。”

“那么我叫你闭起你那张笨嘴，你就给我闭起来，明白吗？说话大声一点儿好不好？我听不清你的话。”

“是，长官。我——”

“梅特卡夫，我踩着你的脚了吗？”

“没有，长官。一定是谢司科普夫中尉的脚。”

谢司科普夫中尉说：“不是我的脚。”

“这样说来是我的脚了，”梅特卡夫少校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请挪动一下你的脚。”

“是，长官。请您挪动一下您的脚，上校。您的脚踩在我的上面。”

“你是想让我的脚挪动一下吗？”

“不是，长官。不是啊，长官。”

“那么就挪动一下你的脚，闭上你那张笨嘴。请你说得大声一点儿好不好？我还是听不清你的话。”

“是，长官。我刚才讲我没有说过你们不能处罚我。”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是在回答您的问题呀，长官。”

“什么问题？”

“‘你说我们不能处罚你，你这杂种，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会速记的那个下士看着速记簿宣读道。

“对啦，”上校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说过你们不能处罚我，长官。”

“什么时候？”上校问。

“什么意思，长官？”

“行啦，你又在提问题了。”

“请原谅，长官。但我不明白您的问题。”

“你什么时候没有说过我们不能处罚你？这个问题难道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长官，我听不懂。”

“刚才你已经对我们说过了。你现在来回答我的问题。”

“但是我如何回答呢？”

“你又在向我提问题了。”

“请原谅，长官。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您的问题。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说过你们不能处罚我。”

“你现在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你确实说过这句话。我命令你



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没有说过这句话。”

克莱文杰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我一直没有说过你们不能处罚我，长官。”

“这样回答问题好多了，克莱文杰先生，尽管你是在当面撒谎。昨天晚上你在厕所里说了那句话。你私下没有对我们讨厌的另一个杂种的说过我们不能处罚你吗？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尤索林，长官。”谢司科普夫中尉说。

“是的，叫尤索林。对，嗯。尤索林，尤索林？他是叫尤索林吗？”

尤索林？尤索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人物的名字？”

谢司科普夫中尉对这些情况如数家珍。“这是尤索林的名字长官，”他解释说。

“是的，我想是这样。你背地里没有对尤索林说过我们不能处罚你吗？”

“没有说过啊，长官。我背地里对他说你们不能判定我有罪——”

“也许我很蠢，”上校打断了他的话，但我看不出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我想我的确很蠢，因为我看不出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

“我——”

“你是个喜欢哗众取宠的杂种，对不对？没有人请你说明，你反而给我解说起来了。我刚才是在自言自语，不是在叫你说明。你是个喜欢哗众取宠的杂种，对不对？”

“不对，长官。”

“不对，长官？你是说我没有说真话吗？”

“不是啊，长官。”

“所以你就喜欢哗众取宠的杂种，对不对呢？”

“不对，长官。”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是想和我争吵吗？”

“你是不是个喜欢哗众取宠的杂种呢？”

“不是，长官。”

“他妈的，你是想和我争吵了。如果谁给我点钱，我就跳过这张大桌子，把你那臭气冲天、胆小如鼠的躯体肢解掉。”

“肢解掉他！肢解掉他！”梅特卡夫少校大声嚷起来。

“梅特卡夫，你这狗娘养的。难道我没有叫你闭上你那张怕事的、又臭又笨的嘴吗？”

“是，长官。请原谅，长官。”

“那你就闭嘴。”

“我只想通过尝试来学习，长官。只有通过尝试一个人才能学到点东西。”

“谁这样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长官。连谢司科普夫中尉也这么说。”

“你这样说过吗？”

“是的，长官。”谢司科普夫中尉回答。“不过大家都这么说。”

“好吧，梅特卡夫，试着闭上你那张笨嘴，也许这是你学会闭上嘴的惟一方法。嗯，刚才我们说到哪儿啦？把最后一行记录念给我听听。”

“会速记的下士这么念：“‘把最后一行记录念给我听听’”

“我不是叫你念我的最后那行话，笨蛋！”上校高声嚷嚷。  
“我让你念其他人说的最后那句话。”

“‘把最后一行记录念给我听听’”下士念道。

“你还是在念我的最后那行话！”上校气得满面通红，尖着嗓子叫了起来。

“哦，我没有念您的最后那行话，长官，”下士纠正上校说。  
“那是我的最后一行记录。刚才我念给您听的就是这句话。您不

记得了吗，长官？就是刚才。”

“啊，天哪！念给我听听他的最后一行话，真是个笨蛋。喂，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我叫波平杰，长官。”

“哦，下一个就轮到你了，波平杰。审判完他，马上就审判你。明白吗？”

“明白了，长官。您以什么罪名审判我呢？”

“这有什么关系？你们听见他问我的话吗？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波平杰——我们一审判完克莱文杰，你就会知道天高地厚啦。克莱文杰，你是军校学生克莱文杰，对吗？不是波平杰？”

“我是克莱文杰，长官。”

“很好。你刚才，”

“我是波平杰，长官。”

“波平杰，你父亲是参议员还是百万富翁呢？”

“都不是，长官。”

“那么你处境艰难啊，波平杰，你无依无靠。你父亲既不是将军也不是政府高级官员吧？”

“不是，长官。”

“那很好。他是干什么的？”

“他已经去世了，长官。”

“那就太好啦。你的处境确实不好啊，波平杰。你的姓名真是波平杰吗？波平杰好歹到底是哪一类姓名？我可真不喜欢你这个姓名。”

“这是波平杰的姓名，长官，”谢司科普夫中尉解释说。

“哦，我可不喜欢这个姓名，波平杰。我真想马上动手把你这臭气冲天、胆小如鼠的躯体肢解掉。克莱文杰，你昨天深夜在厕所里背地里对尤索林到底说没说过什么，请你再重复一遍，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好？”

“是，长官。我说你们不能判定我有罪——”

“好，我们接着从这儿往下问。克莱文杰，你说我们不能判定你有罪，你当时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说过你们不能判定我有罪，长官。”

“何时？”

“什么何时，长官？”

“妈妈的，难道你又想问我问题了？”

“没有，长官。请原谅，长官。”

“那就回答我的问题。你何时没有说过我们不能判定你有罪？”

“昨天深夜在厕所里，长官。”

“只有那时你没有说过这句话吗？”

“不是，长官。我一直都没有说过你们不能判定我有罪，长官。我当时对尤索林说的是——”

“没有人问你你当时对尤索林说的是什么。我们问你的是当时你没有对他说什么。至于你对尤索林说过些什么，我们根本不感兴趣。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那么我们就继续下去。你向尤索林说了些什么？”

“我对他说，长官，你们不能判定我犯有你们指控我的那种罪名，同时仍旧忠于……”

“忠于什么？你说话遮遮掩掩。”

“说话不许闪烁其词。”

“是，长官。”

“闪烁其词地说话时，也得闪烁其词地叫一声‘长官’。”

“梅特卡夫，你这个野种！”

“是，长官，”克莱文杰闪烁其词地叫了一声。“我是说正义，

长官。你们不能判定——”

“正义？上校听了极为吃惊。“什么叫正义？”

“正义，长官——”

上校一边嘲讽地说：“那不叫正义。”一边又用肥胖的大手猛捶桌子。“那叫卡尔·马克思，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正义。你用膝盖从地板上，压着人家肚子，到晚上就压在下巴上，偷偷地拿起一把刀，让它落在不预先通知就秘密地在黑暗中用沙袋围起的一艘战列舰的弹药舱上面。这就叫正义。正义就是从背后掐住人家的脖子。在我们必须顽强勇敢地 and 意大利人作战的今天，这就是正义。动作要迅速。懂吗？”

“不懂，长官。”

“不要总叫我长官！”

“是，长官。”

梅特卡夫少校命令说：“不叫‘长官’时得喊一声‘长官’。

克莱文杰如果没有罪就不会被指控了。因为只有判他有罪才能证明他的确有罪，所以判他犯罪就成了这些爱国人士的义务了。克莱文杰被判处五十七次惩罚性值班。他们把波平杰也拘留起来，让他受教训。梅特卡夫少校被送到所罗门群岛去掩埋尸体。对克莱文杰来说，就是每逢周末得肩背一支枪膛里没有弹药的、极其沉重的步枪，在宪兵队长的办公楼前面来来回回走上五十分钟。

这一切都使克莱文杰感到混乱不堪。发生了那么多奇怪的事情，可是他觉得最奇怪的是那种怨恨，军事法庭法官们对他的那种专横霸道、不加掩饰的、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怨恨。他们残酷无情的脸上显露出一层决意报复的外表，眯细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敌意，闪露出凶狠的光芒，象无法扑灭的烧红的煤块那样。克莱文杰发现这种怨恨后，惊讶得呆住了。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用私刑处死他的。他们三个是成年人，而他自己还是个小伙子。他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怨恨他，只希望他早点死。在他来军校之前他们就痛恨他；他在军校的时候，他们也痛恨他；他离开军校之后，他们还是痛恨他；后来，三人分了手，他们都孤独的生活着，对他的怨恨象无价之宝似的恶毒地被带走。

审问克莱文杰的前一天晚上的前一晚，尤索林曾经尽力警告他。“你一点希望也没有，小兄弟，”他郁闷地对他说。“他们痛恨犹太人。”

克莱文杰对他说：“可我不是犹太人。”

“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呢，”尤索林向他保证说，而且尤索林是对的。“他们不肯放过任何人。”

克莱文杰躲避他们的怨恨就象躲避死人眩目的亮光一样。这三个怨恨他的人与他说一样的语言，穿一样的军服，可是他一看到他们冷酷无情的面孔老那样紧紧绷着，上面密密麻麻尽是令人讨厌的、充满敌意的皱纹时，就立刻恍然大悟，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他们更怨恨他的人。在法西斯的坦克、飞机和潜水艇里找不到，在机关枪、迫击炮和冒着火焰的喷火器后面的地堡里找不到，甚至在精锐的赫尔曼·戈林高射炮师的全体神炮手中找不到，在慕尼黑所有啤酒馆里的那些令人惊恐的密谋者中也找不到，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

### 第九章 少校梅杰·梅杰·梅杰

梅杰·梅杰·梅杰少校从出生开始就不顺。

他和明尼弗·奇维一样过于迟缓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足足迟了三十六小时，他母亲的健康因此大受影响。他母亲是个温柔、多病的女人，整整痛了半天才把孩子生上来，分娩后感到疲惫不堪，再也无心继续争论该给婴儿取个什么名字了。她丈夫在医院的走道里象个一切都能应付自如的人那样坚决果断地行动起来。梅杰少校的父亲又高又瘦，穿着一套黑呢衣服、一双笨重的鞋了。他坚决果断地填写了出生证，默默地把填好的证件递给了照料这一层楼的护士。没说什么护士就在他手里接过出生证，轻手轻脚地走开了。当她离开时，他思考着她下身应该穿些什么。

回病房的时候，看见妻子筋疲力竭地躺在毯子下面，象一棵脱水的蔬菜，布满皱纹的脸苍白，干瘪，虚弱的皮肉纹丝不动。她的床在病房的尽头，靠近一扇肮脏不堪的破玻璃窗。天气阴冷潮湿，雨点哗哗地从湿湿的天空落了下来。在其他的病房里，苍白脸色、嘴唇衰老发青的病人到时候就快死了。梅杰少校的父亲在病床前直挺挺地站着，低下头盯着他太太看了老半天。“遵照你的意愿，我给孩子取名叫卡莱勃了，”他最后轻声地对她说。女人没有反应，男人慢慢地露出了微笑。他经过缜密的思考才说出这句话来，因为她这时已经睡熟了，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躺在郡医院破旧的病房里那张病床上时，他曾经对她说了谎话。

这位软弱无能的中队长成长于卑贱的环境中，目前在皮亚诺扎岛上服役，把每个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全用于在公文上签华盛顿·欧文的名字。梅杰少校不知疲倦地伪造签字，他为了防止被人认出笔迹，总用左手书写。他还利用自己获得的职权，命令下属不得随意进入他的办公室。小偷割去了一块梅杰少校办公室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整洁的赛璐珞窗子，他怕无意间人家从窗外往里张望，就用假胡子和黑眼镜把自己伪装起来，作为一项额外的安全措施。梅杰少校本来出身低贱，如今却稍有成就，在这之间，他已经凄凉寂寞地度过了三十一年，尝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梅杰少校降世太慢，而且天生平庸。有些人生来就平庸，有些人经过一番努力才变得庸庸碌碌，还有些人不得不庸庸碌碌。就梅杰少校来说这三种情况，他都兼而有之。他即使在默默无闻的人中也肯定比其他的人更加默默无闻而引人注目。凡是见过他的人，无不因为他平淡无奇而印象深刻。

梅杰少校一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三个不利因素——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和亨利·方达。他从生下来几乎就很象亨利·方达，这真叫人厌恶。在他还不知道亨利·方达为何许人时，就发现，无论他走在哪里，老是有人评头品足地拿他与亨利·方达比较。素不相识的人也认为应该瞧不起他，结果从小他就感到象犯过什么罪似的害怕见人，而且还有一种十足奴性的心理，为了自己并不是真正的亨利·方达而很想向社会上的人道歉。因为他和亨利·方达有点象，他生活得并不好受。但是他继承了父亲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对现实从来不逃避。他父亲是个个子细长，幽默感很强的人。

梅杰少校的父亲既富于理性又信仰上帝，他认为开一个玩笑就是虚报自己的年龄。这个四肢细长、体格强健的农民，是个信仰上帝，热爱自由，遵纪守法的个人主义者。在他看来，联邦政府只援助农民以外的其他人，这是爬行的社会主义。他倡导勤劳节俭，不喜欢那些拒绝他的放荡女人。他善长的就是种植苜蓿，而且因为自己一点苜蓿也不种而赚了大钱。他种多少蒲式耳苜蓿，政府就从他那里高价收购多少。他越不种苜蓿政府给他的钱也就越多。于是他把不应赚到的每一分钱都用去购置田产，从而使他不生产的苜蓿数量增加。梅杰少校的父亲一刻不停地忙于不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种苜蓿。他在漫长的冬夜不去修理马具，就这么呆在家里。每天中午，他总跳下床来，只不过是想知道杂活确实不会有人去干。他知道如何把钱投资到田产上，没有多久就不比本郡里任何农民金种一点苜蓿了。他既然赚了很多的钱，那他一定是个聪明人，所以左邻右舍都爱向他讨教一些事情。他对大家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大家听了他的忠告，都说一声阿门。

梅杰少校的父亲坦率地主张政府应该节约开支，只是这样做不至于影响政府履行它的神圣职责——以尽可能的最高价格向农民收购无人要的苜蓿或是偿付他们根本没有种的苜蓿。他是个自命不凡、不加入任何党派的人，他反对失业保险，一有机会就坚决果断地对着人家抽抽噎噎地哭诉，凄凉地啜泣，连哄带骗，尽量向人家勒索钱财。他是个虔诚的人，随时随地都会对人说教。

“上帝赐给咱们这些善良的农民两只粗壮的手，让咱们可以用这双手尽量多劳多得。”在郡政府办公楼的台阶上或是在大西洋—太平洋食品商场的前面他经常情绪高昂地说，一边等着他在寻找的那个脾气暴躁、嘴里嚼着口香糖的年轻出纳员走出来，凶狠地瞪他一眼。“要是上帝不想让咱们尽量多劳多得，他就不会赐给咱们这么好的一双手了。”所有听他说话的人都会小声说一句“阿门”。

梅杰少校的父亲象加尔文派教徒那样相信宿命论。他能清楚地看到，人们所遭遇的不幸都是上帝意志的反映，只有他自己的与众不同。他抽烟，喝威士忌，仗着巧妙的辞令和使人开窍、动人心弦的谈话生活很舒适。当他假报自己的年龄，或是讲述关于上帝和他妻子难产的那段有趣的胡说时，他总是眉飞色舞。关于上帝和他妻子难产的那段津津有味的胡说是这样的：上帝只花了六天时间就创造整个世界，而他妻子整整疼痛了一天半才生了一个梅杰少校。在梅杰少校出生的那天，换了个平庸的人就会在医院走道里犹豫起来；换了个懦弱的人就会妥协让步，给孩子取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极好的名字，象梅杰鼓手长啦，小梅杰啦，梅杰下士啦，或是C·夏普·梅杰啦。可是梅杰少校的父亲十四年来一直就在等这样一个机会，他当然不会错失良机了，对于机会，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他常常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一有机会就重复这句很有趣的笑话。

在梅杰少校那郁郁寡欢的生活中命运不断地和他开玩笑，他因此而成了一系列不快事情的殉葬品。第一个恶作剧就是他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便令人讨厌地和亨利·方达相象。生下来取名叫梅杰·梅杰·梅杰，是第二个恶作剧。他生下来取名叫梅杰·梅杰·梅杰这件事，是只有他父亲一个人知道的秘密。他的真名直到梅杰少校要进幼儿园时，才被人发现，这一来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断送了他母亲的性命。他母亲不愿再活下去，就此一天天消瘦，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对他父亲来说倒也没什么，反正他早已决定，如有必要，就娶大西洋—太平洋食品商场的那个暴躁脾气的姑娘做填房。如果他太太不死，那么除非他给她一笔钱或是揍她一顿，否则他觉得要想把她打发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梅杰本人对这一发现所受的影响也很大。他从前一直以为自己叫卡莱勃·梅杰，没料到在这么小的年纪突然知道自己并不叫卡莱勃·梅杰，而是一个叫做梅杰·梅杰·梅杰的陌生人，他根本不了解这个陌生人，人家也都没有听说过这个陌生人。这一强加上来的新发现弄得他瞠目结舌，痛苦不堪。他的几个小朋友都不来和他玩了，而且从此再也不和他在一起玩了，因为这些小家伙向来就不相信陌生人，特别不相信一个装成他们多年的老友、已经让他们上当受骗的人。大家都不愿理会他。他不但开始失手打碎东西，而且说话也结结巴巴了。每回和初次见面的人接触，他总显得拘泥胆怯、满心希望，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他非常需要朋友，却没有找到一个朋友。梅杰少校在这种痛苦不堪的环境中渐渐长大，长成了一个脾气古怪、神情恍惚的小伙子。他个子长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得很高，可是犹豫不决，一张嘴纤巧、苍白。每当别人拒绝和他交朋友时，他总感到一阵伤心，立即惊慌失措地拢起嘴角那试探性的犹豫不决的笑容。

他对长辈们非常有礼貌，可是长辈们都不喜欢他。长辈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们叫他小心行事，他就小心行事；他们让他今天的事今天办，决不要拖到明天，他也照办了；他们让他尊敬父母，他就尊敬父母；他们告诉他说，不可以杀人，在入伍之前他确实没有杀过人。入伍之后，他们就叫他杀人了，他于是就杀起人来。在任何场合，他都逆来顺受，总想着别人怎样待他，他就怎样待别人；做起好事来，一贯慷慨大方，而且从不亵渎上帝的名字，从不和人乱搞男女关系，从不想去引诱邻居的老婆。事实上，他喜欢他的邻居，甚至从来都没有作过不利于他的伪证。梅杰少校的长辈不喜欢他，因为他公开地违反了他们心目中的生活准则。

因为梅杰少校在各方面都没有什么成就，这使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倒挺好。他在州立大学读书期间学习态度非常认真严谨，因此同性恋者怀疑他是共产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则怀疑他是同性恋者。在大学里他专攻英国历史，这真是一个错误。

“为什么要学英国历史！”他州里那位满头银发、德高望重的参议员对他大发雷霆。“美国历史有什么不好？美国历史甚至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还要好！”

梅杰少校被迫换了专业，转向美国文学，可是这时联邦调查局比他先走一步，他受到了调查。在梅杰少校称为家的一个偏僻的农舍里，加上他自己住着六个人和一条苏格兰狗。后来才知道，那五个人和那条苏格兰狗都是联邦调查局派来的。不久，他们便搞到了不少损毁梅杰少校名誉的材料，感觉他可以被任意处置了。不过他们可以找出来的处置他的惟一办法就是，把他送到军队里去当一名陆军二等兵，四天之后即被晋升为少校，这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些无所用心的议员们可以在华盛顿特区的街道上急急忙忙地来回奔走，不断地重复地唱着：“提升梅杰·梅杰的是谁？提升梅杰·梅杰的是谁？”

事实上，提升梅杰·梅杰的是一台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出产的、几乎象他父亲一样风趣幽默的机器。战争爆发时，梅杰·梅杰仍然驯顺听话。别人要他当兵，他就去当兵；别人要他申请进空军士官学校受训，他就申请进空军士官学校受训。意想不到的就是就在入学的第二天凌晨三点钟，他和其他的新兵全被叫出来赤脚站在冰冷的泥地上。一个家住美国西南部的下士在他们面前站着。这个下士野蛮粗暴，好斗成性，他对他们说，他可以把他这一中队里的任何士兵打得落花流水，而且想证明他是说到做到。几分钟之前，几名下士的警卫连推带搡把中队里的新兵全部弄醒，命令他们在办公室帐篷前面集合。当时外面还在下雨，雨点打在梅杰·梅杰身上。他身上穿着三天前入伍时随身带来的便服，列队站好。有些新兵磨磨蹭蹭地穿上鞋袜才来集合，下士命令这些人全回到阴冷潮湿、漆黑一片的帐篷里去，脱掉鞋袜。大家都光着脚在水泥地上站着，下士冷酷无情地眼睛一个个扫视着他们的脸，然后对他们说，他可以把中队里的任何士兵打得落花流水。在场的没有人想去与他争辩。

梅杰·梅杰第二天出乎意料地被晋升为少校，这使那个好斗成性的下士无比沮丧，因为他从此不敢再夸口，他可以把中队里的任何士兵打得落花流水。下士把自己关在帐篷里，让他那个精锐的警卫班帮他在外面挡驾、不接待任何来访者，自己却象扫罗那样苦苦思考了好几小时。凌晨三点钟，下士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于是梅杰少校和其余的新兵又被连推带拉地叫醒，奉命冒着蒙蒙细雨，光着脚板去办公室帐篷前面集合。下士早已握紧拳头，两手叉腰，趾高气扬地等在那里了。还没有等他们走到就开始训话了。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梅杰少校和我”他用前一天晚上那种响亮而又强硬的声调夸口说，“可以把我中队里的任何士兵打得落花流水。”

就在这天稍晚，基地的军官们就梅杰少校的问题采取了措施。他们怎么能应付一个象梅杰少校这样的少校呢？如果瞧不起他，那就等于瞧不起与他同级和级别比他低的所有军官。对他毕恭毕敬，那又是难以想象的。幸运的是，梅杰少校已经请求到空军士官学校去接受飞行训练。傍晚，调令便送到了油印室。凌晨三点钟，梅杰少校又被连推带拉地喊醒。然后，下士对他说了声“一帆风顺”就把他送上一架飞机，让他向西部飞去了。

当光着脚板的梅杰少校满脚污泥，在加利福尼亚向谢司科普夫少尉报到时，谢司科普夫少尉脸色变得煞白。当有人粗暴地推醒他时，想当然地以为准是又要叫他赤脚站在泥地上，所以把鞋袜全留在帐篷里了。他向谢司科普夫少尉报到时穿的是那身又皱又脏的衣服。当时，谢司科普夫少尉在检阅中还没有大享盛名。想到下星期天梅杰少校在他的中队里光着脚板操练时的样子，他不禁浑身颤栗。

“快去医院让医生看看，”谢司科普夫少尉觉得重新能讲话时，这样嘟囔着说。“告诉他们你有病。你就呆在那里，等领到买军装的津贴，有钱买了衣服以后再回来。还要买几双鞋子。买几双鞋子。”

“是，长官。”

“我认为你没有必要叫我‘长官’，长官。”谢司科普夫少尉向他指出。“我的军阶没有你的高。”

“是，长官。你的军阶也许没有我高，长官，但你的指挥官还是我。”

“对，长官，说得对，”谢司科普夫少赞同地说。“你的军阶也许比我高，长官，不过我还是你的指挥官。所以，你最好按我的吩咐去做，长官，要不然，往后你会有麻烦的。到医院去，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诉他们你有病，长官。呆在那里，等你领到买军装的津贴，有钱买衣服再回来。”

“是，长官。”

“还有鞋子，长官。有时间马上先去买几双鞋子，长官。”

“是，长官。我一定买，长官。”

“谢谢你，长官。”

梅杰少校在士官学校的生活，和他过去多少年来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差别。只要和他呆在一起的人，总想要把他撵走。每一阶段他的教官们都特别优待他，原因是为了好让他快些完成学业，尽早打发走他。转瞬之间，梅杰少校就取得了飞行员资格，然后被送到了海外。到那里，情况突然有所好转。有生以来梅杰少校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别人不把自己当作外人。刚到皮亚诺扎岛的那段时间里，他终于如愿以偿了。在作战岗位上的军人几乎不把军阶高低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官兵之间没有繁琐的礼节，连他名字都搞不清楚的人也会对他喊一声“喂”，邀他去游泳，或是去打篮球。他参加整天举行的篮球比赛，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刻是在球场上度过的，大家全不在乎谁输谁赢，没有一场比赛记过，每场比赛球员的人数也不等，多的时候达到三十五人，少时只有一人。梅杰少校从来没有打过篮球，也没有玩过其他球，可是他个子特别高，打起球来很疯狂浑身是劲，这就使他弥补了天生的笨拙和经验不足的缺陷。梅杰少校和那些几乎成了他朋友的官兵在倾斜的篮球场上找到了真正的快乐。他们赛球既然不管输赢，当然也就没有人输。梅杰少校蹦蹦跳跳，玩得非常开心。后来，杜鲁斯少校牺牲了，卡思卡特上校乘着吉普车轰轰响着开到了中队营地，梅杰少校从此失去了在那儿玩球的机会。

“现在新任的中队长是你啦，”卡思卡特上校隔着那条铁路堑沟向他大声喊道。“可是别以为这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只不过成为新任的中队长啦。”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卡思卡特上校很早就非常怨恨梅杰少校。一个多余的少校名字出现在他的名册上，说明他带的部队没有严密的组织。这就给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里的那些诽谤他的家伙提供了炮弹。卡思卡特上校坚信，那些家伙是想和他竞争。他一直在祈祷出一件象杜鲁斯少校牺牲这样幸运的事。他一直厌烦手下多一个少校，这样他可有了一个少校的空缺了。他指派梅杰少校当中队长，然后象来的时候一样开着吉普车突然轰鸣着驶走了。

就梅杰少校而言，任命他为中队长意味着永远不好打篮球了。他的脸涨得通红，感到非常难过，两脚一动不动地站在球场上，不相信这样的事竟会发生。这时，头顶上乌云四合。回过头去他望着和他一起打球的伙伴，只见他们脸上露出了惊奇、思索的神色，一个个都带着愠怒而莫名其妙的敌意愣在那里望着他。他羞愧得打了一阵寒颤。等球赛再进行下去时，他再也感觉不出有什么好玩的了。他运球前进时，谁也不来拦阻他；他喊叫“传球”时，球不管在谁手里总传给了他；如果他投篮不中，谁也不追上来抢篮板球。球场上只能听到他一个人的声音。第二天仍然是这样，他第三天就不来打球了。

就象背地里有谁在指示似的，中队里谁也不再停下步来和他谈话了，大家只用眼睛盯视着他。他觉得非常难为情，两颊发烧，垂着眼睛，就这样打发日子。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他总会受到人家蔑视、妒忌、猜疑、怨恨和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过去有些人没怎么注意到他长得象亨利·方达，可现在却不知厌倦地老在就这件事议论纷纷。甚至还有人心怀叵测地暗示说，提升梅杰少校为中队长，就是因为他长得象亨利·方达。布莱克上尉本人也曾经渴望得到这个职位，所以现在一口断定说他就是亨利·方达，只是这小子没有胆量，他不敢承认这个事实。

当上中队长后，梅杰少校糊里糊涂地碰上一系列倒楣难堪的事。事先没有向他请示，陶塞军士就派人把他的东西搬到杜鲁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少校生前一个人使用的宽敞的活动屋子去了。等梅杰少校上气不接下气地奔到中队部办事处去报告这一失窃事件时，那里的那个年轻下士一看他来，忽地一下站起身，大喊道“立正！”这差点把他吓死了。梅杰少校和中队部办事处里所有的人一起喀嚓一声立正，心中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有哪位要员跟在他后面走了进来。过了好一会儿，屋子里鸦雀无声。丹比少校二十分钟后从大队部顺便走过来向梅杰少校祝贺，这才使他们稍息下来，如果不这样也许他们全体会站到地球灭亡。

在食堂里梅杰少校的遭遇就更为悲惨了。迈洛笑容满面地在那里恭候梅杰少校，准备得意洋洋地把他领到前面一张他亲自摆好的小餐桌旁边。桌子上铺着一块绣花台布，一只刻花玻璃瓶在上面放着，里面插着一束鲜花。梅杰少校吓得不敢向前，可是大家都在注视着他，他没有勇气拒绝。就连哈弗迈耶这时候也从盘子上抬起头来，抬起肥胖的大下巴瞠目结舌地看着他。梅杰少校只好乖乖地顺从了迈洛的拖拉，毫无脸面地缩在独用的餐桌旁边，心头忐忑地吃了一顿饭。这一餐吃得毫无滋味，可是他不想把安排这顿饭的人给得罪了，所以把盘子里的东西全部吞了下去。梅杰少校后来单独和迈洛呆在一起时，第一次感到要表露一下内心的不满情绪。他说他宁愿和过去一样同其他的军官们一起吃。迈洛告诉他这是行不通的。

“我看不出为什么行不通，”梅杰少校争辩说。“这些问题在过去从来没出现过。”

“过去你从来也不是中队长嘛。”

“杜鲁斯少校过去是中队长，然而他也总是和其他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

“他和你的情况不同，长官。”

“为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你最好不要问我，长官，”迈洛说。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梅杰少校鼓足勇气这么问：“是不是因为我长得象亨利·方达呢？”

迈洛回答：“有些人说，你就是亨利·方达。”

“嗨，我可不是亨利·方达，”梅杰少校十分恼火，高声嚷嚷，声音颤抖。“我没有一点像他。就算我的确长得象亨利·方达，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正是我想告诉你的话，长官。只是你的情况和杜鲁斯少校的情况有所区别。”

他们的情况就是不一样：下一餐就餐时，梅杰少校从食品柜台端了饭菜走过去，想和其他人一起坐在普通餐桌旁吃饭，可是大家的脸上全带着敌意，筑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梅杰少校被吓得惊呆了，托盘在他手里抖个不停。后来，迈洛一声不响地走上前去给他打圆场，他这才顺从地跟着他走到独用的那张餐桌旁边。从此以后，梅杰少校断了和大家一起吃饭的念头，总是坐在自己的餐桌旁，孤独地背对着他们吃饭。他深信人家之所以恨他，是因为他当上了中队长，既然已经比别人高一等，就不可以和别人坐在一起吃饭了。梅杰少校在食堂里吃饭时，食堂里没有人互相聊天。他意识到其他的军官都在尽量避免和他一起吃饭。等他开始在自己的活动屋子里进餐，再也不进食堂以后，这些军官们才松懈下来。

罪犯调查部的一个人员有一天第一次来到中队，就医院里有人一直在公文上用华盛顿·欧文姓名签字一事讯问梅杰少校。这使梅杰少校动了在公文上伪签华盛顿·欧文姓名的念头。第二天，他就开始干起来了。梅杰少校对自己的新职位感到厌烦，非常不满。奉令当了中队长的他一点不知道作为中队长自己应该干什么。他只知道在公文上伪签华盛顿·欧文的姓名，聆听从窗外传来的含混的声音。这声音是德·科弗利少校的马蹄铁落在中队部办事处后面他那间小办公室外面的场地上发出的。梅杰少校一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觉得还没有完成什么极其重大的任务，一天到晚徒劳地等着上级分配给他一些工作。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会出门，因为他不习惯于被人盯着瞧。他的单调生活偶尔也会被打断：陶塞军士叫某个军官或士兵来找他，向他请示如何处理某个问题，可是梅杰少校无法处理，于是立刻又打发那个军官或士兵回去找陶塞军士，请他妥善安排。很明显，属于中队长职责范围以内的任何事，无须他的帮助就给弄完了。他变得郁郁寡欢，心情沮丧。有时候，他慎重考虑带着一肚子委曲去找随军牧师，可是随军牧师自己似乎也是满肚子的苦闷，因此梅杰少校又不愿去给他增添麻烦。并且随军牧师能不能为中队服务，他对此也毫无把握。

对德·科弗利少校这个人他也一直搞不清楚。德·科弗利少校不去租借公寓或者诱骗外国劳工时，他急于做的事情就是扔马蹄铁了。梅杰少校经常仔细注意着马蹄铁怎样轻轻落地，敲在地面上那些小铁桩上。他偷偷从屋子里向外望去，看着德·科弗利少校，一看就是几小时。象德·科弗利少校这样盛气凌人的人，竟然没有比扔马蹄铁更为重要的事情可做，对此他认为十分奇怪。他经常想走出去和德·科弗利少校一起扔马蹄铁，可是整天这样扔来扔去未免太单调了，几乎和他在公文上签署“梅杰·梅杰·梅杰”一样无聊。还有，德·科弗利少校面目狰狞，梅杰少校因害怕而很少接近他。

梅杰少校知道他和德·科弗利少校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德·科弗利少校和他是什么关系。他知道德·科弗利少校是他的主任参谋，可是不知道主任参谋是干什么的。他不敢断定，有德·科弗利少校当主任参谋，自己究竟是很幸运地有了一位宽厚的上司呢，还是很不幸地有了一个失职的部下。他内心里惧怕陶塞军士，所以不想去询问他。但是除了请教他以外，又没有别的人，至于德·科弗利少校，那更是无法问了。无论遇到什么事，几乎没有谁敢去和德·科弗利少校打交道。只有一个军官十分蠢笨，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竟然去扔了一块他的马蹄铁，第二天就染上了皮亚诺扎岛上的怪病，病情极为严重，以致格斯和韦斯，甚至丹尼卡医生，对这样的病情都一无所知。大家都确信，德·科弗利少校想惩罚这个可怜的军官，他才会染上这样的重病，虽然谁也说不清楚德·科弗利少校是如何使他身患重病的。

大部分送到梅杰少校办公桌上来的公文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其中绝大多数都涉及他就任中队长前的一些公文。也从没听说过，更没必要去查阅一下，因为过去的那份公文，总被新的指示所驳回。所以梅杰少校的办事效率极高，他在短短的一分钟内就可以签完二十份公文。梅杰少校从没见过这些公文。每一份都是指示他对其他的公文可以完全不理睬。每天都有冗长的报告从大陆上的佩克姆将军办事处发过来，标题全是生动活泼的布道口气，例如“拖延即浪费时间”、“除了爱上帝还要爱清洁。”

那些佩克姆将军谈到清洁和拖延的简报，使梅杰少校感到自己象一个邋遢的、作风拖拉的家伙，因此他总用最快的速度把那些简报送走。让他感兴趣的只是，只有那些偶尔送来的关于一位少尉的公文。这个不幸的少尉抵达皮亚诺扎岛还不到两小时，就在奥尔耶托上空牺牲，至今还放在尤索林帐篷里他那还没有完全打开的行李里面。少尉到了皮亚诺扎岛没有向中队部报到，而是去作战室报到的，所以陶塞军士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上级汇报说，他从来没有来中队报到过。偶尔送来的那些关于这个少尉的公文说，他似乎已经在稀薄的空气里消失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他的遭遇。梅杰少校毕竟对于送到他办公桌上来的那些公文，还是感激不尽的，因为这些公文使他不致于无事可做，整天在办公室里无事可做还不如在办公室里签署公文。

梅杰少校签署的公文，多则十天少则两天，又必然回到了他的手里。返回来的公文总多了一页白纸，要他在上面再签一个字。由于在他上次签字的那张纸和新添的这张纸之间，多了许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页，这些公文总比原来要厚得多上面有着在各处分散的其他军官最近的签字。他们同他一样，也忙着在同一份公文上签字。看着这些简单的公文越积越厚，成了一大本一大本的文稿，梅杰少校感到很沮丧。不管他在一份公文上有多少次签字，那份公文总又回到他办公桌上来要他再签一回。他知道，无论如何都不能摆脱任何一份公文。有一天——就是罪犯调查部的那个人初次来找他后的第二天——在一份公文上梅杰少校没有签自己的名字，而是签上了华盛顿·欧文的姓名。这样做，他无非想看看效果怎样。签完以后，感觉不错。他非常喜欢这个签字，因此在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索性在所有的公文上都签上华盛顿·欧文的姓名。这种一时无聊的行为，也是表示抗议的举动。他知道自己事后将会因此受到严厉的惩罚。第二天早晨他提心吊胆地走进办公室，不知道会有什么大祸临头，结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他做了这件恶行，不过这也有其益处，因为一件签上华盛顿·欧文的姓名的公文都没有送回来过！事情终于有进展了，因此他以最大的热情投身于这项新工作。也许，在公文上签署华盛顿·欧文的姓名算不上了不起的事业，可是这总不象签署“梅杰·梅杰·梅杰”那样枯燥无味。等他感到签署华盛顿·欧文枯燥无味时，他还可以倒过这个姓名来，写成欧文·华盛顿，一直写到他感觉单调厌倦为止。现在，他总算不会无休止地做一件事了，因为不管是签上华盛顿·欧文还是欧文·华盛顿的公文，中队里再没有重复的公文传回来。

最后，另一个犯罪调查部的人员回到了中队里。这个人装扮成一名飞行员，可是中队里的人都知道他是罪犯调查部人员，因为他把这个秘密透露给大家，要求每个人不要对其他的人说出他的真正身分。实际上他自己早已向其他的人透露了他是罪犯调查部的人员。

“中队里知道我是罪犯调查部的人员只有你一个人，”他对梅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杰少校透露说。“这个秘密绝对不能泄漏出去，这样不至于损害我的工作。你清楚吗？”

“陶塞军士可是知道的。”

“是的，这我明白。为了进来见你，我只好对他说了。不过我相信无论如何他不会在别人说的。”

“他告诉了我了，”梅杰少校说。“他对我说，外面有一个罪犯调查部的人要见我。”

“这个野种。我要对他进行详细调查。我如果是你，无论如何不会把任何绝密文件丢在外面。至少在我写报告之前，我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做的。”

梅杰少校说：“我这里没有什么绝密文件。”

“我指的就是这种文件。把这种文件锁在你的公文柜里，这样陶塞军士就不会拿到了。”

“陶塞军士掌握着公文柜的惟一一把钥匙。”

“大概我们是在浪费时间，”罪犯调查部的第二个人员相当生硬地说。他是个生气勃勃、容易激动的矮胖子，动作敏捷、准确。他的飞行短皮上衣上绘着光彩夺目的图案，有穿过橙色高射炮火的飞机，还有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小炸弹，意味着他飞满了五十五次战斗任务。飞行短上衣里面一直藏着一只红色大信封，相当引人注目。他从信封里掏出了好几份直接影印本。“这些东西你见过吗？”

梅杰少校迷惑不解地望着从医院寄出的一些私人信件上的直接影印本，这些信上写着“华盛顿·欧文”或“欧文·华盛顿”。

见过这些吗？”

“没有。”

梅杰少校接下去看了看寄给他的一些公文直接影印本，上面有他签署的同一个姓名——“华盛顿·欧文”或“欧文·华盛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

“是不是在你的中队里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哪一个？这上面有两个姓名。”

“哪一个都可以。我们猜测，华盛顿·欧文和欧文·华盛顿是同一个人，他用两个姓名的目的无非是想糊弄我们。你知道，常常有人使用这种手法。”

“我中队里可没有姓这两个姓名的人。”

这个罪犯调查部的人员脸上显现出失望的神色。“他比我们原来猜测的要聪明得多，”他说。“他在用第三个姓名，冒充别人。我想，嗯，我想我知道他的第三个姓名是什么。”他灵机一动，非常高兴地又拿出一份直接影印本来，想让梅杰认真看一看。“见过这个吗？”

梅杰少校的身子稍微向前俯去，看到一份邮件的副本。尤索林已经把这封信全部涂掉，只留下玛丽这个名字，他还在信上写道：“我疯狂地想念你。R·O·希普曼，美国随军牧师。”

梅杰少校摇了摇头。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你是否知道 R·O·希普曼是谁？”

“他是飞行大队的随军牧师。”

“这个案子终于有眉目啦。”罪犯调查部的这第二个人员说。  
“飞行大队的随军牧师就是华盛顿·欧文。”

梅杰少校感到惊恐沮丧。“R·O·希普曼才是飞行大队的随军牧师，”梅杰少校纠正他说。

“你能断定吗？”

“能。”

“为什么随军牧师要在一封信上写这种话呢？”

“也许这是别人冒用他的姓名写的。”

“别人为什么要冒用随军牧师的姓名呢？”

“他不想被人发觉。”

“你的话可能有点道理，”罪犯调查部的这第二个人员犹豫一会儿后，对梅杰少校的话作出了判断，而且还响亮地咂咂嘴。“也许我们要对付的是一帮人，他们相互配合，他们的姓名正好可以相互颠倒。对，一定是这样。一个就在你的中队里，一个在医院里，还有一个是和随军牧师呆在一起的。总共有三个人，对不对呢？你能够肯定在此之前从没有见过这些公文吗？”

“要是我见到过，那么我就会在上面签名了。”

“签谁的名字？这第二个罪犯调查部的人员狡猾地问。“签你的还是签华盛顿·欧文的？”

“签我自己的姓名，”梅杰少校对他说。“我又不知道华盛顿·欧文这个名字。”

这个罪犯调查部的人员忽然笑了起来。

“少校，这件事与你无关，我真太高兴啦。这意味着我们俩可以共同合作。我需要一切与我合作的人。欧洲战区某处，有一个人偷偷拿走发给你的公文，这个人会是谁，对此你心里没有一点想法吗？”

“没有。”

“唔，我倒有一个很好的想法，”罪犯调查部的这个人员说，接着探身向前，故作神秘地说，“可能就是陶塞这个野种。如果不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到处泄露我的身份呢？听着，你务必注意，听到谁说起华盛顿·欧文，也要马上告诉我。我要详细调查随军牧师和这里所有别的人。”

罪犯调查部的这个人员刚离开，那个第一次来的人就从窗外跳进了梅杰少校的办公室，想要打听出这第二个人是谁。梅杰少校几乎没有认出他来。

“他是罪犯调查部人员，”梅杰少校告诉他说。

“他是冒充的，”第一个人说。“这一带罪犯调查部人员只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一个。”

梅杰少校几乎不认识他了，因为他这次穿了一件褪色的栗色灯芯绒睡衣，一条棉法兰绒睡裤，腋下脱了线的睡衣，脚上穿的那双旧拖鞋有一只已经裂开了嘴，走起路来拍挞拍挞地响。梅杰少校想起来了，这是住院病人穿的衣服。这个人体重增加了二十磅左右，看上去非常健康。

“我确实是得了重病，”他伤心地说。“我在医院里从一个战斗机飞行员那里传染上了感冒，得了严重的肺炎了。”

梅杰少校说：“这太倒霉了。”

“这场病对我很有好处，”罪犯调查部的人员抽着鼻子说。“我不要你的同情，我只想告诉你我在受些什么罪。我到这儿是想提醒你，华盛顿·欧文似乎已经把他的大本营从医院搬到你的中队里来了。你曾听过谁在周围谈论过华盛顿·欧文吗？”

“说老实话，我听到过，”梅杰少校回答。“刚才在这儿的的那个人。他就在这儿谈华盛顿·欧文。”

“是真的吗？”这第一个罪犯调查部的人高兴得大喊。“也许这正是我们侦破这个案件所需要的材料！你在这儿全天二十四小时监视着他，我立刻回医院去给上级写份报告，请求进一步的指示。”犯罪调查部的人员从梅杰办公室的窗子跳出去，离开了。

不到一会儿，隔开梅杰少校办公室和中队部办事处的幔子突然掀开，罪犯调查部的第二个人员气喘吁吁地奔了进来。他一边喘气一边嚷道：“刚才我看到一个穿红睡衣的家伙跳出你的窗子，沿着大路走啦！你看见他了吗？”

梅杰少校回答“他在这儿和我谈过话。”

“我认为有人穿着红睡衣从窗子里跳出去，这情形看起来是非常可疑的，”那个人在小办公室里精力充沛地踱来踱去。”我开始还以为是在你在急忙往墨西哥逃呢。可是现在我清楚了，不是你跳窗子。他并没有谈起华盛顿·欧文吧？”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说老实话，”梅杰少校回答，“他谈起过。”

“谈起过？”这第二个罪犯调查部的人喊了起来。“这太好啦！也许这正是我们破案所需要的突破性材料。你知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他呢？”

“去医院里。他可是个重病号呢。”

“太好啦！”这第二个罪犯调查部的人大声说。“我这就到医院去找他。看来如果要去最好不用真名实姓。我立刻到医务室走一趟，和他们讲讲我的情况，然后我就可以作为病人被他们送进医院。”

“如果我不是真有病，他们不愿意，将我作为病人送医院，”从医务室回来他对梅杰少校说。“实际上，我的病较重。我早就想到医院去检查一次身体，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再到医务室去一趟，对他们说我有病，这样我就会被他们送进医院。”

“你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从医务室回来后对梅杰少校说，垂头丧气，一张嘴露出了紫色的牙龈，手里拿着鞋子和袜子，足趾上也涂满了龙胆紫溶液。他难过地说：“谁听说过罪犯调查部的人牙龈是紫色的？”

他走出中队部办事处时低着头，没想到跌进了一条狭长的掩体，跌破了鼻子。他的体温仍然很正常，可是格斯和韦斯破例用救护车把他送进了医院。他对于这个结果不怎么感到惊奇，因为他早就明白，真撒谎的人一般说来，比诚实的人更为机智，更有抱负，更加如愿以偿。如果他当时对那第二个罪犯调查部的人说了真话，他就会发现自己处境很坏。他说了谎话，隐瞒了事情的真相，现在反而可以平平安安地接着工作了。

由于第二个罪犯调查部人的来访，梅杰少校在工作中变得更加谨小慎微了。他现在一概用左手签名，而且总要戴上黑眼镜，粘着假胡须。从前，为了能够再去打篮球，他曾经用过这副黑眼镜和这两撇假胡须，可是并没有成功。梅杰少校还另外想出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法，用约翰·弥尔顿替代了华盛顿·欧文，这就又增加了一个防御办法。约翰·弥尔顿这个姓名比较简单，容易书写。和华盛顿·欧文这个姓名一样，梅杰少校写约翰·弥尔顿觉得单调时，也可以倒过来写它，效果也不错。此外，这个姓名比他自己的姓名和华盛顿·欧文的姓名都短得多，写起来可以少花许多时间，因此他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约翰·弥尔顿在另一点上也对他有用。约翰·弥尔顿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梅杰少校不久在签名时就想象着和他说起话来，并且把谈话的片断和签名写在一起。结果，公文上一些有代表性的批示可能是这样：“约翰·弥尔顿是个性虐待狂”或“你看到弥尔顿了吗，约翰？”他写的最自得的一条批示是这样的：“约翰里有人吗，弥尔顿？”约翰·弥尔顿为他打开一片新天地，给他提供了无数奇妙的办法，这使他觉得不再单调乏味了。当他觉得写约翰·弥尔顿枯燥时，他就再去写华盛顿·欧文。

在罗马梅杰少校买了那副黑眼镜和那两撇假胡须，这是他为跳出难以摆脱的正在陷入的困境徒然作的最后一番努力。第一次他蒙受奇耻大辱，是在伟大的忠诚宣誓运动期间。当时，三四十个争着请人家签名的人中竟然没有一个愿意让他签名宣誓。这件事发生不久以后，又出了克莱文杰的飞机在太空中消失一事，全体机组人员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大家都怨恨地把这场离奇的灾难的主要责任归罪于梅杰少校，因为他从没有把名字签在忠诚誓约上。

紫红色的宽边镜框配着他那黑色的眼镜。那两撇黑色的假胡须与穿得花花绿绿、演奏手摇琴的街头艺人的假胡须完全相同。他有一天感到再也无法容忍他这种孤单寂寞的生活了，于是戴上黑眼镜，贴上假胡须，想去参加篮球比赛。他装出一副生气勃勃，亲切随和的样子，信步向球场走去，心里暗暗地祈祷，希望别人认不出他。球场上的人都假装不认识他，梅杰少校于是玩得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很带劲。就在他暗自庆幸自己毫不害人的伎俩时，对方球队竟然有人狠命撞了他一下，把他撞倒在地。一会儿，他又被人家使劲撞了一下，他这才醒悟，大家肯定都知道他是谁，正利用他的伪装使劲揍他，推他，绊他。他们根本不想让他打球。他刚了解这一点，他这一队的球员就本能地和对方队里的球员搞在一起，结成一伙。这些充满杀气的家伙怒吼着用恶毒的语言咒骂他，而且还从四面八方挥动拳头他扑来。他们把他打倒在地，趁他还没有爬起来，用脚踢他。在他挣扎着站起身来后，他们就再对他发动进攻。他两手捂住脸，什么也看不清。这伙人象发了狂似地不由自主，蜂拥而上过来揍他，踢他，踩他，还想挖他的眼睛。他们把他打得晕头转向，滚到了沟边，一骨碌倒栽进了沟里。他在沟底站稳以后，从另一边爬上来，踉踉跄跄地走了。一阵阵嘲骂声从他背后传来，石子象雨点般地向他丢来。他踉踉跄跄地走近中队部，沿着帐篷转了个弯才能够避开了他们。他在遭到围攻的整个过程中最关心的是不要让黑睛镜和假胡须掉下来，他这样就可以继续伪装，从而不用害怕以上司的面目出现在他们面前。

回到办公室后梅杰少校哭了，哭完洗去了嘴旁和鼻子上的血迹，擦掉满是伤痕的面颊和额上的烂泥，然后把陶塞军士叫了进来。

“自此以后，”他说，“只要我在这里，任何人不能进来。懂吗？”

“懂了，长官，”陶塞军士说。“我也不能进入吗？”

“你也不能进。”

“懂了。还有其他吩咐吗？”

“没有了。”

“您在这里时，要是真有人来找您，我该怎么回答呢？”

“对他们说我在里面，请他们等一等。”

“是，长官。那要等多久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等到我离开。”

“我在您离开后怎样对付他们呢？”

“随便。”

“您离开后，我可以让他们进来见您吗？”

“可以。”

“可是您已经不在这了，对吗？”

“是的。”

“还有其他吩咐吗，长官？”

“没有了。”

“是，长官。”

“从今以后，”梅杰少校对为他打扫屋子的那个中年士兵说，“只要我在这里，你就不要进来问我有什么吩咐，懂吗？”

“懂了，长官，”勤务兵回答。“那么什么时候我可以进来问您有没有什么吩咐呢？”

“等我不在这儿的时候。”

“是，长官。但是我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可是如果您不在这儿，您又如何吩咐我呢？您在这儿吗？”

“不在。”

“那么我该做些什么呢？”

“只要该你做的事，你都要做。”

“是，长官。”

“没事了，”梅杰少校说。

“是，长官。”勤务兵说。“没有其他的事了吗？”

“还有，”梅杰少校说。“你也不用进来打扫屋子了。如果你无法肯定我不在屋子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进来。”

“是，长官。但是我怎样才能确定你在屋子里呢？”

“如果你不能肯定，那就当我还在这里。然后就可以走开，

等你肯定了再进来。懂吗？”

“懂了，长官。”

“抱歉，我不应该对你说这样的话。不过不这样也不行。再见。”

“再见，长官。”

“谢谢你。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服务。”

“是，长官。”

“从今以后，”梅杰少校对迈洛·明德宾德说，“我不再上食堂里来进餐了。请你派人把每顿饭送到我的活动屋子去。”

“这个主意不错，长官，”迈洛说。“现在，我可以专门为您做一些菜啦，别人绝对无法得知。您肯定爱吃这些菜。卡思卡特上校一向就很爱吃。”

“你不要专门为我做什么菜。你给其他军官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只要你叫送饭的人敲一下我的门，把托盘放在台阶上就可以。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迈洛说。“非常明白。我藏了一点缅因活龙虾，您今晚就可以吃到，再给您来一盆鲜美可口的羊乳酪色拉和两块冰冻巧克力奶油小蛋糕。是我和法国地下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昨天刚从巴黎偷运出来的这种蛋糕。以后就像这样吃，可以吗？”

“不可以。”

“是，长官。我清楚啦。”

迈洛晚餐时为他准备了烤缅因龙虾、精美可口的羊乳酪色拉和两块冰冻巧克力奶油小蛋糕。梅杰少校心里很不高兴。可是如果退回去这些东西，那就只会白白浪费掉，再不然就是被别人吃掉。梅杰少校特别爱吃烤龙虾。他于是怀着愧疚的心情吃了这顿晚餐。迈洛第二天午餐派人送来了马里兰甲鱼和整整一品脱一九三七年酿造的佩里尼翁酒。毫不思索，梅杰少校就把这些东西狼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吞虎咽地吃下去了。

吩咐完迈洛以后，梅杰少校就剩下中队部办事处的那些人员了。梅杰少校为了避开这些办事人员进进出出都由办公室那扇满是污垢的赛璐珞窗子走。这扇窗子不上插销，装得很低，窗口又大，进进出出很方便。他从中队部起回活动屋子，总在周围没有人时先奔到帐篷角上，然后跳进铁路堑沟，头也不抬地向前飞奔，直到进入那片森林。走到和活动屋子平行的地方，他爬出了堑沟，穿过茂密的矮树丛，迂回曲折地朝自己的家飞奔而去，在矮树丛里他只遇见过弗卢姆上尉一个人。一天晚上，弗卢姆上尉扭歪着脸，象幽灵似的忽然间从一片长满悬钩子的矮树丛里钻了出来，把梅杰少校差点没吓死。他向梅杰少校控诉说，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恐吓他要切断他的喉咙。

“今后你如果再这样吓唬我，”梅杰少校对他说，“我也会把你的喉咙切断。”

弗卢姆上尉被吓得倒吸了一口气，赶忙闪进那片长满悬钩子的矮树丛里去了。从此梅杰少校没再见过他。

回顾自己的成就时，梅杰少校心里很感高兴。在拥挤地住着二百多人的几英亩外国土地上，他竟然象一个隐士。依靠一点独创性和想象力，他使得几乎中队里所有的人都不同他讲话了。梅杰少校发觉，既然实际上谁都不想和他讲话，他这样做倒是符合大家的心意。后来事实证明，除了尤索林这个疯子，确实没有其他人想要和他讲话。有一天在梅杰少校顺着沟底飞奔回活动屋子去吃中饭时，他被尤索林用飞行滑车绊倒了。

梅杰少校在中队里最不愿意被尤索林用飞行滑车绊倒。因为尤索林的名声一直不好。他老是那么丢脸地吵吵闹闹，要求把根本不在他帐篷里的那个死人弄走。去阿维尼翁执行轰炸任务回来之后，他把衣服脱个精光，赤身裸体地到处鍍达。颁奖那天，德里德尔将军为了嘉奖他在弗拉拉上空作战英勇走到他面前，要给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他别上一枚勋章，可是发觉他赤条条地站在队伍里。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那个死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搬出尤索林的帐篷。梅杰少校已经失去了这种权力，因为他批准陶塞军士向上级汇报说，那个抵达中队不到两小时就战死在奥尔维耶托上空的少尉，根本没有到中队来过。在梅杰少校看来，如果谁有一点权力能把那个死人的东西从尤索林的帐篷里搬走，那就是尤索林本人，然而，梅杰少校又认为，这种权力尤索林似乎并没有。

尤索林用飞行滑板绊倒梅杰少校之后，梅杰少校嘴里不住地哼哼，扭动身子极力想站起来。尤索林就是不让他站起来。

“尤索林上尉有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尤索林说，“请求马上和少校面谈。”

“你先让我站起来好不好，”梅杰少校躺在沟里极为尴尬，生气地命令道。“我一只手臂撑着身子，无法举手向你答礼。”

梅杰少校被尤索林放开了，两人慢腾腾地站起来。尤索林向他再次行了个军礼，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请求。

“到我办公室去谈吧，”梅杰少校说。“我想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尤索林回答说：“是长官。”

他们拍掉衣服上的沙土，然后向中队部办事处的门口走去。两人都没有说话，气氛很不协调。

“在这儿你等一会儿，我进去在这些伤口上涂点红药水。然后让陶塞军士领你进来。”

“是，长官。”

梅杰少校端着架子大踏步穿过中队部办事处到里面那个帐篷去，看也不看坐在办公桌和公文柜旁边工作的那些办事员和打字员。他随手把通向自己办公室的幔子放下了。他等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时马上迅速跑到了窗口，一纵身跳到了外面想要溜走。尤索林把他的去路拦住了。尤索林摆着立正的姿势在那儿等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见到他再一次行了一个军礼。

“尤索林上尉有一件生命攸关的大事，请求马上和您面谈。”他坚决地重复了一遍。

梅杰少校怒气冲冲地嚷道：“我拒绝你的请求。”

“那可不行。”

梅杰少校妥协了。“好吧，”他厌烦地说。“我就和你谈谈。我的办公室里面谈，请你跳进去。”

“您先请。”

他们进办公室后，梅杰少校坐了下来。尤索林在少校桌子前面走来走去，告诉少校他不想再去执行战斗任务了。他有什么办法呢？梅杰少校暗忖。遵照科恩中校的指示办事是他惟一能做的，同时希望一切顺利。

他问：“为什么不想再执行战斗任务了呢？”

“我害怕。”

“这没有什么好害臊的，”梅杰少校平心静气地安慰他。“我们都害怕嘛。”

“我并不害臊，”尤索林说“我只是害怕。”

“倘若你从不害怕，你这个人反而不正常了。甚至最勇敢的人也会害怕的。战胜恐惧是我们在战斗中面临的最大的工作之一。”

“唉，得了，少校。我们能不能别说这些废话？”

梅杰少校神情不自然地垂下了眼睛，不停地摆弄着自己的手指。“那我能对你说些什么呢？”

“说我已经执行完规定的飞行次数，可以回国了。”

“你已经飞行几次了？”

“五十一次。”

“你只需要再飞行四次就完成飞行任务了。”

“他会增加飞行次数的。每当我即将飞完规定的次数时，他就又增加了。”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一次也许他不会这样。”

“无论怎么说，他还没有放任何人回国。他让飞满规定次数的人在这儿等候轮换的命令，等到缺人时，就又增加飞行次数，让他们都重新加入战斗。他从来到这里以后，一直都是这样做。”

“轮换的命令总是不到，并不是卡思卡特上校的责任。”梅杰少校劝他说。“这是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的责任，一接到我们送上去的轮换人员名单，他们就应该立即发布轮换命令。”

“即使这样，他还是可以请求上级补充人员，等命令一到就遣送我们回国。无论如何，我听说，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只要求我们飞行四十次，让我们飞五十五次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

“我完全不知道，”梅杰少校回答。“卡思卡特上校是我们的指挥官，我们必须服从他呀。你不妨再飞四次，然后等着看看？”

“我不愿意。”

有什么办法呢？梅杰少校暗自重复了一遍。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老是用眼睛盯着你，对你说宁死也不愿在战斗中牺牲，他最差和你同样老练、同样聪明，你却必须装着比他老练，比他聪明，你能对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办呢？你能对他说些什么？

“如果我们让你挑选任务，允许你去执行例行的飞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梅杰少校说。“这样，你既可以飞完剩下的四次任务，而又不需冒什么风险。”

“我不想执行例行的飞行任务，我想脱离这场战争。”

梅杰少校问：“你希望看到我们的国家战败吗？”

“我们不会被打败的。我们有人，有钱，有物质。军人中可以代替我的人有一千万。有些人在战斗中给打死了，更多的人却在发财致富，纸醉金迷。让别人往战场上去送死吧。”

“可假如我们国家人人都这么想，那会怎样呢？”

“那么我要是不这样想，我就非常傻，是不是呢？”

你能给他说些什么呢？梅杰少校绝望地认为。他有一句话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不能说，那就是毫无办法。如果对人家说他没有任何办法，那就会暗示，倘若他有办法，他是愿意出点力的，其内含的意思就是：科恩中校的政策有些错误不公正的地方。科恩中校在这个问题作过极其明确的指示。梅杰少校无论如何不能说自己没有任何办法。

“请原谅，”他说，“可我没有什麼办法。”

### 第十章 温特格林

克莱文杰不见了。他那套哲学的基本缺点就在于此。十八架飞机一天下午，从帕尔马执行每周一次的例行飞行任务回来，在厄尔巴岛附近减速下降，穿过一片闪烁着阳光的白云。十七架飞机钻出了云层。还有一架却毫无踪影，天上不见，下面一平万里的碧绿的海面上也不见，连残骸也没有留下。围着那片白云直升飞机兜来绕去，直到天黑。晚上，那片云吹散了，第二天早晨克莱文杰这个人从此消失了。

人们对克莱文杰的失踪极为惊讶，说老实话，这次事件和洛厄里基地那次大阴谋同样令人震惊。在一个发饷日，洛厄里基地上一个营房里有六十四个人全部不知去向，从此便杳无音讯。尤索林在克莱文杰的生命被非常巧妙地夺去之前，一直认为这只是那些士兵同时决定开小差。事实上，看来象是集体擅离神圣职守的那次开小差行动，曾经使尤索林大受鼓舞，他还满心欢喜地奔出去，告诉前一等兵温特格林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这值得如此激动吗？”前一等兵温特格林令人反感地冷笑了笑。他把一只穿着脏军鞋的脚放在铁铲上，郁郁寡欢地靠在一个正方形深坑的坑壁上。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就挖这种坑。

前一等兵温特格林是个心地不好的小无赖，专爱制造矛盾。每次开小差他总被抓住，接下来就被罚在一段规定的时间内挖掘并填没六英尺深、六英尺宽、六英尺长的土坑。他每次服刑期满以后总又开小差。他以一个真正爱国者的献身精神，不辞劳苦地完成挖坑填坑的任务。

“这种工作也不错，”他总带着哲学家的风度说。“这种活总得有人去干。”

他聪明透顶，知道战争时期在科罗拉多州掘土坑并不是一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不幸的差使。这种土坑并不急需，所以他可以从从容容地挖，从从容容地填，并不感到过度劳累。不过，他每次受军法审判，总被降为小兵。这样就丢掉军衔，他非常痛惜。

“作个一等兵还不错，”他感慨万千地回想着。“那时候我有地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他显出一种毫无办法、郁闷的神情。“可是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了，”他这么想。“下一次我再开小差，那我就只是个小兵啦。我完全清楚事情不会就这样的。”挖坑是没有前途的。“这个工作甚至干不长。我每次服刑期满，他们就不让我干了。我只有再开小差才能接着干。可是我又不能老这样干。这有个问题，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下一次我再开小差，我就会被他们送进牢房了。我真不知道自己结局将会如何。要是我不小心，他们也许还会把我送到海外去。”他并不想一辈子都在挖坑，可是只要战争没有结束，只要挖坑是战时工作的一部分，他还是乐意干下去的。“这是一个责任问题嘛，”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停地挖这些坑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干得很好，还有人最近建议授给我一枚勋章呢。你的本职工作是在士官学校里鬼混，希望在你毕业之前战争结束。前方战场上的官兵的本职工作就是打赢这场战争。但愿他们都象我这样尽职。如果我不得不到海外去履行他们的职责，那或许太不公平了，对吗？”

前一等兵温特格林有一天在一个坑里挖土时戳破了一根水管，几乎被淹死。别人从坑里拖上他来时，他几乎已经失去知觉。后来人家纷纷传说，水管里流出来的是石油。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也因此被赶出了基地。不久，只要能找到一把铲子的人都到外边发狂似的挖洞找石油。到处尘土飞扬；那场景如同七月后一天早上皮亚诺扎岛上的情形：前一天夜晚，迈洛出动了他的迈——明联营机构集结起的全部飞机，轰炸了这个中队、机场、炸弹库以及飞机修理棚。第二天早上，幸存的官兵就全体出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动，忙着重新搭起满是窟窿的帐篷，把桩子敲进坚硬的土里，再用从机场上飞机修理棚里偷来的装甲板和从别人帐篷侧边偷来的方方块块的破烂的防水帆布当屋顶。人们在科罗拉多刚听说发现了石油，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就被调离那里，辗转来到皮亚诺扎岛接替已去世的科姆伯斯少尉的职务。科姆伯斯有一天以客人身分随机出去执行任务，想看看作战的情形，结果和克拉夫特一起死在弗拉拉上空。一想起克拉夫特尤索林就感到内疚，因为在他进行第二轮轰炸时克拉夫特牺牲了，再说在辉煌的阿的平叛乱中克拉夫特也无缘无故地受到了牵连。这次叛乱在他们飞往国外的第一段行程中间发生在波多黎各，十天之后在皮亚诺扎岛上宣告结束。阿普尔比一到皮亚诺扎岛，就忠心地大步走进中队部报告说，尤索林拒绝吞服阿的平药片。中队部办事处的军士慌忙请他坐下。

“谢谢你，军士，我就坐下，”阿普尔比说。“大概要等多久呢？今天我还需要大忙一段时间，这样明天一清早我就有了充分的准备，只要一声令下，战斗立刻就可以进行。”

“长官？”

“你想说什么，军士？”

“你刚才问的什么？”

“大概要等多久才能进去见少校？”

“等到他出去吃中饭你就可以进去，”陶塞尔军士回答，“他一走，你立刻可以进去见他。”

“可是等我进去他已经走了。对不对？”

“对啊，长官。梅杰少校吃完中饭才会回办公室来。”

“那好吧，”阿普尔比犹豫不决地说。“那么还是吃过中饭我再来吧。”

阿普尔比走出中队部办事处，心中十分不解。他刚走到外面，仿佛就看见一个有点儿象亨利·方达的高个子、黑皮肤的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官跳出中队部的窗子，一拐弯便飞也似的跑得毫无踪影。阿普尔比站住了脚，双目紧闭，一种令人不安的疑虑出现在脑海。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发了疟疾，还是更糟糕的，阿的平药片吃得太多了。阿普尔比服的阿的平药片是规定剂量的四倍，因为他想成为比谁都强四倍的优秀飞行员。他还没睁开眼睛，陶塞军士已经走过来，轻轻地在他肩膀上拍了拍，告诉他梅杰少校刚离开办公室，如果他想进去，就可以进去了。阿普尔比的信心恢复了。

“谢谢你，军士。很快他就会回来吗？”

“吃完中饭他就回来。他一回来，你就必须离开他的办公室，在前面的中队部办事处等候，一直等到他出去吃晚饭。梅杰少校在办公室里时，从来不在那里接见任何人。”

“军士，刚才你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梅杰少校在办公室里时，从来不在那里接见任何人。”

阿普尔比眼睛瞪的大大地看着他，准备把口气放严厉一点。“军士，你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国外待得很久，而我是新到中队里来的，所以想戏弄我一番？”

“哟，长官，怎么会有这种事，”军士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是我接到的命令。你见到梅杰少校，可以问问他。”

“我想问一问他，军士。我何时才能见到他呢？”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见到。”

阿普尔比觉得自己蒙受了耻辱，脸涨得绯红。他把关于尤索林和阿的平药片的报告写在军士递给他的便笺上，然后立刻离开，心里想着有幸穿上军官制服的疯子可能还不仅是尤索林一人。

飞行任务被卡思卡特上校提高到五十五次时，陶塞军士开始怀疑，大概穿军装的人全都疯了。陶塞军士骨瘦如柴，双颊干瘪，淡淡得几乎象没有颜色的黄头发，牙齿像又白又大的软糖。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中队的行政工作归他主管，可是这个工作并不让他满意。官兵们象亨格利·乔等全很不公正地对他抱有怨恨，总是恶狠狠地看着他。现在阿普尔比成了红极一时的优秀飞行员和从不失分的乒乓球运动员，所以对陶塞军士蛮横无礼，进行报复是其内心的目的。陶塞军士之所以主管中队的行政工作，是因为这项任务中队里没有人承担起来。他对战争和提升都毫无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陶瓷碎片和赫佩尔怀特式家具。

几乎不自觉地陶塞军士按照尤索林的思路去看待他帐篷里的那个死人——认为那个死人仍然在尤索林的帐篷里躺着。那个死人实际上根本不在那里。他不过是个后补飞行员，在正式报到之前就牺牲了。他走过作战室时停下来询问到中队部去的路，马上就被送去作战，因为那会儿，许多人已经飞满当时规定的三十五次任务了，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难以凑齐大队部规定的机组人员人数。他从来没有正式编进中队，所以他的名永远不能正式被中队部除去。陶塞军士意识到，有关那个倒霉人的公文会不断增加，没完没了。

那个人叫马德。对暴力行为和浪费行为陶塞军士同样感到厌恶，所以在他看来，马德被飞机载着横渡重洋，到达目的地不到两小时就在奥尔维耶托上空被炸得粉身碎骨，似乎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浪费了。大家都回忆不起那个人是谁，或是他长成什么样，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更是最想不起他是谁的人了。两人只记得有个新来的军官曾经在作战室露过面，适逢一次战斗，一到就战死了。每次有人提起尤索林帐篷里的死人时，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就满脸通红，坐卧不安。可能见过马德的那几个人——在同一架飞机上的人员——全都和他一起化为灰烬了。

然而尤索林清楚地知道谁是马德。马德就是一个从未获得任何机会的无名战士，因为关于无名战士，大家知道的就这么多——他们没有获得任何一个机会。他们不得不死。真正的无名战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士就是这个死人，虽然他的行李和三个月前他来报到的那天的摆法几乎完全一致，仍然横七竖八地堆在尤索林帐篷里的那张帆布床上。他放下行李后不到两小时，死气玷污了所有的东西，就象他战死后的第二周，波洛尼亚大围攻开始后一切事物都被玷污那样。润湿的空气中弥漫硫磺的烟雾，到处是霉臭的死气，这股气味已经被即将执行轰炸任务的官兵给染上了。

波洛尼亚的弹药库曾经被意大利大陆上的重轰炸机轰炸过，但是飞机飞得比较高，所以未能炸毁它们。卡思卡特上校现在已经自告奋勇，命令他的大队前去轰炸这些弹药库。这一来，大队里的官兵就无法逃避这次任务了。随着任务延期，大伙的恐惧意识和愁闷心情被加强了。他们认为这次任务特别凶险。雨下个不停，这种无法摆脱的、强烈的预感渐渐蔓延开来，就象一种腐烂的脓疮那样，强烈地浸润着每个人使大家痛苦。大伙身上都有一股福尔马林味。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求助，医务室对此也毫无办法。科恩中校下令关闭医务室，因此谁也不能去看门诊了；这是因为前几日总算雨停了一天，可是官兵们却奇异地腹泻起来，纷纷涌向医务室请求看病，轰炸波洛尼亚的任务只好再次延期。门诊暂时停止，医务室帐篷的门也给钉住，丹尼卡医生于是无所事事，在下雨的间隙时间里就象一只忧郁的秃鹰那样坐在一张高凳上，满面愁容地保持中立的神情，沉默地领略着蔓延开去的恐惧。丹尼卡医生的高凳子上方，挂着一块不祥的牌子。布莱克上尉开玩笑钉在关闭的医务室帐篷门上，但是丹尼卡医生不认为这是玩笑，所以它一直被挂在那里。用黑蜡笔在牌子四周画了一圈，上面有几个手写的字：“家里在出殡。在另行通知以前，医务室暂停门诊。”

四处蔓延的恐惧，渗入了邓巴的中队。一天晚上，邓巴好奇地把头伸进了医务室帐篷的门，恭恭敬敬地对斯塔布斯医生的不清晰的身影说起话来。斯塔布斯医生正在帐篷内十分黑暗的角落



里坐着，一瓶威士忌和盛满净化了的饮用水的圆瓶放在他面前。

他关切地问：“你身体好吗？”

“很糟，”斯塔布斯医生回答。

“你在这儿干什么？”

“坐着啊。”

“我还想现在门诊不开了呢。”

“门诊是不开了。”

“那你为什么坐在这儿？”

“你说我去哪儿坐呢？难道去同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一起坐在不幸的军官俱乐部里吗？你知道我在这儿做什么？”

“坐着啊。”

“我不是说在帐篷里，而是说在中队里做什么。妈的别自以为是了。你猜得出飞行中队里一个医生该做什么吗？”

邓巴说：“其他中队医务室的门都已经钉起来了。”

“如果有个病人走进我医务室的门，我就禁止他飞行，”斯塔布斯医生发誓说。“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闲话呢。”

“任何人你都不能让他停止飞行，”邓巴提醒他说。“那道命令你总知道吧？”

“病人只要被我打上一针，就可以让他躺倒在地，实实在在地让他停止飞行，”斯塔布斯医生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得意洋洋地冷笑起来。“他们以为，门诊病人只要下一道命令就会绝迹。这些野种。嗨，又下雨了。”雨又下起来了，雨点先是落在树丛里，然后落在沼泽中，最后象抚慰的低语那样在帐篷顶轻轻拍打着。“什么东西都是湿乎乎的，”斯塔布斯医生带着厌烦的心情说。“连厕所和小便池也溢满出来，抗议这种行为。整个该死的世界有一股保存尸骨所散发出来的气味。”

斯塔布斯医生闭上了嘴，四周变得悄无声息。夜幕降临了，带来了一种极端孤独的感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邓巴建议说：“开灯吧。”

“没有电啊。我懒得去管自己的那只发电机。过去，从治病救人的工作中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可现在，我真不明白治病救人还有何意义，因为反正他们都要死。”

邓巴安慰他：“哦，这工作还是有意义的。”

“这是真的吗？那么你说说看？”

“尽可能让他们多活几天就是这项工作的意义。”

“很好，可是让他们多活几天又怎么样呢？他们反正都得死。”

“秘诀就在于不去思考这个问题。”

“不要说什么秘诀不秘诀。你说这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邓巴考虑了一阵儿。“谁知道呢？”

邓巴并不知道。按道理讲，轰炸波洛尼亚的任务应该使他喜出望外，因为现在时间过得太慢了，几小时长得象几世纪。然而邓巴明白他这一次肯定会死去，所以这个消息反而使他异常痛苦。

“你还想再弄一些可卡因吗？”斯塔布斯医生问。

“我是帮朋友尤索林弄的。他认为这次他会把命送掉。”

“尤索林？到底谁是尤索林？尤索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啊？在军官俱乐部的那天晚上因为喝醉酒而要与科恩中校比试的那家伙吗？”

“就是他。他是亚述人。”

“那个不知哪儿蹦出来的疯子。”

“他也不算是个疯子，”邓巴说。“他发誓不往波洛尼亚飞。”

“这正是我的意思，”斯塔布斯医生说。“可能只有那个不知哪里蹦出来的疯子还正常点。”

### 第十一章 上尉布莱克

对于这件事科洛尼下士最先是从大队部来的电话里知道的。他被这个消息震住了，于是急忙轻手轻脚地穿过情报室，来低声向布莱克上尉汇报。上尉在打瞌睡，两条举到肩平的小腿放在办公桌上。

立刻布莱克上尉兴奋起来。“波洛尼亚？”他高兴地嚷着。“好吧，我又会被大家诅咒了，”他大声地笑了起来。“嘿，波洛尼亚？”他又大笑起来，惊奇而高兴地摇摇头。“嘿，兄弟！那帮狗娘养的要是不是知道是去波洛尼亚，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我真想马上去看看他们的那副神气。

这是布莱克上尉自从梅杰少校打败布莱克上尉当上中队长以来第一次开怀大笑。当轰炸手们前来领取图囊的时候，他站起来，迟钝地表现出一点热情，随后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正面柜台后边，想方设法唤起内心对这件事的愉悦。

轰炸手们将信将疑地问他，是真的要去波洛尼亚吗？他不断地重复说，“没错，你们这帮野种，是波洛尼亚，哈，哈，哈！瞧瞧你们的胆量吧。你们这帮狗娘养的这回可没处跑了。”

带着钢盔，降落伞和防弹衣的军官和士兵们停留在四辆卡车的四周，卡车就停在中队部广场的中央。布莱克上尉也在人群的最后面当兵的有什么动静走了出来，非常有趣地观察这件事情宣布以后，所有其他的军官和当兵的会有什么反应。他是个身材高大，心地狭窄，生性怪僻，郁郁寡欢，行动没精打采的家伙。每隔三四天他才整理一次他那瘦削而又苍白的脸。在多数情况下，总在皮包骨头的上嘴唇上留着两撇金红色的小胡子。外面的景象并不使他感到失望。在惊恐的气氛笼罩下，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阴沉。布莱克上尉很舒适地打了个呵欠，最后的一丝睡意驱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别人每次去接受考验时，他都这样笑笑。

杜鲁斯少校在佩鲁贾上空战死以后，布莱克上尉差点被选中来接替他。轰炸波洛尼亚的任务对布莱克上尉来说从那件事以后，可以算是一生中最大的收获了。当无线电传回杜鲁斯少校的死讯时，布莱克上尉内心一阵高兴。虽然布莱克以前从未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立即他意识到，接替杜鲁斯由自己来担任中队长是合乎情理的。首先，他是中队的情报官，这意味着中队中的任何人都比他笨。确实，他和杜鲁斯少校和所有其他的中队长不同，并不属于战斗人员编制，但这是对他十分有利的一点，因为他没有性命危险，只要国家需要，他就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布莱克上尉越想越觉得事情只能如此。只要现在赶快到合适的人那里说句合适的话，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于是他赶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决定行动步骤。坐在转椅里，他两只脚跷在桌子上，眼睛闭着，脑海里想像自己成为中队长后的美妙情景。

布莱克上尉想象这件事的时候，卡思卡特上校也正在采取行动。布莱克上尉认为梅杰少校是凭着机智打败了他的，而且，速度之快，简直使上尉大为惊奇。委任梅杰少校为中队长的命令刚一宣布，上尉不仅垂头丧气，而且毫不掩饰他的胸中的怨恨。当行政部门的一些同事对于卡思卡特上校选中梅杰少校，表示惊讶时，布莱克上尉就嘟囔着说其中必有奥妙；当同事们就梅杰少校很象亨利·方达这一点在政治方面给他带来的好处进行猜测时，布莱克上尉就说梅杰少校事实上就是亨利·方达；当他们说梅杰少校有点儿怪异时，布莱克上尉竟然宣称他是共产党人。

“什么东西被他们抢走了，”他表示反抗地宣称。“唔，你们大家愿意的话，可以袖手旁观，让他们这样干，我可不成。我要采取点行动。我从现在起要让到我情报室来的每一个杂种都签一份忠诚誓约。那个狗娘养的梅杰少校，即使他想签，我也不允

许。

这个伟大的忠诚宣誓运动，几乎一夜之间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看到自己成了这个运动的先锋，布莱克上尉感到兴奋。他这回可找到一个好办法了。所有作战的官兵到情报室领取图囊时，都必须签一个忠诚誓约。到降落伞室领取防弹衣和降落伞时，必须签第二个誓约，还得向管理摩托车的鲍金顿中尉签三个誓约，然后才获准从中队部乘卡车到飞机场去。一动身就必须签上一个忠诚誓约。甚至领饷、到军中小卖部去买东西、让意大利的理发师理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签忠诚誓约。布莱克上尉以为，每一个主张搞这项运动的军官，都是在和他竞争，他日日夜夜都在密谋筹划，算计怎样比别人先走一步。因为谈到报效祖国，他总是力争第一的。当其他军官在他的怂恿下，也采用了自己的一套忠诚宣誓办法以后，他又超前一步，添了一个新花样，要每个来到他情报室里的杂种签上两个、三个、四个誓约。然后，他又搞效忠宣誓的花样，宣誓之后还唱《星条旗》，一遍、两遍、三遍、四遍的唱。布莱克上尉每次总比他的竞争者高出一筹，于是他就轻蔑地回过头去瞧瞧他们。而每当他们赶上了他以后，他就停止这样做了，于是又动脑筋，挖出一些新的鬼点子，再把他们嘲弄一番。

行政人员在中队里原是派来给战斗人员服务的，但战斗人员发现，行政人员却支配了战斗人员。他们被威吓、侮辱、折磨，被他们整天指使做这做那。他们一提出抗议，布莱克上尉就这么答复他们：凡是忠诚的人，对于履行必需的宣誓手续，内心是会毫无怨言的。不管是谁问到宣誓的效果时，他就回答说，凡是为国效忠的人，都会经常在他的敦促下做到这一点，而且还引以为豪。当有人问到这样做的道德价值是什么时，他就回答说：《星条旗》是最最伟大的现存的音乐作品。一个人签署的忠诚誓约越多，他也就越忠诚；道理对于布莱克上尉就是这么简单明了。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让科洛尼下士每天成百次的签约，以此证明他比任何人更加忠诚。

“要不断地让他们宣誓才是重要的事情，”他向他的追随者解释。“至于他们是否真诚无关紧要。正因为这样，尽管小孩子根本不懂‘誓约’和‘效忠’的含义，他们也要小孩子发誓。

光荣的忠诚宣誓运动在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看来是一件光荣得讨厌的事，因为组织每次战斗任务时，这一运动总要给两位上尉的队伍组织工作增添麻烦。这种任务更浪费时间，中队的每个人都忙着签名、宣誓、唱歌。这样一来，紧急有效的行动根本就不可能，但是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都很胆小，没有勇气向布莱克上尉提出反对意见，而且几乎每天布莱克上尉都一丝不苟地坚持他首创的不断重申学说，这学说是他设计的一种圈套，用来捕捉所有今天签了忠诚誓约，明天就变得不忠诚的人的。正当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陷于两难困境的时候，布莱克上尉来向他们提意见了。他带了一个代表团来，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获准起飞执行战斗任务的每个飞行员必须签忠诚誓约。

“当然啦，由你们来决定这件事，”布莱克上尉指出，“没人想对你们施加压力。但是，别人都叫他们签忠诚誓约，惟独你们不要他们签忠诚誓约，不关心国家大事，这在联邦调查局看来，可能是非常可笑的。如果你们两位情愿落个坏名声，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与旁人无关。我们之所以努力只是为了帮助你们。”

但是，他们没有说服迈洛。即使梅杰少校是共产党人他完全拒绝不给梅杰少校东西吃的命令，事实上，他私下怀疑梅杰少校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人。迈洛生性反对任何破坏正常秩序的革新。他的道德准则坚定，严辞拒绝参加这一光荣的忠诚宣誓运动。后来，他被布莱克上尉带领的代表团访问，并邀请他参加。

布莱克上尉在迈洛拒绝以后这样说：“每个人都有国防的职责。整个忠诚宣誓的程序都是自愿的，迈洛，不要忘记这一点。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他们不愿意在皮尔查德和雷恩那儿签誓约是可以的，但如果他们不在你这儿签，你就该饿死他们。这就跟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你了解了吗？你总不反对第二十二条军规吧？”

他们未能说服丹尼卡医生。

“你凭什么认定梅杰少校是共产党人？”

“你在我们指控他之前从没听到他自己否认过，对吗？你也看到他从来没有在我们的忠诚誓约上签名。”

“他没有签名，是你们不允许。”

“又怎么能让它签名呢，”布莱克上尉解释说，“允许他签名，就会破坏我们的整个计划。你瞧，如果你不想同我们合作，那你就随便好了。不过，如果迈洛刚开始要饿死梅杰少校，马上就被你医治好了，那么我们其余的人这样卖力地干又有什么意思呢？我真不知道大队领导如何处置一个破坏我们整个安全计划的家伙。你很可能被他们调到太平洋去。”

很快丹尼卡医生就屈服了。“我马上就去告诉格斯和韦斯，让他们遵从你的吩咐。”

卡思卡特上校在大队部已经开始在想，到底什么地方出了漏洞。

“小事一桩，就是那个傻瓜布莱克在搞什么爱国主义的活动，”科恩中校笑着把这个消息报告了他。“我想你还不如同他对峙一阵，梅杰少校是被你提升为中队长的嘛。”

“那是你的主意，”卡思卡特上校火冒三丈，回了他一句。“当时我拒绝你就好了。”

“我出的可是一个绝妙的主意，”科恩中校反驳，“你是一位行政大员，这个被人抛弃的少校却给你脸上抹黑，如今这一来，就可以除掉他了。你别担心，事情也许不久就会恢复正常的。现在最好是去封信给布莱克上尉，全力支持他，希望他在把事情弄得无法收拾之前罢手。”科恩中校一时陷入幻想。“我觉得有点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怪！布莱克上尉那个蠢猪总不会把梅杰少校从活动屋子里赶出来吧？”

布莱克上尉决定“我们下一步就该把梅杰少校那杂种撵出他的活动屋子。”“我还想把他的老婆孩子也赶到树林里去。不过，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没有老婆孩子。所以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事情，赶他出去。这些帐篷都让谁管？”

“让他管。”

“你们清楚了吗？”布莱克上尉喊起来。“一切都被他们霸占了！哼，我可无法忍受。如果有必要，我就把情况直接报告给德·科弗利少校。少校一从罗马回来，我就立刻让迈洛和他谈谈这件事。”

布莱克上尉对于德·科弗利少校的智慧、权力以及处事的公正是有无限信心的，虽然以前他从未同少校谈过话，而且至今还感到勇气不足。他派了迈洛作代表，去和少校谈话，而自己则仍旧怒不可遏，暴躁地等着这位身材高大的军官回来。对于这位相貌堂堂、一头白发、满脸横肉、一副救世主姿态的少校，布莱克上尉和中队的其他人怀着无比敬畏心情。他终于从罗马回来了，一个新制的赛璐珞眼罩，护住了他那只受伤的眼睛。他一回来，布莱克上尉的整个光荣的忠诚宣誓运动就完全破产了。

德·科弗利少校回来的那天，表情严峻，面色凶狠地踱进食堂，发现等候签名宣誓的军官排成了一堵人墙，挡住了他的去路，这时迈洛小心谨慎，什么也没有说。在食品柜台的那一头，那些来得早的人一手托着一盘菜，正在向国旗宣誓，以便得知许可坐下吃饭。来得更早的一些人，已经围着餐桌坐了下来，为的是唱完后好用桌上的盐、胡椒粉和番茄酱。这时正在唱《星条旗》。德·科弗利少校走到门口，停了下来，就象看到希奇古怪的事情似的。他皱起眉头，对眼前的情况表示难以理解，非常不满。吵闹的声音这才慢慢平息下去。他径直地向前走去，面前的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那堵人墙也随着分开了一道很窄的缝隙。他目不斜视，一直大踏步走到热菜柜台，用清楚、圆浑、并且因年老而变粗，因权力和地位而变得雄壮的声音说：

“把吃的拿给我。”

德·科弗利少校被斯奈克下士递给的不是吃的，而是一张请他签名的忠诚誓约。德·科弗利少校一看到勃然大怒，那张纸被他摔在一边，那只完好的眼睛发出极端蔑视的怒火。在盛怒之下，那张苍老的、布满皱纹的脸显得更加阴深可怕。

“我是说，‘把吃得拿给我’，”他大声命令着，刺耳的噪音好象远处的雷鸣，发出吓人的隆隆声，整个寂静的帐篷充斥着响声。

斯奈克下士身体发抖，脸色苍白。他用祈求的神气向迈洛看上一眼，希望他解一下围。过了令人十分难堪的好几秒钟，谁都没有说话。随后，迈洛才点了点头。

他说：“给他吃吧。”

斯奈克下士这才把吃的东西递给德·科弗利少校。德·科弗利少校托着满满的一盘离开柜台，然后又停了下来。他的眼光落在那一群军官身上，他们全看着他，向他发出默默的恳求。他于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战斗姿态，大声吼道：

“把吃的给每个人！”

“把吃的给每个人！”迈洛答应一声，如释重负。这一来，光荣的忠诚宣誓运动便被粉碎了。

这一招使布莱克上尉非常失望，因为从他背脊上来一刀的竟来自他十分信赖、视为靠山的一位上级。他被德·克弗利少校给搞垮了。

“我很好，”他轻松地回答每个向他来表示同情的人。”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恐吓我们所不喜欢的人，让大伙警惕梅杰少校这个危险人物。这些目的我们的确达到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打算让他在忠诚宣誓上签名。我们现在是否举行忠诚宣誓，已经没有必要了。”

由于发现中队里那些他不喜欢的人又一次被可怕的、没有尽头的波洛尼亚大围攻吓坏了，布莱克上尉不禁想起自己搞光荣的忠诚宣誓的日子是多么值得回忆的。那时候，他可真是个伟大的人物，即使象迈洛·明德宾德、丹尼卡医生以及皮尔查德、雷恩那样的大人物，见他到来也要浑身颤抖，叩头下拜。为了向新来的人证明，自己曾一度是个伟大的人物，他还保留着卡思卡特上校颁发给他的那张奖状。

### 第十二章 波洛尼亚

实际上，是奈特军士，而不是布莱克上尉，造成了波洛尼亚大恐慌。奈特军士得知要去轰炸波洛尼亚后，立刻沉默地溜下卡车，又去拿了两件防弹衣。大家看到这种情况，都沉着脸跟他一起奔向降落伞室去。剩余的防弹衣未抢光时，大家已经乱成不可收拾的一团。

“嗨，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呀？”基德·萨普森忐忑不安地问。“波洛尼亚不会那么危险吧？”

奈特雷双手捂住那张年轻而又严肃的脸，呆呆地坐在卡车铺板上，没理会他。

奈特军士应负全部责任。后来，任务又一再延期，给他们增添了不少痛苦。命令下达后的第一天早晨，大家正要登机，一辆吉普车忽然开来了，通知他们说，波洛尼亚正在下雨，只好延期执行轰炸任务。他们回到中队营地上时，皮亚诺扎岛上也下起雨来了。他们那天一直呆呆地望着挂在情报室遮篷下的那幅地图上的轰炸线，失魂落魄地反复想着，这次任务是无法逃避了。横钉在意大利大陆上的那条狭长的红缎带，就是明显的证据：攻上意大利的地面部队被拦阻在目标以南四十二英里的地方，很快攻占这座城市的可能性不大。在皮亚诺扎岛上驻扎的空军官兵想要逃避轰炸波洛尼亚的任务，简直比登天还难。他们无法摆脱已经深陷其中的困境。

雨一直下个不停，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可是实际上，心中暗暗祈祷这点希望他们也没有，因为他们知道雨总是要停的。皮亚诺扎岛上雨停了，波洛尼亚又下起雨来；波洛尼亚雨停了，皮亚诺扎岛上又下起雨来。如果两个地方都没有下雨，诸如流行性腹泻或轰炸线移动等莫名其妙的反常现象就会出现。前六天，他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集合了四次，听了四次简令传达，然后又被送回营地。他们有一次已经起飞，编好队在空中飞行，指挥塔却突然命令他们着陆。下雨的时间越长，他们越是痛苦；他们越是痛苦，就越要祷告上帝让雨不要停。大伙在晚上整夜仰望天空，被点点繁星搞得愁容满面。大伙白天从早到晚盯着意大利地图上的那条轰炸线。那幅大地图挂在摇晃的架子上，随风摆动，一遇到下雨就得连架子一起拖了进来，放在情报室的遮篷底下。轰炸线是一条狭长的红缎带，用来表示在意大利大陆上分布的盟军地面部队的最前线。

亨格利·乔和赫普尔的拳击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波洛尼亚和皮亚诺扎岛都雨停了，机场上的跑道也开始变干，不过完全干硬起来还需要整整二十四小时。天空仍然万里无云。堆积在每个人心中的不满都变成了怨恨。开始，他们痛恨大陆上的步兵，因为他们没有能攻占波洛尼亚。后来，他们开始痛恨轰炸线了。一连好几小时他们死死地盯着钉在地图上的那条红缎带，对它恨之入骨，因为红缎带不肯往上移一移，将波洛尼亚包围。夜色降临后，在黑暗中大伙带着电筒集合起来，继续阴阴惨惨地守着轰炸线，心中暗暗祈祷，仿佛只要大伙一起绷着脸祈祷，就可能产生充足的力量，把红缎带向上移去。

“这种事我实在不能相信，”克莱文杰既惊讶又不满，用高低起伏的嗓音对尤索林感叹说。“象未开化的人那样相信鬼神，这完全是倒退。他们弄颠倒了因果关系。这和用手敲敲木头或把两只手指交叉起来同样荒谬。他们真的相信，只要有谁在深更半夜轻手轻脚地走到那幅地图前边，轰炸线就会移到波洛尼亚上面，明天咱们就不必到那儿去进行轰炸了。这怎么能让人想象得出？只剩下你我两人神志清醒了。”

半夜里，尤索林用手敲敲木头，把两只手指交叉起来，然后轻手轻脚溜出帐篷，去把轰炸线移到了波洛尼亚上面。

克洛尼下士第二天清早，蹑手蹑脚悄无声息地走进布莱克上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尉的帐篷，把手伸进蚊帐，轻轻地摇动他摸到了一只湿漉漉的肩胛，一直把布莱克上尉摇到睁开了眼睛。

“为什么要弄醒我？”布莱克上尉没好气地问。

“他们攻占了波洛尼亚，长官，”克洛尼下士说。“我以为也许你想要知道这消息。取消这次任务了吗？”

布莱克上尉费力地坐起来，慢腾腾地搔搔瘦骨嶙峋的细腿。过了一会，他穿好衣服，没有来得及修脸就生气地斜眯着眼从帐篷里走出来。外面万里无云，十分暖和。他冷漠地看了看那幅地图。分毫不差，他们果然已经攻下了波洛尼亚。克洛尼下士正在情报室里从航空地图囊里取走波洛尼亚地图。布莱克上尉大声打了个呵欠，坐下来，两脚往桌上一翘，然后打电话给科恩中校。

“你为什么叫醒我？”科恩中校埋怨说。

“在夜里他们攻占了波洛尼亚，长官。取消这次任务了吗？”

“你在瞎说些什么，布莱克？”科恩中校吼道。“为什么任务取消？”

“因为他们已经攻占了波洛尼亚，长官。我们是不是取消这次任务了吗？”

“当然取消啰。我们怎么能够轰炸自己的部队呢？”

“你为什么叫醒我？”卡思卡特上校生气地对科恩中校说。

“波洛尼亚被占领了，”科恩中校告诉他。“我认为或许你也想知道这消息。”

“谁攻占了波洛尼亚？”

“我们部队呀。”

卡思卡特上校听到这个任务大为高兴，因为他既摆脱了轰炸波洛尼亚的困难任务，又不致损害他自告奋勇准备派部下前去轰炸这个地方所获得的英雄美名。对于攻克波洛尼亚德里德尔将军也感到很高兴，虽然他很生穆达士上校的气，因为为了向他报告这消息穆达士上校把他唤醒了。司令部对此也同样表示高兴，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定授予攻占这个城市的军官一枚勋章。可是实际上这个军官并不存在，所以司令部就把勋章授给了佩克姆将军，因为主动要求获得这枚勋章的惟一军官就是佩克姆将军。

一拿到勋章，佩克姆将军立刻请求扩大他的职权。他认为，特种兵团应该领导这个战区的所有作战部队，他本人就是特种兵团的指挥官。佩克姆将军经常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对敌人扔炸弹不算特种工作，那他真不知道什么任务才算特种工作了。每次他和人家发生争执，总是带着这种合乎情理的、甜蜜的殉道者的微笑，这种微笑成了帮助他进行争执的工具了。他和颜悦色地表示歉意，谢绝了由他在德里德尔将军手下担任某个战地指挥官职务的上级提议。

“我从前想到的并不是替德里德尔将军执行战斗飞机任务，”他大度地、心平气和地笑着解释说：“我原来主要是想取代德里德尔将军，或者担任一个比德里德尔将军高一点的职位，这样我还可以指挥许多其他的将军。你知道，我最擅长的主要是在行政工作方面。各种各样人的意见都能被我巧妙地统一起来。”

“他所能巧妙地统一起来的各色人物的意见，就是他被认为是一个可恶的混蛋，”卡吉尔上校心怀不满地私下对前一等兵温特格林说，希望他能将这句不利于佩克姆将军的话在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散布开。“如果有谁适合接下那个作战的职务，那就是我。向司令部要那枚勋章，也是我的主意。”

前一等兵温特格林问：“你真想去作战吗？”

“作战？”卡吉尔上校吓呆了。“不啊，你误解了我的意思。当然啦，我真的不在乎参加战斗，可是我最出色的本领主要是在行政工作方面。但是各种各样人的意见也能被我巧妙地统一起来。”

“各种各样人的意见也能被他巧妙地统一起来，使他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可恶的混蛋，”前一等兵温特格林到达皮亚诺扎岛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后偷偷地笑着告诉尤索林。这次他来是想打听关于迈洛和埃及棉花的消息是否属实。“只有我才应该升级。”实际上，他调到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当邮件收发兵后不久，连续升了好几级，当上了下士，后来因为在人前对上级军官品头评足，才沦落成小兵。他尝到过使人兴奋的顺利的甜头，因而他的品行更加变得高尚，志向更加变得远大，准备为达到更加崇高的目的而奋斗。“你是否想买几只齐波牌打火机？”他问尤索林。“直接从军需主任那里偷来的那些打火机。”

“你在卖打火机迈洛知道吗？”

“这与他有何关系？迈洛现在也不卖打火机了，不是呢？”

“他正在卖打火机，”尤索林对他说。“而且他不是偷来的打火机。”

“只是你自己那么想的，”前一等兵温特格林短促地哼了一声回答。“我一只卖十块钱。他一只卖多少钱？”

“十块零一分。”

前一等兵温特格林洋洋自得地嗤嗤笑了。“我每次都占他上风，”他得意洋洋地说。“哦，他没法脱手的那些埃及棉花怎么样啦？他买进了多少？”

“全部买进了。”

“统统买进了？哎呀，乖乖！”前一等兵温特格林幸灾乐祸地嚷起来。“真是蠢猪！你不是跟他一起去开罗吗？你为什么让他这样做呢？”

“我？”尤索林耸耸肩膀回答。“他又怎么会听我的话呢。这回是开罗那些高级酒家里的打字电报机让他这么做的。过去迈洛从来没有见过证券行情的自动收录机。他叫侍者领班向他介绍这种收录机的时候，正巧埃及棉花的行情给收录下来。‘埃及棉花？’迈洛用他那种特有的神气问。现在埃及棉花卖多少钱？’等我知道，他已经把熟棉花全部买进了。现在，他一斤也卖不出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

“他这个人没有想象力。要是他愿意和我做一笔交易，我在黑市上有办法抛售掉许多棉花。”

“黑市上的情况迈洛知道。目前，没有销售棉花的门路。”

“可是目前医药用品是很抢手的。我可以把棉花裹在木制的牙签上，当作消毒棉花签卖给人家。他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卖给我吗？”

“无论你出多高的价格他都不会卖给你，”尤索林回答。“你在和他搞竞争，你令他很生气。事实上，他对大家都很恼火，因为上个周末，大家肚子都出了问题，使他的食堂落了个坏名声。喂，你能够帮助我们一下，”他的手臂突然被尤索林一把抓住，“你用你的那架油印机能不能伪造一些正式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去波洛尼亚执行轰炸的任务就可以取消了。”

前一等兵温特格林轻蔑地慢腾腾地抽回了手臂。“我当然能，”他很神气地说。“可是这种事我决不会干。”

“为什么不干呢？”

“因为这是你的事情。我们各扫门前雪。想办法出售这些齐波牌打火机是我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话，赚上一笔钱，同时买进迈洛一些棉花。去轰炸波洛尼亚的那些弹药库是你的工作。

“可是如果去波洛尼亚，我就死定了，”尤索林哀求说。“我们大家都会把性命送掉。”

“那你们也只好死掉，”前一等兵温特格林回答。“你在这种事情上，为什么不能象我这样做一个宿命论者呢？如果命中注定我可以从倒卖这些打火机中赚上一笔钱，同时还从迈洛那低价买进一些埃及棉花，那么我就这样做。如果命中注定你要在波罗尼亚上空把性命送掉，那么你就去牺牲，所以你最好还是勇敢地去死吧。尤索林，我很不喜欢对你说这种话，可是说句实话，你简直成了牢骚鬼了。”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克莱文杰和前一等兵温特格林的看法一样，也认为战死在波洛尼亚上空是尤索林的使命。后来，尤索林承认，是他把轰炸线移动了，使上级把这次轰炸任务取消了。克莱文杰一听脸色气得发青，不断责问他。

“到底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尤索林怒吼着说。他觉得自己可能是错了，所以更加激烈地为自己辩护。“就因为上校想当将军，我的屁股就应该被人家打掉吗？”

“难道不考虑大陆上的弟兄们吗？”克莱文杰用同样激动的声调谴责他。“就因为你不愿意去，他们就该被人家把屁股打掉吗？那些弟兄们有权得到空中支援！”

“但是支援不一定非由我去。你看，他们并不在乎由谁去炸毁那些弹药库。我们去轰炸，就因为主动提出要派我们去是卡思卡特这个杂种。”

“哦，这些我全都明白，”克莱文杰告诉尤索林，瘦削的脸上苍白毫无血色，激动的棕色眼睛里显现出诚实恳切的表情的神情。“可是那些弹药库仍然屹立在那儿呀。你对卡思卡特上校不满意，可你清楚明白我对他同样也不满意。”克莱文杰为了加强语气停了一下，他的嘴在颤抖，接着他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他的睡袋。“不过，不应由我们来决定必须摧毁哪些目标，谁该去摧毁这些目标，或是——”

“或是应该谁去送死？以及为什么该去送死？”

“对啊，就连这个问题也不该由我们来决定。我们没有权利质问——”

“你神经错乱！”

“——没有权利质问——”

“难道你真的认为我怎样死，为什么死与我无关，而是卡思卡特上校的事吗？你真这么想吗？”

“是的，我是这样想的，”克莱文杰虽然嘴硬，可是心里不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确定。“有些人背负了打赢这场战争的重大任务，他们比我们更有资格来决定哪些目标应该轰炸。”

“我们谈的是两码事，”尤索林着急地说。“你在谈空军和步兵的关系，可我是在谈我和卡思卡特上校的关系。你在谈这场战争如何打赢，而我在谈怎样既能赢得这场战争，又能活下去。”

“非常正确，”克莱文杰自鸣得意地大声说。“你说哪一点更为重要？”

“对谁更为重要？”尤索林反驳。“睁大眼睛看看，克莱文杰。谁打赢这场战争对一个死人来说都他妈的一样。”

仿佛谁打了克莱文杰一下，令他安静了一会。“这你怎么想得出来！”他气愤地嚷道，接着紧紧地抿着嘴唇，嘴唇四周出现了一圈细微的、苍白得毫无血色的圈圈。“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它的态度更会使敌人感到欣慰啦。”

“谁让你去送死，谁就是你的敌人，”尤索林用极其精确的语言反驳说，“无论他站在谁的一方，卡思卡特上校也不例外。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你记得的越久，你活得也就越长。”

可是这句话还是给克莱文杰忘了，所以现在他死了。当时，克莱文杰对尤索林感到满腹不高兴，因为尤索林没敢告诉他，大伙腹泻，不必要地延误轰炸任务，这件事也是他，尤索林干的。迈洛怀疑有人曾在中队的饮食里下过毒，心中比克莱文杰更为恼火，慌忙跑来请尤索林帮助。

“请你查问一下斯奈克下士，他是不是又在甘薯里放过肥皂，”他私下里向尤索林提出这一要求。“斯奈克下士相信你，如果你向他保证决不告诉别人，他会对你说真话的。他说了，然后你再对我说。”

“那还用说，是我在甘薯里放了肥皂，”斯奈克下士明确地对尤索林说。“这不是你让我干的吗？放肥皂这个办法最有效。”

“他向上帝发誓，这件事与他毫无关系，”尤索林事后去对迈

洛说。

迈洛半信半疑地噘起了嘴。“邓巴说根本就没有上帝。”

现在，毫无希望。第二个星期过了一半，中队里每个人都变得象亨格利·乔那样。亨格利·乔并不要去执行轰炸任务，而且在睡梦中吓人地大声喊叫。他是中队里惟一能睡得着觉的人。其他的人整夜象缄默的幽灵那样在帐篷外面叼着香烟到外游荡。白天，他们徒劳无益地瞪眼盯着轰炸线，精神沮丧；或者盯着丹尼卡医生那一动不动的身影。他在关闭着的医务室帐篷门前坐着，头顶上挂着那块手书的、看了让人害怕的牌子。他们开始自行编造出一些只能使人郁闷，毫无趣味的笑话，散布许多灾难性的谣言，说波洛尼亚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在军官俱乐部里，一天晚上尤索林醉醺醺地侧身挨近科恩中校，骗他说最近德国人发明了一种莱佩奇炮，而且已经送到前线了。

科恩中校好奇地问：“莱佩奇炮是什么玩意？”

尤索林回答：“就是新发明的 344 毫米的莱佩奇胶炮，”“这种胶炮能够使在半空中的所有飞机粘在一块。”

说着尤索林一把抓住科恩中校的胳膊肘儿。这吓了科恩中校一大跳，不觉恼羞成怒，死命甩开。“放开我，你这个白痴！”他愤怒地大声喝着。这当儿，奈特雷扑到尤索林的背后，一把将他拖开，科恩中校凶狠地看着，对奈特雷的行动感到很满意，觉得出了一口闷气。“这个疯子到底是谁？”

卡思卡特上校笑得合不拢嘴：“这就是弗拉拉战役后你让我给他一枚勋章的那个家伙。还是你让我提升他当了上尉，记得吗？你这是自作自受。”

尤索林体重比奈特雷高，所以费了好大劲才把尤索林东倒西歪的笨重身躯拖到房间另一头的一张空桌子旁边。“你疯了吗？”奈特雷被吓的浑身颤抖，连珠炮似的嘟囔着。“那是科恩中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是不是真的疯了？”

尤索林还想喝一杯，承诺如果奈特雷再给他拿一杯来，他就偷偷地离开俱乐部。接着，他又要奈特雷再给他拿一杯来。等他被奈特雷连哄带骗地弄到门口时，布莱克上尉从外面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出来，使劲在地板上蹭着溅满泥水的鞋子，帽檐上淌下的雨水就象从高屋檐上倾泻下来那样。

“嘿，看看你们这些杂种还往哪里跑！”他兴高采烈地宣布，同时咯咯吱吱地走过他们脚下的那片积水。“我刚接到科恩中校的电话。你们是否知道在波洛尼亚等着你们的是什么吗？哈！哈！他们弄来了新发明的莱佩奇胶炮，在半空中能够把整个机群统统粘在一起。”

“上帝啊，真的发生了！”尤索林尖声叫了起来，吓得瘫软地倒在奈特雷的身上。

“上帝根本就不存在，”邓巴镇静地对尤索林说，同时有点儿摇晃地走了过来。

“嗨，帮我来扶着他，好吗？我必须送他回帐篷去。”

“是谁在说话？”

“是我。哎呀，看看这雨。”

“我们必须弄一辆汽车来。”

“偷布莱克上尉的车子去，”尤索林说。“我一向如此。”

“谁的车子咱们也偷不到。每次你要车子用，总把离你最近的车子悄悄开走，现在再也没有人把发动机的钥匙留在车子上了。”

“快上来吧，”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醉醺醺地把一辆有篷的吉普车开了过来，向他们招呼说。等到他们全挤进了吉普车，他就使人反应不及地飞奔而去，弄得大家一齐往后倒下。他听到大家在咒骂他，高兴得哈哈大笑。车子开出停车场后，向前笔直地驶去，撞到了大路另一边的路堤上。大伙一齐往前跌下，人压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人地变成了一堆，一动也不能动，于是又张口骂起他来。他解释说：“我忘记转弯了。”

奈特雷告诫他：“小心点行吗？”“你还是把前灯开亮的好。”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从路边倒出了车子转了个弯，然后以最大马力沿大路飞驰而去。在柏油路上飞转的车轮，发出咝咝的声音。

奈特雷要求他：“开慢点！”

“你最好先把我送到你们中队，我好帮你们扶他上床睡觉，然后你再把我送回我自己的中队去。”

“你究竟是谁？”

“我是邓巴。”

“嗨，开亮前灯，”奈特雷嚷道。“看着路开车！”

“不是开亮前灯啦。尤索林在车上吧？就是因为他，我才叫你们这些杂种上车来的，”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整个身子转向后座，瞪着眼睛向后座看去。

“看着路！”

“尤索林呢？车上有尤索林吗？”

“我在这儿，上士。我们回去吧。你为什么那么确定呢？我的问题你始终没有回答。”

“怎么样？我告诉过你他在车上吧？”

“什么问题？”

“我们刚才在谈的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重要吗？”

“我已经记不得它是否重要啦。上帝啊，我要是记起是什么问题，那该多么好。”

“上帝根本就不存在。”

“这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尤索林喊起来。“你怎么会那样肯定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嗨，你能肯定是开亮前灯了吗？”奈特雷大声嚷道。

“开亮前灯了，开亮了。他想要我怎么样？挡风玻璃上尽是雨水，所以从后座上往前看好像外面黑乎乎的。”

“雨下得好啊，好雨。”

“我希望雨永远不会停下来。雨啊，雨啊，暂且走走——”

“——开，改天——”

“——请再——”

“——来。小尤尤想要——”

“——玩。在——”

“——草地上啊，在——”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没有看到第二个转弯，吉普车一直被开到了陡削的路堤顶部。车子朝后滑下来时翻车了，在泥地里轻轻地陷住了。大伙全吓得默不作声。

“没有人受伤吧？”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低声问。他发现无人受伤，于是放心地长吁了一口气。“你们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有这毛病，”他哼哼唧唧地说，“我谁的话也不听。有人刚才几次三番叫我开亮前灯，可我就是不肯听。”

“我不是多次叫你开亮前灯吗？”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就是不肯听，不是吗？如果我身边带着有一瓶酒，那就好啦。我身边是带有一瓶酒。瞧，瓶子还没有被打碎。”

“进来雨水了，”奈特雷感觉到了，“我全身被淋湿了。”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打开那瓶黑麦威士忌，喝了几口，然后把瓶子递给大家。他们人叠人、横七竖八地躺在车子里，大家除了奈特雷外都喝了几口酒。奈特雷摸索着寻找车门上的把手，可是好长时间没摸到。酒瓶突然间噗地一声落在他的头上，威士忌顺着他的脖子流了下来。奈特雷的身子拼命扭动着。

“嗨，我们必须想办法跳出去，”他大喊。“我们都会淹死在

这里的。”

“有人在车子里吗？”克莱文杰关心地问，同时用电筒从上面往下照。

“是克莱文杰！”他们喊了起来。克莱文杰伸下手来想拉他们出来，可是他们却要把他从车窗里拖进去。

“看看这些家伙！”克莱文杰很生气地大声对麦克沃特说。麦克沃特正坐在指挥车的驾驶盘后面张着嘴笑。“象一群醉熏熏的畜生那样躺在里面。奈特雷你也在里面吗？你应该感到害臊！快来，趁着这些家伙还没有得肺炎病死，帮我弄出他们来。”

“你知道，听上去这个主意很不错啊，”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沉思着说。“我倒喜欢得肺炎死呢。”

“为什么啊？”

“为什么不喜歡因肺炎而死呢？”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回答。他双臂拦着那瓶黑麦威士忌，自得其乐地在泥地里重新躺下。

“哟，看他在发什么疯呀！”克莱文杰生气地叫道。“站起来上车，我们一块回中队去，行不行？”

“我们不能一块回中队去。一级准尉的车子是他签了字从汽车调度场借出来的，我们必须留个人在这里帮他翻过车子来。”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坐上指挥车，得意洋洋地笑着将身子往后一靠。“那车子是布莱克上尉的，”他笑逐颜开地对大伙说。“刚才我用他那串备用的钥匙把车子从军官俱乐部偷开了来。这串钥匙他还以为他已经在早上丢失了呢。”

“啊，你真能干！我们应该为此喝酒表示庆祝。”

“你们还没有喝够酒吗？”麦克沃特发动了汽车后，克莱文杰马上开始责备他们。“看看你们这些人。你们不在乎喝得醉死、淹死，对吗？”

“就怕战死在执行飞行任务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嗨，将酒打开，打开酒瓶，”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催促麦克沃特。“关掉前灯。这是在车上喝酒的秘诀。”

“丹尼卡医生说得对，”克莱文杰继续唠叨。“有些人就是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你们这帮家伙实在令我讨厌。”

“算啦，饶舌鬼，你下车吧，”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命令说。“除了尤索林，全部给我下车。尤索林在哪儿？”

“别碰我呀，”尤索林笑哈哈着把他推开。“你简直是个泥人。”

克莱文杰盯着奈特雷。“我真为你感到惊奇。你知道你身上的那股味道吗？他胡闹你不去阻止，反而自己喝得跟他一样烂醉。如果他再和阿普尔比打起来，那可如何是好？”

克莱文杰听到尤索林在嘻嘻地笑，眼睛因惊讶而睁大。“他不会又与阿普尔比打架吧？”

邓巴说：“这次没有。”

“没有，这次没有。这次我干得更漂亮。”

“他这回和科恩中校打起来啦。”

“真的吗！”克莱文杰吓得无法呼吸。

“他真做了？”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高兴得叫了起来。“我们应该喝瓶酒庆祝一下。”

克莱文杰忧心忡忡地说：“这件事太糟糕啦！”“你究竟为什么偏要去和科恩中校打架呢？喂，灯出什么问题了？怎么变得一片漆黑了？”

“灯被我关掉了，”麦克沃特回答。“你知道，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说得有道理，关上前灯不错。”

“你发疯啦？”克莱文杰尖声叫道，同时猛地一下俯身向前，啪的一声打开了前灯。他几乎象歇斯底里大发作似的忽地转过身来，面对着尤索林。“你看你在干什么。你使他们举手投足都和你一样了！如果雨停了，我们明天必须飞到波洛尼亚去执行任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务，那该如何解决？你们都必须保持好身体。”

“雨永远也不会停。不会停，长官，这样的雨真可能毫无结果的下下去。”

“雨已经停了！”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车子里立刻鸦雀无声。

过了一会，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深表同情地悄声说“你们这些可怜的杂种呀。”

尤索林有气无力地问：“雨真的停了吗？”

麦克沃特把玻璃上的刮水器关掉，想搞明白。雨的确已经停了，天空渐渐放晴。月亮藏在暗淡的薄雾后面，露出相当分明的轮廓。

“嗨，管它呢，”麦克沃特冷静地大声说，“要停就让它停吧。”

“不要犯愁，兄弟们，”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说。“机场跑道太湿啦，明天还不能用。说不定跑道还没有干透，天就又下雨了。”

“你这个臭气哄哄，丢脸的野种啊，”他们驶进中队营地时，听见亨格利·乔在帐篷里大声喊叫。

“天啊，今晚他回来了吗？我以为他还在罗马开军邮班机呢。”

“哎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哟！”亨格利·乔大声喊叫。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一阵哆嗦。“这家伙叫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他小声地抱怨说。“嗨，弗卢姆上尉究竟是怎么回事？”

“弗卢姆这家伙吓得我汗毛直竖。我上星期在林子里看到他吃野浆果。他已经不睡在活动屋子里了。我看见他时，他真象个鬼。”

“虽然门诊不开了，亨格利·乔仍然担心让他代替一个去看病的人。他前一天晚上想杀了哈弗迈耶，结果自己跌进了尤索林的掩体，你看见了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哎哎哎哟！”亨格利·乔大声喊叫。“哎哟！哎哎哎哟！哎哎哎哟哎哟！”

“食堂里没有弗卢姆在用餐，这确实令人高兴。今后再也不会听到‘把盐拿过来，沃尔特’这样的话了。”

“还有‘把面包拿过来，弗雷德’。”

“还有‘把一个甜菜根递给我，皮特’。”

“滚开，滚远点，”亨格利·乔叫喊着。“我说，滚远点，滚远点，你这个臭气哄哄、没脸皮杂种呀。”

“咱们至少弄明白了他在做什么梦，”邓巴取笑说。“他梦见些臭气哄哄，没脸皮杂种。”

亨格利·乔那天深夜梦见赫普尔的那只猫睡在他的脸上。把他闷得透不过气来。等他醒来，赫普尔的那只猫果真睡在他的脸上。他突然发出一阵尖细、凄凉恐怖的嚎叫。这划破月夜，震天动地的声音在长空中回荡了片刻。接着便是一片死一样的寂静。过了一会，一片嘈杂声传出了亨格利·乔的帐篷。

冲在最前面的是尤索林，他最先跑到那儿。他闯进帐篷门时，亨格利·乔已经拔出手枪，正使劲扭动胳膊，想挣脱赫普尔的手，企图把那只猫打死。那只猫呼噜呼噜叫个不停，凶猛地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企图分散亨格利·乔的注意力，不让他开枪打赫普尔。两人身上都穿着军衬衣。头顶上那根松垮的电线上，一只非磨砂灯泡挂在那里，正没命地晃来晃去；杂乱的黑影不住地团团打转，来回窜动，整个帐篷仿佛都在旋转个不停。尤索林本能地双手伸出，想让身子保持平衡。接着，他一挺身直扑向前，把三个格斗者全撞翻在地，把他们压在身下。他从这场混战中立起身来时，一手抓住一个家伙的脖子——亨格利·乔的脖子和那只猫的颈背。亨格利·乔和那只猫都象恶魔一样愤怒地互瞪。那只猫凶狠地冲着亨格利·乔呼噜呼噜直叫，亨格利·乔则想一拳把他打死。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决斗要公平，”尤索林命令说。其他的人心惊肉跳地奔进大喊大叫的帐篷里来，看了眼前这幕情景，全感到无比宽慰，兴高采烈地，叫起好来。尤索林把亨格利·乔和猫带到了帐篷外面，仍然一手抓住一个颈背，不让他们碰到一起。“咱们决斗要公平，”他向他们正式阐明。“用拳头、牙齿和爪子都可以。但不许用枪，”他警告亨格利·乔说。“不许呼噜呼噜乱叫，”他对猫严厉地发出警告。“我手一松，你们就跑。先分开，然后合在一块决斗。跑！”

一大群轻率无聊、什么热闹都爱看的官兵聚在帐篷外面，可是尤索林刚一松手，那只猫就害怕起来，象个卑鄙的家伙似的避开亨格利·乔，可耻地逃走了。亨格利·乔成了优胜者。他昂起皱缩的脑袋，挺起瘦削的胸脯，脸上挂着冠军的那种得意微笑，高高兴兴摇摇摆摆地走了。他凯旋归来，重新上床睡觉，又梦见那只赫普尔的猫睡在他的脸上，把他闷得透不过气来。

## 第十三章 少校德·科弗利

移动轰炸线无法欺骗德国人，但却把德·科弗利少校骗倒了。他打好野战背包，动用了一架飞机，满心认为孟军也已经攻占了佛罗伦萨，所以命令飞机飞到那个城市去，想租两所公寓，以便让中队里的官兵们度假时用。当尤索林从梅杰少校的办公室里跳出来，不知应该再去求谁帮忙时，德·科弗利少校还没有回到中队。

德·科弗利少校是个形容严肃，卓尔不群、令人敬畏的老人。他长着一个狮子般的大脑袋，一团乱蓬蓬的白发象被一场暴风雪刮过似的，散乱地披在他那张板得僵硬、家长似的面孔周围。正如丹尼卡医生和梅杰少校想象的那样，作为中队主任参谋，扔马蹄铁、绑架意大利劳工、为官兵们租赁公寓，供他们度假时用的是他的全部职责。这三件事他都做得不错。

德·科弗利少校每逢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即将攻陷时，总打起野战背包，动用一架飞机和一名驾驶员，飞向那个城市。他完全不需要开口说话，只须依靠严肃而盛气凌人的外表所显示出的力量和起皱的手指作出的命令式的手势，就能办妥这些事情。攻克某个城市后一、两天，飞回来时他总随身带着两所豪华的大公寓的租契。军官和士兵各有一座，两所房子里都已经雇好既能干又快活的厨师和女仆。全世界的报纸上几天之后总会刊登出首先攻进被打得乱七八糟的城市的美国士兵的照片。踩着碎砖破瓦，冒着滚滚的浓烟他们冲进城去。在这些人中，总少不了德·科弗利少校。就象木头一样他笔直坐在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辆吉普车里，两眼凝视正前方，炮火在他那打不烂、炸不开的脑袋四周爆炸。年轻、敏捷的步兵端着卡宾枪，在猛烈燃烧的房屋的掩护下，沿着人行道大步奔跑，有的步兵中弹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倒下，躺在门口。德·科弗利少校身处险境，仍然端坐在车子上，似乎永远不可摧毁，他的面容象平时一样严峻可怕，正直庄重，在中队里人人都对这张熟悉的脸感到敬畏。

德·科弗利少校对德国的情报机关来说是个总猜不透的谜。好几百名美国战俘中一直没有一个提供过有关他的具体情报。这位白发老军官双目炯炯有神，眉宇间露出一副固执的凶相。他每次进攻重要城市似乎都以大无畏的精神充当先头部队，而且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美国当局来说，他们也迷惑和难以理解，不知道这位军官是谁。为了查明真相，他们派了整整一团老练的罪犯调查部人员来到前线。与此同时，下达命令给一营久经战阵的新闻发布官，二十四小时都处于紧急戒备状态，以便一找到这位军官，马上开始宣传他的事迹。

租用罗马的公寓时，德·科弗利少校做得特别卖力。军官们住的是一幢崭新的石砌白色楼房。他们四、五个人一组来罗马度假，每人都有一间极大的双人房间，楼里有三间宽敞的浴室，耀眼的蓝绿色瓷砖铺在墙壁上。这里的女仆名叫米恰拉，瘦得皮包骨头，遇到什么事都要嗤嗤地笑。她把这所房子收拾得干净整齐。楼下住着奴颜婢膝的房东，两位阔绰美丽的黑发女人住在楼上，一位是伯爵夫人，另一位是她的媳妇。婆媳俩都愿意接待的只是奈特雷与阿费，可是奈特雷太害羞，不敢要她们，而阿费则太古板，也不能接近她们。他还劝告她们婆媳俩，除了自己的丈夫外，任何人都不要接待。她们的丈夫因看管自己的家产而留在北方。

“这两个女人真漂亮，”阿费诚恳地对尤索林吐露心事。和这两个皮肤白皙、既阔绰又美丽的黑发女人同时放开手脚、情意、缠绵、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是尤索林梦寐以求的事。

约十二人结成一组的士兵们，成群地涌到罗马来，带来了好些装满罐头食品的沉甸甸的箱子，让女仆们加工烧煮，端到公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餐室里让他们享受，他们的胃口象高康大那么大。他们的公寓位于一幢红砖楼房的第六层上，楼里的电梯很管用。士兵们的住所从来都很热闹。首先，士兵的人数总比军官多，替他们做饭服务，打扫房间的女人自然也比较多。另外，那些尤索林寻到后带来的、以及他们自己带来的水性扬花的傻姑娘总会出现士兵的住所里。困乏的士兵在罗马荒唐了一星期，总弄得疲惫不堪。等他们返回皮亚诺扎岛时，这些姑娘就被留在那里，给随便哪些想要她们的人。姑娘们愿意留在那里多久都可以，既有栖身之所，又可以吃到一碗饭。作为报酬，她们只要顺从想同她们睡觉的士兵就行了。她们对这样的安排似乎非常满意。

如果亨格利·乔不幸又一次飞完规定的飞行任务，奉命驾驶军邮班机，那么他每隔四天左右就闯进罗马市来。他嗓音嘶哑，虽是狂热放荡，却有着十分痛苦的内心。他几乎每次都在士兵们的公寓里住。没有谁确切地知道德·科弗利少校租了多少间屋子，就连租给他房子、住在底楼的那个穿着紧身胸衣和宽大黑背心的矮胖的女房东也不知道。德·科弗利少校租了顶楼全层。尤索林知道，他也租下了五楼的一些房间的，因为就在波洛尼亚大围攻后的那天，他在五楼斯诺登的房间里终于看见了那个手拿拖把、身穿白色紧身短裤的女佣人。亨格利·乔同一天早上曾经发现在军官的公寓里他和露西安娜睡觉，为了去取他的像机，象魔鬼似的飞跑出去。

那个穿白色紧身短裤的女佣人不过三十五六岁，为人直爽，有求必应。她身体肥胖，大腿柔软，臀部老是扭来摆去，任何一个男人需要她，她就脱下包着臀部的那条白色紧身短裤。虽然她那张宽脸长得十分普通，却是世上最最善良的女人：她不分种族、信仰、肤色、国籍，愿意为所有的男人躺下来，把自己的身体友好地奉献给人家，作为热情待客的表现。只要有人一把抱住她时，不管她手里拿着抹布、扫帚还是拖把，她甚至不舍得浪费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放下这种东西的一点时间。她的魅力就在于她非常容易到手。象埃佛勒斯峰那样她经常呆在那里，男人们一感到有需要，就爬到了她的身上。对于这个穿白色紧身短裤的女佣人尤索林很喜欢，因为她似乎是惟一个他可以和她发生关系而又不至于爱上她的人。甚至那个头发脱落的西西里姑娘仍旧会在他心里引起强烈的可怜、爱护和惋惜的情感。

虽然每次去租公寓，德·科弗利少校总要经历种种危险，他却只受过一次伤。说来可笑，他是在率领胜利的队伍开进不设防的罗马市时受伤的。一个醉醺醺的衣衫褴褛的老头儿格格笑着，在离他很近的地方把一只花瓶向他扔来，打伤了他的一只眼睛。接着，这个象撒旦似的老头儿不怀好意，兴高采烈地跳上了德·科弗利少校的车子，粗暴无礼地捧着他那可尊敬的白发苍苍的头，嘲讽玩弄地吻了吻他的两边面颊，嘴里散发出酒、乳酪和大蒜的酸臭气味儿。然后，他沉重的斥责似的冷冷笑了一下，跳下车子跑回欢庆胜利的人群中去了。在这场耸人听闻的严峻考验中，德·科弗利少校象个在逆境中生存的斯巴达人那样，始终没有退后一点。他直到在罗马结束工作，到达皮亚诺扎岛后，才去医治受伤的眼睛。

他仍然决心用两只眼睛看东西，所以他嘱咐丹尼卡医生要透明的眼罩，这样他可以继续用完好无损的视力扔马蹄铁、绑架意大利劳工和租赁公寓。在中队的弟兄们看来，德·科弗利少校简直是个伟大人物，尽管他们从来不敢告诉他这一点。只有迈洛·明德宾德敢于和他交谈。来到中队的第二个星期，他就拿着一只煮鸡蛋走近马蹄铁投掷场，高高地举给德·科弗利少校看。对迈洛如此大胆，少校感到十分惊讶。他挺起胸脯，满面怒容地凝视着迈洛，凸出的额头上皱纹起伏，隆起的大鹰钩鼻子活象美国十大足球队的一名后卫，愤怒地向前支着。迈洛却十分坚定，只管把那只煮鸡蛋象护身符那样高高地举在身前。片刻，风暴平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危险过去了。

“你拿的是什么？”德·科弗利少校终于这么问。

迈洛回答：“一只蛋。”

德·科弗利少校问：“什么蛋？”

“煮得挺熟的鸡蛋，”迈洛回答。

“煮得挺熟的什么样的鸡蛋？”德·科弗利少校问。

“煮得挺熟的新鲜鸡蛋，”迈洛回答。

“从哪里弄来的新鲜鸡蛋？”德·科弗利少校问。

“母鸡生的，”迈洛回答。

“哪里有母鸡？”德·科弗利少校问。

“马耳他，”迈洛回答。

“马耳他有多少鸡？”

“太多了，生的蛋足够我们中队里所有的军官吃，每只鸡蛋伙食团只要出五分钱就可以，”迈洛回答。

德·科弗利少校坦白承认，“我特别喜欢新鲜鸡蛋。”

“如果军队里能给我一架飞机，我就可以每周驾驶它到那儿去一趟，带回我们所需要的全部新鲜鸡蛋，”迈洛回答。“最后，马耳他离这儿并不太远。”

“马耳他是不太远，”德·科弗利少校说。“或许你可以每周驾驶中队里的一架飞机去那儿，装回我们所需要的全部新鲜鸡蛋。”

“好，”迈洛一口答应，“只要有人让我干，并且拨给我一架飞机，基本上我能完成。”

“新鲜鸡蛋我喜欢煎了吃，”德·科弗利少校想起来，补上一句，“用新鲜黄油煎。”

“在西西里我可以买到我们需要的全部新鲜黄油，每磅两毛五分，”迈洛回答。“就新鲜黄油而言，两毛五分一磅价钱很便宜。而且伙食团绝对有足够的钱买黄油。我们或许可以卖一些给别的中队，赚点钱，捞回我们自己买黄油的大部分钱。”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叫什么名字，老弟？”德·科弗利少校问。

“我叫迈洛·明德宾德，长官，今年二十七岁。”

“你是个非常好的食堂管理员，迈洛。”

“我不是食堂管理员，长官。”

“你是个非常好的食堂管理员，迈洛。”

“谢谢你，长官。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食堂管理员。”

“愿上帝保佑你，老弟。这只马蹄铁送给你。”

“谢谢你，长官。我如何使用它？”

“扔它。”

“扔掉它吗？”

“扔向那边的那个木桩。然后捡走它，再朝这个木桩扔。这是一种游戏，明白吗？最后这个马蹄铁还是你的。”

“是的，长官。我明白。马蹄铁要卖多少钱？”

在一摊新鲜黄油里新鲜鸡蛋煎得吱吱作响所散发的香味，被地中海的信风吹到了远处，使德里德尔将军象饿狼一样奔了回来，陪着他的还有和他形影不离的那个护士和他的女婿穆达士上校。开始，德里德尔将军整天都在迈洛的食堂里狼吞虎咽地吃。后来，卡思卡特上校大队的另外三个中队也让迈洛管理他们的食堂，并且每个中队把一架飞机和一名驾驶员分派给他，让他也能为他们采购新鲜鸡蛋和新鲜黄油。当这四个中队的军官一个个开始贪婪地大吃新鲜鸡蛋时，迈洛的飞机每周七天都在空中穿梭般地飞来飞去。在迈洛找到大量新鲜的小牛肉、牛肉、鸭子、小羊排、蘑菇、花茎甘蓝、南非龙虾尾、小虾、火腿、布丁、葡萄、冰淇淋、草莓和朝鲜蓟等之前，德里德尔将军早、中、晚三顿饭都大吃特吃新鲜鸡蛋——两顿饭之间也吃上好些新鲜鸡蛋。德里德尔将军的战斗联队还有三个轰炸大队，每个大队都很眼红，都派遣自己的飞机到马耳他去采购新鲜鸡蛋，可是他们发现那儿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新鲜鸡蛋七分钱卖一个。既然他们花五分钱就可以向迈洛买到一只，因此他们认为，还是交给迈洛的伙食联营机构管理他们的食堂并拨给他飞机和驾驶员把那些他同时供给的其他美味食品装运回来更为合理。

每个人都为事态的这一发展欢呼雀跃，最高兴的要数卡思卡特上校，因为他确切相信他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每次遇到迈洛时总很高兴地同他打招呼，并且由于内疚而表示出奇的大方，一时心血来潮，建议提升梅杰少校。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前一等兵温特格林立即驳回了他的推荐。温特格林在公文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一个佚名的、很不礼貌的批示：陆军中只有一个梅杰·梅杰·梅杰少校，不能为了使卡思卡特上校高兴而提升他，这样就要失去梅杰了。遭到这样生硬的回绝，卡思卡特上校心头十分痛苦，相当愧疚地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伤心而不愿和任何人来往，这次丢脸的事被归咎于梅杰少校，他决定当天就把他降为尉官。

“或许他们不让你降他的职，”科恩中校显露出自己高明的微笑说，同时在内心仔细考虑着这件事，“理由恰恰就跟不让你提升他一样。再说，你刚想把他提升到和我同级，忽然间又降他为尉官，这样做别人肯定以为你是笨蛋。”

卡思卡特上校这下被弄得走投无路了。在弗拉拉大败之后，他毫不费力地为尤索林搞到一枚勋章。当时，横跨波河的桥梁在自告奋勇的卡思卡特上校自动要求派部下去炸毁的七天之后，仍然分毫未损地矗立在那儿。六天之中他九次派人前去轰炸，始终未能破坏掉大桥。后来到第七天，他第十次派人去才把桥炸掉了。尤索林这一次带领六架飞机进入轰炸目标上空进行第二轮投弹轰炸飞行时，把克拉夫特和他的机组人员性命全部葬送了。尤索林在进行第二轮轰炸飞行时沉着而谨慎，因为他这时还很英勇。在炸弹投出之前，他一直把头凑近轰炸瞄准具。等他把头抬起来，只见飞机里的一切都沉浸在一种可怕的橙色光辉之中。最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初，他以为着火的是自己的飞机，接着，他看见那架发动机在燃烧的飞机就在他头顶上面，连忙通过对讲机大声命令麦克沃特向左转。克拉夫特的机翼一秒钟之后折断了。熊熊燃烧着的飞机残骸开始坠落，最先是机身，然后是旋转着的机翼，碎小的金属片象阵雨一样劈劈啪啪打在尤索林飞机的顶上。同时他四周还不断地被高射炮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

回到地面后，他垂头丧气地走到用绿色隔板搭的简令下达室外边，把战况向布莱克上尉汇报了。这时，每个人都用肃穆的眼神盯着他。他获悉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在里面正等着跟他谈话。丹比少校把着门，面色灰白，沉默不语，只挥手让别人离开。尤索林困倦不堪，很想脱去粘在身上的衣服。他情绪复杂地走进了简令下达室，不知道该对克拉夫特等人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才好。因为当克拉夫特等人在他上空悄无声息、孤独而痛苦地战死时，他也陷于忠于职守和自我毁灭的两难境地。

这件事令卡思卡特上校也很伤心。他问“你们进行了两次轰炸吗？”

“要是只轰炸一次，不一定能够投准，”尤索林垂头轻声回答。

他们的声音回荡在狭长的平房里。

“是进行了两次吗？”卡思卡特上校重复了一遍，显然不大相信。

“要是只轰炸一次，不一定能够投准，”尤索林重复了一遍。

“但是那样克拉夫特就不会死了。”

“那样我们也不会把桥炸掉了。”

经过专门训练的轰炸手应该在头一次飞越目标上空时就投弹，”卡思卡特上校提醒他。“一次就投弹的是其他五个轰炸手。”

“结果都没有命中目标，”尤索林说，“因此我们迫不得已又进行了一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也许第一次就能炸掉那座桥。”

“但也可能我根本就无法炸掉。”

“但是那样也许就不会受损失了。”

“要是没有炸掉桥，那损失也许会更大。我想你的目的是炸掉桥。”

“不要争辩，”卡思卡特上校说，“我们的麻烦已经非常多了。”

“我并没有争辩，长官。”

“你是在争辩，你这句话本身就是争辩。”

“是，长官，我错了。”

卡思卡特上校的指关节被他捏得格格作响。科恩中校这个矮胖、黝黑、肌肉松弛、大腹便便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前排的一张凳子上，两手很闲适地拢抱着他那光秃的、黝黑的头顶，在他那闪闪发光的无边镜片后面一双眼睛偷偷发笑。

他提醒卡思卡特上校说：“我们对这件事应采取完全客观的态度。”

“对这件事我们尽力做到完全客观，”卡思卡特上校突然有所醒悟，热切地对尤索林说。“并不是因为我感情用事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对损失的人和飞机根本不在乎。主要是写在报告里看起来太不好啦。在报告里我怎样掩饰这件事呢？”

尤索林有点胆怯地提议：“你为什么不颁发给我一枚勋章？”

“就因为你轰炸了两次吗？”

“亨格利·乔由于失误，撞坏了那架飞机，你不是还给了他一枚勋章吗？”

卡思卡特上校苦笑一下。“军事法庭不审判你已经是很幸运了。”

“但是第二次我又飞过时炸掉了桥，”尤索林表示抗议。“我想你是要炸掉桥。”

“啊，我也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卡思卡特上校生气地大声

说。“你看，我当然想炸掉桥。我自从决定派你们去炸那座桥后，我就一直没有好运。为什么你不第一次就炸掉它呢？”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我的领航员无法肯定是否飞到了指定的城市。”

卡思卡特上校百思不得其解地说：“指定的城市？”“你是指阿费应负全部责任吗？”

“不，长官。他让我分散了注意力，这是我的过失。我想说的就是，我这人不是从不犯错的。”

“大家都是不会不犯错误的，”卡思卡特上校严厉地说。他想了想，又含糊地加了一句：“而且也不都是必要的。”

对此尤索林没有争辩。科恩中校伸了个懒腰。“我们总得作个决定呀，”他心不在焉地对卡思卡特上校说。

卡思卡特上校对尤索林说：“我们必须作出决定。”“这全是你的过错，你为什么非得飞两次呢？为什么不能象别人那样第一次就扔下炸弹？”

“如果只轰炸一次，可能会投不准。”

“看起来我们的谈话也在进行第二次了，”科恩中校笑了一下插嘴说。

“可是我们该怎么办呢？”卡思卡特上校烦恼地喊道。“其他人都等在外面。”

“我们为什么不发给他一枚勋章呢？”科恩中校提议。

“对他飞两次进行奖励吗？我们为什么要发给他勋章呢？”

“就对他轰炸两次轰炸进行奖励，”科恩中校带着思索的、满意的微笑说。“说到底，在周围没有其他飞机分散敌人高射炮火的情况下，要在轰炸目标上空飞第二次，我想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再说，他确实炸掉了桥，要知道，对于我们该感到耻辱的事，反而自称自赞来处理，——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可不是个永远有效的的秘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你认为这样行得通吗？”

“肯定行，咱们再提升他做上尉，这样就更不成问题了。”

“这样做你觉得是不是有点过火了？”

“不，我并不认为过火。任何事情都要一步步做得踏实。而且提升为上尉也没什么了不起。”

“好吧，”卡思卡特上校作出了决定。“就因为他很勇敢，在轰炸目标上空飞了两次我们就奖励他一枚勋章，还把他提升为上尉。”

科恩中校伸手去拿帽子。

“你要笑着退场，”他开玩笑地说，同时把手臂搭在尤索林肩上，和他一块走向门外。

### 第十四章 基德·萨普森

到波洛尼亚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时，尤索林甚至没有勇气在目标上空盘旋一次。当他最后发现自己到了空中，在基德·萨普森的飞机里坐定时，他按了一下嘴边的对讲机按钮，问道：

“喂，飞机出了什么问题？”

基德·萨普森大叫了一声，“飞机出问题了吗？是为什么？”

尤索林被基德·萨普森这一声喊叫吓得手脚都僵直了。“是出了什么问题吗？”尤索林十分惊慌地喊起来。“咱们准备跳伞吗？”

基德·萨普森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又紧张又难过，几乎快要哭了。“刚才有人说，咱们这就跳伞！谁到底说了这话，谁说的？”

“是我尤索林，我在机头！尤索林在机头。我刚才听你说，出了什么问题。是你说的吗？”

“我印象中这话是你说的，现在一切都正常，情况良好。”

尤索林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如果情况良好，这就坏了。他们就毫无理由掉头飞回啦。他心情沉重地踌躇起来。

他说：“你的话我听不清楚。”

“我是说一切都没有问题。”

太阳照在下面碧蓝的海面和其他飞机的闪闪发光的机翼上，放射出一片使人眼花缭乱的白色光芒。尤索林把通往对讲机转换开关的彩色电线，抓住并弄松。

他说：“我仍然听不清楚你说什么。”

他没有听到任何东西，于是慢吞吞地收拾好他的图囊和三套防弹衣，从机头爬回到主舱里。奈特雷直挺挺地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透过眼角瞧见尤索林爬进了基德·萨普森身后的驾驶舱。他愁容满面，朝尤索林笑了笑，身子被耳机、帽子、喉头送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器、防弹衣、降落伞等一大堆东西裹住，看起来很虚弱，而且人也显得特别年轻和害羞。尤索林弯下腰凑到基德·萨普森的耳边。

“你说的我还是听不清楚，”他的喊声甚至超过了发动机平稳的嗡嗡声。

基德·萨普森惊奇地转头来瞧他一眼。基德·萨普森天生一张瘦削、可笑的脸，上拱的眉毛，稀稀疏疏的胡子。

他回过头来喊道：“什么？”

“你说的我还是听不清楚，”尤索林又说了一遍。

“你说大声一点，”基德·萨普森说，“我还是听不清你的话。”

尤索林叫了起来：“我是说，我还是听不清你说什么！”

“我毫无办法，”基德·萨普森也在叫。“我已经拚命在喊啦。”

“我的对讲机出毛病了，听不清楚你说什么，”尤索林黔驴技穷，不禁咆哮起来。“你应该返航。”

“就因为对讲机出毛病了吗？”基德·萨普森有些怀疑地问。

“返航，”尤索林说，“不要等到我砸破你的脑袋。”

基德·萨普森向奈特雷瞧瞧，希望能获得精神上的支持，但奈特雷索性不看他。尤索林的军衔比他们两个都高。基德·萨普森犹豫地抵制了一会儿，接着就得意洋洋地吹了声口哨，高兴地服从了。

“这样对我也有好处，”他高兴地说，还翘起胡子用尖音一叠连声地吹着口哨。“很好，长官，对我老基德·萨普森来说，这样也挺不错嘛。”他又吹了一声口哨，向对讲机大声喊道：“你们听着，我的小山雀们。这是皇家海军的骄傲，基德·萨普森上将在讲话，是基德·萨普森上将在向你们说话。是的，长官。弟兄们，我们在返航，老天，我们在返航！”

奈特雷兴奋得把他的帽子和耳机一把拉下来，象坐在高脚椅里的乖巧孩子那样前后摆动。奈特军士从炮塔上猛地跳下来，欢呼雀跃地在所有人的背上乱捶乱敲。基德·萨普森使飞机很敏捷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地绕了一个很大的弧形，离开了编队，飞向机场。当尤索林把他的耳机塞进转换开关盒的一个辅助装置时，后舱两个炮手合唱的《蟑螂曲》传出来。

但是到达机场后，这伙人的气又一下子泄了。一阵令人不安的寂静代替了喜悦。尤索林下了飞机，坐进一辆等候着他们的吉普车，表情严肃，心里害怕起来。经过笼罩在一片静谧中的阴沉沉的群山、海湾和森林车子驶回营地，一路上无人说话。当他们转弯离开大路抵达中队营地时，还一直保持着这种凄凉孤寂的感觉。尤索林最后一个下车。笼罩一切的那片寂静就象麻醉品缠人似的环绕着那些空无一人的帐篷，只有尤索林和刚吹来的一阵温暖的和风在行动。中队里毫无生气，除了丹尼卡医生外，没有一个人影，他象一只颓废的兀鹰似的忧伤地坐在关着的医务室帐篷门边打盹。透过浓雾阳光照射到了他的周围。迎着阳光他一个劲地仰着他那个伤风的鼻子，想借阳光的刺激通通呼吸，然而老是办不到。尤索林知道，丹尼卡医生不会和他一起去游泳。丹尼卡不会再去游泳了。他这个人一下水，就会昏厥或心肌梗塞以致淹死，让退潮的浪头把他卷进海里，或者由于着凉或劳累过度，会患起脊髓灰质炎或脑髓炎。波洛尼亚对其他人造成的威胁，已经使丹尼卡医生更加痛切地担心自己的安全。他现在到了夜里，总能听见小偷在这里摸索。

尤索林通过手术室门外那片黯淡的浅紫色光线看见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正在全神贯注地盗窃配给的威士忌。那些从不喝酒的人的名字也被他签上去，冒领酒喝。这时，酒被他迅速地倒进一只只瓶子里，以便能赶在布莱克上尉想起这件事慵懒地来偷剩下的酒之前尽量多偷一些酒。

轻轻地又开动了吉普车。基德·萨普森、奈特雷和其余的人，在悄无声息的行动中慢慢走开，被吞没在令人厌烦的、土黄色的大自然静谧之中。扑扑地响了一阵吉普车消失了。尤索林在这阵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给人一种太古时代沉重之感的寂静里，有一种孤独的感觉。绿的东西他觉得看上去好象是黑的，其他一切都浸润在黄里泛白颜色之中。远处，透明干燥的空气，微风吹拂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尤索林焦虑不安，惊恐而疲惫。他的两只眼窝由于精疲力竭而有一种满是污垢的感觉。拖着疲倦的脚步他走进降落伞帐篷，里面放着一张光洁的长桌子。他这时神志清楚多了，但许多令人烦恼的疑团仍然无法解开。他把他的防弹衣和降落伞放在那里，途经一辆运水车转身来到情报室向布莱克上尉交还图囊。坐在椅子上，布莱克上尉昏昏欲睡，又瘦又长的两条腿翘在桌上。他态度冷漠而又有点惊奇地询问尤索林飞机为何返航。尤索林并不理他，把图囊往桌上一扔就离开了。

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尤索林费了很大功夫才脱下降落伞背带和航空衣。奥尔在罗马休假，因为他的飞机被迫降落在热那亚郊外的海面上而获得了假期，不过这天下午也该回来了。奈特雷真希望马上收拾起行囊去接替奥尔，他为自己仍旧活着而兴奋不已，而且迫不及待地想去罗马向那个妓女继续进行毫无结果而又令人伤心的求爱。尤索林脱光衣服，坐在吊床上休息。他把衣服一脱掉，立刻感到好多了。他穿着衣服老是觉得浑身不自在。他过了一会儿刻又换上新的短裤，趿着拖鞋，把一条土黄色的浴巾披在肩上，走向海滩。

尤索林沿着一条从中队营地通出去的小路走，绕过树林里一处神秘的火炮掩体；在那儿的驻守三个士兵中有两个在那一圈沙袋上打盹，一个大口大口地啃着一只紫石榴，把残渣吐进矮树丛里。每啃一口，红色的汁水就从他嘴边淌出来。尤索林脚步放轻，又走进树林，不时爱惜地抚摸着微微颤动的肚皮，好象要使自己放心，肚子还在自己身上。他拈出肚脐眼里的一根纱布线头。猛然间，他发现小路两旁的地上有许多雨后初生的蘑菇，从粘湿的泥土里伸出象没有生气的手指头一样的肉梗。然后，他又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看见这种蘑菇到处都是，成千上万，一直延伸到他目力不及的远处灌木丛里。它们长得如此茂密，仿佛这会儿工夫就在他眼前它们不断繁衍增长似的。他一阵惊异，身子哆嗦了一下，撒开腿就跑，直到脚下的泥土变成了干沙，那些蘑菇给远远地甩到了后面，才慢慢缓下了脚步。他恐惧地回头张望了一下，担心那些白白嫩嫩的东西是否还悄悄跟在后面爬行追赶，是否已经化作一大堆无法控制、奇形怪状的东西，钻过树梢，继续蜿蜒前进。

荒凉的海滩上，惟一听到的是涨了水的溪流的哗哗声，身后那片很高的草丛和灌木发出的如呼吸般的声音，以及沉默、半透明的海浪慢吞吞的悲叹声——全是些低沉不可名状的声音。小小的浪花，又清又凉的水。拖鞋、浴巾都被他留在沙滩上，镁着仅及膝盖的海水朝前走去，直到整个浸在水中。大海那边，一片颜色灰暗，弯弯曲曲的陆地隐藏在雾气之中，隐约可见。他疲乏地向外游到浮台那儿，抓住浮台逗留了一会儿，然后疲乏地游回到沙堤上一个能够站起身来的地方。接连好几次他头朝下潜入水底，最终感到全身清洁一新，脑子也彻底清醒。于是他直挺挺地趴在沙滩上沉沉睡去，一直睡到从波洛尼亚战斗返回的机群几乎就掠过他的头顶，如此之多的发动机逐渐增强的隆隆声闯入他的梦乡犹如震撼大地的轰鸣。

他醒来了，眨了眨眼睛，头有点儿疼，看到的仍然是一个毫无秩序的世界。十二个空军小队很平稳地组成准确的队形，他因那种英武的姿态而发愣，几乎喘不过气来。太出乎意料的景象了，他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没有载着伤员而冲在前面的，也没有因机身受损而落在后面的。没有求救的信号火焰出现在天空。除他自己的那架飞机外，一架都不缺。他一刹那间象发疯似地全身都瘫软下来。接着他明白过来，几乎因为命运的摆布而落下眼泪。解释很简单：飞机正要投弹，恰巧目标给云遮住了，因此，还得重新干一次轰炸波洛尼亚的任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但是他错了。天空并没有云。已经轰炸过波洛尼亚了。轰炸波洛尼亚不过是一次例行的飞行任务。并且，根本没有什么防空火力在那儿了。

### 第十五章 雷恩和皮尔查德

中队里的联合作战参谋是讨人喜欢的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他们俩性子好，说话随和，都是中等偏矮身材，很喜欢战斗飞行，除了希望继续获得执行战斗飞行任务的机会外，对生活以及对卡思卡特上校没有什么要求。他们已经飞过几百次战斗任务了。还想再飞上几百次。他们俩每一次飞行任务总亲自参加。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象战争这样神奇的事情，所以老是害怕再也碰不上了。他们执行任务时，谦卑恭顺，沉默寡言，尽量避免声张，而且不愿得罪任何人，他们逢人便笑，说话时含含糊糊。他们都属于这类人：随机应变，高高兴兴，惯于奉承，只习惯于俩人单独相处，从不与人接触。尤索林唆使基德·萨普森不执行轰炸波洛尼亚的任务，他们俩飞回基地后召开了露天大会，公开谴责尤索林，但是他们自己始终不接触尤索林的眼光。

皮尔查德上尉说：“弟兄们。”他长了一头有些稀疏的黑发，笑起来的时候样子很尴尬。“你们在执行任务途中想要返航，一定要有重大理由才行，你们说是吗？不要一出现某些无关紧要的情况就立刻返航，例如，对讲机出了毛病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等等，你们说对吗？雷恩上尉关于这个问题还想和你们谈谈。”

“兄弟们，皮尔查德上尉说的很正确，”雷恩上尉说。“我要和你们谈的，也就是这些话。好吧，今天我们总算去了波洛尼亚，大伙也都看到今天的飞行任务不过是一次例行轰炸，我估计大家都有点紧张，所以破坏效果不大，不过，听着，上级已经批准卡思卡特上校的请求，让我们重新干上一次。我们明天可真的要去干掉那些弹药库啦。行了，你们对于这件事还有什么看法？”

为了向尤索林表明他们没有敌意，第二天又去波洛尼亚时，甚至第一小队的领队轰炸机让他和麦克三天特共同驾驶。他飞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目标上空，象哈佛迈耶一样，甚至不做规避动作，可是炮火忽然间向他射来，吓得他汗流浹背。

密集的高射炮火出现在周围！尤索林这下子可受骗上当，进了圈套了。他毫无办法，只好象白痴似地呆在自己的座位上，眼看着团团可怕的黑烟直往上喷，要打死他。但是，他在扔掉炸弹之前顾不上那些事情，只好注视着轰炸瞄准具，看见十字标线透镜一动不动，正好对准了他负责地区那些伪装起来的仓库的第一幢房屋前的场地上面。他的飞机悄悄朝前飞去，他自己全身颤抖起来，接着只听见环绕着他高射炮火很沉重地嘣、嘣、嘣、嘣连响了四下。猛然间，有一颗炮弹带着刺耳的尖声爆炸在靠他非常近的地方了。当他祈求炸弹赶快落下时，内心有上千种自相抵触的情绪，脑袋似乎都要爆裂了。他想要哭泣。发动机继续发出嗡嗡的单调声音，就象一只又大又懒的苍蝇。最后，轰炸瞄准具上指针交叉到一起，接连投下了八颗五百磅的炸弹。飞机由于卸掉了重担，有点轻飘飘地向一侧倾斜过去。尤索林转身看了看左边的指示器。当指针指到零的时候，他急忙关上了炸弹舱的门，然后通过对讲机大声叫道：

“立即向右转弯！”

麦克沃特立即照办。随着一阵使人难受的怒吼从引擎中传出，他把飞机侧转过来，然后来了个惊天动地的急转弯，躲避开了尤索林刚才发现的两道对准他们射来的高射炮火。然后尤索林命令麦克沃特让飞机爬升。飞机越来越高，终于自由自在地飞进了一片纯洁宁静、充满阳光、象蓝宝石般湛蓝的天空，只有远处有些白纱一样纤薄的长长的浮云。风悦耳地吹打着舷窗的圆柱形玻璃，他心中兴奋莫名，顿感轻松。后来他们重新加快速度，他命令麦克活特把飞机先往左拐，随即又叫他死劲地往下降。就在这一瞬间，尤索林瞥见蘑菇形的高射炮火窜过他头顶和后右上方，打了个空，不禁感到一阵得意。要不是向左转弯再来个俯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降，他们正好处于高射炮火打上来的地方。他又厉声叫喊，吩咐麦克沃特拉平飞机，然后催促他再往上飞，重新兜到一片四周参差不齐的、明亮洁净的蓝天里。他这时投下的炸弹正开始击中目标。第一颗正好落在尤索林所瞄准的那块场地上，几颗从他的飞机和其他飞机上投下的其余炸弹也都在地面爆炸，熊熊火焰迅速掠过建筑物的顶部，顷刻之间化作一团团无比巨大、不断翻腾滚动的粉红色和灰黑色烟云，向四周扩散出去，同时发出轰鸣般的巨响，仿佛是由阵阵白色、红色和金黄色的光电产生的。

“嘿，你看看，”跟尤索林并排坐着的阿费大声喊叫，圆胖脸上闪现出惊异而又惶惑的神情，“下面准是弹药库。”

阿费在他身旁这件事早已被他忘了。他急忙向他喝道：“滚开！快滚出机头！”

阿费指着下面的目标温和地微笑着，毫不计较地请尤索林仔细看看。尤索林连续地拍击着阿费的身体，使劲向爬行通道口打手势。

“快回到舱里去！”他乱喊。“快回到舱里去！”

阿费和颜悦色地耸耸肩，他说，“我听不见！”

阿费被尤索林抓住降落伞背带，推向爬行通道。飞机正在这时猛地抖动了一下，被击中了。这一抖动使他全身骨头都好像散了，几乎连心脏也停止了跳动。他立刻意识到他们这下全完了。

“快爬升呀，”他见麦克活特还活着，就通过对讲机声拼命向他喊叫，“快爬呀，你这个杂种！爬，爬，爬，爬！”

吼叫着的飞机快捷而吃力地垂直上升。后来尤索林又向麦克沃特大叫了一声，命令他把飞机拉平，同时再次扭转机身，使飞机在一阵轰响中作了一个四十五度的急转弯。这个急转弯仿佛要一次吸出他们的五脏六腑似的，他感到四肢乏力，好象一件毫无份量的东西那样飘浮在半空中。他过了一会叫麦克沃特再次把飞机拉平，飞行了很短的一瞬间，刚够转回右后方，飞机反而又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锐刺耳地叫着俯冲向地面。它冲开幽灵般一团团浓浓的黑色烟雾向下飞驰，那一阵阵滚滚硝烟飘到机头光滑的有机玻璃舱罩上，就象一阵阵邪恶、阴湿、肮脏的雾气吹到面颊上。飞机在充满杀气地朝着天空里向它盲目地发射来的无数高射炮火里忽上忽下地急飞，吓得尤索林的心好似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难受之极，脖子上的汗水直往下流到了胸口和腰里，又热又粘。他有一刹那模模糊糊地觉得他这一小队的其他飞机已不在附近了，接着又感到机内就只剩下他自己了。由于不断地尖着嗓子向麦克沃特发出一道道命令，他感到喉咙口象刀割般地疼痛。麦克沃特每改变一下航向，发动机便发出震耳欲聋、垂死挣扎的轰鸣。远在前面，另一群高射炮还在密集地发射着炮弹，一边不断校准对空射击的高度，象恶魔一样等候他驶入射程。

忽然间，随着砰地一声巨响，飞机再次震动了，几乎翻了个身，机头立刻充满了浓密的蓝烟。是某个部分起火了！尤索林转身想逃，撞在阿费身上，阿费象没事一样划了根火柴，点着他的烟斗。尤索林惊恐万状，无法自制，睁大眼睛望着笑呵呵的、长着圆面孔的领航员阿费。他心想，他们两个当中准有一个疯了。

“老天哪！”他惊慌失措地向阿费喊道，“快滚出机头，你疯了？快给我滚！”

“你说什么？”阿费说。

“滚！”尤索林声嘶力竭地大叫，一面攥起两个拳头，用手背使劲地捶了阿费几下，撵他走。“快滚！”

“我还是听不见你说什么，”阿费带着一种温和、迷惑而又奇怪的口气很幼稚地说。“你大声一点。”

“你给我滚出机头！”尤索林束手无策地喊叫着，“他们想打死我们！你清楚吗？他们想打死我们！”

“真该死！该往哪飞？”麦克沃特生气了，在对讲机里直着嗓



子痛苦地问。“我们该向哪飞？”

“向左转！左，你这该死的野种！马上向左转！”

阿费转到尤索林背后，用烟斗使劲戳了一下他的肋骨。尤索林一声哀嚎，站起身子，朝着舱顶撞了上去，接着双膝跪倒，一阵乱爬，面色煞白，浑身气得发抖。阿费则表示鼓励地眨眨眼，竖起拇指对着麦克沃特同时扮了一个可笑的鬼脸。

他笑着问：“他怎么啦？”

尤索林心头涌起一股不可名状的反常情绪。“你离开这儿，好吧？”他哀求地喊着说，同时尽全力推了阿费一下。“你是不是聋了？快到机身后边去！”接着，他向麦克沃特大声喊道：“俯冲！俯冲！”

爆炸了的高射炮炮弹形成的呼呼轰轰的火海再次包围了他们。这时，阿费又向尤索林身后爬了过来，又一次使劲捅了一下他的肋骨。尤索林上气不接下气地又叫了一声，身子慌忙跳起来。

阿费说：“我还是听不清你说什么，”

尤索林喊道：“快离开这儿！”忍不住哭出来了。他双手用尽力气打阿费。“快滚开！滚开！”

揍阿费，就象打在一堆软绵绵的、毫无知觉的橡皮上，没有反抗，这个柔软的、感觉迟钝的肉体毫无反应。过了一会儿，尤索林打得身心疲乏，不得不垂下双手。他感到自己虚弱无力，十分羞愧，几乎自怜地哭了出来。

“刚才你说什么？”阿费问。

“快给我滚开，”尤索林回答，现在用的是恳求的口吻了。“请你去飞机后舱。”

“我还是听不清。”

“没关系，”尤索林边哭边说。“没关系。你别理我。”

“怎么没关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尤索林对着自己脑门敲打起来。他抓住阿费的衬衫前襟，一边挣扎着站起身来，使劲把他拖到机头的后部，象扔笨重的包裹似的把他丢在爬行通道口。当他朝着机头匆忙爬回来时，一颗炮弹就在他的耳朵旁边发出一声巨响爆炸开了。他靠着没有被完全摧毁的、残存的一点智力感到奇怪，这一下子怎么没有彻底打死他们。他们仍旧还在爬升。发动机又在痛苦地嚎叫，飞机里的空气充满了机器和汽油散发出来的恶臭。他以为下雪了。

成千上万的细小白纸片在飞机里，象雪花一般飘落下来，密密麻麻地围着他的头飞，粘到了他的睫毛上，弄得他惊慌地直眨眼，每逢他呼吸时，就绕着鼻孔和嘴唇翻飞。他弄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阿费却得意地张开嘴大笑，简直不合情理，同时还把一张地图举给尤索林看。从舱底猛冲上来一大团高射炮火，穿过阿费的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地图，然后由舱顶冲了出去，距离两人的头顶不过几英寸。阿费高兴极了。

“你要看看这个吗？”他低声说，两个又粗又短的手指伸过一张地图的破洞，对着尤索林的脸开玩笑地乱晃。“你要看看这个吗？”

尤索林被阿费那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惊呆了。阿费就象梦里可怕的吃人妖怪，你既无法伤害他也无法躲避他。至于尤索林害怕的理由非常复杂，他已经吓得灵魂出窍，也就无法弄清楚了。从舱底炮弹打穿的齿形裂缝里风吹了进来，使无数细碎般的纸片翩翩起舞，旋转个不停，使人产生一种虚幻的象涂上了漆、浸透了水的感觉。一切似乎很新奇、很好玩，而且十分滑稽。忽然，尖锐的喊声残酷无情地传进了他的双耳，头脑似乎被震得晃动起来，原来是麦克活特在慌乱之中请求指示。尤索林继续悲痛迷惑地注视阿费那张圆鼓鼓的脸，那张隔着在空中飞舞的无数白纸片，朝着他从容而又茫然地微笑的脸。尤索林得出个结论阿费疯了。就在这时候，八颗高射炮弹爆炸在齐眼梢高的右方，紧跟着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又来了八颗，接着又是八颗。朝左方打来的最后八颗几乎打在了他们的正前方。

“向左急转弯！”他对麦克活特大喊，阿费还在咧嘴发笑。麦克活特向左急速转弯，但高射炮火跟得很紧，立刻也朝左边打过来。尤索林又大喊，“我是说急转，急转，急转，急转，你这野种，急转！”

机身被麦克沃特驾驶着转了个更大的弯。忽然间，象奇迹一般，他们驶出了射程，没有炮火了。没有轰鸣的高射炮对他们响了。他们没有死。

在他后面，人们正在走向死亡。在高射炮的攻击下，其他小队的飞机排成了几英里长曲曲折折、不断蠕动的一条线，同一危险的旅程还在目标上空继续着，它们迅速穿过天空中新的和旧的高射炮火留下的巨大烟云，象一群老鼠穿过它们自己的一堆堆粪便那样在拼命逃去。有一架飞机着火了，离开队伍摇动翻滚着，就象一颗巨大血红的流星，变成一个巨大的橘红色火球，拖着一股长长的、不停地滚动的火焰和浓烟。尤索林眼看着先是它倾侧过来，接着激烈地抖动着，形成一个越来越窄小的螺旋形打着转缓缓往下坠，最后在弥漫的硝烟之中消失。他还看见一、二、三——四顶降落伞，接着那架飞机打了个陀螺似的转，直落向地面，不知不觉地翻滚在那堆熊熊的烈火里，看上去有点象一条彩色的薄纸带。在另一中队里一小队飞机被打得向四周散开。

尤索林木然地叹了口气，完成了他一天的任务。他无精打采，极不愉快。发动机低声哼着快乐的调子，麦克沃特放慢了速度，慢腾腾地往前飞，好让队里的其他飞机跟上来。这突如其来的宁静，显得陌生而不自然，而且好象私下要出点差错似的。尤索林把防弹衣的钮扣解开了，摘下飞行帽。他又叹了口气，还有点心神不宁，于是闭起眼睛想休息一会。

有人忽然在对讲机里问尤索林：“奥尔上哪里去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尤索林蹦起来，着急地叫了一声“奥尔！”这一声喊叫合理解释了在波洛尼亚出现的高射炮火制造的那一令人不可思议的景象。他俯身向前，从轰炸瞄准具的有机玻璃往下看，企图把奥尔的确切踪迹找出来。奥尔象磁铁一样不仅吸引住了高射炮火，而且无疑也吸引住了赫尔曼·戈林的整整一个炮兵师的精锐部队，在一天之前，奥尔还在罗马的时候，这支部队便从无人知道的原驻地一夜之间调到了波洛尼亚。阿费这时候身子朝前靠了靠，尤索林的鼻梁上被飞行帽的尖帽沿撞了一下。尤索林骂了一声，眼里充满泪水。

阿费戏剧性地指着下面停在一幢灰色石头农舍的牲口棚前的一辆装干草的车子和两匹马，悲壮地说道：他就在那里，已经化为灰烬。不过，那些下面的德国人或许也玩完了。”

阿费被尤索林咒骂起来，同时继续专心地寻找奥尔的踪迹，为那位活泼、古怪、生着龅牙的同伴担起一些心来。阿普尔比的额头曾经被奥尔用乒乓球板打破，现在他又把尤索林吓得两眼发黑。最后，尤索林看见有架双引擎、双舵的飞机飞过一片苍翠的森林，到了一片黄澄澄的农田上空。两个螺旋桨中有一个完全不转了，但机身还能维持恰当的高度和航向。不知不觉尤索林低声祈祷，谢谢上帝，接着又开始生奥尔的气，但这次在抱怨中又有些安慰。

“野种！”他又骂开了。“那个天杀的红脸蛋、大腮帮、卷发、龅牙的野种！”阿费问：“什么？”

“那个低贱的，该死的，腮帮鼓鼓，金鱼眼，矮个子龅牙，嬉皮笑脸、发神经病的野种！”尤索林唾沫四溅地又骂了一会。

“什么？”

“你不用管！”

阿费回答说：“我还是听不清你说什么。”

尤索林端端正正地转过身去，对着阿费说：“你这下贱的东

西。”

“你是在说我吗？”

“你象桶一样胖，骄傲自大，蠢笨，虚伪，洋洋自得——”

阿费若无其事。他镇静地划了根火柴，呼呼地吸了几口烟斗，脸上流露出一一种宽宏大量、饶恕一切的神色。他和蔼可亲地微笑了一下，正要开腔，尤索林一手捂住了他的嘴，厌烦地把他推开。尤索林在回机场的途中，索性闭上眼睛，假装睡去，既不看，也不听他说话。

在简令下达室里尤索林向布莱克上尉汇报了情况后，便同伙伴们胆战心惊地等候着，直到头顶上响起了一阵嘎嘎声，奥尔驾着那架只剩下一个发动机的飞机英勇威武地归来了。每个人都替他捏一把汗。奥尔的起落架没法放下来。尤索林在奥尔用机身贴地安全降落之前一直守在那儿，然后，他顺手偷了一辆驾驶座上留着钥匙的吉普车赶回帐篷，兴奋地准备行装，决定上罗马去度过这次危急情况给他带来的休假。在他到罗马的当天晚上，他就找到了露西安娜，并且在她身上发现了那个从外表看不见的伤疤。

## 第十六章 露西安娜

在盟军夜总会的桌子旁，他发现露西安娜独自坐在那里。有个醉酒的澳大利亚少校把她带到了那儿，可是他为了找那些正在唱下流歌曲的伙伴，愚蠢地将她单独留在那儿了。

她不等尤索林开口就这么说：“好，我就跟你跳舞吧。”“不过，你得明白我不能和你上床。”

“谁说要跟你上床？”尤索林反问她。

她惊讶地嚷了出来：“你不想跟我上床吗？”

“我不想跟你跳舞。”

尤索林的手被她抓住，拖到舞池里去。她的舞技甚至比尤索林还要差，不过她随着摹拟的吉特巴舞曲的拍子大跳起来的那股子放荡劲，尤索林倒还是头一回见识到。后来，尤索林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已经跳得不听使唤了，于是猛把她拉出了舞池，朝着一张桌子走去。一个他原来打算跟她去睡觉的姑娘，一副醉眼惺忪的样子，仍旧坐在那儿。她一只手勾住阿费的脖子，身上邋邋遢遢穿了一件橘黄色的缎子衬衫，领口开得非常低，露出了一个高耸起的镶有花边的白胸罩。有意招摇卖弄，正跟赫普尔、奥尔、基德·萨普森和亨格利·乔大谈其色情的下流话。尤索林快走到他们面前时，他冷不防地被露西安娜使劲推了一下，这样他们两人就走过了那张桌子，仍旧单独呆在一起了。她身材高挑，粗俗而旺盛的精力，长发披肩，标志漂亮的脸蛋，一看就知道是个健美丰满，惹人喜爱，喜欢卖弄风情的女人。

“好吧，”她说，“我就让你替我买份晚饭。不过就是不许你和我上床。”

尤索林大表惊讶地问：“谁说要和你上床了？”

“你不想和我上床？”

“我不想帮你买晚餐。”

他被她一直拖到街上，往下走了几级台阶，最后到了一家黑市饭馆。饭馆里尽是迷人的女郎，样子轻松热烈，不停地叽叽喳喳，似乎互相全都认识；还有许多有些害羞的不同国籍的军官，她们是被一道带来的。饭菜很精致，价钱也不便宜。走廊上人来人往，拥挤不堪，到处都是兴高采烈、喜形于色的生意人，身体结实，脑门微秃。非常拥挤的餐厅，淹没在一大片热烈欢乐的氛围中。

露西安娜狼吞虎咽地靠双手齐用地吞下那份晚餐，看也不看尤索林，尤索林感到那副粗野的神气非常有趣。她象匹马似的吃着，直到把最后一只盘子里的东西吃了个精光，这才自然放松放下手中的银质餐具，带着酒醉饭饱的恍惚神态懒洋洋地靠到了椅子上。她心满意足，带着笑容深吸一口气，满面风情地注视着尤索林。

“好吧，乔，”她高兴地嘟囔了一声，闪亮的黑眼里充满了温柔感激之情。“我现在答应和你上床了。”

“我的名字是尤索林。”

“好吧，尤索林，”她有点歉疚地笑着说。“现在我答应和我睡觉啦。”

“谁说要和你上床了？”尤索林说。

露西安娜这下愣住了。“你不想和我上床吗？”

尤索林的头使劲地点了点，边笑边用手向她衣服下面摸去。姑娘大吃一惊，随即明白过来。她猛的一下从尤索林身旁把两腿挪开，把屁股也扭转过去。她又惊慌又窘迫，脸涨得通红，连忙整理好裙子，还四下认真地看了几眼。

“我答应你这就陪你上床，”她带着羞怯撒娇的神气小心谨慎地解释说，“不过现在还不行。”

“这我知道，要等我们一起回到我的房间里才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姑娘摇摇头，不信任地看了尤索林一眼，把两个膝盖并得更紧了。“不，现在我得回家，到我妈妈身边去，因为我妈妈不喜欢我跟当兵的跳舞，也不许我跟他们一块儿吃饭。要是我现在不回家，她会很生气的。不过你可以给我留个地址，明天早上我到法军办事处上班之前，先到你房间里来和你聚一聚。你知道吗？”

尤索林愤怒而失望地嚷起来，“胡扯！”

“你说什么？胡扯？”露西安娜用迷茫的眼神问。

突然尤索林禁不住放声大笑。最后，他心情愉快，用同情的口吻回答她说，“说得没错，我想这就把你护送到我接下来该带你去的随便什么地方去，这样我就能够赶在阿费带着他找到的那个漂亮女人离开夜总会之前赶回那儿，免得错过向她打听的机会。她一定会介绍给我一个象她一样标志的姑娘或女朋友。”

“走吗？”

“走，走，”他温和地嘲弄她说，“妈妈在等着呢，还记得吗？”

“对，对，妈妈。”

这个姑娘拖着尤索林走在迷人的春夜中，走了大约一英里后，到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公共汽车站上。那里喇叭嘶鸣，红黄两色的交通灯闪亮，到处充斥着司机们吼叫咒骂的声音。这些胡子拉碴的司机彼此对骂着，那些话听了叫人毛发倒竖、十分恶心。他们还咒骂乘客和一群群在附近蹒跚因而挡住了他们道路的行人。这些行人并不理睬他们，闲适地走路，等到汽车撞着了他们，才张口大骂起那帮司机来。一闪身露西安娜上了一辆绿色的小型汽车不见了。尤索林这才用最快的速度一路赶回“卡巴莱”去找那个眼睛近视，染成棕色头发，穿了件袒胸露肩、橘黄色缎子衬衫的女郎。这个女郎似乎和阿费打得火热，然而尤索林一面赶路，一面却一个劲地暗暗祈祷，希望能弄到她的一位性感的阿姨，或是她的一位性感的女朋友、一位姊妹、表姊妹，或是她的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母亲，只要她们象她自己一样放荡、堕落就行。这个放肆、粗犷、俗气、胡来的姑娘，要不是跟阿费在一起了，对于尤索林这样一个诱人的妓女本来是最合适的。他好几个月来心里一直就在渴望和崇拜这样一个姑娘。这个姑娘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人儿！她自己掏钱付酒帐；她有一辆汽车、一套公寓，还有一只上面精工雕出一对赤身露体的少年男女呆在一块岩石上的橙红色的玉石浮雕戒指，亨格利·乔见了这只戒指，立刻喜爱到失魂落魄的地步。他叽叽咕咕，头脑摇晃，两脚还在地上乱踩乱蹬，一副垂涎欲滴、苦苦哀告的样子，可是这姑娘无论如何也不肯卖给他这只戒指，尽管他愿意掏出他们大家口袋里所有的钱，再加上他那只精巧的黑色照相机。钱和照相机对她来讲，都索然无味，惟一令她感兴趣的是和别人乱来。

那个姑娘在尤索林赶到餐厅之前已经走了。所有的人都走了。他立即走了出来，闷闷不乐地踱过漆黑的、行人已不多的街道。尤索林独自一人的时候并不常有孤独的感觉，可是这会儿他对阿费十分嫉妒，因而感到有些孤独了。他知道阿费这会儿正和那个姑娘呆在床上，而那个姑娘跟他倒是很合适的，并且不管何时只要他想和那两个身材苗条、容貌出众的贵妇人上床时，这个姑娘总可以让他当个替代品。那两个贵妇人住在那幢公寓的楼上，她们每当尤索林向往异性，想入非非的时候就会使他更加想入非非。一位是漂亮阔绰、满头黑发的伯爵夫人，她容易激动的嘴唇鲜红、湿润，另一位是同样漂亮阔绰，满头黑发的她的儿媳妇。尤索林走回军官公寓时，一路上发疯似的爱着所有这几个女人。他爱露西安娜，爱那个敞着缎子衬衫、喝醉酒的淫荡的姑娘，还爱那位漂亮阔绰的伯爵夫人和她的漂亮阔绰的儿媳妇。这两位贵妇人不许他接触，甚至也不让和她们调情。她们非常疼爱奈特雷，对阿费也常常半推半就，可是她们认为尤索林是个疯子，在楼梯上每次碰见时都要说些难听的话，或者做点亲热的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作，因此她们总是瞧不起他，厌恶他，躲开他。这两个女人都是绝色佳人：长着柔软、光洁、窄窄尖尖的舌头，嘴巴就象饱满成熟的李子，甜丝丝、粘糊糊，都有点熟透了。她们都挺有风度；尤索林也不清楚是哪一种风度，不过他明白她们有而他自己却没有，她们两个对这一点也清楚，他一边走着，一边就想象她们身上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被紧紧裹住柔软细腻的女性私处的汗裤；薄如蝉纱、柔软舒适、装饰着缎带花边的紧身衫裤，或是全黑，或是略微闪光的乳白色；芬芳的气息从细皮嫩肉中散发出来；还有从蓝白色的胸罩里不时传来的一阵香汤沐浴后的幽香。他老是渴望自己这会儿像阿费一样，跟一个富有刺激性而又喝醉了酒的妓女淫猥下流、纵情欢乐地睡上一觉。他不被这个妓女放在心上，而且心里也没有她了。

阿费在尤索林回到公寓前已经回来了。尤索林呆呆地盯着他，一副痛苦的惊奇的样子。那天早上在波洛尼亚上空，他在机头里就曾给这个心术不正，难以理解而又无法赶走的阿费弄得痛苦不堪，尤索林那时就是这副样子。

他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问得好，是该问问他！”亨格利·乔怒生气地嚷着。

叹了口气的基德萨普森，把大拇指和食指做成手枪的样子，向自己头上放了一枪。赫普尔则使劲地嚼着一大团泡泡糖，那张年轻小伙子的脸上带着一种幼稚迷惑的神情欣赏着这一切。阿费悠然自得地对着手掌心敲敲他那只烟斗，臃肿肥胖的身子颇为自诩地踱来踱去。显而易见，他为自己制造的骚乱而自得。

尤索林问：“你没跟那位姑娘一块回家去吗？”

“哦，当然了，我跟她一块回家去的，”阿费回答，“你总不至于认为我会让她自个儿独自回家吧？”

“她不让你和她一块吗？”

“哦，她要和我在一起，她愿意的。”阿费格格笑了一声。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可用不着替老阿费操心。不过我不想乘机欺侮一个那样讨人欢喜的孩子，就因为她多喝了几杯酒。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没有人说你在欺侮她啊！”尤索林诧异地斥责起阿费来了。“她满脑子惟一的事情就是找个人跟她上床，她整晚上不停地说的都是这件事。”

“这只是因为她一时想不清楚，”阿费解释说。“但是，我稍微讲了她一下，她就开始清楚了。”

“这个野种！”尤索林嚷了一声，疲惫地挨着基德·萨普森一屁股坐到了那张长沙发上。“既然你自己不想要，为什么不让我们之中的随便一个人啊。”

“你瞧见了么？”亨格利·乔问。“他是有点不大正常。”

尤索林的头点了点，疑惑地看着阿费。“阿费，告诉我一件事，你从来没有和她们中间随便哪一个上过床吗？”

阿费带着高傲而兴奋的神情偷笑。“哦，当然了，我跟她们睡过觉。这种事你可用不着替我操心。不过我从来不和那些正经的姑娘睡。我知道该和什么样的姑娘睡，不该和什么样的姑娘睡。从来我不和正经的姑娘睡。这个姑娘是个惹人喜爱的孩子。你可以看出来，她家挺有钱。嗨，我甚至让她从汽车窗子里扔掉了那只戒指。”

听到这话，亨格利·乔心中难受之极，干叫了一声，并着脚跳了起来。“你干了什么事？”他高声尖声，“你干了什么事？”他举起两只拳头向阿费的肩膀和胳膊没命地乱捶，几乎都要哭出来了。“你干出这种事来，我真该宰了你，你这下流的狗娘养的。他这样做是有罪的，没错。他满肚子坏水，对吗？他是不是满肚子坏水？”

尤索林表示同意：“坏透了，”

阿费问：“你们这几个家伙在说些什么啊？”他确实有些搞不清楚。他为了保护自己把头缩到了自己两只肩膀形成的椭圆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缓冲衬垫”里。“哟，行了，乔，”他略微有点不自在地笑了笑央求说，“不要再打我了，行吗？”

可是亨格利·乔就是不肯住手，最后还是尤索林把他拖了起来，连推带搽地弄到了寝室里。接着，尤索林无精打采地走回自己的房间，脱了衣服上床睡觉。转眼间，天已经亮了，他被人推醒。

他埋怨说：“你弄醒我干什么？”

原来是那个生性愉快、骨瘦如柴、长着一张粗陋的沙黄色面孔的女佣人米恰拉。她来叫醒他，因为有位客人等在他房门口。露西安娜！他简直难以置信。等米恰拉走出房以后，房间里就是他和露西安娜两个人了。她显得健壮可爱、仪态万方。尽管她面带嗔怒，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可是她周身却散发出一种无法抑制、充满活力的亲切之感。象一个娇憨的尤物那样，她又开两条健美、滚圆的大腿站在那里，脚上穿着一双装有楔形高跟的白色高跟鞋，身上穿着一件漂亮的绿衣服，手里不住地摆动着一个又大又扁的白色手提皮包。从床上一跃而下的尤索林想搂住她，她挥起皮包打在尤索林的脸上，打得尤索林晕头转向，跌跌撞撞地退到皮包打不到的地方，迷惑地捂住疼痛的面孔。

“蠢驴！”她诅咒着尤索林，两只鼻孔张得大大的，露出了极端蔑视的神情。“你就象个畜生！”

她用厌恶蔑视的粗嗓音恶毒地咒骂了一声，快步走到房间另一头，把三扇高大的落地窗打开，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随之而来。阳光和新鲜空气象一帖强身的滋补剂那样立刻把屋子里的污浊气味赶跑了。她把皮包搁在一张椅子上，开始清理房间，从地板上和橱柜顶上捡起他的东西，他的袜子、手帕和内衣被丢进梳妆台的一只空抽屉里，他的衬衫和长裤被挂进衣橱里。

从寝室里跑到盥洗室，尤索林忙着刷牙，洗脸梳头。等他跑回来时，房间里已经收拾得整整齐齐，露西安娜也几乎脱光了。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她的神情悠然自得。她取下耳坠放在梳妆台上，只穿了一件齐大腿那么长的粉红色人造丝无袖女衫，脚丫光着叭哒叭哒跑到床边，先向整个房间谨慎地瞥视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在整洁方面还有什么疏忽遗漏的地方，然后才掀起床罩，伸展四肢，舒适地在床上躺下，脸上还带有一种狡黠的、期待的神情。她不自然地笑了笑，向他渴望地点头示意。

“现在，我可以让你跟我睡觉了。”她小声向尤索林说，一面急切地向他伸出了两条臂膀。

她还对他瞎说一通，说她怎么在某一个周末跟她的未婚夫，一位后来遭到杀害的意大利军人一块儿躺在床上。这些话后来果有其事，因为每当他刚开始干起来，而自己又不知道为什么不停止的时候，她总叫一声完了吗！直到最后他也完事了。这才向他解释。

然后两人点上香烟。她对他浑身上下晒出来的那种黑黝黝的颜色感到神魂颠倒，而他则有些纳闷，她为什么老是不肯脱掉那件粉红色无袖的女衫。这件衣服裁剪得就跟男式汗衫一样。窄窄的套肩背带正好遮住她背脊上那条看不见的伤疤。虽然尤索林设法让露西安娜告诉他她身上有这么一条伤疤，但她就是不让他看。当尤索林用指尖顺着这条伤疤的痕迹从肩胛上的小窝开始，一直摸到尾椎的末端时，她就像一条弹性十足的好钢条似的全身都紧张起来。他想象到她在医院里度过的许多个备受折磨的夜晚，心里就疼痛得紧缩起来。她在那些夜晚要上药，要忍受疼痛，周围充满着无法消除的各种气味：乙醚、人体排泄物、消毒剂，以及皮肉坏死腐烂发出的异味；旁边还有穿白衣着胶底鞋的人员来来去去，走道里通宵达旦闪烁着阴森可怕的种种灯光。一次空袭中她被炸伤的。

“在哪儿？”他问，心神不安得喘不上气来。

“那不勒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被德国人打伤的吗？”

“美国人。”

听到这，他的心都碎了，随即陷入情网。他无法肯定她是否愿意嫁给他。

“你疯了，”她愉快地笑着，对尤索林说。

他问：“为什么我疯了呢？”

“因为我不能结婚。”

“这又是为什么呢？”

她回答说：“因为我不是处女啦，”

“结不结婚和处女又有什么关系？”

“谁愿意娶我？没人肯要一个不是处女的姑娘。”

“我愿意。我愿意娶你。”

“那又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不能嫁给我？”

“因为你疯了。”

“我怎么疯了呢？”

“因为你要娶我。”

尤索林觉得十分好笑，显现出一副嘲弄的神情皱起眉头说，“你不肯嫁给我，因为我疯了，可你又说，我是个疯子，因为我想娶你，这是你说的吗？”

“没错。”

他大声对她说，“你才是疯子。”

“为什么？”她生气地在床上坐起来，大声地反问他，两只不断起伏摆动的、滚圆的乳房在粉红色短衫里面一起一伏，煞是好看。“我怎么疯了？”

“因为你不肯嫁给我。”

“笨蛋。”她大声地回话，同时用手背煞有介事地在尤索林的胸脯上响亮地打了一下。“我不能嫁给你！你不明白吗？我不能

嫁给你。”

“哦，这点，我明白。不过，你为什么不能嫁给我呢？”

“因为你疯了！”

“为什么我疯了呢？”

“因为你要娶我。”

“因为我要娶你。亲爱的，我爱你，”他解释说，然后轻拉着她重新靠到了枕头上。“我非常爱你。”

她高兴地喃喃回答，“你疯了。”

“为什么？”

“你说你爱我。你为什么会爱一个不再拥有贞洁的姑娘呢？”

“因为我不能娶你。”

一听这话，她立即又愤怒地从床上一下子窜了起来。“你为什么不能娶我？”她质问说，要是他回答中有什么侮辱她的地方的话。准备再恶狠狠地揍他。“就因为我失去了贞洁吗？”

“不是的，不是的，宝贝儿。因为你疯了。”

她无比怨恨地朝他看了好长时间，接着把头向后一仰，很欣赏地放声大笑起来。等她止住笑后，她用新的赞许神气盯视着他，那张本来黝黑的脸上富有肉感、弹性的肌肤显得更黑了。虽然她有点疲倦，但是由于高兴激动，所以显得满面春色，分外娇艳。她的两只眼睛逐渐迷糊起来。尤索林把两人的香烟捻熄了，随后就在默默无言中拥抱起来，纵情地接吻。亨格利·乔正在这时没有敲门就漫步走进房来，想问问尤索林乐意不乐意跟他一起出去找几个姑娘。一瞧见他们，亨格利·乔立刻停住脚步，然后象箭似的跑出房去。尤索林的动作更加迅速，他飞快地蹦下了床，一面大声叫露西安娜赶快穿好衣服。这姑娘吓得目瞪口呆。他粗鲁地抓住她一只胳膊把她拖下了床，推她到那堆衣服面前，接着就向房门冲去，正好赶在亨格利·乔拿了照相机跑回来之前及时把门关上。亨格利·乔的一条腿已由门缝里伸出来，无论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也不想缩回去。

他急切哀求着说：“让我进来！”一面发狂似的扭动着身子。“让我进来！”一会儿他停止挣扎，从门缝中带着一丝自己认为很讨人欢喜的微笑盯住尤索林的脸。他一本正经地解释说，“咱可不是亨格利·乔。”“我是《生活》杂志的一个大摄影记者。替你们在大封面上印上一张大照片。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好莱坞的大明星，尤索林。多次结婚、离婚。一天到晚瞎胡搞。对，对，对！”

亨格利·乔往后退了一点，想拍一张露西安娜穿衣服的照片。尤索林乘机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亨格利·乔对着这层坚固的木板壁障疯狂地又推又撞。接着他后退了几步，重新鼓起全身力气，再次疯狂地向这扇门冲来。尤索林趁他撞门的空隙里忙乱地穿好衣服。露西安娜也把她那件绿白两色的夏装穿好，正把下摆提到腰那儿。尤索林眼看露西安娜的下身就要套上衬裤，再也见不到了，心头突然感到一阵难受。他伸出手去，一把抓住她抬起的一条小腿，把她拉到了自己身边。她一条腿朝前跳了一步，紧紧偎到了他的身上。尤索林痴情地吻了吻她的耳朵和闭着的眼睛，然后用手在她大腿后部抚摸着。她春情荡漾地哼哼起来，可是不一会儿，亨格利·乔的脆弱身躯再一次不顾死活地朝门猛冲过来，差一点撞倒他们两个。尤索林连忙推开她。

“快，快！”他叱责她。“快穿上你的衣服！”

她搞不清楚：“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快！快！你听不懂英语吗？快穿上你的衣服！”

“笨蛋！”她也对他开始呼喝。“你要说的是这个。笨蛋！”

“是，是，我就是这意思，笨蛋，笨蛋！”

“是，是，”她非常听话地回答了两声，立刻跑去寻找自己的鞋子和耳坠。

没办法亨格利·乔暂时停止了进攻，想在掩着的门上的缝隙里拍摄几张照片。尤索林听到了照相机快门的咔嚓咔嚓声。尤索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林静等他和露西安娜全穿着好了，候着亨格利·乔再次前来冲门。然后对着他猛地一下把门打开。亨格利·乔于是象只挣扎中的青蛙似的朝前直摔进了房门。尤索林麻利地绕过了他，带着露西安娜穿过公寓进入走廊。他们俩连蹦带跳下了楼梯，造成了一阵很响的噼啪声，每次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总气喘吁吁地放声大笑，两个人的头也欢天喜地地凑到了一起。他们在靠近楼梯底层的地方碰见了正在朝上走的奈特雷，这才停止了大笑。奈特雷的脸板着，一副很脏很不快活的样子，歪歪斜斜的领带，起皱的衬衫，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走着，表情绝望。

尤索林充满同情地问：“小伙子，怎么了？”

“我又身无分文了，”奈特雷难堪而烦乱地微笑着回答。“我该如何是好呢？”

尤索林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过去三十二小时，奈特雷以每小时二十美元的代价跟他崇拜的那个冷酷无情的妓女住在一起，他的薪水也好，他那慷慨富裕的父亲按月寄给他的一大笔津贴也好，都被他花完了。这意味着他不能再跟她呆在一起。她在人行道上逛着，从军人当中拉客的时候，也不许他走在她身边，而且当她从老远瞥见他跟在后面时，她就暴跳如雷。他要是愿意，当然可以赖在她住的公寓附近不走，但是他又无法肯定她会不会回到那儿去。再说，不掏钱，她不理他。她对性行为不感兴趣。奈特雷所要的是这么一个保证：她不跟下流的人，也不跟他的熟人睡觉。每次到罗马来，布莱克上尉总说要花钱找她，为的是好让奈特雷听见自己的心上人又受了侮辱，以此来折磨他；并且他还故意原样照搬地讲述怎样逼迫她遭受各种巨大的耻辱，以便欣赏奈特雷痛苦难堪的样子。

这时候，露西安娜感到奈特雷的这种伤心绝望的神气很可怜，可是等她跟着尤索林走到外边阳光明媚的街上，听见亨格利·乔在窗口仍旧在苦苦哀求他们回去重新脱光衣服时，她突然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粗野地放声大笑起来。亨格利·乔还说，他确实确实是《生活》杂志派来的摄影记者。露西安娜穿着白色楔形高跟鞋，拉着尤索林一起笑嘻嘻地沿着人行道走去，那副活泼可爱、精力充沛的劲头就和前一天夜晚的舞厅里，以及从舞厅出来后每时每刻所表现的完全一样。尤索林快步赶上前去，用手臂搂着她的腰一直走到一个拐角上。到了那儿露西安娜才离开尤索林的身旁，打开皮包，取出一面镜子，理理头发，嘴唇上涂点口红。

“你为什么不要求我在一张纸上写上我的姓名和地址，这样，你下次再来罗马的时候，就能找到我？”她向尤索林提议。

“你为什么不让我拿张纸写上你的姓名和地址呢？”他表示赞同。

她好斗地质问：“为什么？”那张嘴嘲讽似的猛地一撇，眼睛里放射着怒火。“你是想等我一离开，就撕碎纸条，对不对呢？”

“我为什么要撕掉它呢？”尤索林困窘地抗议说。“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她坚持说：“你会撕的。我一走你就会把它撕个粉碎，然后大摇大摆象个大亨似的走掉，因为你睡过了一个象我露西安娜这样年轻漂亮的高个子姑娘，而且没有向你要钱。”

他问她：“你想要多少钱？”

“笨蛋！”她激动地对他嚷着，“我可不是向你要钱！”她跺了跺脚，挥舞着胳膊，这使尤索林担心她又要抡起那个皮包来再打他脸上一下。可是露西安娜并没有揍他，反而潦潦草草地在一张纸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然后塞给了他。她带点挖苦作弄的意味对他说，“拿去。”还咬了咬嘴唇，努力抑制由于心情紧张而微微颤抖的嗓音。“不要忘了，我一离开你就把它撕掉。”

接着，她温和地朝他笑了笑，捏了捏他的手，怅然地说了声，“再见”，把身子靠到他怀里紧紧偎了一会儿，这才直起身来，带着自己并未意识到的高贵典雅的神态走开了。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尤索林等到露西安娜一走，就撕碎了那张纸条，然后走向反方向，心里感到很象一个大亨，因为他睡过一个象露西安娜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而且没有向他要钱。他心满意足，后来他发现自己已经走进了红十字会大楼的餐厅，正跟许多穿着各种形式奇形怪状军服的军人在吃早饭。突然间，他又被露西安娜的形象包围了：一会儿脱掉衣服，一会儿又穿上衣服；还狂热地拥抱他、抚爱他，唠唠叨叨地跟他说话，身上还是穿着那件跟他睡觉时也不肯脱下的粉红人造丝短衫。尤索林想起露西安娜那柔软细长、年轻摆动的袒露着的四肢被自己竟然厚颜无耻地撕成了小纸片、丢进人行道旁边的阴沟洞，还自鸣得意，感到这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连吃进嘴的土司煎蛋也哽在喉咙里了。这时他已经非常想念露西安娜。餐厅里坐着那么多穿军服的人，但全是尖锐刺耳、毫无意义的人。他突然感到一种急切的欲望，想尽快再次和她单独呆在一起，于是十分激动地从餐桌旁一跃而起，跑出餐厅，顺着那条街直奔那幢公寓，想把那撕得粉碎的纸片从阴沟洞里找回来，然而，它们早已被一个清道夫的水龙冲得踪迹全无了。

他那天晚上，无论在盟军军官夜总会里还是在那个黑市饭馆里，都未能再找到露西安娜。擦洗得晶莹透亮的那个黑市饭馆，充满着欢乐的喧嚣声，闷得人头昏脑胀，巨大的木盘到处碰撞碰撞，里面盛着精烹细作的饭菜，饭馆里还有一大群，象小鸟似的嘁嘁喳喳聪明伶俐、十分可爱的姑娘。尤索林在这家饭馆里不能成功。当他孤独地上床睡下后，他再一次梦见自己在波洛尼亚上空躲避高射炮火，那个阿费呆在机舱里，讨厌地赖在他的肩膀后面，用一双肿胀、龌龊的眼睛斜望着他。他第二天早上，跑到能找到的所有法军办事处去询问露西安娜的下落，可是谁也不明白他说些什么，他只好慌慌张张地跑掉。他变得神经过敏、心慌意乱、晕头转向，搞得慌慌张张地跑个不停，跑向某一个地方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最后跑到士兵公寓里去找那个穿灰白色衬裤的矮胖女佣人。他找到她时，女佣人穿着一件难看的棕色线衫和一条颜色很暗的厚裙子，正在打扫五楼斯诺登住的房间。斯诺登那时还活在人世。从那只蓝行李袋上面用白粉刷的姓名上尤索林知道这是斯诺登的房间。他露了颇有创造性的一手，不要命地疯狂一窜，越过地上放着的这只行李袋，一头冲进了房间。尤索林克制不住欲火，跌跌撞撞地向那个女人直扑过去。他还没有摔倒，女佣人已经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整个人拉过来压在自己的身上，自己也趁势仰面朝天摔到了床上，用她那柔软的身体热情地把他搂得紧紧的、粗俗的、千依百顺的宽脸上带着毫不掺假的友好笑容，满面风情，一手还象举着一面旗子似的把那柄扫帚高高竖在空中。白色衬裤上的松紧带清脆地一响，就被她褪去了，就这样躺在他的下面，尤索林一点都没被打扰。

尤索林事后向她手里塞了些钱，她激动地拥抱了他一下。他也拥抱了她一下。她又反过来拥抱他，又把他拉到床上压在自己身上。他这次完事之后又拿出些钱塞到了她的手里，她还没来得及表示感激再来拥抱他，尤索林就连忙跑出了房间。他回到自己的公寓里后，以最快的速度把需要带的东西统统搁在一处，把身边所有的钱留给奈特雷，然后搭上一架后勤运输机飞回皮亚诺扎岛，去向亨格利·乔道歉，因为他把乔关在房门外面。这次道歉完全多余，因为尤索林找到他时，他很高兴。亨格利·乔笑得合不拢嘴。尤索林一瞧见他，立刻感到恶心，因为他顿时明白了亨格利·乔这样高兴到底是怎么回事。

“得飞四十次了，”亨格利·乔脱口而出向尤索林宣布，话音里充满了欣喜快慰的腔调。“规定的数目被上校提高了。”

尤索林听了目瞪口呆。“我已经飞过三十二次了。真该死！要不然，我再飞三次就完成任务啦。”

亨格利·乔的肩膀不在意地耸了耸。“上校要求四十次，”他

又说了一遍。

亨格利·乔被尤索林一推，自己跑到医院。

## 第十七章 周身皆白的士兵

尤索林进入医院后，下定决心从此再也不出去了，也不想再继续参加一次战斗飞行任务继续飞行了。他过了十天又改变主意离开了医院。这时，上校把飞行任务已经提高到四十五次了。尤索林随即跑了回去，再次下定决心从此再也不出去了，也不再飞一次战斗任务了。

因为尤索林的肝和眼睛有毛病，他靠这一点任何时候住院都可以。可是医生们无法确定他有肝病，而且他每次告诉他们犯了肝病时，两只眼睛总是拒绝正视他们。只要病房里没有很厉害的病人，他就可以呆在医院里过惬意的日子。他的身体十分结实，简直可以熬过一场疟疾或是流感而绝不象别人那样感到不舒服。他可以接受扁桃腺切除手术，而不会象别人那样在手术后感到疼痛，甚至患疝气和痔疮这类毛病，只稍微有一点轻微的恶心之类的反应。不过，这大约也就是他容忍不适的最大限度了。一超过这个限度，他就受不了。医院里没有人指望他去做什么，所以他尽可以轻轻松松地住在里面。住在医院里，别人所能指望于他的不外是一命呜呼或是早日康复。因为他根本没有问题，好起来也就不成问题了。

无论是在波洛尼亚上空，或者飞过阿维尼翁上空，看着赫普尔和多布斯在操纵飞机，斯诺登在后舱里奄奄一息都不如住在医院里舒服。

尤索林在医院里看到的病人总不及医院外的病人多，而医院里病重的病人一般就更少了。医院里的死亡率要比医院外的低得多，而且是一种健康得多的死亡率。很少有人无缘无故地死去。医院里的人们对于死亡这件事比普通人懂得要多得多，因此安排起来也就利索，井然有序得多。在医院里他们虽说还不能制服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死亡”，但肯定可以叫让她规规矩矩。他们已经教会她懂得把握分寸。他们虽然还不能将“死亡”完全排除在外，但在医院里她一举一动必须象名门贵妇那样。医院里的病人死起来总安排得干净利索、有条有理，毫无医院外面常见的那种惊心触目、粗野丑陋的样子。他们不会象克拉夫特那样在半空中裂开五脏六腑，也不会象尤索林帐篷里的那个死人，更不会象斯诺登那样，向呆在飞机后舱里的尤索林透露了他的秘密后，竟然在烈日炎炎的夏天活活被冻死。

“我冷，”斯诺登当时哽咽着说，“我冷。”

“很快会好的，好了，”尤索林当时尽量安慰他。“好了，好了。”

他们也不会象克莱文杰那样在一片云彩里奇妙的消失。他们不会给炸成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他们不会淹死，或者被雷劈，让机器轧成肉酱或者在山崩地裂中砸死。在拦路抢劫中他们不会给打死，也不会被强奸中被掐死，在酒吧间里被小刀子捅死，被爹妈或孩子用斧头砍死，或是受别的天灾人祸而惨死。没有人窒息而死。人们因失血过多而象绅士那样在手术室里体面地死去，或者在氧气舱里默默地死去。这儿没有医院外面风行一时的此时见到你，彼时见不到你那种作弄人的事情，也没有转眼就丢掉性命的那种事情。这里没有饥荒和洪水，没有孩子闷死在摇篮里或冰箱里，甚至摔到卡车底下给压死。这里无人被打死，无人把脑袋伸进开着煤气的烘箱里，无人在地铁里冲着列车跳下去，也无人象块石头似的从旅馆窗子里头朝下呼地一声跳下去，以每秒钟十六英尺的加速度往下坠落，最后令人恐怖的噗的一声摔在人行道上，在阳光下令人想吐地死去，象装满草莓冰淇淋的口袋，流着鲜血，只剩下还在抽动的脚趾。

经过这种比较，虽然医院也有种种不好，但尤索林还是觉得医院比较安全。那儿的服务往往十分殷勤；如果当真的话，束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的规章制度也太多；还有，院方也常常好多管闲事。由于有病的人容易住进院去，他不能老是指望有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同他呆在一间病房里；再说，文娱活动也并不总能解闷。他必须承认，医院的情况正在逐步变糟，因为随着战争的延续，日益靠近战场，在战区内住院的人显然情况最不妙了。由于这里战争越来越激烈，住院的人就容易成为大家注目的对象。人们越深入到战斗中去，他们的病况也就越严重，在医院里终于出现了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除了死之外，他再也无法病得更厉害了，而且他真的不久就死去了。

构成那个雪白的士兵完全是纱布、石膏，和一只体温计。那只体温计纯粹是一件装饰品，每天清早和晚上总由克拉默护士跟达克特护士搁在他嘴巴上方绷带中留出来的一个黑乎乎的洞，就这样持续一直到那天下午克拉默护士来记录体温时发现他已经死了为止。尤索林这会儿回想起来，感到似乎并不是那个整天不住嘴的得克萨斯人，而是克拉默护士把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谋害了。要是她没有来记录体温，报告发现的情况，说不定那个士兵还会活着躺在那儿，就象从前一样一直躺在那里：从头到脚裹在石膏和纱布里，两条怪异的僵直的腿从臀部高高吊起，一样的手臂也垂直地吊在那里，鼓鼓囊囊的四肢全都上着石膏，怪样的、无用的四肢用绷得紧紧的铁丝悬在空中，大得出奇的长条铅块在他上面黑乎乎地挂着。这样躺在那儿已经活不了多久啦，不过他的全部生命也就剩下那么多，所以尤索林又感觉，克拉默护士不可能作出结束这点生命的决定。

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就象铺开的、开了一个洞的绷带，又象一块碎裂在港口中的石头，上面有一截七歪八扭的锌管支在外边。病房里除了那个得克萨斯人之外所有其他的病人全都心地善良，自从那天晚上他给偷偷地塞进病房来，大家第二天早上看见他以后，他们就一直避开他。他们在病房里离他最远的角落里聚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集起来，义愤填膺，恶言恶语，唠唠叨叨地小声议论着，对于硬把样子这么吓人的他塞到大伙面前来很起反感，而且非常怨恨他用这种特别令人作呕的现实来提醒他们。他会突然哭起来，是大家共同担心的。

“如果他突然哭起来，我该做些什么，”那个留着金黄色小胡子的年轻漂亮的战斗机飞行员无望地哀叹着。怕他在夜里也会哭泣，因为他无法知道时间。

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就这样一直在病床上，一点声音都没发出。他嘴巴上方那个边缘磨损了的圆洞又深又黑，一点也看不出嘴唇、牙齿、上腭或舌头的踪迹。那个态度和蔼的得克萨斯人是惟一个曾经走到面前看过他。一天好几次他走近那个士兵，跟他闲聊，告诉他该给正直的人多投点票，每次谈话一成不变地总是从这样打招呼开始：“伙计，你说怎样？是否好点了？”其余的人都避开他们两个。那些人都拿着规定的紫酱色灯芯绒浴衣和经纬松散的法兰绒睡衣，忧郁地思考着他是何许人，为什么老是呆在这里，究竟他里面是什么样子。

得克萨斯人每次和他聊完后，总是鼓舞人心地向大家报告说：“我告诉你们，他很好。”“他内心里实在是个挺正常的家伙，只不过有点羞涩不安，因为他在这儿一个人也不认识，又不能讲话。你们干吗不都走到他面前去介绍一下自己呢？你们不会被他伤害的。”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废话？”邓巴问，“他如何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他肯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他又不傻。他根本没有毛病。”

“你说的话他能听见吗？”

“哦，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我说话，但是我敢断定他知道在说什么。”

“他嘴巴上边的那个洞动过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克萨斯人不大自在地问：“瞧你，这种话问得多怪。”

“要是那个洞根本没动过，你从何得知他还有呼吸呢？”

“你又如何知道他是个男的呢？”

“他头上缚的绷带下面有没有护伤纱布蒙在眼睛上？”

“他的脚趾或是手指尖动过吗？”

几个人问得得克萨斯人愈来愈糊涂，他也就不再坚持了。  
“瞧你们问的这些问题多怪。你们几个家伙准是疯了吧。你们为什么不走到他面前去跟他熟悉熟悉呢？我告诉你们他可实在是挺不错的伙计。”

与其说这名全身雪白的士兵是个有血有肉的好伙计，不如说是具剥制好的经过消毒的木乃伊。达克特护士和克拉默护士把他照顾得一点灰尘也没有、干净透顶。她们常用小笤帚刷他的绷带，还用肥皂水擦洗他的双臂、双腿、肩部、胸部和骨盆等处的石膏。使用装在一个小圆筒里的金属抛光剂，她们把一根从鼠蹊部的石膏板上伸出来的色泽黝暗的锌管擦得闪闪发光。她们还每天多次用一块湿的洗碗布把一根长长的黑橡皮管上的灰尘揩掉。这根橡皮管在他的身上通进通出，两只带塞子的大玻璃瓶被连结着，一只吊在他床边的一根柱子上，通过绷带上的一条缝不断滴液体进他的手臂，另一只则放在地板上几乎无法看见的地方，通过那根从他的鼠蹊部伸出的锌管排除尿液。两个年轻护士都经常地擦拭那两只玻璃瓶。从事这项家务劳动使他们颇为自豪。两个人当中更加殷勤的是克拉默护士。她是一位身材匀称、相当好看但缺乏性感的姑娘，生就一张健康、平庸的面孔。克拉默护士长了一个逗人喜欢的鼻子，红光满面、生气勃勃的脸庞上布满了一片片迷人的、俊俏可爱的雀斑。尤索林就讨厌这些雀斑。她被这名全身雪白的士兵深深感动了，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大滴的泪珠会浸满她那善良的蓝眼睛，尤索林为此而感到生气。

尤索林问她：“你怎么知道他人在那里面？”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她气愤地回答：“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

“哦，你怎么知道呢？你甚至都无法知道他是否真在里面。”

“你说谁？”

“不管是谁，反正是包裹在这些绷带里的人。也许你哭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人。他是否还活着你怎么知道呢？”

“瞧你说得多么恐怖！”克拉默护士嚷了起来。“得啦，回到你自己的床上去，别再拿他开玩笑啦。”

“我并没有开玩笑。随便一个人都能呆在那些绷带里，或许是马德，谁清楚呢？”

克拉默护士嗓音有些发抖地恳求着：“你这是在说些什么呀？”

“也许里面就是那个死人。”

“什么死人？”

“我帐篷里有个死人，谁也赶不走他。他的名字叫马德。”

脸色变得苍白的克拉默护士，无可奈何地转向邓巴去请求帮助。她恳求着：“叫他别再说这样的话。”

“或许里面根本就没有人，”邓巴解围地提醒说。“或许他们只是送了这么些绷带到这儿来，只是开个玩笑。”

她吃惊地从邓巴面前往后退了一点。“你疯了，”她嚷着，一边恳求地游目四顾。“你们两个全疯了。”

达克特护士这时走来，把他们全赶回自己的床位去。克拉默护士于是帮全身雪白的士兵调换了有塞子的玻璃瓶。给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换瓶子，毫不费事，只需要把原来那些清澈的液体完好无损地重新滴进体内就成了。等到那只给他的臂肘内侧滴液的玻璃瓶快要空了，那只在地板上的玻璃瓶也就快要满了，只要把连住它们的皮管松开来，快速地互调位置，液体这样就可以重新滴进他的体内。调换这两只瓶子是一件任何人都能干的简单差使，但是看着瓶子的人每隔一小时就上下更换一次，这样的手续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使他们难以理解。

“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两只瓶子直接连在一起，省掉这个中间环节呢？”尤索林对着那个和他下棋的那个炮兵上尉问。“他们究竟需要他干什么？”

“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罪，”那个屁股上让蚊子叮过一口得了疟疾的二级准尉叹息说，在这之前，克拉默护士看了体温计后发现，全身雪白的士兵已经没有气息了。

那位留金黄色小胡子的战斗机飞行员猜测说。“也许这是他打过仗的缘故。”

邓巴不同意地说：“我们都打过仗。”

“我也这么想，”害疟疾的二级准尉接着说，“为什么只有他搞成这样呢？似乎这种奖惩制度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看看我遭了什么罪。我要是那次在海滩上风流了五分钟，得了梅毒或是淋病而不是让该死的蚊子咬上一口，那我承认还有点道理。可是疟疾算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是疟疾？有谁能解释跟女人们私通，结果会得了疟疾呢？”呆板而惊讶的二级准尉摇摇头说。

“我的事，又算怎么回事呢？”尤索林说，“在马拉喀什，我有天夜晚从自己的帐篷里逛出来，本来想搞一条巧克力，结果碰上那个我从未见过的陆军妇女队员，悄悄地拉我进树丛里去，后来就得了你说的那个淋病。我确实想要巧克力，可是在那事面前谁又能拒绝呢？”

“你说的听起来就象我的淋病，”二级准尉也同意。“不过我还染上了别人患的疟疾。我真希望看到这些问题都能得到纠正，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奖惩。这样才能增加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信心。”

“别人的三十万块钱被我得到了，”留金色小胡子的年轻、漂亮的战斗机上尉自己承认。“我从一生下来，就一直在鬼混，从预备学校一直混到大学全靠骗人，从那会儿直到现在我干的事情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就是找漂亮的姑娘睡觉，她们认为我会成为一个好丈夫。我根本就没有雄心大志。我想战争结束后惟一可干的事就是找一个比我有钱的姑娘结婚，再多找几个陪我睡觉的漂亮姑娘。这三十万块钱还是我出生前我的祖父留给我的，他做国际性的买卖发了大财。我知道这笔钱我不配拿，可是要我还给他，那我就不是人。我真不明白这笔钱到底该归谁。”

“或许我父亲应当要这笔钱，”邓巴猜测说。“他一生辛辛苦苦，也无法挣到钱来送我妹妹和我上大学。但是他已经死了，所以这笔钱你尽可以留着啦。”

“如果我们能弄明白，谁也该得我患的疟疾的话，那么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不是我跟疟疾有仇。我对于疟疾，就跟对于其他的事情一样，巴不得越快避开它越好。我只不过是感到事情有点不合理。为什么我得上该别人得的疟疾，而你又得上我的淋病呢？”

尤索林告诉他。“我还不只得上了你的淋病哩，”“由于你的淋病，我不得不一直执行战斗飞行任务，直到我被他们打死才能完。”

“那可能更糟了。这样的事情还说得上什么合理呢？”

“两周半之前，我有一个名叫克莱文杰的朋友，他却一直认为这件事是挺合理的。”

“这可是世上最合理的事情啦，”克莱文杰幸灾乐祸地说，还拍手称快。“我禁不住要想起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来。早年的提修斯生活放荡，很可能是造成他儿子的禁欲主义的原因，而禁欲主义又促成了这出悲剧，结果把他们全都毁了。不说其他的，仅凭你跟陆军妇女队员胡来就应该教训你一下，让你明白和女人乱来的害处。”

“它使我明白了巧克力的害处。”“你看不出吗，你现在处境很难堪，你自己也免不了有几分错误？”克莱文杰说下去，一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掩饰自己的兴趣。“要不是你生淋病，在非洲那边的医院里躺上十天的话，说不定在卡思卡特上校来接替牺牲的内弗斯上校之前，你就因飞满二十五次任务而被遣送归国了。”

“你自己又如何呢？尤索林当时回答，“你在马拉喀什没得着淋病，可你现在也同样很难堪呀。”

“我可不大清楚，”克莱文杰坦诚地承认，假装对这件事有点关心。“我猜测我前生肯定做了件很糟的事情。”

“你真的相信这种事情吗？”

克莱文杰哈哈大笑，“不，当然不相信了。我只是想骗你玩。”

尤索林应该注意的危险的确太多。打个比方说，有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他们全一心想把他干掉。还有那个操练狂谢司科普夫中尉，惩办狂大胡子胖上校，他们也全都想把他干掉。再就是阿普尔比、哈弗迈耶、布莱克和科恩。还有克拉默护士和达克特护士，他几乎可以断定，她们也都希望他死。还有那个得克萨斯人以及那个中央罪犯调查部的人，他对这个人可毫不怀疑。此外，全世界酒吧间的招待、泥瓦匠、公共汽车售票员也都巴不得他死。房东、房客、叛徒、爱国者、私刑刽子手、吸血鬼，走狗，他们全都一心想把他干掉。这就是那次飞往阿维尼翁执行任务时斯诺登泄露给他的秘密——他们只想暗算他；当时斯诺登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整个后舱的人。

此外，淋巴腺也可能害死他。还有肾脏、神经末梢和血球。还有脑瘤。还有何杰金氏病，白血病，非肌肉型神经退化症，上皮组织红斑狼疮癌变。还有皮肤病、骨科病、肺病、胃病、心脏病、血液和动脉的毛病。还有头部毛病、颈部毛病、胸部毛病、肠胃毛病、小肚子底下的毛病。疾病也可能出现在脚上。日日夜夜还有几十亿个勤勤恳恳的人体细胞，象一群悄无声息的动物那样，为了维持他的生命和健康在执行自己的复杂任务过程中氧化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死去，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叛徒或敌人。如此之多的疾病，必须一个有毛病的人才能经常去考虑它们，就象他和亨格利·乔常做的那样。

亨格利·乔搜集了许许多多致命疾病的名称，把它们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起来，他这样就可以随时找出他需要为之担心的那种疾病。他每当把某一疾病的名称列错了地方或是他无法把这种疾病的名称加入他的单子中去，他就会感到厌烦起来，浑身冷汗地奔到丹尼卡医生那里去向他求助。

尤索林建议丹尼卡医生说：“把埃温氏肿瘤给他，因为医生在处理亨格利·乔的病情时总要请教尤索林，接着再开给他黑痣。亨格利·乔喜欢拖延性的疾病，但他更喜欢突发性的疾病。”

这两种毛病丹尼卡医生闻所未闻。“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种毛病的呢？”他无比崇敬地询问。

“住院的时候我看《读者文摘》知道的。”

许多种疾病是尤索林担心害怕的，以致于有时他想永远躺在医院里，以此度过剩下的时光。他可以舒展开四肢躺在氧气舱里，由一组专科医生跟护士全天候地坐在床沿上，等候发生某种情况，床沿另一边则至少有一位外科医生握着手术刀坐在那里，一旦需要立刻一个箭步走上前来开上一刀。例如动脉瘤这种病，要不是及时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们又如何及时地保护他免遭动脉肿瘤之害呢？尽管尤索林象厌恶其他人那样厌恶外科医生和他的那把刀，他还是感到呆在医院里面要比呆在外面安全得多。他在医院里可以大声叫唤起来，至少别人会赶来想办法帮忙；在医院外面，要是他对一切他认为别人也会大叫的事情叫喊起来，那么其他人就会把他关进监狱，或者把他送进医院去。他想张口叫唤的事情之一就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他几乎肯定那把刀在等着对付他以及任何一个不愿继续活的人。他经常感到奇怪，不知怎么才能分辨出那第一次出现的寒战、潮红、刺痛、痠痛、打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喷嚏以及第一次出现的斑痕、嗜睡现象、失声、失去平衡、记忆力减退等，那些全部无法回避的初发症。

在他跳出梅杰少校的办公室，再一次去找丹尼卡医生时，他还担心丹尼卡医生依然不会帮助他。他的担心确实是对的。

丹尼卡医生问，“你以为你有什么好担心的症状吗？”一边抬起在胸前低垂的端正整洁、黑发的脑袋，用一双泪水模糊的眼睛暴躁地盯住尤索林看了一会儿。“我的处境又怎么样呢？”在这个讨厌的小岛上我的宝贵的医学技术都白白荒废了，而其他的医生却在那儿发大财。你以为我这样一天天坐在这里拒绝帮助你就很高兴吗？要是在美国或是在一个象罗马那样的地方我也可以拒绝帮助你，那我倒觉得还不坏。但是，在这儿说我无法帮助你，这件事对我并不轻松。”

“那么你就不要说无法帮助我。让我停止飞行吧。”

“我不可以让你停止飞行，”丹尼卡医生嘟囔着说。“这话要我对你上说多少遍？”

“能够让我不再继续飞行的只有你。梅杰少校告诉我，整个飞行中队里只有你一个人能让我停止飞行。”

丹尼卡医生听了目瞪口呆。“这话是梅杰少校对你说的吗？他什么时候说的？”

“我在堑沟里跟他办交涉的那会儿。”

“在一条堑沟里梅杰少校这样对你说的？”

“我们离开堑沟跳进他的办公室后，他对我说的。他让我不要对任何人讲是他说的，所以你也不要瞎说。”

“嗨，那个无耻狡猾的骗子！”丹尼卡医生大声喊起来。“他不该对别人说。他告诉你我可以如何叫你停止飞行吗？”

“只要在一张纸条上写上我已经到精神崩溃的边缘，然后将纸条交给飞行大队就可以了。斯塔布斯医生经常让他中队里的弟兄们停止飞行，为什么你却不肯做呢？”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斯塔布斯让他们停止飞行之后，这些人下场如何了呢？”丹尼卡医生嘲讽地反驳。“他们马上就又恢复战斗编制，是不是呢？而斯塔布斯医生也发现他自己陷入困境。当然，在一张纸条上写上你不适合飞行，我就可以让你停飞。不过这里有一个陷阱。”

“你是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吗？”

“当然了。如果我把你的战斗任务解除了，要经过飞行大队的核准，然而飞行大队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马上就会让你重新恢复战斗编制。如此一来我如何办呢？很可能送我上太平洋去。不，这可不成，谢谢你吧。我不愿为你担这个风险。”

“你试一试不可以吗？”尤索林争辩说。“那么皮亚诺扎岛又有什么好处呢？”

“皮亚诺扎岛糟糕透啦，但比太平洋好些。要是送我到一個比较文明的地方去，让我可以经常替别人打胎捞上一、两块钱，那样倒可以。可是太平洋那边除了丛林和季候风外，什么也没有。在那里我会腐烂掉的。”

“呆在这儿你也要腐烂掉。”

丹尼卡医生怒气冲冲地对他说：“是吗？哼，至少打完这场战争我还可以活着，这要比你想要做的事好得多。”

“我想对你说的也正是这话，真该死。我是求你救我一条命。”

丹尼卡医生阴沉沉地说：“救命可与我无关。”

“那你管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什么归我管。他们告诉我的只是，要我维护这一行业的道德准则，永远不要去作证反对另外一个医生。你听着。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有生命危险？我又怎么样呢？我请来在医务室里帮忙的那两个江湖医生，直到现在还不清楚我得了什么病。”

“说不定是埃温氏瘤吧，”尤索林挖苦地嘟囔了一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丹尼卡医生吓得嚷了起来：“你真的认为我患的是这种毛病吗？”

“哦，我也不知道，”尤索林不耐烦地回答说。“我只知道我再也不想执行飞行任务了。他们不至于真的要毙了我吧，你说呢？我五十一次都已经飞完啦。”

“你为什么不飞完那五十五次再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呢？”丹尼卡医生给他出主意。“你总是耍手段，始终没有认真完成一次飞行任务。”

“让我怎么完成呢？每次我快要完成任务的时候，指标总被上校提高了。”

“那是因为你老是往医院跑，还要上罗马去，所以任务始终完不成。要是你先完成五十五次任务再拒绝飞行，那你的理由就充分多了。我到那时候也许能够帮助你。”

“你保证你一定会帮助我吗？”

“我保证。”

“保证怎样帮助呢？”

“我保证或许能想法帮助你，不过你必须先完成规定的五十五次飞行任务，你还必须让麦克沃特把我的名字重新登在他的飞行日记里，这样我不用上飞机就可以支取飞行津贴。飞机使我害怕。你看到报上登的三星期前在爱达荷发生的那次飞机失事吗？六个人死了。真恐怖。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要叫我每月上飞机呆上四个钟头才给我飞行津贴。即使我用不着担心在一次飞机事故中把性命送掉，我的烦恼就已经够多了？”

“我也一样担心飞机出事，”尤索林告诉他。“不只是你一个人。”

“那好，不过我还担心那个埃温氏瘤，”丹尼卡医生吹起牛来了。“我总是鼻子不通，身体发冷，你看是否就是生了这种病呢？你摸摸我的脉搏瞧瞧。”

## 第二十二条军规

---

同样尤索林也担心埃温氏瘤和黑痣。到处都会碰上大灾难，多得简直不计其数。当他细想着那威胁他的许多种疾病和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时，他对自己安然无恙地活了这么长的时间感到十分惊奇。真感到这是个奇迹。他每天都面临着战胜死亡的一次危险使命。而他就这样侥幸地活着，二十八年已经过去了。

## 第十八章 看东西看出两个映像的士兵

尤索林身体能够健康，主要是靠体育锻炼，呼吸新鲜空气，协调精神，以及保持优秀运动员的风度。等他一找到医院以后，他就把这些全抛开了。洛厄雷基地的体育教官某天下午，命令全体人员分散开来做柔软体操，二等兵尤索林却来到医务室说，他的右腹疼痛。

正在玩纵横填字游戏的值班医生这么说：“疼就拍拍它，”

“我们不能让他拍拍，”一名下士说，“关于腹部的疾病有一条新的规定。我们必须留下病员观察上五天，因为有好多人都是在我们让他们拍拍腹部之后病得快死掉了。”“好吧，”医生嘟囔说，“留下他观察五天，然后再叫他拍拍腹部。”

尤索林的衣服被他们脱下，又被送进一间病房去。尤索林呆在里面很高兴，因为没有人在他旁边打呼噜。早上，有个乐于助人的英国青年实习医生充满生气地走进屋来询问他肝的情况。

“实际上，我的阑尾才是我担心的，”尤索林告诉他。

“不用害怕你的阑尾，”英国人洋洋得意地以权威的口吻说。“如果是你的阑尾出了毛病，我们可以拿掉它，让你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到战斗岗位上去。要是你肝痛，那倒可以糊弄我们几个星期。你知道，肝脏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讨厌的神奇的东西。你要是吃过肝，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我们今天已相当肯定，肝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而且在功能正常的时候，对于它的作用我们也是相当清楚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就什么都知道了。说到头，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举例说吧，我父亲就是生肝癌死的，他在肝癌送了他的性命之前，根本就从未生过病。而且从来没有过一丝疼痛的感觉。从某个方面在来讲，这坏透了，因为我痛恨我父亲。我的母亲老是被他缠住不放，你明白吗？”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这个英国医官为什么上这儿来值勤呢？”尤索林很想知道这一点。

医官笑着说，“我明天早上见到你的时候全都告诉你。快摔掉那个无用的冰袋，要不你会患肺炎死掉的。”

尤索林从那天之后从未见过他。这可是医院里全体医生的一件趣事，他从来没见过他们第二面。他们来了又走了，就此踪影全无。第二天来的不是那个英国实习医生，而是一组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医生，他们询问了一番他阑尾的情况。

尤索林告诉他们：“我的阑尾没有问题。”“昨天医生说是我的肝有问题。”

“他的肝可能有毛病，”负责这间病房的那个白头发的医生说。“他的血球计数结果如何？”

“他的血球计数还没做过。”

“马上给他做血球计数。象他这种情况的病人我们可不能侥幸冒险，万一他死了，我们就可以不负责任了。”他在夹子夹着的拍纸簿上做了个记号，然后对尤索林说，“同时，你别拿掉冰袋。这很重要。”

“可现在我没有冰袋。”

“去弄一个来。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准有冰袋。要是疼得难以忍受，你就叫人。”

整整过了十天，一组新来医生给尤索林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他完全健康，因此必须出院。正在这时，他被走道对面的一个病员救了，这个病员开始看东西全看出了两个映像。开始他什么话也没说，突然大叫大嚷从床上坐起来。

“我看任何东西都有两个映像！”

有名护士尖声大叫，另一名护士则被吓晕了。医生们带着针筒、手电筒、管子、橡皮槌和金属振叉从四面八方赶来。复杂的仪器被他们用小推车推来。由于病人就这么一个，医生太多，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排成长队，粗暴地直往前拥，急急忙忙地催促前面的人抓紧时间，好让其他人也有机会检视。一位前额宽阔，戴着角质眼镜的上校很快就作出了诊断。

他加重语气大声说，“是脑膜炎，”一面挥挥手叫其他的人往后退。“虽然我们没有理由这样想。”

“那么为什么会是脑膜炎呢？”一位少校和蔼地轻声笑了笑问，“比方说，为什么不说它是急性肾炎呢？”

“为什么？因为我是一名脑膜炎医生，不是急性肾炎医生，”上校反驳。“不让我试一试医治，我是不会把他交给你们治肾炎的医生的。是我头一个来到这里。”

医生们最后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他们一致同意，他们不清楚这个看东西有两个映像的士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于是他就被送进走道上的一个房间，同时，病房里的其他病人被隔离两星期。

感恩节来了又过去了，平淡地过着。尤索林还呆在医院里。聚餐会上的那只火鸡，是惟一令他不够满意的事情，其实就连那只火鸡也挺好的。这回是他所度过的最合情合理的一个感恩节，甚至他还庄严起誓，今后每年都要呆在医院这个与外界隔绝的避难所里度过感恩节。可是到了第二年，他就破坏了自己起的誓。他这年感恩节是在旅馆一个房间里跟谢司科普夫中尉太太一块儿度过的。他们俩还进行了一次理性的谈话。为了过节中尉太太特地挂上了多丽·达丝的番号牌。她像泼妇管教丈夫那样用说教的口吻斥责，他不该玩世不恭，不应该漠视感恩节，而事实上，她和尤索林一样，对上帝也不相信。

“大概跟你一样，我也是个无神论者，”她夸耀地琢磨着说，“不过就连我也觉得我们有许多事情都该感谢上帝，我们应当表示感谢而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尤索林毫无兴趣地反问她说：“你倒举出一件我应当感谢的事

情来听听。”

“这个，”谢司科普夫中尉太太沉默片刻，犹豫不决地深思起来。“你应该为我感谢上帝。”

他嘲笑说：“嘿，算了吧。”

她的眉毛因惊讶而扬起。“你难道为我不该感谢吗？”她问，满脸怒容地蹙起了眉头，这损害了她的自尊心。“你要知道，我并不一定非跟你相好，”她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高傲神气对他说。“有整整一中队的航空学校学员归我丈夫教管，他们就算为了增加一点刺激也愿意跟队长太太相好呢。”

尤索林决定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你瞧你又换了话题啦，”他象外交家那样向她指出。“我可以打赌，对于你所举出的每一件应当感谢的事情，我都可以列举两件应该感到难受的事情。”

她坚持说：“你得到了我，就应该感谢。”

“我感谢，我的心肝。但是我又感到很难受，因为我没法再跟多丽·达丝相好，也没法跟在我这短短的一生中所看见和喜欢的姑娘和女人相好，甚至无法跟她们共度一夜。”

“你也应该为你身体健康感谢。”

“那你应该为不能一直保持健康而感到难过。”

“你应该为你仍然活着而感谢。”

“那你应该为自己要死而暴跳如雷。”

她嚷着说：“可能比暴跳如雷还要糟得多。”

他情绪激烈地回答说：“但是也可能要好得多。”

“你只举出一件事情来，”她抗议说。“你刚说你可以举出两件事情。”

“不要对我说上帝所起的作用总是神秘的，”尤索林不顾她的反驳，急忙地说了下去。“上帝并无特别神秘的地方。他毫无作用。他是在开玩笑。要不就是把我们都给忘了。你们所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上帝，一个乡巴佬，一个手脚笨拙，头脑呆滞、自高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毫无修养的土包子。老天爷啊，对于一个粘痰和蛀牙这类现象都非得被包括进他创造的神圣体系中去的上帝，又有什么值得尊敬呢？他还弄得老年人大便失禁，他的偏执的、邪恶的、下贱的头脑里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把疼痛这种感觉创造出来呢？”

这种疼痛的感觉吗？”谢司科普夫中尉太太自鸣得意地抓住了他这句话。“疼痛是个有益的症状。我们的身体因疼痛有了危险的一种警报。”

“那么危险又是谁造成的呢？”尤索林问，接着挖苦地笑了起来，“啊，他把疼痛给我们，他倒真宽厚仁慈啊！他为什么不能用只门铃或者用他的神圣的唱诗班代替疼痛来通知我们呢？再不然他为什么不能在每个人的额头正中装上个红蓝两色的霓虹灯管代替疼痛作为讯号呢？随便哪个有能力的自动唱机制造商都能办到这种事情。为什么上帝就办不到呢？”

“如果人们四下走动，有根霓虹灯管安在额头正中，那样子肯定很难看。”

“这样说，叫他们疼痛得全身抖动，或者被吗啡弄得全身麻木，这倒不错了？他真是个永远要犯大错误的人！考虑到他有充分的机会和权力可以认真办事，再看看他把事情弄得这样乱七八糟，他如此失职真让人惊奇了。他显然从来没去挣过工资。嗨，任何有点自尊心的人都不肯雇用象他这样的笨蛋，甚至不会雇用他作货运员！”

尤索林说出这样的话使谢司科普夫中尉太太震惊，她脸色发白，有些害怕地抛给他几个媚眼。“你最好还是别这样议论上帝，我的心肝，”她用责备的语气警告他，声音很低，带点敌意，“你可能会被惩罚的。”

“他惩罚得我还不够吗？”尤索林忿忿不平地嘟囔说。“你知道，我们可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不，不能，他给咱们造成了那么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多痛苦，我们当然不能让他不受任何惩罚就这么脱身。总有一天我要叫他偿还。我知道是哪一天。就是世界末日。不错，就是那一天，我会跟他挨得很近，可以伸出手抓住他的脖子，还要——”

谢司科普夫中尉太太突然尖叫起来“别说啦！别说啦！”，接着就用两只拳头徒劳地去揍他的脑袋。“别说啦！”

她大发雌威，尤索林身上被一阵乱打。尤索林举起一只胳膊来保护自己，避开她的捶打。他过了片刻很坚决地一把抓住她的两只手腕，迫使她缓缓地退回去坐到了床上。“你为这种事为什么这么难过呢？”他用后悔而又感到很有趣的口气疑惑不解地问她。“你不是不信上帝吗？”

她抽抽噎噎地说，“我是不信，”泪水扑簌簌地直淌下来。“但是我不相信的上帝是位好上帝，是位公正的上帝，是位宽宏大量的上帝。上帝可不象你说得那样卑鄙愚蠢。”

笑嘻嘻的尤索林松开了上尉太太的胳膊。“我们俩在宗教问题上多拥有点自由好不好？”他恳求说。“你并不相信你想相信的那位上帝，我也不会相信我想相信的那位上帝，这总可以了吧？”

这个感恩节是他一生中过得最无聊的了。他的思绪禁不住又回到了一年前呆在医院里接受十四天隔离的那段宁静的日子，不过就连那段田园生活最后也只落得以悲剧告终。隔离期满后，他的健康状况还是很好，于是他们又叫他出院上前线去。尤索林当时听到这个坏消息，立刻从床上坐起来，喊道：

“我看到的東西都是两个映像了！”

病房里一场大混乱又发生了。专科医生们从各个地方奔了过来，把他紧紧围在当中进行检查，他甚至都可以感到从他们每个人的鼻孔里呼出的潮湿的鼻息喷到了他身上的各个部分，这种感觉很不好受。他们用一道道细微的亮光来察看他的眼睛和耳朵，还用橡皮槌和振叉敲他的双腿和双脚，又从静脉里抽血，而且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手拿起身边的某种东西放在他眼前，以此来测试他的视野。

一位举止庄重、诚实有教养的医生率领这组医疗队伍。他把一只手指一直伸到了尤索林的眼前，问道，“你看看有几只手指？”

尤索林说：“两只。”

医生伸出两只手指问：“现在你看见几只？”

尤索林说：“两只。”

“现在呢？”医生又问，没有伸出任何手指。

尤索林说：“两只。”

医生顿时笑容满面。“哎哟，没错，”他兴高采烈地说，真的，他看任何东西都成两个映像了。”

尤索林被他们扶上担架，送到另外那个看任何东西都看出两个映像的士兵的房间去，然后病房里的人又被隔离十四天。

“我看到的東西成两个映像了！”那个看什么东西都看见有两个映像的士兵看见他们把尤索林推进来，连忙大喊。

“我看到的東西成两个映像！”尤索林嚷得跟那个士兵一样响，同时拿眼偷偷地向他眨了眨。

“墙！墙！”那个士兵喊了起来。“往后挪一挪墙！”

“墙！墙！”尤索林也喊了起来。

“往后挪一挪墙！”有位医生装出向后推一下墙的样子。“这样可以了吧？”

总把东西看成两个映像的士兵懒懒地点点头。尤索林也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一边极其崇敬地拿眼睛瞅着他的这位天才的病友。他知道自己眼前的是一位大师。他的这位天才的病友显然是个值得研究和模仿的人物。那天夜里，这位天才的病友死了，尤索林这才肯定自己跟着他已经走得太远了。

“我看到的東西都是一个映像啦！”他很快地喊着说。听到他喊声的另一群医生拿着仪器飞快地跑到他的床边，想弄明白他说

的是不是实话。

“你现在看见几只手指？”领头的那位医生问他，同时伸出一只手指给他看。

“一只。”

医生又朝他伸出两只手指。“你现在看见有几只手指？”

“一只。”

医生把十只手指伸给他看。“现在是几只呢？”

“一只。”

惊异的医生转过头去望着另外几位医生。“他真的把任何东西都看成一个映像了！”他嚷着说。“他被我们治得好多了。”

“不仅治好而且非常及时，”那位后来跟尤索林单独呆在一起的医生说。他高高的个子，尖尖的脑袋，蓄着一蓬从未剃过的棕色胡子，一包香烟塞在衬衫口袋里。他靠在墙上，心不在焉地一支接一支抽着香烟。“有几位亲戚上这儿来看你。噢，别担心，”他笑着补充说，“不是你的亲戚。是死了的那个小伙子的爸爸、妈妈和兄弟。他们为了看望一名将死的士兵从纽约老远赶来，我们手头现成的一个就是你了。”

“你在说什么？”尤索林充满疑虑地问。“我还没有要死呢。”

“当然你快要死啦。我们大家都会死的。你以为你还能例外吗？”

“他们来的目的又不是看我，”尤索林反驳，“他们要看的是他们儿子。”

“他们没有办法才看你呀。就我们来说，一个快死的小伙子跟任何另外一个人好歹都一样。在科学家面前，临死的士兵人人平等。我给你出个主意。让他们进来看看你吧，否则我就告诉其他人说你在撒谎说肝有毛病。”

尤索林往后退缩得更远了些。“你怎么知道那事呢？”

“我当然知道啰。相信我吧。”医生亲热地笑了起来，又点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支香烟。“你一有机会就要在那帮护士身上拧上一把，怎么能让人相信你有肝病呢？要是你想别人相信你有肝病的病，你就得不近女色才可以。”

“这就是活命的代价啊！你既然知道我是假装的，干吗不去告发我呢？”

“真见鬼，我为什么要告发你呢？”医生惊讶地问。“这种幻想的事情咱们大伙都在干着。在求生存的道路上，我总是乐于助人一臂之力，只要他也乐意回报我一下就成了。这几个人跑了老远，我不愿意让他们失望。碰到老年人我这个人就是好动感情。”

“可是他们要看的是自己的儿子。”

“他们来得太晚了。他们很可能根本不在意看见的是不是自己的儿子。”

“但是如果他们哭闹起来，我可如何是好？”

“很可能他们哭闹。这是他们上这儿来的原因之一嘛。我守在门外听着，要是他们哭得太厉害了，我就出来制止他们。”

尤索林考虑着说：“听起来这事真有点不正常。”“他们为什么非要守在旁边看着自己的儿子断气呢？”

“这件事我也老是弄不明白，”医生坦白承认，“不过做父母的总是这样。哦，你看行吗？要求你做的事就是在这儿躺上一会儿。这个要求不会太苛刻吧？”

“好吧，”尤索林妥协了。“要是只需要几分钟，又有你等在门外，那我答应。”他对自己要扮的角色开始发生兴趣了。“还有，你为什么不用绷带把我裹起来，增加点效果呢？”

医生表示赞同地说：“这个主意可真高明。”

他们拿了一束绷带浑身上下团团裹住尤索林。一组护理人员进屋来把褐色的帘布安装在两扇窗子上，然后把帘布拉上，使整个房间沉浸在一片沉闷的阴影里。尤索林提出摆些鲜花，医生就派了一名护理员出去弄回来两小束。这两束花带着一股浓郁的刺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激的气味，快要凋谢了。等把一切安排妥当了，他们叫尤索林再次躺在床上，然后请客人走进房间里。

就象未经允许私自闯入他人房间的不速之客一样的几个客人，心神不安地走进屋来，轻手轻脚，东张西望，还带点歉意。先进来的是满脸悲伤的父母，再就是那位兄弟，一个身材结实，胸脯宽阔，眉头紧缩的水手。这对夫妻神情麻木地并肩走进房间，仿佛从挂在墙上的一幅用银板照相法拍摄的面熟而又奇特的结婚周年纪念照片上走下来似的。两个人的个子都很矮小，面容衰老而又有那么一股傲气。他们好像是钢铁做的，一套颜色暗淡的旧衣裳。裹在外面。女人长了一张红棕色的橄榄形长脸，一头很粗的灰黑色的头发，从正中清楚地分开，笔直地梳到后脑勺，没有一点儿鬈曲或成波纹的地方，全无一点装饰。她的嘴郁郁不快地绷着，看上去有些悲伤，布满皱纹的嘴唇紧紧地抿着。那位父亲穿了一套胸前有两只口袋的衣服、衣服紧得不象样，肩上装有垫肩。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显得非常奇特。他个头儿并不算大，可长得肩膀宽广身体结实，满是皱纹的脸上蓄着两撇漂亮的翘起的银白色口髭。一对布满皱纹的眼睛老是粘糊糊的，他非常不自然地站在那里，看上去又尴尬又凄惨，两只粗壮的劳工手臂抓住一顶黑色软呢帽的帽沿儿，搁在胸前翻领的地方。贫穷和繁重的劳动已经极其严重地损坏了老两口的健康。那位兄弟则长着副爱打架的模样，头顶上扣着一顶白色圆帽，两手握成拳头，愤怒地看着屋里的一切。

三个人紧紧依偎，慢慢地往前走，地板被踩得吱吱嘎嘎作响。他们全都蹑手蹑脚，神情悲痛、肃穆，几乎是一寸寸地往前挪步，最后来到床边，低下头来站在那里看着尤索林。这时屋里出现了一片令人厌恶、无法容忍、似乎要永远继续静默。尤索林终于忍受不住了，他清了清喉咙。最后，老头儿说话了。

他说：“看样子挺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爸，他病很严重。”

这时母亲也说话了，她喊了一声“吉塞普”。她原先一直坐在一张椅子上，紧紧地扣在一起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青筋暴起。

尤索林说：“我叫尤索林。”

“他叫尤索林，妈。尤索林，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兄弟约翰。你认得出我吗？”

“我当然认得出啰。你是我兄弟约翰。”

“他真的认出我来啦！爸，他知道我是谁。尤索林，爹在这儿。和爸爸打个招呼。”

尤索林说：“你好，爸爸。”

“你也好，吉塞普。”

“他叫尤索林，爸。”

“无论如何我也忘不了他这副吓人的样子，”父亲说。

“他是病得厉害，爸。医生说他就快要死啦。”

“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医生的话，”父亲说，“你知道这些家伙多么狡猾。”

“吉塞普，”母亲又开口了，很忧郁地轻声说，充满了压抑的痛苦。

“他叫尤索林，妈。现在她的记性不如以前好了。这儿他们待你怎么样，哥哥？待你还不错吧？”

“挺可以，”尤索林告诉他兄弟。

“那就好。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这儿的哪个人欺侮。就算你是意大利人，这里的人也不会比你高上一头。你也有你的权利嘛。”

尤索林有些畏缩，赶紧闭上眼睛，这样他就不用再望着他兄弟约翰了。一阵恶心开始涌上心头。

“你们瞧，这会儿他样子多可怕，”父亲说。

“吉塞普，”母亲又喊一声。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妈，他叫尤索林，”那位兄弟厌烦地打断了她。“你为什么老记不住。”

“没关系，”尤索林打断他说，“她愿意叫我吉塞普就让她叫吧。”

她又喊了一声：“吉塞普。”

“别担心，尤索林，”那位兄弟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用担心，妈，”尤索林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兄弟问：“你这里有神父吗。”

“有的，”尤索林撒谎，又有些畏缩。

“那好，”兄弟下结论说。“只要你需要的都有，那就好。我们从纽约老远一路赶来，以前还担心赶不上呢。”

“什么赶不上？”

“怕在你死前赶不上见你一面。”

“是否赶得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不愿意你孤独地死去。”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神志一定不清楚，”兄弟说，“他老是重复地说同一句话。”

“真奇怪，”老头搭腔说。“我一直以为他叫吉塞普，这会儿我发现尤索林是他的名字。真奇怪！”

“妈，不要让他难过，”那位兄弟催促着，“说点让他高兴的。”

“吉塞普，”

“妈，他叫尤索林，不叫吉塞普。”

“叫什么有区别吗？”母亲头也不抬，还是用那种忧郁的语调说。“他就要死啦。”

她的肿胀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接着就哭了起来，两只手平摊在膝盖上，身体在椅子上来回慢慢摆动，就象飞不动落下来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蛾子一样。尤索林真怕她会放声大哭起来。父亲和兄弟也开始哭，突然尤索林想起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哭，于是他也哭了。尤索林这时候从没看见过的一个医生走进房来，很有礼貌地对这几位客人说他们该离开了。于是，父亲站起身子来，正式告辞。

他说话了：“吉塞普。”

他儿子纠正他：“尤索林。”

父亲说：“尤索林。”

尤索林纠正他说：“吉塞普。”

“你很快就要死了。”

尤索林又哭了起来。那个站在房门那儿的医生瞪了他一眼，尤索林这才停止哭泣。

那位父亲低下头继续庄严地说：“你跟上边的那位谈话的时候，”替我跟他讲几句话。你告诉上帝，让人年纪轻轻的就死掉是错误的。我不是开玩笑，真的。告诉上帝，如果非让他们死不可，也得让他们活够了年纪再死。我要你把这话说给他听。我认为，上帝还不知道他这样做是错误的，他的心地还是善良的，可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啦。跟他说说行不行？”

“你在天堂里也不要受别人欺侮，”兄弟提醒他。“就算你是个意大利人，别人也不会比你高一头。”

“穿暖和点，”母亲说，好象天堂里的情况对她来说很熟悉。



### 第十九章 上校卡思卡特

为人机警圆滑的卡思卡特上校，事业一直顺利异常，年龄已有三十六岁了。他不修边幅，性格阴郁忧愁，走起路来有些摇摆，做将军是他的理想。他这个人冲劲十足，同时又容易沮丧，神态自若，而又会懊恼不已；时常得意扬扬，同时又感到事事没有把握。在行政工作的作风方面颇为大胆泼辣，以此赢得了上级的好感，但内心里又胆小如鼠，生怕自己的计划不能付诸实现。他样子挺英俊，可就是不被人喜爱：长得结实粗壮，身子已经开始发胖；这个人非常自负，欺软怕硬，另外，多年来还一直受到一种忧郁症的折磨，这毛病每次发作起来时间总很长。卡思卡特上校既为他不过三十六岁就成为上校指挥官感到自负，同时又为他不过是名上校而沮丧。

对问题卡思卡特上校总是相对地去考虑。他认为，只有拿自己跟其他人加以比较，才能衡量出自己进步的程度。在他看来，同样的某些事情，如果自己做得和年纪相仿但比自己更高明的人一样好，那也就是所谓优越了。有成千上万和他年纪相同，甚至比他大一点的人，都还没有升到少校一级，这使他心里对自己的才干洋洋得意；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和他年纪相同，或比他年轻的人，已经是将军了，这又使他很痛苦，感到愿望没能够实现，急得直咬手指。亨格利·乔也没有他的心情急迫。

卡思卡特上校身体健壮，宽肩阔背，鬈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头顶开始有些斑白，嘴里叼着他来皮亚诺扎岛接过飞行大队指挥职务前一天买的那个精致的烟嘴。他学了一套用娴熟地摆弄烟嘴的动作，一有机会就要拿它炫耀一番。他还无意中发现，生来他就有使用烟嘴抽烟的本领。据他所知，在整个地中海战区，他这烟嘴是举世无双的。一想到这点，他心里就乐滋滋的，同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有些担心。他毫不怀疑，象佩克姆将军那样又斯文又聪明的人一定会对他使用烟嘴而表示赞赏，尽管他跟佩克姆将军极少两人相处。不过，卡思卡特上校对此反倒感到非常轻松：就某一方面说，两人难得呆在一块儿是幸运的，因为佩克姆将军或许根本就不赞许他使用这个烟嘴。他当这样的烦恼袭扰他时总强忍住呜咽，盼望心里不再去想这件事情，可是内心里却舍弃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觉得象他这样有一副气宇不凡的军人体格的人，嘴里再叼上一只烟嘴，那一定会使他更有风度。他那副又老练又英武的气概使美军中处于同他竞争地位的全体上校都要比他略逊一筹。但他又无法确定情况是否的确如此。

百折不挠的卡思卡特上校就是一个夜以继日为自己打算、勤奋忙碌、不知疲倦的战术家。同时，他又是个自我束缚的人，既是一位勇敢的、从不失误的外交家，又常常因为屡次坐失良机而悔恨不已。或是为了自己所犯的全部错误而痛骂自己，非常懊恼。他神经紧张，心情烦躁，牢骚满腹，可又自命不凡。他还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机会主义者，他紧抓住科思中校为他提供的每个机会不放，可是事后对于可能遭到的某种后果又立刻沮丧得浑身发抖。他热衷于搜集谣言蜚语，小道消息。不管是什么消息，他都信以为真，但又毫不在乎。他对各种信号始终保持警觉，对于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某种关系或某种情况也非常敏感。他的消息非常灵通，老是可怜巴巴地竭力想搞清楚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他是个凶猛残暴的家伙，悲伤地考虑着他所留给那些甚至连有这么个人都不太清楚的大人物的深刻的坏印象。

大家都对卡思卡特上校不满。卡思卡特上校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定、充满铜臭的社会里。他在这个社会里有时遭到唾弃，有时赢得荣誉，有时幻想得到了全面的胜利，有时又幻想遭到了惨败。他无时无刻不在极度痛苦和极度欢乐两极之间摇摆不定，时而把胜利的辉煌业绩极度夸张的程度，时而把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失败的严重性夸张到了悲惨的地步。他从来没有被发现什么问题能够难住他。如果有消息说，有人看见德里德尔将军或佩克姆将军微笑，皱眉头了，或都既不微笑也不皱眉头，他的心就开始不踏实，非得找出一个能够说得通的解释才肯罢休。如果他不是被科恩中校劝说，不要自己找麻烦，他就会嘟嘟囔囔，没完没了。

卡思卡特上校忠实必备的助手就是科恩中校，他经常被科恩中校搞得心情烦乱。卡思卡特上校感激科恩中校想出来的一些有独特而新奇的建议，而且对此表示会永远记忆犹新，后来看到这些建议无法实行，于是对科恩中校又大发雷霆。卡思卡特上校非常感激科恩中校的帮助，但实际上根本不喜欢他。他俩只是很接近而已。卡思卡特上校妒忌科恩中校的才智，因此常常提醒自己科恩中校还只不过是中校，即使科恩中校年纪几乎比他大十岁而且是个州立大学出身的人。卡思卡特上校总怪自己的运气太差，弄来了科恩中校这么一个十分平庸的人当自己的重要助手。他竟要完全依靠一位州立大学出身的人，这简直是降低自己的身份。卡思卡特上校感到惋惜的是，如果自己真的该有一个必备助手的话，那么，这个人必须出身名门，有钱，有教养，比科恩中校成熟得多，而且不象科恩中校那样把他渴望当将军的宏愿，看作是入非非，毫无意义，科恩中校背地里这样看他，卡思卡特上校心里还是清楚的。

卡思卡特上校想当将军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他想出各种办法，甚至连宗教的方法也尝试过了。在他下令把战斗飞行的次数提高到六十次后那个星期的一天上午，他把随军牧师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突然叫牧师看桌子上他那份《星期六晚邮报》。上校穿着卡其衬衫，敞着领口，雪白的下巴长着又硬又短的黑须，肥胖的下唇富有弹性。他的皮肤从来也没有晒黑过，而且他总是尽量避免在阳光下曝晒。他的身材比牧师高一个头，肩膀比牧师宽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倍，那种飞扬跋扈的神气，使在他面前的牧师感到虚弱，就象身体得了什么病一样。

“你来看看这个，牧师，”卡思卡特上校一面命令，一面把一支香烟塞进他的烟嘴去，非常郑重地坐在桌子后面的转椅上。“把你的意见说给我听听。”

牧师从那份打开的杂志上得知，这一篇通栏的社论，内容是关于美国驻英格兰一支空军大队里的随军牧师，在每次战斗任务前，他都要在简令下达室里念祈祷文。牧师这才弄清楚，这回上校并不是要训斥他，他高兴得几乎眼泪都要流下来了。自从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夜晚，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揍了穆达士上校鼻子一拳，卡思卡特上校遵照德里德尔将军的命令把牧师撵出军官俱乐部以后，牧师再也没有和他说话的机会了。牧师从前担心上校会训斥他，因为前天晚上未经许可他又跑进了军官俱乐部。尤索林和邓巴两个突然跑到林中空地上他所在的帐篷里去找他，叫他和他们一起去，他这才又去的。而且他想到，虽说受到了卡思卡特上校的威吓，比起谢绝这两位新朋友的盛情邀请来，他卡思卡特上校的生气还是次要的。这两位新朋友是几星期前他去医院访问时结识的。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帮他从他的职务所涉及的种种庞杂的官场浮沉中解脱出来，根据他的职务要求，他得同九百多名完全陌生的官兵生活在一起，还要跟他们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而所有军官都认为他是个怪家伙。

牧师把杂志上那几页认认真真地看了一会。他把每幅插图都看了两遍，又全神贯注地念了插图的说明，一面反复考虑，最后终于使出勇气讲出了事先在肚子里想好，并默诵过多遍的回答。

他怯生生地说“我看，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念祈祷文，是怀有赞美的心情的，这是一桩非常合乎道德的事情，”然后等待着。

“是的，”上校说，“但我想知道，你是否认为在我们这里念祈祷文也一定会有作用。”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会的，长官，”牧师过了好一会才回答。“我想一定会有作用的。”

“这样说来，我真想尝试一下。”上校那肥胖的、象是淀粉做成的双颊立刻泛上了片片兴奋的红晕。他站起身来，心情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步。“瞧，念祈祷文给了在英国的这些人多大好处！《星期六晚邮报》的这张画上，那位上校在每次出发前，随军牧师都给他念祈祷文。如果祈祷对这位上校起作用，那么对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也这样做的话，说不定《星期六晚邮报》也会登我的照片的。”

上校再次坐下来，微微地笑了笑，充满了想象，牧师不知道他接下去应该说什么。他那长长的、苍白的脸上露出愁容，他这时的视线忽然落在一筐又一筐的梅红番茄上。装得满满的那一筐筐的番茄沿着四周墙根一行行地摆在那里。他装作在思考回答问题。他过了一会才发现自己目不转睛地看着一行行梅红番茄，精力完全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为什么要在大队部办公室里摆上这一筐筐的梅红番茄呢？因此他把祈祷会的讨论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卡思卡特上校离开本题，语气温柔地问了他这么一句：

“牧师，你想买一点吗？这是从山上科恩中校和我合办的农场上新摘下来的。我们可以按批发价卖给你。”

“噢，不啦，长官。不用了。”

“这也没什么，”上校并不见怪，“你不买也可以。迈洛会把我们种的全部抢购去的。这些番茄是昨天刚摘下来的。看，它们都已经熟透了，少女的乳房也不过如此。”

牧师听到这脸上一红，上校马上明白自己说错话了。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臃肿的脸上火辣辣的，他的手指都变得笨重不灵、不听使唤了。内心里把牧师恨透了：就因为他是牧师，才使得上校说出这句话而铸成了一个粗俗的大错。要是对方不是牧师，那么他的这句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认为是妙趣横生而又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文尔雅的诙谐之辞。他拚命要想找出个办法，从这极难堪的局面中把两个人解救出去。可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想起牧师的军衔不过是上尉，于是，他带着惊奇和受辱的心情喘了口粗气，挺直了身子。他想到自己竟受到一个年龄与自己差不多、军衔不过是上尉的人的愚弄而蒙受耻辱，不禁气愤地把脸绷起来，恶狠狠扫了牧师一眼，以致报复牧师被吓得哆嗦起来。上校这时狂暴的脾气发作了。无言地瞪着双眼，充满了恶意和仇恨，一直看着牧师。

“刚才我们说的是其他事情，”上校终于尖刻地提醒牧师说，“我们并没在议论少女的成熟饱满的乳房，我们谈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是在议论执行战斗任务以前在简令下达室里举行宗教仪式的问题。我们根本没有理由不按照去做？”

“毫无理由，长官，”牧师含糊其词地说。

“那么，我们就说说今天下午的任务吧，”上校谈起了细节，心情渐渐平和起来。“现在，我要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就要念的那些祈祷文。我不喜欢这种低沉悲伤的文字。我希望你挑选一点轻松愉快的，能使出征的小伙子精神快乐的东西，我的意思你能完全明白吗？我就是不喜欢什么‘上帝的王国’、‘死亡的幽谷’这类玩意儿。那太消极了。你为什么这样垂头丧气？”

“对不起，长官，”牧师结结巴巴地说。“你说这番话时，我恰巧想到第二十三首赞美诗。”

“这一首说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内容，长官。‘我的牧羊人是基督：我——’”

“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一首。不要这首。你还有其他的吗？”

“再就是‘上帝呵，拯救我；洪水漫进’”

“也不要洪水，”上校说着，使劲把烟嘴里的烟头拍进他那精制的黄铜烟灰缸里，又对着烟嘴大声地吹了一口气。“为什么不

想段音乐感强的东西呢？柳树上的竖琴怎么样？”

“长官，巴比伦的河流在那首诗里提到了，”牧师回答。“‘如是，我等坐于彼处，当我等忆及郇山，就哭泣了。’”

“郇山？这段我们也不提了。我倒想知道这种东西怎么会到《圣经》里去的。除了洪水、幽谷和上帝，你难道就不能讲讲其他有趣的内容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倒希望我们根本连宗教都别提。”

牧师感到很遗憾。“对不起，长官，可是，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祈祷文的调子都是阴郁的，并且总是会提到上帝的。”

“这样说来，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新的祈祷文嘛。官兵们一直在抱怨，说我分派任务的时候没有给他们布道，没给他们谈谈上帝呀，死亡呀，天堂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采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方法？咱们为什么不能祈祷一件美好的事情，比方说，使炸弹散布面更密集些？我们为什么祈祷这些事情呢？”

“哦，长官，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的，”牧师含糊地回答。“要是你希望做这些事情，那就根本不需要我啰。你完全可以自己完成。”

“我明白这些事情我完全可以自己做，”上校严厉地回答。“可是你在这里是管什么的呢？我自己也会办理的伙食，但是经办伙食是迈洛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替这地区的每一个大队办理伙食的道理。你的职务是带领我们做祈祷。从现在开始，你每次出发执行任务之前，都要带领我们做祈祷，让上帝保佑使炸弹散布面更密集些，清楚了吗？我认为这是值得祈祷的事情。办好了这件事，在佩克姆将军面前可是咱们大伙的光彩。佩克姆将军的想法是，如果炸弹能够集中爆炸，我们就可以从空中拍到更清晰的照片。”

“你说佩克姆将军吗，长官？”

上校看着牧师被打进闷葫芦里的那副样子，象慈父似的笑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对牧师。”我并不希望你去声张这件事，不过德里德尔将军看来终于要离开这儿了，佩克姆将军这就要来接替，说实在的，我对这件事并不感到难受，因为佩克姆将军为人挺好。咱们大伙在他手下干，都会干得更好。可这些事情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我们仍在德里德尔手下工作。如果那样，我也不会感到失望，因为德里德尔将军为人也是挺好的。大家聚集在他的手下，处境同样会比现在强得多。这件事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牧师先生，不要告诉第二人，被两位将军知道我在背着一位支持另一位不是我所希望的。”

“是，长官。”

“很好，”上校愉快地站起来大声说。“不过，凭这些闲聊我们还是上不了《星期六晚邮报》的，你说的是吗，牧师？咱们还得动脑筋想出点办法才行。顺便说一句，牧师，这些话可不要事先说给科恩中校，你清楚吗？”

“是，长官。”

卡思卡特上校沿着一筐筐番茄和房间中的桌椅留出来的狭小通道，边思考边迈着沉重的步子走来走去。“我们大概只好让你呆在办公室外面，等到简令下达以后，因为这都是些保密情报。等到丹比少校给大家对表的时候，我们再把您悄悄地领进去。我想校准时刻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我们可以安排一分半钟的时间让您做祈祷，一分半钟可以吗？”

“足够了，长官，如果不包括劝告不信上帝的人退席，还有让士兵都进来这两件事的时间在内，那么一分半钟足够了。”

卡思卡特上校停止走动。“有人不信上帝吗？”他怒吼着质问牧师，刹时间摆出一副主持公道、寻衅好斗、坚决否认的样子。“我的部下都信仰上帝。无神论是非法的，对不对？”

“不是非法的，长官。”

“不是非法的？”上校吓了一跳。“那就是一种非美活动，对



不对呢？”

牧师回答说：“这我可不知道，长官。”

“可我知道！”上校说。“我可不为了迁就几个不信上帝的家伙，就把我们的宗教仪式破坏掉。我可不给他们什么特权。他们可以呆在自己呆的地方，跟我们一起祈祷。可是究竟让不让士兵参加祈祷呢？为什么他们要来参与这件事？”

牧师脸红起来，“对不起，长官，刚才我以为你的意思是要士兵也参加祈祷，因为他们也参加了同一次战斗，任务他们也要参加的”

“哦，这种想法可没有。士兵有他们自己的上帝和牧师。对吗？”

“没有，长官。”

“你说什么？你意思是说士兵也向我们的上帝祈祷吗？”

“是，长官。”

“我们的上帝也会听他们的祈祷吗？”

“我认为是这样的，长官。”

“嗨，真见鬼，”上校说，他觉得有点好玩，嘲弄地哼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的情绪突然又低落下去，心神不宁地用手摸摸那一头剪得短短的、有点斑白的黑髻发。“你真的认为让士兵也来参加祈祷是个很好的想法吗？”他很关切地问。

“我认为完全应该这样，长官。”

“我不愿意士兵参加，”上校说出了心里话，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指关节捏得毕剥直响。“你可千万不要误会，牧师。这并不是说我觉得这些士兵是低贱、下等和低级的。只是我们的地方容纳不下他们。我实在不希望官兵一起在简令下达室里有什么来往。我觉得他们执行任务时有充足的时间呆在一起。你知道，有几个士兵就和我关系最好，但是我让我们跟我也就要好到这地步。说真的，牧师，你总不希望你的妹妹嫁给一个士兵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牧师回答道：“我妹妹本身就是个士兵，长官。”

上校的脚步又停住了，斜着眼看了一下牧师，想弄明白牧师是不是在嘲弄他。“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牧师？你是想开个玩笑吗？”

“哦，不是，长官，她是海军陆战队里的一位军士长，”牧师带着紧张不安的神情连忙解释说。

上校本来就不太喜欢这个牧师，现在更是对他厌恶和怀疑。上校有一种强烈的可能遭到危险的预感。他怀疑牧师可能会别有用心，牧师平时沉默寡言、没精打采的外貌都是伪装的，遮掩着内心深处一种狡猾和用尽一切办法达到目的的野心。上校总觉得这位牧师有点滑稽。但立刻他就明白了。原来上校忘了喊“稍息”的口令，因此牧师一直笔挺地站着。上校报复性地作出了决定。就让他这样站着，让他知道谁是上司，这样就不会失去尊严承认错误。

神情恍惚的卡思卡特上校漫步走到窗前，凝视的目光呆滞而引人注目，反映了心中正在进行某种忧郁的反省活动。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些士兵全是诡计多端的。他从窗口俯视着那个飞靶射击场，心里感到垂头丧气。这个射击场原是他下令为那些在他的司令部办公的军官们修建的，这时他回忆起了有一天下午发生的一桩深受屈辱的事情：德里德尔将军竟当着科恩中校和丹比少校的面不留一点情面地把他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允许全体执行战斗任务的军官和士兵使用飞靶射击场。卡思卡特上校不得不承认，他的脸面都在这件事上丢尽了。他相信德里德尔将军从来也没有忘记这桩事情，不过他又相信德里德尔将军也可能完全忘记了。要真是这样，那就太不公平了，卡思卡特上校伤心地想着，因为，虽说这件事情已经丢尽了他的脸面，可是修建射击场这个主意本身应当算作他的一份荣耀。卡思卡特上校无法确切地知道，修建这个该死的射击场他到底获得了多大好处，蒙受了多大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损失。他真希望科恩中校这会儿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好再一次帮他合计一下他在这个事件中的利弊得失，这样就可以缓和一下他的忧虑了。

这一切都令人迷惑沮丧。卡思卡特上校从嘴上取下烟嘴，把它头朝下放进衬衫口袋里，接着就十分伤心地咬起两手的指甲来。他遭到所有人的反对，而最使他难过的是，在这紧要关头科恩中校竟然也没同他呆在一起，帮他就祈祷会的问题做出决定。他对牧师几乎毫无信心，他只不过是名上尉。他问，“你认为不让士兵参加会影响我们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吗？”

牧师踌躇了一下，感到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会的，长官，”他最后回答。“我想这样做会影响你祈祷的效果的，很可能祷告上帝保佑投弹散布面更密集些就不一定会有效了。

“这一点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上校大叫起来，一面眨巴着眼睛，看上去好象两个闪动不停的水坑。“你是说，上帝甚至会决定不让我做到密集投弹散布面，来作为对我的惩罚吗？”

“是的，长官，”牧师说，“上帝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完全有可能的。”

“让他去见鬼吧，”上校愤怒作出了这么一个独立的判断。“我办起这些该死的祈祷会来，可不是为了把事情弄得更糟。”他轻蔑地暗笑了一下，就在办公桌后边坐下，重新衔上空烟嘴，接着有好大一会儿都陷入了充满阵阵痛苦的苦苦思索之中。“现在想起来，”他承认，既是对自己也是对牧师说，“最好的办法也许不是允许士兵向上帝作祈祷，《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可能不愿意合作。”

上校满怀懊丧地放弃了这项计划。这项计划完全是他一个人设想出来的。他曾经打算把它作为他并不真的要依靠科恩中校的一个明证公诸于众。一旦这项计划行不通，他也就乐得把它丢在一旁，因为他一开始就为事先没有同科恩中校商议而老担心会冒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险。现在，他感到心里很踏实，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项计划如今既然放弃了，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就更高了，因为他感到自己作出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同科恩中校协商就作出了这一英明的决定。

“还有什么命令吗，长官？”牧师问。

“没有了，”卡思卡特上校说，“你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

“没有了，长官，只是——”

上校抬起眼睛，仿佛受了侮辱似的，摆出一副冷冰冰的蔑视神气打量着牧师，“只是什么，牧师？”

“长官，”牧师说，“有些军官对您不满意，因为你把战斗任务提高到了六十次。他们要我向你提一下这个问题。”

上校沉默不语。牧师等待着，脸一直红到了沙红色的头发根那儿。上校冷冷地盯着牧师，目光冷漠无情，让他惊慌失措地一直站在那里。

他最后用平淡的声音告诉他说：“你提醒他们一下嘛，现在还在打仗。”

“谢谢长官，我一定做到。”牧师充满感激地回答，因为上校总算说了一句话。“可是军官们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调派些在非州待命的补充机组里的人来接替他们，好让他们有机会回家看看呢？”

“这是个行政问题，”上校说。“这不是他们的事，”他无精打采地用手朝墙根指了指，“牧师，吃个梅红番茄吧。吃呀，这不是别人的。”

“谢谢你，长官。”

“不要客气，牧师，住在外面树林里你有什么感受？一切都挺满意吧？”

“是的，长官。”

“那好，如果你想要什么，和我们联系一下。”

“是，长官。多谢你，长官。”

“谢谢你来到这里，牧师，现在我有些工作要处理。要是你能想出把我们的名字登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办法的话，请你告诉我一声，好吗？”

“好，长官，我一定照办，”牧师突然鼓起勇气，硬撑着说出了这一番话，“但是我很不放心一个轰炸手，他叫尤索林，长官。”

这个名字上校曾经听说过，觉得有些意外，很快地抬起头来。“谁？”他惊诧地问。

“尤索林，长官。”

“尤索林？”

“是的，长官，是尤索林，他的情况不太好，长官，恐怕再也忍受不下去啦，也许会不要命地干出什么事来的。”

“有这么严重吗，牧师？”

“是的，长官，我看是会的。”

上校沉思了一会说：“那么你要劝尤索林相信上帝呀。”

牧师回答：“谢谢你，长官，会按您说的去做。”

## 第二十章 下士惠特科姆

在八月下旬蒙蒙雾气中的朝阳炎热炙人。阳台上一点风都没有。随军牧师慢腾腾地走着。他穿着一双棕色的胶底胶跟鞋，悄无声息地从上校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垂头丧气，自我抱怨。他怨恨自己生性懦弱。他本想就规定飞行六十次这件事对卡思卡特上校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对这个他最为关心的问题直言不讳、有条有理而又有说服力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可是事与愿违，他竟落了个一败涂地，因为对方的性格强硬，他一肚子要说的话全都没说出来。他感到经历很不光彩，因而把自己评价的很低。

瞬间，他瞥见科恩中校矮胖的、黑白分明的身影时，心里的话更无法说出来了。科恩中校神态慵懒，急匆匆的登上那弧形的黄色石砌的宽楼梯向牧师走来。他是从下面那座塌陷败落的巨大门厅那边走过来的。门厅有着高高的墙壁，圆形的地面，墙上的深色云石都已经断裂破碎，铺地的瓷砖也是裂痕斑斑，脏乱不堪。牧师怕卡思卡特上校，但更怕科恩中校。科恩中校皮肤黝黑，正当中年，眼上架着一副寒光闪闪的无边眼镜，脑袋棱角分明，就象一个圆形大屋顶，动不动就用张得很开的手指尖儿去摸这颗脑袋。他很讨厌牧师，常常对他很不礼貌。他说话粗率苛薄，一双眼睛机灵练达、冷嘲热讽，使牧师经常感到害怕，无论何时牧师都鼓不起勇气看他那双眼睛，甚至偶然地瞅上一眼。由于牧师到了中校面前总俯首帖耳，畏畏缩缩，他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总集中在中校的裤腰部位，中校的衬衫下摆象只胀开的气球似的从一条搭拉在那里的腰带里面鼓了出来，垂挂在四周，使他的腰部看上去给人一种累赘邋遢的感觉，就连整个人也显得比他的中等身材还要矮上几英寸。科恩中校穿着随便，态度倨傲，满面油光，刻着几条又深又显眼的皱纹，从鼻子边上沿着晦暗的双颊和那方方和、刀削斧凿般的下巴颏伸展开去。两人恰好在楼梯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上遇到了，脸色阴郁的中校瞧了一眼牧师，好像并不认识他。

“你好，神父，”他用极其平淡的语气招呼了一下，连看都没看牧师，“感觉如何？”

“早上好，长官，”牧师回了一声，心里清楚得很，科恩中校不过是一声简单的招呼。

科恩中校的脚步丝毫没有放慢，朝楼上径直走去。牧师很想再次提醒中校，他并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一名再浸礼会教友，把他称为神父实在既不正确也没必要，可是他还是没有说出口。他几乎可以肯定，科恩中校是知道这一点的。他这么温良单纯地瞅自己一眼，称自己为神父，无非是又一次地嘲弄他罢了，因为他不过是一名再浸礼会教友。

差不多已经走远了的科恩中校，突然不打任何招呼又停了下来，带着怀疑而又愤怒的神气，一阵风似的冲着牧师又奔回来。牧师被吓得呆住了。

科恩中校十分粗鲁地质问他：“你拿着这只梅红番茄干什么，牧师？”

牧师低头吃惊地看了看自己手里拿的卡思卡特上校送的那只梅红番茄。“我在卡思卡特上校办公室拿的，长官，”好不容易他才这么回答。

“上校知道你拿吗？”

“知道，长官，他送给我的。”

“哦，如果这样，那就没什么了，”科恩中校神色缓和了些说。他没有一丝热情地微笑了一下，拿大拇指把衬衫上的皱褶塞进裤子里，两只眼睛锐利地射出光芒，心里为自己的这番恶作剧而暗暗得意。“上校找你有什么事吗，神父？”他突然问。

牧师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回答是好，“我觉得不应该——”

“是关于给《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做祈祷的事吗？”

牧师差点笑出来了。“是，长官。”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科恩中校对自己的这种直觉非常欣赏。他极其蔑视地哈哈一笑。“你知道，我是在担心，他一看到本周的《星期六晚邮报》，如此可笑的点子就会想出来。我希望你已经向他说明白，这是个极坏的主意。”

“他已经决定不这样做啦，长官。”

“很好。我很高兴你能使他相信，《星期六晚邮报》的那些编辑大概不会为某个并无名气的上校作宣传而把同一篇故事登两次。野外的情况如何，神父，事情进行得还顺利吗？”

“还可以，长官。事情还顺利。”

“很好。你事事满意，我很高兴。如果有什么不愉快地方就来告诉我们。我们希望你能在那边过得愉快。”

“谢谢长官，我一定听您的吩咐。”

因为午饭时间快到了，楼下门厅开始热闹起来。来得早的人开始走进大队部的食堂，士兵和军官分别走入他们各自的食堂用餐，这些食堂都设在古典的圆形大厅正面。科恩中校忽然停了下来。

他意味深长的问：“就在一两天前和你和我们一起在这儿吃过饭，是吗，神父？”

“是的，长官，就是前天。”

“这点我很清楚，科恩中校为了让对方充分理解自己的意思停顿了一下。“唔，你放心好了，神父。到了该再到这里吃饭的时候，我会照顾着让你再来。”

“谢谢你，长官”

军官和士兵各有五个食堂，牧师无法确定那天他的午饭该在哪一个食堂吃。科恩中校给他规定好的巡回吃饭制度很复杂，他又偏偏把吃饭记录放在帐篷里忘记带来了。在属于飞行大队编制的全体人员中，只有牧师一个人不住在那幢破破烂烂的、红石头砌的大队部大楼里，也不住在那些较小的、分散在四周的独立式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卫星建筑物里。他住在四英里以外从树林里开辟出来的一块空地上，正好在军官俱乐部和四个中队营区中头一个营区的当中，这四个中队的营区从大队部所在地开始排成一字延伸向远方。牧师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兼作办公室的宽敞的方形帐篷里。夜晚有狂欢的声音从军官俱乐部传来，经常使这位过着消极的、半自愿流放生活的随军牧师躺在帆布行军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偶尔他也服用一点药性不太强的安眠药片，可是效果并不太好，而且事后好几天都在懊悔。

他的助手惠特科姆下士是跟随军牧师一起住在树林空地上的惟一人员。惠特科姆下士是个无神论者，也是一个满腹牢骚的部下。他认为自己能顶替牧师的职务，而且可以比他更为出色，因此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被社会不公正剥夺了应有权利的受害者。他的独用帐篷和牧师的一样宽敞。自从他发现牧师并不敢对他有所冒犯之后，就对牧师公开采取粗暴无礼十分鄙视的态度。那片空地上他们的露顶帐篷，相隔不过四五英尺。科恩中校规定的随军牧师的生活方式。要求牧师住到大队部大楼以外的地方，一条重要理由是科恩中校认为：让牧师象他的大多数教众那样住在帐篷里可以密切彼此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条重要理由是，让牧师老呆在大队部里会使其他的军官感到不自在。跟军官愿意和上帝保持联系，但不愿让他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身边。总而言之，就象科恩中校说给那个神经过敏，长了一双金鱼眼的大队作战参谋丹比少校听过的那样，随军牧师的职责并不繁忙；他除了听听别人的忏悔，参加死人的葬礼，看望看望卧床的病人，剩下的就是主持宗教仪式了。并且，现在也没有那么多葬礼需要他的参加，科恩中校指出，德国战斗机的攻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而且，根据他的估计，现有的伤亡人员中近百分之九十都是死在敌后或在飞机穿云时失事的，因此，根本用不着牧师去收拾遗体。至于宗教仪式也决不会成为负担，因为宗教仪式每隔一周才会在大队部大楼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举行一次，而且参加的人也并不多。

事实上，随军牧师对这片林中空地上的生活已经开始适应。不论是他还是惠特科姆下士，都得到应有尽有的供应，因此他们两个都不可能借口生活不便，要求批准回到大队部大楼里去。第五餐和第十餐分别在大队部的士兵食堂和军官食堂吃。牧师在威斯康星州老家的时候非常喜爱园艺，每当他想念起那些矮树丛的矮矮的，长着刺的枝杈，以及把他围绕在当中、齐腰高的野草和灌木丛的时候，他心里总是充满了对于肥沃土地和丰富收成的美好记忆。他春天的时候曾经想在帐篷四周一条狭窄的花圃里种上点秋海棠和百日草，就是因为怕与惠特科姆下士结怨才没有付诸实践。牧师十分欣赏他那苍翠的环境所具有的幽雅恬静、与世隔绝的氛围，以及这种生活所带来的沉思冥想。和从前比起来，现在来找他谈心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他也允许自己对这一点表示几分感激。牧师这个人性情孤僻，见人说话也不大方。他非常想念他的妻子和三个年纪很小的孩子，他的妻子也很想念他。

惠特科姆下士非常讨厌牧师信奉上帝以及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在他看来，出席宗教仪式的人数如此之少，正是牧师本人处境可怜的一种反映。他心里疯狂地酝酿着可以点燃起伟大的精神复兴之火的新的精明主意——盒装的午餐、教堂联欢会、投寄致伤亡人员家属的打印信件、检查信件，玩宾果。他把自己想象成为这一伟大精神复兴运动的设计师。可是随军牧师不同意他的做法。惠特科姆下士受到牧师的制约，十分恼火，因为他看到处处事情都有可供改进的余地。他得出的结论是，要对宗教的坏名声以及他们俩卑微的地位负责的正是象牧师这样的人。惠特科姆下士不象随军牧师，他极其厌恶林中空地的隐居生活。等到他把随军牧师赶走以后，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搬回到大队部大楼去住，这样就可以不再过孤独隐居的生活。

随军牧师离开了科恩中校，驱车回到那片林间空地时，惠特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科姆下士在帐篷外面一片闷热的雾气里站着，正和一个陌生人在窃窃私语，象在密谋什么似的。那个陌生人长了一张圆脸，穿着一件紫酱色灯芯绒浴衣和一件灰色法兰绒睡衣。牧师认出这种浴衣加睡衣是医院病员的正式装束。这两个人都装作没有看到牧师。陌生人的牙龈上涂了一层紫色；一幅黑颜色的图案在灯芯浴衣的背部，上面画了一架 B—25 轰炸机冒着橘红色的高射炮火进行俯冲，六行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小炸弹在机头前面，标志着已经飞满了六十次战斗任务。牧师对这幅图案的印象很深，使他停住脚步仔细端详。那两个人的谈话马上停止了，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等着牧师走开。牧师匆忙走进帐篷，他感觉那两人暗地里在偷偷地笑他。

惠特科姆下士过了一会儿。走了进来，问道，“有什么新闻吗？”

“还是和从前一样，”牧师避开下士的眼睛回答。“刚才有什么人来找我吗？”

“还不就是尤索林那个怪人。真是个捣乱的人，你说是吗？”

“这一点我倒不太能肯定，”牧师说。

“也是，你就支持他一下，”惠特科姆下士以一种受欺侮的语气说，然后大踏步走出去了。

牧师不敢相信惠特科姆下士这次又生气了，一气之下真的走出去了。等到他想明白时，惠特科姆下士倒又回进帐篷里来了。

“你总是偏袒别人，”惠特科姆下士指责牧师。“你的毛病是不支持你手下的人。”

“我并不是有心要偏袒他。”牧师抱歉地回答。“我只不过是想说明一下事实。”

“卡思卡特上校想要做什么？”

“并没有什么大事。他只是想跟我进行一下讨论，是否有可能在每次飞行前都在简令下达室里做一下祈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吧，不愿意说就算了吧，”惠特科姆下士怒气冲冲地说，说完又跑出帐篷去了。

牧师非常伤心。不管他如何尽力地去应和，惠特科姆下士的感情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被伤害。他懊丧地低下头瞧了瞧，发现那个被科恩中校硬派来帮助他料理生活的勤务兵又没有给他擦皮鞋。

惠特科姆下士又走了进来。“你从来都隐瞒内部情报，”他愤恨地嘟囔说。“你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你对自己手下的人根本不予以信任。”

“怎么不信任呢，我信任的，”牧师歉疚地向他保证。“我对你是非常信任的。”

“那么这些信又如何处理呢。”

“暂时不要发，”牧师畏缩地央告说。“还是不要发信。请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如果我改变了主意，我会告诉你的。”

惠特科姆下士显得怒气冲天。“是这样吗？好吧，这倒不错，你就坐在那儿，摇你的头，我去做所有的工作。你没看见帐篷外面那个浴衣上画满了图案的家伙吗？”

“他是来找我的吗？”

“不是，”惠特科姆下士说罢就走出去了。

闷热的帐篷使牧师感到全身湿乎乎的。他象个心头并不愿意的偷听谈话的人那样，听着帐篷外面有人在低声谈话，声音沉闷，语气单调，听不清楚。他无精打采地靠着那张当书桌用的象散架似的桥牌桌子坐在那里，双唇紧闭，两眼无神，淡赭色的脸上生有一小片一小片细小的陈年粉刺，颜色和形状当时看来都象一颗没敲碎的杏仁。他苦苦思索，想弄明白惠特科姆下士为什么对他报有成见。他左思右想也闹不清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于是深信自己一定对惠特科姆下士犯下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可是要说惠特科姆下士这种日长时久的不满情绪是由于牧师不同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意玩宾果或者不准散发致伤亡人员家属的打印信件所引起的，那似乎又不太可能。牧师垂头丧气，只好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做好工作。他好几个礼拜以来一直想跟惠特科姆下士进行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搞清楚下士到底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可是还没有谈，他就害怕谈出的事情会令人难堪。

惠特科姆下士在帐篷外面，吃吃发笑。另外那个人也吃吃地笑着。牧师在吉凶未卜的几秒钟时间里心头猛地一动，出现了一种神秘奇特的感觉，好象从前某个时候曾经经历过同样的情景似的。他努力捕捉这一印象并使它有所增强，好预测甚至对接下去的事态发展作出控制，可是他的灵感毫无结果就消逝了，这一点他事先本也是知道的。曾经见过，这个以记忆错误为特征的、幻象与现实轮番呈现的微妙心理混乱现象吸引住了牧师，这种现象他本也知道一些情况。举例来说，他知道这种现象叫做记忆错误。对于这一推论的光学现象，他就象对从未见过以及几乎见过这两种现象同样很感兴趣。有时候，非常吓人的现象会在一瞬间出现，有生以来牧师就熟悉的一些事物、想法、甚至还有人，突然会被一种陌生的反常的现象不可思议地替换。这种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样子，使这些事物、想法或人显得十分怪异：好像非常陌生的样子。可是有时候情况也会相反，他几乎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就象在光天化日下那样摆在面前的绝对真理：似曾见过。为斯诺登举行葬礼时树上出现过一赤身露体的人，他被这一插曲搞糊涂了。这个现象不好算是曾经见过，因为在那这前，他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在斯诺登葬礼上看见有个一丝不挂的人呆在树上的这种感觉。它也不是从来没见过，因为树上的那个幽灵并不是以某种陌生的外表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个常常出现的人或物。当然这种事更不是好像发生过的样子，因为它确实被牧师看到了。

一辆吉普车在帐篷外发动起来，然后轰鸣着离开了。举行斯诺登葬礼时爬在树上的那个赤身露体的人，仅仅是幻觉造成的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象，还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呢？牧师一想到这里就感到害怕。他非常想告诉尤索林这件事，可是每回一想到爬在树上的那个人，他就决定不再去想到它了，尽管就在他思考的同时，他也不能断定他以前是否曾经当真想过这件事。

惠特科姆下士脸上带着一种陌生的假笑漫步走进帐篷，样子很不礼貌地把一只胳膊肘靠在牧师帐篷正当中的一根支柱上。

“你知道那个穿红浴衣的家伙是谁吗？”他炫耀地问，“那是个鼻子骨折的罪犯调查部人员。从医院里到这里来是因为公事他正在进行一项调查。”

牧师带着一副讨好同情的神气抬起眼睛。“希望你一天都顺利。我可以给你什么帮助吗？”

“没有，我什么麻烦都没遇到，”惠特科姆下士笑嘻嘻地回答说。“这次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他们为了你在所有那些签华盛顿·欧文姓名的信上签上了华盛顿·欧文的姓名，正打算对你采取严厉措施呢。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牧师说：“我从来没有在什么信上签过华盛顿·欧文的姓名。”

“你对我撒谎是没有用的，”惠特科姆下士回答。“你要说服的人不是我。”

“可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不管你是否在撒谎。他们还要跟你算你截了梅杰少校的通讯那笔帐哩。他的通讯里有很多秘密情报。”

牧师表示抗议地问，“什么通讯？”心里越来越觉得恼火。“梅杰少校的什么通讯我从来就没有看见过。”

“你不用对我撒谎，”惠特科姆下士回答。“你要说服的人不是我。”

牧师抗议说：“可我并没有在撒谎！”

“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朝我这样无礼，”惠特科姆下士生气地回敬了牧师一句。他离开中间那根柱子，竖起一只手指朝着牧师表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示强调地摇了摇头说，“我帮了你一个大忙，你这一生里还没有人帮过你这么大的忙呢，可你一点都不感激我。他每次向上级揭发你的情况时，医院那儿总有人替你吧详细内容删掉。他一连好几个礼拜都发疯般的想告发你。我连看都没看一遍就在他的信上批了检查通过。这么一来就给你在罪犯调查部总部里留下了个很好的印象，让他们知道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公开你的全部真相。”

牧师听了慌乱得晕头转向，“可是你检查信件并没有经过授权呀，对不对呢。”

“当然没有，”惠特科姆下士回答。“只有军官才被他们授权检查信件。我是用你的名义检查的。”

“但是他们也没有授权叫我检查信件，对不对呢？”

“这我已经都替你想到了，”惠特科姆下士让牧师放心。“我替你签的是别人的名字。”

“这不是伪造吗？”

“这点你也不用担心。关于伪造签名的案件，只有自己的签名被其他家伪造的那个人本人才会提出申诉。我替你着想，我特地替你挑选了一个叫华盛顿·欧文的死人的姓名。”惠特科姆下士仔仔细细端详了一番牧师的脸色，看看有没有反抗的表示，然后暗暗带点嘲弄的神情，轻快而有信心地说了下去。“我是相当聪明的，你说对不对？”

“我不清楚，”牧师轻轻悲叹了一声，嗓音有点发抖。他斜眼看着下士，由于内心痛苦和对这件事不很理解，整个面孔变成了一副怪相。“你把一切全告诉我了，可我还是不很清楚。你用华盛顿·欧文的字代替我的名字签署信件，这又如何能帮我留个好印象呢？”

“因为他们全相信你就是华盛顿·欧文啦。你懂吗？他们会知道你的。”

“但是我们不正是希望他们不要相信华盛顿·欧文就是我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这不是在帮助他们证明我是华盛顿·欧文吗？”

“我要是早知道你这个人这么顽固不化，那我根本就不会来帮这个忙了，”惠特科姆下士气愤地说，然后就走了出去。他一刹那后又走进来。“我刚帮了你一个大忙，你这一辈子还没有人帮过你这么大的忙呢，可你还不知领情。你这个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不知道怎样表示感激。”

“很对不起，”牧师很后悔地表示道歉。“我真对不起你。我完全被你所说的那些事吓愣了，也不明白自己说了些什么，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令我非常感激。”

“那么我发掉那些打印的信件怎么样？”惠特科姆下士马上提出要求。“我这就来起草，行吗？”

牧师惊吓得瞠目结舌。“不，不，”他闷声闷气地说，“暂时还不要发。”

惠特科姆下士又生气了。“你竟然连我是你最好的朋友都不明白，你还不明白我是和你站在一起的，”他挑衅地断言，说完就从牧师的帐篷里走出去，随即又走进来。“你还不明白我是站在你这一边。你知道你这次闯了多大的祸吗！那个罪犯调查部人员已经赶回医院去了，他要写一份关于你那只番茄的最新报告。”

牧师问：“什么番茄？”两只眼睛眨巴个不停。

“就是你刚回来的时候手里偷偷拿着的那只梅红番茄，就是这一只。直到这会儿你还把它拿在手里！”

牧师吃惊地把手松开，发现自己还拿着在卡思卡特上校办公室拿来的那只梅红番茄。他急忙把它搁在桥牌桌上。“我是从卡思卡特上校那儿得来的，”他说，可是立刻又觉得自己的解释非常滑稽可笑。“是他硬塞给我的。”

“你不用向我撒谎，”惠特科姆下士回答。“你是不是从他那儿偷的与我无关。”

“偷的？”牧师吃惊地大声说。“我为什么要去偷一只梅红番



茄呢？”

“这个问题把我们两个也都搞得糊里糊涂，”惠特科姆下士说。“后来，罪犯调查部人员断定你可能什么在这只番茄里塞进了什么重要的秘密文件了。”

牧师极度悲观失望，在这千钧重压下人都软瘫了。“我没有把什么重要的秘密文件藏在番茄里。”他简单地说明了一下。“而且，我也根本不要。喏，你可以拿去自己看看。”

“我不要。”

“请你把它拿走吧，”牧师用微弱的声音恳求着。“我不想要了。”

“我也不要，”惠特科姆下士非常生气地重复了一遍，怒容满面地大步走出了帐篷，一面强忍住内心的高兴所带来的一丝微笑。他为自己与犯罪调查部人员结成强大的联盟，并且使牧师真的以为他在生气而感到幸运。

可怜的惠特科姆，牧师叹息了一声，他责备自己使助手情绪恶劣。牧师呆滞地、沉默不语地坐在那里，心情沉重、忧郁，静静地等待着惠特科姆下士回到帐篷里来。可是期望终究无法实现，只听见惠特科姆下士傲气十足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终于在一片寂静之中消失。接着，他什么事都不想做，决定把巧克力当午餐，于是，从床边柜里取出一条银河和宝贝鲁丝牌巧克力夹心糖来充饥，又喝了几口水壶里的温水。他感到自己就象坠入淹没一切的满天浓雾之中，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最担心的事情是，一旦怀疑他是华盛顿·欧文的消息被卡思卡特上校知道了，上校将会如何看待他呢？他接着又想到自己提出过对六十次飞行次数的看法，卡思卡特上校就凭这一点，恐怕对他早已成见颇深了，想到这里他又苦恼不堪。世界上倒霉的事情竟然这么多，牧师给这种悲痛的思想困扰着，低头沉思起来：他无法挽救任何人的不幸，对自己的不幸更是无能为力。

## 第二十一章 将军德里德尔

实际上卡思卡特上校再也没有想起牧师，他的全部心思都给自己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新问题纠缠住了：尤索林！

尤索林！只要一说起这个可恶的鬼名字就会使上校顿时冷掉半截、呼吸急促。随军牧师初次向他提到尤索林这个姓名时，上校内内心深处就象被什么敲了一下，预示着不祥的征兆。他一关上门就想到队伍里那个一丝不挂的人，所有使人感到耻辱的回忆象使人痛苦、窒息的潮水那样带着刺痛人的细节向他劈头盖脸袭来。上校浑身汗湿，哆嗦起来。这一凶多吉少的事件的确是个巧合，使人感到如此狰狞可怖，除了预示将有最最耸人听闻的大祸临头之外，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解释它了。那天，赤身裸体地站在队伍里接受德里德尔将军颁发飞行员十字勋章的那个人的姓名也是——尤索林！他现在刚下令规定他大队里的官兵必须飞满六十次，公开扬言不服从他这道命令的又是一个叫尤索林的人。卡思卡特上校忧心忡忡，不清楚这是否就是那个尤索林。

他挣扎着站起身，脸上显现出痛苦不堪的苦恼，在办公室里反复踱步。他感到接触到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事物。他阴郁地承认，队伍中站了个赤身裸体的士兵，实在很让他没面子。空袭波洛尼亚之前绘好的轰炸线遭到篡改，还有拖延了七天轰炸弗拉拉那座桥梁的任务，这两件事也使他丢脸。不过弗拉拉的那座桥梁最后总算是被摧毁了。这一成就使他回想起来又很高兴。他接着又沮丧地回忆起第二次兜回去轰炸时曾损失了一架飞机，这件事又使他丢脸，然而他又请准为那个由于第一次轰炸时怯敌而使他一脸无光的轰炸手颁发了一枚勋章，这又使他感到十分荣耀。他又突然惊愕地想起，那个轰炸手的名字也是尤索林！这么说来有三个尤索林了！他那双粘粘糊糊的眼睛由于惊奇而鼓得滚圆，他

十分恐慌地立即转过身来看看身后是否有什么事情发生。一会儿工夫之前，尤索林根本不存在他的生活之中，可是现在，这个尤索林就象妖怪似的不断增多。他尽量想使自己安静下来。尤索林可不是一个常见的姓名，很可能并没有三个尤索林而只有两个尤索林，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尤索林——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上校仍然严重的危险包围。他的直觉警告他，他正在走近一个极其巨大而无法想象的宇宙顶点，不管尤索林到底是谁，他反正注定要成为上校的克星，上校想到这里，他那宽广高大而多肉的身躯紧张得浑身发抖。

卡思卡特上校并不迷信，可是他很相信预兆的说法，因此他重新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在自己的备忘录上作了个记号：立即开展对尤索林一系列案件的调查。他用浓粗果敢的笔迹写好了给自己的提示，随后画上一连串十分醒目的具有秘密含义的标点符号表示强调，还在下面标出两道横线。他这样写道：尤索林 !!!( ?)!

上校写完这几个字后朝后靠到了椅背上，为自己能迅速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一可怕的凶兆而非常高兴。尤索林——他一瞥见这个名字，就感到胆战心惊。这个名字里面竟有这么多的 S 字母，这就必然使它具有有一种破坏性，而且简直就跟破坏这个词一模一样。它还很象煽动和阴险这两个词，也象社会主义、可疑、法西斯、共产党这些词。这是一个险恶的不正常的令人厌恶的名字，一点都引不起别人对它的信任。它一点都不象卡思卡特、佩克姆和德里德尔这些干脆利索而又诚实的美国名字。

卡思卡特上校缓缓地站起来，在办公室里信步走动起来。几乎他是无意识地从堆在最上面的一筐梅红番茄里拿起一只，非常贪婪地咬了一口，立即皱起面孔，把剩下的半只丢进了废纸篓。上校不爱吃梅红番茄，即使是他自己的也不爱吃，何况这些并不是他自己的。是科恩中校兜遍了整个皮亚诺扎岛，以不同的名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各个市场上买进来的，随后他在夜深人静时搬到上校在山里的那所农庄房子里，第二天早上再运到大队部里让迈洛收买，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从迈洛那里得到一定数目的佣金。卡思卡特上校经常想，他们这样做番茄生意是不是合法的，然而科恩中校说这桩事情是合法的，于是他也就不再多心。他也无法知道他在山里的那所房子合不合法，因为整件事情都是由科恩中校包办的。卡思卡特上校不清楚这所房子到底算是他的产业呢还是他租赁来的，不清楚这房子原先的房主是谁，或是他们用多少钱买来的。科恩中校原来是位律师，要是他向卡思卡特上校保证说，诈骗、勒索、盗窃现款、贪污、偷漏所得税，以及黑市投机等等都是合法的，那么卡思卡特上校也就只得同意了。

卡思卡特上校关于山里的那所房子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就是：这是一所他拥有但却不喜欢的房子。为了给外界以假象，好显得他这所阴暗潮湿透风的石砌农舍是个寻欢纵欲的绝妙去处，每隔一个礼拜他就得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可是实际上上校却对此厌烦无比。所有的军官俱乐部里到处都活跃着同样的情况：带着会意的神情人们用低得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交谈，所谈的都是彼此之间那些见不得人的淫荡的狂嫖滥饮的事情。他们还谈到那些梦幻一般的幽会之夜，和他们幽会的尽是些最漂亮、最迷人、最会激动而又最易满足的意大利高等妓女、电影明星、模特儿和伯爵夫人。但是梦幻一般的幽会之夜，或是见不得人的狂嫖滥饮等等，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是德里德尔将军或是佩克姆将军至少有过一次曾经清楚地表明喜欢和他一块儿参加这种狂欢，那么这一切可能还是真的，可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也没有表示过有这个意思。上校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同那些漂亮女人寻欢作乐，除非他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对于在农舍里度过的孤独潮湿的夜晚和乏味的白天上校感到很恐惧。大队部比它更有趣，在那儿，对于那些他不用害怕的人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尽可以威吓训斥。然而，他却一直受到科恩中校的提醒，在山里摆着这么一所农舍，倘使始终得不到使用，那还有什么吸引力呢？他每次驱车到农舍去时，心里总是充满一股自怜的情绪，吉普车上带着一支猎枪，好用它打鸟，打梅红番茄，以此来消磨呆在山里的枯燥乏味的时间。他用枪打的那些梅红番茄倒是的确长在山里的，乱蓬蓬的一行一行，没有人照管，更无人有兴趣把它们从山上采摘下来。

德·科弗利少校是卡思卡特上校还需要慎重表示一点敬意的很少的下级军官之一。虽说他这样做并不很情愿，也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德·科弗利少校对于卡思卡特上校说来，真是个极其不可思议的人物，就象上校本人对于梅杰少校以及曾经注意到他的每一个人一样。卡思卡特上校不清楚对德·科弗利少校该尊敬好呢还是轻视好。德·科弗利少校虽然比他年纪大，但毕竟仅仅是一名少校，这么多人全对他怀有如此深厚敬畏的心情，因此卡思卡特上校又感到这里也许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德·科弗利少校是位很不吉利而又无法理解的人物，总是把卡思卡特上校弄得焦躁不安，就连科恩中校跟他打交道时也倾向于谨小慎微。所有的人都怕他，但都不知道为什么怕他。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德·科弗利少校的教名是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敢问他这个问题。卡思卡特上校听说德·科弗利少校不在大队就很高兴，可一旦想起少校也许在某一个地方为反对他而搞阴谋活动，于是他又期望少校还是不要出去呆在他所属的中队里，这样他就可以监视少校的一举一动了。

过了不久，卡思卡特上校的两脚就由于踱步的原因而疼痛起来。他重新坐在办公桌后面，决心对他面临的整个军事形势作一番慎重的思考而又有条有理的分析估计。他摆出办事老练的人都有的那种认真处理事务的神气，找出一本空白的大拍纸簿，在正中间划上一道直线，然后在顶上划了一道横线，整页纸被分成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均等的空白栏。他休息了片刻，比较分析，慎重考虑然后弯下身伏在桌上，在左面那一栏的顶上用带点拘谨而又过分细致的笔迹写上：“耻辱！！！”在右面那一栏的顶上则写上“荣誉！！！！！”写完以后，他又靠回座椅里，抱着比较客观的态度赞赏地仔细端详着自己制作的这幅图表。经过几秒钟庄重的考虑，他十分小心地用舌头舐了舐铅笔尖，在“耻辱！！！”一栏下记下这些项目，每记一项都要聚精会神地研究一番：

弗拉拉

波洛尼亚（有人在战争进行期间移动轰炸线）

飞靶射击场

队伍中有个一丝不挂的士兵（阿维尼翁战役以后）

然后，他写上：

食物中毒（波洛尼亚战役期间）

再写上：

叹息声（阿维尼翁战役发布命令期间的流行病）

接着又写上：

随军牧师（每天夜晚总逗留在军官俱乐部里）

尽管上校并不喜欢随军牧师，但他还是决定对牧师宽大为怀。在“荣誉！！！！！”一栏里，他写上：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随军牧师（每天夜晚总逗留在军官俱乐部里）

结果，关于随军牧师的这两条就互相抵消了。在“弗拉拉”和“队伍中有个一丝不挂的士兵（阿维尼翁战役以后）”这两条旁边，他再注上：

尤索林！

在“波洛尼亚（有人在战争进行期间把轰炸线移动了）”和“食物中毒（波洛尼亚战役期间）”以及“叹息声（阿维尼翁战役发布命令期间的流行病）”这三条旁边，他果断地用粗笔迹打了个问号：

？

他想立即着手调查的项目是旁边打了“？”的这几条，目的是要弄明白这几桩事情是否由尤索林插过手。

上校的手臂突然开始抖动，他无法写下去了。他极为惊惧地站起身，感到全身麻木而不自然，于是赶紧冲到开着的窗子旁边，大口地呼吸了几下新鲜空气。他的目光这时落到了飞靶射击场上。上校猛地摇晃了一下，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两只眼睛狂热而兴奋地对办公室四壁看个不停，好象无数个尤索林都挤在墙壁上。

卡思卡特上校不太受到大家的欢迎。尽管佩克姆将军还算喜欢他，德里德尔将军却非常厌恶他。并且，他也不能确信佩克姆将军是真喜欢他，因为佩克姆将军的副官卡吉尔上校毫无疑问野心勃勃，而且很可能一有机会就在佩克姆将军面前拆他的台。除了自己以外，他认为惟一可靠的人是一名死去的上校。惟一他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过的上校是穆达士上校，然而也是穆达士上校的岳父提携他。当然，迈洛一直是卡思卡特上校的一大荣誉，尽管迈洛飞机曾经轰炸过他的大队，他以此为辱。然而迈洛向大伙透露了联营机构同敌人进行交易所取得的巨额纯利润后，终于平息了人们对此提出的抗议。他还使所有的人相信，虽然自己的人员和飞机被迈洛轰炸了，对于私营企业来说，这个打击却是值得称赞并有利可图的。上校觉得迈洛并不十分牢靠，因为其他的上校都在对他施以引诱。另外，那个讨厌的一级准尉傻大个儿怀特·哈尔福德也在卡恩卡特上校的大队里。按照那个又讨厌又懒惰的布莱克上尉的说法，这个人应该承担波洛尼亚大围攻期间轰炸线被人挪动这件事的实际责任。卡思卡特上校非常喜爱傻大个儿怀特·哈尔福德，因为傻大个儿怀特·哈尔福德每回喝醉了酒就一个劲儿地乱揍那个令人生厌的穆达士上校的脸，如果穆达士上校当时在场的话。他希望科恩中校的那张胖脸也被傻大个儿怀特·哈尔福德揍上一顿。科恩中校是个讨厌的人，总是自以为是。第二十七航空队司令部里有人对他怀有仇恨，每份科恩中校送上去的报告都给这个人臭骂一通批驳回来。科恩中校买通了那边一个名叫温特格林的机智能干的邮件收发兵，想查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上次第二回兜过去轰炸弗拉拉时，损失了一架飞机，这件事当然不会给上司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也只好承认这一点。后来又有一架飞机失踪在云层里，这件事同样不会给上司留下好感——不过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往报告里写！他怀着希望的心情拚命想回忆尤索林是否死在那架在云层中失事的飞机里，但随即他就认识到，要是尤索林真的死在那架在云层中失事的飞机里的话，这会儿他就不可能大喊大叫，说什么只要他再飞上五次就完成了这次讨厌的任务。

卡思卡特上校这样推理，如果尤索林反对的话，那么对他自己的部下来说六十次飞行任务也许是太多了，随即他又想到，强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迫他手下的人执行比别的大队都要多的飞行任务，这是他为自己取得的最有实效的成就了。正象科恩中校经常谈论的，对于大队指挥官来说，要是仅限于执行命令，那么战争就会继续进行下去，因此必须采取某种富有戏剧性的姿态，譬如命令自己的大队执行比其余的轰炸机大队都要多的飞行任务，这样才能把自己独一无二的领导才能表现出来。显然，似乎目前还没有一位将军反对他的做法，然而根据他所能观察到的，也没有哪位将军对此印象很好。卡思卡特上校因此而怀疑，可能六十次飞行任务都是不够的，应当立即把次数提高到七十、八十、一百，甚至二百、三百或者六千！

当然，要是卡思卡特上校能在一个象佩克姆将军那样温和可敬的人手下工作而不是在一个象德里德尔将军这样粗暴呆笨的人手下工作，他的处境无疑会更好，因为佩克姆将军眼光锐利、头脑清醒，还有在名牌大学所受的熏陶，能够充分赏识和估价他的能力，尽管佩克姆将军从来也没有露出过一点表明他很赏识卡思卡特上校迹象。然而，卡思卡特上校是个颇能察颜观色的人，在他看来，象他自己和佩克姆将军这样见多识广而又充满自信的人，彼此认出对方的才干向来就不用明确地表示出来，凭各自内在的了解他们隔着老远就能产生好感。仅凭他们属于同一类型的人这一点就足够了。卡思卡特上校清楚他只消静静地等候，时机一到，他就会得到提升。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卡思卡特上校发觉佩克姆将军并不特别看中他，他还发现，佩克姆将军跟他谈话时所用的精炼的语言和广博的知识也并不比将军跟他周围的人（包括士兵在内）谈话时所用的更丰富。那么很可能是卡思卡特上校没有对佩克姆将军把自己的心事表白清楚，或者是佩克姆将军并不象他看上去那样才华横溢、眼光锐利、具有远见卓识。说真的，还是德里德尔将军灵敏可爱、聪明练达，要是能在他手下当差，那么自己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善。想到这里，卡思卡特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校突然感到很没有办法，不知道自己究竟得到哪一个人的强有力支持，于是马上用拳头把铃打了一下，让科恩中校奔进办公室来，向他保证说，人们全都很喜欢他，尤索林仅仅是他想象中虚构出来的人物，而在他发动的这场使自己跻身将军行列的光辉、勇敢的战役中，他正在取得巨大的成功。

但是实际上，卡思卡特上校想当上将军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一方面是因为有一名前一等兵温特格林，做将军也是他的梦想，所以他把有利于卡思卡特上校的来往信件，不论是卡思卡特上校自己写的，还是其他人写给卡思卡特上校的或者是关于卡思卡特上校的，他都一律加以歪曲、销毁、丢掉或者故意使它们错误投递。另一方面是因为已经有了一位将军，就是德里德尔将军，他知道自己职位被佩克姆将军重证好久但又想不出办法来阻止他。

联队司令德里德尔将军已经五十多岁，是个态度强硬、矮胖身材、胸部宽得象只琵琶桶那样的人。起皱、苍白、暴起的眼睑象半圈咸肉油那样围着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他身边带着自己的女婿和一个护士。在清醒的时候，他往往会长时间默默无言。德里德尔将军勤勤恳恳地搞部队工作，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实在太多了，现在，来不及懊悔。权力的重新分配已经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了，这种新局面不知如何去应付。在不注意的时候，他那张老是绷着的、严峻的脸就变得忧郁不快，心事重重，露出一一种沮丧的神色。他酒喝得很多，情绪专横任性、让人难以捉摸。“战争就是胡来，”他不管有没有喝醉酒，经常这么说，而且他说的也是心里话。不过他没有因此而把靠战争得来的高官厚禄放弃掉，也没有因此而拒绝把女婿拉进军界，虽然翁婿之前常常闹一些小矛盾。

“那个野种，”站在军官俱乐部里那个弧形餐柜旁时，德里德尔将军总这么抱怨自己的女婿，他总用轻蔑的声音嘟囔说，也不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管站在他身边的是谁。“他没有任何一处地方不是仰仗对我的依靠。是我栽培了他，那个混帐东西！他头脑蠢笨，不能够自己在世上混出个样子来。”

“他自以为是，”穆达士上校总在酒柜另一头用愤怒的语气对自己身旁的人这么批评他的岳父。“他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也不听从别人的劝告。”

“他只会提意见，”德里德尔将军总用鼻子粗声粗气地哼上一声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提拔，他现在仅仅是个下士而已。”

德里德尔将军无论在什么场合出现，总是由穆达士上校和他的护士陪伴着。他的护士真是美人，见过她的人都从没看到过这样的人儿。德里德尔将军的护士娇小玲珑，长着一张圆脸，两个酒窝生在面颊上，一双碧蓝的眼睛总是笑盈盈的，金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向上翘起的髻曲。她对谁都报以微笑，除非人家跟她说话，否则她会一言不发。她皮肤白净，胸部丰满，很难有人能够抵制住她的诱惑力。男人们总小心翼翼地侧着身子从她身旁走开。她生得娇妍妩媚，性格又沉默、温顺，除了德里德尔将军外，人人都被她弄得魂不守舍。

“她光着身子的样子才美呢，”德里德尔将军哈哈一笑，用嘶哑的嗓音津津乐道，这时他的护士就站在他的身旁，非常得意地微笑着。“她在联队里的时候有一件紫红色丝绸做的制服放在我房间里。那件制服实在太小，她的象两只大樱桃似地乳头鼓了出来。迈洛帮我搞的衣料。那身制服小得连短衬裤和胸罩都穿戴不上。晚上，穆达士呆在我身边时，我就让她穿上那身制服，好撩拨得他神魂颠倒，”德里德尔将军用嘶哑的嗓音哈哈大笑。“你要是能看到她一动身子，出现在制服里的情景就妙了。她总是把他弄得神魂颠倒。要是我撞见他和她或是其他的女人调情，我马上就把这个好色的狗杂种降为小兵，让他去炊事房当一年宪兵。”

“他老是把她留在身边，无非想逗得我疯疯癫癫，”穆达士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校在酒柜另一头怒气冲冲地指责说。“在联队里的时候，她有一件紫红色丝绸做的制服，这件制服小得可怜，她的乳头象两只大樱桃似地鼓了出来。那身制服小得连短衬裤和胸罩也穿戴不上。你要是能听见她身子一动，那件绸衣服发出的沙沙声，那太妙啦。要是我和她或是别的姑娘调一下情，他马上就要把我降为小兵，让我去炊事房当一年宪兵。她逗得我神魂颠倒。”

“他自从来到海外，还没有和女人上过床哩，”德里德尔将军私下说，一想起他自己的狠毒，就像虐待狂似的发出一阵大笑，斑白的方形脑袋跟着摇晃起来。“我从来不让他远离开我，这也是一个原因，为的是使他不能接触女人。你能想象得出这个可怜的野种所遭受的那种罪？”

“我自咱们到海外来以后还没有和女人上过床哩，”穆达士上校满眼含泪抱怨说。“你想象得出我所受的罪吗？”

生气时的德里德尔将军，对待任何人都会象对待穆达士上校那样，决不让步。他不喜欢装假、做作，或是表里不一。他作为职业军人的信条是：表里一致、言简意赅。他认为，接受他命令的小伙子全应该心甘情愿为了下达命令的老年人的理想、抱负和癖性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部下的心目中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只要求大家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其余一概听便，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他们乐意，他们就可以象卡思卡特上校那样强迫自己的部下飞六十次任务，只要他们高兴，他们也可以象尤索林那样赤身裸体的站在队伍里，不过当时德里德尔将军一看见这情景，竟然无法合拢自己的嘴巴了。他沿着队伍专横地大步走过去，想看看清楚是否真有一个浑身赤条条，只穿了一双麂皮鞋立在队伍里，静等着他颁发勋章。德里德尔将军一直保持着沉默。卡思卡特上校瞥见尤索林时，差点没晕过去。科恩中校赶忙走到他身后，使尽力气握住他的手臂。那片寂静简直出奇。一阵阵暖风不断从海边吹来。一辆装满肮脏的干草的旧马车在大路上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辘辘驶入了视线，拉车的是一匹黑驴子，赶车的是一个庄稼汉。他戴了一顶帽沿耷拉的帽子，身穿一套褪了色的褐色工作服，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右边那一小块场地上举行的正式军事仪式。

最后德里德尔将军终于说话了。“回到汽车上去，”他回头对跟在后面走到队伍里来的护士严厉地说。护士笑了一笑，摇摆着朝将军那辆褐色军用汽车走去。停在这块长方形场地的边上的汽车，离开他们有二十码左右。德里德尔将军严厉而沉默地等候着，等呼的一声关上车门以后才问道：“这个人是谁？”

查了一下名册，穆达士上校说：“这个人就是尤索林，爸。他荣获一枚飞行员十字勋章。”

德里德尔将军咕哝了一句“嘿，真见鬼。”他觉得这个人很有趣，铁板似的红脸这才舒展开。“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尤索林？”

“我不愿穿。”

“你不愿穿？这话什么意思？你到底为什么不要穿衣服呢？”

“我就是不愿穿，长官。”

德里德尔将军转过脸来问卡思卡特上校：

“他在同你说话呢，”科恩中校在卡思卡特上校肩后悄声说，一面用胳膊肘使劲在他的脊背上捅了一下。

“他为什么不穿衣服？”卡思卡特上校问科恩中校，脸上的表情无比痛苦，一面轻轻地用手揉着刚被科恩中校捅过的地方。

科恩中校问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他为什么不穿衣服？”

“上星期在阿维尼翁上空执行任务时，他飞机里有个弟兄牺牲啦，鲜血溅了他一身，”雷恩上尉回答。“他发誓永远不穿军装了。”

“他上星期在阿维尼翁上空执行任务时飞机里有个弟兄战死啦，鲜血溅了他一身，”科恩中校直接向德里德尔将军报告。“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洗衣房里的军装还没送回来。”

“他另外几套军装在哪里？”

“也在洗衣房里。”

德里德尔将军问：“那么他的衬衣呢？”

科恩中校回答说：“他的衬衣也全在洗衣房里。”

德里德尔将军说：“听起来这话好象不是真的。”

“确实不是真的，长官，”尤索林说。

“请您放心，长官，”卡思卡特上校一边向德里德尔将军保证，一边恐吓地瞪了尤索林一眼。“我向您亲口保证，这个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他是否惩罚和我有什么关系？”德里德尔将军感到很惊讶，懊恼地回答。“他刚荣获一枚勋章，如果他想赤身受奖，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也是这么想的，长官！”卡思卡特上校以极大的热忱附和说，一面用湿乎乎的手帕揩拭额头。“但是如果根据最近佩克姆将军写的那份关于战区穿的合式军装的备忘录来看问题，长官，您还会认为他可以这样做吗？”

德里德尔将军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佩克姆？”

“是啊，长官，长官，”卡思卡特上校讨好地说。“佩克姆将军甚至还建议说，我们应该让部下在作战时身着军礼服，这样，敌人击落他们时的印象会更加良好。”

“佩克姆？”德里德尔将军重复了一遍，仍然迷惑不解地斜眼看着他。“我们谈论的这件事与佩克姆有关系吗？”

卡思卡特上校的脊背又被科恩中校用胳膊肘使劲捅了一下。

“一点关系也没有，长官！”卡思卡特上校乖巧地回答，脊背疼得连身子也缩了起来，他连忙非常小心地用手揉搓刚才被科恩中校捅过的地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才决定在有机会和您磋商之前，什么行动也不采取。他的建议我们根本不用去理

会，行吗，长官？”

德里德尔将军根本不去理他，轻蔑而不快地转过身去，把装在盒子里的勋章授给了尤索林。

“把我的护士从车上叫回来，”他气呼呼地命令穆达士上校，然后满面怒容地低下头一直等到护士又走回来。

“马上通知大队部，撤销我刚颁发的命令官兵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戴领带的那道命令，”卡思卡特上校侧过脸去从嘴角那儿低声而急切地对科恩中校说。

“这种命令我对你说过不要颁布，”科恩中校窃笑着说。“但是你没有听从我的劝告。”

“嘘——！”卡思卡特上校要他说话时注意点。“真该死，科恩，你到底怎么弄得我的脊背？”

科恩中校又在偷偷笑了。

无论德里将军走到那儿，他的护士都紧随其后。那次对去阿维尼翁执行任务的军官下达简令时，她甚至跟在他后面进入了简令下达室，穿着一套桃红色配绿色的制服在讲台旁边德里德尔将军身旁站着傻笑，看上去就象盛开肥沃的绿洲中一朵鲜花。尤索林只看了她一眼，顿时深深爱上了她。当时他情绪低落，内心感到虚无、冷漠。他坐在那里，听着丹比少校用单调的男低音和布道的口吻描述在阿维尼翁等待着他们的密集的高射炮火，一边垂涎欲滴地盯视着她的丰润、鲜红的嘴唇和有酒窝的脸颊。他突然想到，这个可爱的女人还没有和自己说过一句话，现在自己却非常热烈地爱上了她，也许两个人彼此再也见不到了，不由得极度绝望地呻吟起来。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她，由于悲伤、忧虑和渴望，全身感到疼痛、激动。她多漂亮啊，他甚至崇拜她脚下的那撮土。他用粘糊糊的舌头舔了舔焦干的嘴唇，又痛苦地呻吟起来。他这一次哼出了声音，使周围那些坐在粗糙的木凳上的人都非常惊奇。他们身穿赭色工作服、系着白色降落伞背带，都惊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四处打量，想知道是哪个人发出的声音。

奈特雷慌张地连忙转过身来。“怎么啦！”他小声问。“你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尤索林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话。这时他欲火在燃烧，不能平静下来，又因为不能得到她而变得神思恍惚。德里德尔将军的护士只不过稍微丰满了点。这时候尤索林满脑子都是她那金光闪闪的黄头发，他没有抚摸过的她那柔软的小手指，她那领口开得很低的桃红色衬衫里他从没抚摸过的美貌女郎的丰满乳房，以及她那洁净合身的草绿色华达呢短军裤里腹部和大腿之间滚圆成熟的三角地带。尤索林贪婪地从她头顶一直看到了涂上指甲油的足趾。他再也不想与她分开。“哎哎哎哎哎哎哎哟，”他又呻吟起来。他这次用颤声发出的拖腔的长声惊动了所有的人。讲台上的军官都吃了一惊，感到十分不安。丹比少校已经开始在校准大家的手表，但是就连他数着秒数时，这一声也给分了片刻的神，几乎只好从头再去数起。奈特雷的目光跟着尤索林一动不动的眼睛，掠过长长的木板礼堂，在德里德尔将军的护士身上停住了。他猜到了使尤索林苦恼的原因，心里非常惊惧，脸色变得雪白。

奈特雷恶狠狠地轻声告诫他。“别哼哼了，好不好？”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哟，”尤索林第四次又呻吟起来，这一次声音很响，清清楚楚地被大家听到了。

奈特雷压低嗓音严厉地说：“你发疯啦？你会闯祸的。”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哟，”邓巴在屋子另一头与尤索林的哼哼声应和了一下。

奈特雷听出邓巴的声音来了。他已经无法控制目前的局面了。奈特雷微微叹息了一声，转过脸去。“哎哎哟。”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哟。”邓巴朝着奈特雷呻吟。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哟。”奈特雷发觉自己刚刚叹息过一次，便恼怒地大声长叹起来，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哟，”邓巴又朝着奈特雷呻吟。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哟，”一个刚才没有哼哼过的人在屋子另一部分开始应和。奈特雷听了胆战心惊。

尤索林和邓巴相互应和起来，奈特雷却吓得把身子蜷缩起来，恨不得找个洞穴，好带着尤索林钻进去。有几个人禁不住快笑出来了。奈特雷忽然间象淘气鬼似的不能自制，遇到无人呻吟时就故意哼上一声。又有一个刚才没有听见过的声音应和起来。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很有意味，很逗人。奈特雷故意在呻吟停止的间隙又叹息了一声。又有一个新的声音跟他应和起来。怪异的喧闹声在房间里面越来越响，人声鼎沸，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大伙用脚在地上拖曳，还把手里的东西扔在地上——铅笔啦、计算机啦、图囊啦，还有落地时铛一响的防弹钢帽。一部分刚才没有作声的人这时候公然放声地笑起来了。要不是德里德尔将军亲自出来平息了这场无组织的呻吟叛乱，真不知道他们会闹到什么地步。德里德尔将军果断走到讲台中央，在丹比少校正前方站定。丹比少校神情严肃地低着那个百折不回的头，仍旧聚精会神在自己的手表上说：“二十五秒——二十秒——十五秒——”迷惑不解的神情和令人敬畏的决心显现在德里德尔将军那张涨得通红、盛气凌人的大脸盘上。

“兄弟们，不要再开玩笑，”德里德尔将军简洁地命令说。他用不以为然的眼光瞪视着大家，四四方方的下巴一动不动，不过他的本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是一支战斗部队的司令，”他厉声地说，这时屋子里已经安静下来，坐在长凳上的人都紧张不安地缩做一团，“只要我还是司令，这个大队里任何人都不准再哼啦。清楚了吗？”

只有丹比少校还没有反应过来。丹比少校还全神贯注在自己的手表上声音响亮地倒数着秒数。“——四——三——二——一——时间到，”丹比少校大声喊着，然后洋洋自得地抬起头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是没有人听他的，他只好重新开始计时。“哎哎哎哟，”他垂头丧气地叹息了一声。

“这是怎么回事？”德里德尔将军不相信地大声喊起来。他怒气冲冲地一下子转身对着丹比少校。丹比少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吓得跌跌撞撞地倒退了几步，怯生生地直冒冷汗。“这个人是在干什么的？”

卡思卡特上校结结巴巴地说：“丹——丹比少校，长官。我大队里的作战参谋。”

德里德尔将军命令说：“把他拖出去毙掉。”

“长——长官？”

“我说把他拖出去毙掉。难道你有什么意见吗？”

“是，长官！”卡思卡特上校拚命把自己的感情克制住，敏捷地回答，然后迅速转过脸去向他的司机和气象员命令道：“把丹比少校拖出去毙掉。”

他的司机和气象员结结巴巴地问：“长——长官？”

“我说把丹比少校拖出去毙掉，”卡思卡特上校厉声说。“难道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这两个年轻的中尉呆滞地点了点头，两人都吓得瞠目结舌，有气无力地看着对方，希望对方先动手把丹比少校拖出去枪毙。丹比少校以前从没有被他们拖出去枪毙过。他们现在从相反方向犹豫不决地一步一步向丹比少校走去。吓得丹比少校面色发白。突然，他两腿一软，眼看就要倒下去。这两个年轻的中尉快步冲上前去，撑住了他的两只胳膊，以防他倒在地上。现在，既然丹比少校已经被他们抓在手里，剩下的事似乎就容易做了，可是大家都没有带枪。丹比少校开始痛哭。卡思卡特上校很想跑过去安慰他几句，但是又不愿意在德里德尔将军面前显得婆婆妈妈。他想起来，阿普尔比和哈弗迈耶在执行任务时总带着45毫米自动步枪，因此他仔细地查看着一排排坐着的军官，想找到这两个

人。

在一旁的穆达士上校看着这情景，心里觉得很难受，想去劝德里德尔将军，但又没勇气。丹比少校这一哭，使他再也无法忍住了。他满面愁容，带着自我牺牲的神气，胆怯地向德里德尔将军走去。“我认为你还是先等一会儿比较好，爸，”他结结巴巴地劝告说。“我觉得他不可以被你枪毙。”

德里德尔将军被他这句话惹得怒气冲天。“究竟是谁说我不可以枪毙他？”他咄咄逼人地怒吼道，声音响得使整幢房子都格格作响。穆达士上校窘迫的满面通红，弯下身去凑近他耳朵低声说了几句。“我究竟为什么不可以枪毙他？”德里德尔将军大吼着。穆达士上校又悄声对他说了几句。“你意思是我不能随意枪毙人吗？”德里德尔将军寸步不让，非常生气地问。穆达士上校继续低声对他说了下去，德里德尔将军这才集中了精神。“这是真的吗？”德里德尔将军问，他的怒气渐渐被好奇心取代了。

“是真的，爸，我想一点都不假。”

“你大概以为自己很聪明，是吗？”德里德尔将军突然怒斥穆达士上校。

穆达士上校的脸又通红地涨起。“没有，爸，并不是——”

“好吧，放掉那个目无尊长的狗杂种，”德里德尔将军怒吼。他忿忿地从女婿面前转过脸去，暴躁地冲着卡思卡特上校的汽车司机和气象员喊着。“可是要把他撵出这所房子，让他一直呆在外面。现在，趁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继续下达这个该死的简令吧。如此不顶用，过去我可从没有见过。”

卡思卡特上校向德里德尔将军不很自然地点点头，急忙示意部下将丹比少校赶到房子外面去。可是等丹比少校被推出去后，无人继续下达简令了。大家都惊讶而痴呆地面面相觑。德里德尔将军发觉无人执行他的命令，脸色气得发紫。卡思卡特上校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急得正要哼出声来。科恩中校就在这时来解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围，他走上前去，接下了丹比少校的工作。卡思卡特上校满眼含泪，无比宽慰地舒了一口气，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现在，弟兄们，我们来对对表，”科恩中校以严厉的神态马上开始发号施令，两只眼睛对着德里德尔将军那面卖乖地来回滚动。“咱们对一次表，只对一次。如果一次对不好，那德里德尔将军和我就要追查原因。听明白了没有？”他又向德里德尔将军瞧了一眼，想知道将军是否对这番话留下了印象。

科恩中校顺利地和大家把表对好了，满怀信心地布置下一个项目。他轻松而炫耀地把当天的指令以灵活多变的方式向大伙细说了一遍，还传达了一下当天的天气情况。他看出来德里德尔将军正在对自己留下极好的印象，所以每隔几秒种就痴笑着斜眼看看将军，从他身上不断地得到鼓舞。他神气活现的整整衣冠，越讲越来劲，同时在讲台上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他又对大家说了一遍当天的指令，然后机警地改变了话题，发表了一席话来振奋士气。他谈到炸毁阿维尼翁那座桥梁对这场战争的重要意义，谈到这次参加战斗的人员都有义务把爱国心看得重于生命。等他结束了这番讲话，他就又向大家重复了一遍当天的指令，着重指出接近目标的角度，然后又讲了讲天气情况。科恩中校觉得他这时候真是手握大权。他的确是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物了。

慢慢地卡思卡特上校明白过来了。等他悟出科恩中校的用心时，他气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妒忌地看着科恩中校继续推行他的诡计，脸色愈来愈变得阴沉。这时德里德尔将军走到他身边，用几乎所有人都听得到的声音悄悄问道：

“这个人是谁？”

卡思卡特上校几乎不敢继续倾听他的讲话。

卡思卡特上校回答了他的问话，脸色因预感到大祸来临而变得苍白。接下去德里德尔将军把手握成杯状放在嘴上，对他耳语了几句，使卡思卡特上校顿感心慰，满面通红。科恩中校也看到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了这个情景，兴奋得不能自抑，浑身都颤抖起来。他是否刚被德里德尔将军在火线上提升为上校啦？他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于是傲慢地把手一挥，结束了简令传达，然后充满期望地转过身，准备接受德里德尔将军的热烈祝贺——将军已经迈着他大步，头也不回地朝屋外走去，后面跟着他的护士和穆达士上校。科恩中校被这令人失望的场面弄得瞠目结舌，可是也只愣住了片刻，接着，他又瞥见卡思卡特上校，卡思卡特上校仍然笔直地站在那儿，出神地张着嘴微笑。科恩中校兴高采烈地奔过去，拉了拉他的手臂。

“他说了些什么关于我的话？他激动地问，欢天喜地、洋洋得意地等着上校回答。“德里德尔将军说了些什么？”

“他想知道你是谁。”

“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关于我他说了些什么？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对你感到讨厌。”

## 第二十二章 市长迈洛

尤索林在执行对阿维尼翁的轰炸任务时，吓得魂飞魄散。尤索林所以吓成这样，是因为斯诺登吓得魂不附体，而斯诺登所以吓得魂不附体，是因为他们那天的驾驶员是年仅十五岁的赫普尔。而他们的副驾驶员多布斯更差劲，他要尤索林跟他合谋去暗杀卡思卡特上校。尤索林知道赫普尔是一个很好的驾驶员，可他毕竟年纪太小，多布斯对他也没有信心。当他们把炸弹扔过之后，多布斯不出一声地夺过操纵器，飞机在半空中猛地一下倾斜过来，拼命地俯冲下去。这一凶猛无比的俯冲使人心惊肉跳，震耳欲聋的轰响，震得尤索林的耳机从插座上掉下来，使他的头不可避免地顶住了机头的舱顶。

唉哟，上帝！尤索林感到他们都在往下坠落，他无声地呼号着。“唉哟，上帝！唉哟，上帝！唉哟，上帝！唉哟，上帝！”尤索林不停地哀求不出声地呼号着，可是他无法张开自己的嘴巴。飞机往下坠落时，他晃晃荡荡地悬在半空，处于失重状态，整个身体就靠头顶住。赫普尔后来设法夺回了操纵器，使飞机在一片疾风骤雨般的高射炮火网中改为平飞。刚从高射炮火网中冲出，他们这时又要设法从这个地方逃开。忽然轰隆一声，炮塔上的有机玻璃被打出了拳头那么大一个洞。尤索林的面颊也让闪闪发亮的碎片给刺了一下，然而伤口并没有出血。

他喊道：“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当他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时，浑身剧烈地抖动起来。对讲机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使他更加惊恐。他吓得魂不附体，俯身趴在地上，就象一只让人抓住的老鼠似的屏着呼吸。他后终于看到自己耳机上的插头在眼前一闪一闪地晃荡，这才赶紧用发抖的手抓住插头，塞进插座。当高射炮火在他四周砰砰响着，一朵朵蘑菇状的烟云在四周上升

时，他胆战心惊地一再尖声喊着：“唉哟，上帝！唉哟，上帝！”

多布斯正在哭泣。把插头重新插进对讲机的插座后，尤索林才又恢复了听觉。

“救救他，救救他，”多布斯哭泣着说，“救救他，救救他。”

“救谁？救谁？”尤索林问。“救谁呀？”

“轰炸手，轰炸手，”多布斯喊着。“他对于我的呼喊一直都没有答复。快救轰炸手，快救轰炸手。”

“我就是轰炸手，”尤索林回答说。“我就是轰炸手，我没有事，我没有事。”

“那就救救他，救救他，”多布斯边哭边喊。“救救他，救救他。”

“救谁？救谁？”

“通讯员兼射手，”多布斯在哀求着。“救救通讯员兼射手。”

“我全身发冷，”斯诺登在对讲机里用微弱的声音哭泣着，发出一阵羊叫般的悲痛哀叫。“快来救救我吧。我全身发冷。”

尤索林穿过爬行通道，爬过炸弹舱，然后才进入战斗机的尾舱。斯诺登在尾舱里躺着，受了重伤，在一道黄色的日光下就象是冻僵了。在他身旁，新来的机尾射手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知觉。

多布斯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差的飞行员。他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现在却完全失掉了勇气，他老是想方设法要说服他的上司，说他实在是不能再当驾驶员了。可是他的上司都不听他的。多布斯就在飞行次数提高到六十次的那天，偷偷摸摸地跑进了尤索林的帐篷。当时奥尔正好出去寻找垫圈，他把他所制定的暗杀卡思卡特上校的阴谋告诉了尤索林。他要求尤索林和他一起行动。

尤索林不以为然地说：“你是想由咱们俩冷酷无情地把他杀了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啦，”多布斯乐观地微笑着表示同意。尤索林这么快就领会了他的意思，他更加得意忘形了。“我们就用那支我从西西里带回来的卢格尔手枪打死他。没有人知道我有一把枪。”

尤索林把这主意暗暗地思考了一会儿后说：“我不能帮你。”

多布斯听了很惊奇：“为什么不能干？”

“你看，对我来说，最痛快的事就是有一天能看到这个杂种的碰上飞机失事，跌得尸骨无存，或者被人一枪击毙。可我绝不会亲手杀他。”

“如果你没有把他杀掉的话，他就要干掉你，”多布斯辩解道。“说真的，你不是曾经对我说过，他不让我们停止作战，就是要我们走向死亡吗？”

“可我认为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大概他也有权活下去。”

“他每时每刻都在想如何把其他人的生存权利剥夺掉，只要他这样，他就不能活。现在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多布斯不禁大吃一惊。“我以前经常听见你这样跟克莱文杰辩论，现在瞧瞧克莱文杰怎么样。就在那片云里牺牲。”

尤索林制止他说：“你平静一下行吗？”

多布斯充满了革命的激情，脸涨得通红。他叫得声音更响：“我没嚷啊！”他泪流满面，颤动着的紫红色下嘴唇唾沫四溅。“在咱们这个大队里，完成五十五次飞行任务肯定有将近一百个人，可卡思卡特这家伙竟然把数目增加到六十次。象你这样再飞上几次就满六十次的人，肯定至少也有一百个。要是咱们让他一直这样干下去，他会把每一个人的性命都断送掉。咱们一定得先下手杀了他。”

尤索林没有表情地点点头，没有确切表态。“你认为我们会被人发觉吗？”

“我已经把一切准备都作好了。我——”

“基督在上，你不要在说了！”



“我没喊。我已经作了——”

“你不要说了，行不行！”

“我已经把一切准备好，”多布斯低声说，一面用苍白的关节的手指紧紧抓着奥尔吊床的边，不让两手颤抖。“他星期四一早，从山里他那所倒霉的农舍回来的时候，我就穿过树林偷偷赶到大路上那个急转弯的地方，藏在树林里。他到了那里必定会把车速放慢。我呆在那儿能清楚看到公路两头有没有人过来。一看见他开着车子过来，我就把一根大木头推到公路中间，使他的吉普车不得不停下。我随后就从树丛里跳出来，用我那支卢格尔手枪向他的头部射击，直到把他打死。做完这些事情以后，我就埋掉手枪，离开树林，回到中队，象别人一样做我自己的事情。难道这有什么纰漏吗？”

尤索林全神贯注地听着多布斯说的每一步骤，然后有点迷惑不解地问道：“那么我又来做些什么呢？”

“但是我需要你，”多布斯解释说，“我需要你发一声号令叫我下手。”

尤索林觉得像是天方夜谭。“这就是你要我做得吗？叫你下手就行了？”

“这就是我要你做的事情，”多布斯回答。“只要你叫我下手，后天我就可以自个儿把他的脑浆打出来。”由于感情冲动，他的声调越来越急，声音又变得响起来。“在干掉卡思卡特的同时，科恩中校的脑袋我也想来一枪。不过我想饶了丹比少校，如果你同意的话。然后，我还要干掉阿普尔比和哈弗迈耶。我在那之后，还要杀死麦克沃特。”

“麦克沃特？”尤索林喊道，几乎吓得一跳。“麦克沃特是我的朋友。他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我不知道，”多布斯惊慌失措地坦白说。“我只认为，既然我们要结果阿普尔比和哈弗迈耶，那我们不妨也把麦克沃特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掉。麦克沃特你不愿意杀害吗？”

尤索林立场非常坚决。“你看，要是你不在岛上到处乱喊，要是你只把卡思卡特上校一人干掉，我也许会来帮你的忙。可是，如果你要滥杀无辜，那我们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好吧，好吧，”多布斯竭力想安慰尤索林，“那就只搞掉卡思卡特上校吧。你说这样做应该吗？命令我动手吧。”

尤索林摇摇头，“我看不能叫动手。”

多布斯象发了疯似的激动。“我愿意作出点让步，”他强烈地恳求说。“你也用不着命令我下手。只要你跟我说一声这个主意不错就可以了。你看行不行呢？这个主意不错吧？”

尤索林的头还是摇了摇。“要是你根本不同我讲这件事，就直接下手干掉他，那倒是个极好的主意。现在已经太迟啦。我可没法再帮你想办法。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也许我会改变自己的想法的。”

“可是到那时候就没有机会了。”

尤索林的头还是摇个不停。多布斯失望地坐了一会儿，露出一副失望痛苦的样子，然后突然跳起来，迈着重的大步去找丹尼卡医生，急切地想说服丹尼卡医生准许他停止飞行。当他转身的时候，尤索林的脸盆架被他的臀部撞翻了，奥尔还没有做好的电炉铜丝又绊住了他的脚。丹尼卡医生不耐烦地连连点头来应付多布斯手脚挥舞、蛮横无理的指责，然后打发他到医务室去向格斯和韦斯说出他的病情。可是多布斯刚把嘴张开，格斯和韦斯就把他的牙龈和足趾上全涂了龙胆紫溶液。他再要张嘴抱怨，一颗轻度的腹泻药片就被他们塞进他的喉咙，然后打发他离开了。

多布斯的情况还不如亨格利·乔。亨格利·乔在不做恶梦的时候，至少还可以执行飞行任务。多布斯和奥尔倒真是一对活宝。奥尔经常笑呵呵，傻乎乎不自然地发笑，露出颤动、翘曲的龅牙，快活得象一只张开嘴的小云雀。他曾经同迈洛和尤索林一块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儿被送到开罗去度假，并要他们捎回些鸡蛋，可是迈洛却买了很多棉花。他在破晓时起飞前往伊斯坦布尔，飞机上满载着外国蜘蛛和还没有完全熟的红香蕉。尤索林从来没有碰到过象奥尔这样一位极其丑陋而又挺吸引人的怪物。他生就一张恐怖的、凸出的脸，从眼窝里暴出淡褐色的眼睛来，活象一对褐色的半粒子弹头，杂色相间的浓密头发是波浪式的，向上倾斜直到头顶心，就象涂了油脂的小帐篷。几乎每次他飞行都要有意外发生，不是被击落坠入水中，就是一个发动机因被击中而出毛病。奥尔当飞机起飞向那不勒斯出发而降落在西西里岛的时候，发狂似地拉住尤索林的臂膀。下了飞机以后，他们发现那个年仅十岁、专替妓女拉客的鬼灵精抽着雪茄，跟那两个十二岁的处女姐姐在市区一家旅馆门口等候他们。只剩一个房间的旅馆是为迈洛准备的。尤索林毅然离开奥尔身旁，露出几分关心而又惊慌迷惑的神色眺望着埃特纳火山而不是维苏威火山。他很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去那不勒斯而到西西里来干什么。奥尔充满了欲火，笑嘻嘻地吞吞吐吐一直在怂恿尤索林和他一起跟着那个年仅十岁、专替妓女拉客的鬼灵精去找他两个十二岁的处女姐姐。实际上，她们不是处女和他的姐姐，她们都已经二十八岁了。

“你们俩一起走吧，迈洛简括地指示尤索林，“不要把你的任务忘记了。”

“好吧，”想起自己的任务，尤索林叹了口气答应了。“可是至少得先让我到旅馆去找个房间，好好休息一下。”

“那些姑娘可以好好睡一晚嘛，”迈洛用同样的哄骗口吻回答。“不要把你的任务忘记了。”

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睡成觉，因为尤索林和奥尔发觉自己跟那两个自称十二岁实际二十八岁的妓女一起挤在一张双人床上。那两个妓女身上肥胖油腻，整夜老吵着叫他们轮换陪她们睡。不久尤索林就变得迷迷糊糊，根本没注意到挤在他身旁的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胖妓女整夜都戴着一条米色头巾。那个专替妓女拉客的十岁的鬼灵精第二天早上较迟的时候，忽然野性发作，用那支古巴雪茄烟一撩，当众把她的头巾掀落到地上，在西西里的大白天暴露出她那可怕的畸形的秃头。这是因为她陪德国人上过床，街坊邻舍便剃光了她的头来报复，露出了亮光光的脑壳。那姑娘象泼妇似的大喊大叫，跌跌撞撞滑稽可笑地去追逐那个十岁的鬼灵精，那张令人害怕的被刮得光秃秃的头皮，在她脸上那个古怪的黑瘤附近可笑地上下牵动，象一件经过漂白但仍然污秽的东西。以前尤索林从没见过这么光秃秃的脑袋。头巾被那个拉客的小鬼绕在手指上，象拿着一件战利品那样高高举起。他始终离开几英寸在她伸手够不着的地方跳着，把她引得在广场周围转圈子，挤在那里看热闹的人被逗得大笑，有人还指着尤索林嘲笑。迈洛这时恰好匆匆地大步走来。他脸沉着，嘴噘着，对眼前这个有伤风化、轻浮无聊、不成体统的场面深表不满。迈洛坚持马上离开这儿去马耳他。

奥尔嘟囔着说：“我们还没有睡够。”

“那都是你们自己的原因，”迈洛神情严肃地训斥他们两人。“要是你们老老实实地呆在旅馆里，不和这些坏女人鬼混，那么今天你们的精神就会象我一样好。”

“是你让我们和她们走的嘛，”尤索林用指责的口气反驳。“我们自己怎么能住进旅馆呢？只有你一个人能在旅馆里找到房间。”

“这又怎么是我的错呢？”迈洛傲慢地解释说。“我如何知道会有那么多买主进城来抢购鹰嘴豆呢？”

“你肯定事先知道，”尤索林指责迈洛说。“因此你才不去那不勒斯，而叫我们到西西里来。大概你已经把整架飞机上都装满了鹰嘴豆啦。”

“嘘嘘嘘——！”迈洛神情严肃地警告说，一面警惕地朝奥尔

看了一眼。“不要把你的任务忘记了。”

当他们来到机场准备飞往马尔他时，飞机的炸弹舱、后舱和尾舱，以及炮塔射手座舱的大部分地方统统都被鹰嘴豆塞满了。

这次尤索林飞行的任务是，让奥尔看不到迈洛在哪里买鸡蛋，虽说迈洛的联营机构的成员中也有奥尔，而且跟别的成员一样，也拥有一股股份。这次任务尤索林觉得很可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迈洛从马耳他收购鸡蛋的价格是七分钱一个，而联营机构的食堂收购他的鸡蛋的价格五分钱一个。

“我就是不能信任他，”迈洛在飞机里沉思着说，一边朝后冲着奥尔点点头。奥尔象一根拧在一起的绳子似地蜷缩着躺在下面那排装着鹰嘴豆的筐子上，苦恼地想使自己入睡。“我当他不在旁边的时候，就尽快收购鸡蛋，不让他知道我做买卖的秘诀。你还有什么情况不清楚？”

尤索林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我不清楚，你在马耳他出七分钱收购的一个鸡蛋，为什么又只要一个卖五分钱？”

“这就是我的生财之道啊。”

“卖一个鸡蛋你要赔两分钱，为什么又说是生财之道呢？”

“在马耳他我出七分钱一个买进鸡蛋，然后又以四又四分之一分钱一个卖给那些卖蛋的人，这样我就赚了三又四分之一分钱。当然，赚钱的是联营机构而不是我。大家利益均沾。”

尤索林觉得好象开始明白这中间的诀窍了。“马耳他的人按四又四分之一分钱一个鸡蛋的价格从你手里购买，然后以七分钱一个再卖给你，这样转眼之间，他们每个鸡蛋就赚进了二又四分之三分钱。事情是这样吗？可是你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做交易，省去这道中间环节呢？”

“这个中间商实际上就是我，”迈洛解释说。“首先，作为卖主，每个蛋我赚三又四分之一分钱。然后，作为买主，每个蛋我又赚二又四分之三分钱。这样两次结果加起来，每个蛋所得的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润共计有六分钱。食堂以五分钱购买，每个只亏损两分钱。我因此以七分钱一个买进，又以五分钱一个卖出还能赚钱。我从西西里岛仅仅以一分钱来收购鸡蛋啊。”

“你是在马尔他，而不是在西西里购买的鸡蛋，”尤索林纠正他说。

迈洛自鸣得意，呵呵大笑起来。“我可不是在马耳他买的，”他带着一丝暗暗发笑的神气承认。尤索林头一次看见他不象平日那样显得勤劳而严肃。“我在西西里一分钱一个买来，然后偷运到马耳他卖四分半钱一个，为的是抬高蛋价，使马耳他要卖七分钱一个。”

“既然马耳他蛋价这么高，为什么大家还要到那里去买蛋呢？”

“因为这是惯例。”

“为什么他们不上西西里去买呢？”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过。”

“我实在被弄糊涂了。为什么你不以七分钱一个而以五分钱一个卖给食堂呢？”

“如果七分钱卖一个，我的食堂就不需要我去经办了。”

“到七分钱一个的鸡蛋任何人都能买。”

“那么为什么食堂不直接到马耳他去出四又四分之一分钱向你买鸡蛋呢？那样你这样转手不就没什么用处了吗？”

“要是他们直接到马耳他去买蛋，那他们没法从我手里买到的。”

“为什么不卖呢？”

“因为那样一来，我就不能赚到现在这么多的钱了。我做了中间商，这样至少自己可以捞一点儿钱。”

尤索林问：“这么说，你自己赚了不少钱啰？”

“当然啰，但是利润全归联营机构，大家都有一份。你搞明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白了吗？卡思卡特上校从我手里买走的那些梅红番茄也是这么回事。”

“是你从他们手里买，而不是他们从你手里买，”尤索林纠正他说。“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没有从你手里买梅红蕃茄，你是向他们买进的。”

“实际上不是买进，是卖出，”迈洛又把尤索林的错误纠正过来。“情况是这样的：在皮亚诺扎岛所有的市场上我用了个假名字，把梅红番茄抛售出去。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也用他们的假名字从我这儿四分钱一个买进。他们隔了一天又以五分钱一个通过我转卖给联营机构。他们两人每个番茄得到一分钱的利润，我的利润每个可得到三分半。这样大家彼此都有好处。”

“除了联营机构，大家都得到了好处，”尤索林嘲弄地说。“联营机构出五分钱买进一个梅红番茄，可你只花半分钱买进一个。联营机构的利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得到利润，联营机构也就有好处，迈洛解释说，“因为大家都有股子。只要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支持联营机构，他们就会派我出差，就象这回一样。再过大约十五分钟，咱们在巴勒莫一着陆，你就可以亲眼看到我们赚的钱了。”

“在马耳他着陆，”尤索林又纠正他说。“我们这会儿不是飞往巴勒莫，而是飞往马耳他。”

“不，我们这会儿是飞往巴勒莫，”迈洛回答。“我为了把一批发了霉的蘑菇运到伯尔尼去，要在那儿找一下那个贩卖苣荬菜的出口商。”

“迈洛，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尤索林带着惊讶和佩服的笑容问。“你填单子申请派给你一架飞机飞到某个地方，接着你又往另一个地方飞。指挥塔上的人能无视你的错误吗？”

迈洛说：“他们都是联营机构的股东，他们明白，只要是对联营机构有利的事情，就是有利于国家的，因为这样才会使美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兵肯出力。在联营机构里指挥塔上的人也有股份，因此他们总是全力以赴地帮联营机构的忙。”

“也有我的股份吗？”

“大伙儿都有股份。”

“也有奥尔的股份吗？”

“大伙儿都有股份。”

“亨格利·乔呢？也有他的一份吗？”

“大伙儿都有股份。”

“嗨，活见鬼，”尤索林思索着说，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股份”这个词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迈洛把脸转向尤索林，眼睛里露出一丝神秘的神色。“我有一个设想，可以稳稳当当地从联邦政府那里骗到六千块钱。我们两个人平分，各得三千，而且一点风险也没有。你有兴趣吗？”

“没兴趣。”

迈洛非常激动地看着尤索林，大声说道：“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你为人诚恳正直！你是我惟一真正信得过的朋友。我希望你多帮助我一下，就因为这缘故。昨天在卡塔尼亚你同那两个流浪汉一块儿溜了，才叫我非常失望。”

尤索林凝视着迈洛，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迈洛，是你叫我跟他们一块儿去的。难道你忘了吗？”

“错误并不在我，”迈洛煞有介事地回答。“我们一到市区，我就得设法打发开奥尔。到了巴勒莫，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等咱们在巴勒莫着陆以后，你就和奥尔跟姑娘们马上从飞机场离开。”

“跟什么姑娘们？”

“在这之前我打过电报，和一个专替妓女拉客的四岁大的人安排好，帮你和奥尔弄到两个有一半西班牙血统的八岁大的姑



娘。他在飞机场乘一辆轿车等候。一从飞机下来你们马上就上轿车。”

“这可不行，”尤索林摇着头说。“下了飞机我只想找个睡觉的地方。”

迈洛突然愤怒起来，脸色发青，在两道黑眉毛之间细长的鼻子痉挛地颤动，不对称的赤黄色胡须象一根蜡烛的暗淡、细狭的火焰。“尤索林，不要把你的任务忘记了，”他神情严肃地提醒说。

“管他什么任务呢！”尤索林心不在焉地回答。“管他什么联营机构！我才不在乎这些股份。我也不想要什么八岁大的姑娘，尽管她们有一半西班牙血统。”

“我不会生你的气的。不过这些所谓八岁大的姑娘实际上也不过三十二岁。她们其实也没有一半西班牙血统，只有三分之一的爱沙尼亚血统。”

“我对这些姑娘们根本不在乎。”

“实际上她们也不是什么姑娘，”迈洛继续劝说，“我给你挑的那一个不久前刚和一个老教师结了婚。他只在星期天才跟她上床，因此她几乎还象新娘子一样。”

奥尔这时的精神也不大好。当他们驱车从机场到巴勒莫城里时，尤索林和奥尔两人就坐在迈洛的身边。他们在旅馆里发现他们俩住的房间又没有，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迈洛竟然是巴勒莫的市长。

对迈洛的奇特的、无法相信的欢迎从机场就开始了。机场上的民工认出了迈洛，都恭恭敬敬地把手里的工作放下，显现出一种有节制的好感和敬仰的神情注视着他。迈洛要来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全城，所以当迈洛和他们坐着敞篷小卡车奔驰而过的时候，城郊欢呼的人群已经把街道挤满了。尤索林和奥尔全感到难以理解，目瞪口呆，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都紧紧地坐在迈洛身

旁。

进城以后，卡车驶向市中心，越走越慢，欢呼声四下雷动，越来越响。学校里的放了假的男女学生，穿上新衣服，排列在人行道两旁，手里挥动着小旗子。尤索林和奥尔这时简直瞠目结舌。大街上人山人海，欢声四起，街道当中高悬着绘有迈洛肖像的巨大横幅。肖像上的迈洛穿着一件当地农民穿的淡褐色、高圆领衬衫，慈祥拘谨的脸上流露出温和、精明严肃而刚强的神色，胡须没有修剪，一大一小的眼睛明察秋毫地俯视着人群。虚弱无力的病人从窗口朝他送吻。穿着围裙的店主们站在狭窄的店门口兴高采烈地欢呼。大军号嘀嘀嗒嗒地吹得响彻天空。到处有人给挤倒，踩死。哭哭泣泣的老大娘在慢慢前进的卡车旁边拼命乱挤，争着来摸一下迈洛的肩膀，或者和他握一下手。迈洛以宽容和蔼的风度接受庆祝的喧闹。他很优美地向每个人挥手作答，并且十分慷慨地朝欢天喜地的人群一大把一大把扔锡纸包装的巧克力糖。一排排容光焕发的青年男女手挽着手，挤在后面蹦蹦跳跳，一面傻傻瞪着两眼，一面用带点嘶哑的声音敬仰地喊着：“迈——洛！迈——洛！迈——洛！”

既然现在这个消息已经不再是秘密，迈洛便同尤索林和奥尔一起放松下来。他有点羞怯地感到十分自豪，得意扬扬面颊也泛起了红晕。巴勒莫市长由迈洛来担任——当然也是附近的卡里尼、蒙奥利、巴格里亚、特尔米尼、切法卢、米斯特雷他和尼科西亚的市长——就因为他向西西里运来了苏格兰的威士忌。

“这里的人这么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吗？”尤索林感到很惊奇。

“这里的人从来不喝苏格兰威士忌，”迈洛解释说。“苏格兰威士忌价钱很贵，这里没有人喝得起。”

“既然没有人喝，那你为什么要把这种酒运到西西里来呢？”

“目的是为了把价格确定下来。我把苏格兰威士忌从马耳他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运到这里卖出，经过我转手再让别人卖给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在这里我创办了一个崭新的工业。目前，世界上苏格兰威士忌的第三大输出地就是西西里了，所以他们才选我当市长。”

奥尔用疲倦的、含糊的声音粗鲁地抱怨说：“你既然这样有本事，给我们在旅馆里弄间房怎么样？”

迈洛连忙很抱歉地答应。“这件事我正打算去办理。非常抱歉，事先我忘了发份电报来，替你们两个预定旅馆房间啦。你们先到我的办公厅来吧。我马上就去和副市长谈谈。”

迈洛把一家理发店作办公厅。他的副市长是一个矮胖的理发师。一见迈洛他就满口恭维，亲切问候，嘴里的唾沫四处飞溅象他给迈洛刮脸时的杯子里搅起的肥皂沫一样。

“哦，维托里奥，”迈洛在一张理发椅慵懒地躺着说，“我这阵子不在这儿，有什么情况没有？”

“迈洛先生，情况很糟啊，情况很糟。可你一回来，人们全又高兴了。”

“我确实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人啊？所有的旅馆怎么会都住满客人啦？”

“迈洛先生，一是因为有人从其他城市上这儿来看你。二是因为采购朝鲜蓟的所有客商都进城来谈交易了。”

迈洛象大鹰似的笔直地把一只手高举起来，抓住维托里奥的修面刷。他问，“什么朝鲜蓟？”

“迈洛先生，你是在问朝鲜蓟吗？朝鲜蓟是一种味道很好的蔬菜，在这一带很受欢迎。迈洛先生，趁你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你一定得尝一下味道。我们种的朝鲜蓟在世界上数第一。”

“真的吗？”迈洛说。“今年朝鲜蓟会卖到什么价钱？”

“真的吗？”迈洛思索着。突然之间，他从理发椅上站起来跑掉了。他跑得那么快，以致于只有一瞬间，理发师替遮在他身上的条纹围身还好好遮着，没有拿下来。等尤索林和奥尔跟在后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赶到理发店门口时，迈洛已经消失了。

“谁是下一位？”迈洛的副市长殷勤地喊着问。“该谁理发？”

尤索林和奥尔沮丧地离开了理发店。他俩给迈洛抛弃后找不到住的地方，他俩走过狂欢的人群，徒劳地想寻找一个睡觉的地方。尤索林已经疲惫不堪。他感到自己的脑袋隐隐作痛，使他精疲力竭。奥而使他感到生气，因为他不知从哪儿找到两个山查子，将它们塞进腮帮子里走着。尤索林后来瞥见了，硬叫他把它们拿出来。接着，奥尔不知从哪儿又找到了两枚七叶树果子，又偷偷将它们塞到嘴里，结果尤索林又看到了，他被痛骂一顿后，硬叫他把山查子从嘴里拿出来。奥尔张开嘴笑笑，回答说嘴里不是山查子，是七叶树果子，在他手里的才是山查子。但是因为他嘴里塞满了七叶树果子，尤索林一点也没听清楚，反正硬叫他把它们全取出来了。狡猾的光芒闪现在奥尔的眼睛里。他用指关节使劲擦了擦自己的额头，象醉汉那一样，淫声淫气地哈哈笑着。

“那个妓女你还记得吗——”他突然淫声淫气地哈哈笑着说。“你是否还记得在罗马那个公寓里用鞋子敲我脑袋的那个妓女？当时我们俩都一丝不挂地露着身子，”他脸上露出狡猾期待的神情问。他等尤索林郑重地点点头后，才又说道，“你要是让我放进嘴里那些果子，我就告诉你她打我的原因。这样的交易公平吧？”

尤索林同意地点了点头，于是奥尔就把这离奇的故事从头到尾讲给他听，说明罗马妓女的公寓里那个裸体的妓女之所以要用鞋子敲他脑袋的缘故，可尤索林还是没有听懂，因为他又把七叶果塞进嘴里了。奥尔要这样的花招使尤索林气得哈哈大笑。后来天黑下来了，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就在一家肮脏的饭馆里吃了顿索然无味的晚饭，然后搭便车回到了机场。睡在机舱内冰冷的铁板上，他们辗转反侧，痛苦呻吟，过了不到两小时，又被卡车司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机赶了出来。卡车运来了许多箱朝鲜蓟，机舱被塞得满满的，他们就给轰下了飞机。这时，下起一阵倾盆大雨。尤索林和奥尔等卡车开走的时候已经淋得象落汤鸡，从头到脚都滴水。他们只得重新钻进机舱，缩成一团，象发抖的鱼那样挤在摇摇晃晃的板条箱的角落缝里。天快亮的时候，迈洛把飞机开到那不勒斯，卸下朝鲜蓟，换装上肉挂、丁香、香草豆和胡椒荚，当天又把这些东西往南赶运到马耳他。他们到了那儿，才发现迈洛原来是马耳他的副总督。在马耳他尤索林和奥尔也没有弄到房间。在马耳他迈洛被称作迈洛·明德宾德少校爵士，在总督府里他有一间极大的办公室。他的桃花心木办公桌也是巨大的。迈洛·明德宾德少校爵士的肖像被悬挂在橡木板壁的土块两面交叉的英国旗帜下，他穿着一身英国皇家威尔士明火枪团的军装，盛气凌人神气活现。在肖像上，他的细长的胡须经过修剪，下巴轮廓分明，两眼象刺一样锐利。迈洛被封为爵士，并被任命为皇家威尔士明火枪团的少校和马耳他的副总督，因为在马耳他做起了鸡蛋的买卖。迈洛大方地表示让尤索林和奥尔睡在他的办公室里厚厚的地毯上过夜，可是他刚刚离开，全副武装的警卫用刺刀把他们赶出了总督府。尤索林和奥尔已是毫无气力，只得出高价叫一个暴躁脾气的出租汽车司机把他们送回机场，又钻进机舱里去睡觉。这一回机舱里被可可和新磨的咖啡塞满了，装货的麻袋都是漏的，一股强烈的气味向他们冲来，以致两人不得不跑出机舱，伏在起落架上呕吐不止。迈洛第二天一早，马上乘车前来，显得精神焕发，顿时便起飞前往奥兰。到达那里，尤索林和奥尔在旅馆里还是没有他们的房间。迈洛是奥兰的王储，在橙红色的王宫里有一处归他使用的豪华宫殿，可是尤索林和奥尔不能跟随他进入王宫，因为他俩是基督教异教徒。在宫门口他们就被手持弯刀的彪形大汉柏柏尔族警卫拦住被赶走了。奥尔这时患了重伤风，又流鼻涕又打喷嚏。尤索林宽阔的脊背也弯曲下来，疼痛不止。他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得扭断迈洛的脖子，但迈洛是奥兰的王储，他的身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来迈洛既是奥兰的王储，也是巴格达的哈里发，大马士革的教长和阿拉伯的酋长。另外，那些落后地区愚昧迷信的人奉迈洛为能呼风唤雨、主宰五谷丰登的神灵，对他极为尊崇。他们还被迈洛谦虚地告知，在非洲丛林深处，各地都可以看到他的巨大雕像，他那蓄着胡须的脸孔俯视着沾满人血的原始石头祭坛。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受到人们的热列欢迎。迈洛从一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一次又一次的被掌声所淹没。他们最后折回中东，到达开罗。这时世界上已经没有人收购棉花，可是迈洛却把棉花市场垄断了，一下子囤积了这么多，简直使他差点破产，尤索林和奥尔终于住上了旅馆。那里有柔软的床铺、蓬松的枕头、洗得干干净净的被单，盥洗室里有可以挂衣服的衣架，有供洗澡用的水。浑身污秽发臭的尤索林和奥尔马上跳进滚烫的澡盆，皮肤被泡得通红，然后跟着迈洛离开旅馆，上一个高级酒家去饱饱得吃了一顿河虾和牛肉卷。在酒家的门厅里，有一架证券行市的自动收录机，正在咋嗒咋嗒地抄收埃及棉花最新的行情。迈洛忙问侍者领班这架什机器是做什么用的。他从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精巧的东西。

“真的吗？”迈洛听完侍者领班的介绍后叫起来。“那么埃及棉花现在的价钱是多少呢？”侍者领班如实地告诉了他。迈洛一下子就收购了埃及市场上所有的原棉。

可是迈洛使尤索林大感吃惊的倒不是买下了埃及的棉花，而是他们驱车进入市区时迈洛注视的当地市场上的一串串绿里带红的香蕉。他的担心果然不是毫无理由的。午夜十二点钟，尤索林正睡得很沉时，迈洛竟然把他推醒，一个剥开一半皮的香蕉被硬塞进了嘴里。尤索林噎得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迈洛催促着，“尝一口，”一面拿着香蕉死死地盯着尤索林那张满面愁容的倦脸。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迈洛，你很让人讨厌，”尤索林嘟囔说，“你让我睡一会儿好不好？”

“尝一口，告诉我好不好吃？”迈洛坚持着。“可是你别让奥尔知道这是我送给你吃的，因为我向奥尔收了两个皮阿斯并给他一只香蕉。”

尤索林只好听迈洛的话把香蕉吃掉，对他说味道好极了，然后又闭上眼睛。不久，他又被迈洛推醒，要他尽快穿好衣服起来，因为他们立刻就要飞往皮亚诺扎岛去。

“你同奥尔必须马上把香蕉装上飞机，”他解释说。“那个人说搬动时一定要当心，当心蜘蛛。”

“迈洛，明天我们起飞，好吗？”尤索林恳求说。“我必须睡一会儿才行。”

“这香蕉很快就要腐烂，”迈洛回答，“咱们一点时间也不能耽搁。你想想，我们中队那些人要是吃到这种香蕉，该多么高兴啊。”

可是中队里的人根本没有吃到香蕉。迈洛首先飞到伊斯坦布尔，把全部香蕉抛售了，然后又上贝鲁特去把香菜子赶运到班加西。当他们六天之后，在奥尔休假结束，拼命飞回皮亚诺扎岛时，机舱又被从西西里运来的特级白鸡蛋装满了。迈洛说是从埃及运来的，仅以四分钱一个的价格卖给食堂。因此参加迈洛那个联营机构的指挥官全恳求迈洛立刻飞回开罗去贩运更多绿里带红的香蕉到土耳其卖掉，把更多的香菜子运到班加西去抛售。大家因此都能获利。

## 第二十三章 奈特雷的老头

中队里只有阿费一人看到了迈洛的红香蕉。在军需部里他有一个颇有权势，和他非常亲密的弟兄。当香蕉成熟，并通过正常的黑市渠道开始流入意大利时，他就从这位弟兄那里弄来了两只。阿费和尤索林那天晚上，都在军官公寓里。奈特雷沮丧地、徒劳地找了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找到他那个妓女，有一天终于找到了，他答应给她和她的两个女朋友每人三十块钱，把她们哄骗回公寓里去。

阿费慢吞吞地问“每人给三十块钱吗？”一面摆出吝啬的内行神气怀疑地摸摸捏捏这三个身材高大而匀称的姑娘。“出三十块钱对这样的人儿来说可不算少。何况我这一辈子还从没为这种人花过钱呢。”

“我不会要你花钱的，”奈特雷为了使他放心连忙说。“她们统统由我来付。我只要你们领走那两个。你们愿意帮我一下吗？”

阿费得意扬扬地笑笑，他那肉嘟嘟圆滚滚的脑袋摇晃着。“阿费这个老好人才不要他人替我付钱呢。什么时候要，我什么时候就能得到。只是我缺乏这种情致罢了。”

“你为什么不把三个人的钱全付了，再打发走那两个呢？”尤索林建议说。

“因为这样我那位就要生我的气了，说我为了钱才让她卖力气，”奈特雷回答，一面焦虑地瞟了一眼他的妓女。她厌烦地盯视着他，嘴里嘟囔起来。“她说如果我真喜欢她，我就该把她打发走，在那两个当中挑一个上床睡觉。”

“我有一个好主意，”阿费夸口说。“我们为什么不把她们三个都留在这儿，到宵禁开始后再恐吓她们，要她们把钱统统给我们，否则就把她们赶到街上去让人抓走？我们甚至可以恐吓她



们，说要把她们从窗口推出去。”

奈特雷吓得瞪目结舌：“阿费！”

“我只不过想给你帮忙而已，”阿费害羞地说。阿费总是竭力给奈特雷帮忙，因为奈特雷的父亲又有钱又有名望，战后完全有条件帮助阿费。“噢，”他不很高兴地为自己辩解说。“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都是这么做的。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从市区骗了两个笨蛋女高中生到联谊会馆，强迫她们和那里需要她们的会友上床，否则就威胁说要打电话通知她们的父母，说她们在和我们乱来。我们把她们骗上了床，呆了足足十小时以上。如果她们张嘴抱怨，我们还给她们几下耳光。然后我们把她们的五分、一角的硬币和口香糖全部拿走，再把她们赶出去。老兄，在那个联谊会馆里，我们总玩得非常开心。”他平静地回想着，肥胖的面颊因为怀念过去的欢乐而变得红扑扑的，光彩照人。“我们总联合起来对别人进行抵制，甚至我们自己之间也这样做。”

但是现在阿费并没帮助奈特雷，因为奈特雷深深爱上的那个妓女，开始不高兴地咒骂他，越骂越生气，越骂越难听。幸亏这时亨格利·乔闯了进来，于是一切才有了转机。可是邓巴喝得醉熏熏的，一分钟后摇摇晃晃地走进房来，立刻上前搂住那两个格格发笑的妓女中的一个。现在这里有四男三女，他们把阿费留在公寓里，七个人一起爬上了一辆马车。马车还在路边停着的时候，这三个妓女就要求预先把钱付给她们。奈特雷借了尤索林二十元，借了邓巴三十五元，借了亨格利·乔二十七元，然后很神气地一扬手给了她们九十元。那些姑娘这样才变得友好了些。她们大声喊着告诉马车夫一个地址。车夫就驾着马车得得缓步穿过半个城市，来到他们从未走访过的一个地区，在一条黑暗的大街上一所高大古老的房子门前停了下来。那几个妓女带他们爬上四截陡长、吱嘎作响的木楼梯，穿过门道走进她们自己分租的华丽气派的住房。这里出奇地拥有无数名源源不断、愈来愈多的身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柔软、赤身裸体的年轻妓女。那个心肠狠毒、道德败坏、面目丑陋的老头儿也住在这里，奈特雷经常被他那刻薄的笑声惹得生气。另外还有那个穿灰毛衣的诚实正直的老婆子，她对那里出现的伤风败俗的事情一件也不以为然，总尽力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这个令人惊异的地方到处都是赤身裸体的女人。起先，在那间灯光黯淡、一片黄褐色的客厅里就只有他们的这三个姑娘。三个阴暗的走道从这个客厅里延伸出去，由不同的方向通往这个离奇古怪的妓院的内室。这三个妓女立即脱掉衣服，还不时停下来得意地展示她们那花花绿绿的内衣，一面又和那个放荡的瘦老头儿恣意调情。老头儿头上留着长长的蓬乱的白发，穿着一件没扣好的邋遢白衬衫，在那张几乎摆在房间正当中的发霉的蓝色扶手椅里坐着，一面色迷迷地和妓女们嘟嘟囔囔，一面用拘谨嘲讽的态度高兴地对奈特雷和他的伙伴们表示欢迎。后来老婆子带着悲伤而愠怒的神情蹒跚地一步步走出去给亨格利·乔叫一个妓女，结果带回来两个胸部丰满的漂亮女人，一个一丝不挂，另一个只披了一件透明的粉红色短衬衣，当她坐下时，一扭身把它也脱掉了。还有三个一丝不挂的妓女从不同的方向漫步起了进来在客厅里，呆着聊天，接着又进来两个。另外四个妓女结成一伙，慵懒地穿过客厅，大家全只顾着谈话，其中三个人都脚丫光着，另一个穿着一双看上去不是她自己的、没结带子的银色舞鞋，摇摇晃晃象要摔倒似的。后来又走进一个只穿了一条紧身短裤姑娘。她坐下后，那里聚集着的人在几分钟内就到了十一名，她们除了一个人外都赤身裸体。

那些来回闲逛的裸体女人大部分都很肥胖。亨格利·乔变得神魂颠倒。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惊愕地看着那些妓女从容轻松地走进来，怡然自得。后来，他忽然大喊一声，一个箭步冲向门口，匆忙奔回士兵公寓去取他的照相机。可是他跑了一半路又

停下来，狂叫一声，因为他生怕这个惊艳绝伦、光彩照人的异教堂会在他离开的刹那间无可挽回地消失不见，于是又一下子变得失望起来。他在门口停下，唾沫四处横飞地急速说话，脸上和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剧烈地跳动着。那个坐在发霉的蓝色扶手椅里的老头，带着胜利的喜悦瞧着亨格利·乔，为了防寒他用一条偷来的美军毛毯裹着双腿，活象宝座上的一个混世魔王。老头儿悄悄地笑着，干瘪敏锐的眼睛里闪耀着玩世不恭和放荡欢乐的神色。他刚喝过酒。一看见这个生性恶劣、道德败坏、没有一点爱国心的老头儿奈特雷就很是反感。他年纪很大，使奈特雷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会用各种玩笑来诋毁美国。

“美国，”他说，“被打败的，意大利会战胜的。”

“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是美国，”奈特雷激昂慷慨地对他说，“而且美国的作战部队是举世无双的。”

“我十分赞成，”老头儿带着嘲弄愉快地表示同意。意大利从另一方面来看是世界上最不繁荣的国家之一。而且意大利的作战部队大概是世界上最差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国家才在这次战争中干得这么出色，而你们国家却表现得很糟。”

奈特雷吃惊地大笑起来，接着又红着脸对自己的失礼表示抱歉。“我取笑你了，很抱歉”他真心实意地说，然后又用谦虚恳切的声调恭而敬之地继续说下去。“但是意大利过去被德国人占领，现在又受统治于我们，这总不能表示它很出色，对吗？”

“我当然会这么认为，”老头儿兴奋地大声说。“德国人正被赶出去，我们会一直留下。你们几年以后也会离开这里，而我们仍会一直留下。你看，意大利真正是一个穷困软弱的国家，然而这也正是我们强大的原因。意大利士兵不再死亡了，可美国兵和德国兵还在死。这一点我认为就干得非常出色。是的，我确信这次战争的幸存者是意大利，它在你的国家被毁灭之后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奈特雷简直不敢相信他这番话。以前他从没听说过这么可怕的辱骂。他按常理推断，真不知道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为什么还不来把这个老叛逆分子关起来。“美国是不会毁灭的！”他激昂地喊道。

老头儿用激将的语气低声说：“永远都不会吗？”

“那——”奈特雷舌头有些僵直地说不出来了。

老头儿纵声狂笑，想掩饰他内心深处一种更大的快感。他仍然温和地激他。“罗马毁灭了，希腊毁灭了，波斯毁灭了，西班牙毁灭了。所有的大国都毁灭了。为什么你的国家不会毁灭呢？你真以为你的国家会存在很长时间吗？永远存在吗？不要忘了在大约二千五百万年之后，地球本身也会被太阳毁灭。”

奈特雷不安地扭动着身子。“那么，我想‘永远’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咯？”

“一百万年？”这个老头还在嘲笑而又尖酸刻薄地折磨奈特雷。“五十万年？青蛙几乎能活五万万年。你真敢非常果敢地说，拥有强大的实力和经济繁荣，拥有举世无双的作战部队，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准的美国，会象——青蛙那样那样久地存在下去吗？”

奈特雷想朝狠狠地朝他那嘲弄的脸打一巴掌，为了保卫祖国的未来，驳斥这个狡猾有罪的辱骂者那令人可憎的诬蔑诋毁。他以恳求的目光四下看了一眼，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然而他失望了。在房间一个较远的角落里尤索林和邓巴正忙着和四、五个爱调戏的妓女寻欢作乐，而且已经喝下了六瓶红葡萄酒。亨格利·乔踏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一条神秘的门道以后，变得象个贪婪的暴君那样，瘦弱的胳膊左右摆动，尽量想多搂几个臀部最大的妓女，和她们一起拥到一张双人床上。

奈特雷感到羞辱和慌乱。他自己选中的妓女正伸开四肢不象样子地躺在松软的沙发上，脸上露出无聊厌烦的神情。她那呆板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冷漠的态度使奈特雷变得很不耐烦。他异常清晰、亲切而又伤心地记得，自从在士兵公寓的客厅里，大家围在一起搞非法的小赌博时他第一次见到她之后，她就一直保持这种困倦、呆板的冷漠态度，根本没有理睬过他。她那张张开的小嘴，正好象一个 O 字，而那双呆滞、眈眈的眼睛流露出了如此冷漠的神色，谁也不会知道它们在盯着看什么。老头儿会心地微笑起来，轻蔑而同情地望着他，静静地等待着，一个头发金黄鬈曲柔软，大腿丰盈，肌肤象蜂蜜那种颜色的姑娘，竟然在老头儿那张椅子的扶手上坐着，尽情炫耀自己的姿色，并且卖弄风情地用手有气无力地抚摸他那骨瘦如柴、苍白、放荡的面颊。看到这么大岁数的老头儿还如此淫荡好色，奈特雷不免满心憎恶，大起反感。奈特雷把脸沉重地转过去，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带着自己的妓女干脆去上床睡觉。

这个下贱、贪婪象恶魔一样的老头儿，使奈特雷想起了那个与他截然相反的父亲。奈特雷的父亲是一位衣冠楚楚、举止优雅的白发绅士；这个老头儿却是个庸俗的酒鬼。奈特雷的父亲为人严肃、洒脱尽责；这个老头儿却反复无常、放荡不羁。奈特雷的父亲说话文明，有文化修养；这个老头儿却是个粗俗的乡巴佬。奈特雷的父亲有廉耻，学识渊博；这个老头儿却没有廉耻，愚昧无知。奈特雷的父亲留着颇有特色的白胡子；这个老头儿却连一点胡子都没有。奈特雷的父亲——以及奈特雷遇到过的所有其他人的父亲——都是文雅聪明、受人尊崇；这个老头儿却彻头彻尾地叫人讨厌。奈特雷和他又争辩了一番，抱着报复的雄心决计要对他那些包含祸心的无耻谰言进行驳斥，希望这样能引起他遭到冷遇而又热恋着那个妓女的好感，也引起她的爱慕。

“嗨，坦白地说，我也不清楚美国将会存在多长时间，”他鼓起勇气接着说。“如果世界本身有一天也要毁灭的话，我想我们是不能永远生存下去的。但是我的确清楚，在一个很长、很长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间里，我们必将会生存下去并取得胜利。”

“多长时间呢？”那个好骂人的老头儿带着恶作剧的得意神色嘲弄地问，“会比青蛙的寿命还长么？”

奈特雷笨拙地脱口说出来：“比你我活得都长得多，”

“哦，就这样吗！那就不会太长久啦，你只要想想要你上当是这么容易，这么勇敢，而我的年龄已经如此之大了。”

“你年龄有多大了？”奈特雷问，他不由得对老头儿越来越感觉兴趣了。

“一百零七岁。”老头儿看见奈特雷脸上的懊恼神色，张着嘴开心地笑了起来。“你看你是不会相信的。”

“我不相信你告诉我的一切，”奈特雷回答说，脸上露出腼腆、气平下来的微笑。“我只相信一件事，那就是这场战争美国会打赢。”

“你过于看重打赢战争了，”这个邋遢而恶魔似的老头儿嘲讽着说。“真正的窍门却在于打败仗，在于知道哪几场战争可以打败。意大利几世纪以来就一直打败仗，然而你可以看看我们取得了成绩是多么辉煌。法国在好几场战争中胜利了，却不断处于危机状态之中。战败的德国却兴盛起来，再看看我们自己的近代史吧。在埃塞俄比亚意大利打赢了，可是立即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胜利把我们的头脑冲昏了，自以为了不起，以致协同发动了一次我们毫无希望取胜的世界大战。但是，我们现在又要打败了，一切又有了转机，如果我们顺利地战败了，肯定我们就会出头露角的。”

奈特雷掩饰不住内心的困惑，张口结舌地凝视着他。“现在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你象个疯子说话。”

“可我的神经正常着呢。墨索里尼执政的时候我是个法西斯党徒，现在罢免了他，我是一名反法西斯分子。德国人在这里保护我们对美国人进行抵抗的时候，我是狂热地亲德的，如今美国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人在这里保护我们攻击德国人，我就狂热地亲美。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满腔正义的年轻朋友，”——奈特雷越是瞠目结舌，垂头丧气，老头儿那双蔑视人的老练的眼睛就越放射出得意的锋芒——“我是你和你们国家所能找到的最忠诚的支持者了，但是只在你们留在意大利的这段时间里。”

“但是，”奈特雷感到难以置信，“你是个变节分子！是个见风使舵之徒！是个肆无忌惮不要脸的机会主义者！”

“老头儿和蔼地提醒他说：“我已经一百零七岁了。”

“那你就没有任何原则了吗？”

“当然没有。”

“毫无道德观念了吗？”

“哦，我是个很有道德的人，”这个老恶棍用嘲弄的语气，严肃认真地向他保证，同时在一个脸上有着美丽的酒窝、体态丰满的黑发女郎的光屁股上抚摸了一下，她正迷人地舒展开身体，在他椅子的另一边扶手上坐着。他衣着破烂，沾沾自喜地坐在两个裸体女郎的中间，一手搂住一个，张着嘴讥讽地向奈特雷微笑。

奈特雷勉强地说：“我可不信。”极力不去看他同那两个女郎的亲昵。“我根本就不会相信我。”

“但是这却是事实。我当德国军队开进城的时候在街上跳舞，简直就象一名年轻的芭蕾舞女演员；我还高喊‘希特勒万岁！’直到把嗓子喊哑。我甚至还挥动一面纳粹小旗子。那是我趁一个母亲没看见，从她的漂亮的小女儿手里夺过来的。当把德国人赶出这座城市的时候，我拿着一瓶上等白兰地和一篮鲜花跑出去欢迎美国人。当然，那瓶白兰地是为我自己准备的，可花是用来撒到把我们解放的人的头上的。一个僵直呆板的老少校坐在头一辆车上，我用一朵红玫瑰正好打中他的眼睛。打得真准啊！你要是能看到他痛得往后缩的样子，那就妙了。”

奈特雷吁了一口气，吃惊地站起身来，气得双颊发白。他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道：“打德·科弗利少校的那个人就是你！”他勃然大怒地叫起来。“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这个邪恶的老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你是说，我怎么能忍得住。你要是看见那个傲慢讨厌的老东西，你就会了解一切的，他活象上帝本人那样严厉坐在那辆车子里，大脑袋伸得笔直，铁板的愚蠢的面孔，让人一看见就想把他当作靶子！我用一朵美国红玫瑰花打中了他的眼睛。我认为这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对不对呢？”

“简直糟糕透顶了！”奈特雷大声斥责他。“一桩恶意的犯罪事件！我们中队的主任参谋就是德·科弗利少校！”

“是吗？”这个生性顽劣的老头儿一本正经地捏着尖下巴，装出后悔的样子逗他说。“你那么说来必须相信我是公正无私的。我当德国军队开进来的时候用一小枝火绒草几乎把一名健壮的年轻中尉扎死了。”

这个邪恶的老头儿还不明白自己的罪过有多么大，这使奈特雷感到惶恐不安。“难道你不知道你都做了什么事吗？”他狠狠地骂道。“德·科弗利少校是一位高尚的、伟大的人，他受到大伙的敬佩。”

“他是个老傻瓜，毫无权利装扮成一个年轻的傻瓜。他今天在哪儿？早已去世了吗？”

奈特雷用严肃低沉尊敬的神气轻声回答说，“谁也不知道。似乎他已经消失了。”

“你明白了一点没有？想想看，一个象他那样年纪的人，偏要拿他那活不了多长的一点点生命来为国家这个荒谬的东西冒险。”

奈特雷马上表示反对。“为国家奉献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荒谬的地方呢！”他说。

老头儿问：“这难道不是非常荒谬吗？什么是国家？国家通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常是一块由非自然的疆界四周围起来的土地。英国人为英国而死，美国人为美国而死，德国人为德国而死，俄国人为俄国而死。现在这场战争有五六十个国家参加。世界上的国家这么多，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值得人们为它而死了。”

奈特雷说：“凡是值得为它而生的东西，就值得为它而死。”

老头儿亵渎地说：“凡是值得为它而死的东西，肯定是值得为它而生的。你知道，你是这么纯洁、这么天真的一个年轻人，我几乎为你而感到惋惜。你多大了？二十五还是二十六？”

奈特雷说：“十九，到一月份我就满二十了。”

老头儿摇摇头，“但愿你不会很快把命丢掉。”象那个烦躁不满的老婆子一样，紧缩眉头思索了片刻。“如果你不提防，他们就会把你干掉。我现在看得出，你并不准备提防。你为什么不理智一点，多向我学习学习？或许你也可以活到这个年纪的。”

“我们宁可站着死去，也不愿跪下来求生存。”奈特雷带着自鸣得意的崇高信念加以反驳。“我想这句话你以前总听说过吧。”

“是的，当然我不可能没听说过。”奸诈的老头儿又微笑着思索起来。“但是我担心你是把话说颠倒了。宁可站着生，也不愿跪着死。那句话是这么说的。”

“你能肯定吗？”奈特雷问，他弄迷糊了。“似乎我的说法更有道理。”

“不，我的说法更有道理。你去问问你的朋友们。”

奈特雷转身去问他的朋友们，发现他们已经全部离开了。已经看不到尤索林和邓巴两人了。看见奈特雷露出诧异的窘态，老头儿轻蔑而开心地大笑起来。奈特雷羞愧得沉下了脸。他孤立无援地犹豫了一刹那，然后转身兜了一圈，跑进最近的门道里去寻找尤索林和邓巴，希望及时抓住他们，告诉他们老头儿与德·科弗利少校之间的惊人冲突，以便让他们回来解围。可是门道里所有的门都关着。每道门下面都是黑暗。时间已经很晚了。失望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奈特雷放弃了寻找。他终于认识到自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有去找他心爱的女郎，和她一起在一间房里躺下亲热一番，共同策划他们的未来，但是，在他回到客厅里找她以前，她也上床睡觉了。他于是无所事事，只得又去找那个讨厌的老头儿把那中断的讨论继续下去。老头儿开玩笑地装得很有礼貌，他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说时间已经不早了，他必须离开，这一来客厅里只剩下奈特雷和两个睡意 眈眈的妓女。两个妓女都无法说出奈特雷的那个妓女到哪个房间去了。她们想勾引他没有成功，于是几秒钟后也都离开睡觉去了，撇下奈特雷一个人在客厅里那张凹凸不平的小沙发上过夜。

奈特雷是一个敏感、富有、漂亮的年轻人，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对别人充满信赖的眼睛。他第二天清早在沙发上醒来时，发觉自己脖子很酸痛，他有点呆滞地觉得诧异，不知这是哪里。他生性一贯温和懂礼，活到二十岁几乎没受过什么创伤，不知道紧张、憎恨，也没患过神经病。这些在尤索林看来正好证明他实际上疯得多么厉害。童年的他虽然得不到自由，却是愉快的。他和自己的弟兄姊妹和睦相处，也不对他的父母怨言纷纷。他们俩对他都很好。

从小受的教育使奈特雷憎恨象阿费和迈洛那样的人。在他母亲看来阿费那样的人是向上爬的野心家，在他父亲看来迈洛那样的人是热中于钻营私利的角色。但是，既然他们从来不让奈特雷接近这些人，所以他也不知道如何去憎恨。在费城、纽约、缅因、棕榈滩、南安普敦、伦敦、多维尔、巴黎以及法国南部，据他所能回忆起来的，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全部都是些上流男女，他们既不是野心家，也不是钻营私利的角色。奈特雷的母亲是新英格兰州桑顿家族的后裔，是“美国革命女儿”的成员。他父亲则是个败坏的家伙。

他母亲经常提醒他说：“你不要忘记，你是奈特雷家的人，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不是范德比特家的人，他们是靠当普通拖船船长发家的；他也不是洛克菲勒家的人，他们通过不择手段进行原油投机买卖才积聚起来财富的；也不是雷诺兹或杜克家的人，他们通过推销会招致癌症的松脂和柏油获得收入，而公众却没有怀疑过这些买卖。你当然也不是阿斯陀家的人，现在他们家大概还靠出租房屋为生哩。你是奈特雷家的人，奈特雷家干活从来不只为了钱。”

“孩子，你妈的意思是，”他父亲有一次带着奈特雷十分钦佩的善于识别贵贱的表情，亲切温和地插嘴说，“旧的富翁要比新的好，新近的破落户要比新近的暴发户受人尊敬。我说得对吧，亲爱的？”

这类充满处世哲理的意见经常不断地被奈特雷的父亲提出来。他热情洋溢，红润的脸色象香甜味美的红葡萄酒。奈特雷虽然不喜欢香甜味美的红葡萄酒，却很喜欢他父亲。奈特雷家战争爆发以后决定让他参军，因为他进外交界工作还太年轻，还因为他父亲自认为有充分的论据，断定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俄国就会垮台，而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墨索里尼、甘地、佛朗哥、庇隆以及日本天皇就会共同签订一项和约，从此大家不再有纷争。奈特雷的父亲要儿子加入空军，他以为当俄国人被迫投降和接受停战条款的细目时，奈特雷可以在那里安安稳稳地接受驾驶员的训练，而且他作为军官可以避免和下等人交往。

可是截然相反的是，他发现自己跟尤索林、邓巴和亨格利·乔一块儿在罗马一家妓院里呆着，如痴如狂地爱上了一个对他十分冷淡的妓女。独自在客厅里睡了一夜之后，他第二天早晨终于和她聚到了一起，但是刚躺下几乎马上就被她那个纠缠不清的小妹妹破坏了好事。她没有一点声音地走进房间，嫉妒地扑到床上，好让奈特雷也拥抱她。奈特雷的那个妓女跳了起来，把她的头发一把抓住，提着她站起身，气愤地对她连骂带打。在奈特雷看来，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就象一只退了毛的小鸡，或是象一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剥了皮的小树枝：她太幼小，由于过早想模仿那些比她年龄大的妓女的身体，使每个人见了都感到发窘，因此人们总要赶走她，叫她穿上衣服，到街上清新的空气中去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这时候，姊妹俩正恶狠狠地互相攻击谩骂，唾沫横飞。造成一阵震耳欲聋的喧闹，引来了一大群爱看热闹的人。奈特雷怒气冲冲地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他叫他的妓女穿上衣服，带着她下楼去吃早餐。那个小妹妹紧跟在后面。当他们三人在附近一家露天咖啡店里吃一顿体面的饭菜的时候，奈特雷感到自己就象一家之主那么神气。但是，等他们开始走回去的时候，他已经使那个妓女感到讨厌，她决定和其他两个妓女一起上街去卖淫而不想再和他呆在一起了。奈特雷和她的小妹妹温顺地跟在后面，离开她有一大截路。那个雄心勃勃的小姑娘想学会几个有用的切口，奈特雷则因爱情受挫，想把心中的苦恼驱散。当那些妓女被一辆军用汽车上的兵士截住，带走以后，奈特雷和那个小妹妹两人都感到很痛苦难过。

回到咖啡店里，奈特雷给那个小妹妹买了一份巧克力冰淇淋，等她的情绪好转之后他们又走回公寓里。尤索林和邓巴正好跟疲惫不堪的亨格利·乔一起拖着沉重的步子出来到了客厅里。亨格利·乔那天早晨从他那嫖妃众多的后宫里摇摇摆摆地走出来，活象骨头架子散了的人一样，脸上尽管受过伤但还露出欣喜、麻木、得意的笑容。那个伤风败俗的老色鬼看到亨格利·乔嘴唇破裂，眼睛青一块紫一块，确实十分兴奋。他仍然穿着前一天晚上那件揉皱了的衣服，对奈特雷表示热情的欢迎。奈特雷看到他那破烂的衣衫，很不体面的外表，觉得非常不舒服。每当他来到公寓里的时候，总希望这个伤风败俗的老头儿会穿上一件干净的布洛克斯兄弟公司制的衬衫，刮了脸，梳过头，还披上一件花呢外衣，留起两撇干净利落的白胡子。他这样被奈特雷看到并可以使他联想自己的父亲时，就不会感到如此的不适。

### 第二十四章 迈洛

在十二个月当中，迈洛最喜欢四月份。丁香花总在四月间盛开，葡萄也在藤上结熟了。人们的心跳加快，连胃口也会重新好起来。四月间，美丽的蝴蝶花与光泽满羽的鹌鹑交相辉映。四月是春天，迈洛·明德宾德到了春天很自然地想起柑橘来。

“那是柑橘吗？”

“是呀，长官。”

“我的士兵都喜欢吃柑橘，”指挥驻在撒丁的四个 B—26 型飞机中队的上校承认说。

“他们要吃柑橘，想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能从伙食帐里拨出钱来去买就成。”迈洛向他保证说。

“卡萨巴甜瓜呢？”

“在大马士革简直无法再便宜了。”

“我最爱吃卡萨巴甜瓜。这东西我一向最爱吃。”

“每个中队只要借给我一架飞机，只要一架，不要多，那么，只要你能把钱准备好，你要吃多少卡萨巴甜瓜，就供应你多少。”

“我们通过联营机构去购买吗？”

“大家都在联营机构里有股份。”

“真是一件奇怪的事！简直太奇怪了！你是如何办到的呢？”

“大批购买，就会达到很不一般的购买力。譬如说，炸牛排沾上面包屑。”

“我并不特别喜欢吃沾上面包屑的炸牛排，”这位驻在科西嘉北部的 B—25 型机群指挥官怀疑地嘟囔说。

“沾上面包屑的炸牛排营养丰富，”迈洛坦诚地告诉他，“它里面有蛋黄和面包屑。羊排骨也是一样。”

“喔，羊排骨，”B—25 型机群的指挥官回答，“羊排是好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吗？”

“最上等的，”迈洛说，“黑市供应的最上等的。”

“小羊排吗？”

“是用你从没见过的最漂亮的粉红小纸袋包装的。小羊排在葡萄牙卖得并不贵。”

“我没有权力派架飞机去葡萄牙。”

“我能，只要你能借给我飞机，还派给我一个驾驶员。你一定要记住——你可以找德里德尔将军。”

“德里德尔将军会再到我们食堂来吃饭吗？”

“只要你用我的纯黄油煎的最好的新鲜鸡蛋给他做午餐，他会吃得象头猪似的。还有柑橘、卡萨巴甜瓜、蜜瓜、多佛尔海峡的箬鲷鱼片以及烤鳕鱼、乌蛤和贻贝。”

“每人都有份吗？”

迈洛说：“那是最好的一份。”

这位不肯合作的战斗机指挥官说：“我不喜欢这种方式。”他也不喜欢迈洛。

“北边有个不合作的战斗机指挥官老是找我的麻烦，”迈洛后来向德里德尔将军抱怨说。“经常一个人就会把全体都毁了，如果这样下去你就再也吃不到用我的纯黄油煎的新鲜鸡蛋啦。”

于是德里德尔将军把这个不合作的战斗机指挥官调到所罗门群岛去挖墓，用一位患粘液囊炎的老年上校来替代他。这位上校特别喜欢吃荔枝。他还介绍迈洛结识了林陆上一位指挥 B—17 型机群的将军，他特别喜欢吃波兰香肠。

“用花生在克拉科夫就可以换到波兰香肠，”迈洛告诉他。

“啊，波兰香肠，”将军非常留恋过去的生活，感叹地说。“你知道，要是能搞到一大截波兰香肠，我愿意和他交换任何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

“你什么东西也不用拿出来。只要每个食堂拨给我一架飞机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和一个听话的驾驶员就行了。另外，在第一次订货时，必须预付一部分现款作为保证金。”

“可是克拉科夫远在敌后几百英里，你怎么把香肠搞到手呢？”

“日内瓦有一个波兰香肠的国际交易所。我只要派飞机把花生运到瑞士，就可以照市场上的公开价格交换到波兰香肠了。花生被他们运往克拉科夫，波兰香肠被我运到这儿来给你。你要多少波兰香肠，联营机构就可以给你运来多少。另外还有柑橘，不过是用人工染了点颜色。还有马耳他的鸡蛋，西西里的苏格兰威士忌。你向联营机构买东西，等于付钱给自己，因为你也是一个股东，所以你实际上是不花一文钱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买到了。这不是挺有意义吗？”

“你真是天才，这样的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叫迈洛·明德宾德。我二十七岁啦。”

从各处飞回迈洛·明德宾德的飞机来，驱逐机、轰炸机、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在卡思卡特上校的机场上降落，驾驶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些十分听话的人。这些飞机的机身上都涂着各个飞行中队的队徽，颜色鲜艳。队徽象征着各种值得称颂的理想，如勇敢、力量、正义、真理、自由、博爱、荣誉和爱国精神等等。迈洛的机械师总马上用乳白色的双层油漆把这些队徽涂掉，然后印上刻好的深紫色的标志：“迈—明水果土产联合公司”。“迈—明”代表迈洛和明德宾德。迈洛坦诚地透露，加上连字号，是为了避免给人一个印象：这个联营机构的独资老板是他。拨给迈洛使用的飞机从意大利、北非、英国的机场和利比亚、阿森松岛、开罗、卡拉奇等地的航空运输指挥站飞来。他们把一部分驱逐机换成了运输机，另一部分则留着应付紧急托运和递送零星包裹的任务。他还把卡车和坦克从地面部队那里弄来，作为短程运输工具。每个大队的官兵都有一份股份，个个发福，两片闪着油光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嘴唇中衔着牙签，来来往往，听命调遣。迈洛亲自经营那些正在日益扩大的业务。他那操劳过度的脸庞上刻了一条条再也无法消失的水獭毛色的皱纹，形成了一副严肃而疑虑的憔悴面容。大家除了尤索林外，都认为迈洛是一个笨蛋，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告奋勇去当食堂管理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干得那么认真。虽然迈洛也被尤索林认为是个笨蛋，但同时他也知道迈洛是个天才。

迈洛有一回飞往英国去采购一批土耳其芝麻糖，四架满载着甘薯、甘蓝、芥菜和黑斑豌豆等蔬菜的德国轰炸机，被从马达加斯加飞回的途中带回。一走下飞机迈洛就发现机场上有一小队武装宪兵在等候关押德国驾驶员，并把他们的轰炸机没收。这一下可把迈洛弄得目瞪口呆。“没收！”迈洛听到这两个字，简直就象中了邪，他怒气冲天，暴跳如雷，用手指着卡思卡特上校、科恩中校和那个脸上有疤、手执冲锋枪带领宪兵的上尉这三张明知自己没有理由的脸痛骂起来。

“这里是俄国吗？”迈洛高声地斥责他们。他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大叫着“没收？”“请问从什么时候起美国政府的政策是要没收公民的私人财产的！真可耻！你们这伙人居然想出这样的一个主意，真可耻！”

“但是，迈洛，”丹比少校有点胆怯地打断他说：“咱们毕竟是在跟德国打仗，这全是德国飞机。”

“根本就不是！”迈洛愤怒地反驳。“这几架飞机是联营机构拥有的。咱们官兵人人都有一份股份。没收！你们怎么能把自己的财产没收呢？真是的，没收！我有生以来还从没听说过这么低级下流的事情呢。”

迈洛说得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等他们再一看到时，迈洛的机械师已经当着他们用双层白漆覆盖掉这些德国飞机机翼、机尾和机身上原来的字徽，还用模板印上了“迈——明水果土产联合公司”的字样。这样一来联营机构就被迈洛变成国际性的卡特尔



了。

迈洛的联营机构拥有的巨大空中船队满天飞行，不间断地来往于挪威、丹麦、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芬兰、波兰以及欧洲各地之间，只是不去俄国，因为迈洛不愿意跟俄国做生意。当乐意参加的人都参加了迈洛的水果土产联合公司之后，迈洛又开办了一家附属企业，“迈——明糕点联合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是他自己，并更多的资金和飞机从伙食经费中调拨了来经营糕点生意。他经营的糕点有英伦三岛的圆饼和松饼，有哥本哈根的梅干和丹麦乳酪，还有巴黎、兰斯和格勒诺布尔的乳酪饼、奶油卷、奶油千层饼、花色小蛋糕，柏林的水果蛋糕、裸麦面包、姜汁面包，维也纳的杏仁果酱饼、巧克力饼，匈牙利的有馅卷饼和安卡拉的果仁蛋糕。迈洛每天早上派遣飞机飞往欧洲和北非各地。飞机上拖着红色的长条广告牌，用特大的方体字宣传每天的特色商品，圆腿肉七角九分喽，鳕鱼二角一分。迈洛有赚钱的门道，还把广告牌出租给佩特牛奶公司、盖恩斯狗食公司和诺克泽默公司，一笔额外的现金收入增加进联合公司，同时，他经常酌留部分空中广告地位，免费让佩克姆将军使用它进行社会教育。例如：“要讲究整洁”，“忙乱出大错”，“共同祈祷的家庭共聚在一起”等等。迈洛还出钱在柏林的阿克西斯·萨利和豪·豪爵士每天的广播节目前插入广告，对他的公司进行宣传，因他在各条战线上的生意都越来越旺。

在世界各地自由飞行的迈洛飞机，早已被人们所熟悉。迈洛后来有一天，跟美军当局订立了合同，把德军在奥尔维耶托防守的一座公路桥梁轰炸掉；他同时又跟德军当局订立了合同，用高射炮火打击他自己的进攻，保卫奥尔维耶托的那座公路桥梁。他轰炸桥梁，美军必须把轰炸费用付给他，附加百分之六的小费；他保卫桥梁，德军也必须把防卫费用付给他，附加百分之六的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费。另外约定，每击落一架美军飞机，德军就再迈洛他一千元奖金。迈洛认为，由于两国的军队都是社会性的团体，私人企业在这样的交易中能够获得额外赢利。合同一经签订，不论轰炸公路桥梁还是保卫公路桥梁，迈洛的联营机构似乎不用出动一兵一卒。也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因为办这件事德美两国政府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何况它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力量投入进去。结果，迈洛只在两张合同上签两回字，就得到了巨额报酬。

对双方来讲迈洛这个办法很公平。一方面，由于迈洛的飞机可以飞往各地，因此他的飞机就可以潜入德军阵地偷袭而不致惊动德国高射炮手。另一方面，由于迈洛知道美军将要进行的袭击，他就有充分的时间向德军发出警告，好让他们的高射炮手就地待命，一俟美军飞机进入射程就马上开火。除了尤索林帐篷里的那个死人外，联营机构的每个成员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他在到达战场的当天一飞到目标上空，德军高射炮火就击毙了他。

为此尤索林十分愤怒，向迈洛兴师问罪。“不是我杀死他的！”迈洛激动地回答。“告诉你，我出事的那天根本就不在场。你认为，我们的飞机飞去轰炸的时候，德军的高射炮是我开的吗？”

“但是整个事情是由你一手策划的，是不是呢？”尤索林在那条湮没在黑暗中的小路上也大声向他喊叫。那条小路从汽车调度场一些静静停着的车辆旁边向露天电影场通去。

“我可什么也没有策划过，”迈洛恼怒地回答，同时使劲抽搐着鼻子喘气，激动得连鼻梁都发青了。“不管是不是与我有关，反正桥梁是德国人把守着的，我们要去炸掉它。我不过是看到这次任务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就趁机赚了一笔。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迈洛，在那次任务中打死了一个住在我帐篷里连行李都没有打开的人。”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但是，他并不是我杀死的啊。”

“你不是为这件事得到了一千元的额外报酬吗？”

“可是，他并不是我杀死的。我告诉你，那天我甚至都没在场。我去巴塞罗那买皮剔骨的沙丁鱼和橄榄油去了。我可以拿购货单向你证明。我也没有得到那一千元，它是归联营机构的，大家都有一份，你也包括在内。”迈洛真心诚意地要求尤索林同意他的看法。“你看，尤索林，不管那个讨厌的温特格林说些什么，这场战争可不是我发动的。我只不过想办法利用战争做点买卖。这难道有什么错误吗？你知道，用一架中型轰炸机连同机组人员换一千元，这笔生意还是挺划算的。要是我能把德国人说服每击落一架美机就付给我一千元，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呢？”

“问题是：你做交易的对象是敌人。你难道不清楚我们是在打仗吗？人们正在死去。苍天在上，你要看看四下里的情况！”

迈洛无精打采地自我控制着，摇摇头说：“可是我们的敌人并不是德国人。噫，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不错，咱们是在同他们作战。但是，德国人也是我们联营机构里名望很好的股东。他们是股东，他们的权利我有责任保护。也许，这场战争是德国人发动的。也许，他们杀了成百万的人，可是他们付起钱来却比我所知道的我们的一些盟国更加痛快。我必须严格遵守我跟德国人订立的合同，难道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难道你不能站在我的立场上来看看这问题吗？”

尤索林厉声驳斥说：“不能。”

迈洛被这样驳斥，毫不掩饰内心的不高兴。那是一个闷热的月夜，蚊蚋成群，飞蛾扑面。迈洛把手臂举起，指向露天电影场。这时候一道充满了灰尘的白光从放映机直射出。在黑暗中构成圆锥形的光圈，观众的身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荧光。他们斜躺在椅子上，一副想要睡去的样子，大家都抬脸注视着银幕。迈洛眼含热泪，露出了诚实的神色，他脸上显得质朴而清白，避蚊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与汗珠混合在一起，放射出微弱的光芒。

“你看这些人，”他嚷着说，激动得哽咽起来。“他们大伙儿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同胞，我的战友。他们都是我最要好的伙伴。你认为我会毫无理由地伤害他们吗？难道我的心还不够沉重吗？你看，我在埃及买的大批棉花现在全堆积在码头上，难道你没看出这件事给我带来多大苦恼吗？”迈洛断断续续地说，他象快要淹死的人那样一把抓住尤索林的衣服。他的眼睛象褐色毛虫似的明显地眨动着。“尤索林，我买下了那么多棉花，现在可怎么办呢？你让我买下那么多棉花，你一定要负责任。”

堆积在埃及码头的棉花象小山，却没有人要买。迈洛做梦也没有想到尼罗河流域的土地会这么肥沃，也没想到他买下的这些棉花竟会积压下来。他的联营机构的各个食堂全帮不了忙。相反，食堂的成员还纷纷起来造反，坚决反对迈洛要按人头强加给每个成员一份埃及棉花的建议。在这场危机中，就连他的忠实可靠的德国朋友也不能再帮他了，他们宁愿使用代用品。迈洛的食堂甚至不肯容他把棉花堆在那里，因此迈洛不得不把棉花存放在仓库里，费用浩大，使迈洛的现钞存款快用完了，把迈洛从那次奥尔维耶托战役中赚下的钱消耗光了。迈洛开始向家里写信要钱，这些钱是他在生意好的时候寄回去的，但很快这笔钱也差不多花光了，可是每天迈洛订购的棉花仍旧源源不断运到亚历山大港的码头上。迈洛好不容易在国际市场上把一部分棉花亏本脱手。精明的埃及掮客们在地中海东部各地统统吃进这些抛售出去的棉花，然后又按原价卖给迈洛，这一来，使迈洛真的陷入了恶性循环。

“迈一明水果土产联合公司”面临破产。迈洛时时刻刻都在咒骂自己不该贪得无厌，愚蠢之极，抢购下了埃及的全部棉花，可是合同就是合同，是必须履行的。一天晚上，吃了一顿丰盛晚餐之后，迈洛的全部轰炸机和战斗机一齐起飞，于空中编队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后，轰炸了美军自己飞行大队的驻地，因为他和德国人签订了一份合同，这次是规定要把他自己的全套装备炸毁。迈洛的飞机分几路协同一致袭击，轰炸了美军机场上的汽油库、弹药库、修理棚以及棒棒糖形停机坪上的 B—25 型轰炸机，只有起落跑道和各个食堂才幸免于难。这是因为完成轰炸任务之后他们可以在那条跑道上着陆，然后在休息之前可以吃一顿食堂里的热快餐。他们轰炸的时候，飞机上的着陆灯全部亮着，因为地面上根本没有人开火还击。他们把四个中队，军官俱乐部和大队部办公楼炸毁了。官兵们逃出帐篷，惊慌失措，晕头转向。一会儿工夫，地上到处都是哀号呼救的伤员。一串杀伤炸弹爆炸在军官俱乐部的院子里，那座木房子的墙壁上弹痕累累，站在餐柜旁的军官们被弹片打穿了腹背，痛苦万状地弯下腰来，终于倒到了地上。别的军官们魂飞魄散地朝两个出口处逃窜，但他们又不敢出去，于是都在那里拥挤着，构成了一道密密层层、鬼哭狼嚎的人肉堤坝。

卡思卡特上校费力地从慌乱的人丛中挣扎着爬出来独个儿跑到了门外。他抬头一看，不禁惊慌失措。迈洛的飞机从容地掠过盛开花朵的树梢飘过来，炸弹舱门敞开着，机翼下垂，象鼓起的眼睛似的巨型的着陆灯发出可怕的闪耀的光芒。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吓人的场面，禁不住惊恐地喘了一口气，急忙一个箭步窜进了他的吉普车，几乎要哭泣起来。他油门一踩，把汽车发动起来，尽快地驾驶着摇摇晃晃的车子朝机场疾驶而去，那双松软无力、没有一点血色的大手使劲把方向盘攥住，有时还拚命地乱按喇叭。有一次，为了躲避开路边一群只穿衬衣衬裤、低下头、面如土色，用瘦胳膊当小盾牌抱着头往山里狂奔的人，他一个急转弯，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差点送掉自己的性命。公路两边，红色、黄色、橙色的火焰在熊熊燃烧，营房和树木也都着了火。迈洛的飞机还在不停地飞来飞去，耀眼的白色着陆灯闪亮着，炸弹舱门敞开着。吉普车开到机场指挥塔的门口时，卡思卡特上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急刹车差点把车子弄翻。车子还在危险地滑动，他就跳了下去，飞快地冲上台阶，塔里有三个人正在那里忙着摆弄仪器和操纵装置。他猛地冲上去，把其中的一个人推走，伸手就去夺镀镍的麦克风。他两眼象发疯似的闪闪发光，肥胖的面孔由于紧张而扭曲了。他使劲把麦克风抓住，声嘶力竭地对着话筒狂叫：“迈洛，你这个杂种，你疯了吗？你究竟在干些什么？给我快滚下来！滚下来！”

“别叫了行不行？”迈洛就在他身旁站着，手里也拿着一个麦克风。“我就在这儿。”迈洛责备地看了他一眼，又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太好了！弟兄们，你们干得非常漂亮，”他对着麦克风用赞赏的口气大声说。“可是我看见还没有炸掉一个供应棚，那可不行。珀维斯，我已经跟你说过，千万别干这么没水准的事。现在你立刻到那里去把它搞掉。不过这一回要干得从容些——别急躁。急躁是没有用的，珀维斯。急躁是没有用的。我早已对你说过这点，这可能是第一百次我对你这么说了。急躁是没有用的。”

不久，头顶上的扩音喇叭嘎嘎响了起来：“迈洛，我是阿尔文·布朗，我已经扔完了炸弹。现在要我干什么呢？”

迈洛说：“扫射。”

阿尔文·布朗惊奇地说：“扫射？”

“这是合同里规定的，”迈洛以迫于无奈的语气告诉他。“不干不行。”

“好吧，”布朗勉强答应说。“如果这样，我就扫射。”

迈洛这次太过分了。轰炸自己的官兵和飞机，甚至连最冷漠无情的旁观者都感到无法忍受。看来，他快完蛋了。政府高级官员都赶来调查，报纸用醒目的大标题攻击迈洛。国会议员们怒气冲天，纷纷谴责迈洛的罪行，并要求惩办他。有孩子在军队服役的妇女们组织了斗争团体，对迈洛进行严烈地批判。无人出来为

他辩护。他惹恼了各地品行端正的人，迈洛成了众矢之的。最后他不得不公布他的计算单及其所获的巨额利润。这笔钱他可以用来向政府赔偿他所毁坏的全部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有剩余。多余的钱使他可以继续做埃及棉花生意。当然，这笔钱是大家共享的。然而，整笔交易中最可笑的部分是，他根本不用赔偿政府一分钱。

“政府在‘民主政治’一字的含义里就是人民，”迈洛解释说。“我们是人民，对不对？因此，我们完全正当地就地占有这笔钱。坦白地说，我希望看到政府完全从战争里摆脱出来，把整个战场留给私人企业。如果我们把欠政府的债务全部偿还给政府，那就只会增加政府进行垄断，阻止其他的个人轰炸他们自己的人员和飞机。这样，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迈洛的意见当然是对的，因而立即获得了大家的同意，只有几个象丹尼卡医生那样不懂世情的人例外。丹尼卡医生脸板着，窝了一肚子火，不露声色地批评他们，说这是不道德的。迈洛后来为了平息他的怒火，就以联营机构的名义把一张花园用的铅架轻便折叠椅子赠送给他。这样，每当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踏进丹尼卡医生的帐篷时，他马上把椅子折叠起来，拿到帐篷外面；等怀特·哈尔福德一走，他又可以将椅子拿进帐篷里去。在迈洛进行轰炸时，简直把丹尼卡医生气疯了。他不躲避轰炸，而是在阵地上尽自己医生的职责，在弹片乱飞，机关枪扫射，燃烧弹齐鸣当中，他趴在地上，象只灵活的蜥蜴似的在伤员中爬来爬去，手拿止血带、吗啡针、石膏夹板以及磺胺等等为伤员止血。他神色忧郁，默默无言，不得已时才说一句话，从每个伤员血迹斑斑的伤痕里看出他自己死亡的恐怖情景。他不知疲倦不分白天黑夜地忙个不停，第二天便得了感冒，于是不乐意地匆忙跑到医务室去找格斯和韦斯给他量体温，顺便把蒸馏器和芥末硬膏取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丹尼卡医生那天晚上为伤员治疗时听着他们的呻吟，感到非常悲痛，黯然神伤，愤怒的火焰不知如何发泄。在轰炸阿维尼翁的那天，在机场上他也是这样子。尤索林当时从轰炸机的舷梯上向下走了几步，一丝不挂，惊骇万状，赤裸的脚后跟、脚趾头、膝盖和手臂，斯诺登的鲜血沾满了全身。他说不出话，直管用手指着机舱里僵卧着的、马上就要死去的通讯员兼射手斯诺登。在他身旁，一个更年轻的机尾射击手躺在那里，每次这个人看到奄奄一息的斯诺登，就马上昏过去。

斯诺登被人们向从机舱里抬下来，搁在担架上，送上了救护车。这时丹尼卡医生轻轻地为尤索林披上一条毯子，然后把他带上吉普车。他们在麦克沃特的帮助下三人乘车悄无声息来到了中队医务室。丹尼卡和麦克沃特把尤索林扶了进去，让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用冰冷的药棉花球把斯诺登溅在他身上的血迹全部擦洗干净。丹尼卡医生给了尤索林一片药，给他打了一针，让他睡了十二小时。等尤索林醒后去看丹尼卡医生时，医生又让他吃药打针，让他又睡了十二小时。当尤索林再一醒来去看医生时，医生再一次让他打针吃药。

“我到底要吃多少药片，打多少针？”尤索林问他。

“除非你感觉好些，否则你就要吃药打针。”

“现在我就觉得很好。”

丹尼卡医生感到十分惊讶，晒黑了的憔悴的额头上露出了皱纹。“那么，为什么你不穿上衣服呢？为什么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

“因为我再也不愿穿上制服。”

听尤索林这样解释后，丹尼卡医生就把注射针筒放在一边。  
“你真的觉得很好吗？”

“我觉得很好。然而你给我打了那么多针，吃了那么多药，叫我感觉有些呆板。”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那天尤索林就这样赤身露体地走来走去，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还是这个样子。迈洛到处寻找他，最后在一个小小的军人墓地后的一棵树上找到他。斯诺登的遗体即将安葬在这个墓地里。迈洛穿着一身平常办公的装束——草绿色的军裤，整洁的草绿色衬衫和领带，一道闪闪发光的银色中尉领章配带在身上，硬皮帽檐的军帽戴在头上。

迈洛在树下抬起头来责怪地向尤索林叫喊：“我到处找你！”

尤索林回答：“你应该到这棵树下来找我，我在这里呆了一上午。”

“下来，尝尝这个，看看味道怎么样。这事很重要。”

尤索林摇了摇头，仍旧赤身露体地用两手紧抓住上面的树枝，使自己平稳地坐在最低的树杈上。他一下不肯动弹。迈洛没有办法，只得不高兴地伸出手去抱着树身，开始爬树。他吃力地笨手笨脚向上爬，累得气喘吁吁。等他再攀高一点，可以把一条腿跨过横枝，停下来吸一口气时，他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磨蹭得不成样子。他歪戴着军帽，差点就要落下。等帽子刚往下滑时，他慌忙一把接住。豆粒大的汗珠在他胡须周围象透明的珍珠似的闪烁着光芒，而眼睛下面的汗珠则象不透明的水泡那样鼓了出来。尤索林冷眼看着他。迈洛小心翼翼地把身子转过来，这样能跟尤索林面对面。他把一块棕色的又圆又软的东西上的一层薄纸剥开，然而向尤索林递去。

“请你尝尝，告诉我味道怎么样。我想供应大伙吃这个东西。”

尤索林问，“这是什么玩意儿？”一面咬了一大口。

“巧克力棉花糖。”

尤索林一阵呕吐，把一大口巧克力棉花糖正好吐到了迈洛的脸上。“喂，快拿走它！”他气冲冲地说。“我的基督！你疯了吗？还没有去掉该死的棉花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试着尝尝，”迈洛恳求说。“它不致于那么坏吧。真的会那么不好吃吗？”

“简直糟糕透了。”

“可是我一定要让食堂供应大伙吃这东西。”

“谁都咽不下去这种玩意儿。”

“他们非得咽下去不可，”迈洛蛮横而厉声地命令说。他把一只手松开，用一个手指神气活现地在空中一挥，险些儿摔下去，把脖子跌折了。

“再挪过来一点，”尤索林邀请他说。“这样就会更安全一些而且能看见所有的东西。”

迈洛双手紧紧抓着上面的树枝，提心吊胆地一点一点往旁边挪动。他面孔紧张地绷起了。等他到达尤索林身旁安然坐定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亲切地摸摸那棵树。“这棵树多么好啊，”他以所有者的感激口气赞赏地说。

尤索林回答，“这是生命之树，”一边摆动着他的脚趾。“也是识别善恶之树。”

迈洛凑近树皮和树枝认真地瞧了瞧。“不，不是，”他回答说，“这是栗子树。我应该认识。栗子我也卖过。”

“随便你怎么说吧。”

他们俩默默无语地在树上坐了几秒钟，两腿垂下来，摇晃着，两手几乎伸得笔直，攀着上面的横枝。一个除了穿着一双皱底凉鞋外全身赤裸，另一个却穿着全套草绿色的粗呢军装，连领带也打得很齐整。迈洛有些犹豫地用眼瞟了瞟尤索林，不知到底要怎么开口。

“有件事我想问你，”他终于开口说。“你一丝不挂，我不想来干涉你。但是我知道，你不穿制服的原因。”

“就是不想穿嘛。”

迈洛的头象麻雀啄食那样不停地点着。“我清楚，我清楚，”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他显出一副困惑的神色很快地说。“我完全清楚。我听阿普尔比和布莱克上尉说你疯了。我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又谨慎地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地寻思着下一句问话。“你真的今后再也不穿制服了吗？”

“我是这样想。”

迈洛连忙点头，装得像他仍能明白似的，然后又沉默不语地坐着，心情郁闷地陷入了深思。一只头上有一撮红毛的鸟使劲地拍着黑色的翅膀，飞过他们下面一簇颤动的灌木丛。尤索林和迈洛在树荫里坐着，由斜坡上的一层层薄薄的青草遮着，周围长满了灰色的栗树，还夹着一棵银色的云杉。头顶的太阳高高地悬挂，在广阔蔚蓝的天空里低低地点缀着几朵洁白的、犹如棉絮一般的浮云。没有一丝微风，他们周围的树叶纹丝不动地垂挂着。阴凉的地方也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周围一片寂静。迈洛突然直起腰来，压低嗓子叫了一声，一面激动地向那边指去。

“看看那边！”他惊呼起来。“看看那边！那边正在举行葬礼哩。那象是一片公墓，是吗？”

尤索林用毫无语调的声音慢慢地回答。“那边正在埋葬的，就是那天轰炸阿维尼翁时在我飞机里死去的那个小伙子斯诺登。”

迈洛问：“他是如何死的？”吓得几乎发不出声音。

“被打死的。”

迈洛悲痛地说：“那太惨了。”棕色的大眼睛里噙满着泪水。“可怜的小伙子。那真是太惨了。”他使劲地咬紧抖动的下嘴唇，接着又激动地提高声调说下去。“要是几个食堂都不同意买我的棉花，情况会更不妙。尤索林，他们到底搞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拥有这个联营机构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人人都有一份吗？”

尤索林挖苦地问。“连我帐篷里的那个死人也有了一份吗？”

“他当然也有一份，”迈洛非常慷慨地向他保证说。“中队里人人都有一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没到中队他就被打死了。”

迈洛熟练地扮了一个忧伤的鬼脸，把头掉过去。“我希望你不要再你帐篷里的那个死人来作弄我，”他气愤地顶他一句。“我跟你说过，他的死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看到这个把埃及棉花市场垄断的好机会，结果给大家惹了这么大的麻烦，难道是我的错吗？我怎么知道棉花会供应过剩呢？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供应过剩。垄断市场的机会不是经常能碰到的。遇到这样一个机会，我就不能让他溜走，这是够机灵的。”迈洛看到六个穿制服的抬棺材的人从救护车上抬下一口简陋的松木棺材，轻轻放在刚挖好还敞着大口的墓穴旁边。他竭力抑制着自己的一声哽咽。“我现在没卖掉一分钱的棉花，”他伤心地说。

面对这一套没有任何意义的虚伪葬礼，以及迈洛这种悲痛欲绝的模样，尤索林毫无感觉。从相当远的距离外轻声传来，主持葬礼的牧师的声音，就象一阵气体发出单调的嘶嘶声，几乎听不出一句话。尤索林可以辨别出梅杰少校那瘦长的身体，还自认为看见丹比少校拿着一条手帕在揩额头。丹比少校自从惹恼了德里德尔将军以后，始终被发抖的毛病困扰着。此外，还有几排士兵围着那三个军官，形成一个弧形，象木头人似的呆板地站着。四个无所事事、身穿条子工作服的掘墓人，用铲子撑着身体，冷漠地在那一大堆很不调和的紫铜色的松土旁边站着。尤索林凝视着，牧师带着赐福的表情把眼睛抬起来注视着尤索林，悲伤地用手揉揉眼睛，然后又抬眼用寻找的目光注视着尤索林。最后把头低下去，尤索林认为，葬礼仪式的高潮也就此结束了。四个穿工作服的掘墓人用吊索把棺材吊起。徐徐放入墓穴。迈洛全身很强烈地抖动了一阵。

“我再也看不下去啦，”他极度痛苦地把脸转过去喊道。“我不能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联营机构被那些食堂断送掉。”他牙关紧咬，极其哀伤而忿恨地摇摇头。“要是他们真有那么一点忠心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的话，他们就会买我的棉花，他们直到感到痛心，他们那么就可以继续买我的棉花，一直买到他们感到更加心痛。他们可以放一把火把夏季的制服和内衣烧光，这样，我的棉花就会有较大的销路了。可他们就是什么也不干。尤索林，现在你如果帮我吃完这块巧克力棉花糖，这会儿也许味道会不错。”

尤索林推开迈洛的手。“迈洛，算了吧，人是不能吃棉花的。”

迈洛狡黠地沉下了脸。“其实这不是棉花，”他哄着他说，“刚才我不过是跟你开玩笑罢啦。实际上是棉花糖，很好吃的棉花糖。你尝尝看。”

“你在说谎。”迈洛神气十足地反驳：“我从来不说谎。”

“你现在就在说谎，”

“如果没有必要我决不说谎，”迈洛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转开视线一会儿，讨好地眨眨眼睛。“我这玩意儿比棉花糖好多了，确实要好。这是用真正的棉花做的。尤索林，你一定得帮我劝服大伙儿吃这种巧克力棉花糖。埃及棉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

“可是棉花吃下去是不消化的呀！”尤索林强调说，“吃下去会使人生病，难道你会不明白？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为什么不试一试吃棉花过日子呢？”

“这试过了，”迈洛垂头丧气地承认说，“它使我很不舒服。”

显视出一片黄绿色的墓地，黄得犹如干草，绿得就象煮熟了的甘蓝。牧师过了一会儿往后退下，那半圆形的穿着米色制服的人群象漂浮在水上的碎片那样，开始慢慢散开。人们沉默无语、不慌不忙地走上停在坑洼不齐的肮脏道路旁边的汽车。牧师、梅杰少校和丹比少校另成一队，心情沉闷地低着头，彼此保持着几英尺的距离，好象互不相识似的，分别上了自己的吉普车。

尤索林说：“全部葬礼结束了。”

“结束了，”迈洛垂头丧气地附和着，“毫无希望了。都是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我让他们自由决定。我从这件事里得到一个教训，如果下次在做类似的事情，我就不会让他们自由决定了。”

“你为什么不把棉花卖给政府呢？”尤索林心不在焉地建议，一面看着四个穿条子工作服的士兵一铲铲地把一堆紫铜色的泥土扔回墓穴里。

迈洛粗暴地把尤索林的建议否决了。“这是个原则问题，”他坚定地解释说。“政府是不管生意的，而我也是世界上最最不愿把我的生意与政府搅在一起的人啦。但做买卖也是政府的职责。”他灵机一动，想起来了，于是得意洋洋地继续说下去。“这话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他是总统，因此，这句话一定是正确的。看来，政府有责任，统统买下我囤积而又没有有人要的棉花，那么我就可以好好赚上一笔了，是不是呢？”迈洛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心情沮丧，变得焦虑不安。“可是我怎样才能使政府收购我的棉花呢？”

尤索林说：“行贿呀。”

“行贿！”迈洛暴跳如雷，差点儿又失去平衡，跌折自己的脖子。“你说这话真让人感到羞耻！”他声色俱厉地说，好象从起伏的鼻孔和拘谨的嘴唇中喷出来似的，干枯的胡须被气得也抖动了一下。“你知道行贿是犯法的。可是做买卖赚钱是合法的，对吧？因此，为了获得正当的利润去行贿，不能算违法，对吗？不，当然不算违法！”他用平静的，近乎是可怜巴巴的苦恼神色沉思起来。“我如何知道应该向哪些人行贿呢？”

“哦，这你不用担心，”尤索林轻轻一笑，安慰他说，这时吉普车和救护车的引擎把使人昏昏欲睡的寂静打破了；后面的车辆也开始往后驶走了。“只要你愿意花大钱去行贿，他们自己会找上来的。就是一定得坦诚进行交易。对他们说个明明白白，你要什么，你愿意出多少钱。如果你一开头就羞羞答答，象犯罪似的做事，肯定你不会顺利。”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去，”迈洛说，“我呆在受贿的人当中觉得很不安全，因为他们都是些无赖的家伙。”

“你会很顺利的，”尤索林充满信心地给他打气说。“要是你碰到什么麻烦，你就告诉大家，为了美国的安全，要求国内有一个强大的埃及棉花投机企业。”

“的确是这样，”迈洛一本正经地说。“有了一个强大的埃及投机企业，就会有一个更为强盛的美国。”

“当然是这样了。如果这还行不通，那你可以举出数字证明有多少美国家庭的收入是靠棉花买卖的。”

“确实棉花买卖是很多美国家庭的收入来源。”

“你看，是这样吗？”尤索林说，“这件事你比我要内行得多。你说得让人听了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这是真的，”迈洛恢复了原来那副傲慢的神气说。

“我也正是这么想。你信心十足干下去好了。”

“你肯定不能陪我一起去吗？”

尤索林把头摇了摇。

迈洛内心想试一试。他把尤索林吃剩的那块巧克力棉花球塞进自己的衬衫口袋，然后谨慎地从树枝上一点点移向光滑的树身。接着，他笨拙地伸开双臂搂抱住树身，开始往下滑去，但是他那双边太滑的平底鞋，害他几次差点跌下去摔伤。他滑了一半，忽然改变了主意，又爬上去，胡须上沾满碎树皮，因为使劲而使紧张的面孔涨得通红。

“我希望你穿上制服，别这样赤身裸体地到处乱跑，”他在重新爬下树匆匆离开之前，郁闷地对尤索林说。“也许你会开创一种风气，那么我积聚的这些可恶的棉花就再也卖不掉了。”

## 第二十五章 随军牧师

随军牧师有相当时期一直都想不明白，周围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能够肯定有一位上帝在周围呢？美军里的一位再浸礼教牧师，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处境也是够困难的；如果不存在信仰，几乎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事。

他害怕大声说话的人。象卡思卡特上校那样不畏艰险、敢作敢为的人，使他感到自己孤单无助、不知应该怎么办。他在军队里，无论起到哪里，都是一个陌生人。官兵在他面前不及在别的官兵面前那样自然，甚至连其他的牧师对他也不像他们彼此之间那么友好。在惟一美德是成功的这个世界里，他感到自己是失败者。他痛心地注意到，自己缺乏教士的自信和处世本领，而其他教派的许多同人就因为具备这两点而干得很出色。他就是没有胜过其他人的本领。他认为自己生得丑陋，回家和妻子团聚是每天他想的事情。

实际上，牧师长得并不难看，他那张愉快而机敏的脸，象砂岩一般灰白、脆弱。对任何问题他都很公正。

也许华盛顿·欧文真的就是他。也许他真的一直在那些他毫不知晓的信件上签了华盛顿·欧文的姓名。他明白，这种记忆错误在医学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他明白，要真正知道任何事情是没有办法的，甚至也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知道的道理。他记得很清楚——或者可以说他认为自己记得很清楚——他觉得第一次看见尤索林躺在医院里病床上之前，在什么地方就已经见过他了。他记得，当大约在两周之后尤索林到他帐篷里来要求免除他的战斗任务时，他也同样感觉到不安。到那时候，当然了，牧师已经在那个奇怪的、非正规的病房里什么地方遇见过尤索林了。那个病房里的每个病人似乎都是不安份的，只有那个从头到



脚敷上石膏，缠上绷带的可怜病人例外，有一天有人发现他嘴里含着温度计就突然死了。但是根据牧师的印象，前一次他会见尤索林是在某个更为重要、更为神秘的场合，是在某个遥远的、无法记起的、甚至是完全超越世俗的时代里，那次他也同样承认他没有任何办法帮助他。

牧师不断被这种疑虑折磨着瘦削、有病的身躯。是否有一种真正的信仰，或者死后有没有灵魂？有多少天使能够在—根大头针针尖上跳舞？上帝在创世纪之前的那无数年代里，自己到底在忙什么？如果不需要防范别人的话，为什么又要在该隐的额上打上个保护的印记呢？亚当和夏娃果真生了女儿吗？这些都是使他感到头痛的重大而复杂的本体论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对他来说似乎始终不及仁慈和礼貌这一问题那样更为重要。他被怀疑论者的二难推理急得浑身冒汗。许多问题的解释他不能接受，又不愿认为它们是无法解释的而弃之不顾。他决不是既无痛苦也无希望。

尤索林那天坐在牧师的帐篷里，双手捧着牧师用来安抚他的那瓶微温的可口可乐。牧师犹豫地问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是非常清楚是第一次遇到某一情况，但却感到过去好象曾发生过？”尤索林敷衍地点点头。牧师怀着期待的心情呼吸有点急促起来，因为他准备和尤索林齐心协力，使劲气力把笼罩着生存的永恒奥秘的巨大黑幕最后揭开。“这种感觉你现在还有吗？”

尤索林把头摇了摇，接着解释说，“曾经见过的幻觉”不过是两根共同活动的感觉神经中枢——它们通常是同时起作用的——瞬息间细微的差别。牧师几乎没听进去。他感到很失望，但是他不相信尤索林的话，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征兆，一个秘密和难以置信的幻觉，认为尤索林还没有勇气讲。牧师的发现确实地有着令人敬畏的含义：如果不是天赐的顿悟就是一种幻觉；要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是获得上帝的赐福，要么就是疯了。这两种可能同样使他充满了恐惧和沮丧的心情。它既不是曾经见过的幻觉或是好象曾见过的幻觉，也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幻觉。可能还有他从未听说过的别的幻觉，其中一种幻觉可以简洁地解释他亲眼所见并经历过的这种令人困惑的现象，也可能他认为发生过的事实际上并不曾发生过，他可能是记忆方面而不是感觉方面出了问题；可能他从来也没真正认为他看见过他现在认为自己过去曾经一度以为自己见过的东西，现在他觉得他曾经认为地这样，实际上这种印象仅仅是一个幻觉的幻觉；可能只是他想象自己曾经见到过一个在公墓的树上坐的赤条条的男人。

牧师现在显然认为自己并不特别适合现在这份工作，他经常思考，如果到部队的某一其他部门去服役，例如当一名步兵或野战炮兵，或都甚至去当一名伞兵，可能会比较快乐些。他没有真正的朋友。在他遇见尤索林之前，飞行大队里任何人都使他感到拘束，他和尤索林相处也不很自然，尤索林不时显露出的鲁莽和反抗精神几乎经常使他感到紧张不安和惊恐万状，只有当他在军官俱乐部里同尤索林和邓巴呆在一起，甚至同奈特雷和麦克沃特呆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感到安全。和他们坐在一起，他就不用和别人坐在一起了；他就解决了他该坐在哪儿的问题，他就用不着同他不喜欢的那些军官坐在一起了。他每当走近那些军官时，他们总是过分热心地欢迎他，同时又急不可耐地等着他走开。那么多人被他弄得不自在。大家都对他非常友好，但没有一个是非常和善的。大家都和他讲话，但无人说出过什么真心话。尤索林和邓巴要比其他人轻松愉快得多，牧师和他们在一起也感到比较舒服。那晚卡思卡特上校又想把牧师撵出军官俱乐部的时候，他还被他们保护了，尤索林猛地站起来加以阻止，奈特雷则想制止尤索林，大喊了一起：“尤索林！”一听到尤索林的名字，卡思卡特上校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而大家感到惊奇的是，他吓得惊恐失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措，直往后退，结果把德里德尔军撞着了。将军生气地用胳膊肘把他推开，并命令他立刻回去叫牧师每晚都到军官俱乐部来。

牧师要保持自己在军官俱乐部里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就如同要记住下一餐他该在大队的十个食堂里哪一个食堂内就餐一样不容易。要不是因为他现在和那些新伙伴在军官俱乐部里找到些有趣的话，那么他早就想在被赶出来之后便再也不去了。除了俱乐部以外牧师晚上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在军官俱乐部里，他经常在尤索林的或是邓巴的桌旁坐下消磨时光，胆怯害羞默默地微笑着，除非别人跟他说话，要不很少开口，一杯浓浓的甜酒放在他面前，几乎尝也不尝，只是不熟练地玩弄着他那用玉米穗轴制的小烟斗，并且不自然地掩饰不会用的样子，偶尔还塞点烟丝进去抽上几口。他爱听奈特雷讲话，因为奈特雷酒后发出的悲喜交集的感慨充分反映出牧师本人浪漫的悲伤和孤独，并且总是使他怀念起妻儿，使他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每当奈特雷的坦率和幼稚的讲话使牧师感到有趣时，他就会连连点头表示了解和赞同，以此鼓励奈特雷。奈特雷还不至于冒失到夸耀自己的女友是妓女的地步。牧师主要是从布莱克上尉的态度里察觉出来的，因为每次布莱克上尉懒洋洋地从他们的桌子经过时总是对牧师狠狠地眨眨眼睛，并对奈特雷说些有关她的粗鲁而中伤的话。牧师并不满意布莱克上尉，想使他遭遇不幸。

所有人甚至奈特雷，似乎都不真正懂得罗伯特·奥利弗·希普曼牧师不光是牧师而且也是个大活人。他有一位他几乎狂热爱着的热情、娇妍美丽的妻子和相貌记不太清楚的蓝眼睛的孩子。孩子们将来总会长大成人，认为他是一个怪物的，他们也许会因为他的职业使他们在社会上处境困难而无法原谅他。为什么没有人能了解实际上他不是个怪物而是个正常、孤单的成年人，并且老是想过正常、孤单的成年人生活呢？他们如果刺他一下，难道血液就不会流出来吗？如果有人搔他痒，难道他就不笑吗？好像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从来没有发现，他象他们一样，有眼睛、有手、有器官、有形体、有感觉、有情感，与他没有区别，可以被同样的武器所打伤，被同样的微风吹得发暖发凉，他和他们吃一样的食物，虽然他被迫妥协，每一顿都得在不同的食堂里用餐。似乎只有惠特科姆下士一人了解牧师是有感情的，他通过越级向卡思卡特上校提出对阵亡或负伤的士兵家属发出打印的慰问信的建议，来伤害牧师的情感。

牧师在世界上感到只能相信他妻子。如果就让他和妻儿一起过一辈子，那么他也心满意足了。牧师的妻子是个不爱说话、性情和蔼的小个子女人，年纪刚过三十，黑皮肤，有魅力，细腰身，两眼机敏冷静，牙齿雪白，又尖又小，一张孩儿脸，显得很活泼。牧师常常忘记他孩子们的相貌，他每次拿出他们的照片时，总觉得好象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脸似的。牧师爱他的妻儿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以致他常常想绝望地躺在地上，象个被遗弃了的残废人那样大哭一场。他被各种牵涉到他们的病态的怪念头，各种对疾病和意外事故的可怕的预感，无情地折磨着。他每天想着可能妻儿得了恶性骨癌和白血症这一类令人恐怖的疾病；因为他没有使妻子学会如何止住动脉出血，每星期他总有两三次似乎看到他的小儿子因流血过多而死去；他还泪眼朦胧，痴呆地看着他全家人在踏脚板插座旁一个个触电死去，就因为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人体可以导电的；几乎每个晚上他都看到，家里的热水锅炉发生爆炸，烧着了那所两层木结构的楼房，烧死了妻儿四人；他还看到一件恐怖、残不忍睹的惨案的具体细节：他可怜的爱妻那漂亮而又脆弱的身躯竟被一个喝醉了酒的愚蠢汽车司机撞到市场大楼的砖墙上，变成一堆粘糊糊的肉酱；还看到一位头发雪白、和蔼可亲的中年男子从那可怕的场面中领走了他那哭哭啼啼的五岁女儿，他驱车刚把她带到一个荒芜的沙坑里，立即就奸污了她好几次，然后杀害了她；给他带孩子的岳母，从电话里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知道他妻子出事之后发作心脏病，当场身亡，于是他那两个年幼的孩子就慢慢地饿死在家里。牧师的妻子是个温柔可爱、善于体贴的女人。他渴望再去抚摸她那瘦长胳膊的和温柔的肌肤，抚摸她那光滑的黑发，听听她那亲切、安慰的嗓音。她是一个比他坚强得多的人。每星期他给她写一封短短的平安信，有时写两封。成天他都希望给她写许多封充满激情的情书，写满无数的信纸，对她急切地、无拘无束地吐露自己如何无限地崇拜她、需要她，并且小心翼翼地指导她学习人工呼吸的方法。他想用自我怜悯的笔调向她倾诉自己满腔难以忍受的孤寂和悲伤，并嘱咐她千万不要把硼酸或阿斯匹林放在孩子们伸手可及的地方，或者提醒她过街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他不想让她苦恼。牧师的妻子是个具有直觉、温柔、热情而敏感的女人。和妻子团聚的各种幻想最后不可避免地使他想到了性行为。

主持葬礼是牧师感到最虚伪的。如果说那天树上的妖魔是上帝斥责他亵渎神明和炫耀自己职务的一种表示，他不会感到奇怪。在面对死亡这样一种恐怖而神秘的情况时，却假装严肃，故作哀伤并且冒充懂得人死后上帝显灵一事，似乎这是莫大的罪过。他回忆起，或者似乎相信自己回忆起——公墓里的整个情况。他仍然看见梅杰少校和丹比少校象破石柱似的在他两旁树立，看见同样数目的士兵在那天他们所站的位置上站着，看见那四个拿着铲子冷冷无情的人，还有那令人呕吐的棺材和那个用黄褐色的红土松松软软地堆起来的大坟头。那天，就连那死气沉沉、一望无际的天空也出奇地显得广阔和蔚蓝，好象连它也不怀好意似的。这些情景他将永远铭记，因为这些是有生以来他所遇到的最不寻常的事件的重要部分。看见树上坐着赤条条男人的幻觉是令人无法相信，也许是病态的。他怎样才能解释得清楚呢？它不是曾经见过或从未见过的幻觉，肯定也不是似曾见过的幻觉；而“曾经见过”、“从未见过”或者“似曾见过”的说法都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够准确，不能够全部包含进去。那么它是鬼吗？还是死人的灵魂？是天堂来的一个天使还是地狱来的一个小鬼？要么这整个幻想的场面仅仅是他脑子衰退，思想干枯，或是他自己的病态幻想臆造出来的？牧师的心中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可能性：树上实际上是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其实是两个人，头一个人出现后不久，就跟着出现了第二个人，他留着棕色的小胡子，全身都穿着不吉样的黑衣服，他向前靠近树枝，弯腰行礼，并把一只棕色的高脚酒杯举起让第一个人喝些什么。

牧师倒是真心诚意帮助人，却从来没能帮助人，甚至也没能帮助尤索林，尽管他最后决定冒着危险，偷偷去找梅杰少校，弄清楚卡思卡特上校飞行大队里的人员是不是象尤索林所说的那样，当真被迫接受比别人更多的战斗飞行任务。牧师和惠特科姆下士又一次争吵了一番之后，就着水壶里的湿水吃了一条银河和宝贝鲁丝牌巧克力夹心糖当午饭，然后作出决定采取这个的确惊天动地的行动。他步行去找梅杰少校，这样惠特科姆下士就看不到他出去。他悄悄溜进森林，等远离开林间空地上的那两个帐篷以后，才跳进那个被抛弃了的铁路堑沟，因为那里的路基反而比较坚固。沿着阵旧的枕木他匆忙离开，无法遏制的心头怒火不断地增长。他那天早晨接连遭到卡思卡特上校、科恩中校以及惠特科姆下士的欺侮和羞辱。他必须使自己受到一些尊敬！他那瘦小的胸膛不一会儿就因上气不接下气而一起一伏。他尽快地走着，差点儿没跑起来，他怕如果他走慢了，就可能会放弃原来的主意。他不一会儿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在生锈的铁轨之间向他走来。他马上爬上沟边，躲在稠密的矮树林里，然后沿着一条他在阴暗的森林深处发现的、长满青苔的羊肠小道按他原来的方向快速向前跑去。这一段路他走得比较艰苦，可他仍然下决心，义无反顾，摇摇晃晃地径直往前走，他的双手被挡路的坚硬的树枝扎痛了，直至两旁的灌木和高大的蕨类植物稀疏起来。他跌跌撞撞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地经过一间架在煤渣砖上的草绿色军用活动房子，透过渐渐稀疏的矮树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继续走过一个帐篷，一只银灰色的猫在外面晒太阳，又走过一间架在煤渣砖上的活动房子，然后来到了尤索林中队的营地。有咸味的汗珠从嘴唇上渗出来。他没有停下，就直接穿过营地跨进中队部办事处。在那里欢迎他的是一个弯腰曲背的军士。这个军士长着高颧骨，留着一头长长的淡黄色头发，很有礼貌地告诉牧师说他可以直接进去，因为梅杰少校不在里面。

牧师微微点头对他表示谢意，接着就独自走过一排排办公桌和打字机之间的通道，走向后面用帆布隔出的那间办公室。他急速地走过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间空空的办公室了。他关上身后的活动门。他呼吸困难，汗水淋漓。办公室仍然是空空如也。他觉得他听见有人在低声说话。十分钟过去了。他板着脸孔很不乐意地四下看看，紧紧地闭着嘴唇，但是他想起参谋军士刚才说的具体的话：他可以直接进去，因为梅杰少校不在里面，不禁垂头丧气。他被士兵们捉弄！牧师吓得从墙边退缩回来，两眼充满了辛酸的眼泪。一声哀求的呜咽从他哆嗦的嘴唇里迸发出来。梅杰少校不在这里，另一间屋里的士兵不怀好意地嘲弄他。他几乎能看见他们站在帆布墙的那边，象一群贪婪的食肉兽那样聚在一起，只要他一露面就嘲弄他。他责怪自己容易受骗上当，内心非常恐惧，就希望有某种象面具、黑眼镜或者假胡子之类的东西可以让他伪装一下，或者长着象卡思卡特上校那样低沉有力的嗓子和宽厚的、肌肉发达的肩膀，使他能毫不惧怕地走出去，以一种大权在握、满怀自信的神气把那些恶毒地迫害过他的人征服，使他们全变得胆怯，深知后悔地逃之夭夭。他缺乏面对他们的勇气。惟一的另一条出路就是窗子。这倒是一条冷清的路，牧师于是就从梅杰少校办公室的窗口跳了出去，迅速绕过帐篷的犄角，纵身跳到并躲在了铁路堑沟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弓着腰匆忙地溜走，故意装出若无其事、和蔼可亲的笑脸，生怕不小心被人看到。他一看见有人迎面走来，就立即离开堑沟，钻进树林，然后便疯狂地跑着穿过杂乱无章的森林，好象后面有人追赶，他的双颊因为感到羞辱而火辣辣的。他似乎听到周围一阵阵嘲弄他的狂笑，还隐约瞥见有许多恶狠狠的醉汉的脸在灌木林深处和高高的树梢上的密叶间向他假笑。好象他的脚部被人刺了一下似的阵阵发痛，于是只得减慢速度，一跛一跛地走。他气喘吁吁，东倒西歪地向前走着，直至疲惫不堪，一下子靠在一棵树瘤很多的苹果树上。他为了防止自己摔倒伸开两只胳膊抱住树身，脑袋狠狠地在树上撞了一下。他的呼吸发出了刺耳的呼哧呼哧声。时间就好象停止了运转，几分钟就象几小时那么长。最后，他才知道原来那不知所措的轰鸣是自己造成的。他胸部的阵痛平息下去。他不久感到有力气站直身子。他把耳朵竖起仔细倾听。静悄的树林里，没有鬼笑，也没有人在追赶。他过度劳累、伤心和肮脏，无法放松自己。他用麻木和发抖的手指把弄皱了的衣服拉平，勉强克制着自己，把通往林间空地的那段路走完。牧师不时想着心脏病发作的危险。

在空地上仍然停着惠特科姆下士的吉普车。牧师踮起脚尖悄悄地绕到惠特科姆下士帐篷的后面，却不由进口处经过，免得让他看到，被他嘲笑。他痛痛快快地喘了一口气之后，赶快溜进自己的帐篷，发现惠特科姆下士弯着膝盖躺在他的吊床上，一双糊满了烂泥的鞋子在他毯子上放着。下士一边吃着牧师的一大块糖，一边用嘲弄的神情在牧师的几本圣经上翻弄着。

他粗鲁地、心不在焉地问，“你上哪儿去啦？”连头都不抬。

牧师躲闪地把通红的脸避开。“我到树林里散步去了。”

“好吧，”惠特科姆下士严厉地说。“你不信任我就算了。只是等着瞧，看我的信念怎么样。”他贪婪地咬了一口牧师的糖块，满嘴含着糖块继续说，“你走后来了一位客人。梅杰少校。”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牧师惊奇地转过身来叫道：“梅杰少校？他来过这里吗？”

“这正是我要说的人，不对吗？”

“后来他上哪儿去了？”

“他跳进铁路堑沟，象只受惊的兔子似的跑了。”惠特科姆下士窃笑着说。“真是怪家伙！”

“他说了他来找我的原因吗？”

“他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要你帮忙。”

牧师大吃一惊。“梅杰少校是这样说的吗？”

“他没说，”惠特科姆下士凶狠地纠正说。“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封起来放在你桌上。”

牧师扫视了一眼那张给他当办公桌用的桥牌桌子，桌上只有他当天早上从卡思卡特上校那里拿来的那个讨人厌的橙红色、梨子形的梅红番茄。它仍然放在桌边，他已经把它遗忘了，这个番茄象是他自己不称职的一个无法磨灭的血红色象征。“哪里有信？”

“我撕开它看过后就扔掉了。”惠特科姆下士砰的一声把《圣经》合上，一跳站起身来。“怎么啦？我的话你不相信吗？”他走了出去，立即又走回来，几乎把牧师撞倒，因为牧师正跟在他身后奔出去，打算再去找梅杰少校。“你不知道如何委托别人负责，”惠特科姆下士阴沉着脸对他说，“你也有这毛病。”

牧师歉疚地点点头，匆忙从他身旁走了过去，也来不及停下向他道歉。他感觉到，他正巧妙地被命运捉弄。现在他才知道，那天梅杰少校已经两次在沟里迎面向他跑来；可他两次都在树林里逃掉，愚蠢地延误了和梅杰少校注定的会面。他一面奋力地加快步伐沿着七零八落、宽窄不一的铁轨枕木向回奔去。一面火辣辣地感到十分内疚。他脚趾上的皮都被鞋袜里的小砂砾磨掉了，苍白而劳累的面孔不自觉地绷起来，一副可怜的怪样子。八月初的下午越来越闷热。从他的帐篷到尤索林的中队大约要走一英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路。牧师到达那里时，汗水已经把他那件浅褐色衬衫弄得湿透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又冲进中队部办事处的帐篷。那个心地奸诈、说话细声细气、瘦削的脸上戴着一副圆眼镜的参谋军士把他很蛮横地挡住了，叫他呆在外面，因为梅杰少校在里面，并对他说他不能在梅杰少校出去前进去。牧师很迷惑地瞪眼望着他。参谋军士为什么恨他呢？他不明白。他的嘴唇发白，不住地抖动。他口渴得要命。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悲剧还不够吗？参谋军士伸出双手，牢牢地抓住牧师。

“对不起，长官，”他彬彬有礼地用低沉阴郁的声调抱歉地说。“可这是梅杰少校的命令。什么人他都不想见。”

牧师恳求说：“他要见我。我上次来这里时，他到我的帐篷里去找过我。”

参谋军士问：“梅杰少校真的去了吗？”

“是的，他去啦。你可以进去问问他。”

“恐怕我不能进去，长官。他甚至不允我见他。你也许可以留个字条给他。”

“我不想留条子。难道从来他不允许破例吗？”

“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最近一次他离开帐篷，是去参加一个士兵的葬礼。最近一次他在办公室里接见人，完全是被迫接见的。一个名叫尤索林的轰炸手逼着——”

“尤索林？”牧师因为这新奇的巧合兴奋起来。难道另一个奇迹正在酝酿？“我正要找少校谈那个人！尤索林该执行的飞行任务的次数他们谈了吗？”

“是的，长官，这正是他们谈的事情。尤索林上尉已经执行过五十一次飞行任务了，他请求梅杰少校让他留在地面，这样他就不用再多飞四次了。那时候卡思卡特上校只要求完成五十五次飞行任务。”

“梅杰少校怎么说呢？”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梅杰少校说他毫无办法。”

牧师的脸色变得阴郁起来。“梅杰少校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长官。他实际上建议尤索林去找你帮忙。你确定不想留个条子吗，长官？这儿有铅笔和纸。”

牧师把头摇了摇，可怜巴巴地咬着他那干裂的下嘴唇走出去了。那时天色尚早，但是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树林里比较凉快。他的喉咙干裂疼痛。他慢腾腾地走着，悲哀地自己问自己还会再发生什么新奇的事情。就在这时，躲在林子里的那个疯疯癫癫的人突然从一片桑树丛背后一跃而出，向他扑来。牧师放声大喊。

牧师的叫声吓得那个高个子，脸色苍白的陌生人只往后退。他尖声叫道，“不要伤害我！”

牧师喊道，“你是谁？”

“请你不要伤害我！”那人喊着回答。

“我是牧师！”

“你为什么要伤害我？”

牧师有点恼火地坚持说，“我并没有要伤害你！”尽管他仍旧象生了根似的一动也不动站着。“告诉我你是谁，找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是想弄清楚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是不是患肺炎死了，”那人大声回答。“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住在这里。姓弗卢姆。我是这个中队的人，但是我住在这儿树林里。你可以问任何人。”

牧师细看了看这个样子奇怪，猥猥缩缩的人后，慢慢地恢复了镇静。一对锈烂的上尉领章钉在这个人破衬衣上。他的一个鼻孔下面有一个带毛的黑痣，嘴上蓄着浓密而毛糙的、颜色好象杨树皮的胡须。

“既然你是中队的人，为什么住在林子里呢？”牧师好奇地

问。

上尉很不高兴地回答，“我不得不住在林子里，”仿佛牧师早该知道似的。他慢慢地直起腰，虽然他比牧师高出一个头还多，他仍然警惕地盯着牧师。“大家议论我你没听见吗？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曾经发誓说，他哪天夜晚趁我睡熟时要把我的喉咙割断，因此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不敢睡在中队里。”

牧师简直不敢相信这令人怀疑的解释。“但是，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他回答。“那就是有计划地谋杀了。你为什么不报告梅杰少校这件事呢？”

“我报告过梅杰少校这件事，”上尉悲伤地说，“可梅杰少校说如果我再去找他谈，他也要把我的喉咙割断。”那人恐惧地打量着牧师。“你是否也要把我的喉咙割断呢？”

“不，不，不啊，”牧师叫他放心。“当然不会啰。你真正的在村子里住吗？”

上尉点点头。牧师怀着又同情又尊敬的复杂心情注视着他那由于困乏和营养不良而变得粗糙灰白的脸孔。他在皱乱的衣服下的身体瘦得皮包骨头，披挂在他身上的衣服象一堆零乱的破麻袋。全身沾满一根根干草；头发非常需要理一理。又大又黑的圆圈结在两只眼睛下面。上尉这副饱受折磨浑身泥巴的模样，使牧师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一想到这个可怜的人每天得受尽千辛万苦，他就感到由衷地尊敬和同情。他压低嗓门谦恭地问，“你的衣服谁洗呢？”

上尉把嘴撅起认真地说，“我在路那头的一个农民家里找了一下妇女给我洗。我把衣服放在活动房子里，偷偷进去一两次拿块干净的手帕或是换一身内衣。”

“你冬天里怎么办呢？”

“哦，到那个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回到中队里去了。”上尉非常有信心回答。“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一直对大家说，他肯定要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死于肺炎，因此我想只要我耐心等候，到天气稍稍冷点、潮湿点就行了。”他疑惑地凝视着牧师。“你难道什么都不知道，难道你没有听大家谈论过我吗？”

“我想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过你。”

上尉生气了，“噢，这我就更明白了。”但是又勉强装出快乐的样子继续说下去。“唔，现在九月已经快到了，所以我想不用再等很长时间了。下次如果有哪些小伙子问起我，你就告诉他们，只要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一死于肺炎，我就马上回来尽力地办理那些发布新闻的老工作。你愿意告诉他们吗？就说一到冬天，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就会死于肺炎，我马上就回到中队里，可以吗？”

牧师严肃地记下这些预言性的词句，它们的深奥含义使他更为出神了。“你是靠吃草莓、药草和草根生活的吗？”

上尉惊讶地回答：“不，当然不是。我从后面溜进食堂，在厨房里吃饭。迈洛把三明治和牛奶拿给我吃。”

“下雨的时候你怎么办？”

上尉坦白地回答，“我就会被雨淋湿。”

“你在哪儿睡？”

上尉迅速地蹲下，蜷缩起来，开始逐渐后退。他发疲地喊道：“你也要做那种事情吗。”

“啊，不，”牧师喊道。“我对你起誓。”

“你也要割断我的喉咙吗！”上尉坚持说。

牧师申辩说，“我向你保证，”但是为时已晚，因为那个难看的多毛的怪物已经消失了。他那么麻利地消失在盛开花朵、光怪陆离、奇形怪状、明暗相间的乱叶丛中，因此牧师很感怀疑，到底有没有出现过这个人。这么多奇异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他再也无法肯定哪些是无法想象的，哪些是真正出现过的。他想尽快查出林子里这个疯子的事，查一查是不是真有一个弗卢姆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尉，但是，他很不愿意地想起，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安抚一下惠特科姆下士，因为自己疏忽大意，没有把过多的责任分派给他。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无精打采地沿着羊肠小道穿过树林，感到饥渴劳累，简直没法再朝前走了。他每当想到惠特科姆下士时，他就感到后悔。他向上帝祈祷，希望在他到达那片空地时不要碰上惠特科姆下士，那么他就可毫无顾忌地把衣服脱去，彻底洗一洗胳膊、胸膛和肩膀，然后喝点水，轻轻愉快地躺下来休息，也许甚至睡上几分钟。但是竟然等待他的又是一次失望和震惊，因为惠特科姆下士等他到达时已经成了惠特科姆中士了。他脱下衬衫，坐在牧师的椅子上，用牧师的针和线把新的中士臂章缝在袖子上。卡思卡特上校提升惠特科姆下士。他为了信件的事要立即意见见牧师。

“啊，不，”牧师痛苦地说，一面目瞪口呆地倒在他的吊床上。他的保暖饭盒是空的。他惊慌失措，竟忘了他把水袋挂在外面的两个帐篷之间的阴凉处。“我不能相信这件事。我就是不能相信有人会当真以为我伪造华盛顿·欧文的签名。”

“惠特科姆下士纠正他说，‘不是那些信件，’显然牧师的懊恼很叫他高兴。‘他找你谈谈给阵亡官兵的家属发信的问题。’”

牧师惊讶地问：“是那些信吗？”

“对啦，”惠特科姆下士洋洋自得地盯着他。“他真要好好把你训斥一顿，因为你不让我发出那些信件去。你该瞧见我一提醒他说他的名字可以签在那些信上时，他立刻就赞同的那副神情。这就是他为什么提升我。他相信他们一定会将他的姓名登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

牧师更加迷惑不解起来，“但是他如何知道我们在考虑这个意见呢？”

“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告诉他的。”

牧师尖叫着质问他，“你干了什么？”出乎意料地气得跳了起来

来。“你意思是你真的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去见卡思卡特上校了？”

惠特科姆下士带着嘲讽的得意神情不知羞耻地咧开嘴笑了。“对了，牧师，”他回答。“如果你明白道理，最好别来干涉这事。”他一副寻衅挑事，平静地笑了。“卡思卡特上校如果知道你为了告诉他这意见而想对我实行报复，那么他一定会很不高兴的。牧师，你是个聪明人，对吧？”惠特科姆下士继续说，一面啪嗒一声用牙齿轻蔑地咬断牧师的黑线并穿上衬衣，把纽扣扣好，“那个愚蠢的混蛋真的认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好的建议。”

“我的姓名可能也会登上《星期六晚邮报》，”卡思卡特上校在他的办公室里笑着吹嘘说，一面笑呵呵地大踏步来回走着，一面责备牧师。“你脑子太笨了，连这个也不懂。你手下的惠特科姆下士可是个挺好的人，牧师。我希望你应该多想想，领会这一点。”

“是惠特科姆中士，”牧师禁不住自己，这样纠正说。

卡思卡特上校用眼睛瞪了他一下。“我说的是惠特科姆中士，”他答道。“我希望你还是认真听听而不要老是找岔子。总不见得你想当一辈子的上尉吧，对吗？”

“什么，长官？”

“嗨，你这样下去，我可不知道你怎样才能有些成就。惠特科姆下士觉得你们这帮人在一九四四年思想还都很陈旧。我很同意他这个意见。那个惠特科姆下士可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好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卡思卡特上校毅然地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动手在他的吸墨纸板上，清理出一大块空隙，然后用手指在纸板上轻轻地弹了弹，“从明天起，”他说，“我要你和惠特科姆下士替我给大队里每个阵亡、负伤或被俘的士兵的直系亲属，写一封慰问信。这些信得写得诚挚，而且要写进许多个人琐事去，这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家就不会怀疑你们写的全是我的真心话啦。你懂吗？”

牧师激动地走上前去，抗议道：“那不行，长官！”他脱口而出。“我们几乎不认识那些人。”

卡思卡特质问着，“那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和蔼地笑了。“惠特科姆下士把这个几乎适合各种情况的信件样本送给我了。你听着：‘亲爱的太太，先生，女士或者先生和夫人：当我得知你丈夫，儿子，父亲或兄弟在作战中阵亡，负伤或失踪时，我个人内心的深切悲痛。无法述以言表。’等等。我想这样的开场白很确切地把我的情绪概括了。听着，如果你觉得干不了，也许最好让惠特科姆下士把这个差事全包下。”他一下取出烟嘴，用两只手弯曲着它，好象它是一根条纹玛瑙和象牙柄的马鞭一样。你这个毛病有很久了，牧师。惠牧科姆下士对我说，你不知道怎样委托别人负责。他说你缺乏创新精神。我的意见你总不会不同意吧？”

牧师摇摇头说，“不会，长官。”心里感到十分沮丧，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委托别人负责，也缺乏首创精神，还因为上校的意见他确实不想赞同。他心里乱糟糟的。别人正在外面打飞靶。他对每次枪响都感到神经紧张。他不适应射击的枪声。周围全是一筐一筐的梅红番茄。他几乎相信很早以前自己在类似的场合里，也曾在卡思卡特上校办公室里站着，周围也同样是一筐一筐的梅红番茄。这种幻觉又是似曾相识的。他似乎很熟悉这种还境，然而似乎又它是那么遥远。他的衣服又脏又旧，对自己身上的怪味他害怕得几乎死去。

“任何事情你都太认真了，牧师，”卡思卡特上校用成年人的客观口吻直率地对他说。“你还有这样一个毛病。你的脸总是拉长着使每个人都感到郁闷。让我看你大笑一回。来吧，牧师。你现在马上捧腹大笑，我就给你整整一筐的梅红番茄。”他等了一两秒种，注视着牧师，然后胜利地哈哈大笑。“你看，牧师，我



说的很对吧。你就是不能对我捧腹大笑是吗？”

“是，长官，”牧师胆怯地承认，一面显露出了忍气吞声的样子。“目前我不能。我现在十分口渴。”

“那么你喝点酒吧。有点波旁烈性威士忌在科恩中校的抽屉里。你应该找个晚上和我们一起去军官俱乐部玩玩。偶尔也不妨喝醉一次。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你是个牧师，就觉得大家都不如你。”

“那可没有，长官，”牧师羞涩地对他保证说，“实际上，前几个晚上我一直都去军官俱乐部了。”

“你知道你不过是个上尉，”卡思卡特上校接说，毫不理会牧师所讲的话。“虽然你是个牧师，但是你现在仍然仅仅是个上尉。”

“是，长官。我明白。”

“那很好。你以前没笑，那就算了。无论如何我不用给你梅红番茄了。惠特科姆下士告诉我，你今天早上在我这里拿了一个梅红番茄。”

“今天早上？可是，长官！那是你给我的。”

卡思卡特上校十分怀疑地歪着脑袋。“我没说我没给你，对吗！我不过说你拿了。如果你真的没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心虚。是我给你的那番茄吗？”

“是的，长官。我发誓是你给我的。”

“那么我只好相信你的话了。我虽然不能想象我为什么要给你一个梅红番茄。”卡思卡特上校顺手把玻璃球镇纸从他办公桌上的右边移到左边，然后拿起一支削尖了的铅笔。“好吧！牧师，如果你没其他的事的话。我还要处理许多要紧的公事。等惠特科姆下士把十来封信发出后。你就来通知我，我们就去和《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联系。”突然他灵机一动，一种喜悦的微笑出现在脸上。“嗨！我要再度自动要求派遣我们大队去袭击阿维尼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样就可以加速事情的发展！”“去袭击阿维尼翁？”牧师打了个寒战，浑身上下都感到心惊肉跳。

“对啦，”上校容光满面地解释说：“我们大队越早有人伤亡，我们的计划进展得就越快。可能的话，我希望在圣诞节这一期里就把它刊登出来。我猜想这一期的发行量会多一些。”

使牧师毛骨悚然的是，上校拿起电话就主动要求派遣他的大队去袭击阿维尼翁，而且那天晚上又极力想从军官俱乐部里把牧师轰出去。在上校准备赶出牧师的前一刹那，尤索林醉醺醺地站起来，把椅子推倒了，接着便报复性地打了奈特雷一拳，使奈特雷大叫起尤索林的姓名。卡思卡特上校一听，顿时脸色变得煞白，他小心地后退一步，恰恰撞在德里德尔将军身上，把德里德尔将军的脚踩痛了。将军连忙厌恶地推开他，并命令卡思卡特上校走向前去，把牧师撵回军官俱乐部。卡思卡特上校被这一切弄得心烦意乱，首先，尤索林这个可怕的姓名象丧钟似的再度响了起来；接着，他踩了德里德尔将军一脚，而这又是卡思卡特上校在牧师身上找到的另一个毛病：没有办法去预测每次德里德尔将军看见他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卡思卡特上校永远不会忘记德里德尔将军第一次在军官俱乐部里注意到牧师的那个晚上。将军抬起他那红通通的、昏昏沉沉、醉眼惺忪的脸，透过昏黄的烟雾，看见牧师躲在墙角。

德里德尔将军一认出牧师，就竖起他那蓬松的威严的灰眉毛，用沙哑的声音喊道，“嘿，真见鬼，”“我看见的那不是个牧师吗？一个为上帝服务的人跟一群邋遢的醉鬼和赌棍呆在一个地方一起厮混，这件事还真不赖。”

卡思卡特上校神情严肃地抿着嘴唇站起身。“你的看法我十分同意，长官，”他用显然憎恨的语调刻薄地附和着。“我真不知道，这些日子牧师们是怎么回事。”

德里德尔将军着力地咆哮着，“他们越来越好了，就是这么

回事。”

卡思卡特上校十分难堪地说不出话来，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是，长官，他们越来越好了。这正好也是我的想法，长官。”

“牧师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呆着，他可以在官兵们出来喝酒、赌钱的时候和他们混在一起，这样他们就可以被他了解，并且赢得他们的信任。不然的话，他到底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叫他们相信上帝呢？”

“我正是这样想才命令他到这里来，长官，”卡思卡特上校谨慎地说。接着他伸出胳膊搂着牧师的肩膀，把他领到一个角落里，用冷淡的口吻低声命令他每天晚上到军官俱乐部来，跟那些来喝酒，赌博的军官混在一起，通过这样了解他们并取得他们的信任。

牧师同意了，从此每天晚上都去军官俱乐部，和那些想躲开他的军官混在一起，直到那天晚上那场凶狠的拳斗在乒乓球台旁发生了。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毫无缘故地挥起拳头把穆达士上校的鼻子给打了，打得穆达士上校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使德里德尔将军忽然放声大笑。他后来看见牧师站在近旁带着忧伤吃惊的神情奇怪地瞪着他。一见到牧师德里德尔将军就立即愣住了。他突然怒气冲天，凶狠地看了他一会，情绪立刻变了。他象水手那样晃着两条短短的罗圈腿，很生气地走向餐柜。卡思卡特上校惊恐地跟在他后面，焦急地东张西望，白费力气地想得到科恩的一点帮助。

“这件事情不错，”德里德尔将军在餐柜前用结实的手拿着用旧了的空酒杯高声咆哮。“这真是件好事，一个为上帝服务的人跟一群邋遢的酒鬼和赌棍逗留在这样一个地方混在一起。这件事情确实不错。”

卡思卡特上校松了一口气。“是，长官，”他十分高兴地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道，“这件事情确实不错。”

“那么到底为什么你处理呢？”

卡思卡特上校眨眨眼睛问，“什么，长官。”

“你以为让每天晚上你的牧师呆在这里会为你增加光彩吗？不管什么时候我来他都在这儿。”

“是，长官，你的话非常对，”卡思卡特上校附和着说。“这根本不为我增加什么光彩。这件事我这就处理，立即处理。”

“不就是你叫他来这儿的吗？”

“不是，长官，是科恩中校叫他来的。我也打算把他严厉处分了。”

“要是他不是牧师，”德里德尔将军嘀咕着说，“我真要叫人枪毙他。”

卡思卡特上校对他说：“长官，他不是牧师。”

“他不是？要是他不是牧师，为什么那个十字架挂在他脖子上？”

“没有十字架挂在他脖子上，长官。是一条银带子挂在他脖子上。他是个中校。”

德里德尔将军诧异地问，“你的随军牧师是个中校？”

“哦！不是，长官。我的随军牧师只是个上尉。”

“如果他只是个上尉，为什么在他脖子上挂条银带子呢？真是活见鬼！”

“他挂在脖子上的不是银带子，长官。他挂的是十字架。”

“你给我滚开！你这个混蛋，”德里德尔将军骂道。“否则我要叫人枪毙掉你！”

“是，长官。”

卡思卡特上校把一口唾沫咽在肚子里，从德里德尔将军身旁走开，并把牧师从军官俱乐部里赶走。两个月后，当牧师试图说服卡思卡特上校，撤销飞行任务增加到六十次的那道命令时，他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几乎又遭到了同样的对待。这次失败使牧师简直万念俱灰。幸亏他对他妻子的怀念（他怀着激情非常热爱和想念他的妻子）和他终生对上帝的智慧和公正的信赖（上帝是不朽的、全能的、通晓一切、相信人道的、全人类的、拟人的、能操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亲美的），才使他没有完全失望。可是牧师对上帝的信仰已经开始动摇了。他的信仰被许多事情考验着。当然，有《圣经》在那里，但是《圣经》是一本书，而《荒凉山庄》、《金银岛》、《伊桑·弗朗姆》和《最后一个莫希于人》也都是书，是不是无识无知，不懂降再力学的人能够解答创世之谜呢？他有一次听到邓巴提出这个问题来。难道全能的拥有无穷智慧的上帝，真的害怕六千年以前的人会成功地建造起一座通往天国的巨塔吗？到底天国在哪里？它上面呢，还是在下面？然而上下之分并不存在于无限，但不断扩大的宇宙里。在这样的宇宙里，就连巨大的、炽热耀眼、神奇壮丽的太阳也不停地消逝着，它最后还会毁掉地球，奇迹是没有的；也并不理会祈祷，灾难同样粗暴地降临在有道德的和堕落腐败的人们的头上；而这个善良而倔强的牧师，如果不是遇到一些不断发生的神秘现象——几星期前，在为那个去世的中士举行葬礼时，看见树上有个一丝不挂的男人，而那天下午弗卢姆在树林里又预先许下这么一个神秘的、无法忘却的、鼓舞人心的诺言：“告诉他们，我会在冬天回来。”——他就会听从理智，把祖先传下来的对上帝的信仰放弃，甚至会真的把牧师职务辞去，军官身份放弃，找机会去当一名步兵或野战炮小兵，或者甚至当一名伞兵下士。

## 第二十六章 阿费

从某一方面说来，这些过错是尤索林造成的，因为，他如果不在波罗尼亚大围攻期间移动轰炸线的话，德·科弗利少校也许还可以在场搭救他；如果他没有把那些没地方住的妓女全带到士兵公寓里去的话，也许奈特雷就不会爱上他那个妓女。她当时裸露着下身，坐在一间尽是暴躁脾气的赌鬼的房间里，正在打二十点的赌鬼都不理睬她。奈特雷在一张垫得又软又厚的黄色扶手椅上坐着，默默地注视着她，对她遭到大家冷落讨厌却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感到十分惊讶。她打呵欠的样子竟然深深感动了他。这样豪爽的姿态他以前从没有见过。

这个妓女爬上五层高楼梯，热情地向这群酒醉饭饱的士兵卖淫，可是有一帮妓女在他们周围厮混，所以她再降低身价也没有一个人想要，甚至在她没有一点热情地把衣服脱光，露出她那高大、健壮、丰满而且真正肉感的身体来挑逗他们时也不起一点作用。在她感到失望的时候更感到筋疲力尽。这时，她茫然地、懒懒地坐着，毫无兴趣地看着他们玩牌，一面强打精神，有些厌烦地准备把衣服穿上回去干活。她过了一会儿动了动身子，她又过了一会儿站起身来，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懒散地把紧身的棉布衬裤和黑裙子穿上，然后结好鞋带走了出去。奈特雷悄悄地跟在她后面。大约两小时后，当尤索林和阿费走进军官公寓的时候，她又在那里穿裤子和裙子。几乎象牧师所感到的那样，他们重新经历了过去的情况，只有双手插在口袋里的奈特雷例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现在她要走了，”他用一种古怪的轻声说，“她不想留在这儿。”

尤索林建议说：“你为什么不再给她点钱，和她一起消磨完

这一天呢？”

“我给她的钱她又还给了我，”奈特雷承认说。“现在她对我感到厌倦，想去找其他人。”

刚穿好鞋子的那个妓女，粗鲁地望着尤索林和阿费，一心想把他们勾引住。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短袖线衫，把一对又大又尖的乳房轮廓分明地衬托出来，到腰部又平滑地把向外凸出的屁股上部裹住了。尤索林望着她，被她深深吸引住了。他摇了摇头。

阿费泰然自若地说：“象扔掉臭垃圾一样叫人痛快。”

“不要那样说她！”奈特雷用又是恳求又是斥责的口气激动而不以为然地说，“我想要她陪我呢。”

阿费故作吃惊地嘲笑说：“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不过是个妓女。”

“不要叫她妓女！”

那个妓女又过了一会儿，冷冷地耸耸肩膀，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门口。奈特雷连忙沮丧地跳上前去拉开门。他十分伤心，走回来时茫然若有所失，一种痛苦的表情出现在敏感的脸上。

“不要为这发愁，”尤索林尽量友好地抚慰他。“大概你还能找到她的。我们知道所有妓女出没的地方。”

“请你不要管她叫妓女，”奈特雷哀求说，一副要哭的样子。

“对不起，”尤索林嘀咕着说。

阿费乐得哈哈大笑。“和她一样的妓女街上有成百。你这个算不上漂亮。”他用轻视而又专横的口气爽朗地笑着说。“怎么，你跑上前去给她开门，好象你已经把她爱上了。”

“我想我是爱上她了，”奈特雷满脸羞惭，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坦白说。

阿费皱起眉头，一种不敢置信的可笑模样显露在他那圆圆的丰满而红润的前额。“哈哈哈哈哈！”他一边得意地拍着绿色军官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服的宽大的下摆两侧，一边笑着。“好玩。你爱上她了？真好玩。”当天下午约定阿费和一个从史密斯来的红十字会的护士会面，护士的父亲开了一家重要的镁乳厂。“你应该结识那样的姑娘，而不是这种粗俗的荡妇。咳，她样子看起来就不干净。”

“我可不管！”奈特雷十分悲痛地叫道。“我希望你把嘴闭上。我根本就不想和你讨论这件事。”

尤索林说：“阿费，你不要说话了。”

“哈哈，哈哈！”阿费继续大笑。如果你的父母知道你和刚才那样淫荡的妓女混在一起，我都能想象出他们会说些什么啦。你要知道你的父亲很有名望。”

“我并不准备告诉他，”奈特雷坚决地说。“我一句话也不对他和母亲说关于她的事，等结了婚再说。”

“结婚？”阿费高兴得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你在说傻话。你年纪太小，还不明白真正的爱是什么！”

阿费对于真正的爱可是个权威，因为他已经真正爱上了奈特雷的父亲，并且希望战后能在他手下当一名行政人员，以报答他对奈特雷的友善之情。阿费是一名领队领航员，大学毕业后一直不能独立生存。他是个性情和蔼、心地宽厚的领队领航员，他每当在执行战斗任务中把方向弄错，领着其他领航员在火力中心飞过，因而在中队里遭受他们严厉指责时，他总能原谅他们。他那天下午在罗马街头也迷了路，从史密斯来的拥有重要镁乳厂的那位可以高攀的红十字会护士始终没有找到。克拉夫特被打下来战死的那天，在弗拉拉上空执行任务时他也搞不清了方向。他在每周定期轰炸帕尔马时也迷失了方向。对帕尔马这个没有设防的内陆目标扔完炸弹后，尤索林踏踏实实地靠着厚厚的装甲板壁坐着，闭目养神，一只支香烟夹在手指里。阿费这时试图把飞机领到海上，在里窝城的上空飞过。突然一声高射炮响，只听到麦克沃特在对讲机里大声喊叫：“高射炮！高射炮！该死的，我们到



了哪儿啦？到底出什么事了？”

尤索林连忙把眼睛睁开。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看见高射炮弹爆炸的黑烟从高处向他们沉下来，阿费那双小眼睛正凝视着阵阵逼近的炮火，得意洋洋的甜瓜般的圆脸上流露出亲切、迷茫的神情。尤索林吓得目瞪口呆，一条腿忽然不听使唤了。麦克沃特已开始使飞机爬升，正从对讲机里大喊着请求指示。尤索林探身向前，想看看他们到哪里了，但是他停在原地，无法动弹。他感到自己浑身湿透，于是看看自己腿裆那儿，心里一沉，感到很疼痛。一汪鲜红的血沿着衬衫的前面迅速往上爬动，象只巨大的海怪跳起来吞噬他似的。他中弹了！象无数蠕动着红色小虫，鲜血不停地从一条裤管里浸了出来，嘀嘀嗒嗒洒到地上，汇成一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飞机再一次遇到第二下猛烈的撞击。尤索林看见自己伤口的可怕情景，忽然打了个寒战，尖声地向阿费呼救。

“把我的睾丸打掉了！阿费，把我的睾丸打掉了！”阿费并没听见。尤索林于是低下身去拉拉他的胳膊。“阿费，快救救我，”他哀求着，几乎哭了出来。“我被击中了，我被击中了！”

阿费慢腾腾地回过头来，露出温和而迷茫的笑容问道：“你说什么？”

“我被击中，阿费！救救我。”

阿费又张开嘴笑笑，把肩膀耸了耸。他说：“我听不见。”

“你看不见吗？”尤索林怀疑地大喊。他感到鲜血在他周围不停滴洒下来，并且还在不断的蔓延，于是指着越积越多的一滩鲜血说，“我受伤了！看在上帝份上，快救救我！阿费，快救救我！”

阿费耐着性子抱怨说，“我还是听不见，”一面把他又短又胖的手放在白得没有血色的耳朵背后。“你说什么呀？”

对这样的尖声喊叫，对这个令人垂头丧气、古怪滑稽的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面，忽然十分厌倦。他已奄奄一息，却没有人注意他。他精疲力竭地回答道：“没关系。”

阿费喊道，“你说什么？”

“我说把我的睾丸打掉了！你听不见吗？我的大腿弯这儿受伤了！”

阿费责骂说，“我还是听不见你说什么！”

“我说没关系！”尤索林高声喊道，他感到自己中了圈套似的十分害怕，浑身颤抖，接着突然感到身子发冷，非常软弱无力。

阿费又遗憾地把头摇了摇，他那只污秽、苍白的耳朵几乎贴到了尤索林的脸上。“只要你说一下，我的朋友。只要你说一下。”

“不要管我，你这杂种！你这又聋又哑的狗崽子，不要管我！”尤索林哭泣着说。他想一拳打在阿费身上，可他已无力举起手来。他只得决定睡觉，于是朝旁边一翻身，就失去了知觉。

弹片击中了他的大腿。当他苏醒过来时，他发现麦克沃特跪着在护理他。他内心得到了安慰，尽管仍然看到阿费那自鸣得意胖娃娃脸凑在麦克沃特的肩膀上看他。尤索林虚弱无力地望着麦克沃特笑笑。他感到十分难受，接着问道，“谁在驾驶？”麦克沃特好象没有听见他说什么。尤索林越来越害怕，他喘了一口气后，又用力大声地说一遍他的问话。

麦克沃特抬起头来。“上帝啊，我真高兴你还活着！”他叫着，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这时他把一块厚厚的棉花敷布贴在尤索林大腿的内侧，用一卷很长的绷带缠住它，使尤索林感到很不舒服。麦克沃特满面笑容，眼睛周围的笑纹因紧张而显得发白，显得油乎乎的积垢呈现在脸上。“奈特雷在管驾驶呢。那个可怜的小伙子听说你被弹片打中了，几乎大哭大叫起来。现在他还认为你死了。他们把你的一条动脉打中了，不过我大概已经止住血了。我给你注射了一针吗啡。”

“再给我注射一针。”

“现在注射还太早。等你再开始感到疼痛时，我再给你注射。”

“现在就痛啦。”

“哦，好吧。真该死，”麦克沃特说完就又给尤索林注射了一针吗啡止痛。

“你告诉奈特雷我没死的时候，”尤索林对麦克沃特说着就又昏过去了，他感到一层薄薄的草莓冻隔在他眼前，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还有一个巨大的号音嗡嗡作响，使他再也听不见别的什么。在救护车里他又清醒过来，冲着丹尼卡医生那象鼻虫似的忧虑阴沉的脸令人鼓舞地微微一笑，一瞬间后倒又觉得眼前的一切变成了玫瑰花瓣般的粉红色，然后就变得漆黑，陷入无边的沉寂。”

被送进医院的尤索林醒来又睡去。等他再度醒来时，乙醚的气味已经消失。邓巴穿着睡衣，在通道对面的病床上躺着，坚持说他不是邓巴而是安·福尔蒂奥里。尤索林心想他已经神经错乱了。他把嘴唇噘起，对邓巴这么讲表示怀疑，有一两天时断时续地老想着它。他后来清醒了，趁护士不在时，小心翼翼地下床，准备亲自去弄个明白。可地板却象海边的救生艇一样晃悠，当他蹒跚地走过通道去看挂在邓巴床尾的体温登记表上的姓名时，大腿内侧的缝线就象被一排鱼齿咬着那样痛苦。他搞清楚了，邓巴说得是对的，他是安东尼·福尔蒂奥里少尉而不是邓巴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福尔蒂奥里从床上爬下来，示意尤索林跟着他走。尤索林抓住他够得着的东西支撑着他，蹒跚地跟着福尔蒂奥里走出房间到了走道里，然后再转到隔壁那间病房里的一张床前。一个很难受的年轻人躺在那里，他满脸丘疹，下巴向下削进去。那个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苦的年轻人等他们一走近立即迅速地用一只臂肘撑起身来。安·福尔蒂奥里突然把大拇指朝肩后一指，说，“快滚开。”那个痛苦的年轻人就跳下床跑走了。安·福尔蒂奥里爬上那张床，又变成了邓巴。

邓巴解释说：“那个人就是安·福尔蒂奥里。”“你那间病房里没有空床位，因此我就利用我的身份赶他到这里来睡在我的床上。利用身份发号施令是很有意思的。你有时也可以试一试。实际上，你现在就可以试试，因为你好象就要倒下了。”

尤索林觉得自己的确就要倒下了。他转脸向着在邓巴旁边床上躺着的那个下巴突出、皮肤粗糙的中年男子，用大拇指朝肩后用力一指，说，“快滚开，”那个中年男子一动不动，对他怒目相向。

“他是一位少校，”邓巴解释说。“你的目标为什么不放低一点，暂时当一级准尉霍默·拉姆利呢？你那么一来，就可以有一个当州议员的父亲，还可以有一个和滑雪冠军订婚的妹妹。只须告诉他，你是上尉就可以了。”

尤索林转向邓巴指出的那个吃惊的病人。“我是上尉，”他向肩后一伸大拇指说，“快滚开。”

那个惊奇的病人一听尤索林这样命令，立即跳下来跑开了。尤索林就爬上床去变成了一级准尉霍默·拉姆利。他感到想要呕吐，一身冷汗突然下来了。他睡了一小时之后又想变做尤索林。有个当州议员的父亲和有个和滑雪冠军订婚的妹妹并没有什么意思。于是，由邓巴领路又回到尤索林的病房里，邓巴用大拇指一指安·福尔蒂奥里，让他起床再去做一阵子邓巴。一级准尉霍默·拉姆利的影子都看不到了。克拉默护士倒在那里，作出一副大发脾气的样子，就象一个受了潮的鞭炮似的在那里唏嘘着。她命令尤索林立即回到他的床上去，却又挡住了路，使他无法遵命。她的美丽的脸蛋儿使人更加不敢亲近。心地善良、感情用事的克拉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默护士每当听到人家订婚、结婚、生孩子或者庆祝周年纪念日时，她总是非常慷慨地为人家感到高兴，尽管她并不认识这些人。

她出于好心这么指责，“你疯了？”一边在他眼前生气地挥动着—个手指。“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吗？”

他告诉她说，“我不用你管。”

“我看你的腿也不要了，是吗？”

“这是我的腿。”

“这肯定不是你的腿！”克拉默护士反驳说。“这条腿是美国政府的，它和齿轮或便盆—样，没有什么差距。美国军队为了训练你成为飞行员，在你身上投了大量的金钱，大夫的命令你没有权利拒绝。”

尤索林无法断定别人在他身上投资他是否愿意。可克拉默护士还站在他面前挡着他，使他不能过去。他感到头痛。他也听不懂克拉默护士对他叫嚷的一—句话。他于是猛然用大拇指—指肩后，说，“快滚开。”

克拉默—巴掌狠狠地打在他脸上，差点把他打倒在地。尤索林挥拳朝她下颌打过去，这时他的腿—弯，人站不住了。达克特护士及时大步赶来—把把他搀住了。她对他们俩坚定地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克拉默护士用受委屈的口吻赶紧报告，“他不肯回到他的床上去。”“苏·安，他还对我说了一句低级庸俗的话啦。噢，我简直都不好意思再重复—遍。”

尤索林嘟囔着说：“他把我叫做齿轮。”

达克特护士对他一点也不同情。“你回到床上去，好吗？”她说，“还是说要我揪你耳朵，才能让你上床去呢？”

尤索林向他挑衅地说：“揪住我的耳朵拖到床上去好了。”

达克特护士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拖到了床上。

## 第二十七章 护士达克特

苏·安·达克特护士是一个高大瘦削，直腰板的成年妇女，长着一副非常普通的新英格兰禁欲主义者的瘦削脸庞，但也十分讨人喜欢，一对小小的乳房和一个丰满而突出的屁股。白里透红的皮肤，很小的眼睛，鼻子和下巴尖削，为人精明干练，做事干脆利落，办事严格，很愿意负责，遇事也敢出头。她是一个不求助于人，老练自信的人。尤索林怜悯她，而且决定给她帮个忙。

当她第二天早晨俯身站在尤索林床脚那头收拾床单时，他偷偷地在她的两膝之间塞进一只手，立即在她衣服下面飞快地尽力摸上去。达克特护士尖叫一声，跳起有一丈高，可是还不够高。她弓着身子，左右摇晃，来回乱蹦，差不多有十五秒钟，才挣扎起来，疯了似的退到通道上，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她后退得太远了。邓巴从一开始就在那里看热闹，这时不出一声地从床上向前扑过来，伸出两只胳膊从后面一把把她的胸脯抱住。达克特护士又大叫一声，挣扎着跑得离邓巴远远的，可尤索林又猛地奔上前来，一把搂住了她。达克特护士连忙一跃，再次跳过通道，活象只带腿的乒乓球。正在机警等待着的邓巴，准备再猛扑过来。幸好她及时发觉，跳到旁边去了。邓巴扑了个空，从她旁边越过床位滚到了地上，砰的一声撞得昏了过去。

他在地面上清醒过来时，鼻子还在流着血。这症状同他一直假装得了痛苦的脑病的症状完全一样。病房里一片吵闹，乱作一团。达克特护士哭了，尤索林在她旁边的床沿上坐着，抱歉地安慰她。主管医院的上校十分生气，对尤索林嚷着说，他决不允许他的护士被病人调戏。

“你想让他怎么样？”邓巴躺在地上可怜巴巴地说，一边把身子紧缩起来，因为说话时他太阳穴感到一阵阵疼痛。“他并没有

做什么。”

“我说的就是你！”那个有身份的瘦个子上校尽力大声吼叫着。“我要为你干的事处分你。”

“你想让他怎么样？”尤索林喊着说。“他不过摔下来把脑袋撞了。”

“我也正要说你！”上校怒气冲冲地对尤索林。“你这就要悔不当初了，你一把抱住达克特护士的胸脯。”

尤索林说：“我没抱住她的胸脯。”

邓巴说：“是我抱住她胸脯的。”

“你们俩都疯了吗？”医生尖叫着，脸色苍白，慌乱地往后退缩。

“是的，医生。他真的疯了，”邓巴断定地说。“他每天夜里，都梦见自己把一条活鱼拿在手里。”

医生马上停了下来，露出极其惊奇而厌恶的样子。病房里静了下来。“他梦见什么？”医生问道。

“他梦见自己把一条活鱼抓在手里。”

医生严肃地问尤索林：“什么样的鱼？”

“我不知道，”尤索林回答。“我无法分辨出各种不同的鱼。”

“你用哪只手拿着鱼？”

尤索林回答：“那经常变换。”

邓巴帮腔地接着补充一句：“那是跟着鱼变换的。”

上校转过身来，双眼眯缝着不信任地低头瞪了邓巴一眼。  
“咦？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

邓巴忍着笑答道：“我也在梦里。”

上校尴尬得脸红脖子粗。他冷冷地瞪了他们俩一眼，感到愤怒不能原谅。“爬起来，到你床上去，”他张开薄薄的嘴唇命令邓巴说。“我不想再听你们俩提到一句这个梦。我有一个部下专门听这类讨厌的废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到底为什么认为费里基上校讨厌你的梦呢？”桑德森少校谨慎地问。他就是上校命令把尤索林送去就诊的那位身体结实、温和亲切、笑容可掬的精神病专家。

尤索林十分有礼貌地回答说：“我想这或者是由于梦的某种性质，或者是因为费里基上校本身的原因。”

桑德森少校夸奖道：“说得非常有道理。”他穿着一双吱嘎作响的美国大兵鞋，留着一头乌黑发亮、几乎直竖着的头发。他透露说，“由于某种原因费里基上校老是使我想起一只海鸥。你知道他是怀疑精神病学的。”

尤索林问：“你不喜欢海鸥，是吗？”

“是的，我不大喜欢，”桑德森少校一边神经质地细声笑着承认，一边快活地捏了捏他那双下垂的双下巴，好象捋山羊胡须似的。“我认为你的梦是很美的。我希望你经常做这样的梦，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研究下去。你想抽烟吗？”尤索林谢绝之后，他微笑起来，故意问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反感我请你抽支烟呢？”

“我刚扔掉一支。它还在烟灰缸里冒烟呢。”

桑德森少校呵呵地笑起来。“这个解释非常巧妙。不过，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找出真正的原因来。”他把松开的鞋带非常随意地打了一个双蝴蝶结，然后把桌上一个带横道的黄色拍纸本放在他的膝盖上。“请你告诉我你梦见的那条鱼吧。你梦见的老是那条鱼，是不是？”

“我不知道，”尤索林回答。“我认不出各种不同的鱼。”

“那条鱼使你想起了什么？”

“想起了别的鱼。”

“别的鱼又使你想起了什么？”

“想起了别的鱼。”

桑德森少校有点失望地向后靠去。“你喜欢鱼吗？”

“不太喜欢。”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那么你到底为什么认为自己对鱼那么反感呢？”桑德森少校洋洋自得地问。

“它们太乏味啦，”尤索林回答，“又有那么多的刺。”

桑德森少校点了点头表示理解，脸上露出一种同意而虚伪的笑容。“这种解释很有趣。但是，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把真正的原因找出来。你梦见的那条鱼你喜欢吗？就是你拿在手里的那一条。”

“我对它毫不在意。”

“你不喜欢那条鱼吗？对它你有什么敌对的和不满的情绪吗？”

“没有，毫无。实际上，我倒很喜欢那条鱼。”

“那么，你喜欢那条鱼了。”

“哦，不。我毫不在乎它。”

“可刚才你还说你喜欢它。现在你又说你毫不在乎它。我抓住了你的矛盾，明白吗？”

“是的，长官。我看你的确抓住了我的矛盾。”

桑德森少校于是得意地用他那支黑色的粗铅笔把“矛盾”二字写在拍纸本上。写完之后，他又抬起脸来继续问道，“你到底为什么说出那两句话来表示你对那条鱼有矛盾的感情反应呢？”

“也许是因为面对它我用了矛盾的态度。”

桑德森少校一听到“矛盾的态度”这个词，就高兴地跳了起来。“你终于清楚了！”他叫道，十分高兴地绞着双手。“噢，你无法想象我感到多么孤单，整天跟那些对精神病学一点也不了解的病人谈话，给那些对我或者对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兴趣的人治病！一种多么可怕而又不适当的感觉压在我身上。”一阵焦燥的阴影掠过他的脸上。“它似乎使我无法摆脱。”

“真的吗？”尤索林问，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好。“你为什么还要因为别人在所受的教育方面有不足的地方而责怪你自己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桑德森少校不安地回答，“这的确挺傻，我知道。”勉强轻率地笑笑。“不过，对别人的好意见我还是非常重视的。和我同年的其他小伙子相比较，我不如他们青春期来得早。你看，这就给我带来某种——嗯，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知道和你谈论这些事一定会很快乐。我是非常想把这些事情告诉给你，所以不太想现在就说到你的问题上去，不过恐怕还是不得不谈你的问题。费里基上校如果知道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我的问题上，一定会发脾气的。现在我想给你看一些墨水迹，好知道某些形状和颜色使你想象到什么。”

“你不必用心了，医生。任何东西都会使我联想到两性关系。”

桑德森少校高兴地叫起来，“是吗？”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现在我们真正谈出点名堂来啦！你是否作过什么性的好梦呢？”

“那条鱼就是我梦见的关于性的梦。”

“不，我指的是真正性行为的梦——例如，你在什么地方把一个裸体女人的脖子搂住，你拧她，打她的脸，直到她浑身是血，然后你扑上去把她奸污了。接着又哭了，因为你是那么爱她，又是那么恨她，简直不知道怎样做才好。我想跟你谈的就是这类性行为的梦。这种性行为的梦你曾经有过吗？”

尤索林带着故作聪明的神情回想了一会，然后他断然说，“那是条鱼的梦。”

桑德森少校就象有人打了一巴掌似的后退了一下。“是的，当然啰，”他冷冷地承认说，态度变得暴躁、对立，生怕自己受到伤害。“但是，我希望你做一个那类的梦，好让我看看你的反应。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还有，我希望你能够在梦中找到我给你提出的问题的答案。要知道，谈论这些事对于你我都一样感到不舒服。”

尤索林回答：“我去对邓巴说一说。”

“邓巴？”

“他引出的这些问题。这是他的梦。”

“噢，原来是邓巴。”桑德森少校冷笑着，又恢复了信心“我敢断定邓巴就是专干坏事老是让你受到指责的家伙，是不是呢？”

“他不是那么坏。”

“你要尽力护着他对吧？”

“也没到那种程度。”

桑德森少校露出了讽刺的微笑，在本子上写上“邓巴”。当尤索林走向门口时，他严厉地问道：“你为什么跛着腿走？你腿上到底为什么要缚着绷带？你疯了还是有其他问题？”

“我受了腿伤，就因为这个我才住院。”

“噢，不，你没受伤，”桑德森少校用暗暗高兴的眼色盯着他说，“你是因为唾液腺结石住院的。到底你还不够聪明，是吗？甚至不知道你为什么住院。”

尤索林坚持说：“我是受了腿伤才住院的。”

桑德森少校讽刺地哈哈一笑，对他的争辩不理不睬。“好吧，请你代我向你的朋友邓巴问好。还让他为我做一个那样的梦，好吗？”

可是由于邓巴经常头痛，人感到恶心、头晕，不想与桑德森少校合作。亨格利·乔已经把六十次任务飞完，又在等着遣送回家，所以恶梦不断，不过他上医院来探视的时候，不愿意对任何人谈他的梦。

“是否有人做了什么可以说给桑德森少校听的梦呢？”尤索林问。“我非常不愿意叫他失望。他已经有被人抛弃的感觉了。”

“我自从我听到你受伤之后一直做着—一个十分奇怪的梦，”牧师坦白说。“我每天夜里不是梦见我老婆要死、被人谋害，就是梦中见到我孩子吃一点点营养品而差点噎死。近来，我又梦见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去在没过头顶的水里游泳，有条鲨鱼咬住了我的左腿，咬的地方就相当于你绑绷带的地方。”

“这个梦太妙了，”邓巴喊着说。“桑德森少校一定会喜欢这个梦的。”

“多么可怕的梦啊！”桑德森少校喊道。“梦里全是痛苦、断腿和死亡。我肯定你是故意刁难我才做这个梦的。你知道，你做了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梦，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美国军人啦。”

尤索林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一线希望。“也许你是对的，长官，”他狡猾地暗示说。“也许我应该留在地面上，被遣送回国。”

“你是否曾经想过，你乱追求女人，只是想尽量减轻你下意识里恐惧阳痿？”

“是，长官。我想过的。”

“那么为什么你还这样干呢？”

“那样我对阳痿的恐惧就减轻了。”

“为什么你不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的消遣？”桑德少校关切地问。“譬如钓鱼。难道你真的觉得达克特护士那么吸引人吗？她太瘦了我认为。你知道。太平淡，太瘦了，象条鱼。”

“我根本不熟悉达克特护士。”

“那为什么你要摸她的胸脯呢？只是因为她有胸脯吗？”

“邓巴做的那事。”

桑德森少校嘲讽地叫着，“噢，不要又抬出这一套，”厌恶地把他的铅笔朝下一扔。“你难道真的以为你装成另外一个人就可以开脱自己的责任吗？你知道吗？福尔蒂奥里，我不喜欢你，我对你毫无兴趣。”

尤索林觉得有一阵寒冷的害怕感掠过心头，“我不是福尔蒂奥里，长官。”他害怕地说。“我是尤索林。”

“你是谁？”

“我姓尤索林，长官。因为腿受伤而住院。”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姓福尔蒂奥里，”桑德森少校挑衅地反驳他。“你是因为唾液腺结石来住院的。”

尤索林发作起来。“噢，得了吧，少校！”“我难道会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这里有一份正式的军官记录可以证明我的话，”桑德森少校反驳。“你最好管住自己，免得晚了来不及。首先，你是邓巴。现在你是尤索林。也许下次你就会称自己是华盛顿·欧文了。你知道你有什么毛病吗？你得了精神分裂症，这就是你的毛病。”

尤索林用外交口吻同意说：“也许你是对的，长官。”

“我知道我是对的。一种很坏的变态心理存在你的身上，感到自己在受迫害。你以为别人都想害你。”

“其他人确实都想害我。”

“你瞧？你轻视过度的权威或者陈腐的传统。你是危险的，腐化堕落的，应该把你架到外面去枪毙！”

你这是说的真话吗？”

“你是人民的敌人！”

尤索林喊道，“你疯了吗？”

“不，我没疯，”多布斯在病房里愤怒地回答，可他还以为自己用非常小的声音说话。“我告诉你，亨格利·乔看见他们了。昨天他飞往那不勒斯给卡思卡特上校的农场运一批黑市空调器的时候，发现了他们。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兵站在那里，好几百个正要回美国去的飞行员、轰炸手和射击手住在那里。他们都完成的飞行任务只有四十五次，就四十五次。有几个获得紫心勋章的人飞行的次数还要少。其他轰炸大队正在编入大批从美国来的补充机组人员。他们要求每个人起码在海外服务一次，包括行政人员在內。你没看报吗？我们应该马上打死他！”

尤索林小声地劝道：“你只剩下两次飞行任务了，为什么还要冒险去做这件事情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两次也可能会送掉命，”多布斯用粗鲁的、颤抖的和过分劳累的声音挑衅地回答。“他明天早上从农场开车回来时，我们就首先把他干掉。我有手枪在这里。”

尤索林害怕地瞪眼看着多布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在空中高高地举起。“你疯了？”他慌忙地压低声音说。“把它放开。放低点你这疯子似的嗓门。”

“你还在担心什么？”多布斯气恼而天真地问。“没有人能够听见。”

“喂，快闭上嘴，”病房顶里面有人这么喊。“你不知道我们在午睡吗？”

多布斯回骂着，该死的，你算什么，一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吗？他转过身去，紧握双拳想要打架。接着他又急忙把身子转过来对着尤索林，话还没有说出口就雷鸣般的一连打了六个喷嚏，那两条富有弹性的腿每打一次就左右摇晃，他举起胳膊肘想忍住喷嚏，却毫无作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上的眼睑又红又肿。“他以为他是什么人，”他一边质问，一边抽搐地吸着气，并用结实的手把鼻子揩了揩，“他是警察还是什么人？”

尤索林静静地告诉他：“他是犯罪调查部人员，此刻我们这里有三名，还有更多的人要来。哦，别害怕。他们要查一个冒充华盛顿·欧文的人。他们没有兴趣调查杀人犯。”

“杀人犯？”多布斯觉得这是侮辱他。“为什么你把我们叫做杀人犯？就因为我们准备干掉卡思卡特上校吗？”

“该死的，不要说啦！”尤索林吩咐他。“你小声一点说好吗？”

“我的声音很轻呀。我，”

“你还在嚷嚷。”

“没有，我并没有。我，”

“喂，闭上你的嘴行吗？”病房里所有的病人都开始向多布斯

喊叫起来。

多布斯冲着他们尖叫，“我要和你们大家拚了！”一面踏上一张摇摇晃晃的木椅子，发疯地挥动着他的手枪。尤索林抓住他的胳膊，使劲拖下他来。多布斯又开始打喷嚏。“我有过敏症，”他打过喷嚏后抱歉地说，鼻涕流出鼻孔，眼里噙满了泪水。

“真遗憾，要没有这毛病，你就可以成为人们的伟大领袖了。”

“杀人犯是卡思卡特上校，”多布斯声音嘶哑地抱怨说，一面胡乱地塞进口袋里一条又脏又皱的卡其手绢。“如果我们不想法阻止卡思卡特上校，他就要把我们大家害死。”

“也许他不会再增加飞行次数了。他也许加到六十次就到顶啦。”

“你比我更清楚他一直在增加飞行次数。”多布斯咽下一口唾沫，俯身把紧张的脸贴近尤索林的脸，晒黑了的、石头般的腮帮上鼓着几个颤动的肉疙瘩。“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行，我明天早晨就把整个事情办了。你明白我跟你说的话吗？现在我说话声音很轻了吧？”

尤索林从多布斯紧盯住他的苦苦哀求的目光上移开自己的双眼。“真该死，你为什么不去干就是了？”他反对说。“你不用对我说，自己一个人去做就可以了么？”

“我一个人干又害怕。无论什么事情，要我一个干我都害怕。”

“那么，不要扯进我去。现在我搅在这类事情中间，真的傻死了。我花一百万元也买不到我腿上的伤口。他们这就要送我国回去啦。”

“你疯了？”多布斯疑心地大叫道。“你那里不过擦破点皮。你哪天一出院，你哪怕得到紫心勋章等等，你也会被他马上叫去参加飞行战斗任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到那时候真的要把他干掉啦，”尤索林发誓说。“我会和你一起把他干掉。”

“趁还有机会，明天我们就一起干吧，”多布斯哀求说。“牧师说，卡思卡特上校已经又主动要求派飞行大队去袭击阿维尼翁了。也许在你还在医院时我就被打死了。你看看我的手抖成什么样了。我不能再开飞机了。我完啦。”

尤索林不敢答应。“我想先等等情况再说。”

多布斯生气地大声抱怨说，“你的毛病就是什么都不肯干。”

多布斯走了之后，牧师轻轻地对尤索林解释，“我正在尽力而为。”我甚至去医务室找丹尼卡医生谈过，让他想办法帮助你一下。”

“是的，我清楚。”尤索林强忍住笑。“结果怎么样了？”

牧师局促不安地说，“他们在我的牙龈上涂了紫药水。”

“他们还在他脚趾上涂了药水，”奈特雷生气地补充说。“后来又给了他一剂泻药。”

“可今天早晨我又去找过他。”

“他们又把紫药水涂在了他的牙龈上，”奈特雷说。

“可我还是告诉了他，”牧师用自我辩解的悲伤的声调分辨说。“丹尼卡医生看来一直闷闷不乐。他疑心有人策划想调他到太平洋上去。最近他一直想来找我帮忙。当我告诉他说我需要他的帮助时，他显得很惊奇，不知有没有一个牧师可以让我去找。”尤索林和邓巴两人放声大笑，牧师垂头丧气地耐心等着。“过去我老认为：愁苦是不道德的，”他象是独自在痛哭似的继续说着。“我现在更不能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这个星期天的讲道想主要谈谈不道德这个题目，但是这些药水涂在牙龈上之后，我真不知道是否还应该去布道。科恩中校很讨厌把紫药水涂在牙龈上。”

“牧师，为什么你不到医院里来和我们呆上一阵子，放松放松呢？”尤索林邀请他。“在这儿你可以很舒服。”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有一瞬间牧师被这个轻率而邪恶的建议打动了。“不，那不成，”他勉强这么决定。“我想安排好去大陆上一趟，看望一个姓温特格林的邮件收发兵。丹尼卡医生告诉这个人能帮助我。”

“大概整个战区最有影响的人就是温特格林了。他不仅是个邮件收发兵，而且还有办法使用一架油印机。但是他不会对任何人提供帮助。这是他会成功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我想去试一下。总有人会为你帮忙的。”

“牧师，你还是去帮助邓巴吧，”尤索林傲慢地纠正他说。“我有这个价值百万元的腿伤，可以使我回国。如果这样不可行的话，那还有一位精神病专家，他认为我已经没有资格留在军队里。”

“我才没有资格留在军队里，”邓巴妒嫉地嘀咕。“那是我的梦。”

“问题不在于梦，邓巴，”尤索林解释说，“他倒是喜欢你的梦。他认为我的毛病是精神分裂症。”

桑德森少校说，“正好从当中分裂开来，”他已经把那双笨重的大兵鞋鞋带结好，又用芳香的粘糊糊的生发油抹平乌黑的头发。接着，他装腔作势地笑笑，显出他是讲道理和有教养的。“我不是侮辱你，想要你痛苦才这么说的，”他带着侮辱人和故意使人痛苦的快乐神情继续说。“不是由于我不喜欢你，想对你进行报复才这么说的，更不是因为你把我的意见拒绝了，把我的感情大大伤害了才这么说的。不，我是个冷静而客观的大夫。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坏的消息。你有胆量听我说吗？”

“上帝啊！不要说！”尤索林尖叫起来。“我立刻要垮掉了。”

桑德森少校顿时怒气冲天。“难道你连一件事也做不好吗？”他坚决说，满脸气得发红，两只拳头一起捶在桌子上。“你的毛病是自命不凡，看不起社会上的所有习俗。也许你也看不起我，就因为我的青春期来得迟点。好吧，你明白你是什么人吗？你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受挫折的倒霉失望、不守纪律、不适应环境的年轻人！”桑德森少校把这些责难的形容词连珠炮似的说出来时，似乎平定了他的情绪。

“是的，长官，”尤索林小心翼翼地表示同意。“我想你说得对。”

“我说的当然没有错啦。你是个毛头小伙子，你甚至无法适应战争的概念。”

“是的，长官。”

“对死亡你有一种病态的反感。大概你对出来打仗，任何时候都可能把性命送掉而感到怨恨。”

“不只是怨恨，长官。干脆是愤慨。”

“你的求生欲望根深蒂固。你不喜欢固执的人，恶棍，势利鬼和伪君子。你下意识地憎恨许多人。”

“是有意识地，长官，有意识地，”尤索林纠正他说。“他们使我有意识地憎恨。”

“你反感受剥削，被掠夺，贬低身份，蒙受耻辱，上当受骗这种种思想。苦难使你烦恼。无知使你烦恼。迫害使你烦恼。暴力使你烦恼。贫困使你烦恼。贪婪使你烦恼。犯罪使你烦恼。贪污使你烦恼。你知道，你要不是一个忧郁症病人，那才令人惊奇呢！”

“是，长官。我或许是。”

“你承认了。”

尤索林说，“我承认，长官，”对于他们之间最终存在着的这种奇妙的关系感到高兴。“我同意你所讲的一切。”

“那么你承认你疯了，是吗？”

“疯了？”尤索林显得很诧异。“你在说什么？为什么我疯了？你才疯了昵！”

桑德森少校又脸色气得发红，把两只拳头在他的大腿上猛捶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了几下。“骂我发疯，”他气得唾沫翻飞地大喊，“这种反应是典型的虐待狂和报复性的偏执狂！你真正是发疯了！”

“那么为什么你不让我回国呢？”

“我这就要把你打发回国！”

“他们要把我打发回国啦！”尤索林瘸着腿走向病房时，高兴地嚷着。

“我也是这样！”安·福尔蒂奥里兴奋地说。“他们刚到病房里来对我说的。”

邓巴生气地质问大夫们，“我怎么样？”

“你？”他们厉声地答道。“你和尤索林一起走。马上返回战斗岗位！”

他们两人于是都回到了战斗岗位上。当救护车来把尤索林送回中队时，他立刻火冒三丈，立即蹒跚着去找丹尼卡医生评理。丹尼卡医生瞪着他，显现出一副轻蔑而郁闷痛苦的表情。

“你！”丹尼卡医生带着指责的厌恶神情悲哀地大声说，两眼下面的蛋形黑晕显得固执和怨恨。“你不要只顾着自己。如果你要知道在你住院期间发生了哪些事情，你就去看看那道轰炸线。”

尤索林吓了一跳：“我们打败了？”

“打败了？”丹尼卡医生叫道。“整个军事局势从我们攻下巴黎以后，急转直下。这和我预料的一样。”他停顿了一下，愤怒的情绪变得忧郁起来。他生气地皱着眉头，好象这全是尤索林的错误似的。“美军正在打进德国人的土地。俄国人已经夺下了整个罗马尼亚。第八兵团里的希腊部队就在昨天，占领了里米尼。德国人腹背受敌！”丹尼卡医生又停下来，他长吁一口气代替痛苦的尖叫。“德国空军完蛋了！”他哽咽地说，似乎要哭出来了。“整个哥特人的战线都有可能崩溃！”

“怎么样？”尤索林问。“这不是挺好吗？”

“这挺好吗？”丹尼卡医生叫道。“如果不马上出现什么新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况，德国就可能会投降。那么就会统统派我们去太平洋上去！”

尤索林惊恐万状地望着丹尼卡医生。“你疯了吗？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

丹尼卡医生讽刺说，“噢，你这人倒挺会笑。”

“谁说我在笑？”

“你至少还有个希望。你现在在作战，有可能被打死。可我呢？我什么希望也没有。”

“你一定是神经错乱了！”尤索林抓住他衬衫的前襟，用力大叫。“你明白吗？现在，闭上你的笨嘴，先听我说。”

丹尼卡医生突然扭动身子从尤索林手里挣脱出来。“你竟然这样跟我说话。我是个有执照的内科医生。”

“那就闭上你这个有执照的内科医生的笨嘴，听听他们在医院里对我说的话。我要被逼疯了。这你明白吗？”

“那又如何呢？”

“真的疯了。”

“那又如何呢？”

“我是疯子。神经不正常的人。你知道吗？我神经错乱。他们弄错了，打发另一个人代替我回国了。他们医院里有一位有执照的精神病专家，他给我作了检查，而且开证明说我确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尤索林不明白丹尼卡医生为什么还弄不明白。“你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吗？你现在可以解除我的战斗任务，打发我回国啦。他们不会派一个疯子出去送死，对吗？”

“那么另外派谁去呢？”

### 第二十八章 多布斯

麦克沃特没有疯，所以他去了。尤索林也去了，他还在蹒跚地走着。当尤索林又飞了两次以后，传说已让他心惊胆跳，说还要再去波洛尼亚上空执行一次轰炸任务。于是，他在一个暖和的下午很早的时候坚决地蹒跚着走进了多布斯的帐篷，把一个手指放到唇边“嘘！”了一声。

“你为什么嘘他？”基德·萨普森问，他正在一边细读一本破旧不堪的连环漫画，用牙撕咬一只橘子。“他没有说任何话。”

尤索林用大拇指朝肩后帐篷的出口处一指，对基德·萨普森说，“快滚开。”

基德·萨普森知趣地扬了扬亚麻色眉毛，站起身来听命。他朝着自己下垂的黄胡须吹了四、五次口哨，跨上那辆撞瘪了的绿色摩托车向山里急驰而去。这是他几个月前买来的旧货。尤索林一直等着那辆摩托车最后的声音消失在远处。似乎帐篷里的情况不大正常，这地方过于整洁。多布斯一面抽着一支粗大的雪茄烟，一面好奇地望着他。既然眼下尤索林勇敢地拿定主意来找他，多布斯反而害怕得要命。

“好吧，”他说。“咱们就去干掉卡思卡特上校。我们一块儿干。”

多布斯一听此话吓得脸色苍白，跳下行军床。“嘘！”他大喊大叫。“把卡思卡特上校干掉？你说的是啥呀？”

“安静点，真该死，”尤索林怒吼着说。“你喊得整个岛上都要听见了。你的手枪在吗？”

“你是不是疯了？”多布斯喊道。“我为什么要杀死卡思卡特上校呢？”

“为什么？”尤索林难以置信地瞪眼望着多布斯。“为什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主意是你出的呀，对不对？你不是到医院来叫我干的吗？”

多布斯不慌不忙地微笑起来。“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完成六十次飞行任务，”他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着雪茄，一边解释说。“现在我已把行李收拾好，等着回国啦。我的六十次飞行任务我已完成了。”

“那又如何？”尤索林回答。“他还会把飞行次数再次增加的。”

“也许他这次不会了。”

“他老是增加次数。该死的，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多布斯？你问问亨格利·乔他收拾过多少次行李。”

多布斯固执地坚持说：“我还是要等一等，看看情况。既然我的战斗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再去沾上这种事，那真是疯了。”他把雪茄烟的烟灰轻轻用手指弹去，“不，我劝你呀，”他说，“象我们一样飞完你的六十次飞行任务，然后再看看情况吧。”

尤索林巴不得一口唾沫吐在他眼睛上。“我也许飞不完六十次任务就给打死啦，”他用呆板而又忧伤的语气哄骗着说，“传说他又主动提出要再次把我们大队派去轰炸波洛尼亚了。”

“那仅仅是传说，”多布斯自以为是地指出。“你不应该相信听到的传说。”

“你不要教训我，行不行？”

“你为什么不与奥尔去说呢？”多布斯建议。“奥尔上星期在第二次去阿维尼翁上空执行任务时又被击落，掉到水里去啦。他也许很不高兴，愿意帮你杀死他。”

“奥尔才不会自寻烦恼呢！”

奥尔在尤索林住院期间一次被击落下来，掉到水里。他驾着受损的飞机轻轻滑入马赛港外面清澈的碧波上，驾驶技术非常高明，机组的六个人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一下子全打开飞机前后舱的应急离机口盖，碧蓝的海水在飞机周围翻滚着白色的浪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花，人们快速地爬出飞机，身上穿着松软的橙色救生衣，也没来得及充气，毫无用处地在他们脖子上挂着，围在他们的腰间。这些救生衣没有充气，因为迈洛把那一对二氧化碳充气筒从充气室搬走了，去做杨梅和菠萝冰淇淋苏打供应军官食堂。一张油印的说明贴在原来放充气筒的地方，上面写着：“有利于迈一明联合公司的就有利于国家。”从慢慢下沉的飞机里最后一个跳出来的是奥尔。

奈特中士哈哈大笑地对尤索林说：“如果你在场看到他那样子就好了。”“这是你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滑稽可笑的事啦。所有的救生衣都毫无用处，因为迈洛把二氧化碳充气筒偷走去做冰淇淋苏打，好让你们这些狗崽子在军官食堂里享受。但是，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只有一个人不会游泳。那家伙就被我们放进救生艇里。那只救生艇是我们还站在飞机上的时候，奥尔拉着它的绳索，叫它靠到机身旁边来的。奥尔这个怪家伙对这类事的确有办法。后来没有拉住另外一只救生艇，就漂走了，因此我们六人只得缩做一团，胳膊肘紧靠着大腿挤在一只救生艇里坐着，动也不敢动，否则非把别人推下水去不可。飞机在我们离开三十秒后就沉下去了。我们几个人孤零零的，后来我们开始拧开一个个救生衣的螺丝帽，看看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结果才发现迈洛那些该死的说明，告诉我们凡是对他有利的就会对所有其他人也都有利。那个狗崽子！上帝啊，我们大家只有奥尔没有咒骂他。奥尔一直张着嘴笑，他一点也不在乎，好象对迈洛有利的可能对其他人也都有利的。

“我的意思，你当时要能看到他那样子就好了。他象个班长似的坐在救生艇的边上，而我们其余的人都望着他，等他来告诉我们该干什么。每隔几秒钟他就用手拍拍大腿，好象得了疟疾似的，然后就说‘现在好了，现在好了，’然后再就象疯了似的吃吃地笑一会，接着又说‘现在好了，现在又好了’，然后又象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似的吃吃地笑一会。他看起来就象一个傻瓜。就因为我看他，才在最初的几分钟里没有完全垮掉，当时朝我们打来的一个个浪头还把我们当中的几个人卷入海里，我们得趁另一个浪头打来，把我们冲得更远之前飞快爬上救生艇。那确实是很可笑的。我们不断地掉下水，爬上来。我们让那个不会游泳的家伙在小艇中间的那块地方躺着，不过就算这样，他也差点给淹死，因为艇里很深的水不断溅在他的脸上。噢，好家伙！

“奥尔后来，打开救生艇的几个舱，有趣的事情真正开始了。首先他找到一盒巧克力糖，忙把它传给我们大家，于是我们就坐在那里一边吃着浸过海水、带有咸味的巧克力糖，一边不断地被海浪从救生艇上卷进海里。他接着又找到几块浓缩牛肉汁和几只铝杯子，他就给我们做了点汤喝。后来他又发现了茶叶。当然，他也泡了茶！我们坐在那儿让水一直泡到屁股，他还给我们倒茶喝，那种景况你能想象得出吗？那时我因笑得太厉害掉到了水里。我们都在大笑。而他却严肃认真，只不过傻傻地咧开嘴，过一会吃吃地笑一下。多么奇怪的人啊！他找到什么都拿来用上了。他把找到的一些沙鱼防护剂洒到海水里。他把找到一点作记号用的颜料也扔到海里。接着他找到一根钓丝和晒干的鱼饵，脸上立即快活起来，好象我们在命丧大海时，或者德国鬼子从斯培西亚派船出来正要俘虏我们或用机关枪射向我们时，海空搜索救援艇忽然赶来营救我们那样。奥尔马上把钓丝扔到水里钓鱼，高兴得象只云雀。我问他，‘你想钓什么？中尉？’他对我说，‘鳕鱼。’他是想钓鳕鱼的。然而幸好没有钓到，因为如果他钓着了，他会把它生吃下去的，而且还会让我们也吃生的，因为他找到一本小书，书上说鳕鱼可以生吃。

“他接下来又找到一个蓝色的小桨，不过吃纸杯冰淇淋用的木勺那么大，并且还真用它开始划，想用那根小木片来划动总共有九百磅重的我们。那情景你可以想象得出吗？他后来找到一个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小小的磁罗盘，一张防水的大地图，于是他把地图摊在膝盖上，再把罗盘放在地图顶上面。他就这样坐在那里，钩着鱼饵的钓丝拖在后面，地图铺在膝盖上，地图上放着罗盘，一只手尽力使劲划着那只蓝色的小桨，好象他正迅速地向马略尔卡岛划去似的。耶稣啊！他就这样度过了半个钟头，直到那只救援艇全部接走我们。”

奈特中士完全了解马略尔卡岛。奥尔也是一样，因为尤索林常对他们谈起西班牙、瑞士和瑞典这样一些避难所。美国飞行员只要在战争期间飞往那里，就会被拘留起来得到极其舒适豪华的对待。尤索林是中队里有关拘留问题的主要权威。他每次出动飞往意大利最北部执行任务时，总计划想找借口遇到紧急情况而向瑞境内飞去。他当然喜欢去瑞典，那里人的智力水平比较高，他可以脱得一丝不挂跟低声反对的漂亮女郎一起游泳，从而生下一大群快活、任性的私生子女，国家会对分娩予以援助，无须受到谴责就可以来到人间。可是瑞典太远了，不易到达。尤索林就等着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上空他的飞机被一发炮弹打掉一个引擎，这样他就有借口向瑞士飞去。他甚至可以告诉他的驾驶员他正领他到那里。尤索林常常想着和一个他值得信赖的驾驶员一起策划，伪造一个给打坏了的引擎，然后用机腹着陆，把伪造的证据去除。可麦克沃特是惟一真正信得过的驾驶员，他不管在哪里都是挺高兴的，然而他去除了他，因为他驾着飞机掠过尤索林的帐篷或是在海滩游泳的人们头上低低旋绕，从推进器里喷出来的疾风在水里激起阵阵黑浪，把飞溅的浪花弄得飞舞在空中好几秒钟。

都不能注意多布斯和亨格利·乔，奥尔也不能。当尤索林遭到多布斯的拒绝、失望地瘸着腿回到自己的帐篷时，奥尔又在那里摆弄炉子的阀门了。奥尔正把一个金属鼓倒过来改制成炉子，这只炉子被他放在他铺修的一块平滑的水泥地中央，双膝跪在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认认真真地干活。尤索林尽力不去理会他，疲乏地一瘸一拐走到自己的行军床前，吃力地长叹了一口气便坐下来。他额上层层汗珠渐渐变得冰冷。多布斯使他感到垂头丧气。丹尼卡医生也使他感到垂头丧气。他看到奥尔的时候，也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使他沮丧。各种内心的郁闷开始使他痛苦起来，他的神经抽搐起来，一只手腕上的动脉也突突地直跳。

尤索林被转过头来的奥尔凝视着，他张着湿润的嘴唇，露出两排大龅牙，然后伸手到旁边，从他的小柜里取出一瓶没走气的啤酒来，把瓶盖打开，然后递给尤索林。两人都一声不响。尤索林呷掉上面的泡沫后仰起头来。奥尔不出声地张开嘴笑着，狡猾地望向他。尤索林谨慎地注视着奥尔。奥尔偷偷地笑着，发出轻微的咝咝声，然后又把身子转过去蹲下来干活。尤索林的神经开始紧绷起来。

“你不要再，”他两手捏紧啤酒瓶用威胁的口吻请求着，“那炉子你不要再装了。”

奥尔平静地吃吃笑起来。“我就快装好了。”

“不，不可能。你才开始装。”

“这就是阀门。看见吗？马上就全部装好了。”

“你这就又要拆开它。我知道你干的事，你这杂种。你这样干我看见过三百次了。”

奥尔高兴地抖动了一下。“我想收拾好那根汽油管漏油的地方，”他解释说。“我已经基本上弄好了，渗油的地方只有一点了。”

“我实在不想看到你做这东西，”尤索林淡淡地说。“你可以做一件大东西。可是那阀门都是用小零件装成的，我现在就没那份耐心看着你那么勤勤恳恳地摆弄该死的细小而又没有意义可言的零件。”

“它们细小可不等于没有意义。”

“我不管。”

“让我再试一试行么？”

“等我离开这儿再搞好吗。你是个幸运的低能儿，你不明白眼下我这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当你摆弄那些小零件的时候，我碰上了一些甚至无法解释的情况。我发现我无法忍耐你。我开始恨你，我真想用这个瓶子把你的脑袋敲烂或者把你的脖子用那把刀刺破。你明不明白？”

奥尔把头点了点表示明白。“现在我不拆开阀门了，”他说完又开始拆开它，缓慢地、孜孜不倦地、精益求精地工作着，他低着头把那张平凡讨厌的脸贴近地面，费劲地用手指拣起那细小的零件，那种全神贯注的样子，好象根本没有想到它似的。

尤索林暗暗咒骂着他，决定不再理会他。“该死的，你到底为什么忙着修炉子呢？”过了一会他又情不自禁地叫起来。“现在外面还很热。一会儿我们还可能去游泳。你为什么这就担心天冷呢？”

“白昼逐渐变短了，”奥尔安静地说。“因为现在有时间，我想把这炉子给你装好。等我装好以后，你的炉子就是中队里最好的了。只要我把这个供油开关装上，炉子点着了就可以通宵不灭，这些金属片可以散热，使整个帐篷都暖和。如果你睡觉前，把钢盔盛满了水放在金属片上面，醒来的时候就会有现成的热水给你洗脸。这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吗？如果你要煮鸡蛋，或者烧点汤，你只要把锅放在这上面，打开火就可以了。”

“我不明白，这炉子是我自己用吗？”尤索林追问道，“你到哪儿去呢？”

由于压抑着心头的高兴，奥尔矮小的身体突然一阵哆嗦，颤抖起来。“我也搞不清楚，”他大声叫着，好象自己感情无法控制似的，接着突然从不断打战的龅牙里发出一阵古怪的、颤抖的格格笑声。他一面笑一面继续说，唾沫糊满了嘴，也无法清楚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话。“如果他们象这样不断地击落我，我不知道我会到哪儿去啦。”

尤索林激动了。“为什么你不争取停飞，奥尔？你可以以此为借口。”

“我只剩十八次飞行任务了。”

“但是几乎每次你都被打落。每次飞行你不是被迫降到水面上就是被迫强行着陆。”

“噢，那些飞行任务我根本不在乎。那些飞行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你不领队时应该和我一起飞行几次高兴高兴。嘻嘻。”奥尔用眼角看着尤索林，显得非常高兴。

尤索林把奥尔的目光避开。“他们又叫我领队啦。”

“你不做领队的时候可以和我一起执行飞行任务。如果你有点脑筋，你肯定会有主意的？你应该直接去找皮尔查德和雷恩，对他们说你想跟我一起飞行。”

“每次飞行任务都和你一起被击落可不是好玩的。”

“就因为总是被击落，所以你才应该来呀，”奥尔坚持说。“在被迫降到水面上或被迫强行着陆这方面，我认为我现在差不多算得上是最好的飞行员了。你也可以从中得到练习。”

“得到什么方面的练习？”

“水上迫降或强行着陆，这可是很好的练习嘛。嘻嘻嘻。”

尤索林愁眉不展地问，“你还能给我再喝一瓶啤酒吗？”

“你想用它来把我的脑袋敲掉吗？”

尤索林这次真被逗乐了。“就象罗马那所公寓里的那个妓女对待你的样子吗？”

奥尔放声狂笑起来，塞有山查子的双腮兴奋地鼓得老高。他逗尤索林说：“你真的想知道她为什么用她的鞋敲我脑袋吗？”

尤索林返过来又逗他说：“我知道：‘奈特雷的妓女早已告诉我啦。’”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奥尔象个怪物似的咧开嘴笑起来。“不，她没告诉你。”

尤索林非常同情奥尔。奥尔那么矮小、难看。如果他活下去，他会得到谁的保护呢？谁会保护一个象奥尔那样热忱而纯真的侏儒，不受无赖、党棍以及象阿普尔比那样的运动员欺侮呢？他们这些人都是见风使舵的家伙，只要有机会，就会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眼里根本就没有他。尤索林经常替奥尔担心。又有谁能保护他不遭人家的憎恨和欺骗，不遭野心家的暗算和大亨夫人的白眼，不遭追求利润者的卑劣下流的侮辱并使邻近友善的屠夫不把坏肉卖给他呢？奥尔是个快活的、忠厚的傻瓜，长着一头从中间分开的浓密鬈曲的杂色头发，他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孩子们的玩意儿。他们可以随便把他的钱拿走，把他的妻子奸污了，凶恶地对待他的孩子。尤索林这时候对他忽然产生了同情心。

奥尔是个无法理解、怪异奇特而又相当可爱的小矮子，他思想鄙俗，会各种各样的手艺，这使他终生只能与收入低微的人为伍。他可以用一个烙铁把两块板钉成一块而不让木板分开，也不会敲弯钉子。他能钻孔眼。尤索林住院不在的时候，在帐篷里他做了不少新东西。他在外面高高的平台上修了一个油箱，然后又把水泥地挖掘了一番，造了一条很好的槽沟，使那细长的汽油管从外面贴着地面一直通到炉子上。他的几只壁炉内用的柴架是利用多余的炸弹零件做的，并在上面堆上了粗大的银杉木。他从乳酪饼广告杂志上撕下一些有着丰满乳房的女人照片，用加了色的木条做成镜框，镶起来挂在壁炉上面。奥尔能把油漆桶打开，调漆配色，稀释油漆，并能除去油漆。他能把木头劈开，会用尺子量东西。他会生火，会挖洞，还有这样的本事：能从食堂附近的水箱里用饭盒和空罐头取来够他们两人使用的水。他能够在一件意义不大的事情上毫无意义地工作几小时，既不烦躁也不嫌麻烦，象一棵树桩一样不知疲倦，也象树桩那样默默无言。他对野外生活具有一种无法想象的知识，不怕狗、不怕猫、不怕甲虫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飞蛾，也敢吃烂鱼、肚肠之类的食物。

尤索林无力地叹了一口气，开始思考起传闻的轰炸波洛尼亚的任务来。奥尔正在把有大拇指那么大的阀门拆下，除了外壳外，共有三十七个零件，其中大部分都非常细小，当他小心地分类别类把它们放置在地上时，得用指甲尖紧紧捏住它们。在这项精密细致、有条不紊、单调乏味的工作程序中，他除了偶然痴痴呆呆地调皮地斜眼看看尤索林之外，总是那么从容不迫，不知疲劳，无休无止地干着。尤索林试着不看他。他数着那些零件，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再想起奥尔。他转过脸去，把眼睛闭上，结果更糟，因为这时他只听到细小的，令人恼火的，持续不断的，清晰的毕剥声和奥尔双手拿很轻的东西的窸窣声音，奥尔呼吸均匀，发出的声音犹如打鼾一样令人讨厌。尤索林双拳紧握，眼睛盯着那把在皮套里插着的骨柄长猎刀，这把猎刀就挂在帐篷里那个死人床位上方。他一想到要把奥尔刺死，紧张心情就松弛下来。如此令人可笑地想谋害奥尔，因此他开始奇怪而着迷地认真思考起这个问题来。他在奥尔的颈背上寻找脊椎的大体部位。只要轻轻一刺那个地方，奥尔就会被刺死，也就可以解决他们之间许多严重痛苦的问题。

奥尔恰恰在这个当口这么问，“痛吗？”仿佛是出于自卫的本能。

尤索林紧紧地盯着他。“痛什么？”

“你的腿，”奥尔诧异而奇特地笑着说。“你还有点跛。”

“大概这成了习惯，”尤索林放心地松了一口气说。“我大概很快就好转了。”

奥尔侧身翻倒在地上，用一只膝盖跪着直起身来，面对着尤索林。“你还知道，”他露出尽力回忆的神情，若有所思地拉长声调说，“那天在罗马打我脑袋的那个妓女？”尤索林想起上次上当，心头很气恼，不禁叫了一声，使奥尔吃吃地笑了。“我要用

那个妓女的事和你交换一下。如果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告诉你那天她为什么要用鞋子打我脑袋。”

“什么问题？”

“你是否和奈特雷的妓女睡过觉？”

尤索林惊讶地哈哈大笑。“我？没有。你现在告诉我那个妓女用鞋子打你的原因了。”

奥尔用十分得意的口味对他说：“这不能叫做问题。”

“这不过是聊天。她装成好象和你上过床似的样子。”

“唔，我没有。她怎么装模作样呢？”

“她装出一副讨厌你的神情。”

“她不喜欢任何人。”

奥尔提醒他说：可是她喜欢布莱克上尉。

“那是因为他根本瞧不起她。任何人都可以用那法子把一个姑娘弄到手。”

“我看见一只上面有他姓名的镯子戴在她脚上。”

“他让她戴着去嘲弄奈特雷。”

“她甚至把一些奈特雷给她的钱分给他。”

“你想问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你跟我的那个姑娘上过床吗？”

“你的姑娘？究竟谁是你的姑娘？”

“那个用鞋子打我脑袋的姑娘。”

尤索林承认：“我和她上过几次床。她从什么时候起成了你的姑娘？到底你想要说什么呢？”

“她也讨厌你。”

“他妈的，她是否喜欢我有什么用处呢！她喜欢我和喜欢你的程度差不多。”

“她曾经用她的鞋子把你的脑袋打了吗？”

“奥尔，我累了。你别跟我胡闹了，好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嘿嘿。罗马的那个瘦瘦的伯爵夫人和她那人瘦瘦的儿媳妇怎么样？”奥尔的兴趣逐渐浓厚，继续开玩笑地问她：“你和她们上过床吗？”

“哦，我多么渴望和她们上床啊，”尤索林叹了口气表白说，因为奥尔这么一问，把他的欲望勾起来了，使他象习惯那样想象着自己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着她们那温柔小巧的屁股和乳房。

“她们讨厌你，”奥尔评论说。“她们喜欢阿费，她们喜欢奈特雷，可是她们讨厌你。女人似乎都讨厌你。我认为她们认为你是个干坏事的人。”

尤索林回答说“女人都是疯疯癫癫的。”他冷冷地等待着他早已知道奥尔要问的那句话。

“那么你觉得另外一个姑娘怎样？”奥尔装出一副沉思而又好奇的神态问。“就是那个胖胖的？那个秃头的？你知道，在西西里戴头巾的那个秃头的胖姑娘，整夜浑身冒汗，让我们感觉很不自在，她也疯疯癫癫吗？”

“难道她也讨厌我吗？”

“你怎么会把一个秃头的姑娘弄到手呢？”

“我又不清楚她有没有头发？”

“我知道，”奥尔吹牛说。“我早就知道的。”

尤索林惊奇地大叫。“你知道她秃头？”

“不，我知道如果我少装上一个零件，就没法使用这个阀门，”奥尔答道。他高兴得面色红得象蔓越橘，因为他又把尤索要愚弄了。“请你把滚到那边的小垫圈递给我，好不好？就是你脚边的那个。”

“不，这不是的。”

奥尔说“就在这儿，”一边用指甲尖把一件似乎看不到的东西捡起，“拿起来给尤索林看。我现在不得不从头开始。”

“你再做的话，我就把你杀了，我立刻就把你杀了。”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为什么你从来不和我一起飞行呢？”奥尔忽然问，第一次正眼看着尤索林的脸。“喏，我要你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从来不跟我一起飞行？”

尤索林感到难堪，惭愧地转过身去。“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大部分时间他们全让我当领队轰炸手飞行。”

这不能成为原因，”奥尔摇摇头说。“在第一次阿维尼翁飞行任务完成之后，你去找了皮尔查德和雷恩，告诉他们你不想再跟我一起飞行啦。原因是这，对不对？”

尤索林感到全身燥热。“不，我没有，”他撒谎说。

“不，你的确去找他们的，”奥尔平静地坚持说。“你请求他们不要派你到由我和多布斯或赫普尔开的飞机上去，因为你信任由我们掌握操纵器。皮尔查德和雷恩说他们不能给你破例，否则就对不住那些和我们一起飞行的人。”

“结果呢？”尤索林说。“结果还是一样，对吗？”

奥尔又双膝跪在地上干起活来，一面与尤索林说话，“但是他们始终不让你和我一起飞行。”他没有怨恨或谴责的意思，但显示出委屈和自卑的表情。这种神情叫人看了反而更加痛苦，尽管他仍然在张嘴着吃吃地笑，好象这种情况很滑稽似的。“你应该知道和我一起飞行是挺不错的。我是个很不错的飞行员，我会照顾你的。我也许会被击落好多次，不过错误不是我造成的，从来没有人我的飞机上受伤。是的，长官——如果头脑清醒的话，你知道该怎么办吗？你该立即去找皮尔查德和雷恩，对他们说你愿意和我一起飞完你所有的飞行任务。”

尤索林将身子依向前盯着奥尔的面孔，无法捉摸他脸上错综复杂的表情。“你想对我说什么吗？”

“嘿嘿，”奥尔这样回答。“其实我想告诉你，那个大个子姑娘那天为什么要用鞋打我的脑袋。但是你总不给我机会说出来。”

“告诉我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想和我一起飞行吗？”

尤索林笑哈哈地摇摇头。“你只会又一次被击落下来，掉到水里去。”

到了传说中的寻飞行任务执行时，奥尔的飞机果真又被击落下来，落进了水里。降落时他把他的单引擎飞机扑通一下落在恶浪滔天狂风肆虐的海上，这时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他从飞机里出来得最晚，结果一个人坐上了一只救生艇，远离开坐着其他人的救生艇漂浮着。等到海空搜索救援艇在狂风暴雨中驶来营救时，奥尔的救生艇已漂得无影无踪了。他们给送回中队的时候，夜晚已经来临了。奥尔的消息还是没有。

“不用担忧，”基德·萨普森一再安慰大家，他仍然裹着上船时救护人员给他披上的厚毛毯和雨衣。“如果他在那场暴风雨里没有淹死，那么可能早有人救他了。暴风雨并没持续多久。我保证他随时都会到来的。”

尤索林走向自己的帐篷去，希望奥尔能够回来。他生起了火，好使帐篷里暖和点。那炉子十分好用，又冲又旺的火苗，只要把奥尔最后修好的开关拧一下，就可以任意调试火苗。外面正在下着毛毛细雨，淅淅沥沥地落在帐篷顶上、树上和地上。尤索林煮好了一罐热汤，准备等奥尔回来喝，结果他自己全喝掉了。他还为奥尔煮了一些鸡蛋，结果他自己全吃掉了。后来，他又全部吃光了一罐从应急口粮里取出的切达干酪。

每次他感到担忧的时候，就回想着奥尔能做所有事情，想着奈特中士描述的奥尔在救生艇上的那种情景，偷偷笑了起来。奈特中士说，奥尔总是微笑着向前俯身，专心致志地一面看他膝上的地图和罗盘，并把湿漉漉的巧克力糖一块块地塞进他那不断傻笑的嘴里，一面忠于职守，用那根无用的鲜艳的蓝色玩具船桨划着，如果九天后奥尔回不来那根钩着干鱼饵的钓丝拖在后面，迎着雷电交加的大雨前进。尤索林非常相信奥尔的生存能力。如果

## 第二十二条军规

---

用那根可笑的钓丝可以钓得到鱼，奥尔准会钓些鱼的。如果他想钓鳕鱼，那么，尽管以前无人在海里哪个地方钓到过鳕鱼，奥尔还是会钓到的。尤索林又煮了一罐汤，又趁热把它喝下了。每次车门一响，一种期待的微笑就会显露在他脸上，转脸看着门口期待着，同时倾听着脚步声。他知道奥尔随时都会走进帐篷里来，全身上被雨水淋得透湿，他会睁大闪闪发光的眼睛，就象一个快活的新英格兰采牡蛎的人，头戴一顶黄色细布雨帽，身上穿着一件大了好几号的油布雨衣，得意洋洋地举起他捉的一条死了的大鳕鱼来逗尤索林发笑，那样子看起来非常可笑。但是奥尔始终没有回来。

## 第二十九章 将军佩克姆

第二天还没有奥尔的消息。惠特科姆中士怀着一些希望，以让人赞许的速度把他记录在卷宗里，准备如果九天后奥尔回不来就把慰问信请卡思卡特上校签名后寄给奥尔的家属。可是从佩克姆将军的总部发出一则通告，一群穿着短裤和游泳裤的官兵正围着传达室外面的布告栏满腹牢骚地乱起哄，也把尤索林吸引了过去。

亨格利·乔正在大叫大嚷地质问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本星期日有什么特别？我倒想知道，”既然并不是每个星期日我们都举行检阅，可以在这周日举行一次吗？唔？”

尤索林费了好大劲才挤到前面。他读完那张简单扼要的通告，就痛苦地长叹了一口气。通告如下：

由于无法控制的情况，本周日下午大检阅将取消。

上校谢司科普夫

多布斯是正确的。他们真的正在把所有的人都派到海外来，甚至谢司科普夫中尉也不能够幸免。他曾经耗费心机，全力以赴地反对这项措施，可是最后还是来到佩克姆将军办公室报到，尽管他极为不满。

佩克姆将军非常热诚地欢迎谢司科普夫上校，并说他很高兴有他来一起工作。当一名上校增加在他的总部里，意味着他现在可以开始申请再增加两名少校、四名上尉、十六名中尉以及无数名士兵，加上打字机、办公桌、档案柜、汽车以及其他物资装备和供应品等等，都有助于他的威望和地位的提高，增强他对抗德里德尔将军的实力。他现在有两名上校，德里德尔将军有五名，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然而战地指挥官占了四名。佩克姆将军几乎没用什么诡计就把一项最终会使他的实力增加一倍的措施完成了，而且德里德尔将军喝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美好的前途在向他招手。佩克姆将军笑容可掬地打量着新来的精神饱满的上校，看得都出了神。

就象佩克姆将军准备公开评论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某个同僚时说的一样，他在一切紧要问题上都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年龄五十三岁，皮肤红润，容光焕发，态度总是从容不迫、落落大方，总是身穿定做的制服。他有一头银灰色的白发，一双稍稍近视的眼睛和突出的肉感的薄嘴唇。他是一个反应敏捷，谈吐文雅，办事圆滑的人，对别人的缺点相当敏感，而对自己的缺点则视而不见；他发现除了他自己以外其他人都是荒谬可笑的。佩克姆将军尤其讲究风度和趣味这一类小事情。他老是虚报实情。即将发生的事从不是“正在来到”，而是“马上来临”。说他写了许多“报告”表扬他自己，并建议“增强”他的权力使他指挥所有的作战行动，这都不是实际情况；他写了一些“报告”。其他军官写报告，文体总是“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模糊不清”。其他人的错误总是“可悲的”。规章制度是“严格的”，他的资料来源从来都是没有确切根据的，但总能搞到手一些材料。佩克姆将军经常是“迫于无奈”的。许多事情往往是“义不容辞地”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常常不得不“强力去做”。他从来不会忘记白和黑都不是色彩。他认为凡“口头上”能表达明白的，决不用“书面”去达。他可以随意引用柏拉图、尼采、蒙田、西奥多·罗斯福、萨德侯爵、华伦·格·哈定的语言。对佩克姆将军来讲，谢司科普夫这样一个新来的听众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可以启发佩克姆将军趁机打开他整个令人眩晕的渊博知识的宝库，让他随意运用双关语、俏皮话、诽谤、说教、轶事、谚语，警句、箴言、妙语以及其他辛辣的俗话。当他开始领着谢司科普夫上校熟悉他的新环境时，他和蔼可亲地微笑起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佩克姆将军带着通常的好心情说，一面注意着他这句话的效果，我没有缺点是我惟一的缺点。

谢司科普夫上校并没有笑。佩克姆将军感到非常惊奇。一大团疑云把他的满腔热情冲散了。他刚开始说出他最有把握引人发笑的一个谬论，就非常吃惊地发现，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不是很重要的谢司科普夫那张冷漠的脸上没有一点被打动的表示，它的颜色和肌理突然使他联想起一块没有用过的肥皂擦子。也许是谢司科普夫上校累了，佩克姆将军宽容地这样承认；他走了长路，又一点也不熟悉周围的一切。佩克姆将军对他司令部里的全体人员，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一视同仁，容易让人接近的态度。他经常提起，如果为他工作的人体谅他，他会更加体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如他常常狡猾地笑着补充说的，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开诚相见的时刻。自认为是知识分子和美学家佩克姆将军，每当人家不同意他的意见时，他就尽力要求采取客观的态度。

这时，这位自认为保持客观态度的佩克姆将军的鼓励眼光注视着谢司科普夫上校，并摆出一副宽厚的姿态继续说：“你来得正是时候，谢司科普夫。夏季攻热已经结束，多亏了那个为我们部队补充人员的无能的领导。现在我就急需一位象你这样坚决果断、经验丰富、能力强的军官来帮我写报道，我们很希望通过它们让人们知道我们多么好，做了多少事。我希望你能写出很多作品。”

“我对写作一窍不通，”谢司科普夫上校满不高兴地回答。

“好吧，这件事你不要放在心上，”佩克姆将军满不在乎地摆了一下手腕继续说。“就听天由命交给其他人做这件事吧。我们管这种办法叫分担责任。在我经管的这个协调的机构里，在靠近最下层的某些单位，人们对分派给他们的工作都办理得非常认真，不需要急匆匆我耗费什么气力，件件事都进行得很顺利。我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猜测这是因为我的领导艺术非常出色。在我们这个大部门里，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不是很重要的，也从来不需要赶任务。另一方面，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你人手不够，告诉我一下。我已经提出要征调两名少校，四名上尉，十六名中尉来给你帮忙。虽然我们没有做一件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却是重要的。你同意吗？”

谢司科普夫上校插嘴问。“检阅的事怎么样呢？”

佩克姆将军问，“什么检阅？”心里感到对方对自己的优雅风度干脆没有一点反应。

“每星期日下午我可以主持一次检阅吗？”谢司科普夫上校有些粗鲁地问。

“不，当然不必啦。为什么你要这样想？”

“可他们说这是能够的。”

“谁说你能够？”

“派我到海外来的军官们。他们告诉我说，只要我乐意，我随时可以检阅士兵。”

“他们在骗你。”

“这是不合理的，长官。”

“很遗憾，谢司科普夫。我愿意尽力使你在这里感到愉快，但是根本不能考虑检阅的事。我们机关没有足够的人手，搞不成什么检阅，如果让作战人员参加检阅，他们就会公开起来反抗。恐怕你要等我们控制住一切，才能检阅士兵。”

“那么我妻子怎么办呢？”谢司科普夫上校忧郁地带着怀疑的神色问。“我可以把她接过来吗？”

“你妻子？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把她接来？”

“应该让夫妻呆在一起。”

“这个不应考虑。”

“可是他们说我可以接她过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又没有对你说实话。”

“他们无权对我说假话！”谢司科普夫上校抗议说，气得眼睛都湿润了。

佩克姆将军有意摆出一副冷冷的严肃姿态厉声说。“他们当然有权这么做。”随即他决定用严厉的批评去考验一下他的新上校的勇气。“别傻了，谢司科普夫。人爱有权去做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而法律也允许对你说假话。好吧，别再拿这种感情用事的废话来浪费我的时间了。你听见吗？”

谢司科普夫上校喃喃地说。“是，长官。”

上校可怜巴巴的退缩了。佩克姆将军感谢命运给他派来了一个懦弱的部下。如果来一个有勇气的家伙，那就无法想像了。佩克姆将军在获胜之后，又发起慈悲来。他并不愿羞辱他的部下。“如果你妻子是个陆军妇女队队员，我也许可以调她到这里来。不过，我最多只能帮这个忙。”

谢司科普夫上校满怀希望说。“她有个朋友是陆军妇女队队员。”

“仅这一点恐怕还不行。如果谢司科普夫太太愿意，最好让她参加陆军妇女队，那么我就可以调她到这里来。不过现在，亲爱的上校，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谈一谈小规模的事业。这里，简单地说，是我们面临的军事形势。”佩克姆将军站起来，走向一卷挂在旋转架上的巨幅彩色地图。

谢司科普夫上校脸色苍白。他吓得脱口而出，“我们不会去作战吧？”

“噢，不，当然不啰，”佩克姆将军和蔼可亲地笑了一声，宽容地叫他放心。“你要相信我？正因为如此，所以至今我们还待在罗马。当然，我也愿意去佛罗伦萨，我到那里可以更密切的和前陆军一等兵温特格林保持联系。但是佛罗伦萨仍然太靠近实际战斗，不适合我的胃口。”佩克姆将军拿起一根木制的教鞭，兴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奋地用它的橡皮头子从意大利的一边海岸挥向另一边海岸。“谢司科普夫，这些就是德国人。在这些山里他们挖了很坚固的战壕，组成哥特防线，我们起码要到明年夏天前才能赶他们出去，虽然我们负责那一段的家伙一定会继续发动攻击。这样我们的特种兵团就可以有将近九个月的时间去将我们的目标达到。这目标就是夺取美国空军所有的轰炸大队。总之，”佩克姆将军音调抑扬地低声笑着说：“如果把炸弹扔在敌人头上不是一项特种任务，那就没有特种任务了。你同意吗？”谢司科普夫上校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只顾自己说个没完的佩克姆将军根本就没看到。“眼下我在地位上占有优势。象你这样的援军不断地到达，我们的全盘战略部署，就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仔细筹划。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目标。”佩克姆将军把教鞭指着南边的皮亚诺扎岛，耐人寻味地敲了敲用黑的油彩笔写在上面的一个大字：“德里德尔”。

谢司科普夫上校看了一眼，走近地图。他从走进这间房间以来第一次在那张呆滞的脸上显出领会的光彩。“我想我知道了，”他叫道。“是的，我知道我明白了。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敌人那边夺过来德里德尔。是吗？”

佩克姆将军宽容地笑笑。“不，谢司科普夫。德里德尔不是敌人，但德里德尔是敌人。德里德尔将军指挥四个轰炸大队，我们必须把这四个大队夺回来，才好继续发动攻势。把德里德尔将军战胜了，就可以给我们提供进攻其他地区所需要的飞机和一些重要基地。这场战斗也会很快取胜。”佩克姆将军又平静地笑着徐徐走向窗口。然后合抱起双臂背靠窗台站着，对自己的知识、才识非常满意。他讲话时有着极其高超的用词本领。佩克姆将军喜欢听自己进话，尤其喜欢听自己讲他自己。“德里德尔将军简直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他得意洋洋地说，“我不断地提出批评议论，侵犯他的管辖权，实际上那些事与我一点关系没有，但他却不知道怎样对付我是好。当他指责我想暗地中伤他时，我仅仅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答说，我请大家要认识到他不正确的地方，惟一的目的是肃清不称职的现象，以加强我们的战斗力。然后我天真地问他，是不是反对把我的战斗力提高。噢，他嘀嘀咕咕，乱发脾气，大吵大嚷，但他毫无办法。他也没有一点派头，你知道，他变成了个大笨蛋。真不该让这个可怜的笨蛋做将军。他不会讲话，简直一点不会。感谢上帝，他不能维持很久了。”佩克姆将军洋洋自得地窃笑着，信口引用了一句他最喜欢卖弄的隐喻：“有时我把自己当作福丁布拉斯——哈，哈——在威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他围绕着剧情不断地转呀转的，他等到一切都结束了才出来把残局收拾了。莎士比亚是——”

谢司科普夫上校突然插嘴说。“我对戏剧一窍不通。”

佩克姆将军惊奇地望着他。以前他提到莎士比亚的神圣剧本《哈姆雷特》时，从来没有遭到这样野蛮粗鲁的蔑视和冷遇。他真的有点不理解，五角大楼塞给他的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伙。“那你到底懂什么？”他尖刻地问。

“检阅，”谢司科普夫上校急切回答。“我能够发出检阅报告去”？

“你只要不安排检阅就行。”佩克姆将军回到椅子上坐下，仍然皱着眉头。“分派给你的主要任务只要不受那些报告的妨碍，也就是建议把特种兵团的权力扩大到包括一切战斗活动在内，那就可以。”

“我是不是能够先安排检阅，然后再取消呢？”

佩克姆将军顿时笑容满面。“哟，这是个好主意！只要每星期把一个延期检阅的通知发下去就可以。根本不必费心去安排检阅。否则就会引出越来越多的麻烦。”佩克姆将军再次热诚地高兴起来。“对了，谢司科普夫，”他说，“我认为你的主意很好。一句话，哪个指挥官会因为我们通知他的士兵下星期天不举行检阅而来同我们吵架呢？我们只不过宣布一下，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事实罢了。可里面的含意很妙，是的，的确很好。我们是在暗示，如果愿意，我们能够安排一次检阅的。我会非常愿意与你合作的，谢司科普夫。等一会你来和卡吉尔上校见见面，告诉他你准备做些什么。我知道你们俩会互相感兴趣。”

卡吉尔上校一分钟后冲进佩克姆将军的办公室，既怨恨又胆怯。“谢司科普在这儿呆的时间比我短，”他抱怨说。“为什么取消检阅的事情不让我来做呢？”

“因为在这方面他比你有经验。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把联合服务组的演出取消。事实上，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想想看，在所有那些地方，随便哪一天也看不到一场联合服务组织的演出。想想看在所有那些地方，一个名演员也不会光临。对了，卡吉尔，我看你这个点子真是不错。我觉得你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活动天地。告诉谢司科普夫上校，我要你监督他做好这项工作。你给了他指示以后，叫他到我这里来一下。”

谢司科普夫上校抱怨说。“卡吉尔上校说你告诉他，要他监督我搞联合服务组计划。”

“我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佩克姆将军回答。“谢司科普夫，不要把话告诉别人，卡吉尔上校使我感到不大愉快。他又专横又迟钝。我希望你密切注意着他，看看他在搞什么鬼，还看看你能不能从他手里多弄点工作来做。”

“他老来插手，”卡吉尔上校抗议说，“他弄得我办不成任何事情。”

“谢司科普夫多少有点滑稽，”佩克姆将军沉思着附和上一句。“你密切注意他，看看你能否发现他在干些什么。”

谢司科普夫上校叫道：“现在他老来干扰我的事务！”

“你不用担心，谢司科普夫，”佩克姆将军说。他心里暗自得意，自己多么巧妙地已经把谢司科普夫上校纳入了他的标准作战方法。现在，他的两个上校已经相互不理睬了。“卡吉尔上校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妒你，因为检阅这件事你办得非常漂亮。他害怕我把投弹散布面的事务交给你负责。”

谢司科普夫上校聚精会神地听着。“什么叫投弹散布面？”

“投弹散布面吗？”佩克姆将军洋洋自得地眨眨眼睛又说了一遍。“投弹散布面是几星期前我凭空想出来的一个术语。它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你会奇怪，为什么它这么快就通用起来了。嘿，我认为各种各样的人都已经相信我，把炸弹扔下，让它们一个紧接着一个爆炸，然后再拍一张清晰的空中照片，这非常重要。皮亚诺扎岛上的一个上校，他一点也不关心自己是否击中目标。咱们今天就飞过去和他开开玩笑。卡吉尔上校或许会嫉妒你。今天早晨我从温特格林那儿听说，德里德尔将军说要离开皮亚诺扎岛啦。他如果知道我趁他也去视察另一个地方时察看了他的一个军事设施，会气得发疯。我们甚至能够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他们下达简令。他们准备去轰炸一个小小的没有设防的村庄，直到把整个村庄炸成废墟。从温特格林那里我打听到——顺便提一下，他原先是一个中士——完全没有必要执行这样的轰炸任务的。它的目的无非是在我们还没有考虑发动一次进攻之前，推迟德国人的增援。不过权力掌握在平凡人手里，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无精打采地对着那张巨幅意大利地图做了个手势。“你瞧，这个连地图上都没有的小村庄毫无价值。”

他们到达卡思卡特上校的大队部，时间已经晚了，没能赶上下达简令，没听到丹比少校的坚决主张。“它就在那边，我告诉你们，那边就是，那边就是。”

邓巴故意装做没有看见，用挑战的口吻问。“在哪边？”

“它就在这地图上那条路稍稍拐弯的地方。你地图上的那个小弯弯你看不见吗？”

“是的，我看不见。”

哈弗迈耶主动地说，“我看见啦，”并且在邓巴的地图上把那

个地方标了出来。“凑在一起的这几张照片，就是那个村庄的一幅最好的画面。我了解整件事情。这次轰炸任务的目的是使整个村庄从山坡上倒塌下去，形成一个路障，德国人要想前进必须首先把这个路障清除。对吗？”

“对了，”丹比少校说，一面用手帕擦去前额的汗珠，“我很高兴，已经有人搞清了这一点。这两个装甲师将沿着这条路从奥地利进入意大利。这个村庄在这样一个陡坡上建着，你们炸毁了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的瓦砾，肯定会直滚下去，在这条路上堆积起来。”

“该死的，那又怎么样呢？”当尤索林带着又是害怕又想奉承的复杂心情激动地望着邓巴时，“他们只需要两三天的工夫就能清除完毕。”邓巴这么问。

丹比少校不想引起一场辩论，不过，这对司令部来说，明显还是有些不一样，”他用和解的口气回答。“我猜测他们就是因为这才下达这次作战任务。”

麦克沃特问，“是否已通知了村里人？”

丹比少校很是垂头丧气，连麦克沃特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不，我想还没有。”

“我们为什么不散发传单提前告诉他们，这次我们就要飞过去轰炸他们了？”尤索林问。“我们应该暗示他们叫他们走开。”

丹比少校一面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我想不能这样做。”一面不安地四处张望。“德国人可能会知道而选择另外一条路。这一点我还不肯肯定，这只是我的设想罢了。”

“甚至他们不知道躲藏，”邓巴激烈地争辩说。“他们一看我们的飞机来了。连老人和小孩带狗全都跑到街上挥手欢呼。我们应该放过他们。”

“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路障设置在其他地方呢？”麦克沃特问。“为什么一定要将路障设置在那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不知道，”丹比少不愉快地回答。“我不知道。你瞧，弟兄们，我们应该按上级的使命去做。”

邓巴说：“他们知道什么。”

科恩中校问，“出了什么事？”他穿着一件鼓鼓囊囊的黄褐色衬衫，双手插在裤袋里在简令下达室悠闲地穿过。

“噢，没有什么事，中校，丹比少校紧张地尽力掩饰说。“我们正在讨论这次的轰炸任务。”

哈弗迈耶窃笑着说，“他们不想去轰炸那个村庄。把丹比少校的处境暴露出来。

尤索林对哈弗迈耶说：“你是个混蛋！”

“你不要管哈弗迈耶，”科恩中校简短地命令尤索林说。他认出了尤索林，仍然记得第一次去波洛尼亚上空执行任务的前一天晚上，尤索林在军官俱乐部里粗鲁地走上前和他搭话。他婉转地对邓巴表示不满说，“为什么你们不想轰炸那个村庄？”

“我们认为这太残忍了。”

“残忍？”科恩中校看到邓巴这样放肆地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有一瞬间感到惊奇，接着便冷冷而又温和地这么问。“是否让德国那两师人来打我们的部队就不那么残忍了？处在危险中的也有美国人的生命，你知道。难道你愿意看美国人流血牺牲吗？”

“在流血牺牲的有美国人。可那些人正在那里过着和平生活。到底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们照样过下去呢？”

“对，你说得容易，”科恩中校嘲笑着说。“你在皮亚诺扎岛呆着会很安全。即使来了那些德国援军，对你则没有不同，对不对呢？”

邓巴窘迫得面红耳赤，他突然用一种自卫的声调回答。“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路障设置在其他地方呢？难道我们不能轰炸那片山坡或是那条道路吗？”

“是否你愿意再去波洛尼亚呢？”这句问话是用平静的声调提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出来的，却象一颗打出的子弹。屋子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场面变得尴尬和紧张。尤索林满脸羞愧，热切地祈求邓巴不要再开口了。邓巴把眼睛垂下。科恩中校知道自己取得了主动权。“不，我想是不会的，”他带着毫无掩饰的蔑视神情继续说。“你知道，卡思卡特上校和我花了不少力气才给你们找到这样一个没有危险的常规飞行任务。如果你宁愿飞往波洛尼亚、斯培西亚和弗拉拉上空去执行任务，我们可以没有任何困难地把这些目标派给你们，”肮脏的下巴宽大而坚定。“只要告诉我们可以。”

“成，”哈弗迈耶连忙应了一声，再次洋洋自得地吃起来。“我愿意直接飞到波洛尼亚上空去，把头对准轰炸瞄准具，听着高射炮弹在我周围爆炸的声音。大家在完成任务之后，全会走过来指责我、咒骂我，这使我感到极大的乐趣。连士兵也气得痛骂我，还想把我揍一顿哩。”

科恩中校愉快地摸摸哈弗迈耶的下巴，不再理睬他，然后用干涩的声调对邓巴和尤索林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大家都不如卡思卡特上校和我为山上那些下贱的意大利人更感到苦恼了。这就是战争嘛。要记住，这场战争不是我们发动的，而是意大利发动的。侵略者不是我们，而是意大利。我们对待意大利人、德国人、俄国人和中国人不可能比他们对待他们自己更残忍啦。”科恩中校友好地拍了一下丹比少校的肩膀，但是脸上不友好的神情却并没有改变，“继续下达命令吧，丹比。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一次密集的投弹散布面的重要性。”

丹比少校脱口而出，“噢，不，中校，”向上眨眨眼睛，“这个目标不采用密集投弹散布面。我已经告诉他们，炸弹的距离必须间隔六十英尺，路障这样就不会只在一个地方而可以同村庄一样宽了，把投弹散布面分散，会使路障更有效。”

“路障怎么样并不重要，”科恩中校告诉他。“卡思卡特上校想通过这次任务拍摄一份十分清晰的空中照片，可以毫不含糊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去。不要忘了，佩克姆将军要来这里参加下达简令。你知道对投弹散布面他是很重视的，顺便提一下，少校，你最好在他来到之前讲完细节，然后走开。佩克姆将军无法容忍你。”

“噢，不是，中校，”丹比少校客气地纠正他说。“是我使德里德尔将军无法容忍。”

“你也使配克姆将军无法容忍。实际上，没有人能容忍你。丹比，你快点结束吧，然后离开这里。这次简令下达由我来主持。”

“丹比少校到哪去了？”卡思卡特上校随同佩克姆将军和谢司科普夫上校驾车前来参加下达简令，到达之后就这么问。

“一看到你驾车到来，他就请假离开了，”科恩中校回答。“他怕佩克姆将军讨厌他，反正由我来主持这次简令下达。我比他做得好。”

卡思卡特上校说：“好极了！”他不一定想起第一次下达轰炸阿维尼翁的简令时，科恩中校在德里德尔将军面前做的好事，急忙改正说：“不！我亲自来主持吧。”

想到自己是佩克姆将军的一个亲信，卡思卡特上校就把精神振作起来主持会议。他用从德里德尔将军那里学来的坦率而冷静的粗鲁口吻，干脆利落地对那些全神贯注地倾听的下级军官讲话。他明白自己留着一头剪短的花白鬚发，拿着烟嘴，敞开衬衫领口在讲台上站着，一定是仪表堂堂的。他口若悬河地讲得很动听，甚至连德里德尔将军对某些词特有的错误发音也模仿出来了。他后来忽然想起，佩克姆将军憎恶德里德尔将军，这才开始畏惧佩克姆将军手下新来的上校。他的声音变得沙哑了，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不知不觉地窘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讲了下去。他突然对谢司科普夫害怕起来。这个地区多了一个上校就是多了一个竞争者，多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个憎恨他的人。而且很难对



付这个人！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涌现在卡思卡特上校脑子里：假如谢司科普夫上校已经贿赂了在场的全体人员，叫他们发牢骚，象他们第一次要到阿维尼翁上空执行任务前那样，那么他如何平静下他来呢？那样会多丢人呀！卡思卡特上校几乎快吓死了，想把科恩中校叫过来。费了好大劲他才使自己镇定下来，叫大家对了对手表。他做完了这件事后知道自己已经顺利地把任务完成了，因为他可以随时把会议结束。他已度过了危机。他想故意用得意的口吻当众嘲弄谢司科普夫上校一番。在困难的考验下，他做得非常漂亮，他以一篇鼓舞人心的演说结束了简令的下达，本能地感到自己的演说机智而出色地充分表现了他的口才。

“好吧，弟兄们，”他告诫说。“有一位贵客会光临这里，就是从特种兵团来的佩克姆将军，他给我们全体人员送来垒球棒、滑稽连环图画以及联合服务组织的演出。我想把这次飞行任务作为礼物献给佩克姆将军。为了我，为了你们的祖国，为了上帝，为了这位伟大的美国人佩克姆将军，出发去轰炸吧！让我们看到在那一块小小的地方扔掉所有的炸弹！”

## 第三十章 邓巴

自己的炸弹落在哪里，尤索林毫不在乎，尽管他还没有象邓巴那样。邓巴飞过那座村庄好几百码才扔下炸弹。如果有天能证明他这样干是故意的，他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邓巴甚至也没有向尤索林说一句话，就洗手不再执行任务了。在医院里他摔的那一跤不是使他得到启发，就是使他患了脑震荡，谁能说准是哪一样呢。

邓巴不再笑了，似乎他正在慢慢消瘦下去。他对上级军官，甚至对丹比少校都挑战似地大喊大叫，即便在随军牧师面前也粗鲁无礼，秽语渎神。邓巴使随军牧师很害怕，似乎也在消瘦下去。牧师对温特格林的“朝拜”也因毫无结果而告终；又一个圣地断了烟火。温特格林太忙，没空看望牧师。一个鲁莽的助手赠送给牧师一个偷来的打火机并且谦逊地告诉他说，温特格林正忙于军事活动，无暇顾及空军人员必须飞行的次数这类小事。既然奥尔已消失了，牧师对邓巴很担心，更为尤索林一再盘算。牧师独自住在一个宽大的帐篷里，犹如墓盖的帐篷，每晚把他笼罩在阴森森的孤寂里。尤索林对他来说当真宁愿独住而不想有人同住，这似乎使人无法相信。

尤索林再次担任领队轰炸手的时候，麦克沃特是他的驾驶员。这倒是对他的一个慰藉，虽然他仍旧毫无防护可言。也没有任何办法反击。他坐在机头的位子上，甚至看不到麦克沃特和他的副驾驶员。他所能看见的只是阿费，阿费那张浮夸的圆脸上流露出来的蠢态，终于使尤索林忍无可忍了。在空中他有好几分钟憋着一肚子气，但又无可奈何，只想再次把自己再降级到僚机上去，负责机舱里一挺装满子弹的机关枪，而不是他确实不需要的这个精确的轰炸瞄准具，他可以报复性地双手紧握着一挺杀伤力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很大的五十毫米口径的重机关枪，向所有欺侮他的鬼怪疯狂地射击：向高射炮火的黑烟瞄准，向下面的高射炮手瞄准他根本看不见他们，而且就是他从容地向他们开枪射击，也伤害不到他们；向主机里的哈弗迈耶和阿普尔比瞄准，因为在第二次轰炸波洛尼亚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恐惧，长驱直入，二百二十四尊高射炮发出的炮弹有一发最后一次把奥尔飞机的一个引擎击中了，使它碰巧在一场短暂的风暴到来之前坠入了热那亚和斯塔西亚之间的大海里。

事实上，他拿了那挺杀伤力很大的机关枪也没多大用处，只不过将子弹装在上面，打几发试试火力罢了。它没有投弹瞄准有用。他确实可以自在地用它来射击前来进攻的德国战斗机，但是这时德国战斗机已经看不见了。他甚至也不能掉转机关枪来对准赫普尔和多布斯那种驾驶员的惊慌的脸，命令他们小心地返航，就象他有一次命令基德·萨普森返航那样。尤索林在去阿维尼翁执行第一次可怕的飞行任务时，发现自己领着多布斯和赫普尔在僚机里坐着，跟在哈弗迈耶和阿普尔比的主机后面飞行，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境地，他那时也想命令多布斯和赫普尔返航。赫普尔和多布斯吗？多布斯和赫普尔吗？他们是什么人呢？这两个生手笨手笨脚，一个是胡子还没长的小伙子赫普尔，另一个是象个得了精神病疯子的多布斯，他们的驾驶技术很差，脑子反应迟钝，由他们驾驶一两英寸厚的合金制成的飞机飞行在两英里高空稀薄的空气里，竟然没有把命送掉，这简直是荒谬绝伦的。在那架飞机里的多布斯简直象个疯子，不离开副驾驶员的座位就杀气腾腾地向轰炸目标冲去，他从赫普尔手里夺过操纵器让飞机呼啸地俯冲下去，把尤索林的对讲机插头震得松了开来，又带他们回到眼看就好避开的密集的高射炮火里。另外他记得还有一个陌生人，一个姓斯诺登的通讯员兼射手，他奄奄一息的在枪舱后面。要肯定是多布斯把他的命送掉了。那决不可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为等尤索林重新把对讲机插头插上时，多布斯已经在对讲机里呼救，央告人到前面去救轰炸手了。斯诺登几乎就在这同一时刻，也插嘴进来，哭哭啼啼地喊着：“救救我啊。求你们快来救救我。我冷，我冷。”尤索林慢慢地爬出机头，从炸弹舱上面爬过，然后钻进飞机的后舱——路上经过急救药箱又忘了拿，只好再回去取——去救护斯诺登，结果找错了伤口。他看见斯诺登，一个足球大的鲜红的椭圆窟窿在大腿外侧，未断的但浸满鲜血的筋肉奇怪地在里面颤动，像一堆无眼睛但有生命的东西，这个裸露着约有一尺长的椭圆形伤口。使尤索林震惊和怜悯地哼了一声，差点呕吐出来。那个瘦小脆弱的机尾射击手在斯诺登身旁的地上昏倒，脸像手帕一样白，一见到这种情况，尤索林马上跳上前去先把他救护了。

是的，他和麦克沃特一起飞行从长远来看，要安全得多，但是和麦克沃特一起也并不绝对安全，因为麦克沃特太喜欢飞行了。他们有一次训练完毕飞行返航时，尤索林坐在机头里，大胆的麦克沃特开着飞机在离地几英寸的空中呼啸而过，卡思卡特上校在奥尔失踪之后从全体补充机组人员中挑选了另一个轰炸手给他们，要他们带领这个新轰炸手进行训练，在皮亚诺扎岛时另一头就是轰炸训练场。返航时，麦克沃特让飞机在重峦叠嶂间慢悠悠地侧飞，让飞机的腹部贴近峰顶掠过，然后非但不保持应有的高度，反而突然把两个引擎开足，往一边倾斜，而且使尤索林惊骇的是，他还使飞机顺着地势尽情飞快地下降，机翼愉快地摇晃着，发出震耳欲聋的隆隆响声，忽高忽低的飞机掠边连绵起伏的山峦，象只发昏的海鸥飞翔在汹涌澎湃的黄褐色浊浪中。尤索林吓得犹如惊弓之鸟。在他旁边的那个新轰炸手一边假装正经坐着，一边象疯子似的张开嘴傻笑，还不断地“嘘！嘘！”吹着口哨，尤索林很想把手伸出去，一把掌打在他那傻乎乎的脸上。机身突然间在圆石和小丘之间颠簸不已，他也随着东倒西歪，一大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堆树枝哗啦啦地在他眼前和上面擦过，然后变成模糊的一片从他下面一闪而过。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拿自己的生命冒这种危险。

他对麦克沃特狂叫着，“往上飞，往上飞，往上飞！”对他恨得要死，可是麦克沃特却对着对讲机愉快地唱起歌来，大概听不见别人的讲话。气得尤索林怒火中烧，几乎是哽咽着说要报复。他翻身下到爬行通道，顶着引力和惯拉力拼命爬行，到了主舱驾驶舱后停下，站在麦克沃特的驾驶座位后面直发抖。他全力想在四周找一支手枪，一支四十五毫米口径的黑灰色自动手枪，可以马上把它举起来对准麦克沃特的后脑勺猛击一下。但是他没有在舱里找到，猎刀也没有，更没有别的可以用来敲打或刺杀的武器。尤索林一把紧抓住麦克沃特工作服的领子，使劲一拉，大声叫他往上飞，往上飞。土地仍然飞快地滑过飞机下面和上面的两侧。麦克沃特回过头来望着尤索林，高兴地放声大笑，好像尤索林也在分享他的乐趣。尤索林把双手伸到麦克沃特袒露的咽喉周围，使劲一掐。麦克沃特无法动弹了。

“往上飞，”尤索林咬着牙用低沉、威胁的口吻坚决地命令着，“否则我就掐死你。”

麦克沃特谨慎地板着脸把发动机扳回来使飞机逐渐爬升。尤索林松开了掐着麦克沃特脖子的两只手，滑过了他的肩头，有气无力地摇晃着。他不再生气了。他感到羞愧。等麦克沃特回过头来时，他心里很愧疚，那双手居然是他的，他真希望找个地方把它们藏起来。他感到那双手象犹如死了一般。

麦克沃特深切地瞧着他。冷漠的目光布满了他的眼睛。“兄弟，”他冷冷地说，“你的身体出问题了。你该回家了。”

尤索林望着别处回答，“他们不让我回去，”说完便悄悄地走开了。

尤索林走下驾驶舱，坐在地上。他带着内疚和悔恨的心情低垂着头，满身是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麦克沃特直接飞向飞机场。尤索林不敢确定麦克沃特这时是否会象自己过去所做的那样，跑到指挥部去找皮尔查德和雷恩，要求往后不要再派尤索林到他的飞机上去。以前尤索林也曾秘密找过他们，说不愿与多布斯、赫普尔和奥尔同机飞行，他还说他也不希望阿费和他一起飞行，但毫无结果。他以前从没看见麦克沃特显得这么不高兴，麦克沃特一向总是开心快乐的。他无法确定是否又要失去一个朋友了。但是从飞机上下来时，麦克沃特却使他放心地对他挤挤眼睛。麦克沃特在坐吉普车返回中队的路上，没和尤索林说一句话，只是愉快地和那个容易受愚弄的飞行员和轰炸手开玩笑。等他们四人交还了降落伞分手以后，他和尤索林两人并肩向自己的那排帐篷走去。这时麦克沃特才开了口。他接着那张混合着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稍有雀斑的棕黄色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他用指关节玩笑地在尤索林的肋骨上捅了捅，好象是捅他一拳那样。

“你这杂种，他笑着说。“你真想在上面掐死我吗？”

尤索林懊悔地张着嘴笑笑，摇了摇头。“不，可能不会吧。”

“我不知道你会那样不舒服。噀！你为什么 not 找个人去说说？”

“我对每个人都说了。该死的，你怎么啦？你没听我说过吗？”

“我想你讲的那一套我从来也没真正相信过。”

“难着你不害怕吗？”

“我也许应该害怕。”

“对执行飞行任务也不害怕吗？”

“我想我就是没有脑筋。”麦克沃特温顺地笑了。

“可以杀死我的方法已经够多啦，”尤索林说，“你还要再多找出一种来。”

麦克沃特又笑了。“嘿，我从你帐篷上空低飞过去时，你一

定吓死了吧？”

“真吓死我了。这个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以为你不喜欢飞机的噪音。”麦克沃特耸肩表示不想再谈的样子。“噢，好吧，真该死，”他叫着。“我猜想或许我不会这样做了。”

但是麦克沃特是无法挽救的。他虽然不再驾着飞机从尤索林的帐篷顶上低飞过去，然而一有机会就从低空掠过海滩，象一阵雷鸣那样低低飞过水上的浮台和沙滩上那僻静的沙坑。有时尤索林正躺在那里和达克特护士调情，有时正同奈特雷、邓巴和亨格利·乔玩红心牌戏、打扑克或打四十分。只要下午尤索林和达克特护士没事，几乎天天都见面，他们一起到海滩上去，一座窄窄的、齐肩膀高的沙丘把他们呆的这片海滩与其他官兵们裸泳的那片海滩分隔开来。奈特雷、邓巴和亨格利·乔去那里。有时麦克沃特也加入，阿费也常来，他来时总穿着一身军服，而且除了鞋帽，不肯脱一件衣服，他也从来不去游泳。其他的男人都穿了游泳裤，算是表示尊重达克特护士，同时也是表示尊重克拉默护士。克拉默护士每次都伴着达克特护士和尤索林一起去海滩上，离开他们十码远很高傲地坐在那里。除阿费外，谁也没有提起那些一丝不挂的男人，那些人全清晰可见，有的在较远的海滩上洗日光浴，有的从一个巨大的白浮台上往下跳水或潜水。随着海浪一起一伏的那个浮台就在沙泥外的几只空油桶上。克拉默护士自个儿坐着，因为尤索林使她生气，达克特护士也使她失望。

有许多可爱之处在苏·安·达克特护士身上，其一就是看不起阿费，尤索林对此十分欣赏。他还欣赏苏·安·达克特护士白皙的长腿和丰满柔软的臀部，经常忘了她上身长得又苗条又娇嫩，每当感情激动，过于粗鲁地拥抱她时，总无意间把她碰痛了。他俩黄昏时分躺在海滩上的时候，他喜欢看她那两眼朦胧，默默顺从的倦态。有她呆在身旁，他总感到平静和安慰。他总渴望和他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床，渴望跟她保持肉体上的接触。他在他和奈特雷、邓巴和亨格利·乔一起玩牌，不时喜欢用手指轻轻地捏着她一只脚踝，轻微而亲昵地用指甲背抚弄着她那白皙、光滑的大腿上满是汗毛的皮肤，或者以占有者的姿式犹如做梦似的、机敏的、下意识地伸手落落大方去抚摸她那坚实的象贝壳似的脊梁骨，一直摸到她常常穿在身上的两截游泳衣遮着她那娇小胸部的上一截松紧带下面。达克特护士那安详、高兴的反应使他欢喜，一种她很得意地表现出的依恋他的感情。亨格利·乔也很想摸摸达克特护士，可是尤索林不止一次凶神恶煞的眼神制止住了。达克特士对亨格利·乔挑拨，只是为了逗他发火。每次尤索林用臂肘或拳头猛撞她一下制止她时，一种恶作剧的光芒就闪烁在她那双卡咖啡色的圆眼睛里。

在沙滩上这几个男人总在铺的一条毛巾、一件内衣或是一条毯子上打纸牌。达克特护士则背靠着一堆沙丘坐在一旁，在手里洗着一副牌。当她不洗那副牌的时候，她就眯起眼睛对着一面小镜子，傻里傻气地在她那髻曲的红睫毛上涂染色油，尽力想使它们长得更长。她有时会叠错牌，叫他们打到后来才发现，使他们生气的统统扔下牌，她于是大笑起来，乐得脸红脖子粗。他们开始一面捶打她的胳膊和腿，一面用粗话骂她，让她不要再胡闹。当他们正动脑筋想如何出牌的时候，她常会嘟嘟囔囔胡说一阵，他们就用拳头使劲地又敲她的胳膊和腿，让她别说了，一阵红晕泛起在她的脸上。达克特护士喜欢人家这样注意她，每当尤索林和其他人盯住她不放时，她就高兴得把留着短短的栗色前刘海的头低了下去。她知道有许多男人和一丝不挂的小护士在沙丘背后不远的地方闲逛，心中就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温暖、盼望而幸福的奇怪感觉。只要她找个借口，就可以把脖子伸长或身子站起来看看那几十个不穿衣服的男人在阳光下闲逛或是打球。她自己认为她的身体如此熟悉、如此平凡，因此她搞不清楚为什么男人会从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她这儿获得那种心醉神迷的喜悦，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感兴趣，这么强烈地需要接触它，急切地想伸手来拥抱它，揪它，捏它，抚摸它。她并不明白尤索林的欲望，但是他所说的话她愿意听信。

遇到尤索林动了欲念的晚上，他就拿着两条毯子带着达克特护士来到海滩。他喜欢穿着大部分衣服和她狎昵，这比他和所有壮实、裸体的罗马妓女狎昵更感到快乐。他俩常常在夜里去海滩，可是并不是去狎昵，只是盖着毯子哆嗦发抖地躺在一起，偎依在一起抵御潮湿、强烈的寒气。漆黑的夜晚越来越冷，闪烁着寒光的繁星变得越来越稀少。那个浮台在鬼影幢幢的月光下摇摇晃晃，象要漂流出去那样。寒气明显地从四周逼来。其他官兵刚开始想装炉子，白天他们常到尤索林的帐篷里来参观奥尔的手艺。只有他俩时，尤索林的手总是不能离开她，这使达克特护士高兴得浑身激动。但是白天有人在看得见的近处的时候，她总不让他把手伸进她的游泳裤。就算只有克拉默护士一人坐在一旁，她也不让。克拉默护士总在沙丘的另一边呆着，不以为然地翘起鼻子，装作什么也看不见。

克拉默护士由于达克特护士和尤索林发生了关系，而不再和她最好的朋友说话了，不过既然达克特护士过去是她最好的朋友，她仍然和她一起出入。她不满意。她不满意尤索林或者他的朋友，他们站起来和达克特护士去游泳时，克拉默护士也站起来去游泳，仍然在离他们十码远的地方，仍旧默默不语，即使在水里对他们也不理睬。他们笑着泼水，她也笑着泼水；他们潜水，她也潜水；他们游到沙堤上休息，她也游到沙堤上休息。他们上岸，她也上岸，用自己的毛巾擦干肩膀。然后又在原来的那块地方远远地坐下来，把腰板挺得笔直，一圈阳光映衬在她浅黄色的头发上，仿佛有一个光环。克拉默护士打算再开始和达克特护士讲话，如果她表示忏悔和道谦的话，可是达克特护士却宁可保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状。她长期以来一直想厉声责骂克拉默护士一通，让她不再敢说话。

尤索林使达克特护士的感觉非常好。她已经开始设法把他改变成另一种人。她喜欢看他趴着呆呆地凝望着平静的海浪缓缓地、不断地拍打着岸边，溅起无数的浪花，象小狗似的轻快地蹦跳到沙滩一两英尺远的地方，然后又飞快地退了回去。他沉默不语时，她感到心情的平静。她明白他并没有厌烦自己。在他打瞌睡或沉思时，她就用心擦拭或者涂染手指甲。午后忽然刮起的温暖海风，轻轻吹拂着海滩的表面。她喜欢看他肌肉发达、长长的宽阔的脊背和背上那晒得黝黑、光洁无瑕的皮肤。她喜欢突然一口咬住他的整个耳朵，一面抚摸他整个上身，一下子逗得他浑身灼热。她喜欢把他撩拨得欲火中烧，到晚上再给他来个痛快。然后，她恩爱地吻他，因为他从她那里得到了多么大的快乐。

尤索林和达克特护士呆在一起时，一直都非常愉快，因为她的确知道通过保持沉默使人感到梦幻神往。广阔无边的大海经常萦绕心际，尤索林为此而悲痛。在达克特护士擦拭指甲的时候，他哀伤地想着那些死于水下的所有人。他们肯定已经超过一百万了。他们在什么地方？什么虫把他的肉吃了？他想象着他们无可奈何地被迫 嘟 嘟地咽着水，最后令人恐怖地窒息而死。尤索林凝视着在远处来来往往的小渔船和军用汽艇，觉得它们是不真实的，尤其是每次这些船都满载着乘客驶往什么地方。他望着嵯岩林立的厄尔巴岛，情不自禁地想用眼睛从那朵萝卜形的白云里找到克莱文杰消失的影子。他眺望着烟雾弥漫的意大利天边，思念着奥尔。克莱文杰和奥尔，他们去什么地方了呢？有一天黎明的时候，尤索林站在防波堤上，看到随着涨潮向他漂过来的一捆圆木出乎意料地变成了一个溺死者的肿胀的脸；这是他一生中所看到的第一个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渴望，贪婪地伸出手去抓住达克特护士的肉体。他惊恐地仔细注视着每一件漂浮的东西，希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望能见到克莱文杰和奥尔的某种阴森恐怖的迹象，准备接受任何令人心惊肉跳的事情，但是他却没有料到麦克沃特使他震惊的事情。麦克沃特有一天，开着飞机一阵疾风似地把远处的寂静打破，沿着岸边凶险地直冲过来，轰轰隆隆地飞过一起一伏的浮台。这时金黄头发，灰白脸色的基德·萨普森正站在浮台上。从远处看去，他光着的上身显得骨瘦如柴。这当儿，他象闹着玩儿似的跳起来去碰碰飞机。一阵狂风刮过，也不知是由于这股狂风故意捣鬼，还是由于麦克沃特估计有所失望，正在这时飞机向下俯冲。结果，基德·萨普森被一个螺旋桨切成两半。

即使不在场的人也把以后发生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在压倒一切的隆隆机声中只听见短暂而轻微的“喀嚓”一下，接着基德·萨普森两只灰白的瘦腿不知为什么仍然与那血淋淋的截断的臀部连在一起，在浮台上一动不动地立了一小会儿，最后才轻轻地咣啞一声往后向水里倒了，完全翻了个个儿，只有基德·萨普森异样的脚趾和煞白的脚底露出海面。

海滩上顿时大乱。克拉默护士突然一下出现了，她靠在尤索林的胸前嘶声力竭地哭泣，尤索林一只胳膊紧紧搂着她的肩头抚慰她。他用另一只胳膊扶着达克特护士，因为她也靠在他身上颤抖地哭泣，长长的瘦脸白得象女人似的。他们手忙脚乱，匆匆忙忙地收拾自己的东西，随即弯下腰斜眼望着慢慢地打过来每一个齐膝的海浪，仿佛象肝肺一类被砍得血肉模糊的恐怖的内脏会给海浪直接冲到他们面前。人们都在挣扎着逃出海水，匆忙之间把游泳都忘记了，只顾一面走着，一面尖声喊叫，粘滞的海水紧贴着他们，象凛冽的寒风那样阻挠他们逃跑。基德·萨普森的鲜血象雨点般地散满海面。那些发现自己四肢或身上有血点的人，都恐怖而厌恶地往后退缩，好象要从他们自己那讨厌的皮肤里脱身出去似的。每个人都迟钝地逃窜，痛苦、恐怖地回头望望，使劲地在幽暗、沙沙作响的树林深处喘气，喊叫，尤索林象疯了似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簇拥着两个东倒西歪的女人，连推带搡，催促她们快走，接着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跑回去把由于绊了一脚而倒在一滩河里的享格利·乔扶起来，因为他不知是踩着那毯子，还是他带着的那个照相机的匣子。

从回到中队以后大家都知道了。身穿军服的人也在那里喊叫，奔跑，或者象奈特中士和丹尼卡医生那样，象生了根似的，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他们脸色阴沉，伸长脖子望着由麦克沃特驾驶的那架犯下罪行、正在倾斜飞行的孤零零的飞机，看见它慢慢地转了几圈，接着又向上飞去。

尤索林跛着腿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那是谁？”急切地对丹尼卡医生喊着，泪水噙满了忧郁的眼睛，闪耀着愤怒的光芒。“那架飞机上是谁？”

奈特中士说：“麦克沃特。”“他带了两个新的驾驶员在搞训练飞行。丹尼卡医生也在上面。”

丹尼卡医生用奇怪和担忧的声调辩白说，“我在这里，”同时焦急地看了奈特中士一眼。

尤索林绝望地叫道。“他为什么不降落？他为什么老是上升？”

奈特中士回答，“他大概不敢下来，”一面用严肃的眼光盯着麦克沃特那架还在爬升的孤零零的飞机。“他十分清楚自己闯下的祸！”

麦克沃特越飞越高。他驾着那架嗡嗡作响的飞机缓慢而稳当地作椭圆形的螺旋上升，远远飞过水面，折向南方，越过黄褐色的山脚，又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接着往北飞去。不久他就升到了五千英尺以上的高空。他的引擎传来的声音低得象耳语。突然意外地张开了一个白色的降落伞。几分钟之后又张开了第二个降落伞，象前面的那个一样直向着着陆跑道的空地飘去。地面一点声音也没有。飞机又继续向南飞了三十多秒钟，它像从前一样飞

行，不过这时已为人熟悉，用意也清楚了。麦克沃特扬起一面机翼，优雅地倾斜过飞机来，飞向毁灭。

“又有两个人死掉了，”奈特中士说。“麦克沃特和丹尼卡医生。”

“不，我在这里，奈特中士，”丹尼卡医生悲痛地告诉他。“飞机里没有我。”

奈特中士问，“他们为什么不跳伞？他们可以高声地为自己进行辩解。为什么他们不跳伞？”

“这样没有任何意义，”丹尼卡咬着嘴唇痛心地说。“实在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尤索林突然明白过来麦克沃特不跳伞的原因。他情不自禁地跟着麦克沃特的飞机奔跑过整个中队的营地，一面挥着两臂，一面高声叫喊，求他下来：麦克沃特，下来，但是好象无人听到他的声音，更不用说麦克沃特了。麦克沃特驾着飞机再转过来时，又摆动了一下机翼，表示敬礼。噢，他下决心了，上帝啊，飞机径直冲向一座大山。这时，尤索林的喉咙里突然迸发出一声惨叫。

基德·萨普森和麦克沃特的死亡使卡思卡特上校如此心情烦躁，他竟将规定的飞行任务提高到六十五次。

## 第三十一章 丹尼卡夫人

卡思卡特上校知道死在麦克沃特飞机里的还有丹尼卡医生后，便增加规定的飞行任务到七十次。

中队里第一个知道丹尼卡医生死讯的是陶塞军士。在此之前，指挥塔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曾告诉他，麦克沃特在起飞前填写的机组人员清单中也有丹尼卡医生的名字。陶塞军士一边流泪，一边从中队的花名册上勾去了丹尼卡医生的名字。他嘴唇颤抖着，便站起身来，拖着沉重的步子，勉强走了出去，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格斯和韦斯。当他从瘦小、阴森的丹尼卡医生身旁经过时，他谨慎地避免同军医本人交谈。当时这位空军医生正垂头丧气地坐在中队部办事处和医务室帐篷之间的一张凳子上，沐浴着夕阳的余辉。陶塞军士的心情是沉重的；目前两个死人在他手里——一个是尤索林帐篷里的死人马德，然而帐篷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死人；另一个就是中队里刚死去的丹尼卡医生，这个人肯定还在中队里，并且似乎这是他要处理的一个更为棘手的后勤问题。

格斯和韦斯带着惊奇和冷淡的神情听了陶塞军士的叙述。丹尼卡医生死亡的消息他们都没有向其他任何人透露。丹尼卡医生在大约一小时后走了进来，当天第三次要他们量一下他的体温和血压。他的体温比他平日低于常人的华氏 96.8 度还低半度。丹尼卡医生慌了手脚，而他手下这两个士兵盯着他的这种瞪目结舌的神情甚至更使他恼火。

他非常恼怒，“真该死，”然而还是非常有礼貌地告诫道，“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整天体温偏低，而鼻息又不通，这可不大正常。”丹尼卡医生郁闷，深自怜惜地用鼻子嗅了嗅，然后满面愁容地走到帐篷那边去服了些阿斯匹林和磺胺片，又将一点弱蛋白银涂在喉咙里。他那张闷闷不乐的面孔显得虚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弱、可怜，就象一只小燕子。他有节奏地搓揉着两只手臂的外侧。“看看我现在多冷呀。你们真的没有对我毫无保留了吗？”

他手下两个士兵中的一个解释说：“你已经死了，大夫。”

丹尼卡医生愤怒而迷惑地一下抬起头来：“你说什么？”

“你已经死了，大夫，”另一个士兵又说了一遍。“大概这就是你为什么总感到冷。”

“对啦，大夫。大概你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只是我们从前没有觉察罢了。”

“究竟你们俩在胡说些什么？”丹尼卡医生大声叫喊着，他的心头涌上了一种可怕的预感，他知道可能即将面临某种不可避免的灾难。

一个士兵说：“的确是这样，大夫。记录上表明你为了统计某种飞行时间，坐上了麦克沃特的飞机。你没有跳伞下来，所以你一定死在那次事故中了。”

“对啦，大夫，”另一个士兵说。“你应该为你还有体温而感到高兴。”

丹尼卡医生心烦意乱。“你们俩都疯啦？”他问。“我要报告陶塞军士你们这种犯上的情况。”

“是陶塞军士将这件事说给我们的，”不知是格斯还是韦斯说，“陆军部都要去通知你的妻子了。”

丹尼卡医生大叫一声，从医务室帐篷里跑出去向陶塞军士提出抗议。军士嫌恶地从他身旁悄悄避开，并且劝他在当局还没有决定如何安排他的遗体之前，尽量不要露面。

“哎呀，我估计他的确死了，”他手下的一个士兵恭敬而伤心地低声说。“我会惦记着你的。他是一个好人，对吗？”

“是啊，确实是个好人，”另一个士兵伤心地说。“不过我还是为这个小混蛋死了感到高兴。我厌烦老是给他量血压啦。”

丹尼卡医生的妻子丹尼卡太太收到陆军部发来的电报，知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丈夫牺牲以后，悲痛欲绝的哭喊声打破了斯塔腾岛夜晚的宁静。许多妇女走来安慰她，她们的丈夫也前来吊唁，内心里却希望她不要老呆在这个地方，这样他们可以不必老来慰问。有一星期这个可怜的女人惊恐万状。但她逐渐地振作起精神，开始考虑筹划自己和孩子们坎坷不平的前途。正当她对丈夫的死亡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时，邮差把门铃按了一下，送来了一个“晴天霹雳”——一封由她丈夫签名的国外来信，信中极力叫她不要相信关于他本人的任何不幸消息。这封信把丹尼卡太太弄得瞠目结舌。已经无法认清信上的日期了。全部字迹歪歪斜斜、潦潦草草，但倒还像她丈夫的字体，还有那忧郁自怜的语调虽然比往日低沉，却是她所熟悉的。丹尼卡太太极为高兴，如释重负地放声大哭起来，上千次地吻着那张已经弄得又皱又脏的缩印邮政信笺。她匆忙写了一封感激的信给她丈夫，催促他告诉她详细情况，同时打了一份电报给陆军部，通知该部说他们犯了错误。陆军部生气地答复说，他们没有错，并且说肯定是她丈夫中队里某个患了虐待狂和精神病的伪造笔迹者使她受了骗。并且退回了她写给丈夫的信，信封上盖了阵亡二字。

这个残酷的事实使丹尼卡太太又一次成了寡妇，但是这一次一份从华盛顿寄来的通知，多少减轻了点她的悲痛。通知上说，她是她丈夫的一万美元美国军人保险单的惟一领受者，这笔钱可以随时提用。她知道自己和孩子们不会立刻就挨饿后，不禁气壮了许多，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这成了她的悲哀的转折点。接下来的一天，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来信通知她，鉴于她丈夫的牺牲，今后她可以终生领取抚恤金，还可以得到他的二百五十美元丧葬费。在这封信里附来给她一张二百五十美元的政府支票。她的前途确定毫无疑问地好转起来。社会保障总署同一星期来函说，根据一九三五年的《老年及鳏寡孤独保险条例》规定，每月她可以领到赡养费，她扶养的儿女在十八岁以前每月也可以领取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赡养费，她也可以获得二百五十美元的丧葬费。接下来，她以这些政府公函作为丈夫阵亡的证明文件，申请支付丹尼卡医生名下的三张人寿保险单，每张保的都是五万美元。很快她的申请就被批准了。每一天都给她带来些意想不到的新财富。她找到了一把保险箱的钥匙，发现一张票面额为五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单在里面，另外还有一万八千美元的现款，从未付过这笔钱的所得税，而且也永远不用付了。一个丈夫生前参加的互助会给了她一块墓地。另一个他参加的互助会给了她二百五十美元的丧葬费。她也从他县里的医学协会里获得了二百五十美元的丧葬费。

她最要好的女友们的丈夫开始和她调情。丹尼卡太太很高兴事情的这种变化，竟然把头发染了。她这笔意外的财富一直不断地增加。这使她只好每天提醒自己，没有丈夫来分享这笔财富，她所获得的这几十万美元实在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她感到惊奇会有那么多的独立的组织竭尽全力来帮助安葬丹尼卡医生。然而这时，丹尼卡医生却呆在皮亚诺扎岛上为了尽力避免自己被埋葬，正在受尽折磨。他忧心忡忡地无法理解，他妻子为什么不回他上次所写的那封信。

丹尼卡医生发现中队里的人都在排斥自己。他们破口大骂他的亡灵，因为他提供借口给卡思卡特上校，又提高了作战次数。证明他阵亡的材料象虫卵一样迅速繁殖，而且使人不容置疑地相互证实。他无法拿到军饷，也无法得到陆军消费合作社的定量供应，只能靠陶塞军士和迈洛的施舍才活下去，他们俩都知道他已经牺牲了。卡思卡特上校拒绝接见他，科恩中校则通过丹比少校传话说，如果丹尼卡医生在大队部露面的话，就要把他立即火化掉。丹比少校还透露说，由于斯塔布斯医生的关系，大队部对所有的空军医生都非常生气。邓巴中队里的斯塔布斯医生头发浓密，下巴松弛、慵懒。他用适当的方式让完成了六十次飞行任务的人员全部留在地面上，从而故意对抗领导，极其险恶的制造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队的不良气氛。大队部愤怒地驳斥了他的这种做法，命令那些被弄得莫名其妙的飞行员、领航员、轰炸手和机枪手继续执行战斗任务。士气很快低落下去，并且有人在监视邓巴。丹尼卡医生阵亡以后，大队部感到很高兴，并不想要求派人来接替他。

在这种情况下，就连随军牧师也无法让丹尼卡医生起死回生。丹尼卡医生开始的时候惊慌失措，后来也只好任凭人家摆布，他的神气变得越来越象一只生病的老鼠，眼眶下边瘪了下去，显得发黑。他摇摇摆摆地、漫无目的地在阴影中走来走去，犹如幽灵一般出现在各处。当丹尼卡医生在树林里找到弗卢姆上尉请求帮助时，吓得弗卢姆上尉直往后退。格斯和韦斯毫不犹豫地把他撵出了医务室帐篷，连一个温度计也没有给他。直到那时，他才真正意识到，他确实已经死了，如果他还希望把自己救活，那么他最好赶紧做一点事。

他别无办法，只好再次向妻子求援。他草草地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请求她帮忙让陆军部注意他的尴尬境地，并且催促她马上同他的大队长卡思卡特上校取得联系。这样做为的是向她证实——无论她听到什么样的谣传——确实是他，她的丈夫丹尼卡医生，在请求她，而不是什么死尸和骗子。丹尼卡太太被这封字迹模糊的求援信里的真挚感情惊得瞪目结舌。她由于受到良心的责备而心里无法宁静，很想着手照办，但是同一天她丈夫的大队长卡思卡特上校写来了第二封信。信中说：

亲爱的丹尼卡夫人、先生、小姐，或先生和夫人；  
在你丈夫、儿子、父亲或兄弟在战斗中阵亡、负伤或失踪之际，我个人无法用语言形容对此的深切悲痛。

丹尼卡太太不久便带着孩子们一起移居到密执安州的兰辛去了，临走时甚至连转递信件的地址都没有留下。

### 第三十二章 尤—尤的同房伙伴

虽然天气变冷，尤索林却感觉非常温暖。鲸鱼状的乌云低低的一大片，就像两个月以前入侵法国南部那天，从意大利各远程空军基地出发的大群隆隆作响、布满天空的黑色 B—17 型和 B—24 型轰炸机那样，延续不断地掠过低沉阴暗的天空。中队里没有人不知道海水已经把基德·萨普森精瘦的双腿冲到潮湿的沙滩上，腐烂在那儿，看上去就象紫黑色、弯曲的鸟胸叉骨。但不论是格斯、韦斯或者甚至是医院太平间里的人员，任何人都不肯把这些残骸收回。大家都装作不知道那是基德·萨普森的腿，认为它们早已象克莱文杰和奥尔的尸体一样，随着浪花永远向南飘浮而去。既然现在天气不好，似乎无人跑出来，从矮树丛里象有怪僻的人一样，偷看那段腐烂的肢体了。

再没有风和日丽的日子，也没有轻松的飞行任务。连天下着恼人的细雨和阴沉、寒峭的大雾。只要天空一晴朗，飞行员们就连着飞行上一星期。夜间寒风萧瑟，低矮、多节的树干嘎嘎作响，使每天早晨尤索林还未完全清醒过来，就象滴答作响的时钟一样有规律地记起基德·萨普森那肿胀、腐烂的瘦腿在阴沉寒冷多风的十月之夜，一直躺在潮湿的沙滩上冰凉的雨水中。从基德·萨普森的腿，尤索林又想到可怜的、呜咽失声的斯诺登，他几乎是在飞机的尾舱里冻死的，隐藏在鸭绒防弹衣里的致命创伤，变成了极大的机密，使尤索林误以为他腿上的伤口是他的主要问题，等他消毒包扎好这个伤口，斯诺登的内脏突然流了一地。夜间，当尤索林想要入睡时，总会回忆起那些过去认识、现在已经死去的男女老少。他想回忆起所有那些死去的士兵，重新在脑海里想象出童年他就认识的长辈们的形象——他自己的和别人的婶婶、叔叔、邻居、父母和祖父、祖母等等，还有那些令人同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受人欺压的小店主们。他们的商店又小又脏，他们天蒙蒙亮，就打开店门，傻乎乎地从早工作到深夜。这些人也都死了。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死去。然而和德国人的战争还在继续。他认为人死是不能复生的，而且想到死亡的还将有自己。

因为奥尔做了那个精致的火炉，天气转冷时，尤索林却很温暖。要不是怀念奥尔，要不是是一伙生气勃勃的同室伙伴有一天闯了进来的话，他完全可以悠然自得地生活在他的温暖的帐篷里。卡思卡特上校为了填补基德·萨普森和麦克沃特的牺牲，在四十八小时内从两个满员的战斗机组把这群伙伴调来的。一次执行完飞行任务后尤索林拖着沉重的步伐回来时，发现他们已在那儿。他不由得拖着哭腔长长叹了一口气以表示抗议。

他们一共四个人，边搭行军床边开玩笑，大家全高兴极了。一看到他们，尤索林就知道不好对付。他们活泼、热情、生气勃勃，在国内时就已非常要好。他们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是一些喜欢热闹、很自信、头脑单纯的二十一岁小伙子，他们上过大学，同漂亮、纯洁的姑娘们订了婚，已经把未婚妻的照片摆在奥尔修好的粗糙的水泥壁炉架上。他们乘过快艇，打过网球，骑过马。有一个还和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上过床。他们不住在同一个地方，却认识同一些人，曾经和彼此的亲戚兄弟一起上过学。他们总要听棒球世界锦标赛的广播，而且还十分关心哪一队取得了足球赛的胜利。他们虽然头脑简单但却有旺盛的斗志。他们对战争的拖延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他们有机会亲自体验一下打仗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的行李还没有完全打开，尤索林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尤索林对陶塞军士坚决表示，让他们住进他的帐篷是不可能的。但是陶塞军士灰黄色的长脸显得垂头丧气，他告诉尤索林必须让这些新来的军官住进来。只要尤索林独占一个帐篷，他就无法再向大队要一座六人住的帐篷。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现在我并不是一个人住在这座帐篷里，”尤索林恼怒地说。  
“一个死人还住在我这里。他叫马德。”

“长官，请你不要这样。”陶塞军士无力地叹了一口气，向尤索林请求道，一面斜眼望望无所适从地默默站在门口倾听他们谈话的那四个新来的军官。“马德在奥尔维耶托上空执行任务时早已牺牲啦。这你是知道的，就是他和你呆在一起飞行的。”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的东西搬走？”

“可他并没有到这儿来过。上尉，这件事你不要再提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搬到奈特雷中尉那里去住。我还可以从中队部派几个士兵帮你搬东西。”

但是把奥尔的帐篷抛弃，就等于把奥尔抛弃，那一来奥尔很可能会受到这四个等着搬进来、头脑呆滞的年轻人的摒弃和侮辱。看来这几个爱吵闹、尚未成熟的年轻人实在不应该在把一切都布置好了后就这样跑来，被批准住进岛上最惬意的帐篷。但陶塞军士却说这是规定，因此尤索林就只能在把地方给他们腾出来时，带着不满而又歉疚的神色望着他们，并且在他们搬进他专用的帐篷安顿下来时，为了表示歉意主动地对他们说几句好话。

在尤索林交往过的人中，这四个是最使人懊恼的一群了。他们总是欢天喜地，什么玩笑都敢开。他们幽默地管他叫作“尤——尤”，深夜喝得东倒西歪地回来，虽然想不弄出声音，可蠢笨的手脚到处乱碰乱撞，或忍不住格格发笑而把他闹醒，然后当他坐起来嘟嘟囔囔地抱怨时，他们就象驴叫一样向他大喊大叫，友好地和他开一番玩笑。每次他们这样胡闹时，他就恨不得把他们杀掉。他们使他想起卡通片里鸭子唐纳德的侄子。尤索林让他们害怕，老是没完没了地嘟嘟囔囔地讨他欢心，并且竭力要帮他做一些小事，这样反而使他感到烦恼。他们粗莽、单纯、气味相投，为人质朴、冒失、恭顺而又任性。他们愚蠢笨拙，从不怨天尤人。他们钦佩卡思卡特上校，觉得科恩中校很机智。他们害怕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索林，但对卡思卡特上校规定的七十次飞行任务一点也不害怕。他们是四个喜欢胡闹、干脆利索的小伙子，经常使尤索林感到毫无办法。他们无法理解他是一个二十八岁的怪僻的守旧派，是属于另一代人，另一世纪，另一世界的人。他认为把时间花费在玩乐上太不值得，就连他们也叫他厌烦。他无法使他们把嘴闭上。他们比女人还糟，因为他们没有那份心思来自我约束一下。

他们在其他中队的老朋友开始肆无忌惮来串门，利用他们的帐篷作为聚会的场所，经常使他无法呆下去。更糟糕的是，他不能再把达克特护士带到那儿和她睡在一起了。眼下，天气变得恶劣起来，他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这场灾难真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真想用拳头把他同帐篷的伙伴们的头敲开，或是挨个抓住他们裤子臀部，揪住他们的颈骨，举起他们来干脆扔进那簇阴湿的、橡胶般的常青草丛中去。那簇野草的一边他那生锈的、底部有洞的尿壶扔在那里，另一边是中队用多节的松木板搭起的厕所。厕所的样子就象附近海滩上存放衣物的小房。

但他并没有敲开他们的头，而是穿上黑色雨衣和高统套鞋，穿过细雨濛濛的黑夜去邀请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搬来和他一起住，想借助他的恫吓和粗野的习惯把这帮衣着讲究、注意卫生的野种赶出去。但是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着了凉，正要去住院，万一患起肺炎来，也好死在这里，因为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本能地意识到快到他的死期了。他咳嗽得厉害并且胸部疼痛。威士忌也无法使他暖和起来。最不幸的是，弗卢姆上尉已经搬回他的活动房子里来。无疑这是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将死的预兆。

尤索林争辩说：“他一定要搬回来。”他没有办法使这个忧郁的、胸部长得又圆又宽的印第安人高兴起来。他那健壮的、很快消瘦下去的褐红色的脸，呈现出了死灰色。“假使在这种天气他还在森林里住着，那么他肯定会冻死的。”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不，天气并不能把这个胆小鬼赶回来！”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固执地表示反对。他带着神秘的预见敲敲自己的前额。“不，先——先生，他心里很清楚。他知道现在已是我患肺炎死去的时候了。他所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所以我知道我就要死了。”

“丹尼卡医生是如何说的呢？”

“我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丹尼卡医生坐在一个阴暗角落里一张凳子上忧郁地说，他那光滑、瘦削的小脸在摇曳的烛光下呈现出灰绿色。帐篷里充满了霉味，电灯泡几天前就烧坏了，可是这两个人谁也不想主动去换一个。丹尼卡医生接着说：“他们也不允许我开药方了。”

“他是死人。”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幸灾乐祸地望着他哈哈大笑，可喉咙里的把笑声堵住了。“真是可笑。”

“我连军饷都领不到了。”

“真是可笑！”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又说了一遍，“这一阵子他一直嘟嘟囔囔地说我的肝脏不好，看看他自己遭到了什么事。他是因贪心而死去的死人。”

“并不是贪心导致死亡，”丹尼卡医生用一种平淡的声调说，“贪心并没有错。错误都是那个该死的斯塔布斯医生，他惹得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反对航空军医。他为了坚持原则，反而把医务工作的名声败坏了。如果以后他再不小心，他们州的医学协会也会反对他，甚至没有一个医院会聘请他啦。”

尤索林看着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认真地把威士忌倒进三个空的香波瓶里，然后这些香波瓶放进他正在整理的军用背包。

“你在去医院的时候，能不能顺路去一下我的帐篷，给我把他们中的随便哪一个狠揍一顿？”尤索林大声说，“我那儿一共来了四个人。我要彻底被他们撵出帐篷来了。”

“你知道，类似的事情我们整个部落都遇到过，”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开玩笑地说，同时坐回他的行军床上格格笑了起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什么你不叫布莱克上尉把这些小伙子赶走呢？布莱克上尉就欢喜赶人走的。”

尤索林听到布莱克上尉苦笑了一下，做了个鬼脸。每次新的飞行员到他的情报室去取地图或情报时，他总要欺侮他们。尤索林想到布莱克上尉倒变得同情和袒护这些同帐篷的伙伴了。年轻、愉快并不是他们的过错，当他在黑暗中打着手电筒走回去时，他对自己这样说。他希望自己也能变得年轻、愉快。他们勇敢、自信、没有忧虑，这也不是他们的过错。他应该和他们耐心相处，等到他们中有一两个阵亡，其他的受伤，那时他们就不会这样了。他发誓要多忍让、多宽容些，可是当他非常友善地钻进帐篷时，他会吃惊的呆住：火炉里的火正在熊熊燃烧。奥尔的美好的银杉木材正在化为灰烬！他的同帐篷的伙伴们已经烧掉它们啦！他瞪目结舌地注视着那四张若无其事、暖和得发红的面孔，真想臭骂他们一顿，真想敲醉他们的脑袋，但他们却以笑声迎接他，殷勤地拉出椅子请他坐下吃栗子和烤土豆。他们对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他们第二天早晨把他帐篷里的死人也弄走了！他们就那样把他扫地出门！他们把他的行军床和所有什物都扔了出去，向矮树丛中随便一扔，然后轻轻地拍了拍手，觉得事情办得还可以，转身便走回来。他们生气勃勃、满腔热情，办事直截了当，效率很高，这使尤索林吓得瞪目结舌。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劲头十足地解决了尤索林和陶塞军士费了好几个月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尤索林感到惊慌起来，——他怕被他们同样快速的解决掉——忙去找了亨格利·乔，和他一起逃到了罗马。奈特雷的妓女第二天终于睡了一夜好觉，满怀爱情地醒了过来。



### 第三十三章 奈特雷的妓女

尤索林在罗马很想念达克特护士。等亨格利·乔去执行邮递任务离开以后，他实在无事可做。尤索林非常想念达克特护士，因此他漫无目的地到街上去寻找露西安娜。他始终不能忘记露西安娜的笑容和她那不让人看见的伤疤，也没有忘记戴着过分狭小的白色胸罩、敞开橙色缎子衬衫、喝醉了酒、蓬乱头发、水汪汪眼睛的那个荡妇。阿费曾无情的把她那不体面的、橙红色的宝石戒指从窗口扔了出去。这两个女人他多么渴望啊！他无法找到她们。他深深爱着她们，但他知道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两个了。绝望折磨着他，种种幻想困扰着他。他希望达克特护士就在身边，把衣服撩上去，露出她那纤细的大光腿。从旅馆旁边一条小胡同里出来一个瘦弱的、有点咳嗽的妓女，把他拉去鬼混了一番。他没有感觉到任何乐趣，于是赶紧到士兵公寓去找那个肥胖、和蔼，穿灰白色短裤的女佣人。她非常高兴见到他，但仍逗不起他的兴趣。他只好在那儿很早就独自睡了。醒来时他感到很沮丧，早饭后在公寓里找了一个活泼、丰满、身材矮小的妓女，乱搞了一阵，但也只不过稍微觉得有意思点，事后把她赶走了，自己又回去睡觉。他昏昏沉沉一直睡到中午，然后在街上买了送给达克特护士的礼物，还买了一条围巾送给穿灰白色短裤的女佣人。她以激动的心情拥抱了他，使他又思念起达克特护士来，于是又着魔似的跑去寻找露西安娜。但他找到的却是阿费。阿费飞抵罗马时，亨格利·乔和邓巴、奈特雷、多布斯正好在一起回来。阿费那天晚上没有同他们一起喝醉酒后出去闹事。他们袭击了一些中年的高级军官，从他们手中把奈特雷的妓女救下了。这些军官把她关在一家旅馆里，因为她不肯向他们讨饶。

“我为什么自寻烦恼的来救他呢？”阿费高傲地问。“但是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对奈特雷这样说，就说我和联谊会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弟兄们有个约会。”

那些中午的高级军官一定要奈特雷的妓女向他们讨饶，才肯把她放走。

他们对她说：“只要你求饶。”

“大叔，”她说。

“不，不，你快求饶。”

她说：“大叔。”

“难道她还听不懂。”

“你仍然听不懂，是吗？你不想求饶，其实我们也不能勉强你。你清楚吗？我叫你求饶，你就别说大叔，好吗？说求饶。”

她说：“大叔。”

“不，别说大叔，说求饶。”

她不再叫大叔。

“这就对了！”

“这很好！”

“现在开始，说求饶。”

她说：“大叔。”

“不行！”

“对，这样也不行。她实在对我们的印象不好。她根本不在乎我们是否让她求饶，这样要她求饶也没有什么意思。”

“是呀，其实她根本不在意，是吗？讲‘脚’。”

“脚。”

“你看，我们干什么，她一点不在意。她并不在意我们。你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是吗？”

她说：“大叔。”

她确实对他们一点不在乎。这一点使他们非常懊恼。每次她打哈欠，他们就粗暴地推搡她。但她好像不在乎任何事，甚至他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们威胁说要将她从窗子里扔出去，她也无所谓。他们真是伤风败俗的名流。她当时十分厌倦，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就想睡觉。她已连着干了二十二小时，不幸的是，这些人不让她跟着当初一起来供他们玩乐的其他两个妓女同时离开。她糊里糊涂弄不清楚，为什么他们自己笑时也要她笑，为什么他们在和她睡觉时也要她感到有趣。她对这一切感到难以理解，而且非常无聊。

她弄不明白到底他们要她做什么。每次她合上眼皮要打瞌睡时，他们就摇醒她，还要她讲“大叔”，但是每次她讲“大叔”时，他们又总感到沮丧。她也不知道“大叔”是什么意思。她疲惫地在沙发上呆着眼神迷离，微微张开嘴巴，所有的衣服都被扔在地板的一个角落里。她也不知道他们还要和她一起一丝不挂地在这套豪华的旅馆房间里坐多久，来叫她喊大叔。奥尔的老相好就在这时带着奈特雷和抢救队的其他成员走进了旅馆那套房间。看到尤索林和邓巴那副可笑的醉态，她忍不住格格大笑起来。

邓巴在奥尔老相好的屁股上使劲捏了一下，以示感谢，然后把她推向尤索林。尤索林两手抱住她的屁股，把她推到门框上，自己热情而淫猥地再靠在她身上，直到奈特雷抓住他的手臂，从她身边将他拉进了那个荒淫无耻的起居室。邓巴已从窗口抛出去他在那儿见到的所有东西。多布斯正在用一个烟灰盘架子捣毁家具。突然间，一个样子可笑，全身赤条条的人出现在门口，他因为阑尾炎开刀，身上还留着发红的伤疤。这时他大喊道：

“你们在干什么？”

邓巴说：“这不关你事。”

这个人用两手捂住生殖器溜走了。邓巴、多布斯和亨格利·乔仍在大声喊叫，他们快活放肆地把能够举起的一切东西一个劲儿地往窗外扔去。他们不一会儿便把床铺上的衣服和地板上的行李都扔出去了。他们正要向一只杉木橱袭击时，通向里间的门又打开了。一个仪表堂堂的人气势汹汹，光着脚走了出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快住手！”他喊着，“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邓巴对他们说：“这不关你的事。”

象刚才那人一样，这个人也捂住生殖器溜走了。奈特雷跟在他后面追去，但被第一个军官拦住了。他抱了一个枕头在前面，象个跳摇摆舞的人似的又走回来。

“咳！你们这些人，”他怒吼着，“快停手！”

邓巴回答：“快住手！”

“这是我讲的。”

邓巴说：“这是我讲的。”

军官狂暴地跺着脚，他因为遭到挫折而软弱下去。“你是有意学我讲话吗？”

“你是在成心学我讲话？”

这人将拳头举起，“我要揍你！”

邓巴冷冷地警告他，“我要揍你！”“你是个德国间谍，我要把你毙了！”

“我不是德国间谍而是美国上校。”

“你怎么会是美国上校呢。你象个抱着只枕头的胖子。你要是个美国上校，那你怎么不穿制服？”

“被你们扔到窗外了。”

“好吧，弟兄们，”邓巴说，“把这个蠢货关起来，带这个蠢货到警察局去，并且扔掉钥匙。”

上校吓得脸色苍白，“你们都疯了吗？你的徽章去哪里了？喂，你，立刻回到这儿来！”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转身把奈特雷拦住，奈特雷已经瞥见他的妓女在另一间房里的沙发上坐着，于是一个快步从他背后冲进门去。其他的人都跟在他后面涌进去，到了另一群裸体的高级军官中间。看到他们，亨格利·乔便嘶声力竭地大笑起来，一面有些怀疑地用手挨个指指他们，一面抱住自己的头，揪住自己的腰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部。两个体格肥胖的人挑衅地向前走来，直到他们从多布斯和邓巴的脸上看到了轻蔑和敌视的神情，并且瞧到多布斯仍在两手挥动着他用来的捣毁起居室东西的那个锻铁烟灰盘架子。奈特雷已经站到了他的妓女的身旁。她凝视着他，一时没有认出来他。接着，她微微一笑，闭上眼睛把头伏到了他的肩上。奈特雷一阵狂喜，因为以前她从来没有对他笑过。

一个安祥、清瘦、神情萎顿的人说，“菲尔波，”他一直坐在椅子上，稳丝不动。“你没有遵守命令，我叫你们把他赶出去，你倒带他们进来了。你看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吗？”

“他们把我的所有东西从窗子扔出去了，将军。”

“好家伙！也包括制服吗？那真聪明。没有制服，我们没有办法让人相信我们是上级。”

“我们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罗——”

“哦，内德，不要紧张！”那个清瘦的人老练而倦怠地说。“也许你有能力调动装甲师，可对付社会上的事态你却毫无办法。迟早我们会取回制服的，到那时我们就又是他们的上级啦，他们真的扔出去我们的制服了吗？这倒是个绝招！”

“他们扔出了我们所有的东西。”

“也包括橱里的东西吗？”

“他们也扔出去了，将军。就是我们刚才听到乒乒乓乓的声音，当时我们还以为他们要进来把我们害死呢！”

邓巴威胁着说，“我接下来就要把你们扔出去。”

将军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白。“他为什么这样穷凶极恶？”他问尤索林。

“他可是说话算话的，”尤索林说，“最好你们让这姑娘离开。”

“天哪！快带她走，”将军舒了口气，大声说，“她所干的事就是使我们不得宁静。她至少可能因为我们付给她一百美元，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我们不满或生气。但她没有任何表示。看来你那个漂亮的年轻朋友非常喜爱她。你看他在假装替她把袜子卷上去时，用手指摸她大腿内侧，那副舍不得离开的样子。”

奈特雷这么做着时当场被人说穿，羞得脸红脖子粗，连忙加快速度帮她穿衣服。她已经睡熟了，呼吸均匀，似乎在轻轻地打鼾。

“现在我们就和她算账啰！”另一个军官怂恿着。“他们的人手没有我们多，可以包围——”

将军叹了一口气回答：“不，比尔。在天气好时，你也许能出奇制胜地在平原上发动一场钳形攻势，攻击把后备部队全用上的敌人，但在别的方面你脑筋并不都是那么清楚。我们留住她做什么呢？”

“将军，我们的处境很难堪。我们都赤身裸体。这对必须走下楼、穿过门厅去拿衣服的那个人来说，会是很丢脸、难堪。”

“是呀，菲尔波，你是对的，”将军说。“所以你是去做这件事的最合适人选。快去吧！”

“裸着身子去吗？长官！”

“如果你愿意，你就拿着枕头去。你下去捡我的衬衣和衬裤时，顺便把香烟带上来好吗？”

“我会把所有的东西带给你。”尤索林自动提出。

“将军，好了，”菲尔波舒了一口气说。“我现在可以不去。”

“菲尔波，你这个傻瓜，难道你不知道他在说谎吗？”

“你在说谎话吗？”

尤索林点了点头。菲尔波的非常失望了。尤索林笑着帮奈特雷搀扶着他的妓女走出房间，穿过走道，进了电梯。她还在睡着，头仍旧伏在奈特雷的肩上，脸上露着一丝笑容，好象正做着美梦似的。多布斯和邓巴跑到外面街上，叫住一辆出租车。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他们下车以后，奈特雷的妓女把脸抬起来看了一下。在他们奋力地向她那所公寓的楼梯爬去时，她抽了好几口气，但是等奈特雷帮她把衣服脱掉，把她放到床上时，她倒又睡着了。她一觉睡了十八小时。整个第二天早晨，奈特雷在公寓里跑来跑去，逢人就叫他们小声说话，不要把她吵醒。她醒来时，已深深的爱上了他。归根结蒂，她睡了一夜好觉——这是博得她欢心的窍门。

当她睁开眼看到他的时候，她愉快地笑了，然后在窸窣作响的被单里娇慵无力地将她的长腿伸直，招手叫他上床睡在她身旁，脸上洋溢着春情。奈特雷欣喜若狂，如醉如痴地向她走去，等她的小妹妹突然闯进房来，跳上床扑到他们之间来扰乱他时，他几乎毫不在乎。奈特雷的妓女打她妹妹，骂她妹妹，不过这次是出于爱护笑着这样做的。奈特雷得意洋洋地一只胳膊搂着一个躺在那里，觉得自己坚强有力，可以把她们保护起来。他决心由他们三人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等小女孩到了一定年龄，他就送她上大学，到史密斯学院，拉德克利夫学院，或布林马尔学院，他一定会这样做的。奈特雷几分钟后跳下床去，向朋友们高声宣布他的喜事。他兴奋地让他们到房间里来，等他们一到，又砰地一下关上了门，使他们大吃一惊，因为他这时才想起他的妓女还裸着身子哩。

他吩咐她，“快把衣服穿上，”一边庆幸自己还计算机警。

“为什么？”她好奇地问。

“为什么？”他放声笑着又说了一句。“因为我不愿意让他们看到你一丝不挂。”

“为什么不愿意？”她问。

“为什么不愿意？”他吃惊地望着她。“因为让别的男人看见你一丝不挂是不对的，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愿意？”

“因为我这么说，”奈特雷遭到反对，发作起来，“你别和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争辩，我是个男子汉，你必须照着我的话做。从现在起，除非你把衣服穿好，否则我不许你走出这个房间。明白吗？”

奈特雷的妓女看着他，好象他发了疯似的。“你疯了吗？出了什么事？”

“我对你说的每句话都负责任。”

“你疯啦？”她跳下床，带着难以置信的愤怒情绪对他喊着。她穿上短裤，大步走向房门，一面又喊又叫，不知说些什么。

奈特雷带着男子汉的十足威严挺了挺身子对他说：“我不让你这样离开这里。”

“你疯啦！”她走出房后，回过头来朝他喊叫，一面不相信地摇摇头。“傻瓜！你这个疯疯癫癫的傻瓜！”

“你疯啦！”她那瘦小的妹妹说，一面以同样傲慢的态度在她后面跟着走了出去。

奈特雷吩咐她，“你快回来！我也不许你这样走出去。”

“傻瓜！”小妹妹匆忙地走出去后，也回过头来庄严地向他叫道，“你真是个疯疯癫癫的笨蛋！”

奈特雷心情烦恼乱，无可奈何地痛骂了一会儿后，自己也飞快冲进了起居室，不让他的朋友们看他的女朋友，因为她只穿着一条短裤在那儿抱怨他。

邓巴问：“为什么不能看？”

“为什么不能看？”奈特雷大声说，“因为现在她是我的人啦。她不穿好衣服，你们看到多不好呀。”

邓巴问：“这又怎么啦？”

“你看见吗？”他的姑娘耸耸肩说：“他疯了！”

“对，他真疯了。”她的小妹妹附和着。

“要是你不愿意我们看她，那你就叫她穿上衣服嘛，”亨格利·乔顶撞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她不听我的话，”奈特雷羞怯地承认。“所以从现在起，如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果她就这样跑出来，你们大伙儿就都把眼睛闭上或者往别处看，好吗？”

他的妓女愤怒地叫起来，“圣母玛利亚！”蹬蹬地走出了房间。

她的小妹妹也叫了一声，“圣母玛利亚！”跟着她蹬蹬地走了出去。

“你疯了！”尤索林心平气和地说，“我只得承认。”

“喂，我看你是疯了？”亨格利·乔问奈特雷。“你知道，下一步你就该叫她不要再去接客。”

奈特雷对他的妓女说：“从现在起，我不许你出外接客。”

“为什么？”她好奇地问。

“为什么？”他惊奇地叫了起来，“因为那不好，就因为这个。”

“为什么不好？”

奈特雷坚持说：“就因为那不好，一个象你这样好的姑娘到外面去找别的男人一块儿睡觉，那实在太不好了。你需要多少钱我都给你，所以你不要再去做了。”

“那我将整天无事可做。”

“做什么？”奈特雷说。“那你朋友们干什么呢？”

“我的朋友们都出去找男人一块儿上床。”

“那么你去找几个新朋友，无论如何，我甚至不愿意你再去和那样的女人来往啦。每个人都知道娼妓制度是不好的，就是他也知道。”他满怀信心地转向那个有经验的老头。“我没说错吧？”

“你讲得是错误的，”老头回答。“她通过娼妓制度有机会去接触到许多人，它提供新鲜空气和有益的运动，还使她摆脱烦恼。”

奈特雷对他的女朋友严肃地说：“从现在起，我不许你再和这个坏老头有任何来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圣母玛利亚！”他的妓女回答，把烦恼的眼睛翻起来望着天花板。“他要我干什么？”她挥挥拳头问。“走开！”她带着威胁的语气请求说。“傻瓜！如果你认为我的朋友都这么坏，那你就对你的朋友说不要老是来缠住我的朋友！”

奈特雷对他的朋友们说：“从现在起，我认为你们这些人不应该再来缠住她的朋友，应该结婚啦。”

他的朋友们叫起来，“圣母玛利亚！”一面把烦恼的眼睛也翻起来望着天花板。

说真的，奈特雷真的有些不正常了。他要他们所有的人都马上就恋爱结婚。邓巴可以和奥尔的妓女结婚。尤索林可以爱上达克特护士或是他欢喜的任何其他的。战后，他们都可以去他父亲那里工作，在同一个郊区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奈特雷对这一切看得非常明白。爱情使他变成了一个想象古怪的白痴。他们赶她回到卧室，让他为了布莱克上尉去和他的妓女争吵。她答应不再和布莱克上尉睡觉，也不再给他奈特雷的钱，但是她坚持不放弃和那个容貌丑陋、衣着邋遢、荒淫无耻、肮脏透顶的老头的友谊。老头带着侮辱人的嘲弄神色亲眼目睹了奈特雷的恋爱过程，并且不承认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审议机构是国会。

奈特雷坚决对他的妓女说：“从现在起，我绝对不许你和那个讨厌的老头讲话。”

“又是那个老头吗？”妓女惶恐迷惑地带着哭腔说，“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不喜欢议院。”

“我的妈呀！你究竟怎么啦？”

“他疯了！”她的小妹妹平静地说，“他就是这么回事。”

“对，”年长一点的妓女立即表示同意，一面用两只手扯着自己棕色的长头发。“他的确疯了！”

但是奈特雷走后，她又很想念他。当尤索林用足全力一拳打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到奈特雷的脸上，打破他的鼻子，使他住进医院时，她对尤索林极为恼火。

## 第三十四章 感恩节

尤索林感恩节那天一拳打了奈特雷的鼻子，实际上这完全是奈特中士的过错。中队那天里每个人都恭顺地对迈洛表示感谢，因为他为大家准备了极为丰盛的午餐，让官兵们痛痛快快地吃喝了整整一下午，而且还无限慷慨地分发了一批从来没有开过瓶塞的廉价威士忌，分给每个要酒的人。夜幕还没有降临，面色苍白的年轻士兵就随地呕吐，醉熏熏地倒在地上。空气变得很污浊。过了一阵，别的人又活跃起来。毫无目的、纵情欢乐的庆祝活动继续下去。从树林到军官俱乐部，一直延展到小山上、医院里和高射炮阵地内，到处都是喧嚣放纵的狂饮滥喝的场景。中队的营房里出现了殴斗，刀戳伤了一个人。情报室的科洛尼下士在玩弄一支装有实弹的手枪时，打伤了自己的腿。他躺在飞驰的救护车里，伤口直往外喷血，牙龈和脚趾上都涂了紫药水。那些割破手指、头破血流、胃部疼痛或扭伤脚踝的士兵，都垂头丧气地瘸着走到医务室去，由格斯和韦斯给他们在牙龈和脚趾上涂点紫药水，然后再分发给他们一点轻泻药，接着被扔进草丛。狂欢一直延续到深夜。粗野欢乐的喊声和快乐者或患病士兵的呼喊不时打破夜晚的寂静。一再传来呕吐、呻吟、欢笑、庆祝贺、恫吓和赌咒的声音，以及酒瓶在石头上摔破的声音。还可以听到远处淫秽的歌声。没有比这个场面更糟的了。

从安全出发，尤索林很早就上床睡觉，不一会儿就梦见自己沿着一道没有尽头的木楼梯拚命向下逃跑，脚后跟时断时续地发出一大阵咔嗒咔嗒声。后来，他有点醒了，意识到这是有人用机关枪在射击他。他嗓子里不由得发出一声声痛苦、惊恐的呜咽。他首先想到中队营地再一次被迈洛袭击了，于是忙滚下小床，躺在地上缩成一团瑟瑟发抖，一面不住地祈祷，心里跳个不停，浑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身直冒冷汗。天上并没有飞机的声音。远处传来了一个醉鬼的欢笑声。“恭贺新禧！恭贺新禧！”夹杂在短促、尖锐的机关枪声中，一个洋洋得意的熟悉的声音在上空这样欢呼。尤索林这才知道是有些人用沙包掩体后面的机关枪在开玩笑。迈洛袭击了中队营地后在山上设置了的那些掩体，配备在里面的都是他的人员。

尤索林发觉自己被一场不负责任的玩笑愚弄了，被他们害得睡不好觉，吓得成了个傻子，心里不禁恼羞成怒。他当时真想杀人，真想行凶！他从来没有这样生气过，就连在他卡住麦克沃特的脖子要掐死他时，也没有这么愤怒。机关枪又打响了。“恭贺新禧！”的喊声和自鸣得意的笑声好象一个女巫的怪笑穿过黑夜从山上传来。尤索林为了进行报复，穿上了拖鞋和工作服，带上45毫米口径的步枪，冲出了帐篷。他把子弹夹装上，把子弹顶上膛，关上枪栓，打开保险机，准备射击。他听到喊着他的名字的奈特雷从后面追来，想阻拦他。机关枪又打响在俯瞰汽车调度场的一座黑色山坡上，橙黄色的曳光弹象俯冲的飞机从昏暗的帐篷顶上呼啸而过，几乎把那些篷顶削去了。粗鲁的欢笑声在枪声中再次响了起来，尤索林愤怒已极。这些杂种，他们眼看要不让他活了！他怀着满腔的不可名状怒火和决心，以最快的速度穿过中队营地，跑过汽车调度场，正准备沿着狭窄、蜿蜒的小路爬上山时，奈特雷终于追上了他，一面带着关切的口吻还在叫着“尤——尤！”“尤——尤！”，请求他不要乱来。他把尤索林的肩膀抓住，想拉住他。尤索林一扭身，挣脱了奈特雷。奈特雷又伸出手来抓他。尤索林一面诅咒，一面举起拳头，用尽全力对准奈特雷的清秀、年轻的脸孔打了过去，当他回手再要打过去的时候，但是奈特雷已经哼了一声，倒了下去，蜷缩在地上，双手捂着头，鲜血从手指缝里直流下来。尤索林头也不回，转身径自沿着小路爬向山上。

他很快看到了那挺机关枪。两个人影听到他走来的声音，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一下子跳起来，发出一阵嘲笑声，不等他走到面前就向暗处逃走了。他来得太迟了，他们的脚步声已经远去，只剩下空空的一圈沙包静悄悄地沉浸在宁谧的月光里。他垂头丧气地四下望望。又从远处传来嘲笑声。附近一根细树枝啪地一声断下。尤索林不禁打了个寒颤，接着一阵惊喜，马上跪下瞄准。他听到沙包另一边有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就迅速往那里开了两枪。有人立即向他还击，他辨认出了这个枪声。

他喊道。“是邓巴吗？”

“尤索林？”

他们两人都走出隐蔽的地方，相会在空地上，疲惫而失望地把枪放下。严寒使他们俩全微微颤抖着，爬坡的劳累使他们上气不接下气。

“杂种！”尤索林说，“他们逃走了！”

“我要被他们害得少活十年！”邓巴叫道。“我以为那个杂种迈洛又来轰炸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我真想知道这些杂种是谁。”

“有一个是奈特中士！”

“我去把他们干掉。”邓巴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我们不应该被他这样吓唬。”

这时尤索林已不想杀人了。“我们先去救奈特雷。我大概在山脚下打伤了他。”

但是并没有在那条小路上看到奈特雷的影子，尽管尤索林从石头上的血迹认出了他倒下的地方。也没有在帐篷里找到奈特雷。他们找遍了各处还是没有看见他。到第二天早晨，才得知奈特雷在头天晚上因鼻梁骨被打断住进了医院。于是他们冒充病人去住院，这时才见到了奈特雷。当奈特雷看到他们俩穿着拖鞋和睡衣，在克拉默护士后面跟着，轻轻地走进病房，来到指定的病床跟前时，他不禁极其惊奇地笑了起来。奈特雷的鼻子上敷了一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大块石膏，两眼下也显得发青。当尤索林因为打了他而向他道歉时，害羞的红晕浮在他脸上，并且说他也很抱歉。尤索林感到非常难过。他几乎不忍看到奈特雷那受伤的面貌，虽然奈特雷那副样子很有点可笑，使他忍不住就要发笑。对他们的感情用事邓巴有点厌恶。等亨格利·乔带着一架精密的黑色照相机出其不意地闯了进来时，他们三人才摆脱了那种难堪局面。亨格利·乔装患了阑尾炎来住院，为的是接近尤索林，趁他和达克特护士亲热时给他拍几张照片。他和尤索林一样，很快就沮丧起来，因为达克特护士已经下定决心与一个医生结婚——任何医生都行，因为他们都精通于本职工作——所以她不愿意做什么使可能成为她丈夫的医生对她产生不好印象的事情。亨格利·乔感到垂头丧气和无比恼怒，直到——偏偏不是其他人——随军牧师被人领了进来。他穿着一件紫酱色灯芯绒浴衣，流露出难以克制、自我陶醉的微笑，就象一座闪闪发光的小灯塔。他因为心痛而住院，可医生却认为他是胃里胀气并患了后期的威斯康星疱疹。

尤索林问：“威斯康星疱疹到底是什么毛病？”

随军牧师傲慢地脱口说出来，“这正是医生想要知道的！”接着就哈哈大笑。他这样幽默，这样快活没有人瞧见过。“根本没有威斯康星疱疹这种毛病，你明白吗？我撒了个谎，跟医生们做了一笔交易。我答应医生只要他们同意不医治我，等我的威斯康星疱疹消失的时候，我会把真相告诉他们。我以前从不撒谎。这是个极为绝妙的办法吧？”

有罪过的事也会出现在随军牧师身上，这可很好。根据普通常识，他知道撒谎和逃避职责是有罪的。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犯罪是邪恶的，邪恶的行为不会得到好的报应，可他却感到心情舒畅，非常舒畅。因此从逻辑上推论，撒谎和逃避职责就不可能是有罪的了。牧师在一种奇妙的直觉下立刻就把为自己辩护的最方便的推理方法掌握了。为这一成就他感到无比兴奋。这简直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神奇了。他发现这种方法几乎无须任何花招，就可以把罪恶变成美德，把诽谤变成真理，使阳痿变成禁欲，把傲慢变成谦卑，把掠夺变成善行，把盗窃变成荣誉，把亵渎变成智慧，把暴行变成爱国行动，把残暴变成正义。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不需要开动什么脑筋，也用不着什么个性。当随军牧师轻松地全部列举出传统的所谓不道德行为来的时候，奈特雷正高高兴兴地坐在床上，惊讶地发现自己被一帮疯子似的伙伴围在当中。他感到既害怕又高兴，肯定过一会儿就会跑来一位严厉的长官，赶出他们这一群象叫花子的人。没有人来打搅他们。他们晚上都成群结队、欢天喜地地出去看一部好莱坞质量低劣、场面豪华的彩色影片。看完影片后，又欢天喜地、成群结队地回来。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已经在那儿。邓巴大喊一声，完全垮掉了。

邓巴喊道：“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尤索林立刻楞住了，听到邓巴刺耳的尖叫声，又看到那个从头到脚都裹着石膏、缠着绷带的熟悉的、全身雪白的士兵那副吓人的样子，他惊慌失措、手脚发软。一种古怪而颤抖的声音情不自禁地从他的嗓子里冒了出来。

邓巴又喊了一声。“他回来了！”

一个发高烧、说胡话的病人本能地一惊“他回来了！”也跟着喊了起来。

病房里顿时变成了疯人院。病人和伤员们乱作一团地狂喊乱叫起来，好象房子着了火似的。他们在走道里又跑又跳。一个只有一条腿、拄着一根拐棍的病人快速地蹦来蹦去，惶恐地问道，“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失火了吗？失火了吗？”

“他回来了！”有人对他喊叫。“你没有听到他刚才说的话吗？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谁回来了？”另一个人问道，“他是谁？”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这儿着火了吗？”

“快起来跑啊，活见鬼！大家都起来跑呀！”

于是每个人都下了床，开始从病房的这一头跑向另一头。一个罪犯调查部人员正在找枪要去打另一个罪犯调查部人员，因为他的胳膊肘戳了他的眼睛。病房里顿时混乱不堪。那个发高烧、说胡话的病人跳到病床中间的通道上，几乎撞倒那个只有一条腿的病人。那个一条腿的病人无意中又把他拐杖下的黑橡皮头拄在对方的光脚上，压伤了他几个脚趾。那个发高烧、说胡话、脚趾受伤的人瘫倒在地板上，疼痛得哭了起来。这时大家全不知所措，乱作一团，盲目逃窜的人群又从他身上踩过，使他伤得更厉害。“他回来了！”人们在跑来跑去时不停地嘟囔着，反复说着这一句话，或者嘶声力竭地大喊大叫。“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克拉默护士突然象警察一样在他们中间出现，和纺车一样转个不停。她竭力想恢复秩序，但毫无办法，只得流下了失望的眼泪。“不要嚷嚷，请你们不要嚷嚷！”她一面大声哭泣，一面徒劳地哀求。随军牧师脸色苍白得象个鬼，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奈特雷也是一样。他紧挨在尤索林身边，揪着他的手臂。亨格利·乔也紧握着瘦小的拳头，跟在后面一脸的惊慌失措，带着一脸的惊恐的神色四下张望。

“喂，出了什么事！”亨格利·乔央告着。“出了什么事？”

邓巴用力对他喊，“还是那个人！”嗓音盖过了周围的喧闹声。“你不明白吗？还是那个人。”

尤索林不由自主地应和了一句，“还是那个人！”因为内心里无法抑制过度的紧张，声音都在发抖。他连推带搡地跟在邓巴后面，走向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

“不要紧张，弟兄们！”那个爱国的小个子得克萨斯州人带着难以捉摸的微笑温和地建议说。“用不着这么惶恐不安。大家要冷静一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是那个人！”其他人又开始反复嘟哝、叫喊。

突然，达克特护士也来了。她问。“出了什么事？”

克拉默护士惊叫了一声，“他回来了！”倒到了她的怀里。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是的，确实还是那个人。他矮了几英寸，但体重增加了点。一见到他被吊起的四肢和他那黑洞洞的嘴，尤索林马上把他记起来了。与从前一模一样，他那两只僵直的手臂和两条僵直、粗壮、毫无用处的腿仍被吊索几乎垂直地吊在空中，吊索的另一端系着长长的铅砣，在他上面的滑轮上悬着，他嘴上的绷带仍然有个边沿磨损的黑窟窿。实际上，他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改变。那根锌管仍旧从他鼠蹊那儿敷石膏的地方伸出来，通到在地板上放着的那个洁净的玻璃瓶里。一根竿子上仍旧系着同一个洁净的玻璃瓶，使液体从胳膊弯那儿滴入他的身体。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尤索林都能把他认出来。他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

邓巴意外地冲着他叫了起来。“里面没有人！”

尤索林感到自己的心脏好象已经停止跳动，他两腿发软。“你在说什么？”他看到邓巴那疲惫的、闪现出痛苦的眼神和他那惊慌失措魂飞魄散的样子，恐惧而惊恐万状地叫着。“你一定疯了！你到底什么意思？里面没有人？”

“他们把他偷走了！”邓巴大声回答，“他象个非战斗人员似的，是个空架子。他们弄走了他，只留下了这些绷带。”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他们把他偷走了！”另一个人叫了起来。病房里所有的人都开始喊叫。“他们偷走了他。他们偷走了他！”

达克特护士向邓巴和尤索林央求着，“回到床上去吧！”一面轻轻地推着尤索林的胸部。“快回到床上吧！”

“你发疯了！”尤索林气愤地对邓巴叫着。“你为什么要这样

讲？”

邓巴带着嘲笑的热烈情绪问。“有人见到过他吗？”

“你见到过他，对吧？”尤索林对达克特护士说，“对邓巴说有人在里面。”

“里面是施穆尔克中尉，”达克特护士说。“他烧伤了全身。”

“她看见过他吗？”

“你看见过他，对吗？”

“给他包扎的医生看见过他。”

“去把他叫过来，行吗？是哪一位医生？”

听到这句问话达克特护士吓得倒抽了一口气，“这里根本没有这位医生，”她大声说。“病人都是从一个野战医院转送到我们这儿来的。”

“你瞧？”克拉默护士叫道。“没有人在里面！”

“没有人在里面！”亨格利·乔嘟囔起来，开始用脚蹬地板。

邓巴愤怒地窜向前去，跳上全身雪白的士兵的床，亲自去看个究竟。他用闪烁的眼睛紧贴着白色绷带裹着的石膏上那个边沿磨损的窟窿，往里拼命地看。他还弯着腰，眯起一只眼睛，往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那稳丝不动的黑洞洞的嘴里凝视时，医生和宪兵赶来，帮着尤索林把他拉走了。那些医生腰间都佩戴着枪。卫兵都端着卡宾枪和步枪，用它们赶回这群嘟嘟囔囔的病人。他们带来了一副有轮子的担架。巧妙地从床上抬下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几秒钟后就不知推到哪里去了。医生们和宪兵巡视了一遍病房，向大家保证一切都正常。

达克特护士把尤索林的手臂拉了拉，悄悄地约他在走道上放扫帚等的小房间里和她相会。尤索林听到以后，极为高兴。他以为达克特护士终于又乐意和他上床，等小房间就他们两人时，她就会躺下来撩上裙子，但她却把他推开了。她要告诉他有关邓巴的重要消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说：“他们要弄得他失踪。”

尤索林迷惑不解地斜视着她。“他们要干什么？”他诧异地问，一面不自在地笑着。“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在门背后听见他们说的。”

“谁说的？”

“我不知道。我无法看见他们。我只听见他们说他们要让邓巴失踪！”

“他们为什么要把邓巴弄得失踪？”

“我不知道。”

“这话好像没有意义，甚至连语法都讲不通。他们要弄得某人失踪，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天哪！你真会帮忙！”

“你干吗对我找岔儿？”达克特护士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她强忍眼泪抗议地说。“我只是想帮一下忙。你们要弄得他失踪，又不是我要把他弄失踪，是吗？我就不应该告诉你。”

尤索林将她揽在怀里，温柔而歉疚地搂住她。“真对不起！”他恭恭敬敬地吻了吻她的面颊，向她表示歉意，然后便匆忙跑去警告邓巴，但到处都找不到他。

### 第三十五章 迈洛勇士

这是尤索林有生以来第一次求人。他双膝跪下，请求奈特雷不要自告奋勇，要求执行七十次以上的飞行任务。这时，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果真患肺炎在医院里死去。奈特雷申请接替他的职务。他就是不肯听尤索林的话。

奈特雷神秘地笑着说：“我必须多飞几次。”毫无理由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否则就会被他们送回国。”

“真的吗？”

“我如果不能把她一起带走，我就不会回国。”

“她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奈特雷沮丧地点点头，“我可能不会再见到她了。”

“那么，你就停止飞行，”尤索林竭力劝他说。“你已经把你的飞行任务完成了，你又不需要飞行津贴。为什么不去申请接下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的职务，如果替布莱克上尉工作你都愿意的话？”

奈特雷把头摇了摇，因为羞愧交集双颊变得阴郁起来。“他们不会答应的。我跟科恩中校谈过。他对我说：要么多飞行几次，要么就把我送回国。”

尤索林凶狠地咒骂了一声。“他太无耻了。”

“但我无所谓。我已经飞了七十次，没有受过伤。我认为我还可以再多飞几次。”

“你什么也不要做，等我去找人谈谈再说，”尤索林拿定主意，去找迈洛帮忙。迈洛马上去找卡思卡特上校帮忙，请求把更多的战斗任务分配给他本人。

迈洛为自己赢得了许多荣誉。他曾经义无反顾地冒着危险和批评卖给德国石油和滚珠轴承高价，牟取暴利，同时还协助交战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双方保持均势。他在炮火下从容不迫，表现出无限的勇气。为了致力于本职以外的工作，食堂的伙食价格被他提得非常高，弄得全体官兵为了一日三餐，不得不交给他们全部的薪俸。他们只得这样，因为另外的选择——当然有选择余地，迈洛痛恨强制行为，口头上向来主张自由选择——就是挨饿。当他的这种攻势遭到大家抵制时，他总坚守阵地，一点也不担心自身的安全和荣誉，并且勇敢地运用供求规律来进行辩解。当有人在某地说不行时，他总勉强地让步，然而在让步中，也总勇敢地捍卫自由人自古以来享有的权利：要想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必须偿付应当偿付的钱。

迈洛掠夺自己同胞的行为，曾经被人当场查获。结果，他的股本从未增加过。一个明尼苏达州来的瘦骨嶙峋的少校翘翘嘴唇，对原先的协议不承认，要求迈洛退还给他全部的股金，因为迈洛口口声声说联营机构每个人都有一份。迈洛一口就答应了。迈洛为了应付这场挑战，就近拿起一小张纸，在上面写了“一股”两字，然后一点不在意地递了出去。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所有人的敬佩。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的作战记录卡思卡特上校一向了解和赏识，对他屈尊俯就，亲自到大队司令部来，胆大包天要求分配给他更多的危险任务，颇为惊奇。

“是你想多参加一些飞行任务吗？”卡思卡特上校喘着气问。“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迈洛把头温顺地低下，虚伪地回答说，“我想尽到我的责任，长官。国家在打仗。我要跟其他人一样，要为国而战。”

卡思卡特上校愉快地纵声大笑起来。“可是，迈洛，你已经在尽自己的责任啦。”“没有人为大家做的事比你多。谁会让他们吃巧克力棉花糖呢？”

迈洛伤心而慢腾腾地摇摇头。“可是，卡思卡特上校，我不能满足仅当一名食堂管理员。”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当然够咯，迈洛。我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迈洛带着多少有点坚决的声调不同意地说，“当然不够咯，上校。”他故意把他副故意略微讨好的眼睛抬起来，好与卡思卡特上校的目光相遇。“有些人在议论。”

“哦，是吗？告诉我他们的名字，迈洛。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碰到大队接下危险的战斗飞行任务时，我就把他们派去执行。”

“不，上校。恐怕他们说的没有错，”迈洛说着又低下了头。“我作为一名被派到海外的飞行员，我应该接受更多的战斗任务，而少花一些时间管理食堂。”

卡思卡特上校虽然颇为吃惊，还是同意了。“好吧，迈洛，如果你真的这样想，我肯定我们能够根据你的要求来安排一下的。你在海外呆多久了？”

“十一个月啦，长官。”

“你执行过多少次飞行任务？”

“五次。”

卡思卡特上校问。“五次？”

“五次，长官。”

“五次？哦，”卡思卡特上校沉思着摸了摸面颊，“这不太好办，是吗？”

迈洛用锐利的嗓音问，“可不是吗？”同时又抬起眼睛看了一下。

卡思卡特上校退缩了。“也许不是这样，还是很好的嘛，迈洛。”他急忙改口说。“相当不错。”

“不，上校，”迈洛没精打采、若有所思地长叹了一声，说，“这不太好。我知道你们很抬举我。”

“可是的确相当好嘛，迈洛。毫不算差，如果都考虑进去你在其他方面所作的宝贵贡献的话。你说五次？就五次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五次，长官。”

卡思卡特上校突然变得非常垂头丧气，“就五次，”因为他猜不透迈洛究竟在想些什么，也不知自己是不是已经为他蒙受了耻辱。“五次已经相当不错了，迈洛。”他热情地说，象是瞥见了一线希望似的。“平均下来，几乎每两个月就要执行一次任务。我敢打赌，你的飞行次数还没有把轰炸我们的那一次包括在内。”

“包括的，长官，我已经包括了那次。”

“是吗？”卡思卡特上校有点莫名其妙地问。“那次飞行任务，你其实并没有飞行，对吗？我想我没有记错，当时你跟我一起在指挥塔里呆着，对不对？”

“但那次飞行任务是我的，”迈洛争辩说。“是我组织的，用的是我的飞机和供应品。那次任务的全过程我都计划和监督了。”

“哦，当然咯！迈洛，当然咯。我不想和你辩论。我只是想核实一下数字，以便确定你是不是全部说出了你全部参加过的飞行任务来了。我们那次跟你说定去轰炸奥尔维耶托那座桥，你也把他算进去了吗？”

“哦，没有，长官，我认为我不应当算进去，因为我当时在奥尔维耶托指挥防空炮火。”

“我认为其中没有差别，迈洛。那还是你的飞行任务嘛。而且，我应该说，是一次非常出色的任务。虽然我们没有把那座桥搞掉，可是那次我们的投弹散布面是很漂亮的。我记得佩克姆将军还把那一次任务提到了。不，迈洛，我坚持认为你的飞行任务也应该包括轰炸奥尔维耶托。”

“好吧，长官，如果你坚持的话。”

“我是坚持，迈洛。我们现在来算算看——你现在一总有六次任务，这是很不错的，迈洛，真是很不错。六次就在两三分钟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这实际上并不差，迈洛，这实际上并不差。”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迈洛指出：“但有很多人都飞行了七十次。”

“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生产出什么巧克力棉花糖啊，对吗？迈洛，你所做的已超过了你应尽的。”

“可他们却得到各种荣誉和机会，”迈洛急得要哭出来似地坚持说。“长官，我想参加进去，象别人一样作战。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这。我也想得几枚勋章。”

“对，迈洛，当然啦。我们大家都想多花些时间参加战斗，但是象你和我这样的人和他们有不同的服役方法。看看我的记录吧，”卡思卡特上校有点惭愧地笑了笑。“我敢打赌，迈洛，许多人还不知道，我自己的飞行次数只有四次。你说他们知道吗？”

迈洛回答：“不知道，长官。一般人只知道你只飞行过两次。其中有一次是阿费送你到那不勒斯去买一台黑市冰箱时，出乎意料地在敌人上空飞过。”

卡思卡特上校窘得面红耳赤，不想再争论下去了。“好吧，迈洛。对于你想去干的工作，再多的表扬也是不够的。如果你真这么看重这项工作的话，我就叫梅杰少校把你剩下的那六十四次任务分配给你，好让你也飞满七十次。”

“谢谢你，上校，谢谢你，长官。你不知道这多么重要。”

“不要提了，迈洛，我全知道。”

“不，上校，我想你并不知道这其中的重要性。”迈洛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同意。“必须有个人马上来替我管理联营机构。这是件很复杂的工作。敌人的炮弹随时都可能把我击落。”

卡思卡特上校一听到这话立即笑逐颜开，开始贪婪地搓起双手来。“你知道，迈洛，我想科恩中校和我可能愿意把联营机构从你手里接过来，”他不加思索地这样建议，舐着嘴唇像想吃什么美味一样。“我们在做黑市梅红番茄买卖方面的经验应该十分有用。我们应该从哪里做起呢？”

迈洛带着坦率而温和的神情紧紧凝视着卡思卡特上校。“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谢你，长官，你真太好了。首先从这里做起：为佩克姆将军预备无盐的饮食，为德里德尔将军预备脱脂的食品。”

“等我拿支笔记下来。还有呢？”

“杉木木材。”

“杉木木材？”

“来自黎巴嫩的杉木木材。”

“黎巴嫩？”

“到黎巴嫩把杉木木材弄来，准备运到奥斯陆的那家锯木厂去，制成科德角营造商需要的屋顶板。货一到就付款。接下来还有豌豆。”

“豌豆？”

“那在公海上有我们的好几船豌豆。现在全在公海上，正从亚特兰大运到荷兰去换山慈菇。然后再把山慈菇运往日内瓦去偿付一批乳酪。必须把乳酪也运到维也纳去。M. I. F.”

“M.I.F.？”

“就是预付货款。哈布斯堡王室靠不住。”

“迈洛。”

“再就是不要把存放在弗林特仓库里的电镀锌忘了。弗林特的四卡车电镀锌要在十八日中午前用飞机运往大马士革的冶炼厂，按离岸价格结算。月底之前十天内，再把百分之二的电镀锌运到加尔各答去。还有一架装满大麻的梅塞施米特安排好飞往贝尔格莱德去，换取一架半 C—47 的我们从喀土穆运来的去核枣子。我们用葡萄牙鳐鱼倒卖给里斯本得来的钱去支付我们从马马罗内克倒销回来的埃及棉花，并且要从西班牙尽量多捎点橘子回来。naranjas 总是用现金付款的。”

“Naranjas？”

“在西班牙，橘子是被这样称呼的。这些都是西班牙的橘子。还有——噢，对啦。不要忘了辟尔唐人。”

“辟尔唐人？”

“是呀，辟尔唐人。美国国立博物馆想收购第二个辟尔唐人，可是目前又支付不了我们开的价钱。他们只好指望有位富有而令人尊敬的施主早日死去——”

“迈洛。”

“法国需要我们提供荷兰芹。我认为我们还是送去的好，因为我们回来时需要用这笔法郎兑换里拉，兑换芬尼，换取枣子。我们还定购一大批秘鲁的轻质木材，按比例分配给联营机构的每一个军人食堂。”

“轻质木材？这些轻质木材被食堂里用来做什么？”

“现在不容易弄到好的轻质木材，上校。我认为我们不该放弃这个机会。”

“是的，我也认为可惜，”卡思卡特上校迷惑地猜测着说，脸上显出晕船人的那种神气。“价格怎么样呢？”

“价格吗？”迈洛说，“简直贵得吓人！不过因为我们是买给我们自己的一个附属机构，我们倒乐于照付。还要把兽皮保管好。”

“蜂箱？”

“兽皮。”

“兽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必须把它们制成皮革。”

“制成皮革？”

“在纽芬兰制成皮革。然后用船在春天解冻之前运到赫尔辛基去，N.M.I.F.。在解冻之前，所有运往芬兰的货物都是N.M.I.F.。”

卡思卡特上校猜测说。“不用预付货款吗？”

“对呀，上校，你真有天才，长官。然后还有软木塞。”

“软木塞？”

“必须把它们运到纽约去。还有把鞋子运到图卢兹，运往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罗的火腿，从威尔士购买的香烟，以及运往新奥尔良的柑橘。”

“迈洛。”

“我们还有一些煤在纽卡斯尔，长官。”

卡思卡特上校把双手举起来，“别说了，迈洛！”他喊了一声，几乎哭了出来。“毫无用处。你跟我一样——是个不可缺少的人！”他把铅笔扔下，十分恼怒地站起身来。“迈洛，你不能再飞六十四次飞行任务了。一次也不能再飞行。要是你出了什么事，整个系统就全垮了。”

迈洛怀着自鸣得意的感激心情沉静地点点头。“那么，长官，你不再让我把飞行任务完成了？”

卡思卡特上校用毫无商量余地的权威口吻说：“迈洛，我不准你再去执行任何战斗任务。”

“这太不公平了，长官，”迈洛说。“我怎样记算我的飞行记录呢？其他的人正获得各种荣誉、勋章和名声。我为什么要为了我这个食堂管理员当得出色而受到惩罚呢？”

“对，迈洛，这是不公平的。但我不知用什么方法补偿。”

“也许我们能找一个别人代我把我的飞行任务完成。”

“对啦，也许我们能让其他人把你的飞行任务完成。”卡思卡特上校建议说。“把几个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罢工的矿工弄来怎么样？”

迈洛把头摇了摇。“要花许多时间才能把他们训练成。干吗不找中队里的人呢，长官？毕竟我是为了他们在办食堂啊，难道他们不该为我做点事吗？”

“对啦，迈洛。就在中队里找人。”卡思卡特上校大声说。“你毕竟是为了他们在办食堂啊。他们也该愿意为你做点事情作为对你的回报！”

“这才是公平交易！”

“这才是公平交易！”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他们应该轮流来，长官。”

“他们可以轮流来代你把你的飞行任务飞完，迈洛。”

“那么谁应该获得功劳呢？”

“你应该获得功劳，迈洛。如果有谁在替你飞行时得了勋章，勋章就归你。”

“如果他被打死啦，那么死的是谁呢？”

“啊，当然是他了，迈洛。毕竟这样交易才公平嘛！现在还有一桩事。”

“就是你必须再把飞行任务的次数提高。”

“我可能还得再一次提高飞行任务的次数。不过我还不敢确定他们是否肯飞。因为他们，我把飞行任务提高到七十次，还在生气哩。只要我能让一个现役军官多飞几次，大概其余的人就会跟着干的。”

“愿意多飞几次任务的有奈特雷，长官，”迈洛说。“刚才有人私下对我说，他什么都乐意做，只要能够继续跟他爱上了的一个姑娘一起在海外呆着。”

“对啦，奈特雷乐意多飞几次！”卡思卡特上校宣布说。他双手响亮地一拍，表示顺利解决了问题。“是的，奈特雷愿意多飞几次。我这一回可真的要把飞行任务一下子增加到八十次了。把德里德尔将军气得眼珠子突出来吧。而且这也是让那个令人厌恶的尤索林重新参加战斗的好办法，这样可能送掉他的性命。”

“尤索林？”一阵惊惧的寒颤掠过迈洛直率、朴实的脸上。思索着把他那红棕色的胡子尖抹了抹。

“对啦，尤索林。听说他到处说他已经把他的飞行任务完成了，对他来说任务好像已经完成了。嗯，他可能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任务，可他还没有把你的任务完成呢，是吗？哈！哈！这下子他可要万分惊奇了！”

“长官，我是尤索林的朋友，”迈洛表示不同意。“我可不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意成为使他重新参加战斗的罪人。我欠尤索林很多人情。我们能否把他免掉？”

“哦！不行！迈洛。”卡思卡特上校对这个建议感到震惊，故作庄重地格格笑起来。“我们不应有所偏袒，我们对大家应该始终等同对待。”

“我愿意为尤索林把我所有的一切牺牲掉，”迈洛不屈不挠地坚持替尤索林讲话。“可是因为我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我什么也没法为他牺牲，对吗？那他只能像其他人一样了，好歹靠运气了，对不对呢？”

“这才是公平交易，迈洛。”

“是啊，长官，这样交易才公平嘛。”迈洛同意了。“尤索林并不比其他人好。他没有权利指望享有什么特权，对吗？”

“对，迈洛，这样交易才公平。”

于当天下午很晚的时候卡思卡特上校正式宣布，将飞行任务提高到八十次，因此尤索林没有机会使自己逃脱战斗任务，也没有机会劝阻奈特雷逃避飞行，甚至也来不及再跟多布斯密谋把卡思卡特上校谋杀掉，因为第二天拂晓，突然警报响了，士兵们甚至没有吃上象样的早餐就被赶到汽车上，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简令下达室，然后又被送到机场。加油车还在叮叮咚咚地向飞机汽油箱里注入汽油，忙乱的军械士还在用最快的速度吃力地把每颗重达一千磅的爆破炸弹装进炸弹舱。大家都在来回奔跑。加油车一加完油，引擎就发动了，飞机立即轰鸣着响了起来。

有情报说，那天早晨德国人要向港口拖运一艘停放在拉斯佩齐亚干船坞里的旧的意大利巡洋舰凿沉。以阻止盟军在占领该市后把深水船只开进港去。这次军方倒是得到了正确的情报。当它们从西边飞过来时，那条很长的巡洋舰正在港口里给拖了一半路。每次俯冲他们都直接命中，把那条船完全炸毁了。这使他们大家都充满了无比得意的情绪，直到高射炮的火网团团围住他

们。从下面山峦起伏的那片巨大的马蹄形陆地上各个弯曲处发射出密集的高射炮火。哈弗迈耶看到他还要飞行多长一段距离才能逃脱炮火时，连他也把浑身的解数使出来大做起规避动作来。多布斯正在他的编队中驾驶飞机，他该往右转时忽然来个左转，旁边的飞机被他的飞机撞上了，撞断了那架飞机的尾翼。他自己飞机的一只机翼也齐底部断裂，飞机象块石头似的栽了下去，一瞬间就消失了。没有起火，没有冒烟，没有任何不祥的声音。剩下的一只机翼象水泥搅拌器一样笨重地旋转着，飞机头朝下不断加速地垂直猛冲下去，撞到水面上，轰然一声击起一大片浪花，犹如一朵白色的睡莲盛开在深蓝色的海面上。当飞机沉下去时，水又涌回来，无数苹果绿的水炮冒出来。几秒钟工夫，一切都完了。没有看见一只降落伞。至于奈特雷，被击中在另一架飞机上了。

## 第三十六章 地下室

奈特雷的阵亡几乎送掉了随军牧师的命。希普曼牧师正在他的帐篷里坐着，戴着老花眼镜忙于处理日常的文书工作。这时电话铃响了，机场上的人向他报道了在空中飞机相撞的消息。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放下电话的他还在发抖。接着，另一只手也抖了起来。这是一场令人恐怖的大灾难。十二个人阵亡——多么可怕，多么恐怖啊！他越想越感到心惊肉跳。他本能地祈祷，阵亡者名册中没有尤索林、奈特雷、亨格利·乔以及其他的朋友。过后，他又懊悔地责备自己，因为祈祷他们平安，就意味着祈祷其他还不认识的年轻人死亡。他祈祷得太晚了，但他也只能祈祷。好象他怦怦跳动的心脏声是从外面某个地方传来的。他知道从今以后他要是再坐上牙科医生的椅子，看到外科医疗器材，看到汽车事故，听到人们夜间喊叫，都会感到胸口剧烈跳动，并担心自己快要死去，就和这次一样。今后，他要是再去观看拳击，就会担心晕倒在路上，跌破脑袋；或是担心致命的心脏病发作起来或脑溢血。他担心自己是不是还能见到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既然布莱克上尉使他内心怀疑起妇女的忠诚和品德，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应该再去看看他的妻子了。他感到其他许多人在性生活方面都更能使她得到满足。但现在当他想到死的时候，他想到的总是他的妻子，而当他想到他妻子的时候，他想到的总是他会失去她。

过了一会儿牧师感到好点了，能够站起身来了。他于是心情郁闷地勉强走到隔壁帐篷去找惠特科姆中士，他们乘上惠特科姆中士的吉普车。牧师将两手握成拳头，放在膝上，以免双手发抖。他牙关咬紧，竭力不听惠特科姆中士幸灾乐祸地谈论这件不幸的事。十二个人阵亡就意味着又要发出十二封打印好的慰问信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了。这些慰问信经卡思卡特上校签名后，可以弄成一打，邮寄给遇难者的亲属，并使惠特科姆中士有希望于复活节时看到一篇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评论卡思卡特上校的报道。

肃穆的寂静笼罩着机场，抑制住物体的运动，恰似符咒把可能打破寂静的人残酷无情地降服住了一样。牧师内心充满了恐惧，他从未看到这样可怕的死沉沉的大场面。大约二百个疲惫不堪、形容憔悴、垂头丧气的军人，手里拿着降落伞袋，忧郁地、纹丝不动地麇集在简令下达室外面。他们目瞪口呆、神色沮丧，向不同的方向茫然凝视着。他们似乎不能走动，也不想离开。牧师敏锐地意识到他自己走近时脚步发出的轻微声响。他急切、慌忙地用眼睛在静止、萎靡的人群中搜索着。他终于以极为激动的心情发现了尤索林。但当他发现尤索林脸上露出显而易见的疲惫、绝望、痛苦的神色时，他不禁惊恐地慢慢张开了嘴。他马上明白，但又露出抗议和哀怨的神情摇着头，悲痛得难以相信：奈特雷已经死了。这消息使他震惊，使他全身僵直。他失声痛哭起来，两腿发软，感到自己快要站不住了。奈特雷死了。但愿自己弄错了的希望也立刻破灭了，因为他这时突然第一次觉察到，周围的人全用低得几乎无法听到的声音喃喃地、清晰地重复着奈特雷的名字。奈特雷的确已经死了：这个小伙子已经战死了。牧师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呜咽声，他的下颚开始发抖，泪水噙满了双眼，他放声哭了起来，一面踮着脚尖，向尤索林轻轻地走去，想坐在他身旁和他一起哀悼，分担他那沉默不语的悲伤。正在这时，有一只手突然粗暴地把他的手臂抓住了，一个鲁莽的声音问道：

“是希普曼牧师吗？”

他吃惊地回过头去，看到一个身材矮胖、肤色红润、气势汹汹的上校，长着一个大脑袋，蓄着两撇胡须。他以前没见过这个人。“是的，有事情吗？”牧师的手臂被他的手指抓得发痛，但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法挣脱。

“过来！”

牧师慌乱地缩了回去，“去哪里？干什么？你是什么人？”

“神父，你最好和我们去一趟，”一个瘦削的、生着一张老鹰似的脸孔的少校在牧师另一边站着，以恭敬而忧伤的声调说。

“是政府派我们来的。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身材肥胖的上校问：“你不是希普曼牧师吗？”

惠特科姆中士回答：“他就是。”

“和我们一起去吧！”布莱克上尉带着恶意和蔑视嘲弄的神气对牧师大声叫着。“上车吧，不会害你的。”

牧师无可奈何地被拖走了。他想向尤索林呼救，但他离得太远。无法听见。附近的几个士兵好奇地看着他。牧师羞得脸上热辣辣地低下头去，顺从地被人领进一辆指挥车的后座，坐在那个脸盘大而红的胖上校和瘦骨嶙峋、油腔滑调、无精打采的少校之间。他机械地给他们一边伸出一只手腕，不知道他们是否要把他铐起来。另一个军官早已坐在车子的前座上。一个叼着哨子，戴着白色钢盔，身材高大的宪兵坐上了驾驶座。等到关上车门，汽车驶出机场，在颠簸不平的柏油路上疾驰而去时，牧师才敢把头抬起来。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去？”他胆怯地、罪人般的轻声问，他的目光仍旧盯视着其他地方。这时他突然想到，他们要把飞机在空中爆炸和奈特雷死去的责任推到他身上。“我没有犯法。”

“你最好闭上嘴，等我们来问你？”上校说。

“不要这样对他讲话，”少校说。“这样不太礼貌。”

“那叫他不要讲话，等我们来问他。”

“神父，请你不要讲话，让我们来问你，”少校同情地劝告说。“这样会对你好些。”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不用叫我神父，”牧师说。“我不是天主教徒。”

“我也不是，神父，”少校说。“但我却是个十分虔诚的人。我喜欢叫所有的男人神父。”

上校嘲笑说，“他甚至不相信在散兵坑里有无神论者，”亲切地用臂肘碰了碰牧师的肋骨。“牧师，讲吧。告诉他，难道会有不相信上帝的人吗，在散兵坑里？”

“我不知道，长官，”牧师回答。“我从没到过散兵坑。”

坐在前面的军官迅速地把头扭过来，露出挑衅的神情。“他也没有到过天堂，是吗？但你知道确实有座天堂，是吗？”

上校说：“是吗。”

少校说：“这就是你犯下的一项大罪，神父。”

“什么罪？”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上校说，“但我们会把真相调查出来的。我们敢断定你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

汽车来到大队司令部前面，轮胎嘎的一声转弯离开了大路，把车速稍稍放慢，经过停车场，一直开到司令部大楼的后面。牧师和三个军官都下了车。军官排成单行，领他沿着一条摇摇晃晃的木楼梯走进了地下室，把他带进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房间里水泥天花板极低，还没有砌好的石墙。四面墙角里都布满了蜘蛛网。一条大蜈蚣从地板上一下子钻到水管下边躲了起来。一把硬梆梆的椅子放在了一张空无一物的桌子后面，他们让牧师坐在上面。

“请你不要紧张，牧师，”上校和善地招呼着牧师。他打开了一盏使人头晕目眩的聚光灯，使它正好照着牧师的脸，又把一套指节铜套和一盒木头火柴放在桌上。“你最好放松一下。”

牧师疑惑地睁大了眼睛。他牙齿吓得打颤，四肢没有气力。他没有任何办法。他知道他们可以任意处治他；这几个野蛮的人可以就在地下室里活活打死他，谁也不会进来救他，谁也不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许要有就是那个尖脸的、虔诚而富有同情心的少校。这时，这位少校打开水龙头，让水滴滴答答地流进水池里，然后回到桌子面前，放在指节铜套的旁边一根长橡皮软管。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牧师，”少校鼓励他说。“只要你没有犯罪，你就不用害怕。你为什么这样害怕呢？你是没有罪的，是吗？”

“他肯定有罪，”上校说。“而且很大的罪。”

牧师哀求着，“我犯了什么罪？”他越来越感到惶惑，不知向这几个人中谁去求情才好。第三个军官没有佩戴肩章，他悄无声息地溜到了旁边。“我犯了什么罪？”

上校回答说：“这正是我们要了解的。”从桌子这边把一本拍纸簿和一支铅笔推到牧师面前。“把你的名字给我们写下来，好吗？用你自己的笔迹写。”

“我的笔迹，什么意思？”

“对啦，随便在纸上写几行就行。”牧师写完后，上校拿过拍纸簿去，把它放到从文件夹里抽出来的另一张纸的旁边。“看到了吗？”他对少校说，这时少校来到了他的身旁，从他肩后严肃的探头望去。

少校承认说：“它们不一样，是吗？”

“我对你说，是他干的。”

牧师问：“干了什么事？”

“牧师，这件事实在使我太惊讶了，”少校用阴郁的声调指责说。

“什么事呀？”

“我无法对你说，我对你太失望了。”

“为什么？”牧师更加激动地继续问下去，“我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少校回答，“就为这个，”同时露出非常失望、满心厌恶的神

情把牧师在上面签过名的那本拍纸簿摔到桌上。“这笔迹是不是你的？”

牧师大为惊奇，很快地眨着眼睛。“这当然是我的笔迹。”

“不，不是，牧师，你在说谎！”

“牧师愤怒地喊道：“这是我刚才写的！你们看着我写的。”

“这就是问题所在，”少校悲痛地回答说。“我看到你写的，你无法否认这是你写的。一个人对自己的笔迹撒谎，就会对任何事情都撒谎。”

牧师责问说：“但是谁对我自己的笔迹撒谎啦？”他在那阵从心底突然升起的怒火中把自己的惧怕忘了。“你们是疯了还是怎么啦？你们俩到底在讲些什么？”

“我们让你用自己的笔迹把你的名字写下来，但你没这样做。”

“我当然这样做了，我不用自己的笔迹写而这又是谁的笔迹呢？”

“其他人的。”

“谁的？”

上校威胁着说：“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

“说啊，牧师！”

牧师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越来越感到歇斯底里和疑惑。“那是我的笔迹，”他激动地坚持说。“如果那不是我的笔迹，那我的笔迹又在哪里呢？”

上校回答说：“就在这里。”他态度傲慢地把一张缩印邮件的影印照片摔在桌上，照片上除了开头那句“亲爱的玛丽”以外，涂掉了其他所有的字。另外，检查官在上面写了，“我疯狂地想念你。R.O. 希普曼，美国陆军随军牧师。”上校看到牧师面色羞愧，便轻蔑地笑起来。“怎么样，牧师？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

牧师认出这是尤索林的笔迹。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答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知道。”

“不过你认识字，是吗？”上校继续嘲讽地说。“写信人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那是我的姓名。”

“所以就是你写的了，证明完毕。”

“但是这封信我没有写，那根本不是我的笔迹。”

“这么说，你又用其他的笔迹把你的名字签上了，”上校耸耸肩膀反驳说。“这就是整个事情。”

“哦！简直太荒谬了！”牧师突然感到再也忍无可忍，叫了起来。他愤怒地一跳站起身，握紧双拳。“我再也忍受不了啦！你们听见吗？刚牺牲了十二个人。我没有时间来回答这些愚蠢的问题。你们无权把我扣留在这儿。我再也无法容忍了！”

上校没有说话，就凶狠地推了推牧师的胸部，一下子把牧师推倒在椅子上。牧师忽然软弱下来，又感到非常恐惧。少校把那根长长的橡皮管捡起，威胁地用橡皮管在自己摊开的手掌上拍拍。上校把那盒火柴拿起，抽出一根靠在火柴盒上有擦皮的那边，两眼凶狠地望着牧师，看看牧师还有什么进一步反抗的表示。牧师脸色苍白，几乎无法动弹。聚光灯强烈的灯光终于使他避开脸。笼头的滴水声越来越响，听起来让人极为烦躁。他真希望他们能告诉他，他们到底想知道什么，这样他好知道该供认些什么。他非常紧张地等待着。那第三个军官看到上校向他做的一个手势后，从墙边走到桌子面前，坐在了离牧师几英寸远的地方。他面无表情，两眼冷酷、锐利。

“把灯关掉，”他扭过头去平静地轻声说，“这灯光使人太不自在了。”

牧师感激地对他微微笑了一笑。“谢谢你，长官。还有那个笼头的滴水声。请关上水笼头。”

那个军官说：“让它滴吧！”“我不讨厌它。”他把裤腿向上提

了一下，似乎怕他那漂亮的裤缝被弄皱。“牧师，”他心不在焉地问，“你是属于什么教派的？”

“我是个再浸礼教徒，长官。”

“这个教派很值得怀疑，是吗？”

“令人怀疑的？”牧师莫名其妙地问。“为什么？长官。”

“唔，关于这个教派，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一点你应该承认，是吗？难道这不使它变得很令人怀疑吗？”

“我不知道，长官，”牧师用外交家的风度不安地结巴着回答。使他发窘的是，他发现这个人没有戴任何肩章，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称他“长官”。他到底是谁？他凭什么权力审问他呢？

“牧师，我以前学过拉丁文。我想应该让你知道这一点，然后再向你提出下一个问题是很公正的。‘再浸礼教徒’这个词是否只是意味着你不是浸礼会教徒？”

“哦，不，长官，意思还要广一些。”

“你是浸礼会教徒吗？”

“不是，长官。”

“那么你不是浸礼会教徒了，对吗？”

“长官？”

“我不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是否有意义。你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喏，牧师，说你不是浸礼会教徒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吗？你可以是这个或者那个人。”他向前微微靠拢身子，他的举止显出一副自以为是、精明的样子。“你还可能是，”他接着说，“华盛顿·欧文，是吗？”

牧师吃惊地跟着说了一遍。“华盛顿·欧文？”

“算了，华盛顿，”肥胖的上校厌烦地插了进来。“你为什么 not 彻底坦白呢？我们知道，是你偷了那个梅红番茄。”

牧师吓得愣了片刻，然后轻松而神经质地格格笑了起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哦！原来是这样，”他叫了起来。“现在，我才搞清楚，我并没有偷那个梅红番茄，长官。是卡思卡特上校给我的。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去问问他。”

房间另一头的一扇门这时打开了，卡思卡特上校好象从壁橱里走出来似的走进了地下室。

“喂，上校。他说是你给他的那个梅红番茄，上校。你给过吗？”

卡思卡特上校回答说。“我为什么要把一个梅红番茄给他？”

“谢谢你，上校。不打扰你啦。”

卡思卡特上校回答，“我很愿意效劳，上校，”说完便走出了地下室，随手把门关上了。

“你看，牧师？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是他给我的！”牧师恶狠狠地可怕地低声说。“是他给我的！”

“难道一个上级军官会说谎吗，牧师？”

“为什么上级军官要给你一个梅红番茄呢，牧师？”

“所以你也想给惠特科姆中士那个番茄，对吗？因为有人正在追查那个番茄？”

“不，不，不，”牧师抗议说，心里对他们无法理解感到很懊丧。“我给惠特科姆中士番茄，是因为我不想要它。”

“如果你不想要它，那为什么你要把它从卡思卡特上校那里偷来？”

“番茄不是我从卡思卡特上校那里偷的。”

“如果你没有偷，那为什么你这样象犯了罪似的。”

“我并没有犯罪！”

“假使你没有犯罪，那我们为什么要审问你？”

“那我也不知道，”牧师嘟囔说，他一面搓揉放在膝盖上的手指，一面痛苦地把低垂着的头摇着。“我也不知道。”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我们可没有时间跟你磨蹭，”少校不满地哼了一声。

“牧师，”没戴肩章的军官从打开的文件夹里把一张黄色的打字纸抽出来，用较为悠闲的语气继续说道，“我这儿有一张卡思卡特上校签署的声明，证明你从他那儿偷了那个番茄。”他翻过这张纸来放到公文夹的一边，又把另一张纸从另一面拿出来。“这儿是一份惠特科姆中士经公证人证实的宣誓证词。他说凭你转交送他番茄的那副样子，就知道那个番茄是贼赃了。”牧师痛苦地哀求说，“我向上帝发誓，我没有偷番茄，长官，”几乎要哭出来了。“我起誓那个番茄不是贼赃。”

“牧师，你信奉上帝吗？”

“是，长官。我当然信奉。”

“那就奇怪，牧师，军官说，从公文夹里把另一张黄色的打字纸抽出，‘因为我这里还有一张卡思卡特上校的声明。他发誓说你拒绝同他合作，不愿意在每次执行飞行任务之前，在筒令下达室里进行祈祷仪式。’”

牧师愣了片刻，很快想了起来，连连点头。“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长官，”他急切地解释说，“卡思卡特上校认识到军官和士兵都向同一个上帝祈祷以后，就主动把这个主意取消了。”

军官怀疑地叫道。“他做了什么？”

红脸的上校说着：“一派胡言！”高傲而恼怒地从牧师身边走开。

少校表示怀疑地喊道：“他以为我们会相信他的这套鬼话吗？”

没戴肩章的军官刻薄地格格笑起来。“牧师，你不要把事情扯远，好吗？”他带着敌视而狂放的微笑说。

“但是，长官，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长官！我发誓这是实情。”

军官若无其事地回答，我看不出这跟是不是实情有多大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系。”又伸手向旁边去取那个装满文件的打开着的公文夹。“牧师，你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过你相信上帝吗？我有点记不清了。”

“是的，长官。我是这样说的，长官。我是信奉上帝的。”

“那真太奇怪了，牧师。因为我这儿还有一份卡思卡特上校宣誓的证词，说你曾经告诉他，无神论是正确的。这样的话你记得曾经对谁讲过吗？”

牧师坚决果断地点点头，感到这下自己很有把握了。“是的，长官，这样的话我讲过。我这样讲，因为实际情况是这样。无神论是不犯法的。”

“尽管这样，你也没理由这样讲，牧师，是吗？”军官皱起眉头刻薄地责备着，又从文件夹里把一张打字的经公证人证明的文件拿出来。“这儿我还有一张惠特科姆中士宣誓的证词，说他准备给在战斗中牺牲或受伤的士兵的亲属寄发上一些慰问信，在上面签上卡思卡特上校的名字，你反对他这个计划。这是事实吗？”

“是的，长官，我是反对过，”牧师回答。“我至今还为自己这样做感到自豪。这些信是不真实、不坦诚的。给卡思卡特上校带来荣誉是惟一的好处。”

“这有什么错吗？”军官回答。“亲属们收到这些信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对不对呢？牧师，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理解你的想法。”

牧师给难住了，完全不知应该怎样回答才好。他低下头，感到目瞪口呆，十分幼稚。

那个矮胖、红脸的上校突然想到一个主意，有力地向前走了一步。“为什么我们不敲开他这个该死的脑袋呢？”他极为热诚地向其他的人建议。

“对，我们可以敲开他这个该死的脑袋，对不对呢？”那个长着老鹰脸的少校附和着。“他仅仅是个再浸礼教徒。”

没戴肩章的军官慢慢地摆了下手，提醒说：“不，前提是我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们要确定他有罪。”他轻轻站了起来，走到桌子的另一边，两手平放在桌面上，面对着牧师。他的表情极为阴森、严峻、果断而冷酷。“牧师，”他威严傲慢地宣布，“我们正式控告你冒充华盛顿·欧文，毫无约束地任意检查官兵们的信件，这是不是有罪呢？”

“无罪，长官。”牧师用发干的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心神不宁地俯身向前坐在椅子边上。

上校说：“有罪。”

少校说：“有罪。”

没戴肩章的军官说：“那就是有罪。”说完在文件夹里的一张纸上写了个字。“牧师，”他向上看了看接着说，“我们还控告你进行了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犯罪和违法行为。这是不是有罪？”

“我不知道，长官。你们不告诉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让我如何说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告诉你呢？”

上校断定：“有罪。”

“他一定有罪，”少校同意说。“如果他犯有这些罪行和违法行为，那他一定有罪。”

没戴肩章的军官附和着，“那么就是有罪，”走到了房间的一边。“他交给你管，上校。”

“谢谢，”上校赞扬说。“你这件事办得非常好。”然后他转向牧师。“好吧！牧师，一切已被揭穿。走吧！”

牧师感到迷惑不解，“你要我干什么？”

上校吼了起来，“快点，我叫你快滚！”发怒地用一个大拇指推了推他的肩膀。“快滚出这里！”

他挑衅的言辞和声调吓呆了牧师。他暗暗感到吃惊，感到大惑不解。他们居然要叫他滚出这儿，这使他深为懊恼。他惊异而抱怨地问：“难道你们不惩罚我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我们要惩罚你。但是在我們决定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惩罚你之前，我们当然不会让你在我们身边呆着。所以走吧！去外边！”

牧师试探性地把身子站起来走了几步。“我可以走了吗？”

“暂时可以。但不准离开这个岛。我们把你的号码记下了，牧师。你要记住，你还在被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

牧师真没有想到他会被放走。他胆战心惊地走向门口，随时准备被他们粗鲁地叫回去，或者是头上、肩上遭到一下重击而迈不开步子。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拦他。他在阴暗、潮湿的走道里摸索着向楼梯口走去。当他爬了上去，呼吸到新鲜空气时，人已摇摇晃晃，不停地喘息着。他逃出去以后，怒火中烧，对这天发生的暴行愤怒得无以复加，他自从娘胎里出来还没有如此愤怒过。他带着憎恶、愤懑的心情飞快地走过这座楼的宽敞、有回音的门厅。他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他对自己说，他简直再也无法容忍。当他走到大门口时，看到科恩中校正独自快步走上宽阔的台阶，他心里不禁暗自庆幸。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振作起精神，勇敢地迎上前去把他拦住了。

“科恩中校，我实在不能忍受了，”他下了极大的决心说，但他垂头丧气地发现科恩中校匆匆地走上了台阶，对他根本就没有注意。“科恩中校！”

这位身材矮胖、样子难看的上级军官把脚步停住，转过身来，慢慢地走下台阶。“什么事？牧师。”

“科恩中校，我想和你谈谈今天上午坠机的事。这可真是一件恐怖的事！真恐怖！”

科恩中校沉默了片刻，以嘲弄的目光注视着牧师。“是呀，牧师。这事的确让人恐怖，”他终于这么说。“现在我的确不知道如何把这件事报告给上级才不会使我显得太尴尬。”

“我不是这意思，”牧师面无惧色地坚决谴责说。“这十二个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人当中有些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七十次飞行任务。”

科恩中校笑了起来。“难道如果他们都是新兵就不恐怖了吗？”他挖苦地问。

牧师又一次被问住。不道德的推理似乎经常使他惊慌失措。当他继续说下去时，他显得很不自信，连声音也颤抖了。“长官，我们这个大队的官兵需要飞行八十次，而其他大队的官兵只飞五十次或五十五次就遣送回国，这样做的确不公平。

“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科恩中校显得很厌烦地说，接着就准备走开。“再见，随军牧师。”

“这是什么意思，长官？”牧师仍不放走中校，声音变得尖锐刺耳。

一种很不愉快的表情显露在科恩中校脸上，他停下来，向下倒退了一级。“这就是说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随军牧师。”他用挖苦和蔑视语气回答。“难道你要我们不加考虑就去处理事情吗？”

“不，长官，我不是这样想的。但是你们已经开始在考虑了，对吗？”

“对，牧师，我们已经在考虑啦。但是，为了使你高兴，我们还要更加深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作出新的决定，我们一定首先就告诉你。好，再会。”科恩中校再一次把身子转过去，匆匆地走上台阶。

“科恩中校！”牧师的喊声使科恩中校再一次停了下来。他慢慢地回过头来看着牧师，脸上显露出一幅极不耐烦的神情。话口若悬河地从神经质的牧师嘴里冲了出来。“长官，请允许我向德里德尔将军报告这件事，我要把我的抗议提交给空军联队司令部。”

科恩中校为了抑制住自己的大笑，厚厚的深黑色下颚一下子鼓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答。“那好，牧师，”他脸上尽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装出一副严肃的神情，捉弄人地回答道，“你向德里德尔将军报告我批准。”

“谢谢你，长官。我想对德里德尔将军我还是有某些影响的，事先告诉你这样才公平。”

“你事先告诉我，非常不错，随军牧师。不过，我想先告诉你这一点，这样也是公正的。空军司令部已经不是德里德尔将军的了。”科恩中校挖苦地张开嘴笑笑，接着就得意地大笑起来。“德里德尔将军已经调走了，佩克姆将军接替了他。佩克姆将军是新的联队司令。”

牧师一下子愣住了。“佩克姆将军！”

“对啦，牧师。难道你对他也有影响吗？”

“不是这样的，我还不认识他呢！”牧师垂头丧气地表示异议。

科恩中校又哈哈大笑起来。“那真令人惋惜，牧师，因为他和卡思卡特上校的关系倒挺不错。”科恩中校得意扬扬地笑了好一会，然后突然止住。他冷冷地警告说，“顺便说一句，牧师，”再次用手指在牧师胸口戳了一下。“你和斯塔布斯医生之间的关系都完蛋了。我们调查的非常清楚，是他今天派你到这儿来诉苦的。”

“斯塔布斯医生？”牧师迷惑地摇摇头表示反对。“我根本没有见到斯塔布斯医生。是三个陌生的军官不经当局同意，将我私自带进地下室去，还审问我，侮辱我。”

科恩中校又在牧师胸口上戳了一下。“你非常明白斯塔布斯医生一直在对他们中队的士兵说，只要飞七十次就行了，不必多飞。”他粗暴地大笑起来。“但是，随军牧师，他们还要飞七十次以上，因为我们已把斯塔布斯医生调到太平洋去了。好，再会，牧师。再会吧！”

### 第三十七章 将军谢司科普夫

德里德尔被调走了，佩克姆将军接替了他。但是佩克姆将军刚进入德里德尔将军的办公室来接替他，就发现他赢得的辉煌的军事胜利已经烟消云散了。

“谢司科普夫将军？”他不加思索地询问他新办公室里的进来报告那天早晨刚收到的命令的中士，“你是说谢司科普夫上校，对吗？”

“不，长官，谢司科普夫将军。他已于今天早上被提升为将军了。”

“哦，太不可思议了！谢司科普夫？一位将军？什么级别？”

“中将，长官，而且——”

“中将！”

“他让你未经他批准前不要对手下的任何人下达命令。”

“噫，真见鬼！”佩克姆将军惊异地思考着，这也许是他有生一来头一回这样大声地骂人。“你听到了吗，卡吉尔？竟然把谢司科普夫提长为中将了。我敢打赌，本来准是打算提升我的，但他们却搞错了，把他提升了。”

卡吉尔上校边抚摸自己结实的下巴边思索，“为什么他给我们下命令呢？”

佩克姆将军紧绷着他那整洁、光滑、出类拔萃的脸。“是啊，中士，”他不迷惑地皱起眉头，慢腾腾说。“假如他仍在特种兵团里，而我们在战斗部队里，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命令呢？”

“今天早晨同时作出了另一项变动，长官。现在特种兵团管辖所有的战斗部队。如今谢司科普夫将军是我们的新任司令官了。”

佩克姆将军禁不住大叫了一声，“啊，上帝啊！”他伤心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完全失去了平时的冷静，斯声力竭地发作起来。“谢司科普夫来领导吗？谢司科普夫？”他惊恐地用两手紧捂着眼睛。“给我接温特格林！卡吉尔，谢司科普夫吗？不是谢司科普夫。”

电话铃全都响了起来。跑进来一个下士，敬礼说：

“长官，外面有位牧师要见你，向你报告卡思卡特上校中队的一件不公正的事情。”

“让他走！让他走！我们这里不公正的事已太多了！温特格林在哪儿？”

“长官，谢司科普夫将军打电话来。他要马上和你谈话。”

佩克姆将军叫了起来，好像还是第一次遭受这巨大的灾难。“谢司科普夫？这人是个大傻瓜。我以前任意支使这个笨蛋，现在他倒成了我的上级！哦，我的天哪！卡吉尔，卡吉尔，不要抛下我不管。温特格林在哪儿？”

“在你的另一个电话机上，长官，我接到一个前中士温特格林打来的电话。他整个上午都在找您。”

“将军，我无法接通温特格林的电话，”卡吉尔上校喊着。“他的电话线挺忙。”

佩克姆将军汗流夹背，又冲向另一架电话机。

“温特格林！”

“佩克姆！你这个杂种！——”

“温特格林，你听说他们干的好事了吗？”

“——你干了什么好事？你这个狗娘养的。”

“他们说是谢司科普来主管一切！”

温特格林愤怒而惊恐地乱喊乱叫。“你和你的备忘录活见鬼去吧！他们已经把战斗部队归到特种兵团里去了。”

“哦，不，”佩克姆将军喘息着。“是这个缘故吗？是我的备忘录吗？这是他们派谢司科普夫来主管的原因吗？他们为什么不我来主管一切呢？”



## 第二十二条军规

---

“因为特种兵团里已经没有你了，你已经被调出去了，留下他来主管了。你知道他要干什么吗？你知道那个畜生都要我们做什么吗？”

“长官，我看最好你和谢司科普夫将军通话，”中士不安地恳求着。“他要你一定接他的电话。”

“卡吉尔，替我去接谢司科普夫的电话。我不想接。看看他要做什么事情？”

听了一会儿谢司科普夫将军的电话，卡吉尔上校脸色变得苍白。他叫喊着，“哦，我的上帝！”电话听筒从他手里掉了下去。“他要干什么你知道吗？他要我们参加检阅！他要我们大家都参加检阅！”

## 第三十八章 小妹妹

为了拒绝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尤索林倒退着走，枪就挂在屁股后面。他倒退着走，因为他不时扭转身去，看看背后是否确实没有人暗暗跟踪他。后面传来的任何声音似乎都是警告，经过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是潜伏的刺客。他一直用手握住枪柄，而且除了对亨格利·乔以外，对任何人没有笑脸。他告诉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他已完成飞行任务。他的名字已被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从下次飞行名单中勾掉，并向大队部报告了这件事。

科恩中校冷静地笑着。“你们究竟在说什么？他不肯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他笑着问。这时卡思卡特上校却偷偷钻到一个角落里苦苦思索着，尤索林这个使他烦躁不安的名字突然又冒出来，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凶兆。“为什么他不肯？”

“在斯培西亚上空飞机坠毁时他的朋友奈特雷阵亡了。这可能就是原因。”

“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阿基里斯吗？”科恩中校很喜欢这个比喻，暗暗地将它记在心上，预备下次在佩克姆将军面前卖弄一番。“他必须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不这样不行。回去告诉他，如果他不改变主意的话，你们就向我们报告这件事。”

“我们已经对他说过这一点啦，长官。但是没有作用。”

“梅杰少校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梅杰少校。他好象失踪了。”

“我们也应该把他弄得失踪，”卡思卡特上校愤怒地在角落里顺嘴这么说。“象他们对付邓巴那家伙那样。”

“哦，我们有很多其他办法对付这家伙，”科恩中校很有把握地对卡思卡特上校说，接着对皮尔查德和雷恩继续说道，“最温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和的手段是我们首先应该采用的。把他送到罗马休息几天。也可能那家伙的死确实使他有点悲伤了。”

奈特雷的死确实几乎送掉了尤索林的性命，因为当他在罗马告诉奈特雷的妓女这个消息时，她伤心地尖叫一声，拿起一柄削土豆的小刀就要把他扎死。

“畜生！”她嘶声力竭地对他怒喝着。她把她的手臂扭到背后，慢慢地转着，直到那柄土豆刀从她手里落下。“畜生，畜生！”她用另一只指甲很长的手迅速地打他，抓破了他的面颊，恶狠狠地把一口唾沫啐在他脸上。

“你这是怎么了？”他痛得直叫，惊慌失措，猛然一推把她从身边一直推到房间的墙边，“你想把我怎么样？”

她挥舞着双拳又向他猛扑过来。他还没来得及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止住，就被她使劲一拳打得嘴里口吐鲜血。她披头散发，怨恨的泪水从眼中涌了出来。她完全失去了理智，拼死拼活地跟他搏斗，力气大得象个疯子。每次他想向她解释时，她总是野蛮地怒吼着、诅咒着，尖声大叫“畜生！畜生！”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她有如此大的气力，使他身子几乎失去了平衡。她的身材几乎和尤索林一样高大。有一阵，尤索林十分惊恐地想象着，她在坚决、疯狂意志的支配下，完全可能把他压倒，打翻在地，残暴地把他的躯体肢解，以惩罚强加在他身上的一件滔天罪行。两人一面哼哼，一面喘气，手臂交错，抱成一团，难解难分。这时，尤索林真想大呼救命。最后，她终于松了劲，他才迫使她退回去，一面请求她让他讲话，向她发誓说奈特雷的死与他无半。她又把一口唾沫啐在了他脸上，他又厌恶、生气又沮丧地用力把她推开。他一放开她，她立刻就扑过去想把那柄土豆刀拾起来。他只得把她按倒在地，两人在地板上滚来滚去挣扎了好长时间，他才把那柄土豆刀夺了下来。当他勉强站起来时，她伸手想绊倒他，结果从他脚踝那儿挖下了一大块肉。他痛得要命，用一只脚跳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房间的另一边，将土豆刀扔出了窗外。等他发觉自己已解除危险以后，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现在，请你让我把实际情况讲清楚，”他用慎重、冷静、诚恳的声音安慰她说。

她一脚踢向他的下身。哎唷！他痛得几乎断气，惨叫一声跌倒在地上，侧身蜷缩在那里，胸部贴着膝盖，痛得死去活来。奈特雷的妓女跑出了房间。尤索林摇摇晃晃地刚站起身，她反而又从厨房里拿了一把长的面包刀冲进来了。尤索林嘴里难以控制地大声尖叫，两手仍旧捂住绵软无力、火辣辣、抖动着的肚子。他把全身的重量压到她的胫骨上，把她压倒站不起来。她翻过身，从他头上滚下去，臂肘砰地一声撞在地板上。刀滑落下来，他忙用力把它踢到床底下无法找到的地方去。她还想扑过去拿刀，他使用力揪住她。她又想踢他的下身，他一边凶狠地咒骂，一边摔开她。她脚没站稳，一下子撞在墙上，打翻了一把椅子，撞到梳妆台上，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全掉了下来。一只在房间另一头的镜框也被打落到地板上，上面的玻璃粉身碎骨。

“你到底要把我怎么样？”他气愤迷惑地向她叫喊。“杀害他的并不是我。”

她拿起一个沉重的玻璃烟灰缸向他砸过去。他握紧拳头，预备等她再冲上来时，朝她肚子狠击一拳，但是他又怕自己会打伤她。于是决定干脆打昏她，然后跑出房间，但是因为看不清目标，无法下手，到最后一刹那他只能本能地躲闪，让她猛地一冲，掠过他的身旁撞到了另一面墙壁上。她这时把门拦住了，向他扔过一个大花瓶来，接着又拿起一个装满酒的瓶子冲过来，照准他的太阳穴打下去，差点打得他昏死过去，一条腿跪到了地板上。他耳朵嗡嗡作响，整张脸变得麻木。最最糟糕的是，他不知该怎么是好。她竟然要把他杀掉，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简直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不过，他清楚地知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道他得自卫，所以等他看到她又拿起酒瓶向他打来时，便从地板上一跃而起，在她还没把他打倒之前，使劲撞倒了她。他用力太猛，使她直往后退，直到她的膝部碰到床边，向床上倒去，而尤索林则夹在她两腿之间压在她身上。她用指甲挖他的颈侧，他爬过她温润丰腴的身躯，直到把她全身完全压住，才迫使她屈服下来，他的手指一直想把她不断挥动的手臂抓住，努力抓住酒瓶把它扔了。她继续不断地连踢带骂，乱咬乱抓。她龇牙咧嘴，象只穷凶极恶的野兽，发疯地想吃他。这时，既然她被他制服在下面，他不知道该如何脱身才不致使自己再受到袭击。他可能感到她的大腿夹挤着他一条腿的膝盖，他的欲望突然升起，自己不禁感到很脸红。他意识到她结实的、少妇的性感身体，象一股滋润的、宜人的暖流，猛烈地向他冲击着。她的腹部和温暖的、充满活力、富有弹性的胸部高高耸起，紧贴着他，对他产生了一股美好而强烈的诱惑力。她的呼吸是炽热的。他突然觉察到——虽然她还在他身上拼命地挣扎，一点也没有放松——她却不再和他厮打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她不但打他，反而使劲把臀部抬高，热情温柔、轻狂放肆、自然而然、颇有节奏地向他靠了过来。他又惊又喜，心跳加快。她的脸在他看来这时犹如盛开的鲜花一般只是由于新受折磨，肿胀起来有点变形，她那半闭着的眼睛迷离模糊、痴傻呆滞、温情似水，什么也看不见。

“亲爱的，”好象她刚从平静、无意识的迷离状态中醒来，嘶哑地呻吟着。“哦，我的亲爱的！”

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她在他的脸上狂吻着。他回吻她。她双臂紧紧抱住他，还用温暖、湿润、柔软有力的嘴唇一再地吻他，一边时断时续含含糊糊地向他低声诉说一些爱语，尤索林感到自己越来越狂热地爱上她了。她一只手在他的背上抚摸，熟练地向他裤带下面伸去，另一只手偷偷地、狡黠地向那把面包刀摸去，结果差点得逞了。他及时挽救了自己。她还是要把他杀掉！她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种无耻的诡计使他非常惊讶，他从她手中把刀夺过来，扔开。接着，他跳下床，站起身，脸上显得既困惑又失望，他不知道是逃出房间，还是卑躬屈膝地再向她求饶，倒在床上和她做爱。不料这时她忽然放声大哭起来，使他不必要犹豫。他又一次惊得瞠目结舌。

她这一回确是动了感情，放声大哭，悲痛欲绝，简直把他完全忘了。她低下她那激动、高傲、可爱的头，垂着肩膀，神情迷离地坐在那儿，样子显得凄凉、可怜。这一次，她的悲痛是无可怀疑的。莫大的悲痛使她泣不成声，浑身颤抖。她把他扔在一旁，无视他的存在。那时他完全可以平安地走出房间，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帮助抚慰她。

他不由自主地请求着说：“请你不要哭，”用手臂抱着她的肩头。这时他悲伤地回想起：他那次从阿维尼翁回来时，在飞机上看到斯诺登一直哭泣着对他说，他感到冷，他感到冷，那时他全身酸软无力，说不出一句话，只一个劲地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他现在也只反复安慰她，“请你不要哭了，请你不要哭了。”

她倚在他身上哭着，一直到无力再哭才停下来。等她哭声停了，他递过手帕去，她才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她有礼貌地露出一丝微笑，擦擦面颊，然后还给他手帕，象大姑娘一般温柔、有礼地低声说，“谢谢，谢谢。”但是她突然脸色一变，出乎意料地伸出双手向他的双眼剜去。她手一碰到他的眼睛，就发出一声得意的尖叫。

她叫喊着，“哈哈！我要杀人了！”一面狂喜地奔过房间去取那把面包刀，准备干掉他。

他两眼似乎什么都看不见了，连忙站起身，跟在她后面摇摇晃晃地跑着。身后传来一阵嘈杂声使他回过身去。他看到的情景吓得他魂飞魄散。奈特雷妓女的小妹妹拿着另一把长长的面包

刀正向他跑来！

他颤抖着哭叫了一声，“哦，不可以这样！”狠狠地把她的手腕往下一击，把刀打落下去。对这场荒唐、难以理解的混战他再也不能忍受了。说不定下次又是谁拿着另一把长面包刀冲进房对他攻击。他从地板上举起奈特雷妓女的小妹妹，扔向奈特雷的妓女，然后跑出房间，跑出公寓，下了楼梯。跟在他后面的两个姑娘一直追到门厅里。他撒腿狂奔，先听到她们脚步声渐渐远了，后来才完全停了。这时他听到哭声从上面传来。他回头朝楼上看去，只见奈特雷的妓女蜷缩在那里，坐在楼梯上，异常伤心。她那异教的、胆大包天的小妹妹正令人害怕地靠在楼梯栏杆上，朝下冲着他高兴地大叫，“畜生！畜生！”手里挥舞着面包刀，就像耍弄杂技。

尤索林逃了出去，但是他走上大街后，仍不恐惧地回头张望。街上的人都惊奇地望着他，让他更加紧张。他神经紧张地急速走着，不知道自己身上的什么地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伸手去摸额上的一处疼痛地方时，发现手上粘满血，这一下他才搞清楚事情的原因。他用手帕擦擦脸和头颈。无论擦到哪儿，手帕上都增添了新的血迹。他身上鲜血淋漓，匆忙走进红十字会大楼，下了两段白大理石楼梯，进了男盥洗室。他在那儿用冷水和肥皂把鲜血洗净，理理衬衣衣领，梳梳头发。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一张满是伤痕的面孔，在镜子里这样惊恐不安地眨着眼睛对他凝视。她到底要他干什么呢？

当他离开男盥洗室时，奈特雷的妓女等在外面设下陷阱。她在靠近楼梯底下的墙边蹲着，一把闪闪发亮的切牛排用的银刀拿在手里，向他猛冲过去。他举起臂肘利索地一顶，恰好把她的下巴打中。她眼珠转了转。她未摔倒前，他就及时把她扶住，让她轻轻地在地上坐下。然后他跑上楼梯，走出大楼，在城里花了三小时到处寻找亨格利·乔，想尽早离开罗马，以防她找他麻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直到飞机起飞以后，他才真正有了安全感。当他们在皮亚诺扎岛着陆时，奈特雷的妓女妆扮成一名技工，身穿绿色工作服，拿着牛排刀，就等在飞机停住的地方。她把刀刺向他，幸亏她穿的鞋底高跟鞋踩在砂石上滑了一下，没有刺到尤索林，尤索林惊恐万状，拉她钻进飞机，用双重手铐把她锁住，让她动不了，同时亨格利·乔用无线电与指挥塔联系，要求允许他们飞回罗马。尤索林在罗马机场上把她从飞机上扔到出租汽车临时车站上。亨格利·乔连引擎也没有停下就马上又向皮亚诺扎岛飞去。尤索林跟亨格利·乔穿过中队驻地回他们帐篷时，一路小心谨慎，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亨格利·乔一直带着可笑的神情盯视着他。

亨格利·乔过了一会迟疑地问：“你能肯定这整个情况不是你的幻想所致吗？”

“想象出来的？刚才你不是和我在一起吗？你不是刚送她回罗马吗？”

“希望只是出于我幻想。为什么她要杀害你呢？”

“她一向就厌恶我。也许因为我把奈特雷的鼻梁打断了，也许因为她得到这消息时，她只能恨我。你想她还会回来吗？”

尤索林这天晚上在军官俱乐部呆得很晚。当他走近帐篷时，他还留神提防着奈特雷的妓女。他看见她乔装成皮亚诺扎岛上农民的模样，手中握着一把大屠刀，藏在路旁的矮树丛里，立即停住了脚。然后，他轻手轻脚悄悄地绕过去，一把抓住她的后背。

她愤怒地大喊着。当尤索林将她拉进帐篷，扔倒在地时，她象只野猫似的挣扎着。

他的一个同帐篷的伙伴睡得迷迷糊糊：“喂，怎么回事？”

尤索林吩咐说，“看住她，等我回来，”使劲从床上拉下那个伙伴来，将他推倒她身上，然后跑了出去。“看住她。”

她这么提议：“让我把他杀掉，然后我就慰劳你们大家一番。”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其他的伙伴看到是个姑娘，都跳下床，想让她把他们大家慰劳一下，因为尤索林跑去找亨格利·乔了。亨格利·乔正象孩子一样睡着。尤索林从亨格利·乔脸上拿开赫普尔那只猫，并把他摇醒。亨格利·乔连忙穿上衣服。他们这次把飞机开向北方，深入敌后才折进意大利上空。当他们飞到平原上空时，他们扎在奈特雷的妓女身上一顶降落伞，将她推出安全门。尤索林断定自己这回终于把她摆脱了，心里感到很宽慰。在他回到皮亚诺扎岛上走近他的帐篷时，在黑暗里从路旁跳出来一个人影，他几乎被吓昏了。他一下子坐在地上，束手待毙，几乎准备迎接致命的一击，就此完蛋了事。没想到一只友好的手却搀起他来，原来是邓巴中队里的一个飞行员。

飞行员轻声问。“你怎么啦？”

尤索林回答：“很好。”

“我看见刚才你摔倒了，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大概我一时晕过去了。”

“我们中队里现在有谣言说，你告诉他们你再也不执行任何战斗飞行任务了。”

“这是事实。”

“他们后来又从大队部跑来，告诉我们这种谣言不可信，说你只是在讲笑话。”

“这是谎言。”

“你认为他们会把你放过吗？”

“我不知道。”

“他们会如何处置你？”

“我不知道。”

“你认为你会被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控告在敌人面前你临阵脱逃吗？”

“我不知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邓巴中队里的那个飞行员说，“我希望你能不受惩罚，”接着就消失在黑暗中。“希望你把情况及时告诉我。”

尤索林对他的背影凝视了几秒钟，继续走向帐篷。

“噢！”有人在离他几步远的前方。原来阿普尔比躲在树背后。“你怎么样？”

尤索林说：“很好。”

“我听到他们说，他们威胁你，说要送你上军事法庭审判，因为在敌人面前你临阵脱逃。不过他们还不打算真这样做，因为他们控告你的证据还不充分。而且这样做会在新任司令官面前使他们丢面子。再说，你还是在弗拉拉大桥上兜了两圈的一位伟大的英雄。我估计迄今为止，在我们大队你是最有名的。我想你总希望知道，他们只是想吓唬你一下。”

“阿普尔比，谢谢你。”

“我是因此才来对你说的，预先告诉你一下。”

“我很感激。”

阿普尔比蹑蹑地用鞋尖戳着土地。“尤索林，我为那次我们在军官俱乐部打架向你道歉。”

“那没什么。”

“不过先动手的不是我。我想这都是奥尔的错，他用乒乓球拍先打我的脸。他为什么要那样呢？”

“你马上就要打赢了。”

“难道我不该打赢吗？打球不就是为了赢吗？现在他已经死了，我想我的乒乓球到底是否比他打得好已经无关紧要，是吗？”

“我想是这样。”

“我很抱歉，为了那些阿的平药片，一路上那样慌慌张张。如果你想得疟疾，那是你的事情，是吗？”

“没有什么，阿普尔比。”

“我只是想尽我的职责，我是在服从命令。我一向接受的教

育是：我得服从命令。”

“这没什么。”

“你知道，我对科恩中校和卡思卡特上校说了，假如你不愿意再飞行的话，再派你去执行飞行任务是不合适的。但是他们说，我使他们感到失望。”

尤索林感到很可笑地苦笑着说。“我猜想他们一定会这样。”

“唔，我根本不在意这个。天啊，你已经飞了七十一次啦。应该说已经够了。你想他们会放过你吗？”

“不会。”

“噢，如果他们真的放过了你，那他们就得放过我们其余的人，对不对呢？”

“所以他们不能放过我。”

“你想他们下一步会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

“你想他们会送你上军事法庭去审判吗？”

“我不知道。”

“你恐惧吗？”

“恐惧。”

“那么你愿意接受更多的飞行任务吗？”

“不去。”

阿普尔比有信心地低声说：“我希望他们不惩罚你。我真的希望。”

“谢谢你，阿普尔比。”

“既然似乎我们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么多的飞行任务我也不愿意执行。如果我听到其他的消息，就来告诉你。”

“谢谢你，阿普尔比。”

“嗨！”刚送走阿普尔比，一个低低的、命令的声音从他帐篷旁边没腰的光秃秃的矮树丛中传出来。原来是哈弗迈耶蹲着身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那里藏着。他正吃着松脆的花生薄片糖，脸上的粉刺和粗糙、油腻的毛孔看上去就像深色的鱼鳞。当尤索林走到面前时，他问：“你怎么样？”

“很好。”

“这更多的飞行任务你准备执行吗？”

“不打算。”

“假如他们要你飞行呢？”

“我不执行。”

“你害怕吗？”

“有点。”

“他们会送你上军事法庭去审判吗？”

“也许他们会这样来对待我的。”

“梅杰少校对此有什么看法？”

“梅杰少校不见了。”

“这是他们造成的吗？”

“我不知道。”

“如果他们决定要把你弄得失踪的话，那么你将会有什么举动？”

“我要想法阻止他们。”

“假如你愿意飞行的话，他们是否提出和你达成某种交易，或是对你进行某种特殊的照顾？”

“皮尔查德和雷恩说，他们将作出安排，我所执行的是一些没有危险的常规任务。”

哈弗迈耶来了精神。“嗨，这样的交易听起来似乎不错。我自己倒希望做成这样的交易。我想你一定愿意接受了。”

“我不做。”

“那太傻了。”哈弗迈耶那迟钝、呆滞的脸上因为吃惊而显出了皱纹。“嗨，对我们其他的人这样一笔交易就不公平了，对吗？”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如果你只执行不危险的常规任务，那么在我们中的某些人将会替你执行那些危险的飞行任务，是吗？”

“是的。”

“喂，这办法我可不喜欢，”哈弗迈耶愈说愈怨恨起来，又在腰上的双手握得更紧。“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办法。他们大约准备要狠狠逼我，就因为你过分胆怯，不愿意再执行飞行任务啦，是吗？”

尤索林说，“你去跟他们说说，”一面警惕地伸手去摸枪。

“不，我并不怪你，”哈弗迈耶说，“虽然我讨厌你。你知道，我也不太愿意无限期地执行这些任务了。是否有办法使我也可以摆脱飞行任务呢？”

尤索林冷冷地暗笑着，开玩笑说，“带上一支枪，跟我一起走。”

哈弗迈耶思索着摇了摇头。“不，我做不到。如果我成了胆小鬼，我就会给我老婆孩子丢脸的。谁也不欢喜胆小鬼。而且，在战争结束后我还想留在预备役里。留在预备役里，每年有五百元的薪水。”

“那样说来你就去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吧。”

“是呀，只好如此。喂，你看他们是否会免去你的战斗任务把你送回国呢？”

“不会。”

“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而且还允许你带一个人回去，你就带我回去，好吗？不要带象阿普尔比那样的人。带我。”

“他们不会做这种事的。”

“我不知道，不过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千万记住是我第一个要求你的，好吗？并且把你的情况告诉我。每天晚上我都在树丛这儿等你。假如他们并不处置你，我也就不想再执行飞行任务了。这样好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们第二天整个晚上不断地从黑暗中突然向他走来，带着倦怠苦闷的神情问他当天的情况如何。他们捏造说过去与他的关系非比寻常，以此探听一些有关他的秘密消息。有些中队里他不太认识的人，在他路过时，不知从哪儿突然冒了出来，打听他目前的情况。甚至其他中队的人也一个个在黑暗的地方躲着，突然一下冒了出来。太阳落山以后，他无论走到哪儿，总是遇到那些事先埋伏好的人，突然一下冒出来问他眼下的情况怎样。人们不断从树林里，灌木丛中，堑沟里，高高的野草丛中，帐篷角落周围，停放着的汽车的挡板下，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连他同帐篷的一个伙伴也突然现身问他目前的情况，他还嘱咐尤索林不要向其他伙伴说明情况。每当有个人影小心谨慎地招呼他时，尤索林总用手按着枪走过去，老是害怕那个悄声走过来的黑影会突然狡黠地变成奈特雷的妓女，或者更不幸的是，是个政府指派的官员，残酷地打他个半死。看来他们很可能这样做。他们不想在军事法庭上指控他在敌人面前临阵脱逃，因为一方面他们距离敌人一百三十五英里，这可不能说是在敌人面前；再说是他在弗拉拉大桥上空兜了两圈，终于炸毁大桥，送掉了克拉夫特的命——在他计算他所认识的死人的时候，他几乎总是把克拉夫特忘掉。但是他们肯定是要收拾他的。每个人都冷冷地等候着，想看看到底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

他们白天（甚至连阿费也不例外）对他敬而远之。尤索林心里明白，这些人在大白天聚在一起时，与夜晚独自一人时截然不同。尤索林并不在意他们，他总一手按着枪往后退着走，静等着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每次跟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开过一次紧急会议以后，从大队部带回来的欺诈、威逼和利诱。亨格利·乔来的次数很少，其他同他讲话的几乎就只有布莱克上尉一人了。布莱克上尉每次碰到他都用愉快、嘲弄的口吻称他为“老亡命之徒”。布莱克上尉在周末前从罗马回来时告诉尤索林，奈特

雷的妓女失踪了。尤索林思慕与悔恨交集，深感内疚和不安。他很想念她。

“失踪了？”他以沉重的声调应和了一声。

“是呀，失踪了，”布莱克上尉笑着说，他疲倦地眯缝起朦胧的眼睛，瘦削的脸上脸红色的短须同平常一样稀稀拉拉。他用两手揉着下眼皮。“我原来打算，只要我到了罗马，凭借从前的感情，我无论如何也该让那个蠢女人再高兴一番。你知道，这就让九泉之下的奈特雷不安生，哈，哈！还能回忆起我是怎样刺激他的吗？但是那地方已经没有任何人啦。”

尤索林激动地问：“她有什么消息吗？”他一直在想念着那个女人，不知她现在正受着什么折磨。目前，没有她那凶暴而难以容忍的袭击，他反而觉得有些孤独和凄凉。

布莱克上尉高兴地喊着说，“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为了让尤索林听清楚他的话。“你听不清楚吗？她们都搬走了。有人袭击了那里。”

“搬走了？”

布莱克上尉又由衷地笑起来，“是的，搬走了。被赶到街上去了。”凸出的喉结也欢快地在他瘦长的脖子来回地跳动。“整个妓院都空了。整个公寓都被宪兵们搜捕了，妓女们都被赶了出去。这不是滑稽吗？”

尤索林很害怕，发起抖来。“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干呢？”

布莱克上尉精神抖擞地一摆手回答。“那又有什么关系？她们把她们赶到大街上去，全部都端出去。你觉得这怎样？”

“那个小妹妹情况如何呢？”

布莱克笑着说：“赶出去了。和其他妓女一起被赶到大街上去。”

尤索林激动地反对说：“可是她还只是个孩子！在城里她根本不认识其他人。现在她会怎么样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布莱克上尉回答，“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冷漠地耸耸肩膀，然后突然以欢喜而又狡黠的目光惊奇地呆呆地注视着尤索林。“咦！怎么回事？如果我知道你会因为这件事而伤心，我回来时就会来告诉你，好使你伤心啦。喂，你到哪儿去？回来！回到这里来不高兴吧！”



### 第三十九章 不朽之城

尤索林没有请假就和迈洛出走了。在飞机向罗马飞去的途中，迈洛对他斥责地摇摇头，翘起诚实的嘴唇，以牧师的口吻对他说，他使他感到耻辱。尤索林点点头。迈洛还说，他把枪挂在屁股后面，回过身倒退着走，又拒绝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这样是往自己脸上抹黑。尤索林又点点头。这样不忠于自己的中队，使自己的上级很为难，而且也使迈洛处于很尴尬的地位。尤索林又把头点了点。士兵们全埋怨起来。这样似乎不太公平：尤索林只考虑到自身的安全，而象迈洛、卡思卡特上校、科恩中校和前一等兵温特格林这样的人，都想得是如何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飞满七十次的人也开始怨恨起来，因为他们得飞八十次。他们中有些人也会挂上枪，回过身倒退着走，很可能会存在这种危险。士气日益低落，这完全是尤索林的过错。国家正处于危急关头；他却把自由和独立这些传统的权利给糟蹋了。

在迈洛嘟嘟囔囔讲个没完时，尤索林已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一面头不停地点，一面却极力不去听迈洛讲话。他心里想到的只有奈特雷的妓女，还想着克拉夫特、奥尔、奈特雷、邓巴、基德·萨普森和麦克沃特，以及他在意大利、埃及和北非所看到的，在世界其他地方所知道的那些令人怜悯的，迟钝的、病态的人们。他内心里，还忘不了斯诺登和奈特雷的妓女的小妹妹。现在尤索林已经清楚，为什么奈特雷的妓女要把奈特雷牺牲的责任归到他身上，而且还要把他杀死。她为什么不能这样呢？男人控制着这个世界。她和每个年龄较轻的人完全有权为她们遭受到的一切非自然灾害的大不幸责怪他和每个年岁较大的人。正象她一样，即使在伤心的时候，也应该为她的小妹妹、以及比她小的所有其他孩子们所遭到的一切人为的痛苦而受到责备一样。有时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总得做点事情。受害者成为罪犯，罪犯也变成受害者。有人有时候总该站起来打碎那些正束缚着他们大家的传统习惯的锁链。在非洲某些地方，幼小的男孩仍然被成年的奴隶贩子拐骗贩卖，供人宰割吞食，换取金钱。对这些孩子们能忍受这样野蛮的暴行而毫无畏惧痛苦的表示，尤索林感到十分惊异。他认为肯定这是因为他们强制自己忍受痛苦的缘故，否则早就不会存在这类风俗了，因为决不至于强烈到非用孩子们的痛苦去达到贪财的念头或长生的目的不可。

迈洛说尤索林是在搞破坏，尤索林再一次点头承认。迈洛说尤索林在中队里表现不好。尤索林还是点点头，听着迈洛对他讲，假使他不欢喜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指挥中队的方式，那么体面的办法就是去俄罗斯，而不应是制造麻烦。尤索林忍住不说话，假使卡思卡特上校、科恩中校和迈洛都不习惯他这样惹事的话，那么他们可以统统都去俄罗斯。迈洛说，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两人对尤索林其实都挺不错，在最后一次去弗拉拉执行飞行任务后他们不是给了他一枚勋章，并且还把他提升为上尉吗？尤索林点点头。每个月他们不是都供给他膳食，发给他军饷吗？尤索林又把头点了点。迈洛深信，假使他去向他们赔礼道歉，并同意飞八十次，他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原谅。尤索林说他愿意考虑一下。当迈洛放下飞机的轮子，降落下来，滑向跑道时，尤索林屏住呼吸，祈祷上帝保佑他们平安着陆。说也可笑，他忽然真的十分讨厌飞行来了。

当飞机下降时，他看到的是已是废墟的罗马。敌人曾在八个月前轰炸了飞机场。机场四周围着铁丝网，白石块的碎石子被推土机推成一堆堆，平平整整地堆在机场入口的两端。圆形剧场已经残缺不全，君士坦丁的拱门已经倒塌。奈特雷的妓女的寓所已经给毁得不像样子。妓女们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那个老婆子。寓所的窗玻璃全部被打破。老婆子身上穿着一件毛线衫和一条裙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子，头上包着一条深黑色的围巾。她两手交臂在电炉旁的一张木椅上坐着，用一只破铝锅在烧火。尤索林进来时，她正在大声地自言自语，她看到他就伤心起来。

他还没来得及询问，她就呜咽地说：“全走了。”她握住自己的臂肘，在那嘎嘎作响的椅子上伤心地抖着，“都离开了。”

“谁？”

“都离开了。所有可怜的年轻姑娘们。”

“去哪里了？”

“走了。把她们赶到街上去了。她们全都走了。所有可怜的年轻姑娘们。”

“谁赶走她们的？这事情是谁干的？”

“那些可恶的、身材高大、戴着白色硬边帽、手拿棍棒的士兵和我们的宪兵赶走她们的。他们拿着棍棒来赶走她们的。他们甚至不允许她们拿外衣。那些可怜的姑娘们。她们被赶到外面去受冻。”

“他们把她们逮捕了吗？”

“他们赶走她们啦。他们就是赶走她们啦。”

“如果他们不逮捕她们，又何必把她们赶走呢？”

“我也不知道，”老婆子哭泣着说。“我也不知道。谁来照顾我呢？现在，可怜的年轻姑娘全都走了，谁来照顾我呢？谁来照顾我呢？”

尤索林执拗地说，“这里一定有个理由，”同时用拳头捶着自己的手掌。“他们不能就这样闯进来赶走所有的人。”

“没有理由，”老婆子哭道。“没有理由。”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

“第二十二条军规。”

“什么？”尤索林惊慌失措地呆住了，他感到自己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你再说一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婆子重复了一遍，“第二十二条军规。”脑袋上下摆动着。“第二十二条军规。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说，他们有权做任何事，我们不能拦阻他们。”

“你究竟在讲些什么？”尤索林疑惑地，愤怒地冲着她喊叫。“你怎么知道是凭着第二十二条军规呢？到底是谁告诉你是凭着第二十二条军规的？”

“这是那些戴着白色硬边帽、手拿棍棒的大兵说的。姑娘们哭泣着。她们说，‘我们做错什么事了吗？’大兵说没有，就用棍棒推着赶出她们去。‘为什么你们要赶我们走？’姑娘们说。‘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大兵回答。他们一直都在讲‘第二十二条军规，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为什么，第二十二条军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什么？”

尤索林问，“他们没有拿出来给你们看吗？”一面又气又恼地跺着脚。“你们没有叫他们念出来吗？”

“第二十二条军规，他们没有必要给我们看，”老婆子回答。“他们不需要这样做，这是法律的规定。”

“他们不需要这样做是什么法律规定的？”

“第二十二条军规。”

“喂，真是活见鬼！”尤索林心痛地叫了起来。“我敢保证根本就不存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他停住脚步，忧郁地向房间环视了一下。“那老头在哪儿？”

老太婆悲哀地说，“走了。”

“走了？”

老太婆告诉他，“死了，”非常痛苦地点点头，又用手掌对着自己的头凌空拍了拍。“有什么东西打进这里去了。片刻前他还活着，可是马上就死了。”

尤索林叫起来，“他不可能死！”想要继续辩论。当然，他知道事实就是这样，也知道这是合情理的，是真实的。那个老人和

大多数人一样，总会有一死的。

尤索林转过身去，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他穿过寓所，以悲观好奇的目光窥视着所有的房间。玻璃用品全都被人用棍子敲碎。撒碎的窗帘、被褥都抛在地板上。椅子、桌子、柜子全都被打翻。所有能被打碎的东西都被他们打碎了。捣毁了一切，干得跟野蛮的汪达尔人一样彻底。每扇窗子都被打碎了，黑暗象乌云一样从破碎了的玻璃窗外倾注到每个房间里来。尤索林可以想象到那些高大的、戴着白色硬边帽的宪兵们咔嚓咔嚓的沉重脚步声。他可以想象出他们在进行破坏时那副得意忘形和凶狠的样子，以及他们假装维持风纪、尽忠职守的虚伪模样。可怜的年轻姑娘全都被赶走了。人人都走了，剩下的只有穿着宽大的灰褐色毛线衣、裹着黑头巾、哭哭啼啼的老婆子。很快她也会走的。

等尤索林又走回来，“全都走了，”还没来得及对她讲话时，她又悲伤地说。“现在谁来照顾我呢？”

尤索林没有回答她。“奈特雷的女朋友——她的消息有人听到吗？”他问。

“走了。”

“我知道她走了。不过有人知道她的消息吗？有人知道哪儿能找到她吗？”

“走了。”

“还有她那个小妹妹怎么样了？”

老婆子用同样的声调说：“走了。”

尤索林厉声问，“你知道我在问你话吗？”同时凝视着她的眼睛，怀疑她是不是胡说八道。他提高了嗓门，“那个小妹妹，那个小女孩现在怎么样了？”

老婆子被他问得很不耐烦，“走了！走了！”生气地耸耸肩回答道，她轻声的哭诉渐渐变响起来。“和其他的人一起被赶了出去，被赶到街上去了。甚至他们不允许她拿外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去哪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谁来照顾她呢？”

“谁来照顾我呢？”

“其他人她全不认识，不是吗？”

“谁来照顾我呢？”

尤索林留下些钱，放在老婆子的膝上——说也惊奇，留下些钱似乎就能补救他做得许多错事——接着便大踏步走出了那寓所。他走下楼梯时，拼命地咒骂第二十二条军规，虽然他知道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并不存在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一点他可以肯定，但这也于事无补。每个人都认为它存在才是问题。这就更加糟糕，因为这样就找不到具体的对象或条文，可以让人嘲弄、驳斥、控告、批评、攻击、修正、憎恨、辱骂、唾弃、撕毁、践踏或者烧掉它。

外面寒风凛冽，漆黑一片，空气里弥漫着在缓缓移动的浓雾，一排排巨大的用粗石砌的房屋和纪念碑的石基被笼罩着，还淌下了一些水珠。尤索林急忙忙地回到迈洛那儿去公开认错。他说他感到遗憾，而且有意撒谎，说卡思卡特上校要他再飞行多少次都行，只要迈洛同意利用他在罗马的势力，帮助他把奈特雷那个妓女的小妹妹找到。

“她才刚十二岁，迈洛。”他急切地解释说，“我必须尽快找到她，否则就太晚了。”

迈洛对他的请求报以温和的一笑。“我正好知道你要找的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他高兴地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实际上已三十四岁，不过她那冷酷的爹妈从小只让她吃低蛋白的食物。她一直没有和男人上过床，直到——”

“迈洛，我说的是一个小女孩！”尤索林极为厌烦地打断他的话。“你不清楚吗？我并不是要和她上床。我要帮助她。你自己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也有女儿。她只是个小孩。她在这个城里无依无靠，没有人照顾她。我想保护她，免得别人伤害她。你能听懂吗？”

这回迈洛真懂得了，而且被深深地打动。“尤索林，我为你感到骄傲，”他满怀深情地叫了起来。“我确实为你感到骄傲。当我看到你每天不只是仅仅想到两性关系时，你不知道我有多么高兴！你是个有道义的人。我当然有女儿啰。你说的话我完全能够明白。我们要把那个女孩找到。你不用着急。你跟我一块走，即使翻遍罗马城，我们也要把那个女孩找到。来吧！”

坐上迈洛·明德宾德的迈一明指挥车，尤索林来到了警察总局，见到了一个皮肤黝黑，蓄着细细的黑须，不修边幅的警官。他的上衣敞开着，正在和一个长着肉瘤、有双下巴的矮胖女人调情。他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热情而又惊异地向迈洛打招呼，恭恭敬敬，好像迈洛是一位高贵的侯爵。

他热情洋溢地招呼着，“噢，迈洛侯爵，”一边看也不看就推出去了那个生闷气的胖女人。“你应该事先通知我说你要来呢，否则我会为你准备一个盛大的宴会啦。请进！请进！侯爵，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没有来我们这里了？”

迈洛知道这时不能浪费一点时间。“喂！卢吉，”他说着很快地点点头，显得有些粗暴。“卢吉，我需要你帮帮忙。我这位朋友要找一个女孩。”

卢吉沉思着用手搔搔脸。“一个女孩，侯爵？”“罗马女孩非常多。为一个美国军官找个女孩，太容易了。”

“不，卢吉，你没有明白我的话。他马上要找到的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

“噢，对，我现在明白了。”卢吉很精明地说。“找一个小姑娘可能需要多花些时间。不过只要他在公共汽车的终点站等，那儿有许多年轻的农村姑娘来找工作，我——”

“卢吉，你还是没有听懂我的话，”迈洛粗暴地打断了他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话，警官的脸变红了。他连忙立正，慌乱地扣好制服的扣子。“我们是这个女孩的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要帮助她。她还是孩子。她在这城市里没有任何亲戚，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把她找到，免得别人伤害她。现在你明白了吗？卢吉，我对这件事非常关心。我有个女儿和她同年。现在对我来说，世上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比找到这个可怜的孩子更重要。你愿意帮助我吗？”

“是，侯爵，我现在懂了，”卢吉说。“我一定竭尽全力去找她。但是今晚我这儿没人。今晚，我手下所有的人都忙着搜查烟草走私商去了。”

迈洛问。“烟草走私？”

尤索林心情沉重地轻轻叫了一声，“迈洛，”马上知道一切都完了。

“是，侯爵，”卢吉说。“走私烟草利润极大，所以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迈洛非常感兴趣地问，“烟草走私真有那么大的利润吗？”铁锈色的眉毛贪婪地竖了起来，鼻孔一直吸气。

“迈洛，”尤索林对他叫道。“不要把我忘了，好吗？”

“是，侯爵。”卢吉回答说。“烟草走私利润极大。对国家来讲走私是耻辱的，侯爵，确实是国家的耻辱。”

“这是真的吗？”迈洛聚精会神地笑着说，好象着了迷似的开始走向门外。

尤索林喊道，“迈洛！”激动地大步走上前去把他拦住。“迈洛，你应该帮助我呀！”

“走私烟草，”迈洛脸上流露出狂热的贪欲对他解释说，固执地想脱身出去，“我得走。我必须去搞烟草走私。”

“留下来帮我去找她，”尤索林哀求着。“你可以明天再去搞烟草走私。”

但是迈洛听不进去任何东西，继续向前冲，劲头虽不猛，却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无法阻挡。他浑身冒汗，简直财迷心窍，两眼血红，看不见任何东西，抽搐的嘴上直淌口水，似乎有一种细微的本能的苦痛折磨着他，使他平静地喘息着，不断重复说，“走私烟草，走私烟草。”尤索林知道再和他讲道理也是白费力气，无可奈何地让开。迈洛象一阵风似的不见了踪影。警官重新又解开制服，轻蔑地看着尤索林。

“你想呆在这里做什么？”他冷冷地问。“要我逮捕你吗？”

走出办公室，尤索林下了楼梯来到昏暗的、阴森森的街道上。经过门厅时，他看到那个长着肉瘤和双下巴的矮胖女人正走向房间里。外面已经看不到迈洛的踪迹。所有的窗户里都没有灯光。又陡又长的人行道显得非常清冷，一直延伸过几条横马路。在长长的鹅卵石道路斜坡的顶端，他看见一条宽阔的大路在闪闪发光。警察局就靠在这个斜坡底部，门口的黄色灯泡象受了潮的火炬在阴湿的空气中咝咝作响。正下着一场冷湿的细雨。他开始慢慢走过去，爬上斜坡，很快就来到一家安静、舒适、诱人的餐馆门前，红色的丝绒窗帘挂在窗户上，门旁有块蓝色霓虹灯招牌，上面写着：托尼餐馆，佳肴美酒，闲人莫入。霓虹灯招牌上的字使他有一瞬间那微微感到有点吃惊。在这个畸形怪异的环境中，似乎任何不正常的东西都不足为怪了。陡直的建筑物的顶部都按荒唐的、超现实主义的比例，修造成斜形，使人看了觉得街道也是倾斜的。他把暖和的羊毛衣领翻起来，把脖子紧紧围住。夜晚很冷。一个穿着单薄的衬衫和破旧的裤子的男孩，光着脚丫从黑暗中走出来。这孩子没有鞋袜，他满面病容，显得苍白而忧伤。头发蓬乱在潮湿的人行道上的水坑走过时，脚下发出可怕的、轻微的咕吱咕吱声。尤索林对他的穷困深表同情，他恨不得一拳把他那苍白、忧伤、带有病容的面孔揍个稀巴烂，打死他，免得他使人联想起就在这天晚上意大利还有无数苍白、忧伤、面带病容的孩子，他们也没有鞋袜，也有需要修剪的头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使尤索林想起那些残废的人，那些受冻挨饿的男男女女，还想起那些默默无语、无精打采的虔诚的母亲，她们流露出紧张的眼光，在同一天夜晚呆在户外，用挨冻的动物般的乳房哺育自己的婴儿，乳房毫无感觉地袒露在寒冷的雨里。那是母牛的奶。正在这时，一个给孩子喂奶的母亲，抱着用破黑布裹着的婴儿慢慢走了过去。尤索林恨不得狠揍她一顿，因为她使他联想到那个穿着破破烂烂、光着脚丫的男孩，联想到所有世界上令人震惊的苦难。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擅长钻营奔竞、肆无忌惮的一小撮人外，大多数人都还得不到温饱和正义。这个可恶的世界！他不知道即使在他自己那繁荣富有的国家里，这天晚上仍有多少人处于赤贫的状态中，有多少家庭仍在贫民窟里住着，有多少丈夫喝醉了酒，有多少妻子遭到殴打，有多少儿童受人欺凌、辱骂和遗弃。有多少买不起食物的家庭在挨饿？有多少人肝肠寸断？有多少人在那个晚上自杀，又有多少人精神失常？有多少小商人和地主发财致富？有多少由赢而输？有多少成功变成失败，富人变成穷人？有多少聪明人变成了笨蛋？有多少幸福变为悲惨？有多少诚实的人变成了骗子，勇猛的人变成怯懦的人，赤胆忠心的人变成了叛徒？有多少正人君子变成无耻小人，有多少身居要职的人为了微薄的现金而把灵魂出卖给歹徒，又有多少人从来就没有灵魂？有多少笔直、宽阔的道路变得弯弯曲曲？有多少美满和睦的家庭变成分崩离析的家庭？有多少好人变成了坏人？你如果把它们加在一起，然后再从总数中减掉，恐怕只剩下孩子，也许还有个艾伯特·爱因斯坦和某处的一个小提琴手或雕刻家。尤索林孤独悲伤地走着，感到寂寞无聊。他等拐弯走到大路上后才最后摆脱掉那面带病容、赤脚的男孩留在他脑中的恐怖印象。他在大路上碰上一个盟军士兵躺在地上抽风。他是一个年轻的中尉，生着一张瘦小、苍白、孩子般的脸。另外六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士兵拼命把他身上的不同部位按住，极力想救护他，使他平静下来。他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牙关咬紧，乱叫乱嚷，直翻白眼。“不要让他咬掉自己的舌头，”尤索林身旁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士机灵地这么说。第七个士兵也扑了上去，摆弄那个发病的中尉的脸。他们的急救办法猛然间发生了效用，这个年轻的中尉被摆弄得僵直不动。他们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把他怎么办。一张张紧张、粗野的脸上都显出了茫然不知所措的神色。“为什么你们不把他抬到那辆汽车的车篷上去呢？”尤索林身后站着的一个下士慢吞吞地说。这话似乎有道理，于是七个人将那个年轻的中尉抬了起来，小心地将他平放在那辆停放着的汽车的车篷上，仍旧按住他抽动的各个地方。等他们将他平放在车篷上后，他们又不安地互相看着，因为他们不清楚接下来应做些什么事。“为什么你们不从汽车篷上抬下他来放在地上呢？”站在尤索林身后的那个下士慢吞吞地又说。这个主意好象也不错，他们又开始把他抬回到人行道上。他们将他放下，一辆旁边点着红色聚光灯的吉普车就开过来了。有两个宪兵坐在汽车前座上。

司机吼着，“怎么回事？”

“他在抽风，”一个手里抓住中尉一条胳膊的士兵回答。“我们想让他安静下来。”

“很好。把他逮捕了。”

“我们该如何处置他？”

“把他抓起来！”宪兵喊着，为自己开的这个玩笑笑得前仰后合。他一面沙哑地笑着，一面开着吉普车走了。

想起自己没有准假条，尤索林便谨慎地从这些陌生人身边走开，朝着从前面不远黑暗中传来低沉声音的方向走去。一盏路灯在两条横马路中间低垂下来，积满雨水的宽阔路面被灯光照得闪闪发亮。透过朦胧的褐色浓雾可怕的光芒在灯光中闪烁。他从头顶上面的一个窗口，传来一个不幸的妇女的哀求声，“请不要这样，请不要这样。”一个穿着黑色雨衣，黑发披散在脸上，垂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丧气的年轻妇女低垂着眼睛走了过去。在下一条街上公共事业部门前，一个醉熏熏的女郎，被一个年轻的醉熏熏的士兵推到一个刻有凹槽的科林斯式圆柱前，靠坐在那儿。另外三个酗熏熏的同伴全副武装，酒瓶夹在两腿中间，在附近的台阶上坐视着。“请不要这样，”酗熏熏的女郎哀求着。“我现在要回家去，请不要这样。”当尤索林转身抬头望望时，坐着的人中有一个挑衅地咒骂了一句，把一个酒瓶向他扔来。酒瓶没击中他，在老远的地方打碎了，发出急促、响亮的声音。尤索林两手插在口袋里，继续无精打采，慢条斯里的朝前走。“来吧！亲爱的。”他听见那个喝醉了酒的士兵坚决地要求着。“现在该轮到我了。”“请不要这样，”喝醉了的女郎哀求着。“请不要这样。”在前面一个街口上，从一条狭窄、弯曲小街的深沉的阴暗处，传来一声怪异而清楚的铲雪声。那有节奏的、缓慢而刺耳的铁铲摩擦水泥地的声音吓得他毛骨悚然。他在路旁闪过，从这条不祥的小街穿过去，向前急奔而去，直到那噪声再也听不到才停下来。他现在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了。只要一直向前走，很快他就会走到大路当中那口干涸的喷泉那儿，军官公寓就在七八个街口后面。突然动物的嗥叫声从前面鬼影幢幢的黑暗里传来。街角上的路灯不亮了，使半条街阴森森的，任何事物都显得不太清楚。在十字街口的另一边，一条狗正被一个人追打着，就象拉斯柯尔尼科夫梦中的那个人用鞭子抽马一样。尤索林尽力不看不听，但没有任何办法。一根旧的白棕绳子牵着那条狗，一点也不反抗地在地上趴着，疯狂而嘶声力竭地抽泣、尖叫着，但是那个人不断地用那根粗重的棍子打它。一小群人在旁边观看。一个矮胖的妇女走了出来，让他不要再打狗了。“别管闲事，”那人粗暴地咆哮着，把棍子举了起来，好象也要打她似的。那个妇女沮丧而胆怯地缩了回去。尤索林加快步伐，几乎是跑着走开了。在夜晚一切都是如此可怕。他想到如果基督有灵，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遍，他的感觉一定与精神病医生穿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过满是精神病患者病房的感觉一样，也与被窃的人穿过满是窃贼的牢房的感觉一样。令人不开心的事情是看到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男人在另一个角落里，正在对一个小孩粗暴地进行毒打，周围呆立着一群大人，谁也不想出来干预。尤索林感到一阵恶心，犹豫徘徊。他确信不久前曾亲眼目睹过同样可怕的情景。是记忆出现错误了吗？这种不幸的巧合使他震惊，他感到又疑惑又害怕。他在前一条街上看到的情景与这一模一样，虽然其中细节似乎根本不一样。究竟这世上发生了什么事？是否有个矮胖女人站出来，请求这个男人不要再打呢？男人会举起手来打她吗？她会后退吗？每个人都动也没动。孩子不断地啼哭着，似乎是已受尽委屈。男人仍用巴掌响亮地狠狠打他的头，他被打倒在地，又突然使劲将他拉了起来，预备再打倒他。那群大人都紧绷着脸，哆哆嗦嗦地默不作声，似乎没有一个真正关心这个被打得发呆的孩子，愿意挺身而出来对此进行干涉。一个不过九岁的孩子。一个邋遢的女人正用一条肮脏的餐巾捂住脸在偷偷地呜咽着。孩子面黄肌瘦，头发很长。从两只耳朵里流出鲜红的血液来。尤索林急忙穿过宽阔的马路，远离这令人害怕的景象，却发现自己踩着了地上一些牙齿。在被雨水淋得闪闪发亮的人行道上，这些牙齿散落着一洼洼的血迹旁边。使道路泥泞的雨点打着每一个象尖指甲的牙齿。到处都是被打断的散落的臼齿和门牙。他踮着脚从这片荒芜的废墟绕了过去，走近一个门前，门里有个士兵手里拿着一块湿透的手帕捂住嘴在哭泣。他简直直不大起身子，所以另外两个士兵把他搀扶起来，在焦急地等待救护车的到来。救护车最后终于点着琥珀色的雾翳灯咣咣咣咣地开了过来，却又从他们身边开了过去，因为前一个街口一个夹着书本的意大利公民和一群拿着手铐和警棍的便衣警察发生了急执。这个皮肤黝黑的公民吓得脸色苍白，不断地喊叫着，挣扎着。当许多高个儿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和腿抓住，把他举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象蝙蝠拍打翅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样，紧张而绝望地颤抖着。他所有的书都被扔在了地上。警察把他带到救护车后面，从开着的车门外向车里推进去，他用激动得结结巴巴的大喊大叫“救命！警察！救命！警察！”车门被关上拴住了。救护车飞速开走了。警察就在他周围，这人竟惊恐万状、荒谬可笑地向警察喊救命，这岂不纯粹是个嘲弄！对这种白费力气、荒诞不经的呼救，尤索林不禁苦笑了一下，后来一想又惊讶地感觉到这些话如此含混不清。最后，他惊奇地意识到，这些话也许不是向警察呼救，而是一个命中注定要死的朋友从坟墓里发出的英勇警告。他警告不是佩带警棍和手枪的警察的人们以及其他一伙佩带警棍和手枪的警察，要他们支持他。“救命！警察！”那人喊叫。他可能是大声喊叫，好让其他人知道危险已经存在。尤索林想到这点，赶紧小心翼翼地将警察避开，差一点踩在一个身躯粗壮的四十岁女人的脚上而绊倒。这个女人正匆匆忙忙地从十字街口穿过，时时以奸邪、恶毒的眼光回头看看她后面一个年约八十、脚踝上缠着厚厚的绷带、步履蹒跚的老太婆。老太婆一面上气不接下气追赶不上，一面在忧虑不安地自言自语。那幕景象的性质可无怀疑：它是一场追逐。前一个女人已经顺利地走到宽阔的马路中间，后一个女人连马路边还没有走到。前者带着卑鄙的、幸灾乐祸的微笑回头看看那步履艰难的老太婆，那种神态确是恶劣的、忧郁的。尤索林知道，只要这位可怜的老太婆喊一声，他马上就会跑上前去对她进行帮助，只要她痛苦地尖叫一声让他帮忙，他就会跑上前去把那个结实的女人抓住，把她交给附近的那伙警察。但是老太婆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就走了过去，仍在极端悲痛中低声自言自语。第一个女人没过一会儿便已在茫茫黑暗之中消失了，留下那老太婆孤立无援地在大路中间站着，茫茫然独自一个，不知该走哪条路是好。因为尤索林没有给予她任何帮助，将视线转了开去，羞愧地匆匆走开了。在他失望地溜走时，他感到有点愧疚，不时偷偷地回头看看老太婆，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惟恐她跟随在他后面。这时候，他很庆幸稀稀疏疏下着蒙蒙细雨，路上没有灯光黑漆漆的，这使他可以有个藏身之所。一群群人，成群成群的警察——除了英国以外，一切都被成群成群的警察控制着。到处都由佩带警棍的警察统治着。

尤索林的外衣衣领和肩部全都湿乎乎的。他的袜子也是又阴冷潮湿。前面一盏路灯因为灯炮被打碎而熄灭了。房屋和面貌不清的人影毫无声响地从他身旁掠过，好象不可避免地在汹涌澎湃、漫无边际的浪涛上漂浮过去似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僧侣走了过去，把他的脸完全藏在粗糙的灰色僧袍头巾里，甚至看不到眼睛。他一阵践踏在泥水上的均匀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担心又是一个光脚丫的男孩。一个面色苍白、憔悴、忧郁，穿着黑雨衣的男子从他身旁掠过。在这个人面颊上有一个星状的伤痕，一边太阳穴上有一块光滑的地方凹陷进去，有鸡蛋般大，可能是手术切除后留下的。一个年轻女人脚上穿着一双咯吱咯吱作响的草鞋，一道烧伤后留下的难看的粉红、斑驳的伤痕把她的整个脸型损毁了。这道刚脱痂的伤痕从她颈子上皱皱巴巴地延伸出去，一直延伸到她的两颊，在她眼睛上面穿了过去。尤索林浑身发抖，简直不能再去看她。没有人会爱上她的。他感到沮丧起来，渴望能和一个他可以爱护的姑娘在一起睡一觉，并且希望他能被给予安慰，给他刺激，使他安然睡去。一伙拿着警棍的警察正在皮亚诺扎岛上等着他。所有的姑娘都走掉了。伯爵夫人和她的儿媳妇都已经无法将她的兴趣引起来。他已经年纪太大，不能再玩乐了，再说，他也没有时间。露西安娜走了，没准已经死了，即使没死，那么也快要死掉了。阿费的那个丰满的臭女人也和她那只肮脏的宝石戒指一起不见了。达克特护士因为他感到难堪，因为他拒绝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这样会使谣言流传开去。他认识的这附近惟一的姑娘，就是军官公寓里那个长相一般的女佣人，没有一个男人曾经和她上过床。她的名字叫米恰拉，但是男人们以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耳动听的声调用一些污秽的词句骂她。她象个孩子一样高兴地咯咯直笑，因为她根本听不懂，以为他们在奉承她，和她开开无关紧要的玩笑呢。他们做的一切撒野的事情都使她看了感到由衷的高兴。她是个生性活泼、思想单纯、办事勤快的女人，不会看书，只会勉强地把本人的名字写出来。她的平直的头发颜色象腐烂的麦秸，她肤色灰黄，两眼近视。男人们没有一个和她睡过觉，因为他们都不想和她上床，只有阿费一人例外。就在那天晚上他把她奸污了，然后用手捂住她的嘴，将她关在衣橱里达2小时，直到宵禁的汽笛响了为止。这时她如果走到外面就属于违法。

他接着把她扔出窗外。当尤索林到达时，她的尸体还躺在人行道上。他有礼貌地从那一圈肃穆、提着昏暗的提灯的邻居们中间挤了过来。他们从他身旁往后退时，全凶狠地盯着他，还沉痛地指指二楼的窗户，彼此私下议论，严厉地斥责。一看到那具支离破碎的尸体那种可怜巴巴、血肉模糊的不祥景象，尤索林被吓得心怦怦乱跳。他一下子钻进门厅，冲到了楼上的房间里，看到阿费正不安地走来走去，脸上带着一种虚假的、略微有些不大自然的笑容。他有些漫不经心地摆弄着他的烟斗，同时向尤索林担保最终会没事的。没有什么事要担心受惊的。

他解释说：“我就强奸了她一次。”

尤索林大吃一惊。“但是她把她杀了，阿费，你把她杀了！”

“哦！在我把她强奸了以后，我非这样干不可，”阿费用最谦卑的态度说。“我不可以让她去别处说我们的坏话，对吗？”

“那为什么你要去碰她呢？你这个蠢笨的畜生！”尤索林叫了起来。“你要找妓女，为什么不到外面街上去找一个来？在城里这种妓女到处都有。”

“哦，不，我可不这样，”阿费夸口说。“我从不在这样的事上花钱。”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阿费，你疯了吗？”尤索林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了。“你杀了一个姑娘。他们要抓你去坐牢的！”

“哦，不会，”阿费强笑着回答。“不会抓我的。他们不会抓老好人阿费去坐牢的。不会因为杀了她就把我抓去。”

“但是你把她从窗户扔出去了。她的尸体还在街上躺着呢！”

“她无权利呆在那儿，”阿费回答说。“现在已经实行宵禁啦。”

“傻瓜！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吗？”尤索林想抓住阿费吃得胖胖的象毛虫一样柔软的臂膀，叫他想明白。“你杀了一个人。他们很快就会送你进监狱的。也许还会把你绞死呢。”

阿费高兴地窃笑着回答，“哦，我想他们不会这样做的。”虽然慢慢地紧张起来。他的短短的手指在摸索烟斗时，不自觉地把烟灰撒落出来。“不可能的，长一长官。不可能这样对待老好人阿费的。”他又笑起来。“她仅仅是个女佣人而已。现在每天许多人都在死去，我想他们不会为一个可怜的意大利女用人大动干戈的。你说对吗？”

尤索林几乎高兴地叫起来。“你听！”他竖起耳朵，看着阿费的吓得煞白的脸色，因为这时远处响起了警笛，是警笛。霎那间，声音越来越高，变成尖锐、刺耳、连续不断、压倒了一切声音地，似乎要冲到房间里来，把他们团团围住。“阿费，他们来抓你了，”他怀着极大的同情说，他的叫声盖过了嘈杂声。“他们要把你抓走了，阿费，明白吗？你不能杀了人之后而轻易地逃脱而不受制裁，即使她只不过是个穷苦的女佣人。你知道吗？你明白吗？”

“哦，不会，”阿费强作欢笑地坚持说。“他们不是来抓我的，不会把老好人阿费抓走的。”

突然间他就像生病了一样。他瑟瑟发抖、精神恍惚地跌倒在椅子上，又短又粗、肌肉松弛的手在膝盖上不断地颤抖。汽车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一声在门外停了下来。立刻从窗户射进了车灯的光。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警笛刺耳地叫了起来。接着，传来了粗暴的人声。阿费被吓得脸色都发青了。他机械地摇着头，脸上带着一丝奇怪的、勉强的笑容，以沉重、单调的口吻有气无力地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他们不会把我抓走的，不会把老好人阿费抓走的，不会的，长，长官。甚至当奔上楼梯的沉重脚步声咚咚的传到了楼梯口，接着有人用拳头使劲在门上敲打了四下，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时，他还竭力使自己相信不是来抓他的。房门打开了，两个身材魁梧、态度粗暴的宪兵迅速地走进房来。他们目光冷酷，严肃地绷着脸，饱满的下颌显得十分坚强果断。他们迈着大步从房间穿过，把尤索林逮捕了。

他们逮捕了尤索林，因为他没有通往罗马的证件。

接着，他们向阿费道歉，由于他们给他带来了麻烦，然后用铁钳似的手指紧紧地抓住尤索林的双臂，将他夹在当中从而把他带走。在走下楼梯时，他们一句话都没对他说。外面有两个身材更为高大、戴着白色硬边钢盔、拿着警棍的宪兵，站在一辆紧闭着车门的汽车旁边等候着。他们押着尤索林坐上了汽车后座，汽车轰响着在细雨浓雾中穿行，一直开到了警察局。宪兵们把他关在一间四面都是石墙的牢房里过夜。天蒙蒙亮时，他们把木桶拿给他让他方便，然后又用警车把他送往飞机场，那儿有两个手持警棍，身材更为高大的宪兵，戴着白色钢盔守在一架运输机旁。他们到达时，飞机的引擎已开始转动，从圆柱形的绿色整流罩中渗出一些水汽来，凝结成水珠在颤动着。宪兵们相互没有人讲话，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尤索林以前从未见过有人的面孔如此呆板。飞机飞往皮亚诺扎岛。在飞机降落的跑道上另外两个沉默的宪兵等待着。现在共有八个宪兵了。他们按军规什么也没说就列队分别上了两辆汽车。跑的飞快的汽车的车轮发出丝丝的响声。他们经过四个中队驻地，到了大队司令部大楼。那儿停车场上又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有两个宪兵在等候。于是一共十个体格健壮、身材高大、沉默无言、意志坚强的宪兵簇拥着他向大楼的门口走去。他们步伐一致，响亮地踏着煤渣地嘎吱嘎吱作响。尤索林感到走的速度越来越快。他开始十分恐惧了。这十个宪兵中每一个都身体特别强壮，一点力都不费就能把他一拳打死。他们只要用他们顽石般的宽阔坚硬的肩膀两面一挤，也可以叫他送命。他根本想不出救自己的办法。他们排成两队，挟着他向前快速地行进时，他都不知道是哪两个宪兵抓住他的胳膊。他们加快脚步，坚决并且十分有节奏地登上宽阔的大理石台阶。这时，尤索林感到自己两只脚好象离开了地面，随着他们在飞。另有两个脸上冰冷冷的宪兵在台阶上面等候着，以更快的脚步领着他们走到位于那个宽阔门厅上面的长长的楼厅里。当他们以更快的速度直奔卡思卡特上校的办公室时，他们在色彩暗淡的花砖地上前进的脚步声象是一阵急促的、可怕的鼓声，回荡在大楼空旷的中央。当他们带他走进上校，使他难逃一死时，尤索林因害怕两耳嗡嗡响。这时，科恩中校正舒适地靠坐在卡思卡特上校办公桌的一角上等候着。他带着温和的笑容呼呼向尤索林说：

“我们计划送你回去。”

## 第四十章 第二十二条军规

当然，有骗人的东西在这里面。

“你讲的是不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尤索林问。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科恩中校在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稍微傲慢地点了点头，把特别神气的大个儿宪兵赶走之后，愉快地回答。象往常一样，他在最能显示出对世事无所在乎的时候，总是流露出最轻松愉快的神情。他用双眼注视着尤索林，两眼在无边的方形眼镜后面放射出得意而狡诈的光芒。“说到头，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你不按命令执行多一些的飞行任务就遣送你回国，而让其他的人留在这儿，对吗？对于他们来说这根本不公平。”

“你讲得很有道理！”卡思卡特上校突然开口说，他象一只气喘吁吁的公牛似的粗野地反反复复地来回走着，一面愤怒地撇着嘴喘气。“我倒想把他的手脚绑起来，每次执行任务都把他扔在机舱里。这就是我的意见。”

科恩中校向卡恩卡特上校示意停止再说，然后微笑着对尤索林说道：“你要知道，你的行为实在令卡思卡特上校十分为难。”他轻率而愉快地说，好像这件事根本没有让他不开心。“军士们情绪低落，弟兄们不满，这都是你的过错。”

“这不是我的过错，而是你们的，”尤索林争辩说，“因为你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执行任务的次数予以增加。”

“你错了，这应是你的，因为你拒绝执行飞行任务，”科恩中校反驳。“以往弟兄们都特别愿意去执行我们所规定的飞行任务，因为他们想必须这样做。现在，你把希望给了他们，他们不开心了。因此，这一切责任都在你身上。”

“他难道不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吗？”卡思卡特上校很不高兴地问，他瞧都没瞧尤索林一下，继续来回踱步。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我认为他一定知道，”科恩中校回答。“这也许就是他拒绝执行飞行任务的缘故。”

“难道这对他而言没什么区别吗？”

“你明知现在战斗正在进行，就不会这么坚决地拒绝参加作战了，是吗？”科恩中校模仿着卡思卡特上校说话的口吻，严肃而挖苦地问。

“长官，不是这样的，我不会，”尤索林回答说，几乎也要对科恩中校笑起来了。

“我也担心是这样，”科恩中校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说，一面舒适地扣两只手的手指在一块，搁在他那光滑、宽阔、微带褐色并且发亮的秃顶上。“凭良心讲，我们的确没有对你不好，你说的是吗？我们每天都让你吃得如此饱，按时给你发饷。我们让你当上尉，给你发勋章。”

“我真不该提升他当上尉的，”卡思卡特上校十分怨恨地喊道。“那次去弗拉拉执行任务他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而且在目标上空还兜了两圈，当时我应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去。”

“我不叫你提升他，”科恩中校说，“可你就是不听我的话。”

“没有，你当时可没这个意思。相反，是你叫我提升他的，不是吗？”

“我不叫你提升他，可你根本听不进去。”

“要是我当时按你说的去做就没事了。”

“从来你就没按我的意思做过，”科恩中校很感兴趣地坚持说。“就因为这样，咱们今天才如此被动。”

“好吧，唉！不要再啰嗦了，成吗？”卡思卡特上校把两手深深地插进口袋，一点精神都没有地把身子转过去。“你别一个劲儿地指责我，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咱们现在该拿他怎么办？”

“看来咱们不得不把他送回国去。”科恩中校从卡思卡特上校这边转过身来得意洋洋地对着尤索林格格笑了起来。“尤索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你而言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准备送你回国。你知道，你本不应有此待遇，可这正是我愿意送你回国的原因之一。目前，既然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冒险来处置你的办法，我们只得送你回国去。这笔小交易我们已经计划好了。”

“什么样的交易？”尤索林有些疑惑地反过来问他。

科恩中校哈哈大笑地把头向后一仰。“嘿，是一笔非常卑鄙的交易，这可一点不含糊。实在令人恶心啊！不过你会很快就接受这笔交易的。”

“请你先不要那么自信。”

“我想你肯定不会拒绝的，即使这样做会使你臭名昭著。唔，有一件事要问你。你没有把你拒绝执行更多的任务这件事告诉任何一个弟兄吧？”

“没有，长官，”尤索林连忙回答。

科恩中校把头点了一下以表示赞同。“太漂亮啦。你这种撒谎的本领我十分欣赏。如果你有点宏图大志，你在世界上一定会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的。”

“他知不知道现在在打仗？”卡思卡特上校突然吼了一声，随后以一种十分不信任的模样对着他的烟嘴使劲吹了一下。

“我想他很清楚，”科恩中校尖刻地回答，“因为你刚才已经提醒他注意这一点了。”科恩中校站到尤索林的立场上把眉头皱了起来表示厌恶，乌黑的眼珠带着大胆、轻蔑而狡诈的神情闪动着。他用两手将卡思卡特上校桌子的边握住，抬起他那松蹋蹋的屁股，把两条短腿悬空晃荡着，鞋后跟轻轻地踢着橡木做的黄色桌板，深褐色的袜子没有吊带，紧簇到一起滑落在细瘦出奇且白皙的脚踝上。“你知道，尤索林，”他和蔼地沉思着，有一种似乎既嘲弄又诚恳的毫不在乎的神气流露了出来，“我确实有点儿佩服你。你是一个很讲道德的聪明人，采取了一个非常勇敢的立场。而我呢，我是一个聪明人，所以根本不讲任何道德，所以我

也就成了赏识你这种勇敢行动的理想人物。”

“现在正是紧急关头，”卡思卡特上校在办公室的另一头气呼呼地说，对科恩中校所说的话丝毫没有理睬。

“确实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候，”科恩中校平静地点头表示同意。“我们才刚把上级调换了。万一出现一种局面，使谢司科普夫将军或是佩克姆将军对我们有某些不友好看法，那我们可是无法承受。刚才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上校？”

“难道他没有一点爱国心吗？”

“你难道不想为你的祖国作战吗？”科恩中校模仿着卡思卡特上校的伪善、粗暴的声调问。“难道你不愿意为卡思卡特上校和我献出你的生命吗？”

听到科恩最后这句话，尤索林顿时惊讶地紧张起来。“你说什么？”他喊道。“对你们来说，祖国和你们有关系吗？你们和祖国完全是两回事。”

“你怎么能把祖国和我们分开呢？”科恩中校冷言冷语地反问。

“对啦，”卡思卡特上校着力地喊着说。“你要么拥护我们，要么反对我们。你没有别的出路了。”

“我想他已经讲得很明白了，”科恩中校又补充说。“你要么拥护我们，要么就是与你的祖国作对。事情一点也不复杂。”

“嗨，不，中校，你这一套对我不起作用。”

科恩中校并不动气。“坦白地说，我也不这么想，可是其他的人都会这么想的。事情就是这样。”

“你简直不配穿这身军装！”卡思卡特上校愤怒地狂吼着，象旋风似地转过身来，第一次面对着尤索林。“我倒很想知道凭什么你可以成为上尉。”

“是你提升他的，”科恩中校尽量不笑出来，用轻快的语调提醒他。“难道你忘了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唉，我真不该提升他。”

“我曾劝说你不要提升他，”科恩中校说，“可你就是不肯听。”

“哎呀，可不可以别再提起这件事？”卡思卡特上校喊道。他皱起眉头，怀疑地眯着两眼，狠毒地看着科恩中校，又在腰上的两只手全攥成了拳头。“你说，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我当然帮你，上校。我还能站到别的什么人一边去吗？”

“那么别总揭我的短，成吗？别再拿我开玩笑，成吗？”

“我永远支持你，上校。我是充满了爱国心的。”

“好，千万别忘记这一点。”卡思卡特上校还是没有完全放下心来，过了一会儿他才非常勉强地把身子转过来，两手搓着长长的烟嘴，又来回走了起来。他用一个大拇指点着尤索林。“咱们把他处置掉吧。我知道我应如何对付他。我真的想把他毙了。我就打算这样处置他。德里德尔将军就会这样处置他的。”

“但是德里德尔将军已经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科恩中校说，“所以我们恐怕不能枪毙他。”这时，卡思卡特上校和他之间的紧张气氛已经消失，科恩中校于是又感到轻松起来，又开始用脚轻轻地踢卡思卡特上校的桌子。他转向尤索林说：“因此，我们不会先把你杀了再送你回国。为这件事我们费尽心思，可我们最后还是商定了这个很糟糕的小计划：把你遣派归国，在你撇下来的那些朋友中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不满。你不愿意这样吗？”

“是个什么样的计划？我还不知道我是否喜欢。”

“我知道你会厌恶这个计划的，”科恩中校笑着说，又心满意足地把两手扣在一起抱着头顶。“它，你不会喜欢的。这计划确实令人讨厌，而且你的良心肯定会因此不安。不过你很快就会同意我们的计划的。我们的计划你是不会反对的，因为按照这一计划，用不了两周你就可以平安无事地回国，而且你除了同意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接受计划和上军事法庭两种选择。何去何



从，你看着办吧。”

尤索林鼻子里哼了一声。“中校，别唬我。你们不能说我在敌人面前开小差，因此也无法送我到军事法庭去。那样你们面子也很不好看，定我的罪你们大概也做不到。”

“但是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控告你擅离职守，把你送交军事法庭，因为你没有跑到罗马的通行证。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清楚，是你逼得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让你自由活动我们绝不允许，公然违抗上级的命令而不受到惩罚。这样一来，其他的弟兄也就全会拒绝执行飞行任务了。这样绝对不行，这一点你可以相信我。如果你不与我们达成这笔交易，我们就把你送交军事法庭，即使这样会惹出许多问题，即使这样对卡思卡特上校是个奇耻大辱，这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卡思卡特上校听到“耻辱”两字，吃了一惊，随即不加思索地恶狠狠地把他那镶有玛瑙的细长象牙烟嘴扔到了桌面上。“上帝！”他忽然大叫起来。“这只倒霉的烟嘴我算是恨透了！”从桌上反击起来的烟嘴撞到墙上，弹过窗台，滚到地上靠近卡思卡特上校脚边的地方才不动了。这位上校气冲冲地低下头瞪眼看着烟嘴。“我不知道它的好处在哪。”

“在佩克姆将军看来是你的荣誉，但是谢司科普夫将军看来却是你的耻辱，”科恩中校显出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对他说。

“那，我应该怎样做呢？”

“取悦于双方。”

“我怎样做才会使他们两方面都欢喜呢？他们两人是对头。我怎样才能既从佩克姆将军那里得到赞扬，又不冷落谢司科普夫将军？”

“靠检阅。”

“对，检阅。这是赢得谢司科普夫将军欢心的惟一方法。检阅，检阅。”卡思卡特上校愁眉不展地做了个鬼脸。“这些大将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他们简直令军人感到耻辱。如果象他们那样的人可以当将军，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当不上。”

“你将来一定会有机会的，”科恩中校毫无信心地安慰他说，说完转过脸去对着尤索林格格地笑笑。在他看到尤索林那怀疑、敌对的执拗表情时，他愈发蔑视耻笑他。“现在，你该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吧。这位上校想当将军，而我想当上校。我们为什么非把你送回国不可，就是这个道理。”

“他为什么想当将军？”

“为什么？我想和我想成为上校的原因完全一样。我们还有其他好干的吗？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向上走。将军比上校高，上校又比中校高。因此高升是我们俩的梦想。而且尤索林你应该清楚，我们两人都渴望高升，这对你来说也是件幸运的事。你选择这样一个时机是最佳之选。这一因素我想你大概考虑到了。”

“我什么也没考虑，”尤索林反驳。

“是的，我确实很喜欢你这种撒谎的方式，”科恩中校对他说。“当你听到你所在大队的指挥官被提升为将军，你所在的大队每个人平均完成的战斗任务比任何其他的大队都多，为此难道你没有觉得骄傲吗？你难道不想得到更多的荣誉和更多的嘉奖令以赢得空军勋章吗？你的军人精神到哪里去了呢？你难道不想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来为这个伟大的时代作出进一步的贡献吗？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作个肯定的回答吧。”

“我不会的。”

“如果答案是这样，那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走这一步了啦——”科恩中校一点怨气也没有地说道。

“他自己应该为此感到羞愧！”

“——我们必须送你回国。但有几件小事你得先为我们做了，并且——”

“什么事情？”尤索林倔强好斗而又疑虑不安地打断了他的

话。

“噢，小事情，一点不重要。真的。这次我们与你做的是一笔十分慷慨的交易。我们就要颁令送你归国——真的，我们想这样干——而作为报答，你得做的只不过是……”

“要我做什么事？得做什么事？”

科恩中校简慢地笑了笑说：“要你喜欢我们。”

尤索林吃了一惊眨着眼问道：“喜欢你们？”

“是的，要你喜欢我们。”

“要我喜欢你们？”

“对，”科恩中校点点头说，他对尤索林这副不知所措坦率的不胜惊讶的神态感到无比高兴。“喜欢我们，做我们其中的一员，做我们的伙伴。无论是这里还是回国，多替我们说点好话，做我们的一个伙伴。你瞧，这样的要求不算过分吧，是吗？”

“你们只要我喜欢你们？就这么简单吗？”

“是的，仅仅如此。”

“仅仅如此吗？”

“只要求你发自内心的喜欢我们。”

尤索林十分吃惊地发现科恩中校讲的是实话，简直想放声大笑。“那也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嘲笑地说。

“哦，与你想象中的这恐怕容易得多，”科恩中校也嘲弄地回敬他这么一句。尤索林那句带刺的话没有使他感到沮丧。“一等你喜欢我们，你就会惊奇地发现喜欢我们是件多么容易的事。”科恩中校提了提他系得不紧的、宽大的裤腰。那把他的两颊和下巴分开的深深的纹路，因为他那应该诅咒的嘲笑而又变得弯了起来。“尤索林，你瞧，我们会为你安排幸福的生活。我们升你为上校，甚至还要给你另一枚勋章。弗卢姆上尉早打算写几篇精彩的新闻报导，把你在弗拉拉上空的英雄事迹夸赞一番，你自己部队的持久、深厚的忠诚，以及你献身职责的崇高精神。顺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提一下，这些话都是那几篇颂扬你的文稿里的原话。我们要赞美你，作为一个英雄把你送回国去，说五角大楼为了向外宣传和鼓舞士气而召你回国。你的生活会象个百万富翁的那样。人人都会捧你。把你当作一个大人物。他们将会为你举行检阅，请你发表演说募款购买战争公债。假如你做了我们的伙伴，无穷无尽的荣华将围绕着你。这不是挺美妙吗？”

尤索林发觉自己正一心一意地听着这一番迷人的详细解释。“我可不一定想发表演讲。”

“那咱们就不说演说啦。重要的是，你对这儿的人所讲的话。”科恩中校不再笑了，他诚挚地倾身向前。“我们送你回国的事不想让大队里的任何弟兄知道，就因为你拒绝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我们也不想让佩克姆将军或是谢司科普夫将军听到什么风言风语，说我们之间有摩擦之类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跟你结成不分彼此的伙伴。”

“那么，假如有人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执行更多的任务，我对他们怎么说呢？”

“你就说有人偷偷地向你透露你就要被遣送回国了，因此你不愿意为了一两次飞行任务再冒生命危险。原因只是同伴之间的一点摩擦。”

“那些人会相信吗？”

“等他们瞧见我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等他们瞧见那些新闻稿，读到你对卡思卡特上校和我讲的那些奉承话时，他们就没有理由怀疑了。对这些弟兄们你可以放心。你走了以后，他们也就容易控制和管束了。就因为你在这儿，他们才有可能找麻烦。你知道，一只坏苹果会弄坏其余的苹果的，”科恩中校用讽刺的口吻有意结束了他的话。“你知道——这办法真是妙极了——他们受你离开的鼓励还可能会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

“那么，如果回国后我诅咒你们，又会怎么样呢？”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在你接受了我们的提拔、吹捧和勋章以后吗？傻子才会相信你，陆军部也不会允许你这样做。再说，你倒说说看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你记住将要成为我们的伙伴。你将会过奢华、富裕的生活，而且酬劳和特权将滚滚而来。如果仅仅为了仁义道德而抛弃这一切，那就是傻瓜，可你并不是傻瓜。这交易相当好，不是吗？”

“我不知道。”

“你只有这两条路可选。”

“如此一说，我就对中队里的弟兄们耍弄了一个十分卑劣的手段，是吗？”

“是卑劣，”科恩中校和蔼地表示同意，一面以一种偷偷高兴的眼光耐心地望着尤索林，等待他的反应。

“管他娘的！”尤索林大声嚷起来。“假如他们不打算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那他们就跟我一齐站起来进行斗争，对吗？”

“完全正确，”科恩中校说。

“为了他们我不必用生命冒险，是吗？”

“当然没有必要。”

尤索林咧开嘴嘻嘻一笑，终于下定决心。“这交易的确不错，”他十分高兴地说。

“好极了，”科恩中校说，但没有露出尤索林原来指望的那份热诚。他滑下卡思卡特上校的办公桌，站到了地板上，先伸手把衬裤的档部和裤子拉平，然后才伸出一只无力的手和尤索林握握手。“现在我代表我们大家欢迎你加入。”

“中校，很谢谢你。我——”

“约翰，叫我布莱基。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是呀，布莱基。我的朋友们都称我尤—尤。布莱基，我——”

“他的朋友们都叫尤索林尤—尤，”科恩中校大声地对卡思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特上校说。“尤——尤做得非常正确，你为什么不向他祝贺呢？”

“你跨出这一步的确是异常明智的，尤——尤，”卡思卡特上校说着，热情而又笨拙地用劲握了一下尤索林的手。

“上校，谢谢你。我——”

“叫他查克，”科恩中校说。

“对，叫我查克，”卡思卡特上校尴尬而亲切地哈哈一笑说。

“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对，查克。”

“高高兴兴地退场吧，”科恩中校边说边搭手在他们两人的肩膀上，三个人向门口一起走去。

“尤——尤，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吃晚饭吧！”卡思卡特上校热忱地邀请他。“今天晚上在队食堂里怎么样。”

“长官，我非常乐意。”

“不，你应该叫查克，”科恩中校用责备的口气纠正他。

“对不起，布莱基。查克，我不习惯这么叫。”

“伙计，这没什么。”

“伙计，是啊。”

“谢谢你，伙计。”

“不必客气，伙计。”

“再会，我的伙计。”

尤索林告别他的新伙伴后，走出了办公室，在楼厅走道上漫起步来。等到只有他自己的时候，他高兴得几乎要唱起来了。他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国了：他赢得了胜利，他的反抗已获成功，他已没什么事了，而且他也没有干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他趾高气场、扬扬得意地向楼梯走去。一个穿着绿色军装的士兵向他敬礼。尤索林愉快地向他回了一个礼，奇怪地看着那个士兵。真怪，怎么看上去这个兵好面熟。尤索林回礼时，穿绿色军装的士兵突然间变成了奈特雷的妓女，拿着一把骨柄的切菜刀用力朝他

砍来，他举起的那只手臂下面的肋部被一刀砍中。尤索林尖叫了一声，倒在地上。当他发觉那女人又一次举起菜刀向他砍下来时，他十分惊恐地闭起了眼睛。等到卡思特上校和科恩上校从办公室里冲出来吓跑那个女人，救出他的性命时，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 第四十一章 斯诺登

“开刀，”一位医生对另一位医生说。

“就你主刀吧，”另一位医生说。

“不开刀，”尤索林异常笨拙地说。

“你别胡说八道，”一位医生抱怨说。“吵得连别人都听见了。我们还怎么动手术啊？”

“他不需要动手术，”另一位医生抱怨说。“那仅仅是个小伤口。我们只要消毒止血，再缝几针就行了。”

“但我一直没机会动手术。哪一把是解剖刀？这把是解剖刀吗？”

“不，那把才是解剖刀。好，假如你想主刀的话就来吧。切开。”

“是这样切吗？”

“笨蛋！不是这里。”

“不是切！”尤索林神志刚清醒一些，看到两个陌生人正准备把他切开，连忙喊道。

“你这样喊别人都听到了，”头一位医生讥讽地抱怨说。“我给他开刀时，他就这么嘴一下也不停吗？”

“得等我收下他之后你们再开刀，”一位办事员说。

“你必须等我帮他办好手续之后，才能收下他，”一位胖上校粗鲁地说。他留着口髭，脸盘又大又红，他把他那张胖脸贴近尤索林，象一只大平煎锅的锅底那样散发着灼人的热气。“你是在哪儿出生的呀？”

这个态度粗暴的胖上校让尤索林记起审讯随军牧师、并发现他有罪的那个态度粗暴的胖上校。尤索林迷迷糊糊地望着他。空气中洋溢着使人发腻的酒精和甲醛的气味。



“在战场上，”尤索林回答说。

“不，不，我是问哪一个洲是你的出生地？”

“在清白无辜的情况下。”

“不，不，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让我来试试，”一个面孔瘦削，眼神刻毒，两眼凹陷，嘴唇又刁又薄的人自告奋勇说。“你是聪明人还是什么？”他问尤索林。

“他神志不清，”一个医生说。“为什么你不允许我们带他进去做手术呢？”

“如果他神志不清，还不如就让他在这儿。他可能会说出什么证明他犯罪的话来。”

“但是他现在流血不止。你没看见吗？他可能会死的。”

“对这狗东西来说死正合适！”

“那对这个狗崽子才活该，”态度粗暴的上校说道。“约翰，好吧，你该说话了。快说实情。”

“别人都称我尤－尤。”

“尤－尤，你得与我们合作。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希望你相信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会伤害你，会帮助你。”

“让我们把大拇指伸进他的伤口，挖它一下，”那个面孔瘦削的人建议说。

尤索林闭上两眼，期待着他们认为他昏了过去。

“他昏过去了，”他听见一个医生说。“我们可否现在赶紧给他治疗一下。否则他有死的危险。”

“好吧，带他进去。我希望这个狗崽子死了才好呢。”

“你得等我收下他，才可以为他治疗。”

当那个办事员翻开帐本为他办理入院手续时，尤索林闭着眼睛装死。接着他们把他慢慢地推到一间又黑又闷的房间里，大量可以随任摆动的聚光灯挂在房间上，这里酒精和甲醛的气味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浓。沁人肺腑的香味熏得人有些困倦。他还闻到乙醚的味道，听到玻璃杯的撞击声。他听着那两个医生沙哑的呼吸声，心里偷着乐。他高兴的是，他们都认为他失去了知觉，不知道他正在偷听。他一直觉得他们很傻。后来有个医生说：

“好，你看我们是否应该救他？如果我们这样做，他们或许会恨我们的。”

“让我们开始吧，”另一个医生说，“我们先切开他，彻底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总是嚷嚷他的肝脏不好。现在透视，果然，他的肝看起来不大。”

“你这笨瓜，那是胰腺。这才是他的肝脏。”

“不，你错了。这是他的心脏。我敢跟你赌一个镍币，这是他的肝脏。我一定开刀把它找出来。我是不是应该先洗手呢？”

“你们不要给我动手术，”尤索林边说边准备睁开眼睛想坐起来。

“吵得别人都听见了，”一个医生气冲冲地骂道。“我们应该让他不能说话？”

“给他全身麻醉他就老实了。乙醚就在这里。”

“我不要麻醉全身，”尤索林说。

“吵得连别人都听见了，”一个医生听到他的声音后说。

“麻醉他让他昏迷不醒。那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他们给尤索林作了全身麻醉，让他昏迷不醒。他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单人房间里，浑身都散发着乙醚的气味。他感到口渴的很。科恩中校坐在他的床前，穿着那套宽大的草绿色呢军裤和军衣，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等着，他那棕色的，双颊上长满胡子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他用两只手掌轻轻地擦着自己的秃头顶。尤索林醒来时，他俯下身子格格笑着，用十分友好地对他保证说，只要尤索林还活着，他们之间的那笔交易就继续有效。尤索林一阵恶心，吐了一地。听到他喉咙里一响，科恩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中校马上闪身跳开。尤索林心想，这样看来黑暗中似乎确实总存在着一线光明。这时他突然感到有些憋气，又昏了过去。忽然间，他被一只手指很尖的手粗暴地摇醒了。他睁开眼睛，翻过身来，看见一个面容猥琐的陌生人翘起嘴唇，轻蔑地瞪着他得意洋洋地说：

“老弟，我们抓到了你的好朋友啦。我们抓到了你的好朋友啦。”

尤索林感到一阵虚，一阵冷，浑身冒汗。

“谁是我的好朋友？”当他看到牧师坐在科恩中校原来坐着的地方时，这么问。

“也许我是你的好朋友，”牧师回答。

但是尤索林闭了眼没听见他的话。有人给他递来了水，让他呷了一口，静悄悄地走开了。他睡了一觉，醒来时觉得十分舒服，转过头正要向牧师打招呼，却发现坐在那里的不是牧师，是阿费。尤索林本能地叹了口气。当阿费哈哈笑着问他感到如何时，尤索林很生气地绷着脸。他问阿费为何没有呆在牢里，弄得阿费摸不着头脑。尤索林闭上眼睛想把他弄走。当他睁开眼睛时，阿费已经走了，牧师又坐在那里。他一看见牧师咧着嘴笑，也就大笑起来，而且问牧师为什么这么高兴。

“我为你高兴，”牧师坦率而快活地说。“我在大队部听说你受了重伤，如果你没死，就遣送你回国。科恩中校说你很危险。可是我刚从一位大夫那里听说，你的伤并不严重，一两天内大概就可以出院了。你一点危险也没有。这真是幸运哩。”

尤索林听了牧师告诉他的消息以后，放下心来。“这确实挺好。”

“不错，”牧师说，双颊上泛起了一阵调皮而愉快的红晕。“不错，这十分好。”

尤索林回忆起牧师和自己的第一次谈话，不禁大笑起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知道，在医院里我第一次遇到你。现在，我又住院了。同样这回我见到你也是在医院里。你总呆在这儿？”

牧师耸了耸肩。“我一直忙着做祷告，”他坦白说。“我尽可能待在帐篷里不出来。我每回祷告都祈求惠特科姆中士离开这个地区，这样他就不会逮住我了。”

“那有效吗？”

“这样我可因此分散一些心神，不至于那么苦恼，”牧师又耸耸肩膀回答。“而且也让我不再没有事情可做。”

“噢，那就好，是吧？”

“是的，”牧师热情地赞同说，好像这个主意他从未想到过。“是的，我想这样是很好的。”他带着忐忑不安的焦虑神色激动地俯身向前。“你在这里，尤索林，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有没有什么要我给你拿来的？”

尤索林高兴地逗他说，“象口香糖、玩具或是糖果吗？”

牧师有些害羞，涨红了脸笑了，然后变得一本正经。“也许象书籍，或是其他之类东西。我希望能做点事让你高兴。尤索林，你知道，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你们以我为骄傲？”

“是的，当然喽。幸有你冒险，那么纳粹刺客才被挡住。这种行为是特别崇高的。”

“哪个纳粹刺客？”

“就是上这里来暗杀科恩上校和卡思卡特上校的那个人。你救了他们。你和他在楼厅上搏斗时，你差点被他刺死。你活着真是件幸事！”

尤索林听明白了牧师在说些什么之后，讥讽地窃笑起来。  
“那不是纳粹刺客。”

“肯定是。科恩中校这么说来着。”

“那人是奈特雷的相好。她是针对我来的，不是找卡思卡特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上校和科恩中校的。自从她从我这里知道奈特雷的死讯以后，她就总想干掉我。”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牧师一脸变地灰白，显出十分疑惑的样子反驳说。“他逃走的时候，科恩上校和卡思卡特上校两人都看见他的嘛。官方的报告说，你拦住了一个纳粹刺客，使他们没有受到伤害。”

“那些官方报导是胡扯，”尤索林简慢地向他提出。“那是这笔交易中的一部分。”

“这笔交易，什么交易？”

“科恩和卡思卡特跟我做的那笔交易。如果我逢人就说他们好话，对他们让其余士兵执行更多飞行任务不加指责，我会被他们当个大英雄送回国去。”

牧师吃惊地，从椅子上半抬起身来。他惊慌地表示不满，大肆批评起来。“这可是太恐怖了！这是一桩可耻的、卑鄙的交易，是吗？”

“丑恶，”尤索林靠后脑勺在枕头上，呆呆地注视着天花板说。“我想我们用‘丑恶’这个字眼一点也不过分。”

“为什么你要答应他们呢？”

“如果我不答应，我就得受军事法庭审判，牧师。”

“噢，”牧师用手背捂着嘴叫道，显得特别同情。他又不安地坐了下来。“我真不该说刚才那些话。”

“他们会把我与一帮罪犯关在牢里。”

“当然啦。那么，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牧师自己点点头，好象他决定着这场争论似的，接着便陷入了令人发窘的沉寂。

“别担心，”过了一小段时间尤索林苦笑着说。“我没想那么干。”

“但是你不得不那样做，”牧师坚持着，关心地俯身向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真的，尤索林你只得那么做。我没有权来影响你。我没有资格说什么。”

“是的，你的确无权影响我。”尤索林用力翻过去侧身躺着。他摇摇头，显出相当正经的样子嘲笑说。“上帝啊！牧师！你能把那想象成罪孽吗？卡思卡特上校的命竟是我救的！那么大的罪行决不能记在我的档案里。”

牧师异常小心地又回到这个话题上。“那你需要我如何帮你呢？我不能看着你被他们关进牢里。”

“我要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也许我真的会开小差，让他们抓我。我想他们可能会那样做。”

“他们就会把你关进牢里。可你不想这样做。”

“那么，恐怕我不得不继续执行飞行任务，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总有些人会幸存下来。”

“可是那时你恐怕已不在人世了。”

“那我大概就不再执行飞行任务了。”

“那样你该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你让他们打发你回国吗？”

“我不知道。屋子外面是不是很热？这里非常暖和。”

“不，外面很冷，”牧师说。

“你知道，”尤索林想来说，“特别奇怪——也许是我梦见的。我觉得这里似乎来这一个陌生人，他对我说，我的好朋友被他抓到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想象出来的。”

“我想这或许不是想象，”牧师告诉他说。“我先前来的时候，你就开始给我讲过他了。”

“那么，那他真的说了那些吗？他说，‘我们抓到了你的好朋友，老弟。我们抓到了你的好朋友。’我从来没看见过他那副凶巴巴的样子。我的好朋友是哪一位。”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我倒乐意认为我是你的好朋友，尤索林，”牧师谦卑而诚恳地说。“我确实是被他们找来的。他们有我的号码，而且还监视着我，他们要在什么地方抓我，就可以在哪儿抓到我。上次我被他们问话时，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不，你不是他们说的人，”尤索林这样断定。“我想准是指一个象邓巴或奈特雷那样的人。你知道，是指一个在战场上牺牲的人，象奥尔、多布斯、克莱文杰、基德、萨普森，或者麦克沃特。”尤索林异常震惊地倒吸一口气，然后又摇摇头。“我终于明白了，”他嚷起来，“我所有的好朋友都被他们抓走了，不是吗？就剩下亨格利·乔和我自己了。”他看到牧师的脸色变得灰白，吓得哆嗦起来。“牧师，你怎么啦？”

“那个亨格利·乔早已不在人世了。”

“啊呀，上帝啊！是怎么死的？是战死的吗？”

“他是在睡梦中死去的。他们发现一只猫在他脸上。”

“他真是太可怜了，”尤索林说完就哭泣起来，他用肩膀挡着不让人看见他的眼泪。牧师走了，连再见也没说。尤索林吃了点东西又睡着了。半夜里，有个人摇醒了他。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猥琐、瘦削的男人，穿着一套病人的睡衣裤和浴衣，带着恐吓性的嘲弄和假笑的神色望着他。

“你的好朋友，老弟。我们抓到了你的好朋友。”

尤索林感到烦恼不安。“你这个该死的疯子，你究竟在说些什么？”他开始感到害怕，于是争辩着说。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老弟。你会明白的。”

尤索林猛然伸出一只手想去掐住那个摧残他的人的咽喉，可是那人一丝也没用力气地就从他手里溜开，奸诈地笑着走了。尤索林躺在那里不停地颤抖，心跳不停，冷汗出了一身。他不知道谁是他的好友。医院里漆黑一片，十分宁静。他没有手表，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时候时间。这时候，他完全清醒了。他知道自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通宵失眠、卧床不起的囚徒，漫漫长夜中期待着天明。从他两腿下面一阵寒颤直冒上来。他感到寒冷，于是想起了斯诺登。斯诺登并不是他的好朋友，只有点头之交。那次多布斯在对讲机里叫尤索林去救一下炮手，尤索林便从炸弹舱上面爬到尾舱，借着从侧面炮眼射进来的一圈刺目的黄色阳光看清了斯诺登的脸，发现他受了重伤快要冻死了。尤索林一眼瞥见那个可怕的场面，立刻感到恶心、反胃。他被吓得傻在那好一会儿，然后才匍匐穿过炸弹舱上面的爬行通道，用皱纹纸箱装着的密封的急救药箱就在那儿旁边。斯诺登两腿伸着仰卧在地板上，他仍然穿戴着笨重的防弹服、防弹头盔、救生衣和降落伞的背带。再过去一点那个昏迷不醒的小个子机尾炮手躺在那儿。斯诺登的伤口是在他大腿外侧。大小跟足球差不多还很深。他的工作服浸满了鲜血，血肉模糊掺在一起，根本分不清烂肉和碎衣片。

急救药箱里没有吗啡针，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止痛的药品，因此只得让斯诺登敞着伤口，痛到昏迷。有十二支吗啡针被人从药箱里偷走了，留下的是一张纸条，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一切对‘迈一明’联合公司有利的均有利于国家。迈洛·明德宾德。”尤索林咒骂了一声迈洛，向斯诺登那毫无血色的嘴唇里塞进两片阿斯匹灵，他却吞不下去了。尤索林赶紧给斯诺登的大腿包扎好上血带。因为在最初的忙乱中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更应该干的，只知道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行动，要不然自己也有危险。斯诺登沉着地默默地看着他。并没有发现动脉在出血，然而尤索林却假装一丝不苟地在做止血包扎，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止血带。他感到斯诺登呆滞的目光在注视着他，便装出一副十分镇定和内行的样子包扎着。没等包扎完毕，他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于是马上将血带松开，以免产生坏疽。这时他的头脑清醒了，他清楚自己应做些什么。他在急救药箱里到处乱翻，想找一把剪刀。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我冷。”斯诺登低声呻吟着。“我觉得很冷。”

“一会儿你就没问题了，小伙子，”尤索林笑着安慰他说。  
“一会儿你就会好。”

“我冷，”斯诺登又在呻吟。“我冷。”

“噢，噢，”尤索林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只好这样应了几声。“噢，噢。”

“我冷，”他用小孩般的声音小声说。“我冷。”

“噢，噢。噢，噢。”

因为害怕尤索林的动作反而更迅速了。他终于找到了一把剪刀，特别小心地把斯诺登的工作服从伤口处向上一直剪到胯骨的下面。他把那件厚工作服绕着大腿剪了一圈。当尤索林用剪刀剪衣服的时候，斯诺登苏醒过来，看了看他，又昏过去了。那个小个子机尾炮头转头到另一侧以便可以比较直接地看着尤索林。微弱的光芒从那毫无生气的眼睛中流露出来。尤索林有些不知所措，尽量不去看他。他沿着工作服的内侧裤缝又开始往下剪。终于露出了那个敞着的伤口——在那块纤维还在颤抖、抽搐的丑陋的肌肉下面，在流着血的地方，他看到的那是不是一根血肉模糊的骨头呢？——冒出来的血象屋檐上融化的雪水一样，沿不同路线嘀嘀嗒嗒地淌下来，又红又粘，边滴边凝固了。尤索林继续把工作服剪到底，把受伤大腿的长裤撕开。长裤啦哒一声掉在地上，卡其短衬裤的裤边露出来，有一侧染满了血，好象衬裤也渴望吸血似的。尤索林觉得斯诺登赤裸裸的大腿蜡黄得可怕，那一只白皙的小腿上长满了淡黄、鬈曲的汗毛，让人厌恶。这一切吓坏了尤索林。现在，他看到的伤口并没有足球那么大，但却有他手掌那么长，那么宽，深得看不太清，血肉模糊。血淋淋的抽搐着的肌肉象是生的牛肉糜。当尤索林看出斯诺登不会死时，他慢慢地放下心来。伤口里的血已经开始凝结，在飞机着陆之前只需要给他包扎一下，只需让他保持安静。从急救药箱里尤索林取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几包消炎粉。当他轻轻地推着斯诺登，想稍微侧一下他的身子，斯诺登颤抖了一下。

“你很痛吗？”

“我冷，”斯诺登呻吟道。“我冷。”

“噢，噢，”尤索林说。“噢，噢。”

“我冷，我冷。”

“噢，噢。噢，噢。”

“好痛，我大腿上的伤口，”斯诺登突然猛地一缩，十分可怜地叫起来。

尤索林又赶紧乱翻了一阵急救箱，想找到吗啡针，可只有一瓶阿斯匹灵和迈洛的纸条。他咒骂了一声迈洛，递给斯诺登两片阿斯匹灵，可是没有找到水。斯诺登微微摇摇头（微弱得差不多别人都意识不到），表示不吃那两片药。他脸色惨白。尤索林摘下斯诺登的防弹头盔了下来，让他的头靠在地板上。

“我冷，”斯诺登微闭双目呻吟着。“我冷。”

他嘴唇周围开始变青。吓坏了尤索林。他不知道是否应该把斯诺登的开伞拉绳松开，把盖降落伞的尼龙布盖在他身上。飞机里很暖和。这时，斯诺登竟然意外地抬眼朝上望望，会意地向他惨笑了一下，并且略略挪动了一下他的腰部，好露出伤口让他敷药。尤索林又有了信心，重新乐观地干了起来。在气潭里飞机颠簸得很厉害。突然尤索林意识到自己的降落伞留在机头那里，不禁吃了一惊。但是毫无办法。他把结白透明的药粉一口袋一口袋地倒进那个血红的椭圆形伤口里，直到伤口被埋没。接着他十分恐惧地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硬硬心肠，咬紧牙关，用光手去摸那堆挂了下来快要发干的烂肉，想把它塞到伤口里去。他迅速用棉花包住整个伤口盖住，之后立即缩回手。当他熬过这短短的一关之后，他激动地笑了。可怕的并不是亲手接触死肉，他还找借口一再用手指去抚摸伤口，以此来证明自己十分勇敢。

## 第二十二条军规

接着，尤索林把那块敷布用纱布包扎起来。当他第二次用绷带缠扎斯诺登大腿的时候，他才看见大腿内侧还有一个小洞。这就是一个圆圆的弹皮穿进去的洞，伤口边缘有皱纹，大小相当于两角五分银币，伤口四周发青，当中发黑，在那里血凝结起来了。尤索林在这个伤口上也洒了消炎粉，接着继续用绷带包扎斯诺登的腿，直到缠牢那块敷布。然后，他用剪刀把那卷纱布剪断，把纱布头塞到中间。他十分漂亮地打个方结把整个绷带缚紧。他知道我包扎得挺不错。于是蹲坐在自己脚跟上，感到很骄傲，一面把头上的汗擦掉，一面对斯诺登咧着嘴露出自然的、友好的笑容。

“我冷，”斯诺登仍旧呻吟说。“我冷，”

“一切都会好的，小伙子，”尤索林安抚他说，一面拍拍他的胳膊。“一切都包扎好了。”

虚弱的斯诺登摇摇头。“我冷，”他再一次说，两眼呆滞得象石头。“我冷。”

“噢，噢，”尤索林说，惊慌和怀疑涌上心头。“噢，噢。再忍一阵我们就要着陆了，丹尼卡医生就会来照顾你的。”

但是斯诺登仍然摇头，最后还特别困难地动了动下巴，示意叫人看他的腋窝。尤索林探身向前看了一下，发现一块颜色奇怪的污渍从斯诺登防弹衣的腋窝上渗出来。尤索林觉得自己的心停止了跳动，接着又猛然跳动起来，险些叫他窒息。斯诺登的伤是在防弹衣里面。尤索林连忙把斯诺登防弹衣的按扣解开，忍不住大喊。原来斯诺登的内脏滑落出来，弄得满地都是，粘乎乎的成了一堆，而且还在不停地滴嗒着血。一块三英寸多长的弹片从他手臂下面打进身体的一侧，一路穿过，然后又在另一侧的肋骨里弄了一个窟窿，带出了肚子里的东西。尤索林又一次一声尖叫，赶紧用双手捂着眼睛。他牙关吱吱嘎嘎吓得直打战。接着，他又勉强再看一下，一面看一面沉痛地想到：全是上帝赐予的，应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尽有——胃、肾、肺、肝、肋骨，还有斯诺登那天午饭吃的炖番茄。尤索林对炖番茄有反感，他转过身来，有些头晕，用手按着火辣辣的喉咙呕吐起来。他呕吐的时候，那个机尾炮手苏醒过来，看了看他，又昏迷过去。尤索林吐完之后，感到绝望、疲乏和痛苦，没有丝毫力气。他转过身，有气无力地看着呼吸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微弱，脸色越来越苍白的斯诺登，知道他无药可救了。

“我觉得冷，”斯诺登呻吟着说。“我觉得冷。”

“噢，噢，”尤索林用蚊子般的小声音机械地喃喃说。“噢，噢。”

尤索林也觉得冷，禁不住地颤抖起来。当他沮丧地低头望着斯诺登那一大摊流得满地都是的可怕的内脏时，鸡皮疙瘩起了满身。瞧着这些可怕的内脏，不难领会它的寓意。它意味着人是物质。你把他从窗口扔出去，他就会摔下。你点燃他，他就会燃烧。你埋了他，像其他垃圾一样他也会腐烂。一旦失去了灵魂，人就成了废物。斯诺登内脏的寓意正在于此。一切都看成熟了没有。

“我冷，”斯诺登又呻吟道。“我冷。”

“噢，噢，”尤索林说。“噢，噢。”他解开斯诺登的降落伞，在他身上盖上降落伞的白色尼龙布。

“我冷。”

“噢，噢。”

### 第四十二章 尤索林

“科恩中校说了，”丹比少校满意而拘谨地对尤索林微笑说，“我们之间的协议继续有效。所有的一切都非常顺利。”

“没这话，没有这回事。”

“哦，真的很顺利，是真的，”丹比少校好心地坚持说。“事实上，你真是运气，那个姑娘差点儿就把你杀了。这笔交易如此一来完全可以做成。”

“我与科恩中校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易。”

丹比少校兴高采烈的乐观主义情绪猛然间全没了，浑身上下一个劲儿地冒汗。“你与科恩中校是谈过一笔交易，是吗？”他迷惑而苦闷地问。“你们不是谈妥了吗？”

“我不愿意再干这件事了！”

“你们不是把一切都讲定了吗？你明明已经应允了。”

“我现在反悔啦。”

“嗨嗨，”丹比少校叹着气，掏出一块折得好好的白手帕，轻轻按了按他那满是皱纹的前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尤索林？他们向你提出的是一笔挺好的交易嘛！”

“我认为这是一笔龌龊卑鄙的交易，丹比。是一笔丑恶的交易。”

“嗨嗨，”丹比少校变得焦躁不安，用手把他那钢丝一样的乌黑头发抹了抹，他那一头又短又粗的鬈曲的头发这时已经完全汗水浸湿。“嗨嗨。”

“难道丹比你就不觉得那笔交易很丑恶吗？”

丹比少校沉思片刻只好表示同意说：“不错，是丑恶的。”他的两只突出的、滚圆滚圆的眼睛流露出了心烦意乱的神情。“既然你对它很讨厌，那你与他因何要达成这样一笔交易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是我一时软弱的结果，”尤索林自我解嘲、闷闷不乐地说了句俏皮话。“这是我在对自己进行自救。”

“那你现在不想了吗？”

“怎么不想，我就为这个才不愿意让他们再次把我派出去执行飞行任务。”

“那么让他们送你回国，就不会有危险了。”

“让他们因为我已经圆满地执行过五十次以上的飞行任务而送我回国，”尤索林说，“不是因为那个姑娘把我给捅了一刀，也不是因为我变得狗娘养的那么顽固。”

丹比少校戴着眼镜用烦恼而诚恳的神气使劲摇了摇头。“要是他们那么做的话，那他们须把每一个人都送回国去。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执行过五十次以上的飞行任务。卡思卡特上校要是突然想找如此多的生手来代替，肯定会引起上面来查问的。他这是自投罗网。”

“那是他的问题。”

“尤索林，不，不，不”丹比少校很关切地表示不同意。“是你的问题。因为假如你和他们之间无法使这笔交易达成，那么，等到你一离开医院，你立刻就要被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把拇指搁在鼻尖上的尤索林朝着丹比少校做了个轻蔑的手势，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他们送我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那才见鬼哩。别骗我，丹比。他们都没有胆量试。”

“他们为什么不会试呢？”丹比少校眨着眼睛惊愕地问。

“因为他们目前惟我命令是从。有个官方报告说，我给一个想谋害他们的纳粹刺客捅了一刀。如此的事情发生后再要把我送军事法庭审判，那他们可是蠢得没法再蠢了。”

“可是，尤索林！”丹比少校嚷道。“另外还有一个官方报告说，是在大搞黑市买卖的时候你给一个纯朴的姑娘捅了一刀的，还说你的黑市买卖跟向敌人出卖军事机密和破坏行为等有牵连。”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尤索林听了又是失望又是惊慌。“你说另外还有一个官方报告？”

“尤索林，他们可以随便准备官方报告，这样他们就可据具体情况有所选择了。你难道不知道这点吗？”

“我的天，”尤索林沮丧不堪地嘟囔说，脸上变得一点血色也没有。“我的天。”

丹比少校带着那种迫不及待为人服务的神气急急地说下去。“尤索林，你就按他们说的去做，让他们送你回国。这样对谁都没害处。”

“对卡思卡特、我和科恩来说是最有利，也许会对某人有害处。”

“对所有人都有利，”丹比少校坚持说。“这样一来，就根本没问题了。”

“对我们队里无辜地多执行一些飞行任务的弟兄们说来也最有利吗？”

丹比少校犹豫不安地转过脸去一刹那。“尤索林，”他回答，“卡思卡特上校被你逼得送你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证明你犯有他们控告你的全部罪行，那不会对任何人有好处的。你的一生就会毁在牢里啦。”

尤索林怀着异常心急的心情听丹比少校讲。“他们都指控我犯了哪些罪呢？”

“违背上级指令；在弗拉拉上空作战不力；拒不执行对敌作战的命令；还有不坚持岗位，擅自离位。”

尤索林正经八本地把两边腮帮吸了进去。“他们可以指控我这一大串罪名，是吗？在弗拉拉的战斗中，他们为表彰我，还给了我一枚勋章。他们现在有什么依据来指控说我作战不力呢？”

“阿费会发誓作证说，麦克沃特与你在报告中撒谎。”

“那个狗杂种竟这么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还会说你犯了这一系列的罪行。”丹比少校一件一件举出来：“强奸，破坏行为，在黑市上大规模进行买卖，还有出卖军事机密给敌人等等。”

“他们凭借什么来对我进行指控说我犯有这些罪行呢？我一桩坏事也没做过。”

“可是他们有证人可以证明你做过那些事。他们只要对人家讲，对国家来说，把你除掉对你没坏处，就可以找到需要的全部证人，就某个方面来说，干掉你会对国家有利。”

“你倒说说，就什么方面说对国家有利？”尤索林把心头的怒火强压住，用一只臂肘撑着慢慢地抬起身子，问。

丹比少校向右把身子缩了一下，又用手帕揩起额头来。“我说，尤索林，”他嗑嗑巴巴带一些歉意说了起来，“现在让科恩中校和卡思卡特上校名誉扫地，对于打赢战争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尤索林，咱们得面对现实。不管怎么说，咱们飞行大队的战斗成绩历来不错。要是你受到军事法庭审判而又无罪开释，那么其他的人可能也会拒绝执行飞行任务了。那样一来，卡思卡特上校就要威风扫地，我们单位也就没有军事效率了。所以，就这方面来说，给你定罪后送你去监狱，是对国家有利的，即使你无罪也须如此。”

“瞧你把事情说得多可怕！”尤索林用愤懑而尖刻的口气厉声说。

丹比少校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他紧张地两只眼睛左看右看。“你可不要怪罪我，”他带着一副恳切的神情请求说。“你知道，这过错与我无关。我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尽我所能地认真对待问题，对一个很困难的局面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来。”

“这个困难局面也与我无关。”

“但是你能把这个局面解决。不解决你又该怎么办呢？你恐怕早已不打算再执行飞行任务了。”



“我完全可以偷偷溜走。”

“偷偷地走？”

“一点不错，我可以一走了之，开小差。把它们抛在背后，拔腿就跑。”

丹比少校吃了一惊。“跑？你能跑到哪儿去呢？”

“我可以不费力地逃到罗马躲起来。”

“你的生活将会变得每日担惊受怕，都怕他们找到你，不，不，不，那可是一桩灾难性的事情，尤索林，不名誉的事情。问题要解决永远也不要逃避。请你相信我，我只要想帮助你。”

“那个和蔼可亲的密探在下手狠捅一下我的伤口之前也是这么说来着，”尤索林没好气地又对丹比少校讥讽了一句。

“我可不是密探，”丹比少校愤怒地回答说，两颊又红起来了。“我是个有是非正义感的大学教授。我不会欺骗你。我也不会对任何人撒谎。”

“要是大队里有人对我们提问说我们做了什么，你准备怎么说呢？”

“我就对他瞎编一通。”

尤索林嘲弄地笑了起来。丹比少校很不自在地气红了脸，但是发现尤索林变了的情绪，气氛有可能和缓下来，就如释重负地靠到了椅背上，似乎是表示欢迎这种情绪的变化。尤索林带着含蓄的轻蔑和怜悯交织的神情盯着丹比少校。他背靠着床头架坐在床上，点燃了一支香烟，露出一副有些自得其乐的不好意思地微笑着，同时古怪而同情地注视着丹比少校脸上那双目圆睁的、生动的惊恐神情。自从到阿维尼翁上空执行任务的那天，丹比少校自从被德里德尔将军下令枪毙的时候起，在他的脸上这种神情已生了根。当时那份惊恐所留下的皱纹，就仿佛深刻的刀疤永远都不会消失。尤索林为这位中年的品行端正、温文尔雅的理想主义者感到难过，他对那些不大惹麻烦、缺点也不大的人总是有这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感情的。

他故意显出一副有好感的样子说，“丹比，你怎么能跟卡思卡特和科恩那种人站在一起呢？你不觉得反感吗？”

丹比少校对尤索林提出的这问题好象颇感奇怪。“我跟他们一块儿工作是为了帮助国家，”他回答说，好象这是不用说就很明白的事情。“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是我的上级，服从他们的命令是我对打赢战争所能做出的惟一贡献。我跟他们一块儿工作这正是我的责任。再说，”他垂下眼睛，把声音压低又补充了一句，“我也不是个惹是生非的人。”

“你帮助的不是你的国家，”尤索林驳斥这种说法，向丹比少校讲起道理来。“所以，你所做的不过是对他们进行帮助而已。”

“我尽量不往你说的那种事情上想，”丹比少校直率地承认这一事实。“我尽量把我的全部精力放在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上，尽量把他们也正在取得成功这一事实忘掉。我尽可能装着认为他们没什么了不起。”

“你知道，我的麻烦也就在这里，”尤索林同情地抱起双臂沉思道。“在我和我的所有理想之间，我总碰上一些谢司科普夫、卡思卡特、佩克姆和科恩之流的人物。而这种人又会多少使我的理想有些改变。”

“你也可以尽可能不去想他们，”丹比少校用断然的口气劝告说。“还有，千万别让他们改变你的价值观。理想是好的，但人有时候却并不那么好。你一定得看事情的大的方面。”

尤索林在怀疑中把丹比的劝告拒绝了。“我抬头一看，就只看见人们拚命捞钱。上帝、圣人以及天使。我只看见人们对每一种正当的冲动进行利用，每一出人类的悲剧，拚命捞钱。”

“但是你必须尽可能不去考虑那种事，”丹比少校坚持说。“你得尽量不让这种事把你弄得无限烦闷。”

“哦，我并不怎么把这种事视为烦恼。真正使我烦恼的是，

他们把我看作傻瓜。他们自以为别人都不高明，是笨蛋。你知道，丹比，我刚才有这么个想法，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想法，他们的看法或许错不了。”

“可是你尽量不要去想这种事呀，”丹比少校争辩说。“你得光想人的尊严和国家的福利才行。”

“不错，”尤索林说。

“尤索林，我真的是这个意思。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你可千万不能忘记我们现在是在跟侵略者打仗。如果他们打赢了，他们不会把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放过的。”

“这我知道，”尤索林突然绷脸恼怒地回答了这么一句。“老天爷在上，丹比，不管他授给我这个勋章的原因是什么，反正那是我自己挣来的。我已经执行过他妈的飞行战斗甚至已达七十次之多了。你不要同我讲什么为了拯救国家而战斗那种话啦。我一直都在为拯救我的国家而战斗，现在，为了把我自己拯救出来，我必须再打一回。国家现在已经不再有什么危险啦，可我个人却面临着危险。”

“战争还没有结束呢。德国人正在向安特卫普推进。”

“几个月之后德国就完蛋了。在那之后几个月，日本人也会打败。要是我现在去送命，那就不是为国牺牲，而是为了科恩和卡思卡特去送死。所以在这一期间我交回轰炸瞄准具。从现在起，我只得考虑我自己了。”

丹比少校宽容地用高人一等的语气回答说，“尤索林，要是大家也都这么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不如此想我岂不是一个该死的傻瓜，不是吗？”尤索林坐在床上，带着一种嘲弄的表情挺了挺身子。“你知道吗，我似乎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好象我以前也跟什么人有过这么一次谈话似的。就跟随军牧师一样，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有一种感觉似乎曾经历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随军牧师希望你被送回国去，”丹比少校说。

“随军牧师可以跳进湖里去。”

“噢，”丹比少校遗憾而失望叹气地摇着头。“他怕他会影响你。”

“他并没有影响我。你清楚我打算干什么吗？我也许会就这样在这张病床上呆着，跟植物一样。我可以很惬意地呆在这儿吃吃喝睡，让别人去操心，去拿主意。”

“你必须下定决心了，”丹比少校不同意。“人无法跟植物一般地活着。”

“怎么就不能？”

丹比少校的眼睛里一种异样神色流露出来。他若有所思地表示同意说，和植物一样生活，那一定是很妙的。”

“不是妙，而是丑恶，”尤索林回答说。

“不会是很丑恶的。能够把一切压力与怀疑都摆脱掉，那一定是桩很开心的事，”丹比少校坚持说。“我大概倒喜欢象一株植物那样生活，不去为什么大事作决断。”

“是株什么植物呢，丹比？”

“一株胡萝卜或是黄瓜。”

“什么样的黄瓜呢？坏黄瓜抑或是好黄瓜？”

“当然是好黄瓜。”

“但即便你是黄瓜，那他们等你一长熟，就把你摘下来，切成碎块做色拉。”

丹比少校的脸沉了下来，“那么就是一株坏黄瓜。”

“那他们就让你烂掉，使你变成肥料去培育好黄瓜。”

“假如真是如此，我大概不想象一株植物那样生活了，”丹比少校没有办法苦笑着说。

“丹比，难道我真必须要由他们摆布，送我回国吗？”尤索林一本正经地问他。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丹比少校把肩耸了一下。“我想只有如此你才能救自己。”

“这是把我自己断送的一种办法，丹比。你应清楚这一点。”

“你能够得到你需要的很多东西。”

“我现在不想等到我想要的许多东西，”尤索林回答，按着突然一阵愤怒和失望之中用拳头对着床垫重重捶了一下。“真他妈的见鬼，丹比！这场战争中有多少我的好朋友牺牲了。我现在不能跟他们做交易。让那个婊子给捅了一刀，这真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事情。”

“难道你情愿坐牢吗？”

“你难道心甘情愿让他们把你送回国去吗？”

“我当然情愿！”丹比少校不加犹豫地说。“我的确情愿，”过了一会儿，他又补上了一句，但却没什么把握。“是的，我想，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的话，我会让他们送我回国的，”经过心神不定地沉思了一会后，他很不自在地拿定了主意。随后，他做了一个异常痛苦的动作，把脸转向一边，表示出厌恶的神情，脱口而出地说道，“嗨，当然咯，我会让他们把我送回国去的！可是我是特别倒霉的胆小鬼，我是不可能真的处在你这种地位的。”

“假如你不是一个胆小鬼？”尤索林一面问，一面仔细地注视着这位丹比少校。“假如你确实有胆量对某人进行公开反抗？”

“那他们就别想送我回国，”丹比少校加重语气、兴高采烈、热情洋溢地发誓说。“当然啰，我肯定不会让他们送我去军事法庭。”

“那你是去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吗？”

“不会，当然不会。如果我还去执行，那就是全面投降了。再说，我也会有可能把命丢掉。”

“那么你是想逃命罗？”

带着高傲神色的丹比少校准备进行反驳，兀地一下又停住了，半张开的嘴什么话也没说就逐渐合拢。他厌倦地撇起了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猜想，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一丝的希望，有希望吗？”

他的凸出的白眼珠和前额很快又神经质地闪亮起来。他乏力地将两手交叉在一起，搁在膝盖上，把眼睛低垂下注视着地板，坐在那里几乎连气也喘不出，默认自己已经失败了。一些陡削、阴暗的影子倾斜着从窗外延伸进来。尤索林望着丹比少校神色庄重。这时，有辆全速开来的汽车在外面突然嘎地一声刹住，同时有人朝着大楼急急地奔过来的脚步声响了起来。可是他们俩没人动一动。

“有的，对你来说还有希望，”尤索林有点迟钝地想起了这么一句。“或许迈洛会帮助你的。他比卡思卡特上校有地位。再说，他还欠我几桩人情哩。”

丹比少校没精打采地摇头回答说，“迈洛跟卡思卡特上校现在是好朋友啦。他让卡思卡特上校当了伙食联营机构的副总经理还答应在战后给他找个重要的职位。”

“那么，前一等兵温特格林会向我们提供帮助的，”尤索林嚷着说。“他们对两个人痛恨之极。他会因这件事十分生气的。”

丹比少校又忧愁地摇摇头。“前一等兵温特格林和迈洛上星期和好啦。现在他们都是迈一明联合公司的合伙人。”

“这么说，我们根本没希望了，是吗？”

“什么希望也没了。”

“没有丝毫希望了，是吗？”

“没有丝毫希望了，”丹比少校表示同意。一段时间后，他抬起头来，提出了一个仍不成熟的想法。“要是他们能象使其他人失踪那样除掉我们，让我们不再担任这个担子，那不是挺好吗？”

尤索林说即使那样也很糟。丹比少校再一次把眼睛垂了下来，感伤地点头表示同意。就这样他们两人坐在那里一点主意也没有，一直等到走道里突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随军牧师带着关于奥尔的令人异常振奋的消息，拉开嗓子喊着冲进屋来。他惊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喜若狂，激动万分，有一两分钟几乎说话颠三倒四，有欣喜的泪光闪耀在眼睛里。等尤索林最后弄明白随军牧师说了些什么后，他几乎不敢认为这是真的，啊的叫了一声，从床上一下子蹦了起来。

“上瑞典去了吗？”尤索林大声嚷着说。

“是奥尔！完全正确！”随军牧师嚷着。

“奥尔吗？”尤索林嚷着。

“上瑞典去啦！”随军牧师嚷着说，他高兴地近乎疯狂，脸上笑嘻嘻的，脑袋来回不停地动，情不自禁地昂首阔步满屋子乱跑起来。“我说，奇迹！这可是奇迹！我现在又信上帝啦。上帝又一次灵验，在海上度过这么多星期之后，终于漂到瑞典上岸啦！这真是奇迹。”

“漂上岸啦，他娘的太棒了！”尤索林说，他也是欣喜若狂，满屋子乱蹦乱跳，冲着墙壁、天花板、丹比少校和随军牧师纵声大笑。“他怎么会是漂到瑞典海底的呢。他肯定是划过去！他划过去的，牧师，他是事先有周详计划的。”

“什么，是划过去的？”

“他是存心上瑞典去的。他是计划好的！”

“嗯，我不管他是存心划过去的还是漂过去的！”随军牧师仍旧那么热情奋发地回答。“这总是个奇迹，这是人类毅力和智慧创造的奇迹。瞧瞧他干出了什么样的奇迹！”随军牧师手抱住自己的脑袋，笑得连腰都无法直起来。“你能想象出奥尔的那副样子吗？他惊诧地大声叫起来。“你能想象出奥尔那时那刻的样子吗？”在黄色的木筏上坐着，拿着那柄又小又细的蓝色桨，趁着夜里划过直布罗陀海峡——”

“后边还拖了一根钓丝，靠吃生鳕鱼就这么一路到了瑞典，说不好他每天每天下午还沏杯茶喝呢——”

“你这么一说，我就完全可以想象出他的样子了！”随军牧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嚷道。他一个劲地赞不绝口，这时才稍微停顿了一下，换上口气。“我可得说，这真是人类韧力创造的奇迹。这正是我从现在开始要做的事情！我也要坚韧不拔。是的，我也要坚韧不拔。”

“在整个过程中奥尔对每一步该怎么做都很清楚！”尤索林欢欣鼓舞地说，他洋洋得意地把两只拳头高举起来，好象要抓出什么想象不出的新发现似的。他把身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停下来面对着丹比少校。“你这个笨蛋，丹比！到底还是有希望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甚至克莱文杰也可能还活着，就在他的那层云里的某些地方藏着，等到没有危险了才跑出来。”

“你们在说什么呢？”丹比少校迷惑不解地问。“你们两个在讲些什么？”

“丹比，帮我拿一些苹果和栗子来。快去，丹比，快去，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拿些七叶树果子和山查子来给我，也给你自己弄一点。”

“要山查子吗？要七叶树果子吗？究竟干什么用的？”

“那还用说，往腮帮子里填呀！”尤索林高举两臂，做了个绝望而有力的自我责备的手势。“啊，我当时为什么没听他的话呢？为什么我对他不信任呢？”

“你发疯啦？”丹比少校迷惑而又惊慌地问。“尤索林，给我讲讲你们在说些什么，成吗？”

“丹比，这一切都是奥尔筹划好的，你还没听懂吗——从一开始他就已谋划好了。他甚至还演习过如何才能让自己的飞机给打下来。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他都要演习一番。可我呢？我竟然不肯跟着他一起飞行！唉，当时我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他约我一道走，可我不愿意跟他一道走！丹比，还弄些公鹿的大牙来给我，再得有个瓣膜好装上，有一副傻呵呵的神气，谁也不会怀疑你心里在想些什么。这些我都需要。唉！怎么我当时没听他的话呢？现在我才明白，当时他准备和我说的是什么啦。我甚至



还明白了那个姑娘为什么要用鞋子打他的脑袋。”

“你说为什么？”牧师拉着喉咙尖声问。

尤索林打了个转，一把把牧师衬衫的前襟抓住恳求说，“牧师，帮我一下，请你帮我一下，把我的衣服拿来。请你赶紧帮我去拿，成吗？现在我就需要。”

牧师很机灵地赶紧去拿。“好，尤索林，我这就去拿。可我都知道你的衣服放在什么地方呀。我怎么去拿呢？”

“如果谁对你进行阻拦，你就吹胡子瞪眼睛，吓唬吓唬他。牧师，把我的军服拿来！必然在医院，只是不知在哪。一生仅此一次，快把一件事办成功吧！”

牧师挺胸下定决心，咬紧了牙关。“别担心，尤索林，我去帮你拿军服。可是那姑娘为什么要用鞋子打奥尔的脑袋呢？请你快告诉我。”

“为什么？因为奥尔花钱让她这么干的！可她没肯狠狠打，所以他不得不划到瑞典去了。牧师，把军服帮我拿来，这样我可以离开这里。去跟达克特护士要。她会帮忙的。只要能把我从这儿打发走，无论干什么她都是愿意帮忙的。”

“你到哪儿去呀？”等牧师从屋里飞快跑出去后，丹比少校十分担心地问。“你打算干什么？”

“我想逃跑，”尤索林用圆润、清亮的嗓音宣布，一边说一边已将睡衣领口的钮扣解开。

“嗨，你不能这么干，”丹比少校苦哼了一声，用两只手掌心很快地拍拍他那张直冒汗的脸。“你是无法逃离的。你能溜到哪儿去呢？你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

“上瑞典去。”

“上瑞典？”丹比少校吃惊又略带迷惑地嚷起来。“你想溜到瑞典去？你是不是疯了？”

“奥尔不是到那去了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嗨，你别，别，别，尤索林，别这样，”丹比少校恳求说。“你绝对到不了那里的。你无法逃到瑞典去的，你连划船都不会。”

“那我可以往罗马逃，只要你离开这里后把秘密保守住，并且让我有机会乘上飞机就行了。你乐意这么做吗？”

“你是逃不出他们手心的，”丹比少校拚命和尤索林争辩。“他们会抓你回来，甚至还会更加严厉地惩罚你。”

“这回他们可得把老命拼出来抓我。”

“他们会用尽一切力量去捉你。即使他们找不到你，你得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就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没有人会对你进行支持，而且你永远过着怕人家告发、担心受怕的生活。”

“我现在的的生活也好不到那去。”

“可你不能就这样把你的责任逃避掉，”丹比少校坚持说。“这是一种十分消极的行动，是逃避现实的。”

尤索林带着嘲弄、轻快的神情笑了起来。他摇了摇头说，我这是迎着责任上而不是逃避责任。为了救自己的性命而逃跑，这也不是消极的行动。你知道谁是逃避现实的人吗，丹比？不是奥尔，也不是我。”

“牧师，跟他好好谈谈吧，好吗？他想开小差。他想溜到瑞典去。”

“好极了！”牧师竟颇为赞同地说，同时有点自负地把一个塞满尤索林衣服的枕套丢在床上。“尤索林，赶紧往瑞典逃吧。我留在这里坚持下去。对，我要坚持下去。无论何时我碰上科恩中校或卡思卡特上校，我就唠唠叨叨地骂他们，跟他们胡缠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甚至还要把德里德尔将军找出来跟他纠缠呢。”

“德里德尔将军调走啦，”尤索林一边提醒牧师，一边急匆匆地把衬衫塞进裤子。“现在是佩克姆将军在主持工作。”

牧师仍然不停地唠叨着知心话。“那我就找佩克姆将军，甚

## 第二十二条军规

至谢司科普夫将军，与他们俩理论。你知道我还有什么要做？下次我一遇见布莱克上尉，就要对准他的鼻子给他一下。不错，我瞄准他的鼻子打上一拳。我要找周围人多的时候干，这么一来他就没机会回手了。”

“你们两个都疯了吗？”丹比少校抗议说，两只凸出的眼睛带着愤激、痛苦和恐惧的神情睁得老大。“你们两个都糊涂了吗？尤索林，听我说——”

“我给你说这是个奇迹，”牧师说，他一把把丹比少校的腰搂住，架着臂肘，就跟要跳华尔兹舞似的，拖着少校转起圈来。“奇迹，实在是奇迹！既然奥尔能划到瑞典去，那么我也能把科恩中校以及卡思卡特上校斗倒，只要我坚持下去的话。”

“不要再说了，行不行，牧师？”丹比少校温和地恳求着。他挣扎着从牧师的怀抱里出来，做了个表示不安的动作，拍拍冒汗的额角。尤索林正在伸手拿鞋子。丹比少校把身子俯下去，“那么，上校他们该如何是好呢？他们该怎么——”

“我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实际上这可能——”

“统统见鬼去，他们俩坏蛋！”

“这样，事实上可能却帮助他们，”丹比少校固执地说。“你是否想过这一点？”

“让这些杂种去得意吧，我才不管呢。反正我也拦不住他们，我只能跑掉让他们为难一下。现在，我有我自己的责任，丹比。我必须逃往瑞典。”

“你绝对到不了瑞典。这是不可能的。从这儿跑到那儿，就地理上说，这似乎没有办到的可能。”

“妈的，这我知道，丹比，至少我必须试一试。罗马有个小姑娘，要是我能找到她，我想救出她的性命。要是我能找到她，我就带她一同到瑞典去，所以这并非全是自私，是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这完全是神经错乱。你会因此良心不安的。”

“上帝保佑，”尤索林笑道。“我心里无忧虑之事是活不下去的。对吗，牧师？”

“下次布莱克上尉若被我碰到，就要给他的鼻子一下，”牧师得意地一边举起左手一边说，把两个手指伸了出来，随后笨拙地挥了出去。“给他一下就像这样。”

“你们这样做不是很丢人吗？”丹比少校问。

“丢什么人？这样我才丢人哩！”尤索林把第二只鞋的鞋带系牢后猛地站了起来。“我说，丹比，我准备走啦。你觉得如何？你是否愿意为我保密，并且让我搭乘一架飞机吗？”

丹比少校带着一丝愁闷而古怪的微笑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尤索林。他的汗水已消，样子显得非常镇静。“如果我真的想来把你拦住，你想如何是好呢？”他带着忧伤、嘲弄的口气问。“狠揍我一顿吗？”

听了丹比少校的反问，尤索林有如被辱似的感到惊讶。“不，当然不。你干吗要如此说呢？”

“我要把你揍一顿，”牧师一面夸口说，一面蹦到丹比少校身边，做出一副准备与之拼命的架势。“我要把你和布莱克上尉狠揍一顿，或许惠特科姆中士也少不了。要是我发觉我再也用不着害怕惠特科姆中士了，这不是大好事吗？”

“你预备将我拦住吗？”尤索林眼睛动也不动地盯着丹比少校问。

丹比少校连忙避开牧师，犹豫一会开口道：“不，我肯定不会拦你！”突然，他把两只手臂举了起来，朝房门口做了个十分急迫的动作。“当然，我当然不拦你。你走吧，看在上帝面上，快点逃吧！你需要钱吗？”

“我自己还有一些积蓄。”

“我也有一些钱，都加在一起给你。”丹比少校带着激动的、

## 第二十二条军规

热情洋溢的表情塞给尤索林一叠厚厚的意大利钞票，然后用两只手把尤索林一只手紧紧握住，一方面是要让自己发抖的手指平稳下来，一方面也好给尤索林一点鼓励。“这会儿呆在瑞典，那一定是很美的，”他十分羡慕地说。“那边的女郎真可爱，那里的人一定也十分聪明。”

“尤索林，别了，”牧师招呼说。“祝你好运气。我留在这里，坚持下去。等仗打完后，咱们会再会面的。”

“丹比，谢谢你。牧师，再会。”

“你感到如何，尤索林？”

“挺好。不，我感觉心里有点害怕。”

“害怕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丹比少校说。“这就是说，你还充满了生气。这种事情可不是开玩笑。”

尤索林边向室外走边说道：“这倒是挺有意思的。”

“我说的是真话，尤索林。你必须每时每刻保持警惕。无论你跑到哪他们都想把你逮住。”

“我一定时刻小心提防。”

“你必须快点走了！”

“我马上就出发。”

“快点，快点走吧！”丹比少校嚷着说。

尤索林连忙走了出去。此时那个奈特雷女妓正在门外藏着。一把切菜刀劈头砍了下来，险些砍着。尤索林就这样溜掉了。